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九册目次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統說一卷（三）（宋）衛湜撰
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卷三十四至四十　九十三至九十五　一百至一百六配清鈔本）·一
月令明義四卷圖一卷（明）黃道周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晉安鄭肇刻道光二十八年長洲彭蘊章補刻石齋先生經傳九種本　三九一
表記集傳二卷春秋表記問業一卷（明）黃道周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晉安鄭肇刻道光二十八年長洲彭蘊章補刻石齋先生經傳九種本　四四七
坊記集傳二卷坊記春秋問業一卷（明）黃道周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晉安鄭肇刻道光二十八年長洲彭蘊章補刻石齋先生經傳九種本　五四八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統說一卷（三）

（宋）衛湜撰

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卷三十四至四十　九十三至九十五
一百至一百六配清鈔本）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五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氏曰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
以爲中庸也
孔氏曰自此至不行矣矣一節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庸之行
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河南程氏曰君子之於中庸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
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
以反中庸也伊川　又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
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伊川　又曰且喚
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
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
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明道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
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
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伊川　蘇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
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
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
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
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
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
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伊川　又
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
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

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
矣伊川　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
橫渠張氏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
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
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
自能見得時中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
飲水之謂無忌憚所以無取則也不中不常妄行而已一本云
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
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
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
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
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
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
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
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
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
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
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
建安游氏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
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也
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
之賊也故曰反中庸君子之於中庸自幼壯至於老死自朝旦
至於暮夜所遇之時所遭之事雖不同其爲中一也故謂之時

中言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小人之於中庸則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而居之不疑或詭激以盜名進銳而退速此所謂
無忌憚而反中庸也
延平楊氏曰事各有中故執中必有權權猶權衡之權所以稱
物之重輕而取中也中無常主惟其時爲耳時者當其可之謂
也仲尼不爲已甚者而孟子曰聖之時以其仕止久速各當其
可也君子之趨變無常蓋用權以取中也小人不知時中之義
反常亂德以欺世其爲中庸也乃所以爲無忌憚也　或問有
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
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
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
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
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
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
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
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
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
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爲
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
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
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
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
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章已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
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

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
是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
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
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
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
所忌憚矣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
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或問此其
稱仲尼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
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
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
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
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　又曰君子所以中庸
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
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
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
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　又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
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
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
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
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
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
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趣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
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
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
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程子從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

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聰决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　又語録云或謂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吊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先生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

海陵胡氏曰君子有一不善慮爲名教之罪人小人由其無所畏忌故弃中道而不顧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以大中之道爲常久所行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故曰君子中庸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言動皆反於中庸者也君子而時中者謂夙興夜寐之間時省厥中唯恐其爲外物之所動而失其正也夫性㑹於天而中出乎性其本雖靜非自誠而明者未始不爲外物之所動也目司其視耳司其聽舌司其言形司其貌而心也者時省厥中以役五事俾夫聲色之來而不能動吾中則明出乎視而聰出乎聽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俾夫言行之出應乎萬變而不失吾中則從出乎言而恭出乎貌者非聲形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然則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心之所職豈不重乎苟非時刻之間不忘警省則性之存者幾希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小人目悅乎色而不懼傷其明也耳悅乎聲而不懼傷其聰也貌悅舒惰而不懼傷其恭也言悅順情而不懼傷其從也心悅邪辟而不懼傷其睿也由其一心之無忌憚而陷其身於不義刑禍從而加焉無他也須臾之間言行離乎其性則反於中庸矣又不知以爲忌憚時省其失則終於小人而冒乎刑禍也

廣漢張氏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須識得此然後時中之義可得而明不然則幾何而不爲子莫之執也子莫之意以謂楊子不拔一毫爲不及而墨子摩頂放踵爲過之我但執此二者之中耳殊不知中無乎不在有時三過其門而不入有時居陋巷而不顧此所謂時中也其所以能時而中者奈何以其大本立故也大本立則周旋曲變而中之體不亂故曰時中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極精一之妙則是中也湯之執中意亦類此若子莫則於過與不及之間求所謂中者而執之不知旣已昧其體矣故曰執中無權權者所以妙夫中也故學者必先求仁知仁則中體可見應事接物得所以權之者矣若夫聖人則無俟於權而無時不中矣

延平黄氏曰君子以時中則有時不中矣此其所以爲中庸更而不可拘纉而不可窮其變不流其守不固此者執庸而不及中者也固者執中而不及庸者也執庸者害道之常此爲庸者之無忌憚也執中者害道之變此爲中者之無忌憚也楊墨失中子莫失庸

嵩山晁氏曰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

馬氏曰君子者人之成名而中庸者人道之全者也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人道者也故曰小人反中庸

晉陵喻氏曰時中之君子以天下譽之而不喜以天下非之而不怒舉天下無以動其心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舉天下之事無大小焉無適莫焉無可無不可焉唯時中而已小人唯利之從唯名是徇其於君子之心一切反之闇君子之中庸也乃欲竊取其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紫奪朱如鄭亂雅如鄉原之亂德是借以資其無忌憚

者爾
東萊呂氏曰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夫楊墨之叛道孟子闢之固深切明白却有子莫一等病難識
大抵近者却是遠近之一字却是誤子莫處楊氏爲我墨氏兼
愛各守其偏去中爲甚遠然或有一人救之云此非中道未必
不回歸於中却近惟子莫自以爲能執是中却最害道如中庸
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人說
小人中庸欠一反字亦不消看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
庸如後世莊老之徒亦子莫之學如說不死不生如說義利之
間皆是不得時中之義止於兩事中間求其中如何會識得中
大抵時中最難識故前輩論有長短之中有輕重之中因舉扇
以示人云徒知長短之中而不知輕重之中則如子莫止於兩
事求其所謂中不知有非仁而仁非義而義如何不審輕重若
使中有定所如仁義禮智信只須按定本去做惟其無定此君
子所以欲明善審是時中之義子思發之於中庸如孔子亦未
嘗不言如易之消息盈虛春秋之襃貶是非未嘗不是中學者
能看得易與春秋自然識得中

四明沈氏曰因天下同然之理行於其所當行而不用意此之
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不是倍計較揣度用私意以爲之
此之謂反中庸之上更著一箇字不得若著一箇字便是用意
君子中庸何其安靜簡明哉

吳興沈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而至於君子謹其獨自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而至於萬物育焉是皆總中庸之體要而指中庸
之功用也體要功用既極兩盡然後中庸之名始立於此中庸
之名前人未發之子思不敢以私見立道之名於是援仲尼之
說以申之庶幾天下不以我爲妄此中庸之標目所由立也中

即喜怒哀樂未發者也庸即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庸非
中之外復有所謂庸也由中而發無一之不中節者也人莫不
有喜怒哀樂也惟其發而不中節故不可以爲庸使其舉皆中
庸也無時而不中故其所以爲庸也然則時也節也庸也是或
一道也若夫小人則不然喜怒哀樂隨性而發逐物而動其與
中庸實相背馳故曰反中庸反中庸者小人之常也然又樂聞
君子時中之說乃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時尚縱橫則爲蘇秦時
尚刑名則爲申韓時尚虛無則爲黃老竊時中之名而流入於
無忌憚此所以爲小人之中庸也

高要譚氏曰中之道出而應物見於時措之宜者謂之時中
此即和之義也語其稱量事物輕重適當則謂之權皆發而
中節爲爾曰時中云者變通無滯之應曲當之謂也循常而
行之固中矣適變而行之亦中也考禮而行之固中矣從俗
而行之亦中也師古而行之固中矣度今而行之亦中也天
下之事不勝其衆而君子汎應無往非中此君子用權之微
意非小人所可得與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不執於一往往
竊取其說以肆無窮之欲縱橫顛倒無所不爲亦曰吾之所
爲皆時中也然君子小人則有辨矣君子大本先立故見於
應物者事事中節小人大本先失其見於行事又安能中節
乎此其所以辨也聖人惡其近似故辨之曰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也言君子有體斯有用故爲
中庸小人體不立而用常差故爲反中庸君子發而中節故
爲時中小人發不中節但爲無忌憚爾可謂灼見小人之情
狀矣使君天下者得是說而通之則辨君子小人若辨白黑
又何知人之難矣

錢塘于氏曰人吾心之中和乃所以爲君子之中庸中和二

字子思自吾心體之中庸二字六自吾夫子發之無和不能以為庸其實一理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修道者知所避就也時中由時敏時習也戒懼謹獨之謂也旣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無忌憚者戒懼謹獨之反也旣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它敬與慢之間耳

仁壽李氏曰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謂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張子夏亦何至難與為仁而流為小人之歸然師友警敕如此其嚴蓋慮其或過或不及而弊蹈乎中庸則駸駸焉行乎小人之塗而不自覺也且此章論中庸始言君子足矣而遽及小人何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為仁反此即為不仁又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而已矣此為善反此即為利故夫子平日每以君子小人對言之而子思子首引此言以示學者之決擇蓋謂欲為君子者當無一念非中庸一或反之則此之一念即為小人之念當無一言非中庸一或反之則此之一言即為小人之言當無一行非中庸一或反之則為小人之行君子小人如陰陽晝夜冰炭黑白之殊而其差特在乎中庸向背之間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平常可久之庸一或反之則雖有絕人之才智蓋世之事功被之以小人之名而不得辭甚可懼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之義前輩備言之矣物有萬殊事有萬變所居之位有高下所遇之時有隆汙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惟其時不必同也然有同焉者中也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各惟其時不執一也然有一焉者中也皆非過也皆非不及也皆平常可久而非詭異之行也惟其君子之德而又能時以取中斯所以為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也脫一反字小人者君子之反也無忌憚者戒謹恐懼之反也君子惟懼乎一出言而異乎中庸小人則肆意巧言而不知畏也君子惟懼乎一舉足而違乎中庸小人則縱欲妄行而不知畏也惟其不知畏故曰與中庸相背而馳使其有所忌憚則不至此矣

晉陵錢氏曰仲尼孔子之字也學者尊其師皆曰子稱仲尼所以別之猶舜典先稱舜後稱帝也

雲川倪氏曰小人之中庸無反字正義謂小人亦自以為中庸得之矣至肅添反字非也忌者有所疑也憚者有所畏也人惟有所疑忌故不肯為不善有所畏憚故不敢為不善小人託中庸以自便借中庸以文姦曰吾亦中耳吾亦庸耳何為不可此之謂無忌憚也無忌憚與戒謹恐懼相反唯其無忌是以不戒謹惟其無憚是以不恐懼何謂無忌憚因孔子聖之時於是借以為說仕於不可仕之時如漢末假儒者之說以仕於莽朝以于利祿如孟子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說於是借以自便如鄉原之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作偽欺世故曰無忌憚

建安眞氏曰程氏之論時中至矣楊氏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為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它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乃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為本

新定顧氏曰夫君子中庸體道者也純乎天理不以人欲參之

也小人役於私慾失其本心倡狂妄行是之謂反中庸然隨時
制宜不失乎中而後可以爲中庸不然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
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良心善性天之予我以
是則必望我以全乎是今也私慾橫生從耳目之欲是不知有
本心也不知有本心是不知有天命也夫以人而不知有天其
無忌憚孰甚焉斯其所以敢於反中庸也故曰小人之反中庸
也小人而無忌憚也雖然非時中不足以語中庸然非體中庸
之至抑不足以語時中故可與立也而後可與語權惟良之止而
後動靜不失其時此君子之事也彼小人之無忌憚也惟其愚
也所謂天理胥閩其號非有眞見所謂惟天聰明所謂惟天明
畏所謂福善禍淫彼以爲天未必切切然也是以無忌憚而反
中庸不知天定斯能勝人非鬼責人禍天刑毋歸於無忌憚
反中庸之徒若夫君子在舜則曰兢業在湯則曰危懼在文王
則曰敬忌在孔子則曰畏天命在曾子則曰戰戰兢兢夫然故
不失中庸卒之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君子小人之所以終其異
也如此夫

蔡氏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而無忌憚也子思釋夫子之言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鄭氏曰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河南程氏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
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能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不息則
爲聖人 一本云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
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
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唯君子之學自明而誠
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
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
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
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
至矣乎舜之爲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顏淵之爲賢則擇此道
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爲大孝武王周公之爲達孝則由此道而
成名也子路問强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
已自脩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
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强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
鮮矣

上蔡謝氏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中不可爲是
以民鮮能久矣

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
非中者故能久易之恒曰君子立不易方恒久也聖人得中故
能常久而不易

延平楊氏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爲過未至則爲不及故唯
中庸爲至又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
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
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
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
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新安朱氏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唯中庸之德爲至然亦
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耳
論語無能字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
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

人反中庸之意而汲論之未遽及矣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期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彼出於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夫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從諸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臨川王氏曰孔子歎此中庸爲德之至而當時之人鮮能久之語亦曰中庸之德至矣乎民鮮久矣蓋孔氏衰傷政化已絕天下之人孰乎一偏中庸之道所以不能行也

吳興沈氏曰世之說者曰過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介乎過不及之間者中也予曰不然過固非中過而得其至焉過亦中也不及固非中不及而得其至焉不及亦中也譬如天壤之間洛爲中地自燕而望洛則燕自有中而洛爲偏矣自越而望洛則越自有中而洛亦偏矣推而至於天地事物之間莫不有至當之處初無過不及之分也夫是之謂中庸其至矣乎至之爲義天理之自然人爲之不可加損眞理渾然間不容髮者是也非夫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民鮮能者亦已久矣卒篇之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卽是說也

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前鋒相遭於毫芒時忽之微用意以爲之不可無意以爲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

晉陵錢氏曰至猶極也民亦人也中庸之德乃理之至極而人鮮能之如此者久矣嘆道之廢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亦此意

仁壽李氏曰中庸之爲至何也理之極而不可加之謂至譬如立乎天下之中自東而西者至乎此而止自南而北者至乎此而止凡未至乎此與既至乎此而又過焉者皆偏也天之生物固莫不有當然之則非人之私知所能益損乎此閒大學言止於至善意亦同此然所謂至者初非窮高極遠之事不過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如此之類而已但世教既衰民鮮能之其來已久夫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嘆況後聖人又千數百年者乎雖然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本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

廣安游氏曰學而至於中庸人以爲中和庸常而易能也然非盛德不能至此所謂盛德者如謙也沖也勤也晦也謹也廣也大也博也正也中也察也精也微也如此數字須博學之明辨之審思之力行之些子工夫不到便有差德有盛於此乎

新定顧氏曰民之爲言指衆人也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中庸者人心固有之理論天下之理無以尚之故曰其至矣乎天下之人均有是心均有是理厥初渾然與生俱生而何不能

久之有惟夫利欲之心之則能暫而不能久耳然人之不能久於
中庸天下皆是也不言民不能久而言民鮮能久此聖人不以
薄待人之意詩曰民鮮克舉之語曰善者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皆
此意也
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曰道之
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又曰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
由於不能行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鄭氏曰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
孔氏曰道之不行為易故智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為難
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夏知為賢愚為不肖若賢勝於知
不肖勝於愚也飲食易也知味難也師曠別薪張華辨鮓特明
食為知積半露食飲為知其黑白是謂知味
河南程氏曰劉元承問明道行狀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程先生曰今之學釋
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此非中庸所謂極
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伊川又曰聖人與
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
賢者常失之過不肖常失之不及
藍田呂氏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義理之不當然
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既明且達以
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
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
泥於形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
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

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
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
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也宰予以
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
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
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
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矣而不著者也是知飲
食而不知味者也　又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其所以然然
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
陋不足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
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
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
延平楊氏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知者過之
也有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為堯
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
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　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
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
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於塞路道之所
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其愈矣
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
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悌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
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
息無非道者譬之百姓飲食而知味者鮮矣
建安游氏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
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
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

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其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況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要不行乎今也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河東侯氏曰知非仁知之知如白圭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奕猶賢乎已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為知耶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為賢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為不仁過於義則為不義不及亦如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不及云者參差毫釐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孔門之學聖人者唯顏子能知之然以顏淵之學始則鑽仰高堅之若不可入次則瞻忽前後之若不可及及其進也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可力致者竭其才以求之則又見卓爾獨立從容中道神疲力乏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噫顏淵其真知味者乎不然何歎中道之難也如此後之學者或以穿鑿為知或以詭怪為賢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爾若以佛莊之學可亂吾道彼之為道絕類離倫吾亦然與吾道為仇不待較而知其為非也稍自愛者不由也惡能亂吾道而不行哉孔子之所謂不明不行云者以其似是而非如世儒之學同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子同稱為儒其說足以惑人而終不可以入道自期於賢知而人亦賢知之語道則與道為二言說則立說文辭其人人也固人之高明使學者醉中生夢中死終不自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蓋謂此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四章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言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矣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臨川王氏曰中庸之道不行不明於世者孔子言我固知其然矣當孔子之時治化已絕處士橫議各信一偏之見是故知賢者止知用心之切求過於道中庸之理所以不明不行夫知者

知其行道於世使愚不肖者皆可企及賢知者謂不行道於世則當明之於己而使不肖者皆可以法傚若舜之知可謂能行也顏回之擇善可謂能明也愚不肖者固可以勉而行中庸之道矣今因其知與賢者求過於道是以其道而不可企及所以聖人於此深責其知與賢者之過而非愚不肖之罪若伯夷柳下惠之徒皆非中道故孟子但言其聖人清和之一節耳人孰不飲食也然鮮能知正味如酸鹹辛苦之類皆得其中和可也人莫不欲行道也鮮能知中和之理反棄聖道而務爲異行孔子所以歎之也

延平周氏曰知愚言其性知則知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賢不肖言其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行其道凡有知之人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肖者似也本有賢人之質但以不能遵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明之則大中之道幾乎絶矣

嚴陵方氏曰學記雖有嘉殽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此以味況知道宜矣

山陰陸氏曰知愚才也賢不肖行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不察道之不明以行之不著苟知味矣不應不及亦不應過也

延平黃氏曰知者過之故夫婦之愚不可以與知此所謂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故夫婦之不肖不可以能行此所謂不肖者不及也知者行之然後愚者得以知焉賢者明之然後不肖者得以行焉

莆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辨但聖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以欲辭達故兼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

范陽張氏曰知味者當優游涵泳於不睹不聞之時可也

永嘉薛氏曰所貴乎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歎道不行之歎蓋歎世無賢知而知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于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

蔡山郭氏曰昔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天下無二道萬化無二理要之一而已矣自其上者觀之則謂之知自其下者觀之則謂之愚知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惟其失道所以不能行道此道所以不行也自其力行者言之謂之賢自其自棄者言之謂之不肖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惟其失道所以不能明道此道所以不明也二者不知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是猶飲食人之常而不能知天下之正味也易牙之於味得其所同曾皙之於羊棗得其所獨爲道者棄其所同徇其所獨此孔子所以嘆道之不行也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與不肖之過不及宜曰

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蓋知者專於明道或忽於行道
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為艱蓋
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道也道既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高要譚氏曰知者賢者視愚不肖固為有間然不識大本所在
而求之或過與不及均失此中庸所以不明不行也飲食者
衆知味者鮮道之精微非言語筆墨之所能形容者其猶味歟
此則全在精思默識之功不加此功終不能知味也由其知味
者鮮故能久者亦鮮
雲川倪氏曰子思以過與不及皆非中道是以至於不明不行
而責於脩道也賢固勝愚知固勝不肖若以中道論之則皆為
未至知味不必如正義所引師曠張華符朗之知味但人於飲
食苟知其味之旨自然嗜之猶學者於中庸之道苟能含咀而
知其味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自不能已也

新定顧氏曰道之不行由知者過而愚者不及此知之不至則
不能行也夫知者才識有餘愚者才識不足自其未學而言之
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也彼其充荒唐繆悠之說
以為徑仁主離世異俗之論以為高自聖人言之則過乎中庸矣
若夫愚者本其資稟之凡陋安於耳目之濡染聞所謂廣大配
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則驚駭疑沮或且以為不然自聖人言
之則不及乎中庸矣夫行本於知者也彼其知之差如此何望
其能行乎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由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此行之不至則不能知也
夫賢者厚篤不肖者輕浮自其未學者言之由其資稟而推之
行事賢者每過於厚不肖者每流於薄皆非中庸也彼既過於
厚則其念慮惟知厚之趣耳豈復知有中庸彼既流於薄則其
念慮惟知薄之趣耳又豈復知有中庸哉故曰道之不明也我知

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天下之理知則必行行則
必知二者常相待也然從事學者苟未能知苟未能行而願學焉
其當先從事於知乎抑當先從事於行乎今夫水人知其能溺
火人知其能焚人之不蹈於水火者則以其知之明耳人之知
道而能若此其有不行之者乎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又
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知之在所先也夫子欲發明是義
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而繼之曰道其不行矣夫夫
人孰不飲食而知味者鮮蓋必若易牙而後名為知味耳人之
於德莫難於知獨聖人也他日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言
知德者鮮則可以見矣不知乎德則不知吾之不可不為不知
惡之必不可為況望其能中庸之行乎雖然行之行於知固也
而所以知行於行何歟蓋知其大體則必循道之是行而理
之閫奧微妙事之纖悉委曲容有未盡知者迨其行之之久則所

造愈深所見益明此知之所以有待於行也
晉陵錢氏曰行當為明明當為行文互差耳智者賢者愚不肖
言之非大智大賢也或過或不及患在不知猶飲食而不知味
不知則不明不明則不行故下云道其不行矣夫
蔡氏曰言有達德而不能備者也不行者失於仁不明者失於
智飲食鮮能知味者失於勇　又曰人之所以不能中庸之道
者由其德不備也智者賢者既偏於智仁而愚者不肖者又昧
於智仁此所以或過或不及而不行不明也然道之在人如飲
食之不可廢苟知其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　又曰言達
德而及乎道者欲知本非用不行不明所以當推之用也言達
道而及乎德者欲知用由本可知可行所以當原乎本也
象山陸氏曰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
知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
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近而
求之遠道在易而求之難　又曰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
正賢者知者之過之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誦詐
姦宄梏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知愚賢不肖固有間矣
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爲之不明不行則其
爲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害道
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
之所排斥拒絶者其爲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
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鄭氏曰閔無明君教之

新安朱氏曰由不明故不行此第五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
端以起下章之意

江陵項氏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復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下引舜
之大知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也又曰人皆曰予知以下
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眞其知也下引回
之爲人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是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鄭氏曰邇近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
行之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
也端謂頭緒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愚知俱能行之

河南程氏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
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
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
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二者之間執
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
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横渠張氏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
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
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眛者日用不知口誦聖言而
不知察況邇言一釋則棄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
舜與眛者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　又曰只
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
微也

藍田呂氏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
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
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
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不失中也
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
察邇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
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於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
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與人同之道也

延平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
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爲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爲善也
取諸人以爲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爲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
小智自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
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爲大而道之所以行也

建安游氏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求之近也隱惡而揚善取之易

也此好善優於天下而爲知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乂也以先覺覺後覺以中養不中此舜之所以爲舜也其斯以爲舜則絶學無爲矣

河東侯氏曰舜所以爲大知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也好問則不蔽不蔽則明察邇言則不惑不惑則聰既聰且明所以能執過不及之兩端而不由用其中於民也隱惡者隱其過不及也揚善者用其中也舜大聖人也何待問察而後能用中乎如曰舜聖人也猶問察以濟其中小知自私者賢自任其可不學而自蔽乎唯舜能之故曰大知又曰其斯以爲舜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六章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不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又語錄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　有問因擇乎中庸舜分上莫不須擇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見諸友好論等級不消得且如說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容易如千里馬也使四脚行駑馬也是四脚行不成說道千里馬脚都不動會到千里即是他行得快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脚

長樂劉氏曰夫知出乎性凡人之所有而舜則謂之大知者以其非止於生知而又聚天下之知以廣其明採天下之視以增其哲攬天下之聰以濟其謀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能與天下之大利弭天下之大害立天下之大法建天下之大中此其所以爲大也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又曰江河合水而爲大舜好問好察邇言則能合衆知而與人同矣此所以爲大知也言有遠近近者察之遠者可知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爲言者之媿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爲言者之勸知之大又見乎此凡物之立必有兩端苟執其一非過也則不及矣唯兩端俱執故不及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而能用中於民也舜之所以爲舜者特此數端而已故曰其斯以爲舜乎

山陰陸氏曰大孝行也大知智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然則惟邇言是聽詩何以刺均邇言也而一以爲舜一以爲幽王者其在聽察之間歟不言所以非所以爲舜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海陵胡氏曰舜有大知樂與人同爲善故好問於人又好察邇

近之言有惡不隱則人懷畏忌之心邇言不來矣有善不舉則人不知勸故惡則隱之善則揚之所以來羣言而通下情也又執過與不及兩端之事用大中之道於民使賢知則俯而就愚不肖則企而及也

永嘉薛氏曰所惡於知者爲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益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之事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嵩山晁氏曰舜之所爲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

莆陽鄭氏曰自用則小集衆人之知以爲知則大問也察也皆集衆知也狂夫之言芻蕘之論皆有至理聖人不以其近而易之善察言者也舜樂取諸人以爲善人之善猶己之善故善則必揚之人之惡猶己之惡故惡則必隱之恕心所發有自然也

天下事端勢必兩立有輕必有重有剛必有柔有寬必有猛有親必有疏各欲適當偏於此則過偏於彼則不及手持權衡所以酌輕重之中心持萬事猶手持權衡也然則兩端各有中此舜所以執之而用之於民也

兼山郭氏曰極目力之所視而爲明極耳力之所聽而爲聰其爲聰明也殆矣故聖人兼天下之聰而爲聰用天下之明而爲明此大舜所以爲大智也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蓋言取諸人者智是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言用諸人者智是也好問則不蔽於心好察邇言則不蔽於物隱惡揚善所以與物親而與弃物也執者去之之謂舜所以治人其納民於大中之道莫不皆然

廣安游氏曰學不厭智也好問則所謂學不厭也所以爲大智以此邇言左右親近之言也化自上而下自近而遠遠者之化於善近者之教也近者之明於善上之人辨之之詳也當舜之時左右所親近者非禹皐陶之徒則共驩之黨也其君臣吁俞都咈之際相與論道有善焉有惡焉此不可以不辨也舜辨其善者行之而日彰日彰則揚所謂揚善也其不善者屛之屛之而日消日消則隱所謂隱惡也又知所以爲過不及之故謹守其中用之於民此所謂致中和之道也

高要譚氏曰道之不行患在知者過之使知者皆如舜之用中則無惡於知矣義理之言不必高遠合於人情而易知切於事宜而易行語無藻飾而意已獨至此舜所以尤好察此也若不加察則往往以爲淺近而棄之矣凡爲惡已就善心已絕者此真惡人也是無復一善可録棄之可也誅之可也若爲惡未孰善心未絕者非其惡人也猶有一善可稱聖人不忍誅棄隱其惡而揚其善可也聖人以公恕待天下唯恐人之無善可稱也設有一善可稱雖素嘗爲惡聖人猶爲之隱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何也此舜時中也是天理也如此亦中如彼亦中是謂時中時乎如此時乎如彼是謂兩端執兩端即允執厥中之謂也此執兩端所謂之允執厥中何也曰兩端用中之準則也執兩端乃聖人權輕重之微意乃所以用其中於民也執中貴知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道之不行患在執一而不知變是以執兩端執兩端則變通不窮泛應曲當亦如仲尼之無可無不可也聖人之行事至於無可無不可則中之爲用博矣故可以損則損可以益則益而禮得其中矣可以剛則剛可以柔則柔而政得其中矣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而爲國之法得其中矣推此類行之將無適而非中中之用豈有既乎

永康陳氏曰古之知道之味者無如舜故曰大知大知則非智者過之常術而合中而後民有所賴如好問好察邇言此取諸

人以爲善也如隱惡而揚善此與人爲善者也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善與人同者孟子稱大舜有大蓋得諸此執兩端者執而不用所用者惟中耳民協于中豈無自哉

新定顧氏曰或疑舜非生知若然何其資人如此曰舜誠生知者也何害其爲資人知資人之爲當務斯其所以爲生知也

新定錢氏曰好問即所聞者廣無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

吳興沈氏曰大舜之爲大知非徇己也一本於至而已惟舜得夫至以行之故極天下之大全好問則不徇己也察言則不徇人也隱惡則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揚善則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也凡是二端皆天下所難能也舜以此處己而不敢以此望人故執夫好問察言隱惡揚善之兩端於己而用夫可以問或可以不問可以察或可以不察惡可以隱或不必盡隱善可以揚或不必盡揚就二者之中可以使之常行者用之於民舜之所以爲大端有在乎此

江陵項氏曰舜之大知非強明自用之知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主一說惟善是從其從善也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所以爲大知

仁壽李氏曰中庸達德知爲先仁次之勇次之舜好問知也回服膺仁也子路問強勇也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及得知之中也帝舜生知之聖宜必有以知夫人之所不能知者中庸獨以好問言之何哉蓋舜之大聖正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耳夫苟自用則一己之知終有所偏不失之過必失之不及其爲知小矣舜則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合天下之知以爲知非大知而何

故此章始終言好問一事以舜之聖而好問於人固爲不可及矣至於邇言則言之淺近人所忽者而舜必察之斯又好問之至者也邇言未必盡善也略而不問固不可問而不察又不可必加察焉然後善不善有所分未善者不必顯其失也故隱之善者不可匿而不宣也故揚之夫如是則不善者不吾咸而善者無所弃若是可以已乎未也言之善者不徒揚之而已必執其兩端而見之用焉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執輕重之兩端則見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具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擇其善者而揚之及執其兩端得其中而用之凡言之長盡爲己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舜之所以聰明睿知者不在乎他在是而已故曰其斯以爲舜乎

蔡氏曰此主智而言也兩端謂邇言之過與不及者執謂執之使不行執與隱義同用與揚義同但隱惡揚善主己發言執兩端用中主邇言爲言耳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鄭氏曰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

孔氏曰此一經明無知之人罟網也擭謂柞㩶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似無知之人爲嗜欲所驅入罪禍之中

而不知辟也

建安游氏曰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君子所謂知也今也乘時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穽之中而不知避也此於榮辱之境昧矣其能如探湯乎擇乎中庸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此於內外之分易矣其能如不及乎若是者彼自謂知而愚孰甚焉故繼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

延平楊氏曰用知必至於陷險是自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也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為知也乃所以為愚者之不及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擭機檻也罟擭陷阱皆所以揜取禽獸者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臨川王氏曰孔子歎人既以知稱反不能辟羅網陷阱之患是豈足為知哉君子之知則不然守乎中庸之道能周旋委曲俯順天下之情時剛則剛時柔則柔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故禍不能及也宋桓魋欲害孔子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唯有德者能受正命則死生豈患之乎又厄於陳蔡而弦歌不衰此見其窮而不困憂而不畏知禍福之終始而不惑者也蓋能守中庸所以然也

長樂劉氏曰擇於中庸以為至德力將行之而非措也踴躍以為得憤發以自強若將終其身然及夫美色悅於前美音悅於後重利括其心臨仕奪其志情動乎中守失於外諂邪讒佞阿黨復見可利其身快其欲者無所不至心知中庸之美行反中庸之道莫能期月守是素志也始則擇之謂之不知不可也終莫能守謂之知也可乎夫知也者性之所自有也厚於前而薄於後非性也物至無窮欲徙乎內以蝕其厚則其自有者不得不薄矣

馬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用中於民而順其性命之理所以為知之大也所貴於知者以其見險能辟見善能守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害之所易見中庸者善之所易明害之所易見者而莫之知人於其善之所易明者擇之不能期月守其可謂知乎然而擇乎中庸者擇之在己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驅之在人其在己者不能擇乎中則有制於彼而為人役也

海陵胡氏曰人至於殺身辱親如魚獸然為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如此又烏得為知

延平黃氏曰莫之知辟者不知罟擭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兼山郭氏曰道之不明則天下之人蔽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淆亂吉凶混殽卒趨於危亡之途日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惡觀孔子之所謂中庸者乎子曰吾見蹈水火而死未見蹈仁而死者此之謂也

東萊呂氏曰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倘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范陽張氏曰人皆用知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謹恐懼人皆用知於機巧術數而不知用知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惟其不留意於戒愼恐懼故雖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嗜欲貪鄙之中而不自知惟其不留意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故雖中庸之理暫見而不能朞月守也此篇直指學者用知處故舉舜顏之事以發明之

晏氏曰罟擭陷阱人之所以擭禽獸者也知其設險而莫知辟其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知擇中庸而不能守者其見善雖明惜乎用心不剛爾

高要譚氏曰夫利欲之害能危人能敗人能滅人雖罟擭陷阱之害何以過此而無知之人貪得競取奔趨而不止此無異於自投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於是人欲日肆天理日消爲惡之心愈深而爲善之心愈薄往往得一善而忽忘之其能期月守乎是人也雖自言予知然實非真知也使其果真知也夫豈不知罟擭陷阱之不可入而反趨之又豈不知中庸之不可失而反捨之歟

雲川倪氏曰以罟擭陷阱言欲其辟害也以擇中庸而守言欲其趨善也是以其兩者而對言之

錢塘于氏曰由舜之大知而觀天下之自言知不能資人之善以爲己而日墮於不善之域不能推己之善以與人反喪其所守豈不爲中庸之罪人乎

蔡氏曰知即智也守者仁也言智結上言仁起下

仁壽李氏曰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衆人之不知也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可謂知乎中庸之擇何也辨析衆理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言之則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所以擇乎中庸也雖然於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既能擇之又能守之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不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不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五

四明袁氏曰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鄭氏曰拳拳奉持之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顏回能行中庸所謂賢智言奉持善道弗敢
棄失
河南程氏曰顏子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橫渠張氏曰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唯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窮而不息可期矣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　又曰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藍田呂氏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為知也歟唯顏子知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為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為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顏子之志乎
建安游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　又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延平楊氏曰道之不明賢者之過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
河東侯氏曰知者如舜之大知顏子之服膺可以謂之知矣故又以顏子明之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予知云者自知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亦自知之知皆非大知也知者致知則可以擇中庸矣舜之大知則不待擇也顏子則進於此者矣故曰擇然而中庸豈可擇也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顏子之學造聖人之中若有未至焉者故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勿失則能久中矣嗚呼學者精微非顏子孰知之豈待期月而守哉
新安朱氏曰此第八章服猶著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

茲賢也乃所以為知也歟　又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亦未安耳

臨川王氏曰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在易言顏子之去惡在中庸言顏子之就善也

延平周氏曰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回之所以為顏回者以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然用中於民則必言舜而得乎中庸則必言顏回者蓋聖人達而用之者莫如舜賢人窮而得之者莫如顏回於賢人則言中言庸於聖人則止言中者聖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嚴陵方氏曰聖人之中庸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顏回焉

山陰陸氏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為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曰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舍中庸無以為善

海陵胡氏曰一善小善也得小善拳拳然奉持於胷臆之間弗失之言能躬行之也

江陵項氏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

吳興沈氏曰由乎中庸者聖人也擇乎中庸者賢人也叛乎中庸者衆人也舜由乎中庸者也天下豈可皆責其如舜哉得如賢人者斯可矣故復以顏子之事明之夫喜怒哀樂欲發之際難於善惡是非邪正之境間不容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可不知所擇乎得之為義非區區揀擇之謂也以吾天知之見照夫善惡是非之機苟得夫中節之善則謹守而不失其於中庸也庶幾焉然猶未善也至於志夫善而舜之用中則為至矣子思子發舜中庸之精粹於群聖賢事為之際必首論以知之事蓋聖道之妙無不自知入也既明舜之知如此又辨人之知如彼復以顏子之事勉天下之人可謂著明中庸者

霅川倪氏曰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顏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為則法也顏子賢而在下率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為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脩道之教也

永康陳氏曰如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茲回始可謂知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鄭氏曰言中庸為之難

孔氏曰此覆言中庸之難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

河南程氏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明道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知者之所能也謂王秉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建安游氏曰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為惠者能之爵祿之貴可辭為廉者能之白刃可蹈為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新安朱氏曰此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小便是不及　又曰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緒餘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長樂劉氏曰三者雖難然皆一事之仁一時之義見幾而作頃刻可成非如中庸之為道也自始及終從微至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常久則沒身而後已是常久之道才明知術忠臣義士有所不能也故才如管仲可以均天下國家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廉如仲子可以辭爵祿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勇如子路可以蹈白刃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則常久之道在乎其心之不忘在乎其守之弗失在乎其自強之不息然後庶乎其可能也

海陵胡氏曰天子千倍於諸侯諸侯十倍於卿大夫是不可均也若以大中之道較之尚可均也中庸則不可能君子須得位然後可以行道是爵祿不可辭然而尚可辭中庸則不可辭白刃自非死君親之難則不可蹈然而尚可蹈也中庸則不可蹈中庸者乃常行之道孔子言其難如此蓋設教以勉人也

延平黃氏曰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　在乎天下國家也可均在乎中庸也不可均而弗均之斯能義矣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弗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馬氏曰天下國家者人之所欲而均之者難唯知者能之爵祿者人之所欲而辭之者難唯廉者能之白刃者人之所懼而蹈之者難唯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其道易行而不可能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人之所難均而知者能均之然知者傷乎鑿知其可均而不知其有不可均之理爵祿人之所難辭而廉者能之然廉者有以傷乎介知其辭而不知其有不必辭之理白刃人之所難蹈而勇者能之然而勇者有以傷乎暴知其可蹈而不知其不必蹈之理凡此皆非中庸之道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永嘉薛氏曰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其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事恐作聰明而非中庸耳爵祿可辭此廉者能之事恐務潔激而非中庸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事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者中庸之謂

也中庸非難能但不可苟以是三者爲之耳
高要譚氏曰凡最高難行之事皆可以能爲之唯中庸天理不
可以能爲之也天下國家之大非尋常貲產之比疑不可均以
與人然而巢由之徒視天下若將浼己燕子噲舉國以授子之
殊無難色則是天下國家雖大在高者處之詎以與人可也爵
之貴祿之富天下之人所同欲疑不可強爲辭辭也然慕爲夷
齊之潔者雖賦邑萬鍾繫馬千駟亦不之顧則是爵祿雖崇在
廉者處之辭而不受可也白刃凶器天下之人所同畏疑不可
冒死而蹈之然賁育專諸北宮黝之倫雖千萬衆在前猶不少
懾是白刃雖凶在勇者處之以身蹈之可也蹈白刃不畏百千
人中無一焉辭爵祿不受千萬人中無一焉均天下國家以與
人雖數千年中亦無一焉此皆所謂超世絕倫之行非常人之
所易能也而聖人皆以此爲可至於中庸之道雖愚者可以與
知不肖者可以與行而聖人乃曰不可能何也曰聖人於此示
人以天理所在非謂中庸之道難知而難行也能之一字最爲
學者大害蓋人之於中庸纔有能之之心則其所爲所行皆近
乎好名皆出乎有意皆入乎妄作爲善之功狹矣其能常久不
息乎故高者之於天下國家能之則可均也廉者之於爵祿能
之則可辭也勇者之於白刃能之則可蹈也凡超世絕倫之行
能之則皆可爲也雖然能則能矣此豈常行之道哉今日行之
後日不可復繼矣唯中庸每事皆任天理故不可以能爲之心
爲之天理所在即吾所行也天理所不在即吾所不行也事事
循理而吾無所用其能焉夫然後可以久於其道而萬善所歸
皆萃於我聖人之示人其旨深矣此能字與民鮮能久矣在末
能一焉意義不同夫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永康陳氏曰均天下國家之富以與人辭爵祿而不受蹈白刃

而不顧挾之人情至難也適當其前有其類可爲之中庸乃曰
用不易之理至簡至易體而得之如反掌耳彼猶可爲而此不
可能可謂捨近而求遠矣不爲甚辭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與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說者謂舉此三者以見中庸難
能非也彼其嗇然於是三者必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爲達其
所不欲於其所可欲達其所不爲於其所可爲則其至中庸也
孰禦此聖人欲激動人心之術肯以日用之理爲難而絕之乎
四明沈氏曰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中庸之門無是法也
理有可則有不可若爲名義所激血氣所扶直意而行率情而
爲更不顧天理知何則知其可而不知有不可唯一槩之以天
理審度其可不可而行之則雖行天下難能不可繼之事無非
君子之時中
晉陵錢氏曰均猶平也均平天下國家才者能之辭爵祿廉者
能之蹈白刃勇者能之欲其合於中庸非才者廉者勇者所可
能也
江陵項氏曰生知者爲上力行者次之勉強又次之此知仁勇
三德也上兩章已言知行此章自勉強言之強於外者易強於
內者難勉強於知亦足以有知勉強於行亦足以有行下引子
路問強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如顏子足矣
顏子不易得如子路足矣
宣城奚氏曰事有可強而能者有不可強而能者可以強而能
則人皆能之不可強而能非功深力到者不能也天下國家可
均也公者能之爵祿可辭也廉者能之白刃可蹈也勇者能之
至於中庸則非可以擬議料想模倣附會也必也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而加之以力行庶乎其能之矣其曰不可能者非終不
可能也使其果不可能則舜與顏子何以獨得之學者宜優游

自求饜飫自得毋以不可能而自沮也毋以不可能而過用其
心也
雲川倪氏曰天下國家小大有差固不可均就能均之非中庸
也爵祿富貴義所當得則不可辭就能辭之非中庸也白刃在
前不可輕冒而蹈踐就能蹈之非中庸也是三者雖能爲人所
不能爲皆失之過以中庸之道言之不可謂此爲能也
蔡氏曰均國家者智也辭爵祿者仁也蹈白刃者勇也言智仁
結上言勇起下
新定顧氏曰此蓋爲之辭以明中庸之爲難事耳發天下之聽
示此道之重也中庸人心固有之理易爲而難能若是蓋私欲
一毫之萌則非能中庸者也而私欲未易息絕也且以七十子
之善學僅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踰日踰月則未免私欲一念之
萌挺然傑出者惟顏子而曰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亦未免私
欲一念之萌至於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有若孔子猶曰我學不
厭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文王則
曰亹亹至於不顯亦若有所臨無射亦若有所保舜則曰業業
而兢兢無荒伯益且勸於致戒聖人之用其力若此凡皆以中
庸之難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
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鄭氏曰強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抑而強與抑
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南方以舒緩爲強不報無道謂犯
而不校也北方以剛猛爲強衽猶席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
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

孔氏曰此一節子路見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故問知己之強
亦兼有中庸否南方謂荊楊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
緩和柔和柔爲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北方沙漠之地其地
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鬬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
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唯云南北不云東西
者南北互舉與東西俗同也矯者壯大之形故鄭云強貌也塞
若守直不變德行充實也
河南程氏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
方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
義理勝之 伊川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
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
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
校未害爲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故止爲強者而已未
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
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
有道不變塞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是皆以己之強力矯其偏以就中者也夫矯之爲言猶揉木也
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爲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故
皆曰強哉矯不羞汙君不辭小官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雖
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其和而不流者歟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中立而不倚者
歟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
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唯自強不息者爲
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所謂強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

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為君子強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曰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為中雖不同而其實不已一也

延平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發於東南義氣發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為強也故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以勝物為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其居危而死而無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為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子路也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

河東侯氏曰既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義強得勇敢與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兼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為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也非強哉矯乎學者其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章子路好勇故問強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衽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四者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又曰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　又曰諸說大意則皆得之唯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爾　又語錄曰和而不流下惠是中立而不倚夷齊是文王善養老他便去歸乎來及至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

強哉矯贊歎之辭

涑水司馬氏曰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也矯者矯其偏以就中也矯之為言猶揉木也塞未達也君子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乎未達之所守故曰不

變塞也
臨川王氏曰強哉矯者言此強可以矯北方之過矯枉而歸諸道者也國有道者泰通之時君子出而道不可變而爲散塞焉此其強可以矯素隱行怪之枉也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者上下不交之時也當守道於已至死而不變其節孔子蓋與當時之人爲中庸道不用於世遂半塗而廢故曰至死不變此其強可以矯半塗之枉下文蓋傷之也
嵩山晁氏曰強疑其非中也蓋唯中爲能強也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焉強也
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也抑者辨料之詞與孟子言抑王同義陽爲德陰爲力南方之強以德而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乎中庸之道焉若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故無柔之失故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疑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其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其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廣安游氏曰強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爲中庸持之以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厚重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倚則易動今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爲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爲強所以爲北大也易言剛健中正純粹精其意同此
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爲中庸之強若乃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琴流入北鄙其言志則曰車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爲中庸之強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撓中

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故其見於
用有道之世不變於厄塞之節無道之世亦有之以死亦不變其
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發也矯之爲言剛
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悖其平時之無益而潛
養之不可已乎

延平黃氏曰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
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
強不足以名之　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敎所謂能弱不
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
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又曰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永嘉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開端以啓發因強以明理所以發
動子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以之北方之強北宮黝以之
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
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
問孝子游之問禮顏子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過以其所長者此
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

晏氏曰仲尼答子路以北方之強乃曰而強者居之則謂子路
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強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蒯聵
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
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
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
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

汪陵項氏曰君子居之猶曰此君子之徒也而強者居之而汝
也猶曰此汝之徒也同則滑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
猶有不流不倚五者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
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於知之也不流不倚盡矣猶
有二不變云者亦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
變之大者能不爲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於行之也
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
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大人告以有過者其次序亦如此

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上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
之強而世之強者乃處北方之強則所貴於強不在剛強而在矯
揉也故雖謂之強矯猶言強哉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
揉而然也塞者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通時國無道不變其實以辟
害此中庸之強非矯揉所能

西山倪氏曰衽者衣衿也金者鐵也革者皮也聯鐵而爲鎧甲被之
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也南北方之強言上論其風氣上者衆也子路
特恃血氣爲強獨非南方北方之強孔子勸之抑也子路好勇是
過強若不能抑於強故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爲傷勇非中庸也

蔡氏曰此言勇而爲言也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
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或遷則失其所依而息矣

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汚惟強者爲能和而
不徇乎物中若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傾惟強者爲能獨立而
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
之窮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
是而無悶此非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篤信天理盡克己私豈能守
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
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鄭氏曰素讀如傃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之名身雖遯而名欲彰也弗爲之矣恥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

孔氏曰自此至察乎天地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謂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

河南程氏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素讀如傃鄉之傃猶素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鄉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怪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息則不得造德脩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爲力非不足而畫焉則自已者也怪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己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考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焉能及是哉

建安游氏曰吾弗爲之矣處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爲言無時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守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處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不以成德爲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雖有述焉君子不爲也以道爲高顯若登天然則半塗而廢者蓋有之見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顏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新安朱氏曰按漢書素當作索此第十一章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人者能之而已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或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傃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且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

則一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者皆非儒者之語也

涑水司馬氏曰素隱行怪謂求人之所難知力行謂怪使人難及皆非中庸中庸貴於能久故孔子弗為

臨川王氏曰中庸賢否者可仲尼之避凡離毋是行怪也君子必遵中庸之道行之悠久不為難知易君子之塗而廢非君子所為也昔子貢謂孔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而請少貶焉公孫丑謂孟子宜若登天然使人不能幾及此二子者不知孔孟遵中庸之道而行之故反欲貶之也樊遲請學稼此蓋欲聖人之道欲學野人之事故夫子鄙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貧賤而有悔則為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為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間也行道君子臨小利害一動進退而弗利厭躬弗快己欲則悔心勃然而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之知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與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為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乎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此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為事而行怪焉過也半塗而廢乎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遯者非謂山林長往巢棲谷處之謂也謂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甯武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如此者非愚也蓋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己下而爵祿居己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在己下而名譽在己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悔者唯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唯聖人能之此既陳隱遯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卒言君子隱遯之道

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餐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偕身以徇命謂之行怪則不偕身以逆命謂之行怪

山陰陸氏曰此能隱也故唯聖者能之

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君子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反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之生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為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古以來作井田為宮室開田時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下人共代之豈可徒隱行以著為怪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一則因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也怪則說者以為說則易以動人耳目藉此為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因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賢乎止而不進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昔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為行怪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之因言弗為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也

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晦而行怪以鉤名

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驗得其當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畢行必弗爲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寔也至乎此則聖人也其曰惟聖者能之非聖人也直以爲聖人成能在日用間耳

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詭說而行怪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述焉若人者常失之大過君子有所弗爲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塗而廢猶有自怠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已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跂而及所以能乎中庸矣然有過行而遯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唯依乎中庸而遯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悔然若非聖人不能及也

新定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爲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遯世無悶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其不離乎彝倫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久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也天下庶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遯迹山林者也遠爲一身計則得矣如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棼棼深山茂林亦何自而獲安

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詭怪之行人樂稱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爲之能知也半塗而廢不肯已能行也遯猶避也唯弗爲故依乎中庸雖弗已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

江陵項氏曰素隱行怪徒行之而實未嘗知也半塗而廢徒知之而終不能行也君子依乎中庸則非徒行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非徒知也故曰惟聖者能之上章既分知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者復言之

霅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爲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未害也而又行怪以求名則偽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怪怪則非中怪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若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蔡氏曰此一節兼智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智非君子之智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智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君子至此則其德與聖人同矣故以唯聖者結之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爲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爲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怪過而反常者也豈得爲庸半塗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爲中是必依乎中庸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處是理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者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

四明袁氏曰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七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鄭氏曰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孔氏曰贊者皆與冠禮文天地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莫能載者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莫能破者言以秋毫不可分破也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翺翔得所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遊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此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今文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與詩義殊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河南程氏曰費日用處 伊川 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 伊川 又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 明道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不知也匹夫匹婦可

以與知與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費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堯舜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知猶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又曰天則極高躍淵則極深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　又曰此言物各得其所上者安於上下者安於下是上下察也

藍田呂氏曰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唯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常道盡矣　一本云庸者常道也費用也隱不用也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音者聲暖之所及知味者舉人之所及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之知而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故堯舜之知不偏愛物孔子自謂不知老農老圃此聖人亦有所不知者也見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所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亦有所不能者也聖人亦有所不知語小者也知音知味爲農爲圃雖小道也專心致意亦能貫乎至理造於精微周天下之用而不可闕此天下所莫能破也聖人亦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則是固大於天地矣聖人盡道財成輔相以贊天地之化育合乎天地人而無間此天下所莫能載也鳶飛于上魚躍于下上下察之至者也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則常道盡矣此所以謂造端乎夫婦者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則至道成矣此所謂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也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

建安游氏曰道之用贍足萬物而萬物莫不資焉故言費其本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隱猶言肆而隱也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爲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盛而業之大者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則祁寒暑雨之失中故也君子之道無往而非中也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上極于天下蟠于淵中無不在也故上下察是道也以爲高遠耶則造端乎夫婦以爲卑近耶則察乎天地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

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爲至也
延平楊氏曰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賾存焉故隱蓋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輝光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　又曰祁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也如是而人雖有憾焉道固自若也故下文申言之　又曰大而無外天下其孰能載之小而無倫天下其孰能破之道至乎是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其分內耳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飛魚躍非夫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雖然其端豈遠乎哉始於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者而已故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河東侯氏曰前章言唯聖者能之子思恐學者以謂中庸之道極乎高深不可及而止也故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蓋日用之事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能知之亦能行之及其至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謂其不能者非聖人不能於此力有所不逮也如孔子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謂異世之禮制官名之因革所尚不同不可強知故也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大德祿位名壽舜之必得而孔子不得又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欲盡聖人溥博無窮之心極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無不被其澤者雖堯舜之仁亦在所病也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用之費民固由之矣其道中庸則安能人人知之雖使堯舜之爲君周孔之爲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者不越所過者爾又安能使窮荒極遠未綏未動未過者皆化哉此亦聖人之所不能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鳶類矣至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又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又曰諸說如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

違諸天淸諸物聖人所不知所不與則又析其所不知不爲而
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
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
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
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
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
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
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
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
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
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乎淵者此也其在
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
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
於此指而言之唯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
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
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
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及今雖未嘗有
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
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
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
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
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
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
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

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自而不爲所累耳非
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　又曰呂
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
安謝氏旣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
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
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
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
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
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
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
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
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
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
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
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知力所及爲
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
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旣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
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
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文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
諸家以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
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而
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
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
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又語錄
曰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語意各自
別後人因程子此兩處皆是喫緊爲人處只管去求他同處遂

至章合
永嘉周氏曰嗚呼中庸之難能也而亦不可以苟爲也或者曰道易知也吾殫聰明以審之道不過乎仁義禮樂而已曰仁義禮樂是道之用非吾所謂道也或者曰道易行也吾盡心力而爲之道不過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而已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道之所寓非吾所謂道也吾之所謂道者具之一心無不足施之天下爲有餘沛然行乎仁義禮樂之塗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閒而不亂然而吾不自知焉非特不自知也則亦無所知焉故子思之論至所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則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愚讀中庸至此伏卷而思之蓋始而疑中而知終而豁然後知子思果知道也果不吾欺也其至也果不可以知也豈不謂大而能化與道一體而不吾知也世之論者或以謂道之至聖人蓋有所不知君子則曰百工之事各有其至而聖人蓋有所不知者是皆過不及之論也夫道之至雖聖人有所不得知是果不可以知也道而不可以知然則人安取夫道哉是以道爲虛名不可爲之事而自棄者之論若子思論中發其大義至於語聖人又止區區以論其百工之事抑何淺期子思哉是又不及之論也中庸之書言道之要學者宜以志焉者之不疑於其間不然其奧而唯迹之求則從與埋編斷簡俱腐至於老死而不能一言悲哉

嚴陵方氏曰知之者存乎知故於夫婦曰愚行之者存乎才故於夫婦曰不肖以道言則雖小猶爲有餘以形則雖大猶爲不足有餘則無不慊不足則有所憾所謂天地者亦以形言之而已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此天地之形有所不足也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此人之猶有所憾也唯君子爲能出乎形而入乎道又何憾之有凡有量者皆可載凡有質者皆可破君子之道顯諸仁則充實光輝至大不可圍豈復有量哉此語大所以天下莫能載也藏諸用則微妙無迹至精無形豈復有質哉此語小所以天下莫能破也然道之爲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君子體之與人觀之乃強爲是名爾故每以語稱之

山陰陸氏曰夫道不言而足故凡有言皆費也雖費君子有不得已也費故可以與知焉隱故雖聖人有所不知聖人無所不覺有所不知焉飛戾天有見於上魚躍于淵有見於下

温陵陳氏曰此一章最切吾體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在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妙之理焉及其至也一語指道之極處言也極處即中也在書曰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若過與不及便非中矣今俗學以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爲大高謂人皆不可企及遂分聖賢爲等級初不知聖人豈有絕人爲道之路至者無欠無餘也聖人蓋知之以不知能之以不能也學者功用在於察一字孟軻云習矣而不察習矣舜文王之道苟不致察則爲楊墨矣蓋有似是而非如章子之孝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固當致察察之者視之詳也舜能致其察故能執其中顏子能致其察至於問仁則有請事斯語而曾子尤致其察者故能三省其身子張亦不能致其察故有書紳之語鳶魚之飛躍聖人何以見之上下致其察故也吾之道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由是心以推之則鳶飛魚躍之理可以至乎道亦在乎察之而已

莆陽鄭氏曰無一事一物而遺乎此理者豈不費乎舉天下行

之而鮮有知其道豈不隱乎唯費而隱乃為君子之道若乃弃
人倫幻形色空談廢事而卒無歸隱則隱矣而非費也道與事
離而為二則偏矣豈所謂中庸之學天地之大人猶憾焉者以
祁寒暑雨之偏也至君子之道無所往而不適中如日月之明
容光必照豈有大小之間大莫能載者言生天生地此道也道
又大於天地所以莫能載小莫能破者至纖至悉亦此道也愚
夫愚婦之所能雖聖人亦不外是所以莫能破此理所該要有
限量飛潛所至無不徧滿故曰上下察君子之道其上達乃至
於此及其用也不出乎人倫世故故曰造端乎夫婦
莆陽林氏曰聖人豈直不知不能哉知到不知處能到不能處
此聖人所以為聖人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不知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不能也若夫胷中更有知有能
則其知道淺矣故聖人以不知不能為到處
蕭山郭氏曰道者無不在也夫婦之能知能行亦道也聖人之
不能知不能行亦道也然則聖人何為而不知乎今夫積土成
山積水成淵自其積之始雖愚夫愚婦之所能為及其至也草
木禽獸蛟龍魚鼈之所生焉而為雲氣降而為雨露其神化妙
用變通百出雖聖人亦所不能知理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中庸猶五穀然食之有味若其它雖珎異一食而
喜再食而厭惟五穀日日食之雖沒齒無厭也君子之道其所
謂費者其日食之謂乎所謂隱者其沒齒無厭之謂乎
江陵項氏曰費猶博也隱猶約也道雖甚博為之甚約此章先
言道之費自夫婦之愚至人猶有所憾言道之所該形氣不足
以盡之故聖人之聖有不能兼於愚夫愚婦之事天地之大有
不能免於小人之憾皆形氣之限也故君子語道之大處則麗
於形氣者雖天地猶為小也語道之小處則麗於形氣者雖毫

末猶為大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凡形氣之所
至無非道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言
君子之道非言君子也近起於愚夫愚婦遠極於天地之間道
無不該夫婦天地以論大小之極非論其精粗淺深此章專言
其費下章始言其隱
范陽張氏曰君子之道即中庸也中庸不離喜怒哀樂已發未
發之間此日用所不免豈非費乎費當為費用之費雖夫婦之
愚不肖豈有無喜怒哀樂者此所謂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者然
由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以養喜怒哀樂使為中為和以位天地
育萬物雖聖人猶皇皇汲汲自謂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焉豈非
隱乎蓋自以為知自以為能則止矣止非中庸也惟若有所不
知有所不能則戒謹恐懼其敢一日而已乎此理微矣方行者
能識之 又曰天地雖大不免有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
動草木倒植寒暑失中雨暘差序水旱相繼札瘥流行此人所
以不免有憾然則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彌綸範圍豈有待於中
庸耳 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察於微茫之功也戒謹恐懼則於未形之先未萌
之始已致其察察之之至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居人倫
之先者夫婦是也欲識不睹不聞之實當於夫婦而察之夫婦
之道正則天地之道皆止矣察之如何非心一形邪意一作無
不見其所自起知其所由來戒謹恐懼而不敢肆焉察之既熟
豈特夫婦閨凡象生於見形起於微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
如鳶之飛于天如魚之躍于淵察乃隨飛躍而見焉而況日
月星辰之運動山川草木之流峙乎大含元氣而天下莫能載
小入無間而天下莫能破察之之功如此君子於謹獨之學其
可忽耶

四明沈氏曰人猶有所憾憾只是有不足天地之意人憾天地之大固知有大於天地者然人能憾天地之大以爲小者亦非常人必其見卓然出於天地範圍之外者然後能憾之也天地之大猶有憾聖人不知不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君子語道之大處造端乎夫婦與知與能德輶如毛此語道之小處六合雖大未離其內一天之下何能容之所以莫能載也秋毫雖小待之成體百姓日用何能間之所以莫能破也

高要譚氏曰夫天地猶有憾聖人猶有所不能此則語之大也語之大則高深而難窮故曰天下莫能載道造端乎夫婦而愚與不肖皆可與知此則語之小也語之小則切當而可驗故曰天下莫能破夫推道之始終自夫婦之微而極乎天地之大學者當於此取則以極其性分之所至可也若更欲窮高極深則蕩然無下工用力處故夫子復引詩以譬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字尤要玩索夫天之高不可得而窮鳶飛所戾之處則人之所見極矣地之深不可得而測魚躍而出之處則人之所見極矣聖人示人以中庸常行之道極其所至以此爲準天地之間有鳶之飛有魚之躍自得其得自樂其樂各極性分所至有不能自已者人能默識此理便可涵泳一己之性優游愉怡其樂無窮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蓋學道者貴乎識此道生動之意若不識此道生動之意則鬱纏滯礙其居也如被桎梏其行也如鬬牆壁烏能久而不已乎學者欲見飛躍端的要當以自己胷次與天地相準涵養此心一息不忘久久便自見矣

永康陳氏曰惟費故隱猶張子曰聚則明散則隱道以知爲始以不知爲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道以能行爲始以不能爲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語大道之全体語小道之致用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鼓萬物而無乎不在者天理也故君子無所不致其察夫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之地也天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也造端於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之地此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也致察於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此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事也要之可以與知便是有所不知之端可以能行便是有所不能之端君子之學動有依據不如異端之脩然直指之然無著也

嚴陵喻氏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氣形也此道非氣形所能囿天地在此道中特物之最巨者爾故有憾於天地者以其雖大而實囿於氣形非若此道之無方無體非氣形之所能囿也非氣形之所能囿非天下之至大者歟無氣形之可見非天下之至小者歟語大而至於此非推而廣之也其大無外孰能載之語小而至於此非斂而藏之也其小無內孰能破之

宣城奚氏曰天下事可以加思者皆可知也可以致力者皆可能也至理所在無言可傳無象可則明白而視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是豈可以加思致力也哉不可加思則無所容吾知也不可致力則無所容吾能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經曰中庸不可能凡可知可能者理之粗者也吾夫子性天道之不可聞一貫之理非由學識知與能何所施焉如回之卓爾參之一唯點之詠歸自有不容言之妙誠非可以區區之精神強探而力取也

蔡氏曰此總言達道也男女居室人倫之始故首以夫婦言之與知者智之端能行者仁之端及其至者男之義道非德不凝故以智仁勇起之聖人不知不能舉道德之至四時自行百物自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道之流行上下昭著無物不在

即下之所謂體物而不遺者同時同義但一主乎體一主乎用耳
又曰費而隱猶云費而立也三字只是形容一道字自夫婦之愚
不肖與知能行至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皆費而隱也　又曰人
莫不有是性故雖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則
盡性至命矣至命故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又曰及其至也
即所謂形著動變之積而至於至誠之化也　又曰聖人有所
不能不知即生物不測之義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正與此
義同　又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者言道之費也語小天下莫能
破者言道之隱也蓋贊自其費者而言之則其用廣天下莫有
能具載之者自其隱者而言之則其體微天下莫能破之者所
以贊其費隱之盛也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贊上文及其
至也之妙道體流行上下昭著莫知所以然而然至此亦豈聖
人所知所能哉

晉陵錢氏曰此一節謂中庸之道自察而入君子之道不能語
人亦在夫人察之而已夫婦可以與知能行此君子之入道所
謂造端也察乎天地則天地之間無非此道非聖人所能知能
行也故求中庸在乎知求知之在乎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
物亦察也
東萊呂氏曰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嵩山晁氏曰語夫天下莫能載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下
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誰
有憾於予哉
新定顧氏曰道之本體莫測其始莫窮其終天地不得不旋生
日月不得不代明萬物不得不消息聖人知其出於此道爾安
能知此道之所以然耶故曰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今夫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聖人汲汲皇皇立經陳紀垂世立教凡以求
天下之長治而無亂也然而卒不能也堯湯有水旱之災則其
不能得之天者如此夫子有陳蔡之厄則其不能得之人者如
此說者因是歸之於數夫數出於道者也聖人容有不能轉移
者故曰聖人亦有所不能
新定錢氏曰舉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莫能載者何物
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鳶之飛魚
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說昭昭矣故曰上下察處與言察焉可證
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執柯伐柯其
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
慥慥爾
鄭氏曰則法也言持柯伐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也
人有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
也違猶去也聖人而曰我未能一焉明人當勉之無已庸猶常
也德常行也言常謹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孔氏曰自此至徼幸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則
能及物所引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
三寸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人猶以為遠明為道不可以遠也所
求乎子以下四者言欲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
以孝道事己須以孝道事父母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凡人當
勉之無已又譬如己為諸侯欲求於人以忠事己己當先忠於
天子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則己當先施恩惠也

河南程氏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伊川　又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明道　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　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　又曰盡己爲忠如心爲恕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 伊川　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伊川　又曰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伊川　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伊川　又曰有餘便是過慥慥篤實貌

橫渠張氏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爲博施然安得若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人人如此　又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治己治人之常道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雖本於天行之者在人而已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道也歟柯斧之柄也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孔子謂吾一以貫之者也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叟底豫者也故君子責己責人愛人有三術焉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言行相顧知造乎誠實以自信此君子所以慥慥造乎誠實之謂也

上蔡謝氏曰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醇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朱震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爲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

不相似

建安游氏曰仁人心也道自道也則是道不離自心而已夫何遠之有人之為道而不本於心則違道也遠矣故終不可以入道為道而不本於心則執柯伐柯之譬也故曰其則不遠此盡己之忠也然道非彼也心非此也以心求道猶為兩物也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由此觀之道固不可以頓進也脩身猶然而況於治人乎故君子不以道責人而以人治人取其改而止此盡物之恕也使其盡道以望人則改而不止則是中也弃不中非中庸之道也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也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雖違道而不遠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以忠恕之方而參彼己之道也參彼己者亦將致一而後已也丘未能一若夫子之得邦家也則人倫正而五品遜矣何未能之有唯夫子之道不行於天下則有求於世人而未得者矣其曰丘未能一者自任以天下之重而責己之周也孟子謂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亦是意也所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何有於我者以在己者言之非若所求於他人者也庸德之行是行以德成而德之外無餘行庸言之謹是言以行出而行之外無餘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離人哉人而為道與道二矣道之所以遠也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為遠況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也改一而止不為已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其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者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人倫之至而已孔子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皆曰未能者不敢居其至也君子之學常若不及猶恐失之自謂能為其失遠矣子夏既除喪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閔子既除喪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哀未忘而斷之以禮有餘不敢盡也哀已忘而引之以及禮不足不敢不勉也此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有所不足必跂而及之有餘不敢盡所以趨中也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故言顧行可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故行顧言言顧行行顧言內外進矣故曰胡不慥慥爾慥之言造也 又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號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

河東侯氏曰前章言道之大也不可載小也不可破子思又恐學者窮高極遠游心天地之外以求所謂道者則其於中庸也遠矣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為道如世儒言顏子樂道同故曰不可以為道為字不可重看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道也是豈遠哉即父子而父子之道明即君臣而君臣之義立此人之道也孟子曰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也故引詩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明之又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柯之則不在他柯而柯自有天然之則故曰睨而視之猶以

爲遠也謂其猶二也譬如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不在於他
率性脩道而已其加諸庶民亦若是故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噫施諸己而不
願然後勿施於人固已違道矣然而謂之不遠者以其善推其
所爲而已雖然如是君子一視而同仁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謂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亦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惡在其爲施諸己不願而勿施於人也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
子聖人也故不待推願子思孟子子貢之忠恕其知之所及
仁之所守勇之所行皆至於斯故或曰無施勞或曰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或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或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安仁行仁
求仁之序也　又曰此章前言道不遠人以人治人改而止忠
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恐學者低看却
理故舉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道聖人有所未能以明之父
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
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己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
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夫聖孔子不居此四
者聖人言未能亦不得已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
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孔子
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豈有不能哉云未能者非不能也有命
焉有性焉不得不可以爲慊者也事君而盡臣道焉不得乎君
猶爲未盡也事親而盡子道焉不得乎親猶以爲未盡也事兄
弟朋友亦然若已盡其道而不得焉自曰能之非也舜之於堯
堯之於舜君臣之道盡也過此焉謂之盡者吾未見其可也以

孔子之聖猶曰未能若此也然而不敢厚誣天下而曰終不能
者猶妻其一二焉故皆曰未能亦聖人之時中也雖然命也者
性存焉故又繼之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慥而誠實至於中則不敢不勉
也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
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而曰恕己
以及人皆非也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又曰曾子說出忠恕
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
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
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歟曰然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三章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
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
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
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
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
恕違道不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
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
己之心度人之心未甞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
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
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
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
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
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
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賛美
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

則盡道旻也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
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或問子以爲
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者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
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
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
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
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
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
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
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
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姑息而遽欲盡道以
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
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
失之而已矣爾　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
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
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
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
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
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
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
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之四字爲絶句則於
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又曰諸家說論語者多
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
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
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
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

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
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
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
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
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
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
而強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
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
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
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
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
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
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
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
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卑言之則似亦不
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
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宜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
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
強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
意其記録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
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虚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
瑩耳　呂氏改本大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
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蓋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
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
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

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
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
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
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
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
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
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
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此也
如此然後爲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
而盡之則道雖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
大旨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
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
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
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
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
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
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
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
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旣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
反傚其所爲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
猶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己
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
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
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
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

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旣於文義有所不
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
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生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旣又曰
自道言之則不可以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
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
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疏闊其引顔
子樂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
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取諸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
則道之大者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當而輒爲之說曰此君
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
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又語錄
曰人之爲道而遠人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
禮爲仁之爲

北溪陳氏曰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
之心無不眞實者恕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眞實者
以及人物而已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便是恕夫子
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
欲者凡己之所欲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
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
其欲孝欲弟之心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大槩忠恕只是
一物在諸己者曰忠則發於外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
我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
是忠底心無忠而恕便流爲姑息非所謂由中及物中庸說忠
恕違道不遠正謂學者之忠恕皆是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
聖人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又曰范忠宣公謂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不是據此說只

似箇饒人意思似今人說且恕不恕之意恕此則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相率爲不肖之歸章句推己恕之義乎

涑水司馬氏曰伐柯猶須睨而視之至於求道只在己心

長樂劉氏曰故人能盡其性者可使治人則人人各改其過不及者而止乎中道此之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五者君子所以位乎其道也仲尼自誠而明學而不厭身爲萬世之法行爲吾常之師無所施而不得其至使之事君萬世不能過其忠也使之事父萬世不能過其孝也使之事兄萬世不能過其弟也使之處朋友無所不務於先施也不幸生而無父不得盡乎其爲子之誠也不幸仕而無君不得盡乎其爲臣之忠也不幸長而無兄不得盡乎其爲弟之順也不幸貧而無財不得盡乎其朋友之施也故曰君子之道四而丘未能一焉所以自傷以爲歎也

嵩山晁氏曰忠恕之爲中也均乎是性而爲道莫之或遠也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爲人父而忠恕則己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爲人君而忠恕則己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己肫肫其中也

海陵胡氏曰此言忠恕之道不遠於人情內盡其心謂之忠如己之心謂之恕人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推己之惡以及人之惡己愛其親必思人亦愛其親己愛其子必思人亦愛其子至於好安逸惡危殆趨歡樂惡死亡是人情不相遠也故忠恕之爲道不遠於人情遠人若謂己欲之不顧人之不欲己惡之不顧人之　惡也是非忠恕故云不可以爲道引幽詩以證不遠人之義執其柯以伐柯其法則不過於手目之間耳固不遠也伐柯之時猶須邪視顧其長短恐有所差若比之於忠恕則伐柯猶以爲遠何也曰忠恕積於心發於外所爲必中不勞思慮自然合於人情是則執柯伐柯尚勞顧視猶以爲遠者言忠恕近人情之甚也忠恕違道不遠者此復言忠恕之美也道者五常之總名違去也去道不遠者夫忠恕以博愛言之仁也以合宜言之義也以退讓言之禮也以察於物情言之知也以不欺於物言之信也故曰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已下又說忠恕之難夫爲人父者莫不責其子以孝推其責子之心事其父不可勝孝也爲人君者莫不責其臣以忠推其責臣之心以事其君不可勝忠也爲人兄者莫不責其弟以弟推其責弟之心以事其兄不可勝弟也己之於朋友莫不責人以先施推其責友之心以處於己不可勝我也其道至廣其行至難聖人猶曰丘未能人則過當然之不已也

華山郭氏曰道不遠人則人於道塵相似也本之一身而準稜之於人而準放之天下而準推之古今而準君子盡己之心而盡人物之心則無事矣此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改而止者乃所以用夫忠恕也蓋要且用忠恕而行其違道也不遠聞之先生曰盡己者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恕也推是而言不過乎體用而已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皆恕也以此而盡行庸德之行也以此而盡言庸言之謹也以此而知不足不敢不勉以此而知有餘不敢盡無然於言行不違而造於誠實而後已　又曰以人治人小人不知出此則以夷狄禽獸治之故暴虐殘酷無所不至

范陽張氏曰先察知一己之難克然後察見天下皆爲可恕之人不敢妄責備於他日求者所以致察也未曰以爲能則止矣故終身不能自以爲未能則自皇汲汲其敢已耶姜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臣以事君而未能之意舜祗見瞽瞍夔罪引慝此子以事父未能之意

四明沈氏曰君子以人治人兩人字皆是己天下萬物之理皆己所自有不必求諸他人之爲道而遠人便不是以人治人中庸本無止落其曰改而止未改自不可止已改自不容止是無止也纔說出忠恕字便已是遠道了但去本未甚遠耳

莆陽林氏曰道體渾全初未嘗破散求於爲道則道始破散不全矣求道之初聖人與人何嘗有異唯爲道則非聖人矣且如顔子是甚等氣質及其爲道則仰彌高鑽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知顔子所謂堅高前後者是何物也是顔子又不免有爲道之累子思此語非爲學道者而言謂體道是道者而言也

高要譚氏曰率性之謂道道即性之理也凡受命於天而爲人者均有是理人之爲道一句當精思玩繹有人方有道苟無人孰爲道安在哉故孟子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與人本不相離既名爲道而與人相遠是不可以爲道也道之在人其近有甚於伐柯即人可以得道初不假於睨視而外求也唯夫道常不遠於人是以君子之治人亦未嘗求其道不過以人之道治人使改而復爲人則止更不外爲治之之術也以人治人改而止君子忠恕之道其在斯乎忠者盡己恕者盡物與中庸之道無異致也中庸之道合内外彼己而爲一故以忠恕求中庸極爲切近昔曾子指忠恕使爲夫子之道而子思却因忠恕以見道之不遠何也曾子所指誠者之事也天之道也子思所記誠之者之事也人之道也夫子嘗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正合子思所記之說乃學者以人求天之事也孟子從而爲之說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亦言誠之者之事以人求天者也以人求天行之不已及其至則與天道爲一學者欲求至於聖人當自體忠行恕而積之可也何謂體忠行恕下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即夫子開示體忠行恕之微旨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道雖甚易知甚易行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亦有所不能行夫子若曰吾於此道自謂能盡之則天下之人皆知其易而不知其難且將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自以爲有餘而不勉其所不足不務力行而唯以虛言相尚因有所行未極其至而所言先過其實者矣故夫子以身示之曰此四者雖常道若其至處則吾皆未能也此示學者體忠行恕之旨也故繼言其於常德則行之而不敢已於常言則謹之而不妄出又言自知有所不足則勉強而力行自知行有餘力則嘗抑之而不敢盡出又言言必顧行行常恐不及於言行必顧言言常恐有過於行味此數事則知丘未能一之旨固有在矣曰丘未能一云者所以示學者内不敢自欺外薄責於人此乃體忠行恕之微旨也末云君子胡不慥慥爾蓋夫子開誘後學皆欲務實而不浮於言務於實者盡己之未至即所謂忠也不浮於言者不苛人以難能即所謂恕也

吴興沈氏曰道不外乎性則人之於道未嘗須臾相離又何假於作爲耶苟有意於爲道則道遠於人矣道遠於人則不足以爲道何者以道不可爲也故夫子與伐柯之詩以證之君子將以覺天下之未悟亦曰以人治人而已仁義禮智之心道之所自存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皆有是理特未之覺耳君子以是理而治人俾改其所止向也爲人臣而不知所謂忠今也改而爲忠苟反於忠則自然止於忠矣向也爲人子而不知所謂孝今也改而爲孝苟反於孝則自然止於孝矣至於爲君爲父與國人交莫不皆改止於仁止於慈止於信若然者非君子外夫人以治人也特因其有是道俾變易其僞而反還其真自然得所止而不復有所遷徙也君子之道

四丘未能一夫子所謂未能非未能也惟其於是四者深體而
力行之故有未能之嘆也
晉陵錢氏曰此一節謂中庸之道取則於己道人道也人道自
人爲之爲道而遠人則非道矣伐木爲柯者必以柯其法則唯
取於柯可謂不遠視之猶以爲遠以所執所伐二物故也人之
修身則是以人而治人初非二物權衡尺度本之吾心即其不
如吾心者改之足矣何必它求
江陵項氏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言人
之修道其義甚約執柯伐柯至改而止謂修道者以人之道治
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而合乎人則止矣毋且有害哉忠恕
違道不遠至君子之道四此以人治人之目也我所施於人者
我願之乎否也以我所願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於人矣我所
求於人者我能之乎未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有以
能於我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此求於我之事也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己之行必顧己之言不敢以不及也有餘不敢盡己之
言必顧己之行不敢以過也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申言之欲其加厚於此也上文四求猶以人與己相顧至此直
以己之言行自相顧也人己相顧恕也己自相顧忠也慥慥忠
之至也觀此章則所知所行皆近在吾身而道固未嘗離也
建安真氏曰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
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
外亦無一毫之不當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
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著力在聖
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
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著力
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又

曰恕者恕之謂非但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它人如我之
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
欲人之達大概是推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雲川倪氏曰偏名中庸合中之理詳矣而論庸止曰庸德庸言
蓋庸德而能行庸言而能謹所謂庸者不過如是而已能合于
中則能庸矣言顧行行顧言不曰視而曰顧者視正視也顧反
視也正視其前而無失未爲盡也必反視其後而無失乃爲盡
也
李氏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四者人倫之所當然固皆衆人之
所能而聖人乃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反求諸己者未能如其
所以責人者耳
四明宣氏曰道之在人人皆可能及其至也雖聖人猶以爲難
君子之道四人倫之大者莫過於此孔子以恕求諸人不敢以
其難者責人以忠責乎己不敢以其易者信乎己故所求乎
子以事父在我不敢自信其能也且子之事父使若愚夫愚婦
皆知有尊卑不可以爲孝況於聖人何不能之有惟夫人情之
變無窮而居其間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故雖聖人不敢自
信以爲能推是而論則舜之所以處父子伊尹周公之所以處
君臣舜周公之所以處兄弟自後世觀之昭默好曰兄弟固以
爲聖人可以無愧自聖人觀之終而不敢自信以爲能至若朋
友先施之理[illegible]猶曰不可　況人之忠而曾子子夏相與
切責之深降此未必能然則處朋友之間又敢自必其能邪
凡人之處己待人每以爲吾無慊然者其終必至於歸過於人
而後已是非紛爭彼此各立相刃相靡綱常或者未止聖道不明
之故然則忠恕一貫之學其可忽諸　胡
林氏曰此章聖人示人以切近誠實之學欲使學者反身而求

故於言行之間必致其謹庸者常也人情於常者易忽而聖人尤所加意也庸德必行庸言必謹蓋以常而忽之哉

新安胡氏曰道不遠人所謂君子之道本於人心夫何遠人之有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之行事詭異奇譎外乎人心之正理非百世之可通行者也申生之於孝陳仲子之於廉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道之本體寂然不動君子之見於行事則有忠恕忠恕所以行道去道不遠也發於本心之謂忠推己之心之謂恕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詳味中心如心之義而忠恕之說可明　觀此一章忠恕違道不遠一語其綱領也上文數句大抵言忠之事下文數句大抵言恕之事　今人於恕之一辭但知其為寬之義爾古人於恕之一辭甚備恕之義焉謂恕但為寬恕耶則吾之所欲寬者己也而因以寬於人彼此相與於寬天下蕩然無事縱弛之失毋乃自是而生學術業毋乃自是而廢歟且夫子異日嘗曰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又豈寬之義耶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者必有勇有殺身以成仁謂恕但為寬而乃近於仁則仁之為道無乃已淺耶夫子以恕告子貢而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舉一隅之言爾學者不以三隅反且其失於淺也蓋人之情切責己之意每施於人而不喜施於己寬假之意每施於己而不常施於人聖人不然以其施於人者而施於己以其施於己者而施於人是為如心是夫子之所謂恕

錢塘吳氏曰道不遠人道在邇也人之所以與道遠者為之者遠之也墨氏兼愛是為仁也卒至於無父楊氏為我是為義也卒至於無君故人不可以為道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仁義一也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若不同氣一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不同伐柯一也則猶中出與睨而視之者不同君子以人治人忠也不以人治人而治之以己非忠也改而止恕也改而責人無已非恕也故繼之曰忠恕違道不遠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七

四明袁氏曰以人治人者人昧於為人而教以人道故曰治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吾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取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遠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二字見得以人治人最明何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試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我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八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氏曰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己者也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孔氏曰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行乎夷狄謂夷狄雖陋雖隨其俗守道不改行乎患難謂臨危不傾守死不變無入而不自得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此素貧賤行貧賤也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者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入夷狄當自正己而行不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己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責也易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常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以惡自居常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達之道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

橫渠張氏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建安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素富貴行乎富貴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唯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以在我者有義也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耶體未直耶持弓矢而未審固耶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
行有不得之況也
延平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
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
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魯侯之不見孟子也臧倉尼之而孟
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蓋孟子
非有求於魯侯也故其不怨天不尤人如此居易以俟命行其
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雖若丘陵君子
不爲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爲善而志正外
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
鵠者未能審固也知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身以正吾志而
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思所
以詭遇也則異於是矣

河東侯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行其素則無事矣易曰素履
往無咎是也　又曰紹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
是識箇甚字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爲
對侯子闢之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
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
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
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由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是自得也豈可名其所得所識之事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
此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
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以下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以下
言不願乎其外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易平
地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正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又曰詭遇是做人不當
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又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
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不
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懇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
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
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
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
言傳著其說而旨意乖剌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
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
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海陵胡氏曰位者所守之分外者分外之事富貴貧賤夷狄患
難皆守己分而行不過分也君子向富貴之時則得富貴之中
道貧賤之時則得貧賤之中道在夷狄處患難亦然所謂富貴

聖人因無心於此假之以行其道耳博施濟衆舉賢援能是富
貴之中道也不爲苟進不求苟得此貧賤之中道也忠信行
篤敬此行夷狄之中道也患所行或一身之患難或天下之患難
處天下患難生重於義則捨義而取生義重於生則捨生而取義
一身之患難但自守其道不變其志此行患難之道也入猶向也
嚴陵方氏曰素與莊子所謂素逝之素同而與經所謂素隱之
素異蓋因其自然無所與雜之謂也居是位則素是位而行是
事所以不願乎其外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遇而安之此
非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乎是以朱輪駟馬而舜不以爲
泰簞食瓢飲而回不以爲憂九夷之居孔子不以爲陋三年之
征周公不失其聖君子素其位而行蓋有見乎此故曰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焉言入乎富貴則得乎處富貴之道入乎貧賤則
得乎處貧賤之道夷狄患難亦若是而已在上位不陵下雖富

貴而無驕故也在下位不援上雖貧賤而無諂故也正己而不
求於人則無怨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也
無怨者非特人無怨於己己亦無怨於人也上不怨天以處己
有命也下不尤人以處己有義也莫非命也君子道其常小人
道其怪道其常故居易以俟之道其怪故行險以僥之幸亦命
也君子不謂之命而謂之幸焉故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兼山郭氏曰素者豫定乎內之謂也豫定乎內視萬鍾皆若素
有也又焉有陵下援上怨天尤人之累乎夫人同功也則同乎
天人義命一致也則同乎義命故居易以俟命顧義之所存而
君子不獨謂命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所以行險以僥幸其
免也幸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皆獨行其
願而無待乎外則所往無咎宜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如是則
在上位不驕必不陵下矣在下位不妄必不援上矣此所以正
己而不求於人也此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也此所以居易
以俟命也此所以如射失正鵠而反求其身也小人反是是故
行險以僥幸嗚呼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於此可見矣至於
君子之道如行遠自近登高自卑欲孝父母自妻子始則亦反
諸身求諸己耳皆忠恕之所致中庸之所成也

四明沈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不是位正是外也易之正位
居體孟子居天下之正位乃位也人處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
變便忘却正位馳逐於外而不反所謂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
乎夷狄行乎患難此位不變也無入看去何處也不用揀擇不
須把捉非孔子不至此境

高要譚氏曰何謂行踐履是也何謂外在天在人者是也所居
之處雖險易窮通之不同而身之履踐無造次顛沛之或變此
所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自得云者所樂在內不在
於外故也彼在外者一毫已上君子皆以為無損於己而未嘗
容心於其間或歸之天或歸之人皆非我也故得時而在上位
君子謂於我無加我何敢驕倨以陵下耶不遇而在下位君子
謂於我無損我何所歆羨而援上耶專務正己不求於人不得
於天我無怨焉不得於人我無尤焉此所謂不願乎其外居易
以俟命也凡此皆君子立命之說顏子之簞瓢孟子之不動心
皆有得於是學者唯知所以立命然後存心養性有用力之地
儻不知立命則將心馳於是非利害榮辱禍福之境而忿懥恐
懼喜樂憂患日交戰於胸中又何以存其心養其性耶命者貴
賤貧富死生壽夭之在天者也一心之中坦然平易凡貴賤
貧富死生壽夭之在天者但俟其來而順受之初無毫髮者帶
於胸次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范陽張氏曰素猶雅素終始富貴則以忠恕之道行乎富貴堯
是也終始貧賤則以忠恕之道行乎貧賤顏子是也素夷狄則
以忠恕行乎夷狄箕子是也素患難則以忠恕行乎患難孔子
是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天所以命我者吾其如何哉始聽
之而已然吾有忠恕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故盡其在我不責備
於人其在上也以忠恕待人故不陵下其在下也以忠恕自處
故不援上援者欲己與之齊也反求諸身在我有抄忽之差則
在彼有尋丈之失然則失諸正鵠豈正鵠之罪哉

永康陳氏曰素其位而行道自行也無所不通之謂行富貴以
順來而道常公之貧賤夷狄患難極有窒處而道常通之回旋
曲折皆有樂地如水由地中行因地而見而行非地也居易
以俟命信得及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身者天地萬物之準也

為道之基也修其身至於與道為一由是推之無有不準一毫不準必有一毫不盡處盡亦觀諸射乎

吳興沈氏曰位非名位之謂也立太極莫三才列萬物止其所止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此理也惟其性分所止無不具足極天下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不足為吾加損也故以之處富貴則此位行乎富貴處貧賤則此位行乎貧賤處夷狄則此位行乎夷狄處患難則此位行乎患難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紛紛接於外君子之位於內者常自若也何往而不自得焉君子之位於內者如是勢之尊卑人自以為上下耳於君子何榮辱乎故居上位則不陵下在下位則不援上亦其理宜然也君子則然小人反是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

東萊呂氏曰居易以俟命如天命之謂性之命非特為貧賤窮達也

延平周氏曰射有似乎君子君子之道不罪其在彼者而罪其在己者

錢塘于氏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可矣若夫君子未始有求中之心謂之君子似射則不可也

新定錢氏曰此章當看一行字正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處所以不願乎其外者也若但碌碌苟安素分亦何足道直是隨所遇而行焉方是自得

晉陵錢氏曰素猶固也安於固然則道無時而不可行所以不願乎其外入者自外之辭安於固然則於其所入猶固然也而道無不行是以自得陵迫脅也援扳引也下不欲不迫脅之上不用不扳引之易猶平也正己則居易矣己則行險居易則待天命而無所容其心行險則徼幸於得利而喪其本心矣正鵠皆鳥名義取其難中也君子在上位而不得乎下在下位而不得乎上猶射之失正鵠也反而正己猶射之求諸身也此一節謂中庸之道不求諸人

林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居之位不同而道行其中則一也君子患不出其位安有願乎其外者哉外慕之心一生居富貴而必驕必淫居貧賤而必諂必懾居夷狄而變所守居患難而喪其志皆非素其位而行外慕之心移之也　又曰援攀引也在上位而陵下者必驕在下位而援上者必諂驕者失其所以行富貴之道也諂者失其所以行貧賤之道也君子則不然謂居富貴而非泰在下者不可陵也處貧賤而非約在上者不足援也吾惟正己而不求乎人則遠怨矣不怨天不尤人則知命矣苟知正己而不求乎人雖以之行乎夷狄可也苟知不怨天不尤人雖以之行乎患難可也君子之所以能行此者無他居易以俟命也小人所以不能行此者無他行險以徼幸也夫易與險不難知也君子小人所以異其趣者何也蓋居易本乎循理行險由乎趨利君子循理小人趨利其所以異也然而居易以俟未必不得雖或不得亦曰有命行險以徼未必可得雖或苟得不過曰幸君子觀此可以審其所擇矣

雲川倪氏曰素者其措身所居已然者也入者今方自此而入也假如生於富貴是其素富貴也或貧賤之士逢時而得富貴是其入富貴也下之三者皆然素者以道行之故無所不行入者以道行之故無往不得自得即孟子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之自得自得其道而有以自樂故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順境也貧賤夷狄患難逆境也順居其一逆居其三以此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所以能居易俟命者以其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為一也小人所以行險僥幸者貪欲之心熾必欲以人力勝天理

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以爲如吾已居之位皆可以行道是以不
願乎外而它有所求此所以能居易俟命小人者君子之反也
此曰居易俟命孟子乃曰行法以俟命於易言居靜而待也於
法言行動而待也法者正理與小人行險相反也俟命者世俗
以爲俟命之事通如此則是欲達而忍窮欲富貴而忍貧賤或
不如志不免失望君子則達亦俟命窮亦俟命窮之與達聽天命
之何如爾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射以譬君子處
貧賤夷狄患難無所怨尤於居易以俟命之時常反求諸身惟
恐有一之未至而益加進修及達則兼善天下矣小人則雖然
天尤人而已

蔡氏曰此言正心脩身之事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則心
不外馳而正矣不願乎其外正己而不求於人則身安而脩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

鄭氏曰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瑟
琴聲相應和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
之道自近者始

孔氏曰自射有似乎君子至此其順矣乎爲一節覆明行道在
身之事以射譬之所引詩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
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
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
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譬孝
莫大於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
自妻子始

建安游氏曰行遠必自邇自家以達國也升高必自卑由人以
之天也妻子好合然後兄弟翕兄弟既翕然後父母順矣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順於父母則家道正矣於治國也何有家道
正則人道立矣於天道也何有知事於邇且卑者則遠且高者
之理得矣

延平楊氏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齊家自身始行遠自邇
之辟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帑然後父母其順矣乎則順父母自妻子始登高自卑之
辟也蓋妻子之不好合兄弟之不翕而能順父母者未之有
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五章辟登高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
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
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
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
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
諸說唯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
之意則失之矣

涑水司馬氏曰行遠必自邇自家以達國也登高必自卑由人
以之天也

延平周氏曰自邇而行遠者自室家而及乎天下者也自卑而
登高者自妻子好合而至乎父母其順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道自誠意正心推而廣之以至於平天下
自可欲之善積而進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伊尹曰若升高
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又言父母其順矣乎者言父母順則天
下無不順也此皆有所自之意也

兼山郭氏曰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推是而言聖人之道與天下之至理皆易知易從而天下莫能從之者凡以行之不自邇自卑故也惟其自邇自卑所以易知易從而終於必達其成德也反在於其積力久不息之後所以莫能知莫能從此中庸之難能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則化天下者必始於順父母父母之道必始於樂室家同兄弟夫何難哉顧行以不至而已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亦此之謂也

晉陵喻氏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步步著實何憂乎邇之不遠卑之不高哉身既正矣則處夫婦兄弟之間下至妻帑何憂不樂以此奉親父母有不順者乎

晏氏曰常棣本燕兄弟之詩乃曰妻子好合者蓋人之兄弟少長嬉戲譬如新昏初未嘗不和良由娶婦則外姓入家寖長競短為人夫者唯婦言是用則兄弟始不和矣故兄弟之合者必本於妻子之合焉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故順於父母必本於兄弟之和焉昔舜以孝登庸降二女于嬀汭觀厥刑于二女有欽哉之語則妻子之合可知矣故雖傲象有言二嫂使治朕棲不以為慍亦誠信而喜之非兄弟之和乎所以父頑母嚚亦能順之而克諧以孝也

高要譚氏曰誠身之學治家治國治天下皆不外是而其用必自家始故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蓋切近於身者唯家為然一家之內妻子兄弟最為難處人子所以順其親者在於處妻子兄弟之間得其道也道行乎妻子而妻子睦道行乎兄弟而兄弟和由是而上得父母之悅則脩身及家之道得矣推此而施之國施之天下又何足治乎

晉陵錢氏曰君子之道始於夫婦至於兄弟則父母無不順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此一節謂中庸之道行於一家

蔡氏曰此言齊家之事自身脩以後皆理物也齊家乃理物之始故以自邇自卑為言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鄭氏曰齊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

孔氏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齊明盛服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也鬼神之精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神之左右所引詩大雅抑之篇言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常須恭敬況於祭祀可厭倦乎微之顯者鬼神之狀微昧不明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以福惡者必降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此鬼神即易繫辭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彼注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河南程氏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

乾 伊川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又曰鬼是往而不返之義　又曰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明道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故説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説便能知也鬼神之道只恁説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横渠張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又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又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誠之本唯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謂微矣然體物弗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揜　又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之謂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　又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爲神明之也　或問死生之説謝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横渠説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説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着寫不得不信底把着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饗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建安游氏曰道無不在明則爲禮樂幽則爲鬼神鬼神其道之妙用也其微顯不能揜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

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

延平楊氏曰鬼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　又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河東侯氏曰鬼神之德天地乾坤陰陽造化之理而已有是道有是理故視之而不見聽之而弗聞有是物有是用故體物而不可遺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妙而無窮微而至顯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射讀作石字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或曰鬼神其誠乎曰只是鬼神非誠也曰非誠則經言誠之不可揜何也曰誠者誠也充塞乎上下無物可間者也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蓋天非誠其行也不健地非誠其載也不厚人非誠其形也不踐綱維天地斡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而晦明者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誠無內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六章張子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又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它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如何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

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此類也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長樂劉氏曰鬼神之爲德所以盛者以其主宰於萬化也無形也而形由之以生無氣也而氣由之以兆其體虛靈故能役用於萬有其用沖寂故能造化於三才不可得而見也而欽敬畏仰孰敢慢之於無形不可得而聞也而恭肅恐懼孰敢忽之於無聲不可得而名也隨其用而名其功不可得而體也隨其物而體其德是故用其健順者強之曰乾坤用其覆載者強之曰天地用其氣者強之曰陰陽用其消者強之曰仁義用之爲燥潤者強之曰水火用之爲鼓撓者強之曰雷風用之爲養悅者強之曰山澤歸之于主宰者強之曰鬼神然則鬼神無體萬物流形莫非其體也資其物者莫不荷鬼神之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資其功而享其妙又可遺哉故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不遺其覆載之德而祀乎天地也不遺其照臨之功而祀乎日月也不遺其仁義之道而祀乎堯舜也不遺其生育之恩而祀乎祖先也不遺其變化之勤而祀乎四時風霆雷雨山川丘陵也故曰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言乎無所入而不仰乎鬼神之功無所至而不沐乎鬼神之德也

海陵胡氏曰鬼神以形言之則只天地以氣言之則陰陽以主宰言之則鬼神鬼神無形故視之弗見無聲故聽之弗聞無體以物爲體視其所以生所以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可遺忘以神無聲無形故其來也不可億度人當敬事之不暇況可厭射之乎

莆陽林氏曰此一段自非深於道德性命之理未易到此蓋唯性能知之知之然後能言之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而已矣以有求之則紛窮負其而不見其迹以無求之則又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子思作中庸而有及於鬼神之事是其窮理至此有得於此矣人多見子路問鬼神之事則疑之不知當時發此一問亦子路窮高極遠見到此方有此問孔子答之以未知生未事人則往往以爲鬼神又道德之別一事不可學也今人不會此意只說能事人便能事鬼失之遠矣殊不知孔子之言謂子路不可躐等須學至此然後可以知此也此乃子路之幼學其後燈其學之終始賴子路亦知之矣然則子思之言可謂深於道德性命之理然後能形容此言也如致中和一事則知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孝一事則知其通神明光四海皆學之極到處然後能知而言也

范陽張氏曰惟鬼神之德如此是以發天下之敬

高要譚氏曰誠者實理也貫幽明通晝夜亘古今窮萬世此理常在不亡不息未嘗有纖毫間斷也雖隱於至微不可以形聲求然物物皆體隨所寓而著見唯其如是故天下之物莫能揜其形容獨鬼神變化無方可以推見其理之不可揜者此夫子所以稱鬼神之德爲盛也微而顯者鬼神之德如此蓋實有是理故也若無是理安得隨感而著見乎誠之爲道與鬼神之德更無異理方其隱於至微有如鬼神之不可聞見也此所謂往者屈也及其著見而不可揜又如鬼神之隨感隨應也此所謂來者伸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不過往來屈伸之理方其往而

亦止若甚隱微乃甘萊而伸也尤為顯見因以見誠之不可揜若其理如此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吳興沈氏曰中庸之道顯則有人事幽則有鬼神曰忠恕曰舜之大智曰顏子之擇善曰子路之強曰君子之道四皆人事也至此又指其幽者示之其實皆中庸也

嚴陵喻氏曰晦庵曰其言體物猶所謂幹事言哉言乎木非幹則不能生桑非幹則不能立不曰物之體而曰體物猶不曰事之幹而曰幹事也

宣城奚氏曰世之言鬼神者皆失之誕謾荒怪惟聖人之論極乎實理經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曰有者實理也知禮樂則知鬼神矣盖盈乎天地之間凡其可名狀者皆有也皆實理也名之曰鬼神雖弗見弗聞本無真體而默體於物自有不可遺者故在天地則有天地之鬼神在山川則有山川之鬼神在宗廟則有宗廟之鬼神凡報本反始之有乎物者皆鬼神之不可遺者也惟君子知其不可遺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豈固為是勉強矯飾之態哉亦曰實有是理耳夫以其弗聞弗見而乃使人敬之若是者微之顯也人之所以敬鬼神若是者誠之不可揜也此鬼神之德所以為盛也彼惑於世俗誕謾荒怪之說者至謂其間有怪可畏可愕此豈知鬼神之德哉

錢塘于氏曰此章發鬼神之為德而著誠之不可揜誠之一字始開於此

新定顧氏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是虛語鬼神辟迹天地間司察生人但人不見爾如今人請大仙大仙便降法師打法神將便至何其相去之近也有疑人死後神識散不散者答曰人之智慮淺未到這地如何探先揣度死了神識散不散所可知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是決定在這裏要盡測鬼神中事如何容你識盡且如禽獸亦有靈性他只知得他類中事如何知得人事曲折人之神識自道中生出來亦有神識復歸道體之理但其間曲折不齊不可盡知或問神識亦有壞時否答曰以理推之鬼神亦有代謝纔着於有便有壞時惟神其神者不壞不滅　又曰人纔動念鬼神便知此其所洞見者吾人但當正心誠意戒謹恐懼到得德重鬼神欽田地也早得何須更說過頭事人之所為善惡報應遲緩者自是天道長遠不如此看看定須次序報來或問釋氏輪回之說如何答曰姑存之若果有天堂地獄為善者定不到得惡地獄分明或問東萊書幾說云後人祭山神須塑土木刻為人形不知峙而為山流而為川飛走而為禽獸而為人各自有箇形若謂山神之形如人則人之形亦可為山矣此說有理否答曰固是但鬼神之形不必指定形貌而論安知山神必為人形必不為人形所謂游魂為變自有變現時不可執定說答問　又曰實有是理之謂誠矣惟實有是理則無隱而不章者鄭康成曰可猶所也言不有所遺鬼神無往不在暗室屋漏可以隔絕人之視聽不可以隔絕神之往來體物而不可遺之謂也講義

蔡氏曰此言感應微妙之理君子之道自家齊以前人力可至其國治天下平之事非誠之至與造化同體者不能也君子至此其功用與聖人同矣子思特舉此義以合之故下文即以聖人之事接之也　又曰凡物之體無非鬼神體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皆謂鬼體其體之謂也誠之不可掩誠字恐是指人之成德而言也　又曰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鄭氏曰保安也名令聞也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栽猶殖也培益也覆敗也憲憲興盛之貌保亦安也佑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舜禪與禹何言子孫保之謂子孫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也天之生物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厚其毒桀紂是也已德自能豐殖天則因而培益之無德自取傾危天則因而覆敗之所引詩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言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故天乃保安佑助命為天子又申重福之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詩本文憲憲為顯顯

河南程氏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伊川

橫渠張氏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藍田呂氏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盡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 一本云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於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則敬親之至莫如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之大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養親之至莫如富有四海之內之盛也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則繼親之至莫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久也舜之德大矣故尊為天子所謂必得其位富有四海之內所謂必得其祿德為聖人所謂必得其名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福祿之盛耳壽考而無疑也所謂必得其壽天之於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如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

又曰命雖不易唯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

建安游氏曰中庸以人倫為主故以孝德言之雖外物不可必要不害其有必得之理也

延平楊氏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稱舜之德以大孝言之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此理之固然也然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夫人事之盡其力無不齊也而有所不同者地有肥磽也古之聖人之在上豈獨舜而已哉而祿位名壽之必得獨推舜為然蓋舜猶之生得其地也當堯之時上有好賢之誠心下無蔽賢之私黨雖商均之不肖宜若宗廟弗饗子孫不能保也而又有禹以繼其後此祿位名壽所以皆必得也若孔子之厄窮則異於是矣當衰周之時猶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其濯濯然也豈足怪哉然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也顏雖夭其不亡

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河東侯氏曰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鬼神之爲德誠而已前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而繼之以舜其大孝也與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舜之大也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爲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之必得而爲舜之事功舜之中庸也孔子不得而爲孔子事業孔子之中庸也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然而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如孔子者培之耶覆之耶何其窮也曰培之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爲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非特私於聖人也保佑其命申順其理而已天且弗違況也聖人何與焉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然自天子而爲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爲舜禁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七章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年百有十歲材質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又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天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汩之哉

延平周氏曰傳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舜之大孝言天性也有天性所以致天德故曰德爲聖人有天德所以獲天位故曰尊爲天子有天位所以享天祿故曰富有四海有天位有天祿則天祚之所以傳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海陵胡氏曰子孫保之者武王下車而封舜之後胡公滿于陳是子孫長保其福祿也尊爲天子是必得其位也竭天下之產以奉一人是必得其祿也萬世而下言帝王者必稱堯舜是必得其名也舜年三十而登庸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必得其壽也宜民者興庠序務農桑使男不釋耒女不廢機薄賦斂節用度若此之類是宜民也宜人者內朝廷外方國自宰輔以至於百執事自方伯連率以至于邑宰里長官皆得其人皆稱其職若此之類是宜人也

嚴陵方氏曰舜不傳於子而傳於賢乃曰子孫保之何哉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乃天下之所饗萬民之所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孰大於是

范陽張氏曰天之生萬物初無容心也因其材而成之耳如鸞凰爲瑞物自取尊榮鵩鵋爲妖祥自取彈射梗楠自取棟梁蒲柳自取煙爨夫亦因其材而成之耳栽者本根深固自取培益傾者本根搖蕩自取顛覆亦豈有心哉是以知大德者自取名位祿壽而無德自取貧賤刑戮也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者焉論者曰孔子大聖人而名位祿不著顔子大賢而壽亦不聞斯言豈欺我哉曰大德受命天下之正理也至於孔顔非可以爲常

江陵項氏曰上四章已極言用力之隱故自此以下三章皆言道之功用以明其費獨以舜武王周公言之者皆處人道之變可以見聖人之功用也舜居側微父母欲殺之本無得位得祿得壽得名之理文王事商而武王以兵取之武王與子而周公以臣代之皆處危疑之地而舜卒受命天不能窮也武王卒不失顯名人不能訾也周公闡幽明之情極古今之變爲武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靈慰喜而無憾萬世之下祖述而無以踰也此皆功用之至難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其隱矣故皆以孝言之孝者仁心之所發也天下之實莫貴加焉於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亦此意也知至於舜謂之大知行至於舜謂之大孝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宜民以在下者言之宜人則尊卑遠近無不包也又舉文王之無憂者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於以見獨舉舜武周公之意也

建安眞氏曰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爲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顚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耳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之必受命知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爲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絶祀者其爲不孝可知

晉陵錢氏曰物有栽殖者遇雨露則培益有傾敧者遇風雨則覆敗矣○嘉樂今詩作假樂假大也憲憲作顯顯申加美也詩言大樂此君子有顯顯之令德宜民人而受祿矣又有保佑而命之者誰乎乃自天而加美之也

永嘉薛氏曰舜之受命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充事親之孝天因材而篤之耳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況於適者乎

四明宣氏曰大孝性於舜見之書與孟子論舜之孝皆言孝之始中庸論舜之孝則言孝之終蓋書與孟子指其事親之實中庸則發明其功用之大　又曰夫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與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或者以其有不可必也故爲之說曰至貴在我所謂必得其位至富在我所謂必得其祿至善在我所謂必得其名生生在我所謂必得其壽則亦以其不可必也故爲之自反之說云耳夫所可必者理也所不可必者命也由聲色臭味之欲以至於四肢之安佚孟子皆曰有命焉至於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亦曰所以立命也是知言天下之理者常有必然之論而言天下之命者則不敢有取必之說故進乎德者聖人之事也名位祿壽者非聖人之所

得與也雖然天道之可必亦惟人心之可必也謳歌之所歸從者如歸市非有大德者不能至是至於期之以萬年頌之以福祿申之以令聞名位祿壽丸有是德者皆人心之所共視人心之可必即天理之可必也天人之際又當以是觀之　又曰天命之於人猶其於天下之物也均是物也而生之有不同天豈或私於其物哉均是人也而命之有不同天豈或私於其人哉地有肥磽人事有不齊而雨露潤澤之功有得其養有不得其養皆因其材而篤之之謂也惟人亦然名位祿壽因其有是德而畀之無是德者不及也假樂之詩以為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有宜民宜人之功則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夫申之者非有心於命之因以申之而已書曰天其申命用休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之謂也然則大德者必受命觀假樂之詩益知取必於天者皆可取必於人者也雖然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在我固無入而不自得也奚必區區計禍福於其後而取必於其在彼者哉盍盡其在我者聖人之德也必其在彼者中庸所以示行險僥倖之戒也

慕氏曰自此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上言國治天下平之事舜性之者也故曰大孝大孝者不違乎天武王周公反之者也故曰達孝達孝者不違乎人天人之難格人鬼之難享聖人莫不各極其感應之妙子思衆此以明顯而為天下國家者豈無有毫釐之不平且治也故前以鬼神為德之盛者起義而復以明郊社禘嘗之義者結之也　又曰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言達道之事首言夫婦次言君子之道四者達道所事之目也自物格以至天下平者達道所施之序也聖人之中庸本一貫也由教而言不分內外體用則節目不明故有達德達道之分學者於此又當有以深察其融會貫通之義庶幾中庸之至可德而能也　又曰大孝大德大道皆以天道而盡言達孝達德達道皆以人道而為言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八

四明袁氏曰獨不觀諸祭祀乎齊明盛服無使之者而若有使之者精爽洋洋與人之齊明若相接如在左右非虛見乃實理也　又曰學者讀中庸須思聖人何為發明鬼神之道又思聖人反覆形容何為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睹不聞請觀於此欲識君子謹獨請觀於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觀於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氏曰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也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孔氏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之禮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鄭註組紺大王之父一名諸盩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大公叔穎立大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大公組紺諸盩則叔穎組紺諸盩是一人也大王王季身爲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祗得爲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鄭知追王之時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父既爲大夫祭以士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己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熊氏曰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也

藍田呂氏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成大王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故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已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

公組紺以上追王所不及知其意於大王王季豈無是意哉
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葬從死
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
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
追王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
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
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
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
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絶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
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
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
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
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
但爲父爲夫而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
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
而後娶三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
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
建安游氏曰武王之事言聖人所優爲也故曰壹戎衣而有天
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
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
也　又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祟稱然
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
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
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

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
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
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
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
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大統未集者後世以
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已長雄天
下而周之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
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
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
帝之則而反犯名分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
五年非偶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
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
故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
延平楊氏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
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蓋聖人雖曰恭行天罰而猶有受克予之言不敢自必也謂之
不失不亦宜乎　又曰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以金縢之書考之其禮宜未備也周公居攝七年而後禮樂備
故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文武所以嚴父尊
祖之義於是盡矣此文武之德所以蓋周公成之也故孝經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葬不從死者是無
臣而爲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親者事其親
也
河東侯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其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此皆然故也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歌獄訟而歸之非中也然也尚有顯名哉武王末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又周公之時中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八章自無憂者文王乎至于述之言文王之事書云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自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至子孫保之言武王之事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自武王末受命至無貴賤一也言周公之事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又曰游氏引泰誓言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說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

涑水司馬氏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蓋言武王取天下之易其擇以孟津還師爲嫌改易舊文以衣爲殷乎禮大夫士皆三月而葬已而其子升爲大夫受祿多寡祭以大夫豈有因追王而改葬乎

延平周氏曰文王雖可以無憂而未嘗無憂可以無憂者以其有父之作而有子之述未嘗無憂者以其天人之責在於己故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民

海陵胡氏曰上言舜以匹夫積德而有天下此言周家累世積德而有天下以爲天子凡父能作之或無子以述成之子能述之或無父以倡始之堯舜之子則朱均舜禹之父則瞽鯀三聖父子之間不令如此唯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王季作之文王述成之文王作之武王述成之上有賢父下有聖子夫何憂哉聖人非其道非其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武王仗大義誅殘賊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又尊爲天子

山陰陸氏曰壹戎衣一掛戎衣伐殷也湯十一征自葛始文王誅四其服戎衣屢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嫌於失之是以言之舜言德爲聖人此言名者各以其宜言之也周之受命本在文王末在武王此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大傳則言武王之事而已期之喪達乎大夫則諸侯雖期不服然則天子唯爲其親爲妻爲長子服諸侯仍服天王鄭氏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誤矣蓋所不臣雖服暫服也變也即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以是爲常亦經不言諸侯則諸侯所服不識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據此禮父在爲母期天子諸侯亦服然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猶信故經有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蓋如此若喪服傳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曰尊同也尊同則服其親服亦是類矣故著說禮者不以變妨常衆妨衆且天子爲三公九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所爲服亦廣矣其於親親雖不爲服可也亦若所謂諸父昆弟者未有無爵者也故秦伯之弟鍼仕諸晉君子以爲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罰之也奔

潛山郭氏曰有憂莫如舜無憂莫如文王言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延平黃氏曰舜言德爲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此亦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功之爲盛也不足以言德

廣安游氏曰中庸之道常患乎失其傳夫無失其傳之憂者其惟文王乎即文王而言之居其前者常患乎無以授之而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授之矣居其後者常患乎無以承之而文王以武王爲子則有以承之矣此所謂父作子述也至於此武王用中之效始大見於天下身享其報則其道之相承而格于天心矣壹戎衣而有天下言其得之之易也以臣代君而不失顯名既有其位又有其祿既有其祀又有其後此所謂報之厚也美而可觀也武王老而受命七年而崩未及追王上祀以天子之禮周公能終其志而成其德文武之志於是爲備然禮之有是也久矣惟周爲能具之蓋非周創爲之其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禮例當知是也父大夫也以子之故而士祭焉父士也以子之故而大夫祭焉此言士大夫之子其禮可以及其父則天子諸侯之禮可以及其父猶此意也推而上之則孫之禮亦可以及乎其祖矣故因追王上祀遂論禮例之當然不特此也旁親之喪達乎大夫而不達乎諸侯天子至於父母三年之喪則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以喪言之知子孫之厚於父祖以祭言之亦知子孫之當厚於父祖聖人懼天下之人徒見文武之追王上祀爲異禮故舉諸侯大夫士禮例之所常有者而言之又舉三年之喪貴賤之所通行者而告之也

晉陵喻氏曰父作之子述之文武之心一也大勲未集其勢然也壹戎衣而有天下亦其勢然也堯舜湯武易地則皆然也然則曰予有慙德何也聖人之不得已也何爲不得已曰天命也其可已乎非湯武天下之禍豈止如夏殷之季而已哉當是時猶有管叔蔡叔霍叔如此也猶有武庚淮夷也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然則湯武之事其心可知矣如此故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天吏也學者其尚信矣不然安有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乃與舜同稱哉禮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言時不同也

高要譚氏曰稱武王則曰未受命未之爲言終也言文王之修德雖未受命逮武王而終受命也文王所以無憂者以王季爲父則不患不獲盡其孝以武王爲子則不患不能承其孝文王以父作之所以立受命之基武王以子述之所以終受命之報文武受命相爲始終故稱武王末受命者所以終文王未受命之事也文王之孝其志在於追王大王王季然而未受命則追王之志有所不得行追王之志雖不得行於文王之時而武王受命則可以成文王追王之志矣故稱武王末受命者又所以見文王追王大王王季之志於此得成其孝也文王作之於前武王述之於後至周公遂推廣文武之德而成之以追王之孝而見之於天子祭祀之禮又推其類以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而制爲葬祭喪紀之節則文武之孝至周公遂廣及乎天下矣

錢塘于氏曰詩人謂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下豈足以動其心哉夫子論武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同至於德爲聖人則不與焉蓋求之文王則天其人武王則人其天矣其曰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是述於後者未始違乎天故其緒不息而有以得天下不然使武王不循其序文王之志荒矣故大王王季文王皆無取天下之心而自有以得

天下之實武王纘大王王季之緒雖有以得天下之實亦未始
有取天下之心然則皆天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
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
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
鄭氏曰脩謂埽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遺衣服設之當以
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序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事謂薦羞也
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
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
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
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旣祭而燕以髮色
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踐猶升也先
者其先祖也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文也示讀如寘諸河干之
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
治國之要
孔氏曰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
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善繼志者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
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也善述事者言文王有
文德爲王基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
祖德是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序昭穆也公卿大夫各以其
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旅衆也逮及也祭末飲酒之
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

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者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也
燕時以毛髮爲次序是序年齒也踐其位行其禮者孝子升其
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爲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
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故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者皆繼文王事親之志也序爵序事旅酬燕毛者皆
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
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
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者與祖廟者先王先公之廟祧
也宗器者國之玉鎭大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則出而
陳之以華國如書顧命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之類是也裳衣者守祧所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祀則各
以其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
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
爲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
孫亦爲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
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
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
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
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於大廟子姓兄
弟亦以昭穆別之群昭群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
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
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
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
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贊祼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
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

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上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祼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醴厚薄之齊瘞腥腍小大多寡隆殺不有義一餕之均則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一胳肉之均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爲可敬則鬼神無不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盡以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之謂也

建安游氏曰大孝聖人之純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人倫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末亦曰孝之至也事死如事生以慎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辨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齊戒刑威也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毖祀此迓衡之要道也　又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説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唯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

延平楊氏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其所服衣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也故有事于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幣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大宰贊玉幣則大宗伯涖之祼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親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尊乎事死如事生若餕餘之類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盡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夫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又曰推先王報本反始之義盡矣觀盥不薦漠乎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

狀其孰能知之則於治國乎何有
河東侯氏曰所謂達孝者達諸人情達諸天下通萬世而無弊
等天地而不窮行其始而不墜者也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
祀上帝天子之事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天子諸侯皆
有宗廟謂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其與郊社不敗其樂之其
同天子宗廟天子之先也諸侯宗廟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
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魯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禮祀其先非禮也瀆也不祀乎其
先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祭之禮也有
首至尾皆非其祀故也禘其帝之所自出魯周公之封也何帝
之所自出哉非其物故也子思於武王末受命章中備言其禮
矣又曰武王周公之達孝繼之以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
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豈不曰魯
之君臣踐其位者天子穆穆相維辟公行其禮奏其樂者克開
厥後者定爾功乎若猶未也是不敬其所尊不愛其所親以誣
僞不誠之道祀其先不孝之至者也故於達孝之後特申言之
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爲魯發之也及其甚也季氏用
八佾三家以雍徹矣孔子於衛其所先者必曰正名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豈止禮樂可名言乎其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明乎二字極有功後世所以汩名分亂
上下自三代而下隨時維持不能成善治而其餘相繼者由不
明乎禮也子思於中庸引斯禮而發斯義者豈偶然哉所以祀
上帝所以祀乎其先所以字與其乎字更與玩味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九章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
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上章言武王纘太
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

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
下者言之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
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時食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昭如字解見王
制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
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
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
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
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
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
述事之意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
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
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
小異記有詳略耳　又曰酬導飲也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
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
飲也謂云主人倍食疑即此意下爲上之爲音于僞反爲上先
飲也　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却說得好
涑水司馬氏曰凡設官分職所以待賢者非以祿不肖也人君
擇賢而授之官則宗廟之中執事者皆賢人也鄭氏謂羣共
雞牲鳥足以別所能乎
長樂劉氏曰言其孝德幽則達於鬼神明則達於士庶莫不用
夫中庸以濟其美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者
謂大王王季文王之志在乎率人民於中和也贊天地之化育
也而武王周公善行斯道以繼其志而益光大之善述人之事
者謂三王之事業存於禮樂政刑也武王善能述而行之於天
下也周公善能述而載之於六官也著成萬世帝王之大法使

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業垂光方冊而仁於無竆則聖子神孫所以昭顯乎親者其有大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孝之爲孝一也然於舜則言大於武王周公則言達何也盖德爲聖人之類非通乎天下之所可行者也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則在乎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而可以通乎天下者也故曰達雖然特以迹言耳以心言之則易地皆然始於脩其祖廟者盖廟者神之所依苟神之所依者莫之能脩則事神之禮盖闕如也春秋書大室壞者亦此意也然其終止於薦新者盖薦新者時祀之小者也其小者猶能盡禮則其所謂禘祫者又可見矣序昭穆所以別父子也若公卿者爵也若冢宰司徒者官也言序爵則知其所謂序事者官也言序事則知其所序爵者位也位者言其所與祭事者言所共祭與祭者未必共祭所謂共祭者若司徒奉牛牲也方其序爵則以辨貴賤爲主方其序事則以辨賢爲主言貴賤而不言賢否者盖先王之擇其可與祭者皆賢也而所辨者特其事之各有所能耳逮賤者仁也序爵者義也先王之於燕仁義而已矣於天神言郊地祇言社則知言郊者舉其大以兼五帝言社者舉其小以見后土也禘對祫則祫爲大於閒祀言禘所以知有祫也於時祀言嘗所以知有烝之與祠禴也然必言嘗者與其始也盖祭之備物始於秋而盛於冬春則少損而夏則愈薄故也禮必有義義必有禮而於郊社言禮於禘嘗言義何也郊社之所以饗帝者義也宗廟之所以饗親者仁也於義而言禮則示其有禮以節義於仁而言義則示其有義以濟仁禮以節義則有撙而有經義以濟仁則能仁而能反明其禮與義而治國如指諸掌者郊社禘嘗之說於物則以禮樂爲主於己則以齊明盛服爲主求於禮樂度數之閒而推其性命之理於齊明盛服之際而求其性命之情則其於天下乎何有

海陵胡氏曰達明達也人謂其先文王文王之志在於天下生靈故視民如傷保民如赤子惡紂殘暴有志伐之然而志未果而終武王能伐大義誅殘賊救塗炭之苦解倒懸之急以承文王之志豈非善繼志者也文王有文德創王基周公能輔相成王制禮作樂以述成文王之業豈非善述人之事歟以天子之尊莫之與抗然上知報天之功下知報地之力中知事祖宗之靈至尊尚如此況於卿大夫之卑士庶人之賤則當恭謹而事其上矣在易觀卦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在上之人於宗廟之中致其孝謹在下之人觀而化之孚信顒然故聖人之制祭祀爲教化之本原其於治國之道如指掌中之物禘夏祭之名嘗秋祭之名

嚴陵方氏曰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焉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者即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者即生者之昭穆也敬其所尊者尊其祖而敬之也愛其所親者親其禰而愛之也事死如事生者主人道言之也論語所謂祭如在是也事亡如事存者主神道言之也論語所謂祭神如神在是矣地雖載萬物而萬物乃本乎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乃始乎天夫郊社之祭皆所以報本反始謂之事上帝豈爲過哉

馬氏曰大則有不可繼之志而達則有可傳之理也以不可繼故曰德爲聖人以其可傳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志者緼於中而未發事者發於外而已行緼於中而未發則在知其志而遂成之所以爲善繼發於外而已行則循而潤色之所以爲善述霜露之變殊而君子怵惕悽愴之心生故春秋脩其祖廟將以行禮而達其孝愛之心故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

食乎貴賤所以賓貴則賤者有所略辨賢所以貴其才之所勝能之所任則老者在所簡矣然而祭者教之本而德均則政行先王於既祭之末而行燕之禮其旅酬則以下爲上欲其恩之有以及於賤者也其燕毛則齒以爲先欲其恩之有及於老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備在外之物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盡其在內之誠也郊社者外祭之重者也禘嘗者內祭之重者也禮者文也義者本也言禮則有義言義則有禮文可陳而本難知非明不足以見之明其義者唯君子而已指者言其體示者言其用

兼山郭氏曰武王周公孝之達者故繼志述事得以成其志而盡文王受命之大德而爲有周無窮之休故中庸甚言之也夫事出於誠則義不苟道故一事不該非誠意之所存也惟誠意之常存故不遺一事不廢一義進退可觀動作可法以之推於天下無不可者如郊社禘嘗之禮是也既序尊卑貴賤以明其分辨賢逮賤序齒以通其情又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端其本不崇朝而太祖偏舉者之明王爲國以禮者蓋如是也

廣安游氏曰達孝者猶言孝道至是而達凡先王之志至是而通達也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所以爲孝也天下之禮不可以一端而盡則夫行之有不得而周浹者矣人而有父子之親也昭穆不可以不辨人而有貴賤之等也爵不可以不序人之賢而有大小之差也事不可以不序人而有父兄之愛也子弟之賤不可以不逮人而有老少之差也髮毛不可以不優此皆人情之所當有而闕一不可者也己之行禮未有能周浹而備舉者也欲其道之備舉而禮之周浹此周先王先公之志而武王周公能終成之所以爲達也踐其所當踐之位行其所當行之禮奏其所當奏之樂敬其所當敬之尊愛其所當愛之親所以事上帝所以事乎其先聲明文物雍容委曲粲然與自四代之樂四代之器四代之衣服車旗宮室之類莫不畢舉並用而用之各有其時行之各當其處故天下之至文未有如周家之全美而中節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取於文者非徒取其文也取其禮也非徒取其禮也取其道之四達而交通也昔者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所望蓋此也望而未見則未達也武王周公能繼其志述其事以達文王之道此所謂達孝也此聖人之得志聖人之盛也孔子之欲從周樂其得志而無有所不慊乎其道而已雖然此豈一日之故哉蓋自后稷公劉下至大王王季文武周公相承不絕而後得以至於如此故孔子先言其追王上祀之禮此言能推本歸美於其親則爲人子孫之志於是爲得矣此言宗廟之禮治國之道又以見其爲人君上欲行道於天下之志於是爲得矣夫武王周公內得志於其家外得志於天下此固孔子之所願望見而不得者故吾從周云者斯以寄其意乎爾

施氏曰舜之大孝則充而塞乎天地溥而橫乎四海武王周公之達孝則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四海而準何則盡德詣極則己所獨也故於舜謂之大孝繼志述事則人所同也故於武王周公謂之達孝非帝王之德有優劣易地則皆然

晏氏曰天下之理有本必有末舉其本而末從之所以然者得其要爾天地者生之本也而以郊社祭之先祖者類之本也而以禘嘗祭之君師者治之本也又能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可謂知所以報本而得其要矣推此以治國皆其末爾所以如指示諸掌之易也

高要譚氏曰周公稱達孝可也然而與武王並稱何哉曰周公所以推之天下者即武王之事也武王爲其事周公廣其意此

所以並稱爲達孝也繼文王之志述文王之事者武王之達孝也故能壹戎衣而有天下以終文王之受命纘武王之志述武王之事者周公之達孝也故能制禮以化天下而成文武之德

吳興沈氏曰其妙則藏乎性命之間其欲則寓乎器數之內況鬼神之道見於幽明有無之際精粗隱顯兼得之欲知中庸之理觀諸鬼神祭祀之間斯可矣故以武王周公之事明之又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如何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當其裸獻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爲如何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於郊社言禮禮者所以敬而已於禘嘗言義義者敬之義而已

建安眞氏曰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下至此章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爲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周自大王實始翦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爲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爲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志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

錢塘于氏曰夫親親貴貴尊賢下下長長此五者具見於宗廟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善繼志述事如此可謂盛矣此皆大王王季文王之所未爲武王周公通變而爲之不謂之達孝可乎達者不拘故常因有通變之義先儒以前所言達禮通天下可行因謂之達孝殊不思此謂其達者指善繼志善述事而言非可指達禮爲達孝也

山陰陸氏曰以社之禮爲事上帝者蓋祀昊天上帝則百神與雖及地祇是乃所以事上帝也

晉陵喻氏曰學者或疑武王之事不出於中庸故夫子稱舜稱文王而後繼以武王周公之事而加詳焉其曰達又曰善繼善述又曰孝之至者尚何疑於武王哉

新定顧氏曰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考其用心唯欲措斯世於乎治而已則論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莫先於卒其伐功也今世語不一及而獨備言祭祀之事何耶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祭祀禮樂之至盛者也論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而及於祭祀者言其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之事實也　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爲智力者也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上古人發言易事之易大抵以此因論祭祀縱言至於此耳郊社言禮禘嘗言義互文也

新定錢氏曰達孝當就繼志述事上看若以無改父道爲孝則武王不宜伐商若以友于兄弟爲孝則周公不當誅管蔡矣苟與權者未足與議也故以達孝稱之是其伐也其誅也乃所以善繼志述事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氏曰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為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屬在下脫誤在此

孔氏曰自此至成功一也一節明孔子答哀公問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在於方牘簡策

河南程氏曰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　又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伊川　又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藍田呂氏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敏速也得於性之所宜則其成也速木之所以植土性之所宜也政之所以行人性之所宜也庸者人道也政不離於人道則民之從之也敏植木於地則木之生也敏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政者所以變化其不為人者使之為人而已如蒲盧化其非己者使之如己而已為政之要主乎治人而已故曰為政在人人道不遠取諸其身而已故曰取人以身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取諸身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取諸身也道者人倫之謂也非明此人倫不足以反其身而萬物之備也故曰脩身以道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足以脩人倫而極其至也故曰脩道以仁夫人立乎天地之中其道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也其所以異者天以陰陽地以柔剛人以仁義而已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仁者合天地之中所謂人者而言之非梏乎有我之私也故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可謂之仁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雖無間而有等差則親親大矣所大者行仁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行仁之道時措之宜則有義也天下所宜為者莫非義也而尊賢大矣知尊賢之為大而先之是亦義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中父子首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其情不能無殺也尊賢之中有師也有友也有事我者也其待之不能無等也因是等殺之別節文所由生禮之謂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君子脩身庸行而已事親者庸行之本也不察乎人倫則不足以盡事親之道故人倫者天下之大經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人心之所同然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知人者也人心

之所同然者天地之經也順天地之經而不違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知天者也

建安游氏曰螟蛉有可化之質蜾蠃有能化之材知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爲政在人人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在上欲得乎民在下欲獲乎上皆以脩身爲本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矣至於能事親則脩身之至也知事親則德之本立矣而不知人則上以事君下以取友去就從違莫知所向而貽其親之憂者有矣能知人則事親之至也知人者智也而明或不足以自知將逆詐億不信而不肖之心應之莫知其然也蓋知人者可與言理知天者可與言性至於能知天則知人之至也觀親之殺事親者能之尊賢之等知人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人存則政擧故爲政在人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故取人必以身脩身而不以道非有諸己也則身不足以取人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脩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於一己者也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小己之私意則違道遠矣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爲大義者行吾敬而已時措之宜則尊賢爲大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親親之殺也有就之而不敢召者有友之而不敢臣者此尊賢之等也因其等殺而爲之別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其斯之謂歟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事親仁之實也故脩身以事親爲本仁者人也非私於一己者也事親而不知人則其錫類不廣矣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也其知人乎知人而不知天則未盡乎人之本也蓋五品之差天叙也先王惇五典而有厚薄隆殺之別亦明天叙而已

河東侯氏曰文武之政或擧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與而擧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謂其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武而已文武之政順天理人事施於有政以人治人爾以人治人民之從之也輕故曰人道敏政人道仁也堯舜之治天下仁而已爲政以仁則不見而章不動而化不言而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猶地道之敏樹也雖然所以然者誠也天地不誠不能生萬物爲政不誠不能化萬邦故又曰政也者蒲盧也化螟蛉之子而子之無非誠也螟蛉蜾蠃二物感之以誠冥通顯微尚能化而類也況至誠爲己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施之有政其有不化乎此爲政所以在人也然而天下之大萬機之繁非一人所能擧也必得天下賢聖而共之身苟不脩則賢者不屑也故取人以身脩身之道在乎率性脩道之教在乎爲仁仁人也人之大親親也親親如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也父子定則人道立矣人道立則施之有政者義也義之所宜者尊賢爲大親親爲大內則父子也尊賢爲大外則君臣也父子君臣之道天下之大經也中庸之大義也禮之所生也禮之所生者不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各當其分而已爾故又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實難知知人則哲能官人欲知人而不知天則賢不肖或失其宜雖知有所未盡亦非知人也人之道天理也盡天理則道盡矣已不能盡天理安能知人乎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逆天悖理知人者鮮矣堯之親九族亦曰克明俊德而已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雖柔必強是第二十章此第二十章第一節哀公魯君名蔣對曰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敏速也蒲盧沙

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或問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曰蒲盧之爲螺蠃它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也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

石林葉氏曰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策以衆聯方一而已

海陵胡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文武興而民好善是人道敏疾於政也螺蠃無子取螟蛉之子化而爲己子如聖人以善政善敎化於民化其邪歸於正化其惡歸於善化其澆薄歸於醇厚如蒲盧然然則聖人欲善政善敎之被於天下何道則可在乎得賢人爲之輔佐欲得賢人以何道在乎從己之身以觀之何者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周公攝政則召公疑仲尼見互鄉童子而門人惑以召公之賢孔門之哲尚疑周公惑仲尼故將欲知人必先自脩身以至於聖人之域然後從而觀人則無不知矣雖親親爲大然恩當有隆殺如三年周期大功小功之服下至緦麻之服各有隆殺也雖則尊賢然德有小大爵有高下禮者所以辨其隆殺高卑之別故曰禮所生也思事其親不可以不知人須得賢人而親附之則知所以事親之道故尚書載堯之事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堯能明俊德之人而與之處故九族之人相與親睦思欲知人者必知天之心知天心則聖賢之心也天以生成萬物爲心而聖人以生成天下爲心其體雖異其德一也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能知天則是知性者也知性則知人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嚴陵方氏曰以文武對哀公之問者以近言之其政則詳而易明以時言之其政則近而可考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亦以相去之時爲近故也方策與周官內史所言同義木曰方竹曰策先方而後策者小大之序也布在方策言其具載于書也政非人則不能速成樹非地則不能速生脩身以道者亦率其性之所有而已率性之謂道是也仁不止於親親特以親親爲大耳義不止於尊賢特以尊賢爲大耳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蓋謂是矣

新定顧氏曰蒲盧水草蒹葭之類易生之物也夫子以蒲盧喩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傳命喩德之流行也論政之行固如此原政之立則惟在於得人有號叔閎夭之徒則文王之政可舉有亂臣十人則武王之政可舉然非文武則號叔閎夭之徒亦見其退縮遠引耳雲之從龍風之從虎賢臣之從聖主自然之理也故取人必以身

延平周氏曰仁不止於親親而入則以親親爲大義不止於尊賢而出則以尊賢爲大

山陰陸氏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故

下文云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人道敏政言政之所以敏存乎其人也蒲盧所以祝而化之豈自外至哉是以肖之速也取人以身言在我者無以援之則所謂賢者未必賢其之故王者貴學脩身以道若顏子是也其所以脩之仁而已天下之道一仁而已義宜此者也禮體此者也知知此者也樂樂此者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若墨子尚賢兼愛無差等失是矣知人而後知天序也今其言如此者知天不盡則人豈能盡哉蓋二類相資同時俱妙也

晉陵喻氏曰政之在人猶木在地中其生日外蓋無晷刻之不敏也非人從而伐之則未嘗不升也人之於道無日而不進猶天之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息則吾所得於天者消矣脩身之道不本乎仁則孰知其輕孰別其重仁也者所以爲知輕別重者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所謂仁者非謂日以布帛衣之以穀粟食之也亦必知夫天下之所當爲者吾則爲之知夫天下之所不當爲者吾則不爲耳所當爲者必可以愛人也必可以利物也必可以行之悠久而不病也吾一舉之子孫不能廢也萬世不能廢也豈不爲天下之大利哉所不當爲者必爲人之害也必爲物之害也必可施於近而不可施於遠也必利一而害十也吾輕舉之子孫不廢後世不廢豈不爲天下之大害哉其得天下其失天下豈不昭昭然哉故所謂得天下以仁非穀粟布帛之謂也無輕舉措而已如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脩道所以必以仁也孔子之於門人未嘗輕言仁也欲識仁乎仁者人也此言其切可以識仁矣人也者與天地並生配天地而謂之三才盡人道而後可以謂之人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言盡人道也義者宜也以一身應天下之事無不得其宜也

吳興沈氏曰論語一書首以學而次以爲政蓋言學然後爲政也夫子所謂學而時習豈誦習云乎哉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學也以之臨政豈非治國平天下之事乎中庸自天命之謂性充而爲周公之達孝皆聖學之妙也爲政之道雖寓乎其間曾未標目之也至此以哀公問政繼之亦本末先後之序也文武之政燦然於方策間然文武之人存則文武之政舉文武之人亡則文武之政息非直文武然也有知人知天之人是亦文武之人也文武豈異於人哉盡人道全天理推己之道合彼之道一天下於人道者也故人道莫敏於政地道莫敏於樹人君以人理化天下則天下翕然從之如萬物得雨露沾濡雷風鼓舞勃然皆生天下化人君之政亦若是已螟蛉之類蜾蠃以其氣之同也人道之敏於政以其理之同也嗚呼政之化人其速如此然則人君爲政將何如耶誠在夫人理而已或謂得人非也人理者何仁義禮智之心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則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之則必有羞惡之心有賓主則辭遜之心生遇邪正則是非之心生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自有者也以是四者爲政亦因其所自有以復其理耳故曰爲政在人也然是道將何取之近取諸身足矣天下有是理吾身亦有是理也欲求天下之理以吾一身觀之可也故曰取人以身然身不脩則仁義禮智之理弗見矣而脩身要必以道道之爲體彌滿六合將何以爲準的仁自性出性以道會必以仁爲準也故脩道以仁然仁豈外夫人理哉今人乍見赤子入井之時是也無是心則非人也故繼以仁者人也仁固不外乎人理而親親則爲仁之大因言仁而及義豈仁之外別有所謂義哉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若將浼焉之時是也故曰義者宜也義固所以爲宜而尊賢可以爲義之大親親必有降殺尊賢

必有等衰則禮之所在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是者是也與子思之意不約而同然而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嗚呼人可知也天難知也人可至也天難至也知人則天斯知矣然則天者何以性道教言之則天命之謂性者天也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者人也以中和言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天也喜怒哀樂之已發而中節者人也苟能知天則知人理之所在矣故曰人理天理是或一道也

高要譚氏曰此指明天下事業皆自人之一身中出也故論政當自人道始爲政之要在人而已身即人也求人之理當近取於吾身脩身則人理著矣故曰爲政在人取人在身夫子論政自人道始以人道反求諸身又自身推類以及人又自人推本於天以明天者性理之所自出而脩道之本也精粗本末包括無遺此足以見中庸之道簡而大約而博也

晏氏曰鄭氏及諸儒皆以在下位不獲乎上此句屬在下脫誤在此非也禮記他篇有脫誤中庸無脫誤矣大抵君子先能脩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仰可以獲乎上俯可以治乎民所以總此而言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不事親也大抵知天性則知人道知人道則知子道知子道則脩身之道盡矣由是而上見知於君下見法於民一舉而兩得之不亦善乎

涑水司馬氏曰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爲孝諸侯以保其社稷爲孝卿大夫以保其宗廟爲孝士以保其祿位爲孝四者非得賢人以爲臣友不能全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夫仁義禮智信皆本於天性其引而伸之則在人矣君子知五常之本於天有之則爲賢無之則爲不肖以此觀人人焉廋哉

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兼山郭氏曰知人次於事親者不知人之賢不肖則失所親至於危親之道或陷之矣知天所以次於知人者不明夫所謂天德則人之賢不肖亦莫得而知之矣在下位不獲乎上說者謂錯簡重出

江陵項氏曰自此至明則誠矣揔費而隱之義而極言之使學者循知仁勇之三等而用其知行之力以會於至一之地自首章而下大意皆揔於此章文武之政費矣而在於脩道以仁仁卒本於知天天下之達道五費矣而行之者三三卒歸于一天下國家有九經費矣而必本於至一之素定素定之目費矣而必本於誠身明善此皆發明費而隱之義也道總言之也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爲仁仁之所形爲義仁義之節文爲禮禮之所從來爲知皆本於仁故曰脩道以仁求仁必以知故事親必本於知人知天知人者知人道之不得不然也費也知天者知人道之不能不然也隱也尊賢爲上則足以取人矣禮所生也則足以爲政矣政而本於仁費而隱也仁而推於義與禮隱而費也

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此言禮義皆出於仁以明脩道之必以仁也仁者人也即指此身言之義者宜也即指道理言之此身全體無有不仁則其發用處自無往而不爲義也義即天下之達道也古人言道多以禮義言之表記言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正與此章義同天下之人物雖皆此身之所當體然未有親於父母者故曰親親爲大天下之事理雖皆當以義制之而未有先於尊道而尚賢者故曰尊賢爲大既有大小則便有隆殺等差而禮節興焉政出矣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言仁既生義而仁與義又共生禮也凡此皆以明仁能脩道之義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言脩道以仁之方也脩身事親仁之事也知人知天人之理也欲爲其事者不可不知其理也生曰人死曰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生也仁者人也仁者天地之心聖賢之德也有人之形即有人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於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所以爲貴而親之爲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於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於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爲之哉此即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中庸之言道所以必自天命之性言之也

廣安游氏曰自後世觀之文武之政不行於天下非無是政也考之方策文武之政具在其中特患乎無其人以行之耳夫七廟之制禮之當然也惟周能備有虞四學之制亦禮之當然也惟周能備用焉如此之類不可縷舉假如尊其賢者親其親老老幼幼古未有能兼舉者也惟周能備舉之四代之禮四代之器四代之樂四代之宮室車旗衣服亦惟周能備舉之上文言踐其位者其所當踐之位也惟周能踐之行其禮者其所當行之禮也惟周能行之以至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此若惟周能盡之此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植物於此忽然而生長茂遂爲政於此忽然而黎民於變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所謂敏也鄉也桀紂之子今爲蒲盧鄉也未位之天地也今爲已位之天地向也未育之萬物也今爲已育之萬物鄉也商紂之天下也今爲郁郁乎文之周蓋得其人則變之易化之速也爲政在人人者謂帝王之佐也天下之理於其相須者固有契合而響應者也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所謂人也然是人必吾能知之又能用之然後其人可得而取也身能明中庸之道然後能知中庸之人身能行中庸之道然後可以盡中庸之才之用故曰取人以身脩身不可不以道道之用無乎不有然其所自則起於仁仁者人也此以人理言也假以惻隱仁之端言之夫人有是心所謂人理也推是以往爲孝爲悌爲忠信爲博施皆由是人理而起故曰仁者人也然仁貴起於親親有親親則有尊尊親親有其殺尊賢有其等經禮曲禮由此而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若不勝其繁也本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二者而已自殺與等言之亦若不倫其繁也總而名之曰仁義而已仁與義豈而二也生於親親而已親親尊尊生於意之所安意之所安生於心而已心正而意誠意誠而仁立仁立而義起義起而禮生天下之治從然畢陳於前矣脩身本也事親脩身之本也君子之於脩身事親而要之於知人知天則天地萬物之理咸具於心此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莆陽林氏曰與脩身不可不事親若人欲脩身莫先於承順父母苟父母不能承順則如何謂之脩身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若欲盡事親之道必在於得正人苟日與正人親則可以起敬起孝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也天者道德性命之理欲知人有道德性命之理必知吾之天性先有此也

建安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人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身之全德志乎道而弗宅可謂知所鄉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

以爲心猶栗穀焉生意不存梏然死物耳此孟子言仁之至要
也
東萊呂氏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真是難見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見得灼然移換增損得不得方盡
嚴陵方氏曰春秋之時王迹已熄時君莫非富國強兵是務而哀公獨以政爲問其天資加於人一等矣理之所在身與親一親與人一人與天一子思子因論脩身之道極本窮原而歸於不可不知天蓋曰能事親則能脩身能知人則能事親能知天則能知人未有不能於此而能於彼者深以發明是理之本一非謂因欲脩身而後思所以事親因欲事親而後思所以知人因欲知人而後思所以知天也子思子之旨明白已甚學者惟或泥於辭而不逆其志何以達是道之一貫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鄭氏曰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困而知之謂臨事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謂脩身以此三者爲基
孔氏曰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自好學而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好學近乎知覆說前文學而知之力行近乎仁覆說前文利而行之知恥近乎勇覆說前文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也
河南程氏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明道　又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伊川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又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伊川　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伊川　又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伊川　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 伊川　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者也力行學之近乎仁者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天地

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

橫渠張氏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意莫先焉　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強行此五者

藍田呂氏曰天下古今之所共謂之達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有異也既未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脩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脩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身脩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也此者何中庸而已　又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

建安游氏曰人倫天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智仁勇天下所同得也故謂之達德德者得乎道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之成功至誠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知者知此道也故曰好學近乎智仁者體此道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勇者進此道也故曰知恥近乎勇蓋知恥則能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矣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謂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恥則可以入德矣

延平楊氏曰五品人之大倫天之性也不可須臾離焉故謂之達道知仁勇三者所以行達道而得於身也故謂之達德於是五者之道生而知安而行仁也學而知利而行知也困而知勉強而行勇也三者天下之達德而人欲不得而私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而已雖其心之所至有差焉其爲達德無二致也故曰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夫五品之叙天也先王惇五典敷五敎以迪之所以事天也蓋天下之爲天下唯是五者而已離此以爲道則皆險阻犯荆棘非通道也行之天下人倫絕而天理滅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亦豈有他乎哉人倫之至而已故上言不可以不知天而繼之以此好學以致知故近知力行則能推其所爲故近仁知恥則必思徙義故近勇三者入德之方故知此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成己之道得矣成己所以成物也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之

本在是矣
河東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二節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禀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禀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

禀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困知勉行爲勇其[illegible]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海陵胡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人倫之大端百王不易之道可通行於天下故曰達道博通物理謂之知廣愛無私謂之仁果於行事謂之勇無知則不足以知事之是非無仁則不能行知無勇則不能果敢而行三者皆人之性內得於心謂之德可以通行於天下故曰達德行此五者在乎知仁勇知仁勇三者行之在乎至誠一者至誠也困者臨事不通之辭安行者從容中道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利而行之者謂不由中有所利而行之勉強行之者謂有所不足或有所畏懼不得已而爲之也　又曰天下之事至廣也聖人之言至深也唯聖人能通之賢人已下必學然後可以幾近於聖人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此故天下之事可以通聖人之言可以知是能幾近聖人之知仁之道至大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子路冉有公西赤但言治千乘之賦爲百里之宰仁則吾不知也是聖人之重仁也彼若能勉強於道力行

孝於其親力行忠於其君力行慈於其民則可以幾於聖人之
仁矣聖人之勇勇於義能知有所恥則可以幾近於聖人之勇
如恥其不仁而爲仁恥其不義而爲義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舜爲法於天下我未免爲鄉人此知恥者也知自脩身則
可以治於人知治一人則千萬人之情是也知所以治人之道
則至天下之大國家之衆皆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知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
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知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
賢人則知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知也仁也勇
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知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蘇
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知之者又其次也即此知之事也孟子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
之也五霸假之也即此行之事也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畏罪者強仁亦此之意知之存乎心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者
見乎事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晉陵喻氏曰人倫之道五天下之理盡於此矣然自天子至於
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五者朋友爲急苟非朋友則君臣
未信之諫以爲謗也父子責善之離至於賊恩也兄弟至於鬩
夫婦至於怨四者其道甚大何自而講之講而後明明而後行
者其誰哉夫生而知與學而知困而知相遠也而聖人乃以爲
及其成功一也者何也道無遲速無先後苟真知之則其知一
而已學者烏可自畫哉
莆陽鄭氏曰中庸之道本無二也知其幾也仁其負荷也勇其力
也近之爲言要也知無所不知好學好問則知愈廣矣此爲致
知之要仁無所不濟力行則不爲私奪不爲利回而仁愈固矣

此爲克濟之要勇無所不任恥於不善則斷然爲善矣此爲勝
任之要有此三者其何理之不燭何善之不充聖人所以爲人
倫之至者有此而已矣君子不可不知其端也能躬行於吾身
則國家天下無餘事治身治人豈有二道也哉
吳興沈氏曰行天下之達道者在夫三德則知仁勇之所以爲
達德也者皆吾性之所發見者也故所以行是三德者一也一
者何也性也生知學知困知雖不同及其致知而見於性一也
安行利行勉強而行雖不同及其成功而復於性一也子思論
爲政言此於知天之後有旨哉
江陵項氏曰知者生知安行天之道也此之謂性仁者學知利
行勇者困學強行皆人之道也此之謂教上言思脩身思事親
思知人三思皆求之也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四知皆得之也求之者自費而隱得之者自
隱而費
永康陳氏曰無所不通之謂達道天下共由之謂達道五品通
天下所共由者也知其至謂之知至其至謂之仁力其至謂之
勇是知仁勇所以得夫吾心者也通天下而共得之故謂之達
德得之之要在誠其身故曰所以行之者一知者知吾之有是
達德達道也行者行吾之達德達道也嘗試觀之童孩之良能
則生知安行不獨於聖人而得也聖人能不失耳吾既已化物
而失之矣喪心失靈其誰之咎能執其咎則學而知利而行以
復吾生之所固有不然則無恥也既已無恥固當自反故困知
勉行知無恥之恥卒亦復其所固有者實參此既失復得與本
不失者同實既無缺我亦何損此聖人所以達而歸之於一亦
其本然也反其本而示之恥待其自至而要其終不使天下有
自棄之人其聖人立言之本意也哉雖然知而不行不足爲知

行而不知不足為行生而知則安而行學而知則利而行困而知則勉而行非二道中庸所以兼言之學太外馳必能知其至行所當行必能至其至恥其不及必能力其至至者何以達德行達道也推斯心以往則知所以脩身者在此由身而推之人推之國家推之天下無不在此其道不既要矣乎若夫由知仁勇而行道自爾達無所事乎推矣

晏氏曰說者皆以行之者一為至誠非也為是說者蓋泥夫經言知仁勇繼於行之者三之後故遂以行之者三為知仁勇則似之矣奈何於行之者一之後即無一言以及至誠詎可便指一以為至誠乎殆亦不思之甚矣大抵人倫之五者天下之所共由故曰達道仁知勇之三者天下之所同得故曰達德達道之五者君臣之道行於朝廷父子夫婦昆弟之道行於閨門朋友之道行於鄉黨推而行之大槩有三矣此非行之者三乎達德之三者知之德則不惑仁之德則不憂勇之德則不懼三者雖不同其歸於脩身則一而已非行之者一乎蓋經於文下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以是見之也知之者存乎智行之者存乎仁是是非非之謂智愛人利物之謂仁智之所知雖有頓漸及其能辨是與非則一而已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仁之所行雖有優劣及其能愛人利物則一而已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知者所以窮理好學之人雖未能窮理而亦庶幾於明理故曰近乎知仁者為道則遠力行之人雖未必能極而亦庶幾於致遠故曰近乎仁勇者所以為義知恥之人雖未必能盡義而亦庶幾於徙義故曰近乎勇

高要譚氏曰天下之達道即中庸之道也天下之達德即中庸之德也道出於天命之性而所以行此道者知仁勇也知則見道明仁則守道固勇則進道遠此三德者行道之器也猶人適千里之遠也道如大路然知譬則目也仁譬則身也勇譬則足也目能視身能起足能到三者交相為用然後可行也故身為體而目明足健然後可以行路而至於遠仁為體而知明勇決然後可以行道而至於聖所以行之者三即此知仁勇之謂也所以行之者一何也一者本心之實理也理該萬殊皆同一本故總謂之一也達道五一一皆有實理無實理則非道也達德三一一皆有實理無實理則非德也道有五名而實理則一德有三名而實理則一所以行之者一即實理是也何以見實理之為一也天命之性即理之所在也人之才質雖有知愚賢不肖之殊而天命之性未嘗有知愚賢不肖之異循是理而求之果臻其極則同歸于聖可也人之才質上焉者生知安行中焉者學知利行下焉者困而知勉強而行三者之相去雖甚懸遠要其同歸略無少異

建安真氏曰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也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非知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於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為君必盡君道以之為臣必盡臣道以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矣　又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人以入德之路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

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
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
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脩身治人之道
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
林氏曰好學力行知恥雖未足以盡三德之要也故以近爲言
聖人設教未嘗以難者輕語乎人亦未嘗以難者重絶乎人如
剛毅木訥則曰近仁忠恕則曰違道不遠皆此意也蓋知乃難
言惟好學則足以致知斯近知矣仁本難言惟力行則不息乎
道遠斯近仁矣勇甚難言惟知恥則不難矣從義斯近勇矣然
聖人誘學者入德之方也若指好學以爲知力行以爲仁知恥
以爲勇則非矣脩身治人以至治國平天下成己成物之功也
三者苟知特舉而指之耳諸儒以生知安行爲仁之事學知利
行爲知之事困知勉行爲勇之事其說如何曰此非知道之言
也夫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聖人於三德不輕如此曾謂可以優劣等級論乎中庸以舜爲
知以回言仁以由言勇特以事相比而已非謂由不如回回不
如舜也今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困知勉行爲勇是
勇次於知知次於仁而勇特中人以下之事豈夫子意哉
錢塘于氏曰謂所以行之者一非止以此一行知仁勇三者乃
謂知仁勇三者行於達道亦此誠之一有以爲之也此窮源反
本之論
新定顧氏曰上言致知人君之先務下文遂具陳知天理之說
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昆弟曰朋友之交通
行於天下惟此五者也所以行之者三者德則道行無德則道
廢曰知則知乎此理者也曰仁則行乎此理者也曰勇則果斷
於有行者也通於天下之謂達得於中之謂德所以行之者一
也上文之所謂三德之行天理之運動也因又推明致知力行之
說致知也有生而知有學而知有困而知力行一也有安而行有
利而行有勉强而行蓋其資有異高下道有難易及其知之一也
皆知乎此天理爾及其成功一也皆行乎此天理爾嗚呼夫子之
告哀公本以咨爲政之問也而詳及於學學其政之本歟
又曰知知道之至者也人而好學則足以知此道之當適從雖未
能盡知而近乎知矣仁體道之純者也人而力行則其所學形
於日用雖未必純乎道而道與身不爲二物故近於仁勇無所
沮撓者也人而知恥則斷不爲不善夫於不善斷有所不爲雖
未必盡勇而近乎勇矣知知仁勇之極致又知好學力行知恥
爲近之則凡脩身之事其有不知者乎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
以脩身體驗於己推行於人非有二事故曰知所以脩身則知
所以治人一人之事即千萬人之事數有多寡理無彼此故曰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講義 又曰知仁勇天
下達德兼三者言之見得關一不可知能知了仁能守之又須
是勇始得不勇當不得大事 答問
施氏曰可以由之一身不可與天下共由非達道可以得之一
身不可與天下同得非達德知者不惑則明足以見之仁者
不憂則靜足以守之勇者不懼則動足以行之所以行五者必
以知仁勇是不以天廢人也所以行三者必以誠是不以人滅
天也

禮記說卷第一百三十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鄭氏曰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不惑所謀良也不眩所任明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槀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一謂當豫也

孔氏曰此孔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種及釋說九經功用并行九經之法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多其祿位不重而已不任以職事好謂慶賞惡謂誅罰同姓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是勸親親也日省言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月試每月試其所作之事也既廩稱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廩薄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註引槀人證既廩稱事乘謂計筭其所爲之事考其弓弩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也治亂持危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

河南程氏曰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伊川 又曰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藍田呂氏曰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脩身九經之本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我之於道也知崇則無不知知有諸己矣禮卑則無不敬能有諸己矣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顛沛造次一於禮而不違則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所謂強立而不反者也故曰脩身則道立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禮義由賢者出知賢爲可尊則學日進而知益明然讒色貨之害皆足以奪夫正唯知之審信之篤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惡賢者不至未之有也故曰尊賢則不惑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好則與同其樂所惡則與同其憂此諸父昆弟所以相勸而親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又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之則信之信之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既任之矣又使小臣間之諫必不行言必不聽而怨乎不

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以圖治矣託之以大任則小事有所不必親必使植簡乃僚惟所任使則大臣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所報可知矣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此士所以願立乎其朝矣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愛之如子則凡可以安之者無不爲也使之所以佚之取之所以治之雖勞而不怨此農所以願耕於其野矣故曰子庶民則百姓勸又曰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男不得專事於農女不得專事於桑且將爲陶冶爲梓匠爲釜甑以食爲宮室以居爲耒耜錢鎛以耕耨欲其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得乎故曰百工之事國家之所不可無也雖曰末技所以佐其本業者得以盡力此財用所以足也所以來之者亦能辨其苦良而制其食則工知勸矣知其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此所謂日省月試既廩稱事者也然則來百工而不來商賈者蓋百工之所須皆商賈之所致也百工來則商賈自通有不必道也遠人惟可以柔道御之遠者不柔則邇者不可能故聖人貴乎柔遠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遠也柔遠能邇此四方所以歸也繼絕世者無後者爲之立後也舉廢國者已滅者復之也治亂者以道正之也持危者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而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凡此皆所以懷諸侯也懷其德則畏其力矣九經雖曰治天下之常道無誠以行之則道爲虛矣雖終日從事而功不立也人不信也此不誠所以無物也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誠也

建安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所

人以身故修身然後知賢之可尊齊明所以一其心盛服所以修其容非禮勿動則內無逸德外無過行內外進矣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修身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故尊賢則不惑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同其好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神旱倆而情親諸父兄弟所以望乎我者足矣故親親則不怨 又曰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 又曰人情莫不欲逸也時使之則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斂之而使有餘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百姓勸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悅矣此來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送往迎來以厚其禮嘉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甚周責之者甚約此柔遠人之道也故四方歸之繼絕世則賢者之類無不悅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權焉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遣以禮則懷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一者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爲虛文是無物也

延平楊氏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君臣一體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矣子庶民則百姓勸者赤子之無知雖陷穽在前莫之知辟也使之就利而遠害在保者而已其子之也如是百姓寧有不勸乎 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收放心而閑之也去讒遠色賤貨貴者人君信讒邪邇聲色殖貨利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賢之心而賢者不可得而勸也尊其位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官盛任使不累以職則以道事其君者得以自盡矣故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遇之不以忠信養之不以重祿則士不得志有窶貧之憂尚何勸之有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之不盡其力薄斂之不傷其財則農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而養生送死無憾矣此所以勸百姓之道也　又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自脩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而非格物致知焉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三節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脩身則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以下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曰九經之說柰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昏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

觀於管蔡監殷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唯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鄭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其所稱授節委積者此長道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　又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者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

嚴陵方氏曰九經所以爲天下國家而已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故以脩身爲先道無廢立也自體之於身言之脩之則立不脩則廢而已尊賢則能述使人而不爲所惑故尊賢則不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固不止於諸父昆弟止言諸父昆弟者蓋諸父不怨以其能孝故也昆弟不怨以其能弟故也親親之道孝弟而已謂之賢則宜有大臣之位謂之大臣則宜有賢之德自其脩身言之故以德爲主而曰賢自其治國言之故以位爲主而曰大臣也以德爲主故於賢曰尊以位爲主故於大臣曰敬言羣臣則上有以別於大臣言士則下有以別於庶民士亦臣也而羣臣不止於士於體言羣臣以見君之於臣無所不體也於報言士以見卑之於尊皆知所報焉爲民父母者君也故於庶民曰子百姓舉其政之成庶民言其類之衆百姓貴而少庶民賤而多以庶民之賤猶且子之則百姓之貴可知以百姓之貴猶且知勸則庶民之賤可知百姓庶民亦互言之爾來百工者使無他之之謂來工則居官府者也所以生財者在乎農所以運財者在乎商農非器則財不能以自生商非器則財不能以自運由是言之財所以足於用者莫如器器所以足於用者莫如工故曰來百工則財用足農之器則耒耜之類是也商之器則舟車之類是也遠人各在東西南北之方故以四方言之諸侯則溥天之下所與共守也故以天下言之心不爲欲與所惑德不爲情偽所蔽此之謂齊明聲足以亂人之聰色足以蔽

人之明去讒遠色則所聽者賢言所見者賢行貨所以資祿德所以制爵賤貨則所以養賢之祿厚矣貴德則所以命賢之爵優矣若是則足以尊賢而勸之也去則去之而不留遠則遠之而不近尊之欲其貴故尊其位愛之欲其富故重其祿則親無賤貧者矣與其親之富貴而去其親之貧賤則同其所好惡矣若是則所親之親其有不勸者乎凡有治者皆曰官若所謂天官地官是也盛任使則若天地四時之官其屬各六十是也蓋大臣所以任道而逸小臣所以任事而勞官盛任使則所以代大臣之勞者至矣故足以敬大臣而勸之也忠信重祿則非忠信者其祿輕矣體羣臣之道於是乎在蓋體者待之大小各有體故也時使若歲不過三日是矣薄斂若法不多乎什一是矣使之時則民力不竭斂之薄則民財不匱愛養之至則父母之於子亦不過若是而已故百姓所以勸百姓勸則庶民無不勸矣日省者視其勤惰以防其冗食月試者考其功治以要其實效視其勤惰宜數而詳考其功治宜疏而簡若季春之月所謂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者日省之謂也若孟冬之月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者月試之謂也省試盡矣苟無以養之則不可故繼之以既廩稱事既其所廩之食則上之祿不虛出稱其所作之功則下之力不虛役若是則百工其有不勸財用其有不足者乎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於其往不足追也送以出之而已於其未來不必拒也迎以入之而已善者不足稱也嘉之而已不能者不足較也恤之而已凡以其俗慢易風化之所難易其地荒辟政令之所難及故也若是則遠人其有不柔四方其有不歸者乎世者人之統緒國者地之封域世以人而絕國以地而廢絕世則繼之使續廢國則舉之使興亂者治之使理危者持之使安或春夏或秋冬所謂朝以時也或比年或三年所謂聘以時也燕與時聘無數所以厚其往已聘而還圭璋所以薄其來厚往則我於彼無虛拘薄來則彼於我無煩費若是則諸侯其有不懷天下其有不畏者乎九經之別如此所以行之一歸乎中而已

延平周氏曰先庶民而後百工抑末也言工不言商者爲工者尚其來之則其通有無於道路者可知矣遠人先於諸侯者其猶存六月之詩以蓼蕭先於湛露也蓋柔遠能邇之意羣臣若兼士言之也果上之人有以體察之則其所謂見危授命見得思義者出矣故曰報禮重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四方以對四國則四方爲四國之外言天下以對四方則天下爲四方之內 又曰齊明以致一盛服以盡恭非禮不動以克己所以脩身也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君子之於親也豈特富貴之而已又將端吾之好惡而與之同也日省月試所謂稽其功緒者也既廩稱事所謂均其稍食者也送往迎來禮也嘉善而矜不能仁也先王待中國固異於遠人厚往而薄來所以待中國也送往迎來所以待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仁也亂者治之危者持之義也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禮也然是數者皆足以勸唯脩身與柔遠人懷諸侯不言之者蓋脩身無意於勸而勸自存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遠人責之略則勸莫得以言諸侯責之詳則勸不足以言行之者一致一也

馬氏曰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有以致其要亦必有以致其詳故脩身者所以致其要也而九經者所以致其詳也夫身者政之大本身立則政立故先脩身而賢者脩身之輔也故繼以尊賢脩身則內有所守尊賢則外有所正內外之德成然後可以有爲於天下以其爲治之序則先親而後疏故言親親而繼之以敬大臣體羣臣自貴及賤故繼之以子庶民來百工自近及遠

故繼之以柔遠人懷諸侯此其序也齊明所以內潔盛服所以外莊非禮勿動則所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慮必依於禮賢者任之能者使之此官盛任使也

山陰陸氏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誠也在易有之乾是也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不眩見道者也非真不惑而已蓋道不可以聲音貌象求焉以目求之則眩矣以耳聽之則眩矣齊明盛服若顏子是已故曰不遠復以脩身也外能去讒內能遠色所寶惟賢此賢者所以勸也變云勸者言尊賢而賢不勸非所以尊賢也他言勸皆倣此同其好惡毋之私恩也同之以公義也既讀如字說文曰小食也送往迎來言道也非君道也嘉善而矜不能毋道也非父道也

海陵胡氏曰脩身則道立以下明九經之效敬大臣則不眩者大臣盡忠竭節以事其上賢不肖乃分辨故上之所視無所眩惑體羣臣者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來百工則財用足者制度脩舉器用充給故財用足齊明盛服者既齊潔嚴明以治性於內又盛飾其服以整飭於外去讒遠色者讒人不退則賢人不進色惑人則性昏性昏則善惡不能別賤貨而貴德者國寶於賢不寶於貨重其祿不言與之政者親族之間有賢則任之不賢者但尊其祿位而已同其好惡者賢人之所共欲也貧賤人之所共惡也官盛任使者大臣之居朝廷總綱領而已繁細皆委之有司然後大臣得安逸而正其綱領忠信重祿者既推忠信以待人又副之以重祿行之者一也至誠也

廣安游氏曰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學聖人之學而其道則君天下之道也中庸所言親親者親之大臣敬之群臣體之庶民子之百工來之遠人柔之諸侯懷之是孔子三言之推也言天下國家之人親疏遠近賢否大小之不齊無不得其所也古之為天下者內之有家外之有王畿之國又外之有天下親親者家之事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則國之事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天下而言也聖人之治天下內治其家外治其國又外治其天下而其原本於知所以治人治人之原本於脩身經者言所以經紀天下者也　又曰三綱五常之道本出於脩身脩身則道立道立則入者沛然順治矣賢者不尊愚不肖者不卑則賢愚不辨賢愚不辨則民惑而不知鄉方矣大臣而不敬陛下追則貴賤大小之分不明貴賤大小之分不明則出政於此人將眩惑而不知所從矣　又曰中庸之學本以修身而修身亦列於九經者聖人之身出居明堂以臨天下其動容貌正顏色與居進退之際即是治天下國家第一事齊言其齊一明言其如日月之明盛服言其弁冕端委以臨其下與居之際非禮不動此皆修身之體聖人坐廟堂象貌也體者不可以驟為也中和積於中而誠正之體見於外聖人只消修身到這裏才出來坐朝廷治象固已見矣自此以下八者皆是政事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勸賢此一事亦是聖人身上事以下七者皆德之發於政者有司之事也尊賢則不惑者書曰任賢勿貳尊賢而有貳心則人惑矣其惑者何也其意若曰吾君之用是人也用之不力意者蔽於讒邪蔽於色耶蔽於貨耶不知德之為可貴耶不然何用賢之不力也何用賢而以小人參之也君蔽於讒則人相勸於讒矣君蔽於色則人相勸而好色矣君蔽於貨則人相勸而貨殖矣君不以德為貴則人不知德為賢矣如此則人惑而不知鄉方矣

晏氏曰箕子陳洪範則有九疇子思作中庸則有九經事雖不同其取於九數則一而已洪範九疇一曰五行者本於天道故

曰惟天陰騭下民也中庸九經一曰脩身者本於人道故曰凡爲天下國家也遠人在外諸侯在内先内後外乃其序爾今則先遠人而後諸侯何哉盖遠人不來則四夷交侵而吾征伐四出救患有所不給何暇懷諸侯乎是先來遠而後懷諸侯者乃急緩之序不得不然爾旅獒言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然後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是先柔遠人而後懷諸侯正與此合不然柔遠能邇書曷以屢言之也語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先親親而後敬大臣之序也此與夫骨肉咸怨侮慢自賢者異矣財用者商賈之事也當言來商賈則財用足今乃言來百工何哉蓋備物制器者百工也財用之所由出也故攻玉之工至則寶玉之用足焉攻金之工至則金幣之用足焉耒耜之器成而穀人足於粟蠶桑之器成而絲人足於衣然則百工來矣財用胡爲而不足耶

温陵陳氏曰古之爲天下者賴諸侯以治之比之建萬國親諸侯是其意也然有幾内之諸侯幾内爲乎天子自幾之外環視天下皆諸侯也故諸侯能懷之則天下畏之舜於攝帝之後即行巡守之禮人以爲舜之警動諸侯而不知舜之巡守所以慰安之也武王時邁之詩亦此意也然必繼絶舉廢者蓋諸侯世有其國而不至於廢絶者也殷能革夏之天下而不能革夏之諸侯周能革殷之天下而不能革殷之諸侯故其廢絶者亦從而繼之舉之

涑水司馬氏曰體者元首股肱義猶一體柔遠人者馭以寬仁不強致也敬大臣者苟其人不足任大臣之重則勿寘諸其位既寘諸位而復疑之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則讒慝並興大臣解體矣柔者謂撫其懷服矜其不能謂不責其驕慢

江陵項氏曰道立則爲之基址也不惑然後講之明矣不惑者我不惑也不眩者人不眩也齊明盛服内外交修也讒也色也貨也三者害德之具三者不去有德者不可得而貴也聽公伯寮受女樂用田賦則夫子之道廢矣賢也親也大臣也士也民也工也皆言勸者皆同舟共濟之人必有以興起其歡心而後可孝經孝治章言治天下治國治家皆欲得人之歡心即此意

晉陵錢氏曰脩身尊賢親親一家之經也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一國之經也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天下之經也道立謂取人以身不惑謂人知所尚不眩謂人知所同敬百工庶官也謂之工者以其材能足稱其職也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來者取諸能國廣求之也財當爲材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言官之盛又任使之後世乃有尊爲之公而不任以事者矜不能不責其來繼其絶舉其廢治其亂持其危皆保全之以時不煩也厚往溥來重恩而輕利也

建安眞氏曰九經之說至矣盡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諸儒以一爲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長樂陳氏曰此即文武之政也其要惟一其別有九而其序則堯典所謂欽明文思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夫子所謂修己以敬至於安百姓也

永康陳氏曰九經爲政以德爲本也堯舜至治之所由出也此一定不易之理欲知其要即是以心遵心欲知其道只是居敬行簡故九經必自吾身而出脩身則道立有本也尊賢則不惑

本固也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愛始達也敬大臣則不眩則民具爾瞻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上下交孚也子庶民則百姓勸相勉於善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經制有餘也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視猶父母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如臨師保也

錢塘于氏曰以尊賢爲勸賢親親爲勸親敬大臣爲勸大臣體羣臣爲勸士來百工爲勸百工皆加以勸之一字者豈無意哉古之聖君所以爲天下國家用經而不用權用勸而不用懲苟有一毫用懲之意而無貶損謙抑之誠則非所以爲經矣勸道既行始可以言尊賢言親親言敬大臣言來百工也如曰柔遠人懷諸侯此亦用勸之意不復數言也讀經者盡深味之

嚴陵喻氏曰吾夫子既列九者之經終之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蓋經雖有九所以行乎九經者未嘗九也亦本乎一心而已自古聖人相傳之要曰惟精惟一曰咸有一德曰無貳爾心無非存養至一之本也此心惟一則九者各得其序經有九心亦從而九焉則顛倒錯亂而失其所以爲常道矣散於九而歸於一其示人君以心法之要豈不深切矣哉

嵩山晁氏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雲川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大學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中庸論九經亦自脩身始而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是知中庸大學一理也齊明者齊潔其心則明矣服外飾也脩身而曰盛服何哉蓋服其服者必有君子之容未有服黻冕而心不敬者所謂外內交相養也前言脩身以道言其脩之者必以道末言其所以脩也此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言所以脩其道者自此而始也

金華邵氏曰九經之目其先後固自有序然尊賢先於親親柔遠人先於懷諸侯者蓋禮義由賢者出不知尊賢則不能盡親親之道外寧則無內憂遠人未來則諸侯不可懷此九經之序也

宣城奚氏曰一者何誠而已姑以脩身言之齊明盛服儼然而端莊非禮不動肅然而敬畏非誠乎誠於尊賢自然讒色之遠誠於親親自然好惡之同誠於敬大臣自然任使之專誠於體羣臣自然忠信之篤以至來百工而勸百姓柔遠人而懷諸侯一皆以誠行之焉有無實效者哉

新定顧氏曰此夫子平日之議論而子思子記錄於此爲猶治也以一身而撐天下國家之寄爲之儀表可不脩乎身誠脩則人有所觀感有所効法不勞經理而天下自治所謂脩其身而天下平者也故曰脩身則道立然非尊賢則講明之功闕道之力規正之益其將誰賴茍無所賴則將茫然昧所適從故惟尊賢然後不惑古者立三公與之坐而論道此其故也漢儒有言人之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威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是故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君猶元首也臣猶股肱也分任天下之治者惟大臣可不敬乎敬之則言焉而聽諫焉而行無面從無後言天下事理無所欺隱一舉一措可無所疑故曰敬大臣則不眩眩亦惑也人君之於群臣勢分稍相遠貴賤稍相絕則其休戚勞逸易於不相知不相知則不相恤此所以貴於體之體云者休戚勞逸視均一體之謂也然則又焉有不盡忠竭節以報其上者乎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人君之於庶民勢分相遼遠貴賤相殊絕則其利害得失尤不相知抑不思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君其可不視民如子乎人之愛其子者何所不至以愛子之心而愛

民民不被其澤者寡矣民被其澤則感發興起亦唯恐其不至
耳尊君親上不待論也故曰子庶民則百姓勸人之生也必資
財用曰農則所以致地利者也曰工則所以作器用者也曰商
則所以通珍異者也是三者財用之所出非人君勸率招徠之
則怠惰廢弛財用不足將至於民力困窮而禮義消亡矣此來
百工以足財用所以不可已也不言農若商者舉工而言農商
不待論也天下之勢有遠近人君之治無彼此治道立矣治功
著矣遠人聞風而來固當柔之撫以恩禮之謂柔若是則來者
愈衆所謂四方歸之也治道立矣治功著矣不恃其所能致而
有輕侮諸侯之心則固當懷之念之不忘之謂懷若是則諸侯
協心佐助于我勢莫大焉威莫盛焉天下其有不畏之者乎雖
然就九經而論之言之先後誠有大旨然非必曰次第始終斷
斷不易使人循序而行之也得其大旨於講明之初而遇事接
物兼舉並行各得其當則庶幾無負聖人之訓矣 帝舜有庳
之封尊其位重其祿之謂也同其好惡均其休戚之謂也遇其所
喜則有慶賀遇其所憂則有吊恤之類是也
新定錢氏曰上言達德所以行者一而先之曰知天此言九經
所以行者一而繼之曰明善明善即知天也所謂一也不知不
明安知一之為何物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
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鄭氏曰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將欲發言能豫前
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困之也欲為事時豫先
思定則臨事不困行而豫思定則不病道而豫謀定則道無窮
橫渠張氏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
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又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
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
德應物不學則無由致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以應物也
藍田呂氏曰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
無所事其憂不素定者先事而佚事至而憂而亦無所及於事
寇將至則為干櫓水將至則為隄防其為不亡者幸也故素定
者事皆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
括動而有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
然後能應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
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用也能應也成變化也此所
以無跲困疚窮之患也言有成說則使於四方不憂乎不能專
對也事有成業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不憂乎不能治也行有成德則富貴不憂乎能淫貧賤
不憂乎能移威武不憂乎能屈也道有成理則徵諸庶民考諸
三王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憂其不合也
建安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唯至誠為能定唯能定為能應
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
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四節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豫素定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
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若說唯
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
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言前定謂擬之而後言也行前定謂行無越思
也道前定謂止於至善也

海陵胡氏曰所行之事必豫定乃能立若豫思之豫為之豫備之豫防之則事無不立不然則必有廢敗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至於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是能豫定則臨事而言無有頓躓困者臨事不通之辭凡事或施之一身或施之一家或施之一國或施之天下皆當豫定則無有不通所行之事如欲事君必豫思其事君之道莫非以忠若事其父必豫思其事父之道莫非以孝至於朋友以信事兄以弟皆當豫思之則心無疚病也道者常之總名道能前定則施諸一身施諸天下施諸萬世無有窮匱也

長樂陳氏曰此繼上而言誠之先凡九經必有言有行有事有道而不行之以誠則怨咎忘志能前定而豫不能前定而豫則不誠無物而言行事道皆廢矣跲困窮必至之患也然前定而豫豈先時而起哉能定能應亦理之當然爾孟子曰必有事焉

施氏曰豫者不為其事而為其所以事不察其然而察其所以然之謂也時過而後為則不足以當務而能不廢乎重至而後慮則不足以應卒為能不困乎

范陽張氏曰誠者豈一日遽然安坐定氣閉目以求之使以為誠哉當平居暇日戒謹恐懼積久以養之可也此所以有豫有前定之說也豫前定以言養之有素也養誠於未有事時所以言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言前定則不跲而可行事前定則不困而常通行前定則不疚而常全道前定則不窮而常久此蓋深明豫與前定之不可不留意而欲學者養誠於平居暇日也

江陵項氏曰言誠而必曰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自事豫以上言政自事豫以下言學

吳興沈氏曰豫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坤下震上為豫此象曰雷出地奮豫是氣有事之初也夫子於六二斷之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即吾性情有事之始喜怒哀樂未發之之際也其幾間不容髮君子於是知其所趨則事無有不立矣否則雖有不敗故曰不豫則廢凡言也事也行也莫不欲豫前定即豫也前定則不跲不困不疚然道之前定將如何耶夫命之性至虛極靜其體本無窮也惟其本體無窮故其用亦無窮也故終之曰道前定則不窮然則前定之義果何如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學者宜思之

高要譚氏曰凡事云者總謂吾心之所泛應者也豫即前定也前定則明出先有規矩也一心至微萬事至衆泛應之際儻規摹未先定於胸中幾何不為事之所變亂哉言也事也行也道也四者皆要前定而四者之前定又皆相因以為本故言之前定本乎事之有實無實事則言亦無實矣安得不跲乎事之前定本乎行之有實無實則事亦無實矣安得不困乎行之前定本乎道之有實無實則行亦無實矣安得不疚乎此三者皆歸本乎道道者天理之所在也欲是道之前定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求吾本心求之旣得從而誠之使有常是涵養純熟至於充實則道斯立矣此所謂規摹也出而應事動有準則靡不曲當又何窮之有哉不跲則言立不困則事達不疚則行全不窮則道久故道前定則行前定矣行前定則事前定矣言前定則言前定矣四者雖殊而皆相因以為本此皆前輩之所未講使人思而得之也

錢塘于氏曰言先於事事先於行隨而道亦在矣此四者之序也

嚴陵喻氏曰言之前定非擇言之謂也易其心而後語也故不跲事之前定非逆計之謂也亂定而後能應也故不困行之前定非詳應之謂也安其身而後動何疚之有道之前定非預期

之謂也本立而道生何窮之有欲其知一則告之以豫欲其知豫又告之以定聖人教人拳拳之意如此

錢塘吳氏曰凡言行與事固貴前定而易有太極在天地先道固未嘗不前定也生生之謂易道豈有窮也哉窮則變變則通是道無窮也此乃以道前定則不窮為言何歟蓋此所謂道因人而言也楊墨之於仁義惟其不前定故其窮至於無父無君楊墨不足言也伯夷柳下惠其於道也非無定見而定於前者與夫子或異要其終至於隘與不恭亦未免於有窮焉本至如楊墨之害道耳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孔子所謂道前定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孟子之所謂道前定也豫之彖曰豫之時義大矣哉於斯可見矣

桐山周氏曰自此以上言用自此以下言體中庸之道言其用見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言其體則本之於誠中庸所謂明善誠身即大學所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大學之書由體起用故先言致知格物正身誠意而後及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之書即用明體故先言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本於誠身明善先後雖殊相為表裏所謂一以貫之也將言誠之道必先言所謂豫者蓋非一朝一夕之積如雷在地中為復至四陽大壯然後奮發而出天地之間溫溫乎其和可知是乃所謂豫聖人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亦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其道蓋前定矣凡事蓋總言之言能前定則不跲事能前定則不困行能前定則不疚況天下國家其道可不前定乎道而不能前定則用之有時而窮矣非所謂豫也故下文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反本造約卒歸於誠身明善由善以誠身由誠身以順親信友由信友以獲乎上素位而行得志澤加於民非豫之至能若是乎不然如溝澮之水下盈下涸其涸也可立而待焉在其為不窮耶孟子之學得於子思故其論誠亦云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一

四明袁氏曰是非不兩立邪正不兩大聽讒者必不聽忠好色者必不好德重利者必不重義故必去讒必遠色必賤貨則純於天理而邪不干正矣右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章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二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鄭氏曰獲得也不獲乎上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

孔氏曰此明爲臣爲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也

河南程氏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伊川 又曰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道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伊川 又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道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明道 又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人之所以信於朋友者豈聲音笑貌爲哉内誠盡乎父母内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吾所施於民者其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建安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

延平楊氏曰不明乎善雖欲擇之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能順其親乎故順乎親必先於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況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況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 又曰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五節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内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則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强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

以明其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
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
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
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又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唯楊氏反身之說為未安
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
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微
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
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
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
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 又曰原道中舉大學
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
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議
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
居看得這樣都是箇無頭學問
海陵胡氏曰必先得上之信任然後道得以行民得以治朋友
信之然後聲譽聞達可以取信於上朋友未信況可取信於君
乎閨門之內其親且未能順朋友肯信之乎順親有道當以至
誠自持其身何者凡所為善則親喜悅所為不善則親愧辱故
不能以至誠自持則不順其親矣事有善惡若誠於惡則失所
以誠身之道當明於善而固執之然後可以誠身矣
廣安游氏曰此言為人輔相佐其君治天下之道也天子之相
名為人臣實行君之事治君之民用君之爵祿以為賞用君之
刀鋸以為罰生殺進退皆得專之此之謂宰相之事不如此不
可以為政然必得其君然後可以如此然獲乎上必信乎友舜
之道信於四岳而後獲乎堯禹之道信於契皐陶然後獲於舜

周公不為召公所說則居公以為憂求所以釋召公之意而作
君奭召公既說周公獲乎成王矣管仲見信於鮑叔而獲於威
公子產見信於子皮而獲於鄭伯古之人臣莫不如此然不順
乎親則不能信乎朋友蓋君子之道自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
於其親而不順況能及他人乎孟子論舜尊言其得乎親而後
可以治天下此章所言全以舜為法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舜為堯相上獲乎堯下見信乎禹稷契皐
陶其道蓋出於此順乎親又必反諸身舜之事親正如此瞽叟
不豫常反求諸己負罪引慝終至於瞽叟亦允若至誠感神此
順乎親必反身以誠而後可也誠身有道必明乎善舜之誠身
亦本於此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記曰舜其大智也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則舜之明善也不明乎善則下不知人
上不知天而不得中庸不得中庸則不能誠身矣
東萊呂氏曰此段蓋自未至本居下者固欲有獲於上不知所
以獲者自有道擎跽曲拳豈足以獲於上直言正諫豈足以獲
於上甚者乃云我能取信自然獲於上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
信安能一旦為誠信須是平日見信然後可故曰不信於友不
獲於上矣信於友者又須是能悅親如不能悅親於朋友交際
間雖有誠信而非發之於內當時固可遮蔽偶然遇一大君子
則不能掩故曰不悅於親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非三牲五鼎
為足悅親須是承顏順色方為悅親又須是出於誠誠者乃與
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此章一
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乃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所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上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事親從
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

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 居仁

范陽張氏曰人性皆善特吾學非其道而世無師友以指示之耳使吾知格物致知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源流窮其終始窮之至於極盡之地人欲既盡一旦豁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此所謂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焉故誠之為用無不感動以此事親則吾親感動而無不悅以此交朋友則朋友感動而無不信以此事上則在上感動而無不獲以此治民則天下感動而無不治是故不憂民之不治上之不獲朋友之不信親之不悅獨憂身之不誠善之不明耳使明乎善則吾身吾親吾友吾君吾民之機皆已總攝乎此矣

新安顏氏曰所謂善者何如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曰萬物皆備稱其善也曰安宅曰正路喻其善也善之為言美也窮天地亘萬世所謂事物皆於此乎出譬如枝葉之生於本根是故事物有大小而此善無大小事物有高下而此善無高下事物有變遷而此善無變遷事物有彼此而此善無彼此非有氣也而氣皆於此乎出非有形也而形皆於此乎生故有行焉而人莫能禦是謂正路有居焉而人莫能移是謂安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自得於我無竢於彼是謂萬物皆備事物莫之能及也故謂之善伏犧之為易堯舜禹之相傳以中箕子之言皇極孔子之言仁惟此善也子思子之為是書始名之以天命之性中目之以至誠末以為上天之載異時孟子又名之以仁義亦惟此善也能明此善則知身果不可以不誠

晉陵喻氏曰夫子之教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公卿乃與事父兄等逮德下衰士或以事公卿為恥夫子其知之矣故以是垂教焉其事君盡禮人至以為諂其栖栖於行道人至以為佞後世之君子視孔子不翅千萬也而天下之人莫有疑其諂佞者是豈有過於孔子哉蓋其於天下無孔子皇皇之心不以得君行道為己任無孔子之德行而不敢自信無孔子之毋我而不能忘其己私故終於碌碌然無翻然而改者也如此則夫諂佞之譏又何疑哉噫無怪乎道之不行而斯民之不受賜也安得以孔子中庸之道告之

延平周氏曰信乎朋友是內足以自信而外則足以取信此上之所以獲而民可得而治也故孔子之教止於信而漆雕開之學亦主於信

吳興沈氏曰上既言事豫則立至道前定則不窮之義此復申以明善推而至於民可得而治蓋一理也特子思欲理明而事切故再詳反覆言之能明乎善即所謂豫也性之至善自本自根無昏迷之間人偽一萌則失先見之明而善不復見矣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即事而明不為物惑則性善明矣明乎至善則一性之間無一毫人偽皆天理之自然以之脩身則誠以之事親則順以之交朋友則信以之在下位則必獲乎上以之在上位則必得乎民無所往而不當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鄭氏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

決也
孔氏曰此經明至誠之道自博學之以下中明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鄭註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聖人是矣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則不置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
濂溪周氏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河南程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云云　又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明道　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又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縣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摹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逈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孰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伊川　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謂之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伊川　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能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又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亦不通也　伊川　又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伊川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伊川　又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唯理可進除是積學旣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
橫渠張氏曰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知彼爲不思而得也　又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

言遇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
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
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
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
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
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
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至之非人一己百人
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　一本云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
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
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知之所能為此
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
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與天無
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
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
而猶雜之偽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
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
行所以至之也君子將以造其約則不可不學學而不能無疑
則不可不問未至於精而通之則不可不思欲知是非邪正之
別本末先後之序則不可不辨欲至乎道欲成乎德則不可不
行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
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故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學
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〇

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
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顏淵學為孔
子而未得者也故疑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皆疑辭也孟子學為舜而未得也故疑之舜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亦疑辭也所謂疑者思乎未知也
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故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學也問也求之外者也聞也見也得之外者也不致吾思以反
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為性知所以為命反之
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
思則得之不思則弗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後已則學
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故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
也理有宜不宜時有可不可道雖至矣膠於理則亂誠雖至矣
失其時則乖不可不辨也辨之者不別則不見不講則不明非
精義入神不足以致用故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四者致
知之道而未及乎行也學而行之則由是以至于誠無疑矣知
崇者所以致吾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學之博者若知
之之要知之要者不若行之之實也行之之實猶目之視耳之
聽不言而喻也如日月之運行不可得而已也篤之猶有勉也
篤之至于誠則不勉矣行之弗篤為猶未誠也故曰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君子所貴
乎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柔者可進於强愚者
可進於明不能勝氣質則雖有志於善而柔不能立愚不能明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反其同而變其異也思誠而求復所以反其
同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所以變其異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
體況學問之益乎故學至於尚志以天下之士為未足則尚論

古之人雖質之柔而不立者衆矣學至於致知格物則天下之
理斯得雖質之愚而不明者寡矣夫愚柔之質質之不美者也
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
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
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之甚矣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是謂專一
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又曰誠是無虧欠
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又曰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
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
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
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
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
理窮觸處皆通矣其窮理之本歟
延平楊氏曰道一也有天人之辨賢聖之別者誠與誠之者異
而已其歸無二致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此曰雖愚必
明何也曰天地之性一而已爲上智爲下愚氣稟異也故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也若夫學之而
弗能問之而弗知思之而弗得辨之而弗明行之而弗篤而遂
措焉不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則是愚者之不
移也尚何明之有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論語
之教人凡言忠信恭敬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
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
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河東侯氏曰誠者天之道生而知之堯舜性之者是也誠之者
人之道學而知之湯武反之者是也誠者天之道聖人人倫之
至化而無跡從容中道思勉不在言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擇善者也弗能弗知弗得弗
明弗篤弗措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勉而中思而得者也人一能
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則又困而學之者也果能此道則
愚必明柔必强由能有誠也堯舜性仁無時而不中不必更言
中不中由仁義行者也不待乎思勉也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相去甚遠學者若於此有所得則氣味深長不可放過潛心力
久玩味純熟庶可也誠者天之道只於聖人分上言之猶未盡
誠之蘊必須自得仍於天道人道上分別得從容處方見誠與
誠之者不同若只恁地說過殊不濟事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六節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
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
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
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
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
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
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
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此誠之之目也有弗學而下言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
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此言引
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擧而措
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
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
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
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
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

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
補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
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
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
地之間唯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
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唯聖人之心爲至實
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
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
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
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
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
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
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
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
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
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
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
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
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
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
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
之故也唯聖人氣質淸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
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
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毫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
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之未
免於私欲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

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
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
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
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
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
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
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
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
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
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又曰諸說周子至矣其上章以
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見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
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
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
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
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
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
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
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之說固爲詳實然深考之
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
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
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
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
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
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或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
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

尤專恃此而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孰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慎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慎恐懼而慎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不遂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慎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慎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北溪陳氏曰誠與忠信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此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說後世說誠都差了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晦翁又謂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今人動以至誠兩字加諸人只成謙恭敬謹之意不知誠者乃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真實極至無一毫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又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然又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五星之運行躔度不差至於萬物之生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自古至今無一毫差錯者只是真實理此所謂其物不貳則生物不測就人論則實理流行付予於人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無非實理發見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之食乃不屑就此皆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良心之實終亦不可殄滅皆天理流行真實處又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只是誠實不欺之理全體悉實誠也一言一行之實亦誠也　又曰君子誠之為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皆就做工夫上論要行真實無妄

延平周氏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天也而聖人不以天廢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人也而賢人必以人助天學而有所未能則問之問而有所未知則思之思而有所未得則辨之既辨矣然後行之蓋求之於人而又求之於己者吾學者也愚之對者知而不言知柔之對者剛而不言剛何也蓋言其性則愚不止乎知而必至於明也言其才則柔不止於剛而必為強者也何以言之雍周曾謂使知者求之不得然後使明者求之是明對知為重皋陶之九德則強出於剛是剛對強為次

廣安游氏曰春秋以來人各以意之所見為善自以為學而陷

於不孝申生是也自以爲忠而陷於不忠荀息是也自以爲仁
而陷於不仁宋襄公是也自以爲義而害於人倫於陵仲子是
也自以爲廉而害於大體楚子㪍是也若此者多自以其所見
爲善孔子憂之作春秋以明至善之歸以爲當世之人其所以
陷於不善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必非不善擇之不
精講之不詳故至於此故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凡此者皆所以精擇之以求明乎至善也人一己百人十
己千皆所以求至乎至善也學之問之辨之行之而弗措凡以
善之難明而易以有毫釐之差也
范陽張氏曰欲擇善固執不由學問思辨篤行中求所謂善者
未必善而執者非所當執也學必有疑疑則必問問而未喻必
思思之至深必辨辨之已微必行自然之理也怠慢之心常起
於無味有志之士常弗措於可措此所以不畏天資之愚而畏

怠墮而自絕者也苟加學問昏氣自除愚者明矣懦氣自去柔
者強矣愚懦者尚可進道况秀艾之士哉
施氏曰自然而然謂之天使然而然謂之人誠者得之於天自
然而然者也故言天之道則以天合天而已誠之者成之於人
使然而然者也故言人之道則以人相天而已以天合天則無
事於有爲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動則合道而已此人之所以
聖也以人相天則假修爲而後至見善不明則不足以擇善用
心不剛則不足以固執之者也學以窮其理故欲博思以精其
義故欲愼學之博矣而繼之以審問則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
矣此則問理多矣思之愼矣而繼之以明辨則日減其所有而
損其所成矣此則見理明矣然後知其所要勉而行之則能有
所至故不可以不篤篤者力行而至也
江陵項氏曰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
其所當然　又曰學之於古問之於今思之欲其契於心辨之
欲其合於道行之則爲我有矣　又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
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象山陸氏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
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
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
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
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
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履之純篤如伊尹之任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
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

之士哉
吳興沈氏曰性一也語其無所不在則曰道語其有一而未形則曰
中語其真實而明妙則曰誠其歸皆性也中庸之說其始曰性其
中曰中及其終也又變其目曰誠命名雖有不同其出於性則
一也特有毫釐之辨耳夫誠一也有即事而誠當機而會
所謂天之道也有因學問而復明人之道也天之道舜之大
智是也人之道顏子之拳拳服膺是也子思又以誠之者之事
必待夫指入之路學問思辨與行以下是也易曰舉而措之又
曰禮義有所措措之爲言處其所當安之義也知夫誠之所在
則得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力至於有所措則至矣
誠矣與從容中道其歸一揆也故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果能
此道蓋必然之理果者決也決然能是道者也
饒氏曰人之稟性有利有鈍故其得道有易有難一能之十能

之此其性之利者也性之鈍者勿苦其難而自棄也他人一能
之己當百以及之他人十能之己當千以及之蓋騏驥一日千
里駑馬十駕亦將千里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所
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雲川倪氏曰天性昏愚求變而爲賢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然必立志之堅然後可
晏氏曰非見善明者不能擇善非用心剛者不能固執唯賢者
然後能此顔淵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
也博學者學之廣欲其強記審問者問之詳欲其多聞所
以外資諸人也慎思者精思其意旨明辨者別白其是非所以
內資諸己也資諸人者既致其廣大資諸己者又盡其精
微然後繼之以篤行之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易曰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而終於仁以行之揚子曰學以治之思以精
之而卒於不倦以終之與此同意
蔡氏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言仁後言智擇善而固執之先
言智後言仁亦可見聖人君子之德而不亂　又曰雖愚必明
求智之事也雖柔必強求仁之事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氏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
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
至誠
孔氏曰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
河南程氏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
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伊川　又曰君子之學必
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

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反而誠之聖人也伊川
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
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伊川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
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橫渠張氏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
來以至於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
會以推達於天性也
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
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教也一
本云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成
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由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
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
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
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建安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
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學不可
以已加之誠意而已其誠不息則雖愚必明況其本智乎雖柔
必強況其本剛乎及其成功一也豈不信哉
延平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
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
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新安陳氏曰此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程子諸說皆學
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唯先明諸心一條

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顔子好學論中語而夫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録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蒸山郭氏曰自誠明謂之性由性以誠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誠也本乎性故有生知由乎教故非學則不得也率性之謂道自誠而言之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自明而言之也明之與誠及其成功一也

涑水司馬氏曰率由誠心而智識自明此天授聖人之性也由智識之明知求道者莫若至誠故誠心爲善此賢者脩聖人之教也所禀賦於天有殊然苟能盡其誠心則智識無不明矣

高要譚氏曰夫唯已極其至無所用力故六通四闢無所不知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謂之性云者指性示人使人知所至之處也夫唯未極其至須先用力致知格物始見本性故曰自明誠謂之教謂之教云者用此立教使人知脩習之方也自誠而明者性合天道自然開廓明達如人安居本舍坐觀庶事故曰誠則明矣自明而誠者先明乎善然後反身而誠如人出外復歸先須辨認本舍然後入而居之故曰明則誠矣謂之性者聖人之事謂之教者學以成聖之事唯能自明而誠即能自誠而明矣此相終始之說也

新定顧氏曰體乎天理無一毫之僞誠之謂也知乎天理無一毫之蔽明之謂也由誠而明者稟至粹人僞不萌則於天下之事理自無不知此聖人之事出乎天理之本然者也堯舜性之此之謂也由明而誠講學旣精灼見此理私欲克除復乎天理之真此賢人之事出乎教習之使然者也湯武反之蓋其人也誠則明矣譬如太虛纖翳不作萬象呈露明則誠矣辰光旣昇陰邪屛息太虛湛然

蔡氏曰言性教之道雖異而本末一貫也誠明謂無息而仁智自著明誠謂由智仁而造無息下言聖人君子之德者即此義而推衍之也　又曰自哀公問政至明則誠矣蓋夫子之言而子思述之上以結修道與教與達德達道之事下以起聖人君子天人之所備論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氏曰贊助也育生也

孔氏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

河南程氏曰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　又曰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又曰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明道　又曰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明道　又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伊川

橫渠張氏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即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之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又曰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與

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禀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禀有多寡故爲強柔禀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唯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于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

建安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羣然皆生者各得
其理則盡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天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
矣
延平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原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
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
其分內耳　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
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
無二故也
河東侯氏曰或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便生得不豐厚曰氣之
所鍾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乎曰在君相斡旋之力爾若舉賢
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淳厚此天下所
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正謂是
耳若曰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賴於聖賢哉子思所以言贊
化育也書亦曰祈天永命如此而已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
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
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
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
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
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
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盡因其事而擬言之非正
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
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
若有可疑者[illegible]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殊

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禀天地之氣其體即
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
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
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
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
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
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
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
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止是
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
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
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
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
則其親疏近遠深淺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
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
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而失之矣
涑水司馬氏曰人皆有仁義禮智之性惟聖人能以至誠充之
如能盡其性然後脩其道以教人使人人皆盡仁義禮智之性
如此則其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蕃滋草
木暢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萬物莫不遂其性豈非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而功德參於天地哉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
嵩山晁氏曰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
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分爭而言之也猶曰能盡
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
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彼者何也以其理相因非心知其意者

莫之能喻也物性之盡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廬安蔣氏曰盡猶極也言極乎其性之理而得其性之正也盡者
生於有者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下文又云不誠無物夫無
得於中未有自信者也夫是物也惟其有之故信其物之有是
不誠不信則無是物也惟至誠能有其信故能盡其性耳目鼻
口與物相汩則不知夫性之所在不知夫性之所在何所盡之
哉惟天下至誠爲能以仁智勇治其心心治而喜怒哀樂得其
正而性之全體可得而盡矣盡性之理而得其正聖人能事畢
矣非特己也性人亦然非特人也惟物亦然非特物也天地亦
然己也人也物也天地也其性之理則一而已
長樂陳氏曰天下一性耳能盡己性則必能盡人之性而物之
性亦可自此推之故能盡人之性亦能盡物之性但所以盡者
有次第也不先盡己之性於人物何有哉天地之化育不過及
夫人物而已能贊天地之化育自然與天地參也
晏氏曰所謂盡性者充足其四端之善彌滿於一性之中而無
餘蘊也非天下至誠不能臻此
海陵胡氏曰性者五常之性聖人得天之全性衆人則稟賦有
厚薄聖人盡己之性以觀人之性然後施五常之敎以敎人使
仁者盡其所以爲仁義者盡其所以爲義至於禮知信皆然則
天下之人莫不盡其性物萬物也萬物之性雖異於人然生
育之道愛子之心至深至切與人不殊故聖人將盡物之
性設爲制度定爲禁令不使失其生育如獺祭魚然後
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交於萬物有道故物無不盡其
性物既盡性則可以贊助天地化育之功天地以化育爲功聖
人以生成爲德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贊助天地之化育其功與
天地參矣

高要譚氏曰何謂至誠極實理之至云爾實理在我已極其至
即能盡一己之性矣一性之初聖人衆人所得均也然衆人後
知後覺必待先知先覺者爲之開明然後能復其初聖人既盡
在我之性此所以能盡人之性也一人之身物理皆備聖人既
能盡人之性則推以及物故能使草木昆蟲皆遂其生鳥獸魚
鼈咸不成若此所以能盡物之性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此盡人之性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此盡物之性也人者天地所生物亦天地所生天地生之聖人
成之天地化育之道待聖人而後備此則贊之義也人之爲號
本與天地並稱唯其在己者有所未盡不能推之於人物無裨
造化故與天地不相似聖人盡己之性而進乎贊化育之功則
是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則參之義也或曰聖人在下道不得行
盡己固可亦安能盡人盡物贊化育與天地參乎曰聖人有德有
位其道行乎天下聖人有德無位其道明乎天下功用皆同無二事也
新定錢氏曰洞徹底蘊略無纖毫欠闕非謂有加於其所固有
也經言之日月而或蝕焉有一分之未復即有一分之未盡復之
如故全體全明所謂能盡如斯而已賢者覺其本性雖已明
徹然未到知天命未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猶是未可謂之
能盡也必聖人而後可也
霅川倪氏曰或曰人之性一故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若萬物之
性與人不同而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也曰物之性固
不可與人之性同然其好生惡死一也是以聖人生之不傷使各
各遂其性故可以贊天地化育也此曰盡性孟子乃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何也孟子推原子思之義又本之於心也然盡心
而合於天理去其私心則可以盡性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鄭氏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形謂人見其功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

河南程氏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伊川 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伊川 又曰人自提孩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是致曲去性上修任是直養然同歸于誠 又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自有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明道 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從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形而後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伊川

橫渠張氏曰致曲不貳則偏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藍田呂氏曰至誠者與天地參則無間矣致曲者人之禀受存焉未能與天地相似者也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致乎中和然禀受之殊雖聖賢不能免乎偏曲清者偏於清和者偏於和皆以所偏爲之道不自知其偏如致力於所偏用心不貳亦能即所偏而成德故致力於所偏則致曲者也用心不二則曲能有成者也能即所偏而成德如伯夷致清爲聖人之清柳下惠致和爲聖人之和此誠則形者也德有定體則隨其所就文節著明故曰形則著一曲之德致之成章則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知類通達餘善兼照曲之爲不爲曲也故曰著則明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之則不可與幾矣故知至則含其曲而趨其至未有不動而徙義者也故曰明則動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心乎動動而不息雖文有小大之差然未有不變者也故曰動則變變者復之初復於故則一於理圓神無滯不知其所以然與至誠者同之故曰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又曰變者如病始愈以愈爲樂如迷始悟以悟爲得及其久則愈者安然無憂不知所以爲樂悟者沛然自如不知所以爲得 故能純一不雜混混一體無形色可求無物我可對然後可以謂之化

建安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汙以爲清革暴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

延平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禀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以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卑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學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亦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指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輝光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上下之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故不能盡録然亦不可不辨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自誠而明之事此章言自明而誠之事也自明而誠學者之事也較之自誠而明則抑其次矣曲之為言與直對立至誠之道自性而推之則為直致自學而反之則為致曲易曰反復其道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皆致曲之謂也曲能有誠即前章所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推言化之本於至誠也上章發端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推其極至於與天地參此章發端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推其極至於變則化子思子懼人以此二章所言為有優劣也欲示人以其所同則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夫前後二章發明功用若有不同而唯天下至誠一辭則無不同矣苟均之曰唯天下至誠也則其功用又安可以二觀哉

兼山郭氏曰致曲者曲盡之也由能有誠由力使之然也至於誠則形以至變則化則致其道而終於誠則無異也

虞氏曰自內以達外者誠之所以成己由淺以至深者誠之所以成物蓋君子之道出乎身者固有其序入於人者亦有其漸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所謂自內以達外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所謂由淺以至深也君子之誠存於心者至矣及其發於外也有不可揜焉形則形於身著則著於行明則明於天下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所謂形也愛敬之道著而為仁義中和之德著而為禮樂所謂著也非特人知之鬼神其知之矣非特鬼神知之天其知之矣所謂明也君子之成己如此膚非自內以達外乎唯其誠之已至於明則所積者厚矣及其推之以成物始則有以感動乎衆心中則有以變易其舊習終則有以化成其德性如風之震蕩鼓舞所謂動也如春之枯槁甲坼

所謂綏也如夏之長養成遂所謂化也君子之成物如此者非
由淺以至深乎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可見矣由德廣所及以至於道化之
行由無犯非禮以至於猶惡無禮故序詩者亦言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所謂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可見矣然文王生知之
聖人也自誠者也此之所言致曲之賢人也思誠者也由賢以
至於聖自人而入於天蓋亦同歸一揆而已矣故中庸言其終
終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蓋以曲能有誠者可與天下至誠
者為一體也
温陵陳氏曰或以曲為小善巳非矣又以為偏曲之曲道何嘗
有偏偏則非道矣曲如楊雄所謂途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
通諸海入道之門户固應曲致也如孔門或以愚或以勇或以
魯或以達而入道所謂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致知學以致其
道之致小德川流亦是致曲之意
高要譚氏曰致曲之為言致其委曲以求本性之實理非直造
徑達之謂也既非生而知之直造徑達容有所未能當隨才識
高下專心致志委曲以求之求得本性因而誠之使有諸己則
亦與從初自誠者無以異矣故曰曲能有誠能化至者言至誠
之妙用所過者化也語至誠極於能化則知其所存者有不測
之神矣贊化育與天地參皆不外是此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孟
子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即此曲能有誠之說也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即此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之
說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此明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　之說也
永康陳氏曰一室皆闇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處而闢之
此致曲之法也

嚴陵喻氏曰至誠之理自所性而達乎外者直也由學問以達
乎內者曲也
建安真氏曰前章言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盡
己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次致曲即學之事曲
猶曲禮之曲蓋聖人生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
下則必於纖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
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也
晉陵錢氏曰曲謂行事之委曲若曲禮之類致力於曲亦能有
誠誠則形謂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形則著人得而見之也著則
明其德昭明人不能掩也明則動人為不善者不能自安也動
則變人從之也變則化化民成俗不知其所以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
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
如神
鄭氏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四體謂龜
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孔氏曰此言身有至誠可以豫前知事禎祥吉之萌兆本有今
異曰禎國本有雀今亦雀來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國本無鳳今
有鳳來是也言家國之將興必有嘉慶禎祥也妖孽謂凶惡之萌
兆妖傷也傷甚曰孽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
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見乎蓍筮卦兆動於龜之四
體也善謂禎祥不善謂禍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
至誠如神
河南程氏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
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又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藍田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則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然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發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建安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寂然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此非人所能測也至於前知之實則近考諸身遠驗諸物大有以知國家之興亡小有以知一身之禍福此人之所同見也故至誠如神如神云者因人所言見之也

延平楊氏曰誠即神也上下與天地同流則兆乎天地之間者庸有不知乎以上言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則善不善已形焉故曰如神而已 又曰君子一於誠而已唯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君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河東侯氏曰至誠之道學者須是心明意得然後可以知之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以理得不可以跡考可以默識不可以言窮今夫四時之代謝日月之晦明鬼神之吉凶皆至神之道也知其所以然則國家之興亡其禎祥其妖孽煥然知之矣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一人之為天地之為一物之理天地之理一身之氣天地之氣喜怒哀樂少動於中則達乎面目見乎四體況天地之廣大國家之盛衰其有不見乎故問之蓍龜而蓍龜動以應候乎四體而四體動以知禍福善惡各以物至如高宗之夢文王之卜神降於莘星入於秦皆其物也故曰至誠如神神即誠也不可以行至察速言之

河南尹氏曰昔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董平日未嘗出庵伊川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自明也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祁寬問於尹子曰豈非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乎尹子曰也不必如此說只是久靜自明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無私偽則常虛明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蓋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用使近二之論蓋因異教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其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延平周氏曰禎祥者將興之兆朕也妖孽者將亡之兆朕也見乎蓍龜驗之物也動乎四體驗之己也禍之將至福已伏之而其所以召福之善必先知之福之將至禍亦倚之而其所以召禍之不善必先知之 故言禍則先於福而言不善則次於善也

海陵胡氏曰此一節 言至誠前知之事由身有至誠而其性明

性旣明則可以豫知前事雖未萌未兆可以逆知國家將興將亡之理若進賢退不肖其政教皆仁義雖未大興至誠之人必知其將興也又天必有禎祥之應若小人在位賢人在野政教廢弛綱紀紊亂雖未絶滅至誠之人必知其將亡也又天必有妖孽之應此皆至誠前知默契天意者也若蓍龜先知之物聖人有先知之見知蓍龜之靈也人有四體四體之動心必先知之聖人於禎祥之兆亦先知之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

江陵項氏曰此一章言性者變變明白與天無間天之道也下章誠者自成也而下言教者變變實與人無間人之道也

施氏曰一身之所有至理具焉一心之所存神明舍焉反身而誠則清明在躬猶日中天無容光必照矣故不待興亡之已至而知之於禎祥妖孽之始不待乎禍福之已形而知之於善不善之初非前知者其能是乎易曰知幾其神乎

莆陽林氏曰人之精神常闃寂無人之所見物我間之則內外豁然是得其本性少頃思慮一起便坐不得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終日於膠膠擾擾之地得少頃間靜便覺快樂是其本性然也況終身受用於誠者乎且居乎環堵之室更靈哉月之火戶外之履皆能逆知其爲某事以其心靜故也以此觀之周公仲尼雖無天子之位然逆定之數可以前知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禎祥如火流爲烏鳳鳴朝陽之類妖孽如三川之震夷羊在牧之類故可以前知也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此皆逆定之數爲堯湯者能爲之先具爾焉能使之必無也見乎蓍龜謂人有吉凶禍福之事未嘗見於蓍龜四體者謂吉凶禍福盡見於人之俯仰屈伸之際

長樂陳氏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至誠之道也商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果得傅說宣王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上天祐之爲生賢佐果得申甫此其明驗歟

范陽張氏曰福將至則善念見禍將至則邪念形旣先知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孽爲禎祥將亡反爲將興蓋無難事也故曰至誠如神

蕪山郭氏曰自君子觀之謂之知幾自衆人言之謂之前知易曰知幾其神乎

高要譚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自不學者言之事似渺茫近乎怪誕而不可信自篤學者言之是皆性中所有纔能存養不失其全便能至此無足疑也夫何故識得性與心之體即灼然見此事皆存養所致也性之在人非槁木死灰兀然寂然不生不出而已其中虛明自然透徹物有動乎其外而吾必覺知於其內凡天下事物有形有聲有臭有味有名有數與吾耳目口鼻手足相接者莫不皆先覺先知不特知此天地之間潢海內外凡實有是事實有是物雖吾耳目口鼻手足之所未嘗及者一有感乎其中亦莫不皆有覺知此乃一性之靈可以應無方之變者蓋天機將動之時也夫是謂之心識得此理當其本心覺知之時惟精致一固守勿失使此一性之靈常存不散性本虛靜虛極則通靜極則明正如持鑑當中一影一像雖不專見天下禍福善惡之事旣實有而不虛端兆纔萌無有不知者矣故曰至誠如神明不覩諸易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存養之力也感而遂通者前知之驗也此章重致全在至誠而前知之說特以明其效驗非如俗學專尚神怪而不知理之所在也

柯山周氏曰禎祥非必甘露醴泉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周室將興可知矣妖孽非必石言神降如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周室將亡可知矣況
假之於蓍龜動之於四體禍福將至有顯然之理乎
晉陵錢氏曰禎祥若麟鳳芝木之類妖孽若雉雊桑穀共生之
類蓍筮龜卜也四體以身喻國家之四方也間居曰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福將至以善而知其福禍將至以不善而知其禍蓋
幽明一理人欲蔽之至誠則無不知矣
蔡氏曰此主誠者之用爲言至誠前知是言聖人既盡人物之
性則知之無一而不明處之無一而不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如造化之神也
廣漢張氏曰此謂神指造化之迹者故曰如謂至誠則感應不
窮也若如所謂所存者神則誠即神矣
新安倪氏曰至誠之道極天下之清明清明天德也推乘天德
故能知天數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至誠如神鬼神之靈
於事先知固也而至誠者實似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
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鄭氏曰物萬物也亦事也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
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
下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孔氏曰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
物誠者非但自成己身又能成就外物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
興立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合外內之道者無問內外皆
須至誠時措之宜措猶用也得其時而用無往不宜也
河南程氏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
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

物也伊川 又曰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明道
又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闕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闕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 又曰學者
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脩學不以誠則
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
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
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
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又曰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
是知 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
終至於喪己伊川 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
卦之韞也明道 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
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閑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
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
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又曰性不可以內外言伊川 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伊川
藍田呂氏曰誠不爲己則誠爲外物道不自道則其道虛行既
曰誠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誰與行
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從
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象接於耳目耳目猶
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
外人有是形而爲形所汩故有內外生焉惟生內外之別故與
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內外故具仁與智無己無物
誠一以貫之合天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 一本云理
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

成也吾用於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其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荑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知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　又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知何也夫盡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知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上蔡謝氏曰或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物只是箇實存誠則有物閑敬是存誠之道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建安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為誠以理言之為道其實一也

延平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其為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若乎偽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猶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焉尚何終始之有故以貫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萬物一體也成己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合天下之公言之也成物知也即成己之道而行其所無事也仁知具性之德也有成己之仁故能合內外之道有成物之知故知時措之宜也　又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知合乎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回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又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

河東侯氏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言誠者事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誠之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不誠之所以無物也下文所

謂自成者蓋如此故君子必貴之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無偽則自然及物矣內外雖殊然皆是性之德而唯誠者能之所以見於行事者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然必先成己乃能成物此道之所以必自道也　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　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

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此類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斁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斁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斁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一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海陵胡氏曰學其所不能行其所未至思其所未得是所以自成於己也脩其道以自引導其自小賢至於大賢自大賢至於聖人是自導達其身也合內外之道者外則成於物內則成於己皆本至誠相合而行

嵩山晁氏曰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於外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為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譬如鳥獸草木之類若刻畫而成或夢中暫睹豈其物耶況於仁義禮智但以聲音笑貌為之豈得為仁義禮智哉內則盡己之性外則化成天下皆會於仁義禮智信故曰合內外之道

馬氏曰夫成己者自愛之至所以為仁也成物者知周乎萬物所以為知也仁與知同出於德性而有得於己故曰性之德也仁由於內以成己知由於外以成物合而言之所以為內外之道也然措之必宜其時也蓋當其成己則不可以不知其成物

之時當其成物則不可以不知其成已之時措之宜也
吳興沈氏曰誠與道同出而異名也誠者非有所假而成也自
然而成者也道非有所假而道也自然而道者也性之爲誠道
天理之自然也容有一毫加損於其間哉雖曰有所成有所道
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誠者性也性之爲體與天地人物所
從始所從終也仰觀於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亦
物也俯察於地山川河海草木丘陵亦物也遠取諸物則鳥獸
魚鼈蚑行喙息亦物也近取諸身則鼻目口耳百體四肢亦物
也在人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亦物也在人理則仁義
禮智信亦物也是數者皆出入消長於一性之中不曰物之終
始可乎此誠之爲體知其惟見性者能知之然誠之爲體固不
在人加損也而人不可以不有誠焉人而不誠則何天地人物
之有乎盡性而至於盡天地之性者誠也致曲而至於形著明
動變化者誠之者也故君子誠之爲貴惟君子之誠而天地人
物從而有立則誠之爲道豈特自成己而已抑所以成物也成
己謂之仁成物謂之智指仁智之定體也誠者性也仁知德也
故曰性之德也語其在己則謂之內語其在物則謂之外援之
以誠則己與人物天地皆一體也無彼己之間也是合外內之
道也誠至於合內外則己與人物天地之理皆曲成而不遺隨
所措而無不宜矣

范陽張氏曰有始無終有終無始皆非誠也成己即是成物以
己與物同一源也使止知成己而不成物楊朱之爲我也止知
成物不知成己墨翟之兼愛也自人而觀之己者內也物者外
也自誠而觀之己與物一體而已合外內而無所擇者此誠也

晉陵喻氏曰君子之於誠自成而已其於道自道而已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終始不貳然後可
以言誠不誠則無物何以使人擬而化與夫動天地感鬼神哉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也君子豈自成己而已哉使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百穀草木莫不蕃廡鳥獸魚鼈無不咸若
則君子之志也人皆以成物爲仁君子則曰成己者仁也成物
者知也使吾之誠未至則未能正心而脩身其何以成物哉必
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天下平此成物之知舜所以爲大知也與當是時視人如
我視我如人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所謂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
之宜也聖人之能事畢矣

臨川王氏曰以實於己者言之則爲誠以誠而行之則自道其
實一理也是理也本與生俱生非外鑠使人能反身而誠則是
誠也豈非自誠也人能率此以行之則是道也豈非自道乎使
自外而爲之則非誠道矣

高要譚氏曰誠自成也道自道也蓋明爲己之學也天命之性
己所固有誠者實此者也實有諸己故曰自成道者行此者也
力行由己故曰自道自云者言非他求皆自己分內事也誠與
道皆己所固有非由外求故言其自成則命之曰誠言其自道
則命之曰道要皆自己性命之理無二致也凡天下之物誠之
則有不誠則無故物之終始全繫於誠也物之始謂物之所起
處也物之終謂物之極盡處也指誠爲物之所由起與物之所
由盡則是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也蓋實有是理方有是物不
誠則無是理故無是物也凡可名言者皆物也只如天命之性
雖己所固有儻不能反身而誠實有諸己則固有之性亦墮於
虛無中矣所謂不誠無物者如此故君子誠之爲貴貴乎實
有諸己也一人之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既足以成己推此施
之亦足以成物成己者其體全故謂之仁成物者其用周故謂

之知蓋非仁則無以盡體諸己非知則不能推用於物故也仁知具足體用兼備此誠所以爲性之德也性之德言實理之可據者也成己成物即此德也合內外之道言實理之兼體用也具仁與知即此道也其爲德爲道也如是故發措時時咸適其宜也夫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知曰道凡欲識仁知道德之所以名觀此即見之矣夫天理一也仁者體此知者知此禮者履此義者宜此信者有此故仁知道德與時措之宜皆以誠爲本亦猶孟子言仁義禮知之端而不及信明人之有是四端無不以信爲本也此章雖不言義與禮如所謂時措之宜則義與禮在其中矣即此論之則堯舜之孝弟夫子之忠恕子思之言中庸孟子之言仁義皆一出於誠而已所謂一以貫之其在是歟

延平周氏曰必於性言德於外內言道者蓋性在我也故以其自得而謂之德內外可以言道而外不可以言德故以其可由而謂之道仁不止於成己而以成己爲主故孔子之教不倦亦謂之仁知不止於成物而以成物爲主故孔子之學而不厭亦謂之知

霅川倪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無物者豈有此樂哉

蔡氏曰此主誠之者之用爲言誠者是言天之道誠之爲貴是言人之道　又曰誠者生知安行成固自然成道亦自然道乃天道生物不測之機也故曰物之終始不誠則不能有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苟能致曲盡誠之之道則其成也非特成己所以成物也學而至此則物我一源仁智兩盡性德合乎外內而時措皆宜與誠者天道之誠無間矣

新定錢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誠者己分當然之事也豈爲人而誠哉有一毫爲人之心即非誠矣故誠乃自成而其道乃自道也非有假於外也我固有之也

新定顧氏曰誠之於物猶水之於波濤也水本質也波濤由水而生者也誠本質也物由誠而出者也波濤由水而生及波濤之泯則歸於水物由誠而出及物之終則歸於誠此物之所以始於誠而終於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以物之由誠而出也非誠其何以有物故曰不誠無物　其曰成己仁也體是道於己謂之仁成物知也知物之當成謂之知要之成己成物皆此誠之運用流行仁知特強名爾其實則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而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總而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夫莫切於己賴誠而成仁之名由是得焉莫衆於物賴誠而成知之名由是得焉一性之德於是乎在外內之道於是乎合則誠也者夫豈可以斯須汎廢是以宜於時措時措云者無時而不用之也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自是一句　有問物始生於誠終復歸於誠如此則人死後歸于大道不復爲鬼答曰不然鬼神亦物也凡麗於陰陽者皆物事亦物也物之始生不應一頓便突出來其化生之序氣感成象體具成形凡幾節奏死後不應便滅亦有幾許變化但未知爲鬼神後其存滅又如何耳此却智慮所不能及人之所知固有限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三

四明袁氏曰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鄭氏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道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爲徹可壹言而盡要在至誠也爲物不貳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也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至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振猶收也卷猶區也引詩者言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

孔氏曰前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下言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長久謂至誠之德也天之與地清濁二氣所分非是以小至大今以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蓋曰以下是孔子之言

河南程氏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有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伊川 問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顯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章是也伊川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聖人之心純亦不已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明道 又曰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又曰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藍田呂氏曰實理不貳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耳乃乾坤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育亘萬古無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者日新無敝之謂也徵驗也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晦朔生明而無敝此之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晦朔生明而無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徵生生也照臨也苟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徵則悠遠悠遠無窮者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則高明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能冒也悠久則無時不能養也所謂配地配天無疆者以形而上者難明故以形而下者明之也配之爲義非比類之謂也天

道至妄以常以示人故爲變紛錯終古不變至誠無息成而明者也故曰不見而章一闔一闢天機自然無作無息以生萬變至誠無神而化之者也故曰不動而變至誠不息日新無窮萬物之成積日之養而已至誠爲物不貳者也故曰無爲而成所以載物覆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皆至誠不貳而已此天地之道所以至言而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貳者也天地所以成者積之無疆者也如使天地爲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限昭昭撮土之微將下同乎衆物又焉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哉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拳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

建安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不息則可久非日月至焉者也故曰不息則久久則根於心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故曰久則徵不息而有徵則其行將與天同運其立將與地同處故曰徵則悠遠夫如是則下與地同德上與天同道矣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如地故能任天下之重是所以載物高明如天故能冒天下之道是所以覆物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隳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闕矣是則悠久者天地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所以成物誠至於此則非人爲所能及也天德而已矣故未教於民而民敬之是不待見而彰也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不待動而變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無爲而成也由此觀之天覆地載而聖人所以成天地之功者至誠而已故曰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此又申言天地之道可盡於一言也其爲物不貳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覆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曰生物不測聖人所以參天地而應無方亦若此而已博厚也高明也悠久也此不貳之實也至於昭昭之無窮則日月星辰繫焉撮土之廣厚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生物不測之驗也非特天地爲然如山之廣大則寶藏興焉況於華嶽者乎水之不測則貨財殖焉況振河海者乎載物者猶然況覆物者乎故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文王之所以爲文王皆原於不已純者不已之謂也然則壹言而盡豈不信乎

延平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無終窮也非久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徵乎徵則悠遠言其久而不禦也故下云悠久無疆不言悠遠者蓋推本之也遠而不禦則其極也博博而無不容故其積也厚厚故高高則物莫能蔽也故明自不息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能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爲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所謂壹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

以不貳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天之無窮昭昭之積也地之廣厚撮土之積也山之廣大卷石之積也水之不測一勺之積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而誠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所以徵前說也

河東侯氏曰自鬼神之為德至時措之宜皆誠也至誠之道也以體言之則一也以用言之則合萬殊其事若不同者各有妙用存焉至於言誠則曰無息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乾之剛健也惟其不息故能時乘六龍以御天御天當天運也故能久久則四時行焉故徵徵則百物生焉徵信也驗也既徵則博厚高明悠久可驅致也博厚所以載物坤之德也高明所以覆物乾之道也悠久所以成物乾坤之功也悠久與悠遠不同悠久是二事博厚所以配地高明所以配天悠久所以無疆也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天地陰陽二物也運動天地使之成物而不息者誠也故曰至誠無息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盡者誠也為物不貳無為而成不貳專也一也二則非誠也誠本不可以有無言云無息與不息同也不息則或息矣至誠則未嘗息亦未嘗不息惟其至誠也然後有不息以下六字不誠安能不息哉無息非為誠言為息字設而所以形容誠也明道先生曰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此言極有理如此則可以言誠矣 又曰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者誠而已天之昭昭誠而不息則覆物無窮地之撮土誠而不息則載物廣厚山之卷石誠而不息則與物廣大水之一勺誠而不息則生物不測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

命之不已誠也文王之誠純亦不已也純則無二無雜故亦不已不已則無間斷無先後此文王之天德也故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至誠無息者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悠遠博厚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配地配天言聖人與天地同體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天之昭昭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之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於乎不顯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此章諸家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為無息耶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貳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疏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

無窮雖是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亦勝其[illegible]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不察也　高厚人之形體悠久人之元氣本以悠久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又曰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

嵩山晁氏曰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為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駁博厚將踰也博厚高明猶諸形體也悠久猶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為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不貳之道也誠之

莆陽林氏曰物者事物之物必令人做一件事徹頭徹尾若不是誠如何恁地做得此君子所以有貴於誠也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向意凡物之章著必顯見而後章今則不見而章物之變化必動而後變今則不動而變物之成遂必為而後成今則不為而成故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唯實理而已天地之為物也正體不變純一而不雜也大極既判以來至于今日正體未嘗變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生生不窮之實理何嘗有間斷耶易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天地之貞體不變也貞體不變即所謂至誠無息也此其所以不貳也萬象森羅皆從一中出皆得這一字則天清地寧以至聖人之道可默識而心通矣其生物不測如楊子所謂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淺矣唯其不可測度此所以博厚高明悠久也山水謂可積而成天地何假於積哉蓋易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有太極便有兩儀四象八卦不是有兩儀方有四象四象方有八卦今繫易如此云云者蓋欲撫摭古語使其辭暢故也故理義無害今欲證下文聖人非由一朝一夕之積故以天地山水為言是欲撫古證者也文王之德之純至純亦不已云者以言聖人非由一朝一夕之積其所由來者久矣故亦無窮已也

涑水司馬氏曰一言而盡即為物不貳也於究際之間窺天不過昭昭之多以手撮地不過撮土之多初涉山足不過拳石之多觀水之原不過一勺之多及窮其高厚究其幽遠然後知其遠大也猶聖賢至誠於小善日新不已乃至於盛德也

海陵胡氏曰誠故無休息無休息故能久於其道能久於其道則其德著驗德著驗則可以施於久遠能施久遠則德業深固而博厚既博厚則功高明以博厚言之則配地以高明言之則配天以悠久言之則可以傳之無窮施之罔極聖人能如此必

不欲功之顯而自然無著身無所動作而民自然從上無所將爲而治道自成皆至誠而然也物謂誠也天地以至誠純一不貳之德乃能生育萬物不可測量雖自而視天目之所見不過昭昭之多其小也及究其無窮日月之所繫著萬物之所覆燾臨照無有遺者誠故也聚足而視地足之所著不過一撮土之多及究其廣大承載華嶽而不重振起河海而不洩萬物皆承載而無窮者誠故也於歎嗟之辭

高要譚氏曰人所以與天地並者至誠而已實理在我已極其至則日用之間動靜語默此理常行乎其間無有間斷是之謂至誠無息言誠之至者自然無息也人欲求誠之至當自不息始既不息矣是以能久而不窮既能久矣是以有徵而可驗所謂有徵而可驗者如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等事皆輝光發見煥然而不可掩也既有徵矣悠遠博厚高明有不期然而然者夫何故以其愈至則愈久愈悠遠愈博厚愈高愈明愈悠愈久而莫知其所終窮也以博厚高明者人道成就之全體故能覆載萬物而配乎天地悠久者人道無窮之妙用故能曲成萬物而進乎無疆蓋人道至於高明博厚而無可與倫比者矣而不息之機猶循環不已如是又何加焉悠久之中自然顯出至神有不可測度者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皆至神所爲不可測度之事也自不息積而至此方見至誠無息之與天地並也人之所以克配天地者一本於誠之不息天地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者亦不出於此道而已故天地之道可以一言盡者其唯不貳乎不貳云者終始純一無有間斷之謂也唯其如是所以日進無已昭昭一撮一拳一勺之多始雖其微久久遂有覆載高深之體無足疑者如是而愈不已則神化不測之妙皆由此出也故能覆能載則天地之體大能悠能久則天地之用神人之道至於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其體之全也此乃大人之事若夫悠久無疆則其用進乎妙矣此乃聖神之事天地與人之道皆自至誠不息中得之無異理也故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命之不已如使其或已則所以覆物者有時而窮矣文王之所以爲文者以其純一不已如使其或已則所以配天者亦有時而窮矣

吳興沈氏曰無息者至誠之本體不息者體誠之妙用不息則有常而不已故不息則久能久則立見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故久則徵有徵則彌滿六合著見四極故徵則悠遠悠遠則積而在下者博厚也形而在上者高明也就天地間所高厚者配之則誠之博厚足以配地誠之高明足以配天天地猶有形也無疆則超天地之外無有畔岸惟悠久配之悠久蓋誠之本體也至此則復合自然之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必然之理天地雖大不外乎此前既歷言誠之妙用未見夫誠者果何物也又指誠之眞體以示人如曰誠之所以能覆物載物變化不窮者以其爲物不貳而已天下之理惟不與物耦者然後能生生化化古人謂之凝獨者此也誠之爲物精純虛一無作無息無始無終所謂不貳也惟其如是故生已生人生天生地始而終終而始運轉周流無有窮已夫是之謂生物不測也前既言博厚高明悠久可以配天地至此又申言誠之所以爲博厚高明悠久者自不息之積天地之所以博厚高明悠久者亦不息之積故詳言天地間不息之積以證吾至誠之亦如是也天以不息故其無窮也繫日星覆萬物地以不息故其廣厚也載華嶽振河海載萬物山自卷石不息故其廣大則與草木居禽獸與寶藏水自一勺不息故其不測也生魚龍殖貨財凡若是者皆積小至高積微至明

著不已之效也天地山川之積如此而聖人之不已如是也故援詩以證不已即不息也不息即誠也

新定顧氏曰此章子思子之於道極其稱贊之辭也夫實有是理謂之至誠則至誠云者子思子所以名此道也由是曰無息曰久曰徵曰悠遠曰博厚曰高明皆稱贊之辭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非謂其有次序必若彼而後能若此也蓋謂之不息則固久矣久則固徵矣徵則固悠遠悠遠則固博厚博厚則固高明要之同爲贊至誠之辭立文造辭不得不然也豈有次序者哉請質諸論之至誠之道無聲無臭無方無體不可得而見也即其發形者而觀之天地之覆載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化生機緘之運無須臾停則不息可見亘千古而無終窮則久可見此道顯然有心知者皆可識也則所謂徵也極乎內而無不在非有此疆爾界之限則所謂悠遠也俯而察之其下非有所窮極則所謂博厚者也仰而觀之其上亦非有所窮極則所謂高明者也既曰博厚矣則萬物實此道之所載也故曰博厚所以載物也既曰高明矣則萬物實此道之所覆也故曰高明所以覆物也夫物之成也非必寸地尺天之所能成亦有待於悠遠而後能成非必一時一日之所能成亦有待於久而後能成故曰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云者人知地之爲博厚而豈知此道之爲博厚也哉故子思言此道之博厚與地相配高明配天云者人知天之爲高明而豈知此道之爲高明也哉故子思言此道之高明與天相配配地配天云者猶大傳所謂與天地準也要之地之博厚天之高明猶未足以喻此道之博厚高明也言其悠久而曰無疆則其無封域無終窮者抑可知矣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道者自然之理非有意於章而不能以不章非有意於變而不能以不變非有意於成而自爾成顯然形著者章也循環代謝者變也有功可指者成也是則章也變也成也皆此道之妙用自然而然豈若人之求見求動有爲而致之者哉

新定錢氏曰人見此章也而實不見也人見其變態萬狀也而實不動也人見其無所不成也而實未嘗有所爲也舜受堯禪庶務衆職彼頭稽顙若不勝其煩矣而曰無爲禹秉四載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若不勝其多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文王受命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邗伐崇而又作邑遷都若不勝其擾擾矣而曰不識不知嗚呼此豈固形泥象者所可知哉

江陵項氏曰此章言性者之道德無窮下章言教者之事業無窮久以時言悠遠以地言博厚以業言高明以德言惟時之久及物之遠故其業愈廣而德愈崇業廣德崇則愈能悠久始於悠久終於悠久此所謂至誠無息也無息者理也不息者人也無疆者如天地之無盡藏無已時也　又曰不貳者博厚高明悠久也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　又曰章者始著於外變者漸入於人成則治道成矣

永康陳氏曰至誠無息運動不能自已也其爲物不貳則生物不測一故生生則烏可已昭昭無非天撮土無非地拳石無非山一勺無非水一曲無非誠不能積之均弃物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至誠所以無息子思發明詩人之意謂純亦不已以明文王即天天與文王只是至誠不已便是無息

延平周氏曰言天地而復言山與水者天地之所結者莫大乎山而所融者莫大乎水故復言之以喻其悠久之道也山非無貨財以興寶藏爲主水非無貨殖以殖貨財爲主

錢塘于氏曰四條皆以今夫言之蓋指今人見天地山川其所

多言其撮而不知其要故於此以表天地之道誠為博厚
高明悠久不可以其所見者之多而謂其止於此而已也天斯
昭昭小明也若只見其小明者微也其大者不止是他皆類此
晉陵錢氏曰載物以天下為己任也覆物善惡無不容也成物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之也悠久則配天之無疆其為物不貳謂
誠生物不測謂博厚高明悠久此一節論誠本成己乃所以成
物昭昭之多户牖間所見也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撮以指
撮取也華中華嶽四嶽也謂中華之地四嶽之山也振猶撿也
雖振撿之水亦不洩卷猶塊也謂塊石卷然也寶藏玉石之
類勺飲器以挹取也黿如鱉而大鼉如魚而有四足蛟如龍
而無角此一節以天地山川喻人之一言一行皆誠也所謂至
誠惟在不已

臨川王氏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傳註以為文王之德非
不顯也此固不然此言文王之德純粹不露人不可得而見如
詩之遵養時晦易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此皆言文王之守其德而不顯也此其所以為
文王也純亦不已者所以通上句言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以其
守之以至誠純而不窮已亦如天之高明不已也蓋周家雖文
王受命作周積德無窮故詩曰周受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又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陟降庭止在帝左右凡詩之美文王
皆美其至誠不已也

建安真氏曰純亦不已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
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
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
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嚴陵喻氏曰日昭昭曰撮土曰卷石曰一勺指一端之小者以
為言也曰無窮曰廣厚曰廣大曰不測舉全體之大者以為言
也始言其小而終極其大始以明其由不貳以致不測之旨非
真謂天地山川必由積累而後盛大也讀者毋以辭害意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鄭氏曰育生也峻高大也凝猶成也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
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
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其言足以興謂興起在位也保安也

孔氏曰自大哉至不凝焉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
成注洋洋[illegible]周禮有三百六十官
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尊德性至誠
禮明賢人學[illegible]在傳哀十二年子貢曰盟可尋也亦可
寒也注[illegible]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是燖為溫也居上不
驕而下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則竭其知謀
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若國無道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
於禍[illegible]所引詩大雅烝民之篇

河南程氏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明道
又曰中庸[illegible]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卻非如
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又曰德性者言性之
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 明道 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
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又曰極高明而道
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
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 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

也

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　又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以此三年庶幾有進　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　又曰溫故而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藍田呂氏曰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小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行名之道也　又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爲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溫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實吾行也知崇禮卑至于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居上而驕知上而不知下者也爲下而倍知下而不知上者也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者也國無道不知默之足容知行而不知藏者也是皆一偏之行不蹈乎時中唯明哲之人知上知下知行知藏此所以卒保其身者也

建安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乎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　又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如卷石之山積之至於廣大如一勺之水積之至於不測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知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跡援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而下學者不可以已也故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約之之道今禮何以哉以此居上則舜之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故不驕以此爲下則孔子之乘田委吏各任其職而已故不倍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時措之宜也豈干時犯分以蹈人禍哉

延平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然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

圖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
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者也
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
也苟非其人而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之不及也尚何
至道之凝哉　又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
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
入德之序也　又曰國無道可以卷而懷之然後其默足以容
此明哲保身之道非遵養時晦者其何能與不然雖欲卷而懷
之其可得乎　又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
及故唯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微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
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知過之也道中
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
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
己常過之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不肖者無以異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
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
無外也優優大哉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
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至德謂其
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
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
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
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
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知其所未
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
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自尊德性至敦
厚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　德
性曰尊者把做一件物事崇尚他問學曰道者只是行將去
諸說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
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爾游氏分別至
道至德爲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
去知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
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
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
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
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
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
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
敦厚崇禮諸說得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
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
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
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
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
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
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
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涑水司馬氏曰君子雖尊尚德性然必由學乃成聖賢德至廣
大猶不敢忽細事智極高明不爲已甚必爲其中庸力學不倦
至誠積德而折衷於禮
海陵胡氏曰禮儀禮之大經威儀曲禮也委曲繁細之威儀至
德者至誠之德也德性天性也道由也崇尚也爲下不倍者不

亞又色倍叛於聖道也有道之世其言足以興起國家無道之世知幾識微全身遠害也

嵩山晁氏曰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精微也廣大猶博厚也故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學者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未乎中庸也分而為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延平周氏曰至德中庸之人德至道高明之天道由天而為人者必歸乎中庸由人而入天者必始乎中庸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尊德性然後致廣大道問學然後盡精微致廣大然後極高盡精微然後極明高明既極矣而天下為難繼故俯而道乎中庸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溫故而知新者學也敦厚者直言其美質也知禮者言其文也敦厚而知禮者禮也方其為高明之天道則學與禮乃為其成終者也方其為中庸之人道則學與禮乃為其成始者也故其序如此能高明能中庸則其於進退也知有義而於廢興也知有命唯其知有義知有命則進而居上不驕窮而為下不倍國之有道則知故其言足以興國之無道則愚故其默足以容

新定顧氏曰有道而言君子所易無道而默君子所難故又舉詩之言明哲保身以申其言夫以默容身疑於偷生然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是明哲者之事也

晏氏曰洋洋乎大者聖人之道優優其大者天下之禮非有洋洋乎大之道者不能行優優其大之禮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謂禮待聖人而後行爾

高要譚氏曰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可謂至矣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未嘗少廢也禮儀三百無大不該威儀三千無細不盡皆聖人踐履實處非聖人純一不已則未免有所遺故必待其人然後行者指言唯聖人乃能行之不已也行之不已三百三千無不該盡是謂至德故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唯至德乃能成其道苟不至德則發育峻極之道安能取必乎大哉聖人之道也其踐履實處只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間此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也自尊德性以後皆連綿用功終之以崇禮則禮者終身之所踐履也動容周旋皆中於禮乃為盛德之至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該盡此則純亦不已之事也君子既進乎盛德之至則凡所踐履動與理俱出處語默無不適宜故以此處上則合乎天道之下濟故不驕以此處下則合乎地道之上承故不倍以此處有道之時則明乎陽長陰消之義故其進也言足以興以此處無道之世則察乎陽消陰長之幾故其退也默足以容一身之間而天地陰陽之理無違者以其本之先立故也詩所謂明哲保身豈非以本既先立而後能保其身耶

錢塘于氏曰前論聖人之道必歸於禮此論君子求聖人之道亦必歸於禮君子尊德性有若茫昧者矣未始無道問學之實致廣大有若浩渺者矣未始無盡精微之要極高明有若超出於無外者矣未始無道中庸之常以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是上達者之事也君子猶且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盡其於下學之事猶未已也溫故而知新其心愈小不自以為窮神知化敦厚以崇禮其道愈降不自以為超出無形以君子之求道一本於其實而不為斬絕崖異者如此學者其可不三復斯章有以見中庸之道誠非異端之所可共論也此章前後相為表裏宜反覆玩味之

東萊呂氏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纖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永康陳氏曰待其人者欲其實得之也苟非實德何以爲德之至凝與我爲一也　又曰興如綏之所來動之斯和容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晉陵喻氏曰極高明而後道中庸異乎賢者之過乎高而知者之過乎明者矣溫故者念終始典于學也知新者聚德脩罔覺而日日新者也言足以興君子之美也默足以容君子之難也然有國有天下者其可使人默而容哉此治亂之分也

莆田鄭氏曰性具天德本與天地參唯人不學則自卑自小戕賊梏亡鮮有盡其性者使之以德性爲尊則學問不敢一日廢唯知學問則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知新崇禮可以融致也道大無外性天等無外人蔽於小己之私則廣大者狹矣使力學以徹之則吾心與天地同其大道心惟微不探不得其賾卽知爝以照之則可以極深而研幾窮神而知化矣知高明之中本有中庸人情事物本有程度尊卑大小本有品節離人而談天離中庸而談高明老釋之說也慕高明而亡準的趨虛無而背繩墨喜希奇而廢日用流寂滅而事怪誕異故知者過於用知而愚者憚隨流俗中庸之德所以鮮能也通古今一理本無新亦無故在人以日聞者爲新有新則有故矣昔故常之道而我有所見知新者也聖人制禮使人道不偷豈至薄者所能爲故曰敦厚以崇禮禮所以裁天下萬物之中而古今通用卽中庸也學至廣大精微而終不離於中庸者合內外貫精粗而不偏者也此所以爲孔顏之學

晉陵錢氏曰反復言道之大也聖人古聖人也洋洋如水洋洋顯而可見也發育萬物高極於天言天地之間無非此道優優然饒裕亦大矣哉在國曰禮儀亦曰經禮上所行也在人曰威儀亦曰曲禮下所習也左氏春秋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三百曰其多也三千言尤多也道雖大散於禮非人不行故言道者必曰聖人之道君子之道故曰擧古語也凝猶聚也周禮云至德以爲道本道問學道中庸道猶行也由也溫習也習古者不知變敦厚者多任情故貴於知新而崇禮足以興興人之國也足以容自容其身若箕子爲之奴以保其身不輕於死也此一節謂君子以身任道

宣城奚氏曰聖人之道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可謂大矣然此猶是形而上者未易以言語求也若乃形而下者如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則亦未易行也故必待其人而後行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能行是禮則至德在我而至道可凝矣何者本末一理也體用一源也洒掃應對卽精義妙道之所寓形而下者卽形而上者存焉德之未至而曰有得於道吾恐其無實也故君子之於道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可謂博約兩全見行互進超然有日新之功矣而猶且敦厚以崇禮蓋不如是則無以凝至道也夫德性固不可以不尊也非道問學則德性何由而明致廣大極高明所以尊德性也於廣大之中而盡精微於高明之中而道中庸則問學之功也以吾平日之所問學踐履者反覆紬繹之而又知所未知焉則溫故而知新矣君子之心猶慮夫覬高而遺下忽小以遺大也旣崇禮而且加之以篤厚焉于以見古人務學之實如此欲觀吾夫子者觀諸鄉黨一書則其敦厚崇禮之氣象可以見其爲學矣彼以禮爲聖人之僞忠信之薄者烏足以語此

霅川倪氏曰前章言自小而大自微而著者此則既極其至又加
以學大而不遺其細著而反求其微學無止法也温故知新著
博之以文也敦厚崇禮者約之以禮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四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
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鄭氏曰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此天
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今天下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以
下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不足徵徵猶明也吾能
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孔氏曰自愚而好自用至禮樂焉以上論賢人學淺或語或默
以保其身孔子因自明以此之故不敢專制禮樂也車同軌獲
上不制度書同文獲上不考文自吾說夏禮以下為上文言身
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
意

藍田呂氏曰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
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
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烖之道
也故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
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唯王天下者行
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
此則寡過矣

延平楊氏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自專居今之
世無德無位而反古以有為皆取烖之道明哲不為也故繼之
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制度書文必自天子
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禮易樂則有誅焉況敢妄作

乎有其位則可以作矣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不足爲法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況無其位乎

建安游氏曰愚而好自用非其言足以興也賤而好自專非其默足以容也雖有其義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以有義也何自用之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以有命也何自專之有生乎今之世則無得位之理乃欲復古之道是干時犯分也故烖及其身義理所以正天下之行制度所以定天下之器考文所以一天下之道今天下車同軌則度無所事制矣書同文則文無所事考矣行同倫則禮無所事議矣況其位非天子乎孔子於衛先正名於魯先簿正祭器使孔子而得志於天下則其制作必有先後緩急之序矣

河東侯氏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明三代之禮皆可沿革也宋杞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禮今用之則吾從周此孔子之時中也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沿革之大旨也通天下等百世不弊之法也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猶守周之文而不損益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反復也孔子之言子思引之非天子不議禮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末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唯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亦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内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桯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涑水司馬氏曰愚而好自用謂無德而作禮樂者也賤而好自專謂無位而作禮樂者也此無德無位之人生今之世强欲反古之道必不爲今人所容故災必及其身文謂書名文物軌謂轍間之廣文六書之體倫善惡之理微謂求訪引證殷人差近宋人宋人雖不足徵而散落差小故曰有宋存焉周禮今所用其文最備故吾從周

海陵胡氏曰禮樂自天子出非天子不可議禮度法度也律度量衡之事皆是非天子不可制之文者文教之令考成也文教非天子不可成

延平周氏曰愚言其性賤言其分上 以道揆故議禮以順其時

制度以齊其政考文以一其道若修五禮同律度量衡諭書名者是也下以法守故於禮也執之而已於度也謹之而已於文也守之而已此先王之盛時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也春秋之衰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猶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蓋其理出於性命而本在於人心者雖虐政不能泯又况先王之遺風流澤猶或有未息者哉位非天子則禮樂非所主德非聖人則禮樂非所知雖其位為天子德為聖人者然后可以作禮樂也傳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此反謂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何也夫以公而責之詳則二國皆不足徵以恕而責之略則彼善於此者有之春秋之法書宋公而未嘗書杞公者亦以此與傳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而此反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何也蓋從野人所以矯弊而用周禮所以尚文唯其能矯弊而又能尚文此聖人所以不為一曲之論也

兼山郭氏曰時為大順次之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聖人在下不當時命者與皆然也是以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上則有時王之制下則有國之成俗故也周公聖人之在上故禮樂興所讓孔子聖人之在下故時命有所不得為况愚而自用賤而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乎孔子作春秋必書王正月意者天下無王則禮樂制度綱紀文章或幾乎息矣王正月亦吾從周之義也

范陽張氏曰苟無其位禮未當議度未合法文未從宜非吾之職也吾其如之何哉夫子雖灼見當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然不在相位不得相周天子以制作徒有其德而已豈敢自用自專亂天子之法以取裁禍乎

莆陽林氏曰文籍典議朝廷之所以紀綱天下非天子則不得考文雖然窮而在下者固當著述傳之來世考文亦何害何必須天子然後方考文乎蓋考文雖是天子一件事仲尼嘗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仲尼之脩春秋但因魯史也述而不作未嘗考文以此觀知非天子不得考文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以道揆者也故禮必議之而後行度必制之而後頒文必考之而後達夫然後朝信道而無異禮工信度而無異度吏信書而無異文此天下所以如出乎一家中國所以如出乎一人也今天下車同軌工非不信度也書同文吏非不信書也行同倫朝非不信道也然而禮樂不達乎天下者德位不並無以知禮樂之情故也

晉陵錢氏曰杞夏後也宋殷後也杞微故不足徵宋在春秋時猶為大國故欲求徵已乃知其不足徵耳今用之謂周禮今方施用不得不從也案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又禮運篇云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三者不同當是先後言之蓋夫子欲兼三代而文質之中而不能自專故曰吾從周

蔡氏曰夏禮周禮殷禮當是孔子時所謂雖善無徵者也

長樂劉氏曰今天下車同軌者古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士庶人宗廟宮室車旗冠冕衣服器用城邑井賦自貴達賤皆有等降居其位守其制不敢踰也上而陵下謂之偪下而陵上謂之僭故制度行而天下莫敢縱其情則五材之用足於天下矣今孔子之時天下之車乃器物之顯而用乎外者也貴賤同其軌法無等降矣則僭偪公行而制度之道亂矣書同文者古者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而號令臣民俾遵乎大中無敢過與不及也是以君出號令以首政教而公侯伯子男奉而行之所以承流宣化齊天下之不齊一天下之不一故典謨誥誓之文非貴爲天子不可得以專之也今孔子之時夷狄稱王子男稱公天子覲于諸侯典謨誓誥之文得以行於小國故曰書同文也行同倫者古者天子祭天地七廟公侯祭境内山川五廟則其下者遞以等降莫不隨其位以行其禮也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性與道雖同禮與位必異則其行也不可得以貴賤同倫矣今季氏陪臣也而旅於泰山三家卿廟也而以雍徹臣道失其位而中失其措人亂其倫可知也孔子傷其時之如是又歎時之天子雖有其位而無其德不可以作禮樂焉己雖有其德而見棄於時又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焉天時自然德位相持非聖人無意於生靈也既不得救於其時乃將從周之禮述而明之於後世以俟聖王而與之也

新定顧氏曰此章言君子之行有攸當也夫德有大小位有尊卑以大德而備尊位宰制自我裁成自我則曰禮樂曰法度曰文章經綸固已與時變通可也德之與位一有闕焉而有意於斯非妄則僭矣故謂之愚則無德者也謂之賤則無位者也若是而曰自用自專以今之人變古之道則烖且必及其身矣何則有位無德輕於改作天下之心將有所不服人心一搖危亡且至非烖及其身者乎有德無位敢於改作在上者之所不平刑戮將至非烖及其身者乎是以聖人謂夫禮節之可損可益固所當議也法度之或得或失固所當制也文章之有是有非固所當考也然是三者皆天子之任也今之天下周之天下也四海一統則車同軌矣詩書之訓家傳人誦則書同文矣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則行同倫矣此文武周公之所建置者也使上之人而能持循也則治平自可致使下之人而能持循也則德行自可成何必他求哉聖人之作春秋也期望時王惟曰守文王之法度吾門弟子一聞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謂夫君子之行所宜爾也雖然有位而無德當盡夫己之所爲有德而無位當聽夫天之所爲盡己之所爲者性也天之所爲者命也性之盡則居位而改作若帝王禮樂不相沿襲而不爲妄命之聽則若大舜有天子之薦周公相成王之治有所改作而不爲僭斯又夫子言外之意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鄭氏曰三重三王之禮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射厭也永長也

孔氏曰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爲天下後世法孔子微自明己之意也按檀弓曰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法於殷今云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魯與諸侯皆用之孔子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三重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也君子之道本諸身謂行道先從身起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也

建諸天地建達也不悖謂與天地合所引詩周頌振鷺之篇言
微子之德在彼宋國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
夜以長永終竟美譽君子之德亦如此故引以結之
河南程氏曰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
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伊川 又曰三重三王所重
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
之道如諸侯伯者之事故民不尊 伊川 又曰理則天下只是
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
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
藍田呂氏曰徵謂驗於民尊謂稽於古上焉者謂上達之事如
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老莊下焉
者謂下達之事如形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陋見
而出於穿鑿三者皆無以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故君子
之道必無所不合而後已有所不合偽也非誠也故於身於民
於古於天地於鬼神於後世無不合是所謂誠也非偽也物我
古今天人之所同然者也如是則其動也行也言也不爲天下
之法則者未之有也此天下所以有望不厭而早有譽於天下
者也三重說見前章
建安游氏曰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周禮今用之蓋去
當世滋遠則文獻益不足徵也況三代而上乎故王天下有三
重而已三重者三代之禮也禮者王天下之道莫重焉故聖王
重之上焉者五帝之禮其事不可考而無以示民下焉者五霸
之功其道不足稱而無以動民是以聖人稽古之禮不過三王
而師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如其損益之禮止於夏殷周而已然
五帝之道至堯舜而明三王之禮至文武而備此經所以言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合極三不偏之謂中利用不窮之謂庸
此三極之道萬世不可易之理也以此脩身則有本以此施之
庶人則有徵三王者推此道以盡制也天地者體此道以成物
也故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鬼神者主此道以應
物也聖人者守此道以盡倫也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由明則爲天地由幽則爲鬼神故建諸天地而不
悖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由前則爲三王由後則爲百世之聖
故考諸三王而不繆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三王以業言
也故稱不繆天地以性言也故稱不疑聖人以德言也故稱不
惑鬼神與天地同德故質之不疑爲知天聖人與人爲徒故俟
之不惑爲知人天人之道至矣則動而爲道行而爲法言而爲
則不獨可以行於一方固可以善天下不獨可以行於一時固
可以傳後世遠者慕之近者懷之盛德之實莫著矣令聞安所逃
哉
河東侯氏曰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三王之法各有可重者如子
丑寅之更建忠質文之迭尚損益而得中所以寡過也過此則
上焉者三代而上遠而難考故雖善無徵無徵則不信不信民
所以弗從也下焉者三代而下雜霸苟且之政不根乎道故雖
善不尊不尊則不信不信民所以弗從也君子之道可行於天
下者不過近取諸身而已故子思又以切近之道明之如仁之
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
皆吾生之固有性之自然推吾之固有性之自然驗諸庶民亦
與吾之心同然又考諸三王以參之考諸三王而不繆則中庸
之道至矣又建諸天地以自試焉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與鬼神
合其吉凶矣又何疑焉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心即吾
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前聖之道後聖之道豈

也天也人也無它理也是理也唯聖人能盡之故動而世爲天
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吾
一己之私天下之道天下之行天下之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
以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庶幾夙夜無終食之間違仁君子終日乾乾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殷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
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以下
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
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
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動兼言行而言道
兼法則而言所謂未有不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一
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
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
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耶曰以王天
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
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甚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
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
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
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
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
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
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說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
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涑水司馬氏曰三王之禮王天下者所宜重也上於三王者謂
高論之士稱引太古以欺惑愚人然無驗於今故民莫肯信而
從也下於三王者謂卑論之士趣時徇俗苟求近功然不爲人
所尊尚故民亦莫肯信而從也惟中庸之道內本於身而可行
外施於民而有驗前考於三王不差毫釐後質於來聖若合符
契大則配天地之高厚幽則合鬼神之吉凶知天者窮性命之
精微知人者盡仁義之極致如此故天下法而效之慕而愛之
生榮死哀令聞長世也
海陵胡氏曰上焉者天子居天下之上諸侯居一國之上卿大
夫居一邑之上下焉者諸侯卿大夫居天子之下考稽也知天
者天地鬼神之道不過生成以聖人之德質之而無疑是知天
之道也知人者君子之道百世相俟而不惑是知人也
永嘉薛氏曰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
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脩身本諸身徵諸庶民匹夫
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瀆百姓心悅誠服知所徵
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適道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
矣莫不以人爲本知天知人不過內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
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脩道之教也見聖有由矣外
是而求與非永終譽者也
臨川王氏曰傳註之學多謂三重接上下之意此甚不然蓋言
王天下之事者有三最重有此三者則可以寡過矣何謂三重
下文徵信民從是矣上焉者居富貴之地雖有善必當有徵驗
於民無徵驗不足爲信矣既已不信則天下之民安能服從哉
固不從矣三重者言有徵而可信可信而民從是也下焉者居
貧賤之位者也既居貧賤雖有善亦當不失其自重之道可也
尊者如上文尊德性尊其性之所自得而重其所爲也雖有善

不自致其尊且重則不信於外不信則民弗從矣居上而必欲
有徵者乃是達則兼善天下也居下而必欲尊者乃是窮則獨
善其身也
嵩山晁氏曰孔子思殷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
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咎爲要也
寡過則中也唯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
下焉者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延平周氏曰人不能無過王天下之所以寡過者以其有三重
焉所謂三重者有善於己而后有以徵於人有以徵於人而后
人信之此上焉者雖遠於民而民必從之也有善於己而后有
以尊於人有以尊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下焉者雖近於民而民
必從之也然必於上焉者言徵而於下焉者言尊何也蓋上焉
者入而爲天道則患乎迂闊而無徵下焉者出而爲人道則患
乎褻近而不尊則不足以言故稱法法不足以言故稱道所謂
動者非言非行而有以見於吾身者皆動也法詳而則略必於
行爲詳而於言爲略者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唯其世爲
道而世爲法則故遠於己者有望而近於己者不厭夫然後有
天下之譽然爲君子者果有志於天下之譽耶蓋無名者聖人
所以入而處己者也名譽以崇之者聖人所以出而待人者也
莆陽林氏曰君子之道須從身上做去便有本領如行遠必自
邇登高必自卑此一箇道理在吾身間最是好如何知得當處
但驗諸庶民可知驗諸庶民見天下熙熙皡皡如在春風醇酎
之中道德一風俗同人情皆無有差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建
立乎天地之中而此理不悖逆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蓋幽明
無殊塗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
之故死生之說其實一理今以此道質之天神地示人鬼而無

可疑者則其當時可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千百世而下
雖有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兼山郭氏曰上章宗禮之時此章言稽古之治所謂三重者言
三王之至重也蓋時更三代政歷三王有以見王道之大備也
然而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則在所損益者也孔子酌三王之
道明三王之制觀其告顏子亦曰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蓋可
見矣上焉者出於三代之前故遠而無徵下焉者出於三代之
後故近而不尊必也本諸身徵諸庶民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
百世以俟聖人合此道何以哉
高要譚氏曰化民之道則當本之於身彼上焉者專言道德雖
善矣然微妙而無徵下焉者專事刑政雖善矣然卑陋而不尊
是二者皆不足以示信於民民弗從焉唯君子之道一本於身
蓋身者實理之所在而仁義禮知所從出也求之在我既有可
言之實驗之於民則亦天下之所同然自堯舜三代以來未有
捨是而能化天下者故考諸三王爲不繆也是道之大可與天
地並立故建諸天地爲不悖也是道出於天命之性其理爲不
欺故質諸鬼神爲無疑也是道前聖之所共傳後聖之所當用
以人治人古今一理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晏氏曰觀太史公之論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則不能無
過矣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則不能無過矣故周
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則不能無過矣又當救之以忠
是三重之道皆不免有過唯寡而已上焉者過乎忠質文者漓
荒之世聖人惡之故雖善無徵有所不可從矣下焉者不及乎
忠質文者也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故雖善不尊有所不足
從矣然則可從者其三重乎君子之道不特信於既往亦信於
將來以知人之所爲無以異乎己也不特信於在明亦信於在

幽以知天之所為無以異乎人也蓋知己則知人知人則知天

此所以先言本諸身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聖賢以有名譽為貴名譽以蚤為貴名譽早則人信之也早人信之也早則其化民成俗也易為力矣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毀譽信如舜之側微年方三十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於河濱而人之從之也如歸市此所謂早有名譽於天下者也及至後世人之如舜者亦未易得也故名譽難致而有名譽者或失之不公而毀譽之係於人者始輕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以此觀之古之聖賢安以名譽為貴

晉陵錢氏曰重猶難也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上焉者三王之前也如夫子所聞雖有善政而制度不存無以為徵下焉者三王之後也如春秋所褒雖有善事而命闕不彰非人所尊二者民不信從故必中考之三王此謂聖人之在上者可以有為矣猶當於古不敢輕用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民然後考諸三王建諸天地則於三王亦不敢輕知天知天理之同知人知人心之同有聖人猶之不厭人愛之不如此而蚤有譽則一時之名不足以傳萬世君子不為也此一節謂君子之道不敢自用而監于先王故能傳之後世

蔡氏曰三重謂有德有位與徵諸庶民三者上焉者有其位而無其德不能證諸庶民也下焉者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得證諸庶民也蓋有位有德又能證諸庶民三者皆備然後可以王天下而寡過故曰三重君子之道本諸身證諸庶民則有備乎三重者矣故可以考三王而不繆以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金華邵氏曰鬼神至幽也何所質而無疑百世聖人未來也何所俟而不惑蓋鬼神之理即天之理吾能知天則知無疑於鬼神百世聖人即人之理知人則知不惑於聖人此又一貫之妙也

新定顧氏曰此章言君子之道必出於中庸不容過亦不容不及也以王天下者言之其所歸重必在三王於茲取法心無他適藉曰有過亦云寡矣何則三王之道本於中庸惟三王之為重宜其過之寡也否則上焉者賢知之過於中庸者也考其所行未必無善惟其可行於一身不可行於天下則是無證驗於衆人無證驗於衆人人所不信其誰從之下焉者愚不肖之不及於中庸者也考其所行亦未必無善惟其可行於一身不可行於天下則是不見尊於衆人不見尊於衆人人所不信又誰從之是以君子監觀乎此惟道中庸本之於身證之於庶民察諸三王而無差繆立諸天地而無悖逆正諸鬼神而無所疑百世以待聖人而無所惑中庸一理貫通無間己之與人天地之與鬼神前聖之與後聖斷斷乎必出諸此不容有所增也亦不容有所損也夫是之謂中庸子思子深欲發明此理一定天人攸同重言質諸鬼神而無疑由於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於知人蓋君子聰明叡知知天知人夫然故惟中庸之為依夫惟其依乎中庸也故以鬼神處乎幽隱宜有間於顯明者也而曾無疑貳百世聖人處乎未來宜有間於今日者也而曾無或亂則以中庸之理貫通焉而已矣自君子之中庸也是以其動不期於為天下道也而不能不為之道其行不期於為天下法也而不能不為之法其言不期於為天下則也而不能不為之則遠之有望近之不厭皆不期而自致有如詩人之言彼無惡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良以是爾子思推言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詩人之言永終譽要之於後之無窮也子思子言如此而蚤有譽反之於其初之有自也

晉陵喻氏曰必以爲有甚爲言者蓋所以激勸學者不爾則志殷與亦非中道也猶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此聖人制行不以已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鄭氏曰律述也幬亦覆也

孔氏曰此一節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祖始也憲法也章明也襲因也

河南程氏曰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伊川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 伊川 又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 伊川

橫渠張氏曰接物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 又曰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藍田呂氏曰此言仲尼辟夫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之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 一本云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川流者如百川派別敦化者如天地一氣 又曰五行之氣紛錯於太虛之中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一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特多寡不常爾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故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悖

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身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循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四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循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以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悖動以利物者知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曰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知之用

河東侯氏曰自吾說夏禮杞不足徵至此皆言仲尼之事仲尼不有天下脩此道以傳天下後世能永終譽者也故繼之曰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天理中庸也道不爲堯存亡非出於堯舜者也堯舜能由之爾仲尼亦由此道順此理無加損焉故曰祖述堯舜祖猶因也述猶仍也因仍斯道而不作也述與述而不作之述同憲章文武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法度猶未大備也故曰祖述文武之道堯舜之道也法度章禮樂備有儀可象有物可則故曰憲章上律天時則天明也下襲水土因地利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其廣大也如四時之錯行其變通也如日月之代明其不息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從容中道也顏子見其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也小
德川流其日用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大德敦化其存主
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此孔子之所以為大也子
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學自率性之謂道至天
地之所以為大也馴而致之耳聖人雖生而知之然好古敏以
求之之心未嘗無也其間參差不齊小大抑揚或進或退或久
或速事雖不同其於時中則無異也猶乾之諸爻或潛或見或
躍或飛反復進退皆期於道則一也易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者孔子也辟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天地之所以大仲尼
之德也傳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仲尼則之也
延平楊氏曰堯舜道之大成也文武蓋聞而知之者故於堯舜
則祖述之以其道之所從出也其文至周而大備故於文武則
憲章之憲法也章章之也用之吾從周是也上律天時則天明
也下襲水土因地利也故能與天地之相似也自萬物並育至
大德敦化則與天地一矣故不曰仲尼之大而天地之所以為
大蓋聖人與天地一體也論聖人以明天地之道言天地以見
聖人之德無二致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章言天道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
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如天地如四時如日月言聖人之德
錯猶迭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
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
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
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
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
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
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
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
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
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
以至於用捨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所以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
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
至於禋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
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
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涑水司馬氏曰祖猶宗也本也水土者地也小德川流者言其
順序易行晝夜不息也大德敦化者言不肅而成不言而喻也
永嘉薛氏曰天地之大哉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聖合德二
儀博厚高明庶物無遺大小咸備體合萬殊小者如水之流通
異行而俱入于海大者如物之自化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
之至所以為夫子哉
兼山郭氏曰祖其道而述之憲其道而章之天地之所以為大
者以其無不覆也無不載也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
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孔子之所以為大者以其如
天地四時日月之運小德川流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言其
用之沛然莫之禦也大德敦化言其體之寂然不動也非德之大
小顧其為體用者如此是以異夫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者也

廣安游氏曰凡後世之法度禮樂皆由堯舜而來而其爲法也明於後世則莫盛乎文武之時所以於堯舜言祖述於文武言憲章也考之於春秋以堯舜之道撥大亂反之正此其祖述憲章者也春秋具四時及災異之事此其上律天時者也春秋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此其下襲水土者也非特春秋然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無不然也持載覆幬言其道所包之廣大也錯行代明以至川流敦化言其道之通變而泛應曲當也

延平周氏曰帝道成於堯舜王道備於文武帝道辟則神也故孔子祖述之而已王道辟則明也故孔子憲章之也律天時所以與天下之大順因水土所以致天下之大利有大順則天人所以和有大利則天人所以同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者孔子也唯其與天人無間故言其廣大則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變通則如四時之錯行言其能繼則如日月之代明天地之育其物則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其道則與之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則出入可也故川流所謂川流者合所謂敦化萬殊而歸乎一也大德則不踰閑故敦化者如行葦之詩是也所謂化者如汝墳之詩是也至乎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則極矣而又能有小德川流有小德則已矣而又能有大德敦化蓋能出乎能卑能粗能精者乃其聖也然終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言天地之爲大則天地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則孔子也此孔子之所以爲成能者

嵩山晁氏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

莆陽林氏曰自鴻荒茫昧之時道即在人日用飲食之間無人摘出道之大原堯舜始發之仲尼祖述之者述其成歷所自出也憲章文武者謂夫子取文武之世爲甚近文武之道夫子躬行憲法之於身昭昭然常章著也律天時謂隨時出處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非律天時安能如此襲水土謂五方之俗皆能諳識當時之齊之楚之宋之衛非襲水土何以如此如四時之錯行者夫子之時也如焚石爍金之時一陰之所生固陰沍寒之時一陽之所生陰中生陽陽中生陰此之謂錯行也如日月之代明者夫子之道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之謂代明也

馬氏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體人道也上律天時體天道也下襲水土體地道也人道成於堯舜備於文武故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亦憲章之蓋堯舜帝道之盛者也文武王道之備者也天之變通在於時故於時則上律之地之發育在於水土故於水土則下襲之律言其所法也襲言其因之也天地人之道備於我故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體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其用也天地之育萬物孔子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道孔子與之並行而不相悖此孔子之道其妙至於神而不可測混然與天地爲一體矣小德出而成物則如川之流大德體而成已其妙至於敦化

莆陽鄭氏曰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一理行乎其中如雨露之施而山川草木隨其所足如春風之蕩而根芽小大遂其生成聖人之道泛應曲當隨事而宜隨用而周亦猶是也豈有並育而相害並行而相悖耶若夫此通而彼礙則相害相悖矣中庸之道豈如是哉一氣分而萬殊乾坤散而六十四卦德豈有小大以分而萬也則曰小德以總而一也則曰大德坎一水也而百川異流道一本也而萬用隨適聖人敦化之道知其一而天下之事畢矣

臨川王氏曰中庸論道欲合天人一精粗使學者知精之由於粗天之始於人則用力而不為誕矣故由夫婦之與知而極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致曲之誠而極之於聖人之能化故以仲尼之事實之亦以其始之稽前聖法天地而後至於與天地相似由與天地相似而化之遂至於與天地為一一番觀孔子之道至於縱心之妙而本之於十五之志學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而本之於日用之文章子思言道則極於變化之誠而其本自致曲之誠孟子言道則由仁之於父子而至於聖人之天道由可欲之善而至於不可知之神君子之教人將使人之皆可為也必使之由易以至難而皆有用力之地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於聖人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其至難者與其至易者無異也

長樂陳氏曰道原出乎堯舜祖述者以為宗主也禮法備乎文武憲章者以為準度也縱道莫大乎四時律之者法之也生養莫大乎水土襲之者充之也故如天地之覆載即前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即前所謂悠久無疆物並育道並行川流彰化即前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天地所以為大即前所謂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而仲尼得之不曰仲尼而曰天地者仲尼其天地歟

霅川倪氏曰祖始也述者述而不作之述於堯舜曰祖述者書之斷自唐虞是也憲法也章文章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也上律天時律法也作春秋而先春後秋是也襲水土襲因也重也述職方以除九丘是也持載如坤之厚德載物也覆幬如天之徧覆無所不及也季札美舜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是夫子之德與舜同矣易曰與四時合其序合其體也此曰錯行合其用也易曰與日月合其明合其體也此曰代明合其用也

范陽張氏曰不曰夫子而曰此天地所以為大意謂夫子沒矣不可得而見也觀諸天地其亦庶幾乎

晉陵錢氏曰律襲二字與天地無所違異幬冒也地有方使物不流能載使物不遺故謂之持載天罔覆物之上冒其四表故謂之覆幬四時錯行言其道時中日月代明言其德日新並育不相害物以異而和並行不相悖道以異而通小德德之用也如川之流其行不窮大德德之體也敦厚而化人莫能測德至此則與天地同其大矣

江陵項氏曰此以下凡三章引夫子之道德以明性者之事堯舜以道言文武以憲言天時水土亦然覆載言其大德錯行代明言其小德

錢塘于氏曰始也以天地形夫子終也以夫子為天地蓋以述而合二而天地以為命以道而命夫子即天地矣奚復於夫子之外別有所謂天地也

嚴陵方氏曰夫子之時去堯舜雖遠而其道常在故從而祖述祖也述也皆本之之謂也去文武為近而其與具在故得以憲章也憲也章也皆法之之謂也

新定錢氏曰祖述堯舜所以紹傳也憲章文武所以具備也上律天時健也下襲水土貞也　自其日用言之則如百川之分流自其大原言之則如造化之醇厚

新定顧氏曰此道何所不育萬物雖多並得以遂其生何相害之有此道何往不行雖事物之紛錯各行於所不得不行何相悖之有德之小者運動不息如川之流德之大者厚重不移物自爾化非天地之大何以能兼有萬象如此　此雖一章始之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辭則猶若有意於取法繼之以辟如

之辭則猶指其爲相似終之以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則夫子之
大即天地之大考乎其辭有始終淺深之異非夫子之德然也
子思子之於學者有誘進之意初示之淺而後告之深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
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孔氏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發起也執猶斷也言發起志意堅
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淵泉
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流也
河南程氏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
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聰明叡知足以
有臨者天之高明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者地之博厚也發強
剛毅齊莊中正者乾坤之健順也文理密察者天地之經緯也
聖人成德固萬物皆備應於物而無窮矣然其所以爲聖則停
蓄充盛與天地同流而無間者也至大如天至深如淵時而出
之如四時之運用萬物之生育所見於外人莫不敬信而悅服
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非有天德孰能配之
延平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
聰明叡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
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
理密察理於義也故有別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無執不
足以有制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別或無以方外非成

德也德成矣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則其大無外淵
泉如淵則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息矣
故民莫不敬信而悅服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尊親則與天同德
矣故曰配天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
也聰明叡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
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溥博周徧
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
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如天如淵民莫不敬信莫不悅言其充
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又曰文理密察文是文章如物之
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臨川王氏曰聰明者先聰明於己而後聰明於天下叡則書之
思曰睿知則易之知周萬物有聰明而無叡知以行則不可書
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是獨任聰明則亂舊章矣故全此四者然
後可以有臨於天下也寬則寬大裕則有餘溫則溫良柔則書
之柔而立是也易曰容保民無疆是有此四者然後可以有容
於天下也發者遇事而發其端緒強者若上文強哉矯之強有
執非子莫之謂若擇善而固執之之謂也中者處中道正者守
之以正守正而不處中道則不可處中道而不守正亦不可二
者必在相須足以有敬於天下常人論敬不過指敬鬼神敬祭
祀而言未嘗有言敬天下之民此言聖人亦不敢輕天下之民
也能敬於民民亦敬於上文理者人倫之理密謹嚴也察明察
也雖有文理不加密察則制度文法必有亂於天下既以謹嚴
明察則足以有別於天下則天下之人亦自知有別矣溥博者
廣大也淵泉者深峻也上能有此五者之德而又上下能察乎

天地然須時而出之若上文君子時中又曰時措之宜是也苟時可以温柔而反用剛毅則不可時可以剛毅而反用温柔則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貴者應時而已

涑水司馬氏曰此況言聖人之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謂聖人制禮曲爲之制事爲之防可以別嫌明微也溥博淵泉謂其心時出之謂其言行

范陽張氏曰溥博淵泉無非誠之運用于其中也時乎溥博則涵容而不露時乎淵泉則應接而無窮故其見也民敬言也民信行也民說爲聲名也中國蠻貊所至所覆所載所照所墜凡有血氣無不尊親是與天地並立于兩間而造化天下矣故曰配天配非比也並也夫敬行民說以至尊親皆誠之爲用理當如此使一有不敬不信不說不尊不親是必吾誠有不至也蓋在我有絲毫之差則在誠有尋丈之失此君子所以慎其獨

海陵胡氏曰兼聽之謂聰徧視之謂明智慮深遠之謂睿有知之謂智寛裕則不暴温柔則不猛故可以容天下之人發謂奮發強能任事剛則不撓毅則果敢故能臨事固執而不回齊絜也莊端莊也中正則不諂足以保其敬之道文理者言動之間有文理如枝葉葩華是其文經理條貫是其理密而不淺察而能辨君子身既文理然後從己之身觀人之身密察而不淺其機故足以有別於天下溥言溥徧博言廣博時出之者以時發見出其政教號令溥博如天高之不可窮淵泉如淵深之不可測發見於政教民皆敬之言而民皆信之行而民皆悅之是以聲名洋溢莫不尊而親之

永嘉薛氏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於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爲之教聲容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爲天道之當然所謂無思不服者也此道也可以見天地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於是乎

兼山郭氏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聖者極至之謂聖人究極乎中庸其成德之大有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以至於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如天之神化妙用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變水火土石丘陵川澤草木昆虫之化其用之自一其應之不窮如是也夫惟如是故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溥博近中時出近庸故能使民敬信說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得其尊親所以配天也

莆陽林氏曰天下之大四海之遠聖人眇然之身託於士民之上若非聰明叡知則何以臨人非寛裕温柔則何以容人發奮也強無怍也剛特㨗也毅果敢決斷也執有執著也齊一其志也莊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中立而不倚也正則無邪也四者所以敬其身也文理密察精密審察也此所以別君子小人使賢不肖不至於混殽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一句見子思形容聖人極到處味者以爲聖人徒然有許多聰明叡知足以有臨至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而不知聖人胷中停蓄淵深渾厚有本者如是自然發得許多等事出來子思可謂善於形容聖人者也

高要譚氏曰夫所謂天下至聖者其畜養成就極大而不可度極深而不可測極大則溥博是也謂其不可度故以如天言之極深則淵泉是也謂其不可測故以如淵言之如天如淵形容之意止矣其不可度不可測之處終不可得而言其可得而言者特時出之用耳所謂聰明叡知足以有臨寛裕温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皆時出之用也蓋其盛德充實輝光發越乎外見於應事

而不可揜有此五者可得而言至其溥博之大淵泉之深不可
以常知測度唯有如天如淵可以形容之耳唯其德之至盛如
此故一行之見民莫不敬一言之出民莫不信血氣之屬莫不
尊親則不特民而已含獸蟲魚皆知所依歸矣語盛德至此非
天固莫能盡其形容故止言配天不及其它至矣哉非吾夫子
為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此
江陵項氏曰臨者知及之也容者執者仁能守之也敬者莊以
涖之也別者動之以禮也此自隱而費也故自天而淵自淵而
見又曰明足以照矣恐其不能容量足以容矣恐其不能執強
足以執矣恐其誠意之不孚誠足以感人者恐其不周於事物
之變　又曰聰明言其表叡知言其裏齊莊言其表中正言其
裏寬裕言其容物溫柔言其氣味亦是表裏發強剛毅文理密
察皆然　又曰此章言聖言其德之著見於外者其費如此下
章至誠言其德之根本於內者其隱如此
東萊呂氏曰文理密察初非為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
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
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闕
裂杌隉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
錢塘于氏曰夫天下至聖必能具聰明叡知之德可以臨天下
故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有容有執有敬
有別悉本於聰明叡知以發之未有昏暗愚昧而有此四者未
有聰明叡知而不全此四者
新定錢氏曰此足以形容集大成之妙矣溥博如天大無不包
也淵泉如淵淵然不動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安有許多名號
溥博而已淵泉而已及其時出之則曰有臨曰有容曰有執曰
有敬曰有別互見迭出變化無方參錯縱橫自然中節非是胞

明叡知而下五者臨時逐項安排出來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
是理惟至於聖方盡此妙所謂配天於是乎在非待到莫不尊
親處方謂之配天也下面是其效自如此
新定邵氏曰聖人者道之極也唯天下至聖則中庸之道融會
於心而眾美萬善迭形於外故言其聰明叡知則洞然無蔽足
以有臨焉言其寬裕溫柔則恢乎不迫足以有容焉言其發強
剛毅則卓乎不撓足以有執焉其齊莊中正也肅然穆然而足
以有敬其文理密察也燦然秩然而足以有別舉天下之盛德
無踰此數者聖人悉兼而有之是非聖人容心於為此復用力
於為彼也道體渾融全體具在隨感而應眾善自形故自其全
體言之則溥博也淵泉也何善不該何美不具自其形見者言
之當其有臨則為聰明叡知當其有容則為寬裕溫柔以至發
強剛毅也齊莊中正也文理密察也皆時出之也上章所云辟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正謂此也夫惟聖人之德其大
無外而溥博如天其深莫測而淵泉如淵故時而出之備道全
美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者此心同此
理同故也人心感孚如此則聲名聞望自通及遐始也洋洋乎
中國久也施及於蠻貊又其久也盡舟車所至之境極人力所
通之處窮天覆之所及墜地載之所容凡日月照臨之下霜露
飄墜之所血氣心知之屬莫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謂之
配天不亦宜乎聖人非斷乎聲名之顯赫也明效大驗自若是
其不可掩也上章云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此章止云配天舉其
最大者言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五

四明袁氏曰中庸之道愈久而愈無弊如其有一毫之偏則目前雖未遽見其害久久未有不弊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看三箇世字見得世世可以常行非若一偏一曲之小道僅爲一時之可觀而已大凡言動有毫釐未盡善處則不可以爲世之法則古人雖是小節亦無往不致謹道無小大無衆寡皆不可慢稍有不謹即招悔尤衆所觀瞻豈容掩覆吾身爲人之觀瞻而後謹也亦非欲爲人之法則而後謹也道自不容不謹也是故惟明於至誠謹獨之學者然後其言動可以爲世法後世賢者或負其高明之資以爲小節不必拘況是以言行之間不耐檢點殊不知一動不謹一言不應人皆得以議其後況望其爲世道爲世法爲世則豈可得哉

鞋蘇軒晡二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千變萬化不出乎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且夫陰與陽若相反剛與柔若相反仁與義若相反然而實未嘗相反也太極未判渾乎至一太極既判不可相無陽而無陰可乎剛而無柔可乎仁而無義可乎惟其不可相無也故有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剛中之柔柔中之剛仁中之義義中之仁其代明也其錯行也所謂四時五行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此所以生生而不窮也此所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illegible]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六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鄭氏曰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

河南程氏曰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藍田呂氏曰唯天下至聖一章論天德唯聖人可以配之唯天下至誠一章論天道唯聖人爲能知之大經天理也所謂庸也大本天心也所謂中也化育天用也所謂化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爲庸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是已體其所固有之義擴充於天下則經綸至矣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爲中赤子之心是已反求其所自出而不喪則其立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爲化氣機開闔是已窮理盡性同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知者與聞一以知十窮神知化樂天知命之知同所謂與天地參者也至誠而至乎此則天道備矣天德全矣夫天之所以無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其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渾然至於純全故曰肫肫其仁肫肫純全之義也至於純全則深幽而難測故曰淵淵其淵純全而深幽其體大矣不至于天則不已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如江海之浸上下與天地同流者非至誠而達天德孰能知之 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然後親親之經正必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後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

之服然後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爲賓主湯於伊尹學焉然後臣之然後尊賢之經正

建安游氏曰至聖惟天下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知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知唯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說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誠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延平楊氏曰大經天理也惇典敷教所以經綸之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也化育和也窮神而後知之也三者皆天也故惟天下之至誠能之非私知所能與也故曰夫焉有所倚有倚則人欲之私而已非誠也肫肫純全也淵淵靜深也浩浩廣大也惟肫肫故能合天下之公惟淵淵故能通天下之志惟浩浩故能與天地同流其淵非特如淵而已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道之至也非夫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河東侯氏曰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經常也可久而不亂可久而能通非誠以經綸之不可也經如經緯之經綸如絲綸之綸易曰彌綸天下之道是也大本中也物物皆有中天下之大本言中之大而盡天下之中者也立非建立之立如天地設位易立乎其中與立不易方之立同立天下之大本則又見誠之大也知天地之化育知與乾知大始之知同天地之化育天地爲之爾知其化育者誠也天下之大經庸之大者也誠則經綸之天下之大本中之大者也誠則立乎其中天地之化育天地之極功也誠則知其事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焉有所倚中也肫肫其仁仁也淵淵其淵無窮也浩浩其天廣大也如是之誠若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人孰能知之知之言能盡其理也由是觀之中庸之道至於誠斯至矣大矣無以加矣中庸言誠處不一或因鬼神或因政事或自脩身以言之或自內及外以言之或言天之道或言人之道或自誠而明或自明而誠或言禎祥或言妖孽或曰自成或曰自道或曰成己或曰成物或曰不貳或曰不已或曰如神或曰無息雖然不同皆合內外之道也然而理不可低看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主鬼神而言之也鬼神造化之跡也造化之顯微可窮而不可詰如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死生皆其跡也易曰原始要終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如政也者蒲盧也體誠而爲政者也不誠未有能化者也爲政之誠脩身爲本脩身之本自明善始故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自誠而明生知者也天之爲天亦曰誠而已故曰天之道自明而誠反之者也人之爲人脩道而已故曰人之道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固明矣明而未至誠非明也盡其性則盡人之性至於贊天地之

化育與天地參者言人能體夫誠而至於天德則與天地參贊
猶非天地也德與天地並故也致曲亦能有誠習而至於誠化
不知爲而爲之矣禎祥妖孽應各不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誠一道流通上下與物無間故必
先知之又曰至誠如神非得已也天地至誠故能成功聖人至
誠故能踐形成功踐形自成也自道也自成自道成己成物非
二也一也此皆體夫誠者也不息不貳不已言其誠之專也此
誠之功用也若止言誠則無息而已無息非言誠也形容誠
之體段情性耳故又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如斯
而已學者至此全無著力處非自得之不能知也此言形而上
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

也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唯聖人
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
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
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
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
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
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
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猶實也前章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
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
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叡
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叡知者

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姿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知之事也
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
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
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
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
下皆善　又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所倚
涑水司馬氏曰此以後復論孔子有至誠之德人莫能知亦莫
能掩經猶綱也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贊易道是能經綸天下
之大綱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
馬氏曰大本者性之始所謂中德也大經者性之成所謂庸德
也唯至誠無息則於大本有以立之於大經則有以經綸之極
中庸之效有以知天地之化育然後能賛之也夫焉有所倚者
言其不蔽於一曲也肫肫其仁盡人道也淵淵其淵盡地道也

浩浩其天盡天道也
山陰陸氏曰知天地之化育賛外也知内也上言唯天下至誠
爲能盡其性言所以成内此言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言所以成外成内而致外之人也成外而
致内之天也然則浩浩其天豈直參之而已
長樂陳氏曰經常也大經大常所謂庸也大本所謂中也天地
化育所謂和也方言至誠先庸後中和蓋惟至誠爲能體常能
體常則中立而和達也夫是三者皆誠以爲之而不倚乎一偏
則無所不備也故肫肫然其仁之純全也淵淵然其淵之幽深
也浩浩然其天之廣大也而三才之道非果聰明聖知達天德
者其孰能知此於至聖言如天如淵於至誠言其天其淵如則
有二其則一而已
莆陽鄭氏曰心無偏倚名曰中此性之中也發而中節名曰和

此事之中也凡事失中未有不乖者唯中則和心有偏倚則先
有主矣豈能虛應不虛應則不中節何故水隨器而有形心隨
事而有中有主則必固矣豈能隨事而得中哉中和雖異名寂
感雖殊勢其爲中則一也是道也乃感應之根故曰大本乃萬
事之常故曰大經唯聖人則能經綸以建是中夫貴中氣人貴
中德五行以土爲主五聲以宮爲君五味以甘爲和九疇以皇
極爲宗天下萬物以中爲歸會此千萬世所常行者故曰大經
反此則爲偏頗怪僻之行
晏氏曰天下大經者理之常天下大本者性之中天地化育者
命之正能窮理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能盡性則能立天下之
大本能至於命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誠則能窮理盡
性而至於命其於三者之道全之盡之矣又豈倚於一偏乎故
曰夫焉有所倚肫肫者純之至復性之初純而不雜故曰肫肫

其仁淵淵者深之至左右逢原若泉始達故曰淵淵其淵浩浩
者大之至浩然之氣塞乎天地故曰浩浩其天前言贊天地之
化育此言知天地之化育蓋贊者輔相以道知者默契於心唯
心爲能會道既能知之必能贊之相爲表裏而已前言溥博如
天淵泉如淵今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蓋如天如淵者與易言
與天地相似同意其天其淵者與易言與天地準同意
高要譚氏曰所謂天下至誠者積夫形著明動變化之效而極
乎博厚高明悠久之道者也是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倫則
三綱其用則九法天下萬世之所行此所謂大經也經綸猶條
理大經以爲民紀使有條而不紊也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至
中而不倚至正而不偏天下萬理之所自出此所謂大本也立
者建極之謂建立大本以爲民極使不至於墮廢也是以能知
天地之化育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天地功用有不能

自已此所謂化育也知者明其所以然也明化育之所以然蓋
裁成輔相之道得參乎其間故也此三者皆聖人所以立人之
道而成位乎天地之間者其在我則廣大而無私其於物則曲
成而不遺尚安有所偏倚哉夫唯無所偏倚則仁之體於是乎
可見故曰肫肫其仁肫肫者純全篤厚之稱也仁體最難形容
止言其大則不見其本心之微止言其微則不見其全體之大
故孟子嘗解之曰仁者人也此以肫肫言仁蓋明其有純全篤
厚之體而本心之微全體之大皆可具見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也聖人所以與天地並者仁也仁之體既肫肫然純全而篤厚
則夫所謂淵淵浩浩如者皆仁之蓄養成就至於如此也仁之
所蓄者極深故曰淵淵其淵言不可測也仁之所養者極大故
曰浩浩其天言不可度也淵淵浩浩形容之意亦止是耳而其
不可測不可度之處亦終不得而言也夫所謂淵淵浩浩者大

而化之之事進乎不可知之神者也唯聖人躬行允蹈親入其
閫域然後能知其所至苟不實聰明聖知而達於天德者則於
淵淵浩浩之事未免乎揣度也安能深知其所以然哉
永康陳氏曰子思論夫子至聖之用運而無私要必有藏乎其
中者故又言天下之至誠而論其實然不易之理天下之大經
自有常序便是經綸天下大經各正其序則大本渾然藏乎其
中便是立大本渾然藏乎其中則化育分明在我便是知大經
自正化育自行大本運動闔闢渾然而不與之俱往故曰夫焉
有所倚肫肫淵淵浩浩不已之實也其仁其淵其天從而名之
也肫肫厚也而有純一之意淵淵深也而有清明之意浩浩廣
大也而有運用不已之意此天德也非固其聰明聖知安得到
此地位聰明聖知如上所謂也固退藏於密也惟其運用不已
故密不用則昭然矣達如中心達於面目之達達乎此則知乎

此矣
莆陽林氏曰夫焉有所倚者言聖人之道中立而無所偏倚如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也肫肫者渾厚無間斷之貌仁即是生生不窮之意堯舜極到處只是一箇仁字盡得如天如淵猶未足發揮聖人尚有比擬於其間其淵其天直是得聖人極到處苟不斷然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至誠之說也
晉陵錢氏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句德至於聖唯誠爲能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身以道也又知天地之化育自吾身爲之此君子之誠所爲異於人惟其所存者大不倚一偏耳是謂至誠爲能即之則忳忳焉其仁測之則淵淵然其淵窮之則浩浩然其天固猶自然也達猶至也惟聖人與天同德乃能知之非常情所識也自聖而歸之誠自誠而歸之天德此一節謂夫子之聖同於天德
金華邵氏曰天下至聖其極至於配天若夫天下至誠又不止是天下之大經待之而經綸則顯揚運用之也天下之大本待之而立大本人之性也立則不使之失其固有也天地之化育待之而知化育造化萬物者也知則明其消息之理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兼三者而備之則所以經綸所以立所以知皆其運量閒爾其者指誠而言仁與天淵皆其所自有之物非如天如淵比也君子欲知此理惟固聰明聖知而德與天爲一者能之固如易成性存存之義
新定邵氏曰上章言天下至聖此章言天下至誠明至誠所以爲至聖也誠者天之道謂之至誠則純乎天理無纖毫人爲之僞者也故天下之大經唯至誠爲能經綸之天下之大本唯至誠爲能立之天地之化育唯至誠爲能知之何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彌理天下綱紀四方使尊卑小大各循其分內外遠近咸得其宜所謂立經陳紀爲萬世法程是也何謂立天下之大本開明天理扶植民彝使人知有禮則生無信不立于以正萬化之原建無窮之基所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也何謂知天地之化育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可通原始反終而死生之說可明凡大道化生之機元氣發育之妙無不洞見於方寸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言大經大本而遂及於天地之化育明此道與天地貫通無間經綸大經植立大本非知化育者不能苟化育之妙未能深知則其所經綸其所植立欲無遺憾不可得也觀隆古帝王功用宏博與天地參後世雖號爲賢君設施淺陋終不足以望古則唯天下至誠然後能之信不誣矣夫至誠之用其大如此嘗試論是誠之本體夫豈有所倚著然後能爾哉思而得者倚於思也至誠則不思而自得行而至者倚於行也至誠則不行而自至渾然寂然感而遂通驗之觳觫過堂下之時察之匍匐將入井之際一念惻然天機呈露唯見肫肫其仁耳肫肫懇至之貌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莫測其際莫究其極唯見淵淵其淵耳淵淵靜深之貌也洞乎其虛曠乎其達其大無倫其廣無外唯見浩浩其天耳浩浩廣大之貌也向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如之一字猶待比擬今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至誠之道即天即淵一體無二是誠也非復閒寡見所能知抑非徇口耳憑臆度所能知必也聰明聖知達天德之秘乃能灼知其所以然耳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猶實也天德即至誠也天地之化育即天德之所爲也上文兼言天地又並言天淵此獨云天德舉其大者言之也能達天德則能知至誠矣能知至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矣能知天地之化育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鄭氏曰襌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温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温也知風之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明也內省不疚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惡病雖不遇世亦無損於己志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猶不愧於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顯言顯也辟君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諸侯盡法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其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輶輕也倫猶比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

孔氏曰衣錦尚絅衛風碩人之篇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爲其文之大著尚以襌縠爲衣以覆錦衣也按詩本文衣錦褧衣此斷截詩文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喻賢人君子身雖隱而其德昭著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視女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之神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商頌烈祖美成湯之詩本文云奏假無言無有喧譁之言也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大雅皇矣美文王之詩德輶如毛大雅烝民美宣王之詩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文王之詩載生也言天之生物寂然無象而物自生也

河南程氏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又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伊川　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伊川　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明道　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知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伊川　又曰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明道　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多少言語　伊川　又曰中庸之言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illegible]

言哉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伊川

橫渠張氏曰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篇終皆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以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聲無臭馭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誠一於天可知闇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本我心之所固有也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得比不可得而致力焉唯循本以趨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原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知此則入德其幾矣　一本云自此至篇終凡七引詩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所謂因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必由是入也推衣錦尚絅之心則所以君己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闇然日章爲己而中有本者也的然日亡爲人而無實以繼之者也故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所以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此入德之質也君子之學視所至而得其所起循其末而見其所本即其著而明其至微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入德之門也舜爲法於天下我未免爲鄉人欲求爲舜則不越乎弟而已又求其所以行之則徐行後長者固足謂之弟矣其知遠之近歟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爲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鬼神之爲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其知微之顯歟三者皆出乎心術而已本心我之所固有者也小人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其在我者爾君子之學求其本心者也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比不可得而致力焉唯循本以趨之是乃入德之要也推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之義蓋所以養其衣錦尚絅之意而已衣錦尚絅爲己者也爲己者吾心誠然乎此而已豈繫人之見與不見乎唯內省不疚無惡於吾志斯可矣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非特無惡於吾志又將達乎神明而無愧者也達乎神明而無愧則其德有孚矣此所以不動而民敬不言而民信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者則德之有孚非特使民敬信於我而我之德可使民勸而民威若德之孚若養人於義理之中知善爲可慕而遷之知不善爲可恥而遠之豈特賞之然之而後然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君子之道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爲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不大聲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又明德之化民不在乎聲音笑貌之間莫非至誠乎達而已德輶如毛者言人之所以不爲德者以德爲重而難舉也如童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此不肖之夫婦之所能行其輕而易舉也如此而已何憚不爲哉雖然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爲一所謂德者乃理之所必然如春生夏長日往月來之比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中庸之旨莫

始也言天命之謂性其卒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此道出於天不及於天則爲未至知乾之德曰大哉坤之德曰至哉至者至乾之大而後已也其篇之中言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及言天下至聖則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及其終則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動也言也行也世以爲法則猶在法度之間也莫不敬莫不信莫不說則忘乎法度而猶有言動之迹存焉至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此中庸之終也

建安游氏曰自此以下皆言中庸之道以至誠爲至也君子用心於內故闇然而日章作德而休也小人用心於外故的然而日亡作僞而掩也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不厭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其心固其氣平其容婉其色愉其辭慈仁此溫也然行而宜之故理淡而不厭天德也簡而文天德也溫而理人德也若是爲成德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若入德之塗也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知所以入德則成德其庶幾乎正心之道誠意而已故繼言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乎言愼獨不息則久久則天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天則神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言不怒之威嚴於鈇鉞也德至於神則其顯而明親聲色矣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豈徒見於聲音顏色之間哉蓋明德化民之本也聲音顏色之於化民末也君子務本而已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已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也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爲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離人而立於獨矣是天命之性也故中庸於是終焉

延平楊氏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騖於外不孚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理淡簡溫所謂闇然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絅之至也知遠之近天下本諸身也知風之自由必擇中也知微之顯必愼其獨也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淸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夫如是乃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則微而顯可知矣夫道不可須臾離也惟愼獨爲能終之故曰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蓋言愼獨也動而天下道之言而天下則之形於言動而天下從之也大而化之則言動不形而人敬信望之恍惚前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而其卒也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固非政刑所及也記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合乎神天亦唯誠而已君子之愼其獨不欺於屋漏則其誠至矣誠於此動於彼蓋天之道也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所懷者明德而已德者得於心之所同然者也雖夫婦之愚與有焉其輶如毛舉之易勝也而人莫能舉之者無

誠心而已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有而不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爲至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天地之化育和也三者皆天也豈人之私知所能與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循而達之於天下脩道之教也夫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慎焉所以愼其獨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之謂乎夫如是誠之至也故合乎神天而卒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盡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茲其所以爲至也　又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唯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

河東侯氏曰古之學者爲己率吾性以達天理自可欲之善至於不可知之神非由外鑠我也如身日長而不自覺有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故闇然而日章小人之學爲人褰淺虛浮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如火銷膏而不自知若如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故的然而日亡衣錦尚絅絅衣之表也必表而出之是也衣錦而尚絅所以惡其文之著也文非本故也君子之道也淡而不厭淡無味可悅其理易直故不厭簡非繁華質而有理故曰文溫非險詖之邪純而和粹故曰理知遠之近知本諸身也知風之自知過不及也知微之顯知脩省也如此則入德之自也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舜自側微而登庸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也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之道也內省不疚不愧天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惡於志也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人之所不見者屋漏也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不愧屋漏也不愧屋漏與愼獨不同愼獨學者之事不愧屋漏近於誠而未至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誠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正己而物正成己所以成物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惡知乎所謂聲色者然哉故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至輕也毛至微也猶有輕重毛髮之倫可擬可象者存焉是猶化民而不大聲色者也若夫上天之載則無聲無臭莫可得而擬議非無物也所謂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大而不可載小而不可破無物不該焉故也中庸之書自天命之謂性至孰能知之其理無精粗之殊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言其始也本也至於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言其成也終也所謂物之終始也天之道人之事合內外之道故時措之宜也君子之能事畢矣古所傳者中庸之書終也自衣錦尚絅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自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有諸己而後方能入德充實煇光而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則誠而無息肫肫淵淵浩浩其仁其淵其天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無聲也無臭也猶無方也無體也云爾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知之者其唯文王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斯而已知之者其唯文王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三章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

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愼獨之事承上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愼獨之事也引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愼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並是致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不顯惟德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引詩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愼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愼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者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別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 又曰諸說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入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以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化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

深切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大程夫子不能言吾嘗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疏闊唯以此章爲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　又曰知風之自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所對者

兼山郭氏曰大凡欲人之敬敬先於動可也欲人之信信先於言可也不如是雖家至戶曉訓告命令靡所不至民不違而去之者鮮矣是謂不顯其德百辟其刑之者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之亦爲之人不知亦爲之天之大反之於一心萬物之衆反之於一身既而無我也無物也意必固我一物不存焉故能篤恭而天下平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以聲色之爲末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之謂也且天之生物未嘗與物私而風雨之所養寒暑之所成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化未嘗一物遺者何哉以其大且一也反求其大廓然無外物與無極宜若不與物交而造化之功品物咸遂若有期會相應亘古而不窮然後可知上天之載與夫中庸之所以爲中庸也

江陵項氏曰此一章自其用功於隱至發見於費者而總言之其文復歸於隱正與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章具一篇之義也　又曰淡而不厭無味而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而文自著也溫而理不肅而成不厲而治也　又曰知遠之近言乎天下之本也知風之自言動之機也知微之顯言潛雖伏矣之事也即以上四章之意反覆互言之耳

高要譚氏曰中庸之書始以愼獨終以愼獨始以愼獨者欲立其本以應事於外終以愼獨者極其大歸而合理於天則淵淵浩浩之體可以心識不可以說盡也夫文者美在外也惡文之著慝其飾外而忘本失實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務本務實故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無實無本故外雖飾僞而良心內喪也君子所尚皆本也故淡而不厭則眞實而可久也簡而文則存諸中者有要而發於外者自然成理也溫而理則和順積中而施爲皆當也此其所以闇然自晦而愈不可揜也小人反是此其所以的然自表而愈無所據也復本之要在乎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所謂遠者萬理之散在天下是也所謂近者本心之在我是也知天下萬理皆總會乎吾之本心此即知遠之近也所謂風者施化於外是也所謂自者本心所在是也知施化之用皆本心之所出即知風之自也所謂微者本心所存人不得見唯我自知是也所謂顯者幾微發露無隱不見人皆知之是也知內之所存終必發露不可得而揜此即知微之顯也知此三者之理然後能見本心故處而於德之奧有所從入故曰可與入德矣三知者復本之要也唯君子知此三者之理所以嘗用力於人所不見之處故知隱伏之孔昭夫然後能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在人所不見之處尤切兢兢也知屋漏之不可有愧夫然後能篤誠於言動未發之前而使人敬信於言動未形之始也知至靜無言可使不

乎夫然後能淵默存誠無物無我使善者見之樂不善者見之
媿而不必賞之勸刑之威也知不顯之爲德百辟自然儀刑夫
然後能篤恭於内對越在天純一不雜使天下化之皆知反身
自求各止其分而無不平也凡是數者皆由三知以入德者也
於是又推其精微至於不大聲色知聲色之爲末則知本心所
存之微雖聲色之不大未足爲喻也於是又益推其精微至於
德之易舉其輕如毛知毛雖細微尚有倫理之可見則知本心
所存微而又微雖毛之細亦未足以爲喻也於是又從而更推
精微之極至於無聲無臭蓋無聲可聞無臭可知天之事也本
心所存其微至此則與天爲一不可以有加矣
三衢周氏曰自此以下凡八引詩或疑其無序不知所以謹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誠者誠之者其說甚明第學者未深
考爾苟明其序則一篇之意燦然矣衣錦尚絅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此脩身之謹也君子之學爲己不愧人之不已知故衣錦
尚絅惡其文之昭著然誠之所發終不可掩所以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學爲人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惟恐人之不知故必務日
拙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所以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此闇然日章之道其德參乎天地者也雖淡而不厭以
言其易而可親雖簡而有文以言其居之以敬雖溫而能理以
言其中和之德足以位天地育萬物是三者若遠而近其風有
自若微而顯知其遠者必自邇斯能極於博厚知家人之象風
自火出斯能極於明哉知莫顯乎微之不可揜斯能極於高明
夫是之謂可與入德必言知者其要在於致知知而不至若有
矣未有不知而能至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自近自内自微
之諭也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志無所
惡則内省吾心無所慊愧矣此君子謹獨之學用力於人所不

見之地非人所能及也故曰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
見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齊家之證也屋漏者室之西
北隅既祭猶敬心無愧於幽明則閨室無所欺矣故其處家也
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不動而人莫不敬不言而人莫不信其誠
之至乎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治國之道莫大乎賞罰固足以示
勸懲矣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如在宗廟之中
自生肅敬之心此誠之所格非賞罰之所及也不顯惟德百辟
其刑之此平天下之證也平天下者豈以力服人哉不顯惟德
百辟自然儀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不顯者闇然日章之道
其身之恭己無爲文王之不識不知者乎是故篤恭而天下平
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特言誠也誠之爲德以己昭昭使人
昭昭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德輶如毛仲山甫舉之固爲明哲
君子然猶有倫之可見未足以爲至此謹誠之也惟天運於上
於穆不已無聲臭可聽聞如文王之純亦不已然後爲至此證
誠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故内省而不疚
焉以其不疚故無惡於志言心之所之未始有惡也爲善於顯
明之中者易爲善於幽隱之中者難故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經曰戒慎其所不睹與此同意動而敬言而
信賞而勸怒而威末矣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
而威然後爲至怒必以鈇鉞爲言者先王之所以飾怒是也篤
恭謂篤厚於恭也不大聲以色言化民以德也無聲無臭言化
民以道也聲之化民則聞而化色之化民則見而化聲色非不
可以化民也特非化民之本爾
長樂陳氏曰上言至誠如是其至簡復何言哉世之人所以每
每不誠者非不知中庸之本乎誠也亦非不知誠之可以有爲

心第從事於外也速而致力於內也寡故誠不至而德不成中庸之書終言成效亦足矣而此所言恐人之不知所以為誠也故援詩委曲以諭之然自衣錦尚絅至終篇大抵不過欲人致力於內而不必從事於外也惟惡其文之著故曰闇然而日章與的然日亡異矣淡而不至乎厭簡而能文溫而能理及夫三知入德雖伏而昭內省不疚屋漏不媿皆欲致力於內而已夫不必動而敬不必言而信不必賞而勸不必怒而威豈必從事於外哉篤恭而天下自平耳嗚呼聲色不可以化民而從事於外者果何為哉德輶如毛固美矣而毛猶有倫不若無聲無臭之為至也然則為中庸者致力於內而已

山陰陸氏曰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理簡而文溫而理至矣知遠之近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知風之自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知微之顯所謂莫顯乎微是也關雎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知所謂遠者在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所謂顯者在此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知所謂風之自者在此夫如是可與入德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言雖心之所之不萌惡也與形而後絕之異矣

范陽張氏曰子思中庸大抵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為入德之階故言之重辭之複何止三致意乎縱橫反覆無非此理而已既言闇然日章之理矣言內省不疚之理矣今又言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故舉詩不愧屋漏以證之　又曰或見而敬或不見而章或言而民莫不信或言而世為天下則或不言而信或動而世為天下道或不動而變或行而世為天下法或行而民莫不說或無為而成或不賞而勸或不怒而威卷舒闔闢縱橫上下無不可者則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不大聲以色者是其意專於德而不俟形於言動賞罰威怒之間而天下自化也孰為德乎即戒慎恐懼不睹不聞是也養之既久功深力到衆意即成未萌即應所以不動不言不賞不怒而敬且信勸且威也其效如此天下必以為難到也聖人乃曰德輶如毛其意謂誰不能舉之乎其要止在戒慎恐懼此亦人之所易為也毛猶有倫是德猶有形象也自德而上即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也此豈有形象哉此天命之性也學不到此奚足為中庸

莆陽鄭氏曰夫行遠者必自近察乎天地其造端必出於夫婦行乎天下其所推不出於閨門本立而後道生若捨近而務遠則無本矣故曰知遠之近天下風俗皆有所自黃老之說自於竇太后曹相國方士神仙自於秦皇漢武清談自於王何浮屠自於漢明帝楚王英邪說一勝千載頹風孟子距楊墨韓退之斥佛老恐其為千載風俗害也故曰知風之自人皆知微之微不知微之顯夫所謂微之顯何也日用之道也道雖精微而百姓之所日用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行焉不知習焉不察君子下學上達不敢忽其日用顯顯者故曰知微之顯

海陵胡氏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君子內自省察無所疚病又無過惡於其志是蓋能知顯微本末者也相在爾室者視爾室中助祭之人皆怠慢無肅敬之心尚不愧於屋漏之神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聲色之事以德較之乃化民之末也化民當以德為本毛尚有倫以其有形體德固無形而易舉也上天以生成為事無聞其聲音無知其氣臭然殺然成天下之物自然生成

涑水司馬氏曰苟內省不疚雖謗讟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

之心也
莆陽林氏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奏大樂而無諠譁之聲者有是寫出太平氣象正爾四方無侮無拂之時是時也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也此唯堯舜成康可以當此不顯言其甚顯也人君有甚顯之德則左右公卿之人皆儀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蓋自我一人正心誠意則左右近習可化左右近習可化則朝廷之上可化朝廷之上可化則都鄙之間可化豈不謂之篤恭而天下平乎

晉陵錢氏曰此七節言君子之德不著於外極於天之無聲臭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然顯然也溫而理溫猶和也理猶治也遠之近風之自自外而知之微之顯自內而知之無惡於志志猶記也雖有人志之君子所不惡言屋漏則通於天所當愧也不大聲以色言天愛文王之明德所以廣大其聲譽者不以顏色故夫子去聲與色皆末也

晏氏曰淡者所以合乎天不厭者所以通乎人淡而不厭則天人兼備矣簡者居其實而略文者摭其華而詳簡而文則華實相副矣溫者以仁存心理者以義制事溫而理則仁義並行矣盡此三道者全德之人也入德蓋由君子之道而入聖人之德也自敬者不敢慢於人故雖不動而人皆敬之況於有動乎自信者不敢詐於人故雖不言而人皆信之況於有言乎上文言內省不疚而繼之以此蓋欲其以自敬自信爲克爾說者謂篤恭者厚於恭而無所薄之謂也此說非矣是不知經者之旨表記不云乎君子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則篤也恭也分而爲二矣蓋篤以篤實其在內言其德也恭以恭遜在外言其行也有盛德行四國順之此天下所以平歟

建安眞氏曰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竟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於詩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蔡氏曰衣錦尚絅至可與入德矣言戒謹恐懼之事潛雖伏矣至人之所不見乎言謹獨之事相在爾室至不言而信言家齊之事奏假無言至威於鈇鉞言國治之事不顯惟德至天下平言天下平之事故於家則不言民於國則稱民至篤恭而天下平則直言天下矣予懷明德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君子道德精至人道之極致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外必由乎內也知微之顯內必著乎外也言能知夫內外輕重之至則可許以入德之事矣

錢塘于氏曰入德之門知遠之近必由此以之彼知風之自必由內以達外知微之顯必知天下之顯本乎微能知近而知自則是知微也近而遠自而風則是微之顯也故知微之顯一句異於遠之近風之自也知微之顯非慎獨之學不能造也

延平周氏曰以聲色而方於德則德爲本以德而方於道則道爲妙蓋毛譬則德也上天譬則道也毛雖微然未免乎有體有體故有倫唯上天之造始則不唯無體而又且無聲無臭也

新定邵氏曰君子之道謙冲務實不求人之我知也而芬芳外達人自知之故在己雖闇然日晦而其道日彰而不可揜小人之道誇詡衒耀唯恐人之不知也而行潦無源涸可立待故在己雖的然自彰而其道日亡而不可久孟子聲聞過情一章即所以推明此意正月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即淵魚爲

喻謂魚潛于淵宜若人所不見矣而終不免於罔罟之患則以其實有此魚終不能逃人之知也君子而獨乎此則反觀內省實無一毫之疚病可也一毫隱於方寸人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亦猶此魚雖伏而甚昭也豈不凜乎可懼哉　君子德化所感不賞而民自勸於為善不怒而民自威於鈇鉞蓋人心均有此天理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墟墓之中未施哀而民哀何待賞而後勸乎訟而有愧者望賢者室廬而還返身為不義者亦畏其罪而畏賢者之知何待怒而後威乎夫其隨觸而感與夫鄉閭所敬者其所興起其所愧惕猶且若此而況君國子民者躬率表倡於其上則其感化之效又當若何耶　載字訓詁不同文王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箋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哉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以愚觀之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七

表記第三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藍田呂氏曰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為目如檀弓玉藻緇衣之類此篇論仁為多而篇中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取此義以名篇

嚴陵方氏曰表者裏之外也故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經言表微傳言表道皆以是而已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然無以自明而莫之取正焉於是立言以表之則門弟子不可以不記也故名其篇曰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氏曰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厲謂嚴顏色

孔氏曰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皇氏曰此篇稱子言之凡八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瀆則不告一章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老於魯之言如在陳則曰歸與歸與者也隱而顯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也不矜而莊者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也不厲而威者德威惟畏者也不言而信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聖人之於天下豈恝然無心哉博施濟衆雖堯舜不能無病況孔子不得其時者乎故其始也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及其終也知天意所在而廢興有命乃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然後浩然有歸志矣蓋聖人之心要其歸也天而已矣然而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不識不知尚何矜厲之有哉故曰天何言哉又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其是之謂乎

馬氏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其迹隱於幽其名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夫唯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而欲人之敬厲所以自嚴而欲人之畏言所以自宣而欲人之信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至德默喻於心也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威信所謂顯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隱而顯隱則神也顯則明也既隱而顯則役推其始之所以隱而顯者在乎不矜而自莊不厲而自威不言而自信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蓋既神而明則役推其始之所以神而明者在乎默而成之而不言而信與此同意

延平黄氏曰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神之道也

講義曰孔子歷聘天下而無一用故至是而有歸乎之歎孰知夫不用之用其爲用尤大也身不容於一時而道可傳於萬世賞罰之柄不及一施設而春秋之筆削凜凜乎爲千載之懲勸是所謂隱也而有至顯者存所謂不矜不厲也而有莊且威者寓不言也而有所謂莫不信者在夫子至是而歸於魯雖不用無憾矣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云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甫刑呂刑也今尚書躬作身字

藍田呂氏曰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脩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先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又繼之以其所易爲者所以盡教則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凡此所以盡教而已

嚴陵方氏曰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貌所以處己動所以接人故毋以不失於人爲言焉此止引擇言以證之者以聲不及言人之失尤在於言故也

清江劉氏曰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仲尼所與左丘明同其恥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信則不巧矣憚則不令矣畏則不足矣註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

馬氏曰見其有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也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也行止視所可不失足於人喜怒視所可不失色於人語默視所可不失口於人蓋進以禮退以義此不失足於人也端冕則有敬色衰絰則有哀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此不失色於人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不失口於人也不矜而莊不言而信不厲而威此言其大也貌足畏也色足

憚也言足信也此言其應物也與天中庸所謂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其意同也此三者雖不同而其要在乎敬慎而已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饗是也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

孔氏曰以前經云貌足畏色足憚故此經云毋相瀆又明行敬不可樂倦也行禮之時禮不盛則露見裼衣禮盛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裼衣是裼襲不相因也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案聘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饗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行饗聘為禮不盛故裼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王氏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饗執璧亦是玉於時裼衣者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與介亦裼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衣裘之間以襲裼為之節文故凡服裘者必有衣以裼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也不袒則謂之襲襲充美也袒謂之裼裼見美也謂裘之文飾也不文飾也不裼故犬羊之裘不裼也不相因者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為敬如大裘不裼及乃襲聘禮賓襲執圭弔則襲是也禮不盛者尚文故以裼為敬如君在則裼無事則裼受饗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是也極敬者誠意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祭者竭吾誠意以求乎神猶恐未盡也故齊三日必見其所祭者立而詘進而愉退立如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如是則然後可以饗親苟至於樂則敬弛弛則忘之矣朝廷之禮所以別嫌明微正名分以尊君者也故有外朝內朝之政左右九棘面三槐左嘉石右肺石以別公卿大夫諸侯及羣士羣吏之位以致民而詢焉及辨貴賤之等敘羣吏之治其儀也有不歷位而相與言也不踰階而相揖也如此然後君臣之分明邦國之政行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入于苟簡而欲求治者未之有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故其效至於民德歸壹則裼襲不相因欲民之毋相瀆固其理也裼襲見曲禮及玉藻解

山陰陸氏曰一襲一裼非相因也若聘禮賓襲執圭至受饗賓裼奉束帛加璧是也相因謂若裼襲矣又裼襲也是之謂瀆朝可以辨君臣之義盡矣親是也故曰親之言勤也所謂不繼以倦

石林葉氏曰禮有以裼為貴者文也文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為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施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禮之體無不敬而極者在祭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非繼以樂也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故日中而退非繼以倦也

臨川王氏曰表記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何以不同曰不繼以樂者樂之在身哀與樂半者樂之在親也

金華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旣竭而後承之謂盡敬本始過於饗其重乎祭一毫不敬則瀆而不接矣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者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

講義曰謂之極敬則敬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敬毋或繼之以樂樂則至於忘敬而非敬之極故也謂之極辨則辨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辨毋或繼之以倦倦則至於

忘辨而非辨之極故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
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
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鄭氏曰篤厚也揜猶困迫也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儳焉可輕
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擇日月以見君謂臣
在邑竟者狎侮死焉而不畏伏於無敬心也
孔氏曰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莊敬日強
又廣明恭敬之事言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安樂放恣則其情
性日爲苟且也君子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儳焉可
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朝廷之臣每日
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故鄭知在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
別都見君須擇日月也既明君子恒行恭敬又明小人唯好狎
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
也
横渠張氏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揜與誠之不
可揜其義同莊敬之事日欲勉強爲之安肆奉養之事日欲偷
且偷言不以爲急也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于牽
強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德信則不怒而威狎
侮雖死而不畏
藍田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禍
乎暴虎憑河死而不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
事於揜乎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則何事於恥乎侮人者
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莊敬者人所難持非勉強日進則
身不能以自立安肆人所易縱唯苟且日忘則欲不能以自制

蓋莊敬主於禮安肆主於欲偷之爲言苟且也如衛公子荆善
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此之謂安
肆日偷或以謂莊敬則日能自強安肆則日入偷惰然非君子
之事義不可行由是二者故德義可尊進退可度不至于陵節
犯分如不能容其身也儳讀如毋儳言之儳陵節犯分之謂也
七日戒三日齊竭誠盡禮以事鬼神民猶以不見不聞爲可欺
也事君盡禮擇日月以見君民猶有不敬其上者故君子之使
民敬必先斯二者人之所以狎侮者以其不足畏也至於死猶
不知者有所恃而無所忌猶狎於水而溺於水也狃於不足畏
卒至於可畏可不慎乎
馬氏曰禍者起於微而生於人之所自忽故君子慎以避之篤
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乎外而人之
不能揜也恭則不侮不侮於人則人不侮於己致恭以遠恥莊
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莊敬日強強則有自立之意安
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安肆日偷夫唯莊敬日強安肆
日偷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然如不終日事鬼神擇日月
見君齊戒互文以見之也
石林葉氏曰慎以避禍者仁也篤而不揜者信也恭以遠恥者
禮也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致敬於明
者也故主言日月
嚴陵方氏曰莊敬日強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薄於怠也儳
有競疾意君子之身常優游而不迫寬裕而有餘雖一日之間
亦未嘗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也而況終身者乎如不終日以
其競疾而無樂於生之意故不終日也王藻言將適公所宿齊
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

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
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
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見神必言事而不
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
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雖然在朝之臣則皆見君矣而
此乃言擇者先儒謂在邑竟是也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
有道之士也唯有道之士乃能尊生故狎侮之人雖死不畏也
延平周氏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蓋
雖爲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廬陵胡氏曰偷爲云者輕賤貌要之皆謂非禮也如不終日謂
君子常惕然恐失禮不能終一日行之也狎侮人則民不敬雖
懼之以死不畏則受侮有甚於死矣
講義曰放辟邪恥無不爲已者必陷於罪凡以其不知所謂慎
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無不自己求之者君子所以禍福不出
於慎以戒懼而已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凡以其不知所謂篤焉誠則形形則著著則
明君子所以不揜不出於篤以力行而已言輕則招憂行輕則
招辜貌輕則招辱凡以其不知所謂恭蓋動容貌則斯遠鄙倍
君子所以遠恥不出於恭以不侮而已禮義者所以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由禮義而自強者其色則莊而無怠惰之容
其心則敬而無怠惰之思由是而充之其志日強而足以有思
其力日強而足以有爲以之終身蔑有不濟者故曰莊敬日強
捨禮義而自棄者恬然於無適而不知安者之取名樂於放縱而
不知肆者之取禍於道則苟且日偷而不進於事則苟且日偷
而不治以之終身蔑有濟者故曰安肆日偷是以昔之言所貴
於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

金華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干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
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搉恥乎記禮之言亦以曉人
知避困辱之道耳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
於強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偷儀者參
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雜散亂遂至儀焉錯出外既散
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而斯須
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
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孔氏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
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贄幣之禮以示己情引易蒙卦辭證
無相褻瀆之義
藍田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
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
之摯如羔鴈雉腒之類也必以辭必以禮有交際不可苟也苟
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卜筮之道貴於初筮而不敢
再三至敬而不褻者也鬼神且將告之況於人乎賓主慎於交
際不敢苟且亦敬人之道也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
之謂乎
嚴陵方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
其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
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汚意褻有近意則褻不若瀆之
爲甚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

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懲謂創艾讎猶荅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寬身之仁亦當言民

孔氏曰自此至無失一節總明仁義之事仁是行之盛稱故爲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謂裁斷衆事也引詩大雅抑之篇證相報之義引大甲以證君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也

藍田呂氏曰此一章泛論仁義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賢不肖之所同也然私欲勝之能勿喪者寡矣故聖人之教立仁以表之使天下知所向而於行得所勉立義以制之使天下知所取而於事得所處報者德怨往來人情所不能無德之交際其有勸懲則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矣故曰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官之賞之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勸矣傷人者民欲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若夫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唯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義復私讎者亂國法而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有不報也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以德報怨雖過乎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爲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如孔子所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也以直報怨視如國人而已彼賢其當進吾不敢以怨而蔽之彼罪當刑吾不敢避怨而宥之恢怨而重之是亦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

嚴陵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爲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也

馬氏曰仁爲天下之表而不傷乎愛者有義以裁之也義爲天下之制而不傷乎制者有仁以爲本也言仁義而繼之以報者天下之利何也蓋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節而禮者節於仁義也凡此者皆相因之理也以德報怨以怨報德此皆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所謂報者非必報之以善隨其善惡之所在而有以報之也德有得於己則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有得於己而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蓋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凶吉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於君也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故謂之寬身之仁也寬裕者仁之作而非仁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所謂義者制此者也故曰義者天下之制也所謂禮者於此有往來焉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仁亦多術也以德報怨是爲寬身之仁而已故或問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延平黃氏曰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爲天下之表以

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爲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
而不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爲天下之利夫
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況下化而爲仁義哉其利不可
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
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橫渠張氏曰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天下
之利也
黄氏曰此言以德報怨謂人有小怨微隙當以理恕唯父母兄
弟交親之怨不報則虧孝義之行焉儻小怨微隙君子不以德
消而一一讎報往來不息必深結仇讎豈非傷教害義哉君
子情以恕人慎以避禍小怨微隙以德消之亦寬身之仁道者
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
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
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強仁也利仁強
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
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
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講道先自己而
始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與仁同功言三者之功
俱是博愛其事一種未可知也過謂利之與害遭遇利害之事
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
橫渠張氏曰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唯責己一
身爲當然耳一人而已責己也仁難成故置法以防民非而不
責人以道耳
藍田呂氏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
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夫子自道也與下所謂中心安仁者天下
一人而已其義同也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
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
衆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雖然法非貶乎道者也君臣
父子倫類形名之間性命之理具焉雖有未能上達猶庶幾乎
弗畔此衆人之所能及也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
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仁有畏而惡不
仁者也三者之功歸于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
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貪也假之者有之故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
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有不幸而致焉故周公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問昭公知禮過於
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僞故其仁可知
延平周氏曰無欲而好仁者仁之至也無畏而惡不仁者義之
至也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其無欲
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己而置法
則必以人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己之所能以己之
所能而議道則可以合道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者民之
所能以民之所能而置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
嚴陵方氏曰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則
不能也故曰天下一人而已以安仁之難且寡若是固不可以
是而責人矣故君子則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也道妙而難知
故以己所能而議之法粗而易曉故以民之情而置焉論語所
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其謂是也自者自此而之乎彼之詞

以者以彼而用於此之詞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者以其三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爲仁者之功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者論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正謂是也仁者之爲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爲仁知仁之爲已利則爲之知不仁之爲已害則不爲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爲仁畏不仁之爲罪則戒而惡之欲仁之爲功則強而好之故曰強仁

虗氏曰多欲而好仁則仁特所好之一物耳其他所好未必仁也如是者必其他所欲不勝於其好仁之多而後能爲君子則其於所好之類能無愼擇而爲之齊量平無畏而惡不仁亦若是也如是而於其好惡之間常兢兢然唯恐彼重於此而不足勝於彼也是賢人之事也若夫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則無他好是雖聲色列其左貨財列其右而吾無好也所好者仁而已無畏而惡不仁則所惡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吾無他惡是雖白刃在前鼎鑊在後吾無惡也所惡者不仁而已如是則縱心於好惡之間非聖人孰能之是道也聖人誠之可也以是而強之民則驚且惑矣故置法以民

馬氏曰道者法之原法者道之流唯其所成之功則一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至於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過者人所避唯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山陰陸氏曰置法以民謂之置意在弗用若所謂安仁乃所謂仁也故曰仁者安仁即利仁強仁雖與仁同功情有不同也與仁同功易與仁同過難與仁同功雖僞未辨若周公孔子之過可謂仁矣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鄭氏曰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下脫一有字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孔氏曰人右手用之便左稍劣也有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也考道謂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義道以霸者猶稍晉文無失言不違於理也

河南程氏曰耳仲問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此子意思又問莫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橫渠張氏曰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又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又曰義道以霸此語得甚淺如以仁愛便謂之仁以不爲不是便謂之義所涉正淺也仁道有本近譬之於身推以反仁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廣愛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者求過失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仁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薄仁厚義薄義厚仁非論仁義之至語其偏者虞夏之道仁義不偏故親而尊

長樂劉氏曰右上則左下右尊則左卑其位雖殊其用未始不相須以成其德也道者禮義知信之總名也五常之道皆出於生民之性然而必先乎仁以爲行己之本然後道從而成之故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左右相成則有本有用矣是立人之德仁以爲先立道之方義以爲主故曰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亦難

通當以下兩句爲解仁即人身也道即義理也人身能行仁義
故爲右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行待其人而後行故爲左左不
用力也
藍田呂氏曰右者人所有事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之所
不及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爲也將有行也非仁不可也故曰
仁者右也又曰仁者人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
不節則理有所不得已以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
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隆於
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唯
知其所以爲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無厚薄之間矣
道有至義有考先儒云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脫一有字其義
爲然至道者至于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
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
以霸考道者必稽古者稱先生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
達道不能以義起亦庶幾乎不失道矣
石林葉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孟子
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者也道與仁蓋相須而成猶之左
右也人之四體左手足不如右強道者其全常處於無所用之
地故言左仁者資於道以爲用者也常爲道之役故言右仁反
於道則爲一道顯於仁則爲二故曰仁言之盡人道者莫如仁
此之謂仁者人也以仁爲人則道者離乎人而藏乎天謂之天
可也古之言道必兼義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蓋道不可獨見道之所見必有義焉故曰道者
義也仁言人則道爲天可知道爲義則仁爲道可知二者蓋相
備譬之曰顯諸仁藏諸用者聖人立言之法大抵類此　又曰

道以仁爲用故言右仁以道爲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道備故
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左右者離而言之也仁義者
合而言之也仁義一本而有厚薄者時與事異也以事親從兄
而言仁義之實則尊親之異者蓋亦有焉仁爲人道之至故三
代得天下以仁則所謂至道以王義者制事而有宜五霸假仁
而近義則所謂義道以霸仁義不足於己而能考合於道而行
之則亦無失於己蓋王霸之道有以得民而無失者得己而已
馬氏曰仁者人之所親而右者便於用亦人之所親道者人之
所尊而左者不便於用亦人之所尊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
正路夫唯仁爲右而右者人之所親故厚於仁而薄於義親而
不尊義爲左而左者人之所尊故厚於義而薄於仁尊而不親
各以其所隆者而言之耳道有至有義有考此言道之目也至
道以王義道以霸此言道之效也考道非體道者也唯稽考
而已矣故考道止於無失先至而後義先義而後考此優劣之
序
嚴陵方氏曰仁有所愛義有所制厚於此者必薄於彼君子之
於仁義亦兩全之而已何厚薄之有道合則渾離則散方其渾
也則貫三以爲一及其散也則裂一以爲三唯其裂一以爲三
故有至義考之別乎言至以知義之爲次言義以知仁之爲至
臨川王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
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
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沿禮樂相勝則相賊
山陰陸氏曰人之所以成位乎其中者仁也厚於仁者薄於義
厚於義者薄於仁君子取適其中而止道無失有至不至義不
能無失於是有考焉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者亦一變至於齊魯
一變至於道近之矣若桓文之霸不能無失以不知考道之過

講義曰厚於仁者薄於義非以仁故滅義也方其事當以恩爲主則敬有時而不得與之並施特仁有餘而義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親之而已尊不與焉厚於義者薄於仁非以義故滅仁也方其事當以敬爲主則恩有時而不得與之偕行特義有餘而仁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尊之而已親不與焉二者非固爲不同也仁義備具會逢其適如何而已考之於仁而仁有不合若不重傷禽二毛之類非先王所謂仁也考之於義而義有不通若淫刑以逞惟我是闕之類非先王所謂義也則所謂考道者考諸三王而不繆者是上不足以王下不足以霸以保其國不失爲幸

建安真氏曰道者五常百行之揔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

金華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爲霸蓋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廬陵胡氏曰至謂由仁義行臻其極也有義謂仁不足也有考謂雜仁義之名成之也仁義歸往曰王故至道以王湯武是也不粹而駁曰霸故義道以霸五霸是也雜王霸道成名以不失天下故考道無失漢文景唐太宗是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檵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孔氏曰自此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中心憯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強之取仁而行者也引大雅文王有聲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芑即今枸芑也又引邶國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仁之難成唯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仁有數者仁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中心憯怛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強之外鑠於仁者也發於性者誠心感動無待於外鑠也外鑠者循仁之迹而勉焉者也以其誠

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短長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爲貴者以下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以小爲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嚴陵方氏曰仁者人也凡爲人者莫非以仁故其取數常多義者宜也長短小大物各有宜以義度之則無不可者矣故其言如此中心憯怛仁之根於內者也率法言循法循法而不違仁焉仁之資於外者也根於內則始於愛人而未至於愛物資於外則止於強仁而未至於利仁此其數見於內外者也

馬氏曰數世之仁此數之多也終身之仁此數之寡也義者依

於仁而爲之節仁之數多者則其節長仁之數寡者則其節短
是以下言仁而不言義則義在其中矣中心憯怛此愛之由中
出也愛由中出則推其所愛以及人故曰愛人之仁也言愛人
則愛己者可知也率其在外之法而勉強以爲之非中心之所
欲而愛自外入也愛自外入則資以成己也且自愛猶不足愛
人足乎哉豐水有芑出於自然武王所以有事於天下亦出於
自然蓋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也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與
中心憯怛愛人之意同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與率法而強之
資仁之意同
山陰陸氏曰言仁有數以著義有度言義有長短小大以著仁
有多寡遠近若愛人之仁終身之仁數世之仁是之謂數至誠
則憯怛出於自然與率法而強之者異矣武王豈不仕言武王
豈非仕哉然則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仕也異乎人之仕也我
今不閱皇恤我後非不欲念後也不得已也以今易躬言不念
後據今而已即後有閱復將念之爲其念之也故言之故曰終
身之仁也如以辭而已是忍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
金華應氏曰豐其水之芑喻人才之富也武王豈不欲取用之乎其栽
培植養而不盡用者乃詒孫謀以燕其翼致之子耳
石林葉氏曰仁大者不可以盡名則曰有數義出於仁者也故
言長短小大長短言其裁制也小大言其區別也憯怛以愛人
則自然者也率法以資其仁則使然者也
四明沈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仁有數也仁所以能
有等級者爲義有長短小大也墨氏知仁而不知義故兼愛無
等禮器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不可分仁義說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七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
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
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以先
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輶輕也鮮罕也
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
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
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孔氏曰引詩大雅烝民之篇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以明
行仁者少也
横渠張氏曰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爲仁如九德
多者益賢 又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蓋責己一身當
然爾
藍田呂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爲難也以義度人
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
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
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此亦以數而言仁也君
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
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爲故曰惟仲山
甫舉之 又曰有己則喪其爲仁矣天下非吾體忘己則反得
吾仁天下爲一人故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
仁者歟安仁者以天下爲一人而已
嚴陵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言勝其任致言

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
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
合儒行言溫良之本敬愼之地寬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貌
言談之文歌樂之和分散之施其用雖不同至於本乎仁則一
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
人之保四體其位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孔子言郊社之
於鬼神嘗禘之於昭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
於賓客其禮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故非取數之多乎以
其數之多此勉於仁者所以爲難也上言以義則知下言以人
者仁也下言以人則知上言以義者己也以己所能而度人則
天下無全人故曰則難爲人以仁之術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
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賢者賢於人也與其賢其猶賢乎已
之賢同則彼善於此而已若夫以義度人彼雖有善於此固不
足以知之矣此言以人望人中庸言以人治人何也治人者行
乎政望人者存乎心言雖不同所以爲仁之術則一而已中心
安仁即仁者安仁也與前所言義同
馬氏曰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何也此言
有抑揚之理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仁在我也在我者易
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唯中心安仁者能之則是勉於仁
者蓋亦難矣
石林葉氏曰脩身以仁爲守其器則器也用爲己任則器重行
己以仁爲達其路則道也死而後已則其道遠雖重而莫能勝
也亦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雖遠而莫能致也亦曰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蓋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勉於仁者爲難亦
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人以其不難故以人望人者

則能斷斷以義則責人也詳人則中人而已矣以中人待天下
則責人也略唯其詳略不同故賢者可知
延平周氏曰己以義而度人則雖曰公也然天下之人才常患
乎不足故曰難爲人以中人而望人則雖曰恕也然天下之人
有善有否者亦無以逃於我故曰賢者可知已矣中心安仁者
由仁而行非行仁者也此天下所以一人而止
四明沈氏曰聖人恐天下以仁爲有限量故使之雖沒身不可
已器雖重未有不可舉道雖遠未有不可致言重不言重多少
言遠不言遠多少此正聖人不欲以仁之定體示人欲使人孜
孜不已也若說仁之定體在是雖重雖遠未有不可舉而行者
纔到彼則執仁在是更不進步矣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此曾子之見爾故說仁有限量已字任字可見
聖人見仁所以異於曾子
金華應氏曰前言仁之重且遠而不可以全責故以人望人隨
其力量所至又恐人自恕望望然以仁爲不可企及故又總叙
而勸勉之安仁者雖獨立無偶然德本甚輕人自鮮舉幸有能
舉者當衆同而共助仰高勸行終其身而後已是其望於人者
無已不容有自恕之心也
山陰陸氏曰以義度人若春秋是已齊桓晉文皆罪人也以諸
侯望之可謂賢矣故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新安朱氏曰儀度也言我於是而揣度其人舉之者惟仲山甫
而已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
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鄭氏曰仰高勸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

中道而廢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易辭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唯聖人無過

孔氏曰引小雅車舝刺幽王之詩言慕德如高山則人瞻仰之有景明之行則人仰行之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後世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力罷極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己身之衰老不覺知年數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俛俛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后已也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仁者有過易可以言辭解說以仁是善行也

横渠張氏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天下不求也仁則不極其欲故爲者難成仁所以難成止是恐各害其所好故出聞義理如管仲之於齊桓公可謂不失其所好矣其終也幾不得保其首領　又曰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莫善乎寡欲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藍田呂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爲不可跂及而不勉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孳孳斃而後已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爲也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此皆自待全盡之謂也君子之待人以人望人而已心誠鄉仁莫不取之又爲之勸勉愧恥錄之於外以移之此仁之所以不難成也仁者之心公衆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新安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行如字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高山出雲雨故澤加於民民賴而仰之景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民效而行之詩人思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非好仁者孰能之忘身之老者即所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是也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爲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爲易辭歟

延平周氏曰仁人之所好常過乎忠厚而不仁者之所好常過乎刻薄故仁之所以難成者以天下皆失其所好也唯仁者之所好獨過乎忠厚故其過爲易辭也

馬氏曰山之高不可不仰行之景不可不行小人之過也必文又從而爲之辭唯仁者之過未嘗辭而亦易以辭若其理也

山陰陸氏曰若今汝其是其也亦廢也人人失其所好言人所好不在仁也仁之所以難成也

廬陵胡氏曰以仁爲難成而好之不篤故曰失其所好謂失其本心也仁人之過易辭者辭猶遜也謂有不善則知遜之

臨邛魏氏曰是章自仁有數而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爲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爲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爲詩者大抵若此春秋卿大夫之所賦答洙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諷道非盡同而亦未嘗相戾也二五之運貫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一故惟理明義精則外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群怨隨遇有發豈必

言自己出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者耳目肺腸
不能以自用弁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
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
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
之騑騑雖著有見賢思齊不昔自己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
亦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必
惟毛鄭之聽以爲疾癡擬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其固矣
乎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
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
德之基

鄭氏曰不亦鮮乎言寡以此失之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求於物故近仁言語
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所引詩大雅抑之
篇結上文恭近禮也

藍田呂氏曰恭儉信未足以爲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侮得
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行
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己又以敬讓行之鄉乎仁
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
寡矣近乎情則不志於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
如是而失之者鮮矣可與進於德矣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馬氏曰恭則不侮人不侮人者禮也未盡禮之道故恭近禮儉
則不奪人不奪人者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儉近仁信則不欺
於物不欺於物者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情猶言實也中
以恭儉信爲守而行之以敬讓故此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不
與物競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儉
則寡於欲而易以與故易容

延平周氏曰情實也恭先之儉次之而信終之者恭儉待信而
後成也以情問於恭儉者恭儉以信爲主

山陰陸氏曰恭不近禮則足儉不近仁則鄙信不近情則僞情
可信若柯之盟伐原徙木之信豈可信也哉以此失之如此猶
不能無失也

講義曰夫不侮人以爲恭不奪人以爲儉不欺人以爲信皆行
之美者也然猶不自以爲美而敬以行之不敢怠惰遜以行之
不敢陵慕宜其可立於無過之地矣然有時而未免於過者或
過於恭而有足在牀下之譏或過於儉而有儉不中禮之刺或
過於信而無信近於義之善雖曰有過必不爲已甚者其視夫
驕於奢侈言詐之伎則有間矣孝之於易曰行過乎恭用過乎
儉所以著於小過議獄緩死所以著於中孚說者以爲信發於
中雖過可亮者歟

嚴陵方氏曰夫得則爲當失則爲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而
已故始言過而終又言失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
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
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鄭氏曰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皆罪咎之
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其言乃行
也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
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

孔氏曰君子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爲困

病君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人不能則以爲愧恥故不以人所不能困人亦仁者之行也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引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之詩

藍田呂氏曰人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能衆人必有不能者矣使衆人做己之所能則病矣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此曾子之所能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衆人之所能也故喪以三日爲節則不取乎七日此所謂不制以己也唯不制乎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此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凡可以外鑠者無不用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亦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容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衣服如是之備則容貌必移而稱其衣容貌如是之文中心必有其實朋友者切瑳相成至于極而後已則一道德以同俗矣若脩其外則知愧于人脩其内則知畏于天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嚴陵方氏曰上言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此又曰使民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蓋人之所不能者非中道故也文之則以飾其質移之則以改其容極之則以致於道

馬氏曰仁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唯君子先得我心之所同而不失其所好君子獨得我心之所同則至於難繼故君子已雖能不以己之能者病人人雖不能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制行不以己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肖者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言從而行之此行不違言之意也自禮以節之至欲民之有壹者此言聖人制行不以己之法也夫不足則傚有餘則修人之常情也故有禮以節之傚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故有由中之信以結之此所以正於内又不可不文於外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然外不可以不貸之以友故朋友以極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也聖人之教人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引詩之辭以況之詩之意非如此蓋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山陰陸氏曰病人不能愧人能之人則能之而已不能雖愧於人可也勸勉愧恥以行其言者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是之謂移若夫極之之道則是在朋友故曰蓋言朋友之道也道而弗牽開而弗達師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君子不以所能病於人不以所不能愧人要之成人道而已故易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知周乎萬物者極高明也道濟乎天下者道中庸也極高明則己之所能人有所不能道中庸則能若知所勸勉不能者知所愧恥此人道所以成也然非禮則中庸無以立非信則言有時而窮故禮以節之信以結之然後人知恥有其德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正德以禮而人無恠行矣脩辭以信而人無畏言矣然而容貌不飾則行或至於怪衣服不禁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而後人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此民所以不貳其行而道德所以一也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故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始子思言中庸而繼之以崇禮周官本俗安萬民而繼之以聯朋友亦此意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不以一己之所能而使天下之人以其難及

為病亦不以衆人之所不能而使天下之人以其難及爲愧是以立乎中道而使能者皆得以從之禮以節之所以壹其情信以結之所以壹其心容貌以文之所以壹其體衣服以移之所以壹其俗朋友以極之所以壹其道

橫渠張氏曰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講義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仁之難成久矣者何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明知是則仁之難成非但今也唯君子能之者蓋一出於中而已一出於中則已能者不責人以其所難而使之病人所不能者不強人以其所短而使之愧此君子之中庸推而上之聖人應世立教何以異此是以其制行也必以中道與衆共由使人有所勸勉則欲罷不能者有矣有所愧恥則恥不若人者有矣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所以時人斯其爲皇之極也先王盛時人心既定而谷風俗薄之變不作則所以壹民者蓋著矣後世用民不壹鳲鳩所以刺時民德歸壹都人士所以思古

金華應氏曰仁道深遠無窮而人之氣禀薄弱有限苟其難而茫無所向則懈矣是五者輔導而夾持之則趨嚮歸壹而善心純固縱其有所懈怠自無愧畏而欲爲慝獨不愧于天而畏于夫乎言天人之理昭布森列甚可愧而畏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鄭氏曰遂其辭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鵜鵜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服爲德

孔氏曰實猶充也所引詩曹風候人刺曹共公也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彼記記語辭也

藍田呂氏曰此皆脩其外以移其內率法而強之者也及其成也知畏于天則與中心憯怛者一也鵜胡善居汙澤之中捕魚以爲食者也不濡其翼則不得食梁者魚梁也人之所以捕魚者也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坐得其食如人之無德無功而受顯服者也故服之不稱其德異乎鵜者未之有也

廷平周氏曰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經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君子不失色於人如此

嚴陵方氏曰無其容則不足以稱其服無其辭則不足以道其容無其德則不足以副其辭無其行則不足以成其德此四者皆君子之所恥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則德成乎行可知衰者齊衰斬衰經者首經要經是皆喪服也端者玄端之類冕者袞冕之類皆祭服也甲以被體冑以加首皆兵服也

馬氏曰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爲人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服備然後可以責此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其德故遂其辭又實以君子之德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傳曰德行忠信畢也威儀文辭表也君子之於表裏唯其稱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經而後有哀色於事無不敬非特端冕而後有敬色於身未嘗可辱非特甲冑而後有不可辱之色其所以制爲之服者道中庸也故自服其服而

下皆稱君子然則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皆中庸之
事而衣服乃爲之始終何也蓋道德之所以一者未嘗不在於
衣服王制識異服周官同衣服皆在於此故以成始亦以成終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
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鄭氏曰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孔氏曰自此至使人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
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地下庇四方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
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註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
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
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
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事上帝
金華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唯知賤之事貴而不
知貴之率賤且所謂挈矩之道乎故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
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
長樂劉氏曰下之事上賤之事貴當有實行乃稱其宜故曰君
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謂有實功實德以極天下
之宜以盡生民之性乃謂之義非徒然也
馬氏曰君子之所謂義者事之制而制之得其宜之謂也有宜
於貴必有宜於賤故古之人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
以事上凡以此也天子使諸侯勤以輔上在我必先自盡然後
可以責此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夫以天子之尊非
不足於耕也蓋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故諸侯以輔
事天子亦有嚴上之禮也
延平周氏曰禮有經則貴賤莫得同義有權則時或同之此天
子所以有親耕也以天子而親耕則天下之民莫不樂於耕而

不自知也及用其親耕之粢盛秬鬯以事於上帝則天下之諸
侯莫不輔事於上而不自知也
講義曰以義制事揚子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凡言義者未有不
見之於事凡言事者未有不歸之於義是以貴賤皆有事於天
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天子親耕藉田爲粢
盛以充簠簋爲秬鬯以實尊彝周禮言凡祀大神則大宗伯奉
玉齍涖玉鬯則天子之事上帝固有粢盛秬鬯矣天子之所以
自致者如此爲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恵則封之懷則獻
之朝夕圖事宗以陳謨覲以比功遇以協慮制度衣服不敢不
正山川神祇不敢不舉宗廟不敢不順禮樂不敢不從其勢有
等其實有常此諸侯勤以輔事天子之實也然則天子所以事
上帝即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嚴陵方氏曰司尊彝言大旅存之而已則不祼可知若王制詩
書所言秬鬯則亦鬱鬯而已蓋鬱亦以秬爲本每言圭瓚以秬
山陰陸氏曰天地大神不祼此言秬鬯者是陳之而已蓋禮之
敬文也其他祭祀蓋亦如此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自謂使人一章言君子之義以仁禮事上
以仁禮使下事上者不可以不事事使下者不可以不自治故
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雖天子必有事
焉況於諸侯乎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故也名之浮於行則
失實失實者身且不信何以使民故先王制行以謚死尊死者
之名而易之雖身兼數善猶取一善而名之如文王非無武武
王非無文止取其一以爲謚唯恐名浮於行以欺於民此使下
不可以不自治者也仁者忘己以與天下共者也其事上也雖
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故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而已此忘己而事上者也其使下也雖

有庇民之大德亦不敢以君道自有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下賢而已此忘己而使下者也有大德者易於忘己而使下難於忘己而事上非舜禹文王周公不足以當之故曰仁之厚也役用也恭者不侮儉者不奪忘己而與天下共者也推是心也求以用仁其近之矣信者不欺讓者不爭篤實而卑遜非先王之德行而不行也推是心也求以用禮其無過矣君子之事上也以仁與禮其使下也亦以仁與禮而已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者儉也有信存焉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者讓也有恭存焉故以仁禮事其上者主於儉與讓而信恭存焉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者信也有儉存焉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者恭也有讓存焉故以仁禮使其下者主於信與恭而儉讓存焉故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交相為用而不可亂也以此事上受天之命矣以此使下民之攸歸矣天命難諶者也得不得猶不敢知而聽之又不敢以是而易其志則又仁之厚矣民情易見者也民所以敬尊於我有可致之道故也此使下之報所以異於事上之報天人之勢不同也以仁禮事上莫如舜禹文王周公以仁禮使下莫如后稷舜之事堯禹之事舜皆將以天下而授之而舜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禹思日孜孜啓呱呱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皆虔脩臣職不敢懈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周公攝政七年而復子明辟四聖人者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得乎仁禮之至者也小心柔道也以柔道事上鮮不獲福猶葛藟之施于條枚以柔而附上上無有不受也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爲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爲功自謂使省是事之人而已利及天下後世仁也唯欲行之浮於名禮也與夫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易地皆然此使下得乎仁禮之至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徼祿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孔氏曰君子既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是其心仁厚故恭敬節儉以求為仁信實退讓以求為禮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苟易其道也莫莫葛藟此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舜禹文王周公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又引大雅大明美文王之詩證上求福不回也

馬氏曰此經言下事上之義雖有庇民之大德以其有君人之道不敢有君民之心以其處事人之任而其理固當如此自非仁厚不足以及此自君子恭儉以求役仁至求以事君此命之在我也命之在我故君子求之至於不獲乎上命之在外者也命之在外故君子聽之而已得之亦由道不得亦由道故曰以聽天命

講義曰聖人之應世有能爲天下之德而無欲爲天下之心有能爲天下之德此其在人者不敢不勉無欲爲天下之心此其在天者不敢不聽德有以莊民則愛人而思以被其澤兼愛之道也心不敢以君民則愛己而思以全其身自愛之道也非仁之厚者其孰能與於此恭則不侮仁於愛身儉則不奪仁於愛物二者之於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於禮可以學讓則不爭於禮爲之端二者之於禮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禮故曰以求役禮

延平周氏曰恭儉者依於仁者也信讓者履於禮者也方其以恭儉而依於仁則未能役仁乃求役於仁者也方其以信讓而履於禮則未能役禮乃求役於禮者也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君子果以求之爲可必耶君子之於外物也未嘗以其有命而廢吾之所謂道者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故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之類但行之於己施之於人則雖曰不求於事君而乃所以求事君者也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嚴陵方氏曰仁不止於恭儉恭儉可以爲仁之用而已禮不止於信讓信讓可以爲禮之用而已故每以役言之也求役者求爲仁禮之役也事雖可尚但爲人所尚而已未嘗自尚之也身雖可尊但爲人所尊而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慕夫祿也讓於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爲此者豈他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蓋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莊民者止足以履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皆有是心哉

山陰陸氏曰役讀如行役之役儉於位而寡於欲羔羊所謂在位皆節儉正直者也孔子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矣是矣

石林葉氏曰仁過乎恭用過乎儉非以求仁求所以役仁者也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事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爲之本讓爲之末不足以盡禮求所以役禮者也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仁以自愛禮以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古之聖人未有不由此而得譽於天下而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爲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爲有命爲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惟

文王周公爲有義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也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也

孔氏曰此又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謚謂謚號列

生時之行迹作謚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爲之功名所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

橫渠張氏曰節以壹惠惠字必是古德字

嚴陵方氏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檀弓言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而曰請所以易其名者蓋謂是矣謚以誄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民不浮於行矣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自大自尚者近於僞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又況過而不改者乎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蔽人之善害人之功是妬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楊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山陰陸氏曰有惠而無節以壹之則臣得以惠其上子得以惠其親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如貞惠文子謚至於三亦非所謂節以壹惠者也故曰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石林葉氏曰謚者行之迹迹其行以分善惡則小大曲直無不盡故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上之惠賜既已均一而節則善惡可以謚見名亦不浮於行者也君子臨事而懼則無自大成功不居則無自尚所以篤其情而已矣故曰以求處情用過乎儉喪過乎哀非以率人亦躬自厚而已矣故曰以求處厚善在內則彰之功在外則美之以卑己尊人而已矣故曰求以下賢

馬氏曰自大其事適所以小也自尚其功適所以卑也處情若居其實而不居其華也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藍田呂氏說見前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便人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孔氏曰以上言君子恥名浮於行故此明后稷以謚之自謂便於稼穡之人欲實行過於虛名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馬氏曰名浮於行君子所恥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講義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時百穀見於舜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見於益稷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見於呂刑風化之所由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荏菽旆旆禾役穟穟見於生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見於思文則后稷教民稼穡有充滿四海之德使天下不復有告飢之患則其爲功所謂天下之烈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九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己如父母

孔氏曰自此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引詩大雅泂酌戒成王之詩凱樂也弟易也言有仁行可為民父母也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強教謂使人自強不息弟謂以遜弟化民民皆說豫而安之也樂失於荒禮失於疏明君為樂而毋荒有禮而相親威嚴莊而民安孝順慈愛而民敬故使民尊之如父親之如母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因歷言四代之道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儒訓凱為樂弟為易此云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者若有異然求他經之言凱者詩有凱風周官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左氏春秋傳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參求義訓可以為和樂和樂之中又有強發之狀凱風南風鼓動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愷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發強之意故愷亦可以訓強矣弟有兄弟之弟有孝悌之弟皆順也順則易有說下之道故訓為悅也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強教也親則說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為民之父母

馬氏曰所謂仁者其難乎信仁之難其成也嚴有以致其尊有愛有以致其親然後為功之成也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此言仁之成也凱以強教之所以致其尊而率之於外也弟以說安之所以致其親而和之於內也有以致其尊故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有以致其親故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有以致其親親有以致其尊其尊可以比於父其親可以比於母故曰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講義曰君子之所謂仁者非若衆人之所謂仁以姑息為事而同乎流俗蓋君子之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而不倚於一偏一曲此所以為難也教者所以成民性唯凱以強教則民不敢怠於善安者所以得民心唯弟以說安則民自能忘其勞樂而毋荒則和而不流有禮而親則中而不離威莊而濟之以安則無矯飾之偽孝慈而濟之以敬則無慢易之心矣凡此皆具凱弟之道既有以為之節而不至於過又有以為之文而不至於不及此君子之所謂仁而為之難也

嚴陵方氏曰強者強之使有所至教者教之使有所能說者使其心之無憂安者使其身之無危父之道在乎強教之母之道在乎說安之閒居言為民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亦引此詩以為證

石林葉氏曰凱弟者仁之術也凱言其樂弟言其順樂以強而教之父道也順以說而安之母道也父道雖以敬為主然樂而無荒則亦有禮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為主然威莊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孝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仁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威莊難安孝慈易溺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孔氏曰下謂下賤之父立於義故於子分別母主恩愛而已

長樂劉氏曰父之於其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母之於其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父母非不愛其子之賢也而不能使之必賢惟聖人皇建其極者爲能一天下於中和惟時厥庶民罔敢過于中也罔敢弗及于中也經曰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故民視其君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乃可爲民父母以言乎父母雖克生其身而罔克成其德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至仁至德之君其能與於此乎然則父也母也水也火也土也天也命也鬼也皆斯民所賴以生其身者也或尊而不親或親而不尊未有能兼而得之者也兼而得之者以皇極說安其民而爲天下王者也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是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父與母也火與水也天與地也鬼與人也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當其强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說安也則有收而無統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民狎而翫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得而履天者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也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也遠人而不可形也此人與鬼尊親之異也

嚴陵方氏曰親賢而下無能者制以義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存乎仁也母存乎仁故親而不尊父制乎義故尊而不親夫尊親之道雖本於父母然觸類而推之至於天地覆載之間古今往來之理莫不交通乎其中焉故不親者輔之以尊然後和不尊者輔之以親然後中此所以水之與火土之與天命之與鬼常相資而後成夏之命殷之神周之禮常相救而後治也命出而接物故親而不尊鬼歸而反本故尊而不親土即地也不曰地而曰土者以其親故以體言之也

馬氏曰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懦則狎而翫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土則近於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天則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則令人於明而近於人者也故親而不尊鬼則相人於幽而遠於人者也故尊而不親兼尊與親者君也故可以爲民父母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譎也殷人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也以本伏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

孔氏曰此明夏殷周尊親之事夏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也夏尚仁恩民承寬裕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

風春愚謂情不澆詭驕野質朴不競文華如淳朴時也殷代尚
虛無故其敝不安静鄭註伏串也習也周人尚禮往來施惠之
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愧其
相賊害而困敝以其禮失於煩致然也
横渠張氏曰三代質文相救是有此理夏道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救如此是
忠也然忠實之敝必野如今草茅之人忠實則至矣然而必野
故須濟之以敬敬之敝必矯虔不實至於鬼鬼者矯虔之義於
人相接既如是則又必至於尚鬼神故須濟之以文以文則使
之每每有此實也如此相救故繼周雖百世可知孔子於三代
則固有去取
長樂劉氏曰夏殷周之所由興也皆有實德以仁其民民視其
君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可謂兼而得之者矣及其末世不能無
敝者化之之道非有敝也民化其道不持之以禮樂政刑斯其
所以敝歟雖然亦因其民之性有中焉者有過不及者爲其敝
之淺深焉爾仲尼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夫有天下者知
所以始而興之者敝而教之者則皇極之道不失其繼焉此仲
尼所以一言而仁冒乎萬世者乎
藍田呂氏曰夏周尚親而不尊故遠神而近人殷人尚尊而不
親故先鬼而後禮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
也命也禮也禄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者也所遠所後
者其不尚者也夏道尊命先禄先賞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鬼
敬神而遠之後威後罰不尚尊者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
鬼先罰尚尊者也後禮後賞不尚親者也周人尊禮尚施賞爵
用爵列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鬼敬神而遠之不尚尊者也夏
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
多僞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者謂外宗廟而內朝廷脩烝嘗而
略盟詛也先鬼而後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詛而後祭
享也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
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主於文亦人情之近厚
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救之其末也不能無
敝如清之末至于隘和之末至於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
巳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爲善而巳不責其所不能爲及其末
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顓蒙不困於刑罰故不爲詐譎其民
則惷而愚其風則喬而野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厥
木爲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惷愚之風也不必音爲驕也
忠之敝至於愚而野故殷人尊神而救之民知敬於鬼神則莫
非誠也誠則質矣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敬於明而
巳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
惑於無所措手足之地則不知禮義之可貴故其民蕩而不靜
其俗勝而無恥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恥故周人
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
末也溺於文而不求其實循於末而不返其本故其事則利而
巧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也其俗則文而不慙文勝質而不知
義也其民則賊而敝不反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實故敝於
虛文也此三代之本末可知矣
嚴陵方氏曰禹誓師而使聽則其尊命可知殷紀年而曰祀則
其尊神可知周服色皆尚赤則其尊禮可知命與禮皆所以近
人率民以事神則非所謂近人矣先禄而後威者禄以養之猶
或不善於是威之而使畏也先賞而後罰賞以勸之猶或不從
於是罰之而使改也先鬼而後禮者鬼則教之在幽者禮則教
之在明者幽以感之於內然後明以示之於外也先罰而後賞

者罰以懲惡賞以勸善惡既懲而政然後善者可勸而進也賞以爵列則賤者雖可賞而不偕於貴罰以爵列則貴者雖可罰而不同於賤夏殷皆有賞罰獨周用爵列者以其尊尊而尚文故也賞有用祿者而賞不止於祿威有用罰者而威不止於罰然則祿者賞之實賞者祿之名威者罰之體罰者威之用互相備也夫天下之理始乎有成終乎有敝三代之政各有所尊方其所尊則是各有所成也始既各有所尊而終不免各有所敝矣故皆言民之敝焉然則民之敝也豈民之罪哉政使之然故也豈政之罪哉勢使之然爾故三代相承各有救敝之政焉使之通變而不倦新新而不窮也喬則允野則簡內唯祿賞之爲懷外無威罰之可避故朴而不文溺於鬼神之說故蕩惑而不能自靜以畏於威罰之嚴則僅勝而不知所恥利而巧者利其所得而巧有所求也文而不慙者唯恵虞文之飾且無過賞之慙也賤而敝者以賞罰必用爵列故賤者或有賊仁之心貴者或有蔽賢之行雖然近人而忠夏與周之所同也而夏之敝則民喬而野周之敝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則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其原既異其流亦不同

馬氏曰夏道尊命至於親而不尊殷人尊神至於尊而不親周人尊禮至於親而不尊何也蓋命者令之於明而近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敬授民時示其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之事也神者相人於幽而遠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致民報本反始之意也治人莫急於禮而人之所賴以生聖人尊之者所以辨上下定民之志也至於賞罰則賞所以勸有功罰所以懲有罪而賞罰不可以偏尚也古之人道德已明仁義已著然後賞罰可行則賞罰者非致治之先也然而夏道則先賞而後罰殷人則先罰而後賞周人則賞罰用爵列其所尚之不同者非不同也皆所以矯其偏補其敝而已夏承虞之後其世質其民淳故尊命命者近於人則近於人者皆以致其親也故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祿與威並則先祿而後威賞與罰並則先賞而後罰其厚於仁則以所親者爲隆故曰親而不尊言其親有甚於尊也殷承夏之後其民野故尊神神者遠於人則凡遠於人者皆有以致其尊也故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所以致其畏於幽也先罰而後賞所以致其畏於明也故尊而不親言其所尊有甚於親也周承殷之後其民鬼故尊禮尚施尊禮所以尚施者樂其發於外也故亦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所以致其親也其賞罰用爵列者以尊卑爲差也以意推之方其用賞同爵也則以爵之尊者爲先方其用罰同爵也則以爵之卑者爲先凡此所以優賢

論其救同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夏殷周之建國其本於仁則無不同三王之道若循環則夏殷周之制治其出於道則無所異道非有異也救世之道不得不然夫子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有天下者知所以始而興之知所以敝而救之皆不外乎仁而已夏后氏承唐虞之道治唐虞之民政教明備風化純厖故尊其命令使知風教所自出爲廟饗以事鬼使知世系所自生爲郊社以敬神使知本始所自報又推鬼神而遠之戒慢瀆焉至於治人則引而近之加忠厚焉是以祿在所先威在所後賞在所先罰在所後皆致忠厚之道故民視其上親而不尊及其末流之抗不及乎中者蠢塞而愚質過乎中者喬亢而鄙野近乎中者質朴而不文殷人繼夏從其民之敝而救之於是尊天地之神祇而率民敬以事之使知所畏懼而得以敬其慈愚者野矣鬼者神道所爲禮者人道所尚生人宗廟之饗而後人道之

禮則以神道感之先齊其心而後加節文也賞以春夏所以行吾仁刑以秋冬所以行吾義先秋冬之義而後春夏之仁則以刑罰威之先齊其心而後加旌勸也故其親上也尊而不親及其末世禮不足以定志其民一意以感於神故其敝至於放蕩以僥倖而不靜賞不足以勸善其民一意以逃其罰故其敝至於苟勝以求免而無恥此風俗之大敝也周人救殷民之敝故所尊者禮所尚者施尊禮尚施皆人道往來施報之常其於鬼也事之敬之而不敢慢然能推而遠之使兩不相傷害於人則近而致其忠愛賞罰一用爵列以黜陟為德勸故其民親其上也親而不尊迨及末世忠不足以崇本厚生而其民至於奇巧而趨利禮不足以嚴欣交通而其民至於賊仁而自蒙蔽此周之敝也夫子陳三代盛衰救敝道之與喪如此其著後世有為民父母之道者迹其敝而救之不為無所祖述憲章矣

廬陵胡氏曰宗廟朝廷無非禮也先儒指禮為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三王所尊不同者時也非異道也緯說乃云夏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然周則復始此大謬也案夏商皆近人而忠則總三代皆尚忠也夏周皆事鬼敬神殷亦立教以敬三代皆尚敬也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又曰殷周之文至矣三代皆以文也然則雖各有敝而其道未嘗不同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餘文備設

孔氏曰上明三代尊親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瀆謂褻瀆辭謂言辭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周言強民以遭紂衰亂俗頑強人以禮義未瀆神謂祭祀有時未褻瀆也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衰瀆神矣

藍田呂氏曰夏道尚忠忠者以行而不以言故曰未瀆辭忠之俗衰行雖偽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人始瀆辭矣瀆者如冉三告之謂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人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曰未瀆禮質之俗衰辭雖瀆亦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人始瀆於禮矣分致其辨文致其詳欲驅而之善而責人也嚴大要教人以敬而已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強民未瀆神可知矣至周之末則信詛盟事祈禱其瀆神可知矣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夏道所以未瀆辭者此也責人之信己必從而後已此殷人所以求備於民也周人強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

嚴陵方氏曰前言殷人尊神矣至此乃言周人未瀆神何也蓋尊與瀆異而瀆神者由瀆禮之所致而已前言尊神而繼之以先鬼後禮則非瀆之所致可知矣此其所以異歟不求備者言其簡易不大望者言其寬恕未厭其親者民親之而不厭也其曰未厭則降此而求備大望於民有厭之者矣

馬氏曰夏之時其民淳故君民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故無所求備不大望於民則民樂推之而不厭故曰未厭其親雖然不求備於民而有求之意不大望於民而有望之意所謂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此有求望之意殷人尊神於禮猶略故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者蓋君者以正於己必有以正於人周人尊

禮而禮者先王所以强世故曰周人强民雖尊禮而於事神少
禮猶略故未瀆神方周之時比有長閭有胥鄉有大夫其政致
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逃於其間故賞爵刑罰極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夏道未瀆辭自盤庚視脩征可謂瀆矣未厭其親
者慈孝未衰也殷人未瀆禮若周官媒氏之屬可謂瀆矣周人
强民未瀆神若春秋會盟可謂瀆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
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鄭氏曰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
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
孔氏曰此總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敝敗也至
謂至極也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其質
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

藍田呂氏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
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
虞夏質之至者也故文不勝其質殷周文之至者也故質不勝
其文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尚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
尚文者無以加殷周之文矣三代所尚非苟爲異亦各因時救
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楊墨韓莊所以肆行於戰國也
嚴陵方氏曰寡怨於民則知殷周之民其怨爲多也曰不勝其
敝則知虞夏之治僅能勝其敝而已且虞夏不曰無怨止曰寡
怨何也蓋民之不能無怨也久矣祁寒暑雨天之所爲也猶且
怨之至矣者言其文質不可以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
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華此其所以爲至歟
然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爾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
勝文爾殷尚質而此以其文爲至者蓋殷之文則存乎時殷之

質則存乎人爲其時之文故人尚質以救之而已若夫其道則
瀆辭是其時之爲文也其色則尚白是其人之爲質也
山陰陸氏曰寡怨於民所謂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之效也鄭氏
謂政寬賦稅輕也夫所謂不求備不大望豈特政寬賦稅輕而
已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列莊之言蓋起乘此間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
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
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
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
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與其饒於諸臣也恥費
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别也猶質而栗也德所威
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孔氏曰此經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言後世之君雖有作者比之
虞帝不可亦及之也生無私言序爵必以德子愛於民如父母
愛子也愛民之志懷憯惻怛有忠恕利益之教君子謂虞朝之
臣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所引甫刑今尚書以明堯德記
者引以結舜德也
河南程氏曰或問後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
地摩開而種之其資質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薄矣虞舜
當風氣未開之時又其德如此之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　又
曰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蓋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三代之治其文必敝唯虞帝爲不可及蓋
用中於民而主於德爾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若舜則事堯者也所以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後之言治者所

以稱舜而不及堯也然則舜之治乃堯之治堯不自治而已故
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財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爲己公之至
也故不厚其子而人無間言天下莫能與俗薄道衰禹湯文武
不得盡其願欲此孔子所以深嘆以虞帝爲不可及者也三代
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流於一偏故其終不能無
敝若虞帝則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
故有忠利之教所謂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
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不知其他而已所謂忠利之教者
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
徒教以人倫如窮而變變而通作爲衣裳舟楫臼杵弧矢宮室
棺椁書契所以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民以義善之教
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安而敬威而愛愛則能安敬則知敬親則
愛[illegible]則藏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者
也節於物義也周於物仁也尊而有敬義也親而有愛仁也此
君子所以尊仁畏義也所謂君子貴者也賢者也有道之世唯
賢者得在高位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謂之君子也
富而有禮故恥費恐用之不以道也惠而能散故輕實盡不必
藏於己也實之爲言財貨之謂也費則虛費用其財而已愛之至
則必忠忠至于犯則不敬敬之至則有義一以義斷或入於不
順則不愛敬主於別別則文文煩則不靜愛主於恩恩則寬寬
而踰則無辨故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皆尊仁畏
義親而尊之之道也行此道而天下敬之則德威也行此道而
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故尊親之道一主於德並行而不廢則天
下莫不尊親矣故甫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舜之盛德
孰能至于此乎

馬氏曰虞帝弗可及言其德與時後世繼之者爲難能也三代
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未若虞帝親而尊者亦時而已
寬裕以有容則善惡無乎不容也而容之中有辨焉故曰寬而
有辨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其子
之賢不肖皆天也是舜之所以生無私死不厚其子者順天而
已矣自其有憯怛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粗迹耳果
舜之極致則惠而能散不足以言自其君子尊仁畏義而至
於寬而有辨者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道化則豈止於君子者
哉

嚴陵方氏曰帝則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
厚其子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
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富而
有禮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君子化之而尊仁安義以至於寬而
有辨也富而有禮則無驕矜之患惠而能散則無偏黨之私仁
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費則奉己
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所以抗節常失於犯上義所以立我
常失於忤物文則常失於妄動寬則常失於大雜非父之尊母
之親故能並行而無偏敝也非有威明之德其能若是乎故引
書之言以證之然自尊仁畏義而下止稱君子則以在位者言
之也

山陰陸氏曰有憯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其教之也非
以困之將以忠之也非以害之將以利之也親失之不尊安失
之不敬威失之不愛故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富失之驕
惠失之不吝若子産乘輿濟人於溱洧是也恥費則重實忠則
犯仁而順質而靜謚而有辨亦常物之大情也凡此一節舜之

成德也以書結之以此以爲易畏重言爲辯也
金華應氏曰自庶民大德而下凡四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其近之自昔弟君子而下凡三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亦未免有偏也蓋仁道之大如此君子可以其難而不自勉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終其身焉可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死於其言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也於事不信曰誣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大畜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孔氏曰自此至爵欲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及君子之行沿内外和副成其信者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言善爲受祿受祿不誣罔也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

橫渠張氏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藍田呂氏曰此言事君之道其始自進必知君之所以見任之意如伊尹事湯知湯以伐夏救民爲己任此先資於湯之言也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此拜自獻其身於湯之事也如傅說之事高宗高宗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此先資於高宗之言也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又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此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者所謂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所謂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者也君是以責臣之任臣是以死君之命自任以重則受祿不誣有死無二則受罪益寡矣昔荀息受責於獻公以奚齊卓子告於獻公曰使死者復生生者無愧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可謂死於其言矣荀息之事雖於義未之盡然臣之死命必如荀息而後可以言信矣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則所言者大也小言則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祿賞也人臣之事君大言小言各效其忠而已如以言入而遂望其祿賞則懷二心以事上主於爲利而已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此君之所以報臣者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以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非其義而已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之彖辭也君之所以大畜者將以祿天下之賢賢有小大則祿有多寡一有不稱則好惡之私繫焉人君而存好惡之私則猶家食而已非所以爲天下公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學之未能自信必未能取信則事君能成其信者未之有也事君者既資其君之言而獻其己之身則君有以責成於下而下有

以死於言唯其有以眞成於下則下非尸祿者也故曰其受祿不誣唯其有以死於言則下非有罪者也故曰其受罪益寡大利於民則受大祿而不以爲有餘小利於民則受小祿而不以爲不足

嚴陵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爲之資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君無爲也故有責於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其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有言者則必行其事有祿者則必居其利小言而受大祿則所行之事小不足以稱其位之大大言而受小祿則所居之位小不足以行其事之大事不足以稱其位而受祿者是尸利而已非所謂重義也位不足以行其事而受祿者是枉己而已非所謂便道也

長樂劉氏曰資取也謂君先取其言以爲可用也然後有仕而臣之之心乃拜而尊之以爲君而自獻其身所以致臣節不死於國事故曰以成其信也

講義曰舜典於羣后四朝之後則曰敷奏以言益稷於惟帝時擧之後則曰敷納以言言之不可已也如此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者君先取臣言以爲可用然後有臣之之心乃拜而尊之如賢能之書王再拜受之賢能之書特名籍爾猶且拜之況資其言之善者乎書曰禹拜昌言曰俞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是矣如是而後使之自進其身以爲之臣則其言之信可以成矣然進言非難也能使其言必入而聽焉斯爲難矣與利非難也能使其利可望而行焉斯爲難矣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恥其祿浮於言而尸利也不以大言受小祿懼其言浮於祿而屈道也然則近之於身欲其言與祿相稱遂之於民欲其言與利並行事君之道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

山陰陸氏曰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若荀息者似之矣故曰君子不食其言矣雖死人之事不能救其君之死於其受祿則不誣語其無罪則未也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各隨其言望利澤以及民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亦隨其利之及民小大受祿

馬氏曰君子進思盡忠而盡忠之言不可以不前定故曰事君先資其言資之猶言諫也能前定其言然後自獻其身進而爲君言也臨言而擇未必見信而言之前定則有以成其信必義所謂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也大言入則望其大有利於其國小言入則望其小有利於其國望猶言庶幾也孟子所謂予日望之之意也

金華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胷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摹先形於言以爲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也如昔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說命翩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威公問答而爲書昭王命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之於先而行之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與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靖治也爾汝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

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尸利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邇臣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宰家宰也家宰主治百官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孔氏曰所引小雅小明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記者斷章取義謐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強欲諫爭則是諂佞之人望欲自達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邇臣謂親近之臣獻可替否以贊於君以調和其事大臣謂二伯州牧此大臣亦兼家宰但家宰居中故言正百官耳所引詩小雅隰桑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遐遠也謂勤也言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藏善也言善此君子也此詩本文今記人引瑕不謂矣言何不以事告陳於君也

藍田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賤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己以事君者也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乎高明如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汚下如孟子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者也又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自者所由以爲主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孔謂孔子主癰疽與寺人瘠環者非其人而自爲之也三者皆枉己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者也人臣敬治其職所與正直則神將福之況於君子事君遠而諫則謟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古之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是有言責者也有言責者不可不諫不得其言則去無言責者則可以諫可以無諫不得其言不必去矣至于遠臣既無言責又遠於君有官守之責而諫非其責也所謂遠者遠臣也非其職而諫之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謟也所謂近者有言責之臣也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厥官懷祿固寵主於爲利故曰尸利也尸主也猶祭祀之尸有所主而無所事書曰善和尸厥官罔聞知其義同此雖然古者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百工獻藝皆若遠而諫者蓋上之人所求於下者如此則下各以其職而有言不可謂之謟矣穎封人之諫鄭莊公杜蕢之諫晉平公亦遠而諫者然若二子者君子與之蓋有封人杜蕢之心雖諫而可無封人杜蕢之心則謟也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臣近臣也如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之類宰即家宰大臣六卿也近臣者在君左右不任其政與天子燕遊者也主於朝夕納誨調和君子和而不同若作和羹齊之以鹽梅五味則得其和而可食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可否相濟則君德和故曰邇臣守和宰之爲言殺也因以名言冢宰官主割烹者也既殺而烹之解剝制割皆出其手宰制政事者亦然故主家者爲家宰主國政者爲國宰所以宰制百事總正官聯故曰宰正百官六卿分掌國政任天下之事與國同其憂者也巡守朝聘所以交結維持使四方無虞當任其責也莫非臣也莫非事也三者之官其責爲重故歷言之事君欲諫不欲陳者書所謂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之事君所以告其君則有犯而無隱所以告于人則隱惡而揚善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諫弗許築者謳之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則其愛君之心可知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小雅隰桑詩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之辭也此則斷章取義

以心愛矣爲愛君之心有以告之矣愛之之誠藏於心而不忘此所以欲諫而不欲陳也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吾聞之古之君子交絶而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非有是心能之乎

馬氏曰事君不下達者不以淺者近者達於君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此不下達之意言之必可行而不以辭爲尚故不尚辭所自者不可以非其人正直是與可也故引詩以結之言邇則對遠言大則對小家宰可以兼邇臣而邇臣蓋不止於家宰凡謂近於君者皆謂之邇臣也言家宰則可以兼大臣而大臣亦不止於家宰凡處於百辟之上者皆謂之大臣也

橫渠張氏曰邇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嚴陵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秪以爲謟爾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秪以爲利爾邇臣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守則適中而無過不及之患謂之邇臣則以守和爲事謂之宰則以正百官爲事謂之大臣則以慮四方爲事孟子謂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事君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

石林葉氏曰遠於君則見之略諫則爲佞近於君則見之詳諫則不爲素餐素餐則尸利也邇臣則三公四輔也坐而與王論道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家宰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則牧伯也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方

金華應氏曰鹽梅麴糵調諧於上塤篪金石協恭於下邇臣之和也表端而影正綱正而目舉宰之正也事幾眇綿聯如在目民瘼幽隱慘如切膚大臣之慮也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難者為主人之擇己也退速者為君子之倦也三違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慎始敬終者輕交易絕君子所耻不可使為亂此亂皆可遂廢事君之禮

藍田呂氏曰所謂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則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子之事君要之君信於我而已信我之賢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之賢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此所以進之難也孔子之仕魯燔肉不至則不税冕而行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此所以退之之易也蓋君子之仕將以道正君而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也人知自貴於己達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之義則賢不肖之分不可亂也相見之禮主人迎賓三揖至于階三讓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蓋相見者見之於主人盡敬之後辭之於主人未懈之先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人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古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蓋以道事其君者道既不合舍而去之君無留行之命禮貌已衰義不可猶君其國苟至三違而不出竟則懷祿要君無所逃罪昔孔子去魯遲遲其行以去父母之國有所不忍而已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冀王悔而反之以安天下之民而已然卒皆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知矣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要君之心無大於此所以皆得罪於孔子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故輕交易絕君子耻之若夫以道去其君豈君子之心哉不得已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貴賤貧富殺生君之所操以御臣之具者也雖有是具以御臣然所以御之者理也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天所以命於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保乎天下國家也故臣之事君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故君以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六者莫不唯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齊侯田以旌招虞人不至將殺之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故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延平周氏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難進而易退則位之所以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位之所以亂而無序故君子三揖而進若其難一辭而退若其易者蓋遠其亂於賓主之間況君臣之間可不遠其亂也哉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馬氏曰進人所欲也而難進退人所不欲也而易退蓋其就於利者緩而遠於利者速則其志在於義而不在於利如此則貴賤獲位賢不肖獲情故位有序故君子交接之際進必三揖退止一辭皆所以遠亂也君臣以義合而未嘗無相愛之仁以義合至於三諫則去有相愛之仁則雖去而未必出竟君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去若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是也然此特始

也禮如此至於三違而去□□竟則其志在於利祿以強要
於君也在物者有命在己者有義富貴貧賤生殺此物也而不
可使為亂則在己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
有義是故不可使為亂矣
山陰陸氏曰易進而難退則亂之階由此始也
嚴陵方氏曰其進不難則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吾上者或
有所越其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
妨若是則其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君子於賓主相見
之際揖必至於三而後進辭止於一而遂退則難進之意蓋可
見矣況於事君乎推是心則固足以遠亂矣三違而不出竟內
實利之而外強違之非要君而何翔而後集所以慎始不為苟
去所以敬終
石林葉氏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難進禮貌衰則去之故易退
進以禮退以義不失其先後故位有序反此則容悅者也以容
為悅則必至於亂古人於賓主之間猶患之況君臣之際乎諫
君有至於三而去君無至三而不出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晝者師賓之位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
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
從之者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
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不事王侯
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言尊大其
成功也
□□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辭卑賤之

所得志謂君使當己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己才事竟
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引
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重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
義蓋事君者不仕則已仕則卑賤有所不辭詩云碩人俁俁公
庭萬舞事君者不受命則已受之則患難有所不辭詩云靡室
靡家玁狁之故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如弓人恥為弓矢人恥為
矢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矣其所以事君之義亂於名實者
也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也者亂於賢不肖者也
不可使為亂者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者
亂於名實者也亂者如絲之不治無緒以正之之謂也孔子曰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好勇疾貧亂也仁者愛人然而
疾不仁者以不仁之賊吾愛也苟能遠之使不能賊吾愛可矣
至于疾之已甚則反失吾愛是亂於為仁者也所貴乎勇者見
義必為而已不施之於義而施之於疾貧則利欲無厭是亂於
勇者也是皆不治而無緒者也君使其臣臣受其命得志者則
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
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而不事事故孰
慮而從之要之不辱君命盡其義而無悔而已仕而不事事則
不恭不得志而不去則懷懷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
者雖孰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則所以自免而不累于
上故曰臣之厚也蠱之上九之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者
有事之時自九五而下皆以幹蠱能不能為得失至于上九事
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唯不事王
侯乃可以高尚其事不見役於人若委質而仕反欲高尚其事

事事則曠官尸利無所逃罪矣故此章取以爲譏焉
山陰陸氏曰不辭賤猶曰不讓勞也此事君者之事也故曰子
思臣也微也使子思居衛而爲曾子之事是亂也亂亦亂之階
終事而退是厚也非正也即正有去而已
嚴陵方氏曰愼慮則從其事而無所輕執慮則從其事而有所
習終事而退則不居成功故也
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愼慮
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執慮
以從之
延平周氏曰幽之使我有是者天也明之使我有是者君也苟
其使我得志則愼慮而從之者愼處其所以行道者也苟其使
我不得志則亦執慮而從之者執慮其所以守道者也功成身
退者天之道故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
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有
得志而與否者命也慮而後從者義也得志而執慮所以畏命
故其寵若驚不得志而執慮所以畏義故其辱若驚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
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
君
鄭氏曰唯當爲雖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
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姜姜賁賁爭鬪惡貌
良善也
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君之出命不可不愼所引詩鄘
風鶉之奔奔刺宣姜之詩
橫渠張氏曰命於天者不可不順若命於君則不然能順上則臣
亦順上君命逆上則臣亦逆君
藍田呂氏曰此章重述事君不可使爲亂之義也天道無私莫
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故曰
天秩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莫非天也臣之受命
于君者命合乎理義爲順大命不合則爲逆天命君之命出乎
理義則爲臣者將不令而行君之命不出於理義則爲臣者雖
令不從矣此所以有逆命順命之異然後知其不可使爲亂也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此詩刺衛君無德國人恥以爲君蓋言君
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
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雖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事人
爲事故受命于君由士以上皆受命于君此止以士言者蓋降
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
故不得受命于君也然則受命于君者其卑止於士而已
清江劉氏曰註者曰唯當作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
命在君非天命不爲天子非君命不爲士也皆有制之已
山陰陸氏曰唯讀如字天子受命于天猶士受命于君所謂士
死制是也臣謂大夫以上唯不受命于君故有逆順如此
馬氏曰天之命於君者豈諄諄然命之乎使之居天位食天祿
治天職牧天民蓋所謂命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謂之順命不
由其道而逆天則謂之逆命雖然上者下之儀而臣之逆順亦
視其君之所爲而已
石林葉氏曰君與天皆出命者也君之於天命既順則臣之於
君命亦順也君之於天命既逆則臣之於君命亦逆也蓋有治
君則有賢臣有亂君則有佞臣取人以身之道也唯其逆順者
自人爲之故言君臣而不言天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
言天子而止士

廬陵胡氏曰臣有順命有言遜于汝志也必求諸非道臣有逆命有言逆于汝志也必求諸道先儒謂逆命爲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鄭氏曰不問其所費以下皆辟有其言而無其實求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孔氏曰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不以辭盡人言不得以言辭之善謂行亦善也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枝葉之外更有枝葉無道之世人不誠實但言辭華美所引詩巧言則幽王之詩證小人甘以壞

橫渠張氏曰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事也言尚浮華則唯虛辭相誇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故仲尼欲無言其欲務實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至如近世之語功實者猶從其文而已亦不以實求也有道則行得伸無道則辭得伸辭行天下之辭行也有道無道亦天下之有道無道也辭則伸也以天下無道明無以考其實所以浮辭得伸蓋莫能窮辨之也君子不以辭盡人盡極也取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敢輕信於人也不以口譽人不以色親人不爲口惠所以重信於己也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皆不以辭盡人之義也枝葉者辭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既曰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其實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說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說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說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言盜言孔甘亂用是餤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吾不試故藝而孟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蓋君子之道重其本而輕其末也辭命者乃道之末也豈道之末而能盡人之賢否哉

嚴陵方氏曰天下有道則君子之道發之於行事此行所以有枝葉天下無道則君子之道載之空言此辭所以有枝葉則其所以有言者豈得已哉宜其不以是而盡人也莊子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蓋成則相親壞則相絕其說正與此合然莊子言交此言接何也交言其情接言其迹

馬氏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有德者必有言也天下無道而辭有枝葉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石林葉氏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孔子不能辭命則能之者固德行而

己唯其能於德行故盡人不以辭君子以道義交故其淡如水
小人以勢利交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味之合則無不調
故曰淡以成醴甘而至於沈湎則敗德故曰甘以壞
馬氏曰聖人之教則欲其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觀人則必觀其
言而察其行故寧至於行有枝葉而無寧爲枝葉之辭寧爲君
子之淡以成無爲小人如醴之甘寧有已怨而毋寧至於有諾
責故言行相副聖人蓋深取之而言浮於行聖人必察其中也
講義曰上取人以道德而不以文辭則下之進用者道有本根
而行有枝葉矣上取人以文辭而不以道德則下之進用者道
無本根而辭有枝葉矣譬之草木有本根然後有枝葉爲上之
道可不謹乎君子之接如水雖無味而可以小人之接如醴雖
有味而易變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
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
信辭欲巧

鄭氏曰譽繩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於我歸
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惠而實不至謂善言而無信人所
惡也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言笑晏晏
至亦已焉哉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
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思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
人何怨之深也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
孔氏曰繩以量度於物凡口譽於人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爲
繩莊十四年左傳蔡侯繩息嬀杜註云繩譽也是繩譽通訓引

詩曹風蜉蝣刺曹君之詩國將滅亡賢臣心憂我身何所歸舍
說舍也此引詩斷章證疾虛言義不與詩相當也諾謂許人物
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引詩衛風氓之篇證許而不與被人所
怨也不以色親人謂不以虛僞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外
內乖異心不愨實恒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言辭欲和順美巧
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藍田呂氏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弗與治
天職弗與食天祿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蓋君子力
可以周人之窮則不徒問其飢寒而已必有以衣食之勢可以
進賢則不徒譽而已必有以爵祿之徒問徒譽而無實以繼之
則誠心不存已則不誠而責人之誠難矣故曰君子不以口譽
人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

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詩刺曹君不脩政事好奢其
衣服飾其外而無實民將去之求其所當歸者如口譽無實不
可使民信也問人之飢寒而不衣食之將問之無誠而已至於
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危國
亡家之本此怨菑所以及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
怨有求而已之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
而不踐其言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國風曰言笑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詩刺夫婦失
道中絕無信婦怨之辭也故取以證之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
以爲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
貌親主於爲利亦欺人不見君子恥之故不爲也故曰君子不
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孔子曰色厲
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不可以言而言

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故所以爲穿窬也與人國門之外盜也穿窬亦盜也押大人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不義也色厲而内荏以言不言餂人亦不義也盜與不義小大雖殊其爲盜與不義則一也此章言其言欲信而已事君接人其義一也又欲言之順而說故曰情欲信辭欲巧以結之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蓋事君言色者誠有所不足故鮮矣仁豈爲辭令亦君子之所務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非惡言之巧也惡巧言之害仁者爾

嚴陵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焉若問人之寒則衣之之類皆非口譽之事也口譽者内外之不相應也口惠者始終之不相副也君子之親人也以德故曰不以色親人貌雖親而情實疏則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穿窬有穿垣墉而爲之盜也君子情非苟動也將以有所不辭非苟出也將以有所治内有情之信而外有辭之巧又何害其爲仁乎此所以先言情欲信而後乃言辭欲巧也

馬氏曰君子之譽人不以口而身必致之也不以身致之則是顯譽於人陰有其身而民亦趨於僞矣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愉色婉容見於外蓋真積於内然後誠動於外故君子不以色親人而慮其情之不信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恥也

山陰陸氏曰詩言君將無所依唯於我歸處而已是非以口羅君相也於我歸處猶之可也於我歸息甚矣於我歸說則又甚矣在小人則穿窬之盜所謂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石林葉氏曰口惠而不以實與惡則爲詬唯君子爲及此然而開人之美則爵之此在上者之事也在下而無與其天位治天職則稱人之美固不爲諂也色在外君子不以親人親人者情也小人則情疏矣其親人也以貌非特色而已矣此其譽則穿窬之盜也與譽人之知也君子不以色親人求所以信其情也乃若巧辭則孔子嘗曰鮮矣仁不曰不仁而曰鮮有是君子有時而用之

延平周氏曰於内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巧者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欲巧則君子乎

講義曰情必欲其信如真喜未笑而和真怒未發而威真悲未泣而哀所謂信也此所以篤實乎其内辭必欲其巧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皆以其背違正理而各得一偏尚安得爲巧乎譬之大匠必合規矩以爲方圓然後得謂之巧也此所謂煥光乎本

金華應氏曰情之所蘊必深惻而盡其誠辭之所發必委曲而中其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天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内事之外内別乎四郊牲猶純也

孔氏曰此至篇末總明卜筮之事鄭註冬夏至正月及四時者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吉日也知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註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

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也周禮祀宗廟亦卜日云不違者唯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卜筮不相襲言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不相因襲此與曲禮文同而註異大事有時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崔氏曰凡求吉之道不過三若一而吉則不更卜若初不吉則二不至於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明初筮者不復至三也若大事卜筮兼用卜筮各一用之乃成爲一故尚書二云三龜一襲本吉則知三龜三筮各一用之乃成爲一也故尚書有龜從筮逆龜逆筮從之義皆拔用而言也然一用之時若龜筮卿士庶人之中所逆者少亦得爲初吉若所逆者多則爲初凶若初吉多則更卜若初凶多則亦卜至三所以爾則以初筮吉凶皆非吉凶也故是以至三也所言三者皆謂三度用之非一度用三王之龜筮始爲三也至中小之祭求吉凶之理亦復如之卜筮各用者不得爲襲中事兼卜則謂之相襲故表記云卜筮不相襲然則大事得兼用者以再三爲襲不得兼用者則無以爲襲故也

何氏曰外事以剛日而郊用辛內事以柔日而社用甲有以見郊社至重不可以內外常理拘之宗廟之祭據春秋而言則桓八年以己卯烝夏五月以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以乙亥嘗閔二年夏五月以乙酉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八月以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昭十五年二月以癸酉有事于武宮是但用柔日如繹者明日又祭既正祭尚柔自然繹日必剛矣

橫渠張氏曰不犯日月謂不使祭日相見犯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事天事君至敬而不敢褻故有卜筮因言卜筮之用禮者敬而已矣明則敬於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敬人之事也幽則敬於鬼神內盡志外盡物凡祭祀之禮卜筮之用皆敬鬼神之事也蓋卜用龜筮用策龜則灼之而視其兆策則揲之而視其卦凡求於人情所不能測人力所不能爲者是乃所以求之於神明也郊所以祀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其敬如是是乃所以不敢以私褻事之也日月者如冬日至圜丘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祀地祇四時迎氣用四立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至于它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也它祭祀之卜日既不犯此素定之日然所卜之日既卜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違之犯之皆不敬也記曰大饗不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夏之日至之類他則皆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故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而不言昊天上帝蓋可知矣記稱饗帝于郊又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則祀天亦可稱饗均祀天地也冬至之日至爲大故曰大饗饗之之義因天時陰陽之至而不問卜所敬異於他饗也先儒謂大饗者祀五帝于明堂以月令有季秋大饗之文乃曰莫適卜也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日而卜之故不卜然不知季秋之饗既有素定之日如冬夏日至又不問卜當以何日爲可若以人謀而用之乃以私褻事上帝不敬莫大焉其說固不可行矣卜筮不相襲者此主於祭祀而言有卜則不筮有筮則不卜蓋大事用卜小事用筮而已在他事則卜筮兼用之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於心也士也庶民也龜也筮也參其從逆而占之筮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春秋傳僖公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

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則兼用亦明矣大事有時日者時
如郊祭而郊及四時宗廟之祭之類日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
有是時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若其時
有所告及祈禱之類皆無定日必筮而用之也外事用剛日内
事用柔日不違龜筮鄭氏謂事之内外別乎四郊蓋以郊外事
也反用辛社内事也反用甲故謂郊在四郊之内同内事故用
柔日之辛四郊之外乃爲外事故留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
馬然考是說社乃内事而反用甲蒙亦未可行蓋所謂内事外
事分別剛柔況言衆事爾如郊用辛社用甲且別有義難以剛
柔取類也又言不違龜筮者則所謂大事小事及後所謂[illegible]
外事皆不可違卜筮故兼言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神明者天之神地之明也莊子曰天尊地
卑神明之位也然郊特牲言郊明天道社神地道者蓋以天之
神故有郊以明之以地之明故有社以神之也是卜筮所以事
天地事天地者莫大乎郊社故必以神明爲言自八卦畫於伏
羲玉兆起於顓帝瓦兆起於堯舜則卜筮之用其來
尚矣而此以三代明王爲言者蓋五帝以往則[illegible]卜筮
宜略三王以來則文文則於卜筮宜詳以其[illegible]於卜筮之
用也於三王言無非卜筮之用則知五帝有弗卜筮之用矣私
褻事上帝者徇己所欲之謂私交物無節之謂褻卜筮則於神
明有所質於時日有所擇上帝天神也不及地示者以天神之
尊尤不宜以私褻事之故不犯日月者守日月之常不敢犯而
越之也不違卜筮之吉不敢違而戾之也若郊之用辛社之用
甲是不犯日月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
辛是不違卜筮也故先言日月而後言卜筮焉大事有時日即
郊社之類是矣大事前期而定故其時日有常小事臨期而不

故無時日曰有筮則無亏知小事有筮則大事有卜又可知且
大事以時日爲先故不言卜小事以時日爲後故必言筮蓋各
有主然卜雖主於大事而小事亦有時乎用卜大卜所謂凡小
事涖卜是也筮雖主於小事而大事亦有時乎用筮筮人所謂
凡大事先筮後卜是也凡特言卜則筮從之可知若所謂卜日
卜牲則知其亦筮矣凡特言筮則卜不必從若所謂筮日筮賓
則卜不必從矣要之大事以卜爲主小事以筮爲主爾卜筮不
相襲見與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並見曲禮解
馬氏曰傳曰聖人不煩卜筮事人於事可以默決之於心而不
煩於卜筮也然則三代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者蓋不
敢以私褻事上帝也然蓍龜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
不敢專以尊天也與此同意蓍龜動物也可以知象蓍植物也可
以知數外事陽也而剛亦陽也故用剛日内事陰也而柔亦陰
也故用柔日以郊爲外事矣而用辛以社爲内事矣而用甲說
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内其說似得之矣
山陰陸氏曰據此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外雖用剛日内雖用柔
日猶卜筮也大事有無時日有卜小事有有時日無筮今其言
如此者言互事薄小事也
石林葉氏曰蓍龜者天之神物故事上帝則用卜筮者神之也
然而龜爲象蓍爲數其靜也方雖卜且筮亦不可相
襲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
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
以迄于今
鄭氏曰牷猶純也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禄共儉者之祭易備
也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

孔氏曰此謂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
後世以證成其義所引詩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
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聖王先成民然後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
福泂酌之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蓋不得乎民心雖有牲牷粢盛之備神將不饗矣
無害乎鬼神則神饗之矣無怨乎百姓則民歸之矣所以然者
本於致敬而已故因卜筮而言后稷竭力於稼穡以共粢盛所
以和於民者至則所以事于神者盡矣詩云恒之秬秠是穫是
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苟有誠信澗溪沼沚之毛潢
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故后稷之祀竭力以共粢盛無非誠
信之謂故易富也富之言備也其祀也亦無罪悔而已此所以
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于周推后稷以配天用后稷
之法故曰其禄及子孫

嚴陵方氏曰牲牷天產粢盛地產祀者威儀祭者御其於物則
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盡苟或有違其意
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祀
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此違龜筮而百姓怨
者豈不云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
神有害則百姓有所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於鬼神曰害百姓
有休戚故於百姓曰怨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
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其恭則不侮儉
則不奪不侮則無害乎鬼神可知不奪則無怨乎百姓可知若
是則幽無鬼責明無人非德之盛也盛德必百世祀故其禄及
子孫不亦宜乎外則其辭恭則其心敬可知內則其欲儉則其
用節可知矣

石林葉氏曰牲牷親卜之禮粢親耕之粢盛親供之明薦以德
則無害於鬼神故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故得其驩心然先鬼
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

南豐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前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
罪悔獲戾于天闕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言周人世世如此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
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
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守
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
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
封於天子因國而國惟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
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

孔氏曰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
雜用也猥時則用龜則不用也道以筮道謂出行於道路之上
也鄭知無筮謂出師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
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下云道以筮則無筮是未在道
故知征伐出師若巡守欲發時也天子大事不徒用筮而已秉
用卜也故筮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此云無筮無徒筮耳
不謂全無筮也

橫渠張氏曰諸侯適他國雖上寢宅而已不卜處大廟合諸侯
祖廟為常故不卜

藍田呂氏曰如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大人之
器大人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故大事則不

筮小事則不卜朝聘之類是凡之禮雖皆用祭器燕則不用也
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
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
諸侯卑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
于出竟則不筮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
侯非其國不以筮小宗伯云凡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則宗廟有
定位雖天子不卜唯宅寢室則卜之蓋寢室無常人君之居不
可以不敬以求若于天故必卜
嚴陵方氏曰褻之則不敢玩敬之則不敢褻君見君之几杖則
起遭君之乘車則下是矣天子無筮者非無筮也以守大事之
卜為稱在小事之筮不足以爲有也故諸侯有守筮者非無卜
也以不足於大事之卜其所有而守之小事之筮而已爲其降
於天子故也下云天子道以筮則天子非無筮也明矣又云諸
侯卜宅寢室則諸侯非無卜也明矣天子道以筮者以其在道
遠於事而不暇卜故也卜宅寢室者諸侯受封乎天子唯宮室
欲改易者得卜之以其於事爲大故也
山陰陸氏曰無筮無守筮也不言守者非所以尊敬天子諸侯
亦不皆守筮有時守焉道以筮者道之以筮所謂先筮而後卜
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筮其所宅寢室猶卜天子不卜處大廟
言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祖廟不卜也
石林葉氏曰大人以事業言其事則所守者止於恭畏而已天
子在道既以筮則在內也不可以無筮諸侯在內以守筮則其
於國也亦必用筮至於大廟之位其與社稷爲左右皆有常所
也故不用卜卜其吉凶可也
四明沈氏曰儼然人望而畏之有九鼎大呂之重此大人之器
也威武貧賤富貴不懾不屈不淫周公用周與枕皇孔子用
魯小歸役損道愈大者其志愈大志愈大者其用愈大管仲之
器至於童子羞稱曾子羞比
江陵項氏曰天子無筮以下語多交互難通當為之解曰諸侯
非其國不以筮蓋籍不出國是以有守筮天子所在爲家雖在
道亦以筮故無守筮凡爲宮室者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左卜室
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所宅不卜宗
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諸侯以下可知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
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宗敬不敢用燕器也上
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
慢也
孔氏曰鄭註以朝聘用祭器其待賓客皆亦不用燕器也故左
傳稱晉侯以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是用祭
器也
横渠張氏曰以聖人之知并不能為後之器皿須要作甚是當
簠簋以祭欲不便於褻用也若褻用則自有燕器唯是大賓客至
敬則用祭器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
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
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卮匜之屬是也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
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覲宗遇一日之有朝夕不敢廢也不違
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
明言不犯日月者以有素定之日而祀者他祀之卜日不可犯
也此云不廢日月亦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
上之待下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所以事神燕器所以事人以事神之禮事之則敬可知也不廢日月不違龜筮凡以致敬而已故推此道則臣足以事其君幼足以事其長故曰以敬事其君長上不瀆於民者不爲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不爲上所褻也

延平周氏曰冠昏人道之始君子之所致敬故用祭服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一

緇衣第三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陸氏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

藍田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爲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爲民之所則傚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其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

長樂陳氏曰緇衣朝服也衛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國人宜之故爲之製緇衣焉其詩之辭每章而每加者以明善善而無已也人君好善如是則人將輕千里而來矣是則緇衣之善待當時以爲宜而天下後世亦宜然也故記者取詩以名篇

新安朱氏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嚴陵方氏曰此篇凡二十四節大抵多明人之好惡人之所宜好者莫如賢所宜惡者莫如惡緇衣好賢之詩也經正引此故以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孔氏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餘皆云子曰篇首宜異也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此篇題緇衣而入文如此者欲見君明臣賢乃可服緇衣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爲上易事者以好信故也爲下易知者以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不務信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法令不得不多不正其本而齊其末則犯者莫之禁欲刑之不煩

不可得矣
長樂陳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易事爲人臣止於忠故易知上以仁待下下以忠事上則刑不煩者固其宜也苟爲上者不以仁恕下依勢作威而下有難事之勞爲下者不以忠衛上匿情行詐而上有難知之病此刑所以日滋也
長樂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有矣所弗至哉爲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石林葉氏曰君以恕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
廬陵胡氏曰上難事則必淫刑以逞下難知則懷姦罔上之獄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慎罰
孔氏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所信緇衣詩鄭風美桓公武公詩巷伯刺幽王之詩瀆濫也愿慤也末所引詩大雅文王之篇誡成王之詩
藍田呂氏曰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上之所以示下下之所以從上唯好惡而已雖有好善之迹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

不勸雖有惡惡之迹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蓋誠心不至則好惡不明好惡不明則民莫知其所從是如此而欲人心之孚天下難矣緇衣美鄭武公之詩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緇衣者武公所爲周家卿士之服也武公之爲卿士國人宜之其愛之之深欲武公長爲卿士雖衣見其敝我將改爲館之食之唯恐其去好賢之至者也巷伯寺人傷於讒之詩惡惡之至者也好賢必知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人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必起愿心以敬上矣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人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畏服矣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文王之德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于下也
廬陵方氏曰若巷伯之求賢則好賢非不誠矣巧言之傷讒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止言緇衣之好賢特諸侯爾以諸侯好賢若是之誠況於王天下乎巷伯之惡惡特寺人爾以寺人之小臣惡惡若是之至況於卿大夫乎此所以特別二詩而明之也龍緇衣之詩始言敝予又改爲中言又改作卒言又改造蓋其好賢之禮有隆而無殺也茲非好賢之誠乎巷伯之詩先之以投畀豺虎繼之以有北終之以有昊蓋其惡惡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茲非惡惡之至乎好賢必人人而爵之則爵有所不勝勸惡惡必人人而刑之則刑有所不勝威唯如緇衣之好賢爵雖不瀆而足以使之作愿如巷伯之惡惡刑雖不試而足以使之咸服不瀆者未至於不試也蓋爵所以勸特在乎無所瀆而已刑所以畏必期乎無所用焉作愿則其愿由好賢之所興咸服則其服由惡惡之所感作猶詩作人之作咸猶易咸亨之咸
馬氏曰爵所以致好而使民遷善之具刑所以致惡而使民遠

罪之與好賢之至則致好之與亡而民自遷於善矣惡惡之不
則致惡之與亡而民自遠於罪矣
石林葉氏曰緇衣好賢之至也好之至則民自勸而爵不瀆巷
伯惡惡之至也惡之至則民自懲而刑不試然孔子嘗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此言作愿者蓋季康子所問者民服而已此別
而言之作愿者言其勸之於內也
廬陵胡氏曰人莫不有好惡也而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
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故舉大雅儀刑文王為言文王好仁而
仁與克明德愼罰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
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
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鄭氏曰格來也遯逃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
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
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
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
即呂刑也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呂即甫也
藍田呂氏曰德以道其心使知有理義存焉禮以正其外使知
有所尊敬而已知有義理知所尊敬則知所以為善為不善然後
其心知止於是而不欲畔而之他也不善之名雖愚不肖者恥
之知使民心知所以為善不善則畔而之他者衆人之所恥衆
人之所恥雖愚不肖者亦將不欲為矣此孔子所謂有恥且格
格者止也政者所以禁民為非刑者所以懲民之為非者也
非能使之知不善而不為亦強制之而已懲也者非能使之知
恥使之知畏而已故民非心悅而誠服欲逃其上而不可得此
所以有遯心孔子所謂免而無恥者也德禮所以正其本本立
則末不足治政刑所以齊其末苟無其本則法不足以勝姦我
待之以愛則彼必親我待之以信則彼必不倍我持之以恭則
彼必能遜此人情之常然況君民之間乎故子愛恭信亦以德
示之而已恭以涖之亦以禮先之而已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蓋高辛氏之末諸侯之國有三苗者
民不用上之命君無德以教之惟制以刑作五虐之刑謂殺戮
及劓刵椓黥也民愈爲惡德不可止遂至于絶其世書所謂民
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
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是也
馬氏曰德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在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
順其性命之理而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
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
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為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為
本而以刑政為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
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者
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也
石林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
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強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
藏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
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
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子以愛之者性也信以結之情也恭以涖之行也
金華應氏曰書云苗民弗用靈靈善法也今引弗用命命當作靈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

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影逐表遂猶達也言百姓做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孔氏曰此一節申明上文君爲民表不可不慎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達仁道達於內外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有仁道由禹之所化也引詩小雅節南山之詩以證民之法則於上引甫刑以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引大雅下武之詩證君有善與下爲法式也

藍田呂氏曰國之風俗一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發其端甚微其風之行或至於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於不可敗此不可不慎也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蓋上之所好利必從之上所不好害必隨之盜雖小人未有舍其所利而趨其所害故上有好貨之君則下必有盜賊貨之民其勢然也君者民之表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非他唯上所好而已故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非百姓之盡仁以禹好仁故民從而仁爾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言民無恒心瞻視上之所爲以爲之法而已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上好善則民皆蒙賴其善也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就王道所以信於天下則天下莫敢不信以爲法也三者引取詩書之言皆以證上之人所好下視之以爲法不可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從其所行之謂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之謂也禹欲百姓之仁而已及百姓之興仁亦遂上之所欲而已故以遂言之也

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如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爲正而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是民之表令民而作愿則民未必作愿令民而使之服則民未必咸服唯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如巷伯則刑不試而民咸服所謂從其所行而不從其所令也

石林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非必盡仁則亦鮮而已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言其化也若其位而有其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遂於仁乎

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又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所以仁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天下故其立也止於三年之一變百姓皆以仁遂焉然豈必盡仁道哉特效上爲仁而已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鄭氏曰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梏大也直也

孔氏曰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上好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他人爲君者當章明己志爲貞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致盡行仁之意以說樂其上矣所引詩大雅抑刺厲王之詩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於天下無一物非吾體則無一物忘吾愛

故好仁者子愛百姓不足道也苟有是心則惓惓之愛結於民心如草上之風必偃其從之也輕矣所謂爲仁爭先人者得其良心之所同然厭然嚮風日用而不知者爾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吾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此吾所以教之也所謂民致行己以說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力以奉之不忍違也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字如桎梏其音爲覺詩大雅之文則正爲覺蓋假借之文也覺明也明吾德以示之教之此四國所以順也覺之爲義有所悟之謂如先覺後覺悟則明矣故可訓爲明先儒訓大也直也未詳其義

長樂陳氏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上誠好仁以表之矣則下之人各勉其性之所有而爭先人以爲仁謂之爭先人者以言其斂於爲仁故也長民者在我之志章而不匿在人之教貞而不回章志貞教而所主在於尊仁以子愛百姓民猶其仁故近者謳歌而樂遠者竭蹶而趨其致行己之志以說其上者宜矣覺出於性而非僞故其爲直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則民致行己以說上之意也謂之好仁又謂之尊仁者好出於中心尊則因仁之尊爵而尊之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言下效上以其仁也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言下歸上以其仁也

馬氏曰爭先人而謂之仁者蓋當仁不讓於師也

嚴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茲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己以說其上者茲非下之爲仁爭先人乎梏當作覺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僭于儀

鄭氏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愼言與前經同也綸麤於絲綍麤於綸鄉置有秩鄉小置嗇夫有秩嗇夫職同但蒞鄉大小故名異耳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尊大之人不可倡道此浮游虛漫之言恐人依象之

藍田呂氏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於天子者乎生於心則形於言形於言則發於政所出之言仁矣則發爲仁政也天下被其澤矣所出之言暴矣則發爲暴政也天下受其弊矣所謂如絲如綸如綍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綬也大於絲矣綍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王公之謂也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易繫辭曰誣善之人其辭游誣罔於人衆非其實所以無根不定也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愨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盡浮之風作矣可不愼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過言者窮高極深絶類離倫自以爲高明博大然人倫不察庶物不明毀之在不可行於世無用之空言而已此君子所以弗言也過行者可行之一時不可以有繼可行之於己不可達之於天下如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墨子生不歌死不哭要之不可言之以爲法於後世獨行之高行而已此君子所以弗行也如此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必爲可繼之道也詩云淑愼爾止不僭于儀言爲人上者當審愼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長樂陳氏曰物之在天下始於微而必大者皆然惟綸有衣被人之功而王之言足以衣被萬物而經綸天下之道在是焉故以綸言之游則無所歸也與易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同言欲當當實而已况大人而可以倡游言乎或言王或言大人皆以業言之也可言而不可行非所謂顧行之言也無稽之言而已故君子弗言可行而不可言非所謂顧言之行也苟難之行而已故君子弗行君子之言行適於中民皆効之故言當於行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言不危行行當於言而無過高之行是以行不危言凡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危之爲義如此淑謹爾止不愆于儀者謹爾之容止而不過于儀則性行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王以位言大人以道言其出如綸則有位者之事故曰不倡游言非有道者則不能也故曰大人下又言君子弗言弗行者以見在上在下皆當如此也君子則兼上下言之可言不可行即游言也可行不可言者亦過行也

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民言顧行而言不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行顧言而行不危言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

孔氏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所引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言謹愼爾之所出善言以爲政教恭敬爾之威儀此引證言慮其所終也又引大雅文王之篇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言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此引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橫渠張氏曰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藍田呂氏曰非理則不言所以導民使之循理也非法則不行所以禁民使之行法也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爾矣如必責其言之所終則安敢易乎故進取於志者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况不在於志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原其設心之初以爲道在乎是天下之害無以易此豈欲爲無父無君之行哉然卒至於無父無君者稽其敝不至于是則不止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合於聖人其風之末猶爲隘與不恭則立心之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愼哉故曰行必稽其所敝言必慮終行必稽敝上之人所以道民禁民者也謹於言而愼於行民之所以從上者也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言上之言行不可不愼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文王之盛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言以明理所以通彼此之情而達之也故道人以言行出於正而事以正則彼莫敢爲非也故禁人以行孔子於空空之鄙夫則叩兩端而竭焉所謂道人以言也爲魯司寇而公謹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所謂禁人以行也君子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言失於口易爲口禍故欲慮慮者防患之思也行本於人爲而有美有惡故欲稽稽者疑而考之也言以應物終而始始而終故言慮其所終行涉於迹久必稽其所敝民是以知言之爲可謹而不敢縱行之爲可謹而不敢忽也詩曰謹爾出話慮其所終之意也穆穆敬也美也天子之容也緝而熙之使久續而廣之使遠則文王以德爲行故也

嚴陵方氏曰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道人以言之謂也孝經曰示之好惡而民知禁禁人以行之謂也

馬氏曰民之愚君子則以言道之使之知所向民之肆君子則以行禁之使之知所止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蓋因其發言之始而慮其所終當其制行之新而必考其所敝言由中出故言慮行自外作故言稽

石林葉氏曰言以開示天下故道人行以率勸天下故禁人令可行於己不可違於人則有窮故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可行於今不可傳於後則有偏故稽其所敝則民亦慎於行

建安眞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己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若莊周之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齊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鄭氏曰貳不壹也章文章也忠信爲周

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壹不參差引詩小雅都人士刺幽王之詩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而象之惟其不貳有常則民心不疑而德歸於一矣周人衣服無常此都人士之詩所以刺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故其效至於民德歸一也

馬氏曰長民者言處於人之上也處人之上不唯其行不可以無常而其形於衣服容貌之際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彼都人士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之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賓以君子之德也

長樂陳氏曰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衺而奇衺之作常兆於衣服之不一長民所以率民而先之也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由之而一也都人古之長民者也士則長民所齊而成之者也狐裘燕居之服也狐之爲物利以止不利於有爲狐裘用之以燕居黃黃言其色也燕居之服猶且致一如此則其出而齊民可知矣此民德歸一獨在於此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伊尹告大甲故稱君告咸有一德篇是也引以證君臣不相疑惑曹風鳲鳩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以證一德之義

藍田呂氏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謂德歸於一而無二三也所謂一者理義而已人心之所同然者也爲君則仁爲臣則忠

爲子則孝爲父則慈與人交則信乃所謂一是故君臣之所爲
雖不同同歸于是理故可望而知可述而志可望而知者不言
而諭也可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
之意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況於
志乎此君臣上下所以交相疑惑欲同心於爲治難矣尹吉曰
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君臣之德皆一也其儀不忒亦言歸
於無差忒也
長樂陳氏曰上以情待下故爲上可望而知下以情事上故爲
下可述而志謂之望而知者望其趨舍而足以知其情也謂之
述而志者述其功業而足以志其情也爲上可望而知則君之
於臣無可疑之行故君不見疑於其臣爲下可述而志則臣之
於君無可惑之事故臣不見惑於其君鄭氏以吉爲告盖伊尹
告湯之辭以爲伊尹之與湯皆有一德而無異情君臣有一德
此君所以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也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則亦一德之意也
馬氏曰爲上可望而知者盖上以誠而接下爲下可述而志者
盖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
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
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
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
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
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
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
以好惡而民知禁民當爲義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

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如堯舜煩所不知謂必使其知
慮如聖人也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
惑之詩匪非也卭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唯使王之勞此
臣使君勞之詩也
孔氏曰此明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有善必賞是章明之
有惡以刑癉病之引詩小雅小明刺幽王之詩證民情不貳爲
正直之行君上多疑貳則百姓疑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之勞
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君下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
不煩亂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上帝板板大雅刺厲王之
詩匪其止共小雅巧言刺幽王之詩也
藍田呂氏曰合於理則爲善不合於理則爲惡明之斯好之矣
癉之斯惡之矣善君其厚惡君其淫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
惡則民宗歸於理義此民情所以不貳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此言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民德所必壹也此
篇之首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又曰爲上可
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此文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
則君長勞反覆言此者盖君臣上下之際苟非同心同德一歸
於理義則上下睽疑欲政行而事治未之有也故極言上之好
惡言行所以示其下者一德而已章好者明吾所好唯禮義而
已非他好也慎惡者慎吾所惡唯非理非義而已非他惡也所
好未必理義則君好可疑欲以化民成俗難矣所惡未必非理
非義則君惡可疑欲民之不淫難矣使民惑上之好惡而莫知
所從非所以示民也臣之事上非禮不行故曰儀行所行一出
於理義非有隱匿詐僞之情故曰不重辭不重辭者理直而不
必多言以自解之也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
以君之知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爲難從難聽勞其

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板板反也上帝
以況王者也王者反覆二三其德則民莫知所從而病矣此諭
上人疑則百姓惑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邛病也爲臣者事君
不止於恭敬而援其所不及使君病其不能煩其所不知使君
病其不知此諭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
於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
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癉之使民知惡
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
情不貳苟其爾位好是正直則章善之意也疑則不明矣上之
人明道以示民然後民知所視効今則疑而不明民何所視効
乎此百姓以之惑難知則隱矣下之人蜀情事上而無隱然后
君逸於聽察今則隱而難知君安能逸於聽察乎此君所以勞
也
嚴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
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爲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攜貳
之情乎示民不以信則爲上之人可疑百姓其有不惑乎事君
不以忠則爲下之人難知君長其有不勞乎章其所好之善故
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
上無可疑而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事者不在乎辭君
之所及者道而所不及者事故於所不及者則不援之使及君
之所知者本而所不知者末於所不知者則不煩之使知君是
則下無難知君不勞矣
馬氏曰好是正直者章善之謂也君德之不一故曰上人疑上
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之不一故曰下難
知下難知則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君長勞王道利宜不利周
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
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
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爲故民不惑矣臣
儀行當其義而行不重辭者不以浮華之辭爲尚蓋君子先
行其言而後從之也
石林葉氏曰善者蔽惡者進則民疑故有國以示民厚者異於
此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惑下以誠聞上則君長雖
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已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爲法
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廣陵胡氏曰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
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強君以所難知難行之事鄭謂
不援所不及不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
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堯舜爲不可及
不可也謂不必使其君知堯舜亦不可也鄭氏誤矣
黃氏曰臣儀行不重辭君上能章好慎惡則臣下儀象其上崇
賢德行而不重辭華也不援其所不及者謂賢者在位皆守廉
讓不貪祿競位無躁求之義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各司其職
而思不出其位之義也臣下如此則君上不勞而治矣
山陰陸氏曰行不重辭禮辭而已禮辭臣之儀也即應同辭固
辭然後爲義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
迪
鄭氏曰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康誥甫刑皆尚書
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孔氏曰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賞罰不中則勸懲失所君上不

可輕褻也周公作誥告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甫刑穆王戒羣臣言所為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秪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為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教不成也

藍田呂氏曰爵祿不足勸善刑罰不足恥小人此之謂褻刑輕爵失君人之道矣上言好惡此言爵祿刑罰蓋好惡本諸心爵祿刑罰施於政心術不正則政刑從之不可不慎也敬明乃罰播刑之不迪言用罰不可不敬施刑不可不循其道也

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罰之本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行教已成則期命辨說之已久天下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爵祿曉然知善之可勉加之刑罰曉然知惡之可恥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恥蓋不知善惡之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為上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當以政教先之也敬明乃罰言先敬明其德而後乃罰之賞罰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古人有之故三代之賞罰未嘗廢非所以先之故九變而後賞罰可言

長樂陳氏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則上失其本而區區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人將有不從者矣故雖爵祿之榮人情所甚欲也且不足以勸其為善刑罰之威人情所甚惡也且不足以恥其為惡爵祿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言以為播刑之迪迪之為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是則用刑也者必不在於政之行教之成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石林葉氏曰政以養民者也教以率民者也養之備教之詳然後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則民孰不勸且恥乎不先於教民勸且恥則刑之用也褻爵之用也輕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一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鄭氏曰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邇臣不疾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無大小皆須恭敬謹慎人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暱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此言以證此三事也莊士大夫卿士謂莊士之為大夫卿士者也

陸氏曰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或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善援能誠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辯而遂疑似公則不察而輕信是以大道每廢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矣士啓進多由於此蓋

長樂陳氏曰大臣者王者股肱心膂之任相與圖回天下而百姓賴之以寧也是大臣者職宜親於王今則不親將誰與治民哉故百姓不寧大臣所以正邇臣者也大臣不治其事而邇臣將以便辟側媚之行比於君矣大臣則道之隆殺之驗王所尊而隆之也故言敬中庸言敬大臣則不眩是矣邇臣則居王之左右前後者欲擇正人而已故言謹書言謹簡乃僚是矣敬大臣者為其有可尊之實且下之人所視而効也故謂之民之表詩言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矣謹邇臣者謂其正朝廷以正萬民而下之人所從而由也故謂之民之道書言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至乎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者是矣　大臣則權重也權重常見謀於小臣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大臣怨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矣近臣則所親而任親而任則常見言於

遠臣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疾故邇臣疾君毋以遠言近則邇臣不疾矣外臣則遠於王也遠於王則易爲内臣之所圖矣内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遠臣蔽君毋以内圖外則遠臣不蔽矣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内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者謀而已若内臣之於外臣則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於小大言謀内外言圖然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敗大臣之作所謂毋以小謀大也毋以嬖御之人而疾端莊之后毋以嬖御之士而疾端莊之士與夫大夫卿士所謂毋以内圖外也

嚴陵方氏曰大臣不親於上故百姓不寧居於下其所由者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不親事則事弊而不治大臣不治而邇臣亦相師而爲阿黨之比矣夫大臣者君之所尊故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故待之不可不慎毋以小謀大則大臣得以盡道而不怨毋以遠言近則邇臣得以盡法而不疾毋以内圖外則遠臣得以盡才而不蔽

馬氏曰大者對小之辭而大臣者處於遠邇之間邇者對遠之辭而邇臣者處於小大之間民之表者以言人之所貴以爲正也民之道者以言民之所由而有以致其親也大臣不可不敬邇臣不可不慎而御之者不可無其法毋以小謀大以下皆御臣之法也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蓋佞說之言易以聽忠正之言難以入故也

石林葉氏曰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討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爲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内亂圖之蓋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與智者議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禮之后是以嬖御之臣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爲賢嬖御人疾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此顧命大夫卿士之詞也故其卒篇稱大夫卿士云嬖夫人言后其流蓋及上也顧命如此忠教之至也蓋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鄭氏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

孔氏曰此節明君不信用人也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唯親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所引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之篇君陳尚書篇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

藍田呂氏曰王公之用人將與其天位治天職也師其不及而友其所等爽有不如己然後使之故位尊而德優德優而身佚賢者既疏不肖又不足親此所以親失所貴者而疑所賤者又不足任也此教所以煩蓋知賢而不親知可賤而信之德所以不進治所以不成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詩君陳皆言得賢而不能

親之信之也
嚴陵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亦然雖教之亦有所
不勝祗所以爲煩而已
馬氏曰大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
所賢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疎其所賤而賤未必不信葉公之
戒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者凡以
此也言賢則知賤者爲不肖之行也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貴之
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
從之蓋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云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者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爲其好之心可謂篤矣
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我用至於君陳所
言其理亦猶此也
長樂陳氏曰賢所以輔治宜親不宜疎賤所以執役宜遠不宜
信大臣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則小人獲御矣夫賢者非特
上之所親而亦下之所親也大人不親所賢則民將失其所親
也故民是以親失教有常典順之則簡而治棼之則繁而亂用
賤者以爲教則逆其常矣故教是以煩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者幽王惑於小人其求君子則如恐失之及
其得之也則執我仇仇如死偶然且不任其力也豈非不親所
賢而信其所賤之意乎君陳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今如此雖欲不煩得乎然則信其所賤務
徧知物也此詩蓋以伐柯自喻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
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
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
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
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氏曰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没不能自
理出也水近人故或沐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德易
狎言人初時學其近者小者則狎之至於先王大道則遂扞格
不入迷惑如溺矣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
馬不能及不可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民不通於人道而心
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故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
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不慎者慎所可褻乃不溺
矣越之爲言蹷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
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
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
心參於群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命兌當爲說傳說作書以
命高宗亦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
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違猶避也逭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
當爲先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皆忠
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
孔氏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也口費而煩謂口惠不難失在煩
數必爲物所惱所以有禍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不可妄
以與人惟干戈當自省己身不可妄以害人
藍田呂氏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
人所以覆没於患禍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至
柔之物民狎而翫之則雖巨川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
易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先儒乃以是德爲人之德謂有德

者亦如水然易狎難親皆德之謂耶方論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別無庸以有德厠其間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詞達而已不費而煩於己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之甚至于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至賤乃知者貴者之所易也唯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唯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爲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三者之端不可不慎也引大甲言爲政者如虞人射須張機省括度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哉兌命言燕政不可不慎也大甲言禍患之溺莫非自取也尹吉言君以忠信自終皆君所自致也此引經引書爲證與書文小不同義無所害

嚴陵方氏曰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爲戒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爲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爲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爲俗可狎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也民可近不可下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稱

馬氏曰水者小人之資以爲利故小人溺於水口者君子資之以爲辯故君子溺於口民者大人資之以爲治故大人溺於民此皆在其所褻也蓋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蔽於所褻而不知加慎以爲慮此其所以至於沒溺而不知悟也水近於人而溺人所謂水性懦人狎而翫之以至於死焉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水之爲性則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柔故易以狎內陽而能剛故難以親蔽於易狎以爲常不知以難親之爲慮此小人所以至於溺也費者言其無實煩者言其無節言之非艱故易以出斯言之玷不可磨故難以悔蔽於易出以爲常而不知難悔以爲慮此君子所以至於溺也民之厚貌深情而機詐之心藏於内故曰閉於人而有鄙心雖然亦在上之人御之而已故可敬不可慢敬者御之之道也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不能莊以涖之而乃慢易以犯之此大人所以至於溺也終之以書之辭者有以見其戒慎之至也衣服者所以命有德不可以命非其人故惟衣裳在笥笥者言藏之而不輕於與人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不可以伐非其罪故惟干戈省厥躬者言當恕之以己然後可以責諸人也甲冑所以自衛干戈所以敵物天作孽則有可違之理蓋脩德則可以消天變禍自己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山陰陸氏曰閉則不能受人鄙故係吝怨毒難解天作孽可違也不言循決詞也凡記引經以字易字或增或損不無意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鄭氏曰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又大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民相須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詩人稱昔

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此逸詩也

藍田呂氏曰天生人物流形雖異同一氣耳人君合一氣以為體本無物我之别故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自外鑠也天下無一物非我故天下無一物不愛我體或傷心則憯怛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人而不仁非無是心喪是心爾故大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豈勉強之所能為也為人君止於仁則君臣者之於是也含仁何以哉心體之說姑以為譬若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亡則心亡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憯猶民病則君憂也所以安危存亡者亦然可不慎乎所引詩與節南山之詩有異蓋逸詩也此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況君之政教乎

嚴陵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前經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君好之民必欲之之謂也荀子曰君舟也庶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体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体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為之則民無從焉体衛心者也体全則心與之全体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傷民從君者也民歸之然后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吾有先正則居人上者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后正天下故也惟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則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

馬氏曰民非后罔事故民以君為心后非民罔使故君以民為體心者體之主而體則從心者也故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也君者民之心而民則從君者也故君好之民必欲之體雖以心為主而心亦有待乎體故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雖以君為主而君亦有待於民故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言明且清者言教令之善也古之處於人之上者必先正於己然後教令可以言於天下而其效至於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其盛至於如此也及其後世處人上者反此力小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不能秉國之成法不知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而富國有求於百姓則怨之者多故曰不自為正卒勞百姓此不知以民為體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者故漢武詔曰君者心也民猶肢體支體傷則心憯怛

山陰陸氏曰此引節南山之詩也其上句蓋逸詩併引之爾猶下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併引二爻蓋古人之引經取足於義不問其詞之彼我有如此者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

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鄭氏曰類謂比式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質猶少也多志謂博
交况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也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
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
有法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存欲奪不可也質而守之
親之略而行之皆謂問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君陳戒王戒君
陳之言引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威儀齊一證爲政須
齊一也
藍田呂氏曰自此以下言下事上之義身正言信所謂欲脩其
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者義宜行類所謂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故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有物行有
格此謂法度存焉有物則無失實之信有格則無踰矩之行如
是者又歸於宜而不可變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
不可得而奪也義貴於生舍生而取義則不義之名君子所不
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信
己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而弗失者也親
之者問學不厭者也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
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略而行之略約也此皆義宜行類之道也
君子之學必致一不致一則二三二三則異端之言交入而無
間學不能以自立也一者何理義而已何由知其理義以吾之
所同然合人之所同然而已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此庶言謀
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必歸
於一也
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

奸異之行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立於
言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
則德二三矣則見於事者之義斯不宜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
格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
格則心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死則不可奪名也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成王戒君陳以政之發
與而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虞度之庶言
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所以明行之有格也
嚴陵方氏曰身不正故義不立言不信故行無類不立謂不能
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有物則有其實有格則
有所至
山陰陸氏曰不立無以統之無類無所宗之者格至也非先王之
法言無物非先王之德行無至若東晉崇尚玄虛學士大夫議
論高於盛衰此志之所以喪而名取也多聞質而守之所謂守
之以約是也多志或失之雜故質而親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孔子曰再斯可矣所謂略而行之是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不言則繹不嫌不繹也據上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
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廬陵胡氏曰言有物猶仁人不過乎物之物格至道也祖已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志者終其所尚故生不奪志名欲立於後世
故死不奪名言名志俱書
馬氏曰聞之詳不若志之詳志之猶言記也聞之志之則言有
所擇而言無所妄此言有物也知之則可以行知之已精而又
略而行之則行有所擇而行無所妄此行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
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鄭氏曰正當爲匹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喩趣類也小人徼利共交無常也邇近也仇匹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正爲匹也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趣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爲異不善者則惜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望親而知故近不惑而遠不疑也引周南關雎之篇詩可以窈窕淑女此篇章云以好人爲匹也

藍田呂氏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善者好之由君子所好者善也不善者惡之由君子所惡者不善也君子之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蓋君子所好者皆正小人所惡亦皆正故曰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好惡既明亦歸於正此遠邇所以不疑惑也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其匹者皆好也先儒以好其正毒其正皆當爲匹恐只作正字亦可

長樂陳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其取友也必端故言能好其正小人比而不周其交也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蓋君子小人道相異也故君子好之而小人毒之鄉也方也皆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邇於我者信我之深而不惑其遠於我者亦信之而不疑矣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以言取舍之有常也

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山陰陸氏曰正正己者也讀如字朋友亦是矣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言其好惡有常遠近信之

廬陵胡氏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毒之故曰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徼利也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以賢而貧賤則輕絶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絶之是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所引詩大雅既醉美文王之篇太平之時於時朋友群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

藍田呂氏曰此章文申言明章好惡不可不明也以爲可賢而重絶以爲不足賢而輕絶則不當有富貴貧賤之異矣均可絶也富貴未絶貧賤者先絶則惡惡不若均未可絶也貧賤者先絶富貴者未絶則好賢不堅推其心也謂之不利於富貴則不可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以禮義相正豈以貧賤富貴易其心哉

長樂陳氏曰貧賤者人之所易絶於其所易絶者而不絶然後爲好賢之堅富貴人之所難絶於其所難絶而絶之然後爲惡惡之著也凡以有其富貴者無不驕侈如其恭儉節用服女功而無厭怠故能化天下以婦道所謂有貴而必勤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可交者以其賢可絶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務利之交而

已
馬氏曰貧賤富貴皆出於天而君子之交蓋不論此賢者宜富
貴而富貴者未必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貧賤
輕有以絕之於富貴重有以絕之則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
山陰陸氏曰相好仁也相攝義也相好主內君子仇仇是也相
攝主外攝以威儀是也夫唯相攝主義是故不重絕富貴不輕
絕貧賤
廬陵胡氏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乃能不輕絕貧賤不重
絕富貴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
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思以褻瀆邪辟之物
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唯德是與不自留不用留意於此等之
人也所引詩小雅鹿鳴之篇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
我也私惠於民我不足以歸德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亦不受
也故曰君子不自留焉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
故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周則徧徧則公比則有所附有所
附則私
馬氏曰有忠信之德然後將之以惠禮也苟無忠信之德而行
之故君子不自留焉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
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
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射猒也言采葛爲衣服之無猒言不虛
也
孔氏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所引詩周南葛覃之篇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有是物必有是事有是事乃無是物不可
虛也故君子之學自本及末無非其實亦由致一而不二故可
久而無窮也登車而有所憑則式式憑式有式則有車無車則
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
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服之無射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
馬氏曰言有實於此有以從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者
也
山陰陸氏曰軾言前敝言後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鄭氏曰從猶隨也寡當爲顧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謂以行爲
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
無如之何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尚書篇名古文周田觀文
王爲割申勸寧王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古文似近之割之
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
之使王天下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
須實行在於前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君子
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也引詩大雅
抑之篇刺厲王詩也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引周公告
君奭之辭皆證言當信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又申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飾言而言
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僞故不可行莊生
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
義而行非不大也而後世無得焉此行之飾也故君子言顧行
行顧言而已不可失吾信使民之稱美惡不敢有所大小而失
其實也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言君子之信
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有誠信之德爲天所命況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
言君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也蓋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歟飾非皆言之所爲也唯君子寡
言以化之故民不得如此
馬氏曰不飾者不可以文飾之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危行行從
而言之則行不危言言行之不相違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
信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故敏行蓋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其實則在下者
亦以其實應美者人之所欲美之小則有所不敢大惡者人之
所不欲惡之大則有所不敢小此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長樂陳氏曰言之多則易失於不信君子尚乎實行於寡言而
行則以成其信有實而不誣也實之所在故民不得大其美而
小其惡白圭之玷尚可磨而至於斯言之玷則不可磨者所謂
不可飾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允所謂有君子之道展
所謂有大成之業夫宣王之能復古者爲其有道業之實故也
山陰陸氏曰寡讀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
不得也所謂周田虞芮質厥成是也先儒謂虞芮質厥成諸侯
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故曰其集大命于厥躬然則周田釋言所
謂割害集也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是之謂割或作厥亂勸

寧王之德厥亂勸寧之德是也且經以結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於
是爲至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
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
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鄭氏曰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
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
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
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
德之人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純或爲煩羞猶辱也偵問也問
正於人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
斡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爲人須有恆也南人殷掌卜之官龜猶不
能得知無恆之人而況於凡人乎引詩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
數諏卜筮引兌命尚書傅說告高宗之辭言惡德之人主掌
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又引恆卦九三六五爻辭皆證
無恆德也
藍田呂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恆二三則無恆人之趨嚮不知其
所安雖鬼神龜筮之靈醫工色脉之妙猶不可測況人情之近
其可測之乎論語記孔子之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而此云不可以爲卜
筮其文少異蓋巫醫卜筮其事類也爲作皆謂求而問之也巫
之禱卜筮之占皆求諸鬼神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齋戒致誠
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
得乎醫之治疾必察其好惡原其哀樂喜怒則知疾之所由

生苟用心而無恒又安得而求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此篇所引說命之文與書殊不同疑此篇嘗以事爲正顯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黷非事神之道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人動則取羞辱況卜筮乎此篇又引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鄭氏又解恒其德貞爲恒其德偵云問正爲偵於婦人爲恒德男子亦爲無恒義必不然

馬氏曰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言卜筮不可占無恒之人以龜筮之靈猶不能知則其於人也亦末如之何也已或曰巫醫卜筮賤之職者也職之賤而其德亦不可以無其恒然以文考之則曰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又曰不占而已則知卜筮者不能占無恒之人巫醫者不能治無恒之人而或者之言難於必取兌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文考之則不合婦人德不可以無恒所謂無攸遂在中饋吉夫子以知宰人其德不可以無變所謂婦人之德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而凶與此合也

山陰陸氏曰民立而正一本讀如政民立而正事純即書所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而祭祀是爲不敬即書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所謂善矣然祭祀爲不敬則事煩不能不亂事神難矣事煩可如事神之事雖然恒其德矣不知化而趨變是亦凶而已矣故經合二以爲一味者以今書易疑而難之是按圖以求馬也善相馬者若九方皐可也

奔喪第三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者對十七篇爲逸禮下文鄭註引逸奔喪禮謂不入於記者又比此奔喪篇爲逸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註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昔曾參不離親一宿顧豈有奔喪之禮然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鄭氏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禮亦然也不以夜行辟害也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也言唯者異也侵晨冒昏彌益促也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其服得行則行過國至竟哭哀此念親也辟市朝爲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孔氏曰此篇總明奔五服之喪此一節論始聞奔喪及其國竟奔赴之節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有人代己則可行也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過國至竟哀戚也凡聞父母喪其哭人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爲位

即奔之也若有君命不得奔喪者既聞而哭又爲位哀哭也鄭註斬衰者其實母之齊衰亦然

嚴陵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降堂東即位已殯者位在下也襲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成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次倚廬也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孔氏曰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括髮袒者尋常親始喪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今奔喪已經日故不笄纚也此所奔謂主人故親拜賓也鄭註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明知在路皆冠也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又士喪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也

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爲之主故也

山陰陸氏曰拜至拜送禮也今送賓不言拜送略之也不言送于門外蓋于門內而已據不得奔喪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相者告就次次所次之處鄭氏謂倚廬誤矣即倚廬亦齊衰以下亦曰告就次何也猶括髮猶之言可以已也成踊言於是有數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奉尸夷于堂主人降襲帶絰士喪禮亦云而此篇入門括髮袒降堂襲絰于序東絞帶於又哭括髮袒於三哭猶括髮袒三日成服此奔喪之禮也始至之日既襲絰絞帶可謂成服矣今曰三日成服則以明日括髮袒又明日猶括髮袒雖成服非成服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鄭氏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初變於爲父母也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恒在堂下也鄭註於此言麻不至喪所無改服者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括髮絰帶齊衰以下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今此至家乃稱麻明所奔雖輕喪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也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與上文父母喪先

云括髮袒乃云襲絰有異故鄭云變於父母也禮以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成踊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不須爲變平常五哭入哭則與主人爲次第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是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又哭三哭皆然若婦人奔喪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然亦異於賓客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若女賓則喪大記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婦人入闈門者以夲夫家不得同於女賓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鄭氏曰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孔氏曰此一經明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喪服小記云又哭而免此文又哭又不括髮小記據在家小斂後此則從外奔喪至而其理雖同其日則異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鄭氏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孔氏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知入自闈門者雜記文闈門謂東邊之門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于東序就揜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殯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于房今此奔喪故於東序耳鄭註士喪禮云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略於男子拾踊與拾投之拾同義

山陰陸氏曰不言髽于其所以闕貴賤於士喪禮婦人髽于室而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禮然則房中蓋東房也于室亦室之東東髽蓋在殯東又少東也與主人拾踊外女子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皆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殺已久殺之也逆奔喪禮說不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孔氏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即位於墓左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故經云拜賓非適子則不拜賓也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爲四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於五哭後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故明之云入門時也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一括髮不及殯亦一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於其左婦人於其右所以辨陰陽之義入門而哭於母止於一括髮於父則不一焉此隆殺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之待之也正言主人著衆主人奔喪與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相備也相備而言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後亦言之法鄭氏謂在家者也誤矣拜賓反位拜之不在其位吾方為客適賓也據奔喪反位拜賓成踊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兩衆主人兄弟皆出門據此亦言所當奔者外喪也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成服前兩日朝莫哭成服之朝又一哭凡五哭奔喪成服奔喪之事畢故曰相者告事畢春秋傳曰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何休謂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然則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亦事畢也而不言則喪尚新未忍言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鄭氏曰齊衰之墓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成踊襲奔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也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

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經文但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承上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稱襲容有齊衰重親為之得襲也

嚴陵方氏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少陰以示哀之殺

山陰陸氏曰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且上言袒先成踊袒在成踊之前此言襲後成踊襲在成踊之後亦言與主人踊遂之也據與主人拾踊且言與主人哭成踊則隨主人踊不拾主人之踊於又哭三哭言袒袒非衍字齊衰猶袒則大喪袒可知為父於又哭括髮不言袒上下互其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為哀耶父雖袒袒不足言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送賓後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孔氏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乃為位朝夕哭位也於此聞喪之日襲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

時喪禮云小斂乃絰經云又哭又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爲又哭即加絰帶不於明日又哭者以赴者至踊其日節故也於五哭不云告事畢禮文略也鄭註在官謂官府館舍其賓所專有於其中作廬故禮畢亦告就次也
山陰陸氏曰乃爲位乃者難詞也著爲位於此不待已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鄭氏曰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而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如不及殯之時也主人亦謂在家者著平常吉服服除哭殺故不踊也齊衰以下除服後奔喪唯著免麻哭罷即除
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已過禮亦爲之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成踊盡哀而此不言盡哀之也著雖盡哀無及矣若曾參一夕不離親闈于退而致仕無是也其不言即位亦以此聞喪不得奔喪爲位君子猶難之今除喪而后歸何哉東括髮袒猶言東髮者文爾省文略之也遂除於家不哭著於路猶哭也齊衰以下所異者免麻變絰言麻自齊衰以下非其至喪也據免絰于序東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氏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五哭卒卒猶止也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在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家遠謂外喪也外喪緦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絰成服之禮前文五哭皆數朝哭此三日爲五哭者爲欲急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具于故三日而五哭止也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云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於上也待齎謂賙賵賻贈之物
山陰陸氏曰三日五哭卒即上所謂五哭不言卒喪輕故也大喪不言卒雖云去服之殺蓋亦嫌遠今在事畢之後然成服矣而後賓至亦拜亦送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鄭氏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者雜記謂本齊衰者降服大功
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也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鄭氏曰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誼所當哭者有此當爲哭族類無
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
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言一哭而已則不爲位矣凡爲位不奠
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也哭天子九至十三此謂臣聞君喪而未
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疑不得君臣之名
也大夫哭諸侯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也諸臣在他國
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也與諸侯爲兄弟謂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也凡爲位者一袒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
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檀弓云師吾哭諸
寢與此異矣兄弟朋友與此同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之黨
於廟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
此不同者異代禮也與諸侯爲兄弟註云族親昏姻者此謂異
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曾爲
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五服之內則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
服斬是也
橫渠張氏曰爲位者爲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又奠
也在他所則難爲父奠喪禮則於殯宮有奠喪不剝奠爲其父設
也脯醢之奠則易之　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
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父設也
嚴陵方氏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
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
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
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
山陰陸氏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夕哭又明日
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歟大夫明日又明日朝夕哭又明
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夕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
殯天子朝夕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凡爲位者
壹袒上所謂凡爲位即位袒成踊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鄭氏曰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於墓左西面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乃往墓
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
從也
山陰陸氏曰爲之成踊強也坐主人北面而踊從之而已不拾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
親者主之
鄭氏曰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各爲其妻
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謂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
子主之不同爲從父昆弟之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父在父爲主言子有妻子喪
則其父爲主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也親
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
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親者主之謂親近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鄭氏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既除喪之後始聞喪之節小功以
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本是五服之親初聞喪亦爲之變故免
袒成踊也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氏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
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

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孔氏曰此經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経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絶之也鄭註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鄭云然也

嚴陵方氏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焉

山陰陸氏曰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逸奔喪禮曰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謂若爲其舅後兄弟服則其姊妹以出嫁降而無服我猶弔服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鄭氏曰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拜之爲之成踊

孔氏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尊大夫故先袒拜成踊而后襲衣士卑故先襲而後拜謂先成已禮乃拜之也此謂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亦然

問喪第三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以與之鄰里故亦與之同哀戚也則問喪之禮鄰里其可以廢乎此經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即問之之事也故以是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鄭氏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三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肝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意笄謂骨笄纚謂縚髮之繒親始死去冠唯留笄纚士喪禮云小斂括髮是死二日乃去笄纚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案深衣衽當旁此云妨履踐故註爲裳前其實衽掖小要爲裳際皆挾旁邊在前俱得衽名但扱處當衽也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舉此三者五臟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發故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山陰陸氏曰扱上衽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胷擊心在斂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而已乾於是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

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
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
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
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
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
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
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鄭氏曰悲哀在中變形於外言人情中外相應也故袒而踊之
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
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望望瞻望之
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
至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心悵焉至復反也說虞之義成壙
而歸不又處室寢苫枕塊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
也服勤謂憂勞

孔氏曰爵踊似爵之跳其足不離於地如坏猶言將欲崩倒也
汲汲促急之情皇皇意彷徨也人情之實言非詐偽假為之是
人情悲慕之實也

嚴陵方氏曰爵踊猶莊子所謂蹩躠如壞穨然言其不可扶持
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備終迎之而反則念
始之者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
於牀

山陰陸氏曰殷殷踊也田田悲惻也形者其精之委脫者也皇
皇然无所向也若望望然汲汲然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故
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先儒謂皇皇然者意彷徨也誤矣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
也是之謂皇皇然初猶言若有求而弗得今其言如此亦言之
序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所謂生事畢而鬼事始已也
居於倚廬寢苫枕塊成壙而歸猶如此於是為至矣哭泣無時
若三哭五哭先王為之節爾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
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
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
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
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鄭氏曰問者怪其遲也匍匐猶顛蹶或作扶服

孔氏曰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
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

嚴陵方氏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生也三日而
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

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雖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為之斷決而後
能為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
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
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
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鄭氏曰問者怪冠衣之袒為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
肉袒則著免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禿者傴
者跛者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爾擊
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

孔氏曰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
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
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

嚴陵方氏曰露內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而已亦見擅弓免焉解冠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偏則形裂矣跣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山陰陸氏曰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今其言如此何也曰凡臣子爲尊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嫌也若喪而袒非爲使令也所以動體安心下氣故不敢據此免而袒袒而踊反爲文矣蓋先王因其至痛惻怛爲之制禮及世衰道微情有不至雖免袒踊務爲如禮是禮之情果在此乎在彼乎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若莊周謂儒者以詩禮發冢殆不知此之過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鄭氏曰問者怪本所爲袒也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

孔氏曰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也童子不緦此喪服正經之文言不爲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之童乃爲族人著緦服緦者其免也者此出經文也言童子當室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緦服言緦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緦者由有免故也當室則免而杖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緦也免是冠之流例

嚴陵方氏曰不緦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緦緦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緦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鄭氏曰問杖者何怪其義各異也竹桐一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爾問杖者以何爲怪所爲施也以杖扶病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孔氏曰父是尊極故苴惡之物以爲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雖削情同於父桐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故爲母也堂上是父之所在所以爲母堂上不敢杖也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貌感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禮解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感之故特示其閒暇也

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顏回曰子在回何敢死近之矣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隆母如父是之謂野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三

服問第三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遺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録屬喪服

山陰陸氏曰退問在下者服多微詞與音問有不盡也據問喪在上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從重而輕謂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也從無服而有服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從有服而無服者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

孔氏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云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從輕而重謂之皇姑者此妻既賤者唯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即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故稱傳曰以冠之

馬氏曰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山陰陸氏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謂之皇姑者死而後稱姑避小君也先儒謂春秋之義妾母稱夫人若小君在上堂稱妾下堂稱夫人天一而已矣夫妻之天也雖其父母猶降雖其舅姑猶降即妻齊衰夫亦齊衰是相報也故先王制服爲妻之父母其輕重不倫如此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又各謂其外家之黨爲外兄弟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小功以下親不足言也謂之兄弟可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公子不服其母故爲其妻之父母無服按喪服傳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孔氏曰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

嚴陵方氏曰此雖非大傳之文然舊傳之所說故亦以傳曰冠之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鄭氏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服其功衰服麤衰也大功之喪亦如之

者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

孔氏曰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三年練後男子除乎首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有大功之喪明練後有大功之喪既葬也亦如之者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經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鄭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註亦主於男子其婦人之服下間傳具釋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者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也小功無變謂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橫渠張氏曰三年既練期既葬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若三年既練期大功既葬止當服其既練功衰不可便受以小功布也以此三年無受小功之節練衰除則自當服以小功■練衣必是煆練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　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練衣當既葬之後受以大功之衰及既練也煆練其衰而已或既練則以大功之布而爲衰或衰而加煆練此則繫其有可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若正大功之服則有小功之受蓋大功乃亞三年期之重喪其有卒哭之稅亦其稱爾若殤則不練矣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文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經意蓋謂當練而服後喪之衰即用七八升衰則前喪易忘故反七八升之衰矣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矣乎未祥之前尚衣經練之功衰爾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又三年之喪父禮當不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

山陰陸氏曰禮父之喪既練服其功衰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即有父之喪既練矣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而除帶以故葛帶經期之經男子重首經期之經則以母喪尚新故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既練之衰也

藍田呂氏曰此功衰之喪既葬所受之功衰也故曰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承期文也蓋期之既葬之葛輕於三年之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練除首經而期之既葬未除故經期之經期之既葬之功衰重於三年之練故又服期之功衰若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亦猶是也小功麻斷本故不變三年之練葛首也

長樂黃氏曰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然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齊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

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
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
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
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喪服間傳小
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
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煅練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
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
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
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内也據橫渠此說謂受
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疏之說同謂煅練大功之布以爲上
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
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
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
存之當考

涑水司馬氏曰古者葬既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
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
亦受服之意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
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雖緦變
緦練無首絰於有事則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絰有不免其無
事則自若練服也

孔氏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
得變三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
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擧其重者其期之葛有本者
亦得變之矣斬衰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雖不變
服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如平常有服
之倫類也既免去絰謂小功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
絰也每可以絰必絰者謂小功以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絰
之時必爲之加麻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鄭註免
無不絰者於免之時必著絰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
絰也絰有不免者謂葬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絰不免以服
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本謂麻之根也大功以上之帶則不斷之以示其
重焉故可以變三年之葛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此不言小
功而言斷本爲是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
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

鄭氏曰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
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爾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
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

孔氏曰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
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
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
不易明緦不易下經云緦小功之絰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
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絰之此經又云如免則絰者前經但云絰
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
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
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
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
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

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爲稅者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故所緦之麻不變小功也註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絰有本爲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引雜記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絰也

嚴陵方氏曰麻以有本者爲重故得變易而稅焉以此易彼則彼得以息故曰稅稅猶典路說駕之說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小功嫌下殤之小功不斷本可以易喪之練冠稅者脫也然則所謂小功不稅嫌言不服著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鄭氏曰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之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麻

孔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若此殤服之麻絰其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緦麻則三月若麻月滿還反三年之葛也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無文飾之縟數故也註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則下間傳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男子爲大功以下喪服傳文

山陰陸氏曰下殤則否言爲其無卒哭之稅則雖小功有卒哭矣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鄭氏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

孔氏曰君謂列國諸侯之君爲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爲天子如諸外宗之婦爲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鄭註外宗君外親之婦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謂在他國諸侯既死來爲之服當其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服斬也　熊氏曰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君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是君五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證外宗之義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鄭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

不可
孔氏曰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三人旣正體於君之尊猶士其喪
也非此則不主也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
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緦則羣臣
爲之無服君母妾適夫人則羣臣爲服期也近臣謂閽寺之屬
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此諸臣賤
者隨君之服故云從服君服緦此等人亦服緦故云唯君所服
服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鄭注云妾先
君所不服也庶子爲父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
母練冠麻衣縓緣今君得著緦服故鄭云唯君所服伸君也鄭
疑言正禮又别春秋之時不依正禮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
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
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穀梁傳曰僖
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左氏說
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鄭從穀梁說
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爲此三人爲喪主
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
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鄭氏曰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
不至喪所
孔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以他事而出
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若當事謂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
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
首服皮弁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
弁經也爲其妻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哭
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他事出則不服也當殯斂亦
弁經
山陰陸氏曰當事則弁經者據此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
疑衰其首服並當事而後弁經也大夫相爲亦然者雜記曰大
夫哭大夫弁經與殯亦弁經爲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弔而
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
錫衰
新安朱氏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
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
之義安在　祖宗時於舊執政亦嘗親臨自渡江以來一向廢
此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於士旣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
今乃恝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
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
附列也
鄭氏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
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
免經也列等比也
孔氏曰以經重故雖往朝君亦無免稅於經也唯至公門已有不
杖齊衰則脫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
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經也君子以己恕物不
可奪人喪禮故君所以許臣著經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
喪猶經以見君申喪禮也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
列相似故云列也傳是舊記引以明之
山陰陸氏曰經重也以經該之下云唯公門有稅齊衰則此言
斬衰可知然則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謂奪所重者也

唯公門有稅齊衰言有其不稅也大夫以上不稅據士唯公門
稅齊衰凡所謂稅者皆斷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
列者今例矣
馬氏曰法者所以齊天下之過失然民之過失繁而不勝齊
也故法不可以不省禮者所以辨天下之親疏然人之親疏輕
重之不易辨也故禮不可以不簡其故制為五刑以斷其罪而
罪多者有非五刑所屬則隨時而參酌之列為五服以定其喪
而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故有從輕從重有服無服之別
焉蓋先王之制必以五數舉其大者而略言之五典五禮五聲
五色五味五行日用不可闕一焉易曰天數五地數五王者之
政天地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附下附列也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為之等
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
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
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
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鄭氏曰有大憂者面必深墨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三曲一舉
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枲或為似
孔氏曰此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苴是黎黑色止平停不動
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傾者止於二
者之間衰因鍛布帶屨亦輕其絰色用枲同者自別來表其小
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嚴陵方氏曰自大功至緦皆有衰止以稱齊斬者以其為凶服
之重故也凡物精而致者謂之功粗而略者謂之沽大功小功
之布比斬衰齊衰之布則稍精矣故皆謂之功大功之服九月
比小功為大故以大稱之小功之服五月比大功為小故以小
稱之緦麻則服之細其布則麻也故又以麻稱之自小功以上
至於斬衰無非麻之所為者止以之稱緦則以其為凶服之最
輕其細至於十五升功又不足以言之也特有以別於絲而已
此五服之辨也苴蓋子麻也以之為布凡物精為美粗為惡故
曰苴惡貌也蓋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為
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以表之故曰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以
其所表如此而貌亦宜如之故曰斬衰貌若苴也蓋謂
牡麻爾其為布稍精於子麻止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而下服
枲矣且齊衰既以緝而齊其下為義則其服緝之枲固亦宜矣
其服如此貌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枲以其哀既殺於斬衰
故貌不若苴之惡也往而不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偯則哀
之餘聲也大哀之所感天性然也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此
至大功始有偯也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不迫
馬氏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也故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小大
凡喪事以哀為主間傳一篇言哀者六自斬衰以至緦麻輕重
等差莫不有當也其曰哀之發於容體則因容體以為禮哀之
發於聲音則因聲音以為禮哀之發於言語則因言語以為禮
哀之發於飲食則因飲食以為禮哀之發於居處則因居處以
為禮哀之發於衣服則因衣服以為禮其始也本於哀其終也
成於禮有其哀則不得不行其禮有其禮則不得不致其哀也
然而容體聲音言語動乎內者也飲食居處衣服在乎外者也

內外俱備哀禮相稱五服之制可坐而定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
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
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
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
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鄭氏曰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孔氏曰唯而不對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雜記云三年之
喪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
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爲人
說爲語與此言異也齊衰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
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喪大記云壹不食再
不食則是並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異人之說其義別也
嚴陵方氏曰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則應彼而已言
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對其義焉議則主於事而已然
則通其情者由其哀有重輕故發於言語有詳略也三不食則
日有半也此言食與大記不能無小異溢與孟子言七十鎰之
鎰同蓋二十兩也數登於十則滿矣而又益倍之爲溢焉疏食
者麤疏之食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
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
肉者先食乾肉
鄭氏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孔氏曰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
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
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
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也喪大記云祥
而食肉者異人之說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
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
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
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
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鄭氏曰苄今之蒲苹也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
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
孔氏曰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及遭父母喪至終服所
居改變之節又明五服精粗之異苄翦不納苄爲蒲苹爲席翦
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
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
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
居寢是也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
其細如絲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
事其縷事謂鍛治布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
以哀在外故也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四升五升六升
多於喪服篇二等也案喪服記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
升九升是多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
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鄭云服主於
受者以喪服之經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
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記者於
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嚴陵方氏曰柱楣間之楣以爲之固故曰柱楣翦屏傍屏蔽

之草而飾之故曰翦屏八十一縷曰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
有正服義服故也所謂喪多而服五者此也
山陰陸氏曰若翦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
茨不翦柱楣於柱楣而已此期而廬居堊室喪服傳既虞翦
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草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
知然者以傳上言翦屏蓋屏不欲視外翦者之華也故曰翦旅翦
明絰縷寒聰亦天子處之日遠大夫士近若翦有席一施之於
虞則寢翦柱楣亦矣其言既虞卒哭柱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
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其翦有席又在卒哭歟
賈氏曰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
有深淺布有精麤儀禮疏
河南程氏曰古者八十一縷曰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三
縷於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縷今蓋無
有矣
新安朱氏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簇只用一縷如今廣中
疎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五升則去縷反
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
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
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
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
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鄭氏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
爲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
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喪
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
冠素紕旣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
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
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
孔氏曰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
脫之差也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
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葛帶
三重者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
前喪服傳云五服絰帶相差皆五分去一以五分去一唯有四
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旣變麻用
葛因以爲飾也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
則首絰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也小祥練冠縓緣者父沒爲
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
又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
祥祭此日除服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
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
十五升麻深衣也知用十五升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大
祥之祭旣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宜細當同朝服也中月而
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七月而禫禫
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旣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
黃裳以至吉祭身著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鄭注云婦
人葛絰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絰而麻帶又上檀弓云婦
人不葛帶故云喪禮曰婦人旣練說首絰不說帶此謂齊斬婦
人帶不變若大功婦人變服亦受葛也云易服謂爲後喪所變
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欲變易前喪也云其爲帶
猶五分絰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
旣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故云其爲帶猶須五分首絰

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爾引喪服小
記證祥祭之服非素縞麻衣也引玉藻證此經素縞麻衣是大
祥後所服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
之深衣深衣篇所云是也緣以素則曰長衣是也緣以布則曰
麻衣此麻衣是也黑經白緯曰纖載禫後纖除禮也
賀氏曰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
則服輕既虞卒哭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耳若猶斬之
則非所謂殺也若明以齊縫命章使謂受猶斬者則既變之受
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
喪耳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晉賀循見通典
唐禮變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以中月爲間
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故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者議
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
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禮記所云二十
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堊室餘哀未盡
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宗王者按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
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
祥而暮歌者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
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
之禫也夫人倫之道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
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中代聖人爲作制節至重者斬縗
以周斷後代君子以周若駟之過隙加以再周至於祥禫之節
焚爇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夫喪以周斷加以再
周豈非欲崇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不加之以
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據閒儕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
服後一月服禫服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

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
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通典
新安朱氏曰或問成布若曰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緣
緣若曰緣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爲緣一入謂之縓禮有四入之
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
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問布升數若曰八十縷爲
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算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如
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
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
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又如
何自要闊得這處亦不可曉 又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
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鄭氏之說未當 語錄
臨川吳氏曰古者紡績其布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麤及
緦纏之細或去纏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縷不容吉凶二
用者皆是特爲有喪者所用成布若蓋事縷尚右供世俗常用
成功之布但未加灰練爾其功尤麤略者爲大功若細者爲小
功以灰灰練然後謂之練如此解之則練與成布義自兩安
衰當單與練冠練緣此特經文不足不當致疑於衰之有緣也
除首者麻葛重輕大功之喪可易三年之練冠舉大功之輕則
齊衰可知練冠且去之故言除也若其絰彼既自已除之矣此
除服先重亦存舊註
藍田呂氏曰始死易羔裘玄冠必以深衣素冠笄纚徒跣扱衽不
履不帶也然猶冠者蓋三日而后斂斂者將復生故未忍去冠也
小斂則絰帶不可無變也既斂矣不復生矣然後說冠而袒
括髮說冠者不祥事其親也袒者將不欲衣也括髮者不能冠

也既殯尸柩於堂而拜賓所以奉死者之始也而生者之變亦不可無始故始加麻麻服之重者也散要絰之垂而復與冠纓未變而加絞帶皆變有漸也既殯之明日哀必有殺而不飾不可以久也故成服杖冠纓衰裳帶皆具而變之以惡所以為喪之飾也將啟則免而散帶垂見柩不可以無變也既虞卒哭受以成布變麻服葛哀日殺則服日輕不忍遽變故亦有漸也既練練衣練冠繩屨除首絰冠屨衣裳皆即輕也要絰不除不忍盡變也縓緣黃裏漸有飾也練衣非喪也以練布為衣明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不以喪而以衣也祥夕為期則除而縞冠明其祭漸吉不可以純凶也既祥縞冠麻衣既祥纖明縞有漸也

嚴陵方氏曰受謂受服也六升而上然後謂之成布者以五升而下縷數漸少若未成然故也疏衰即齊衰也比功布之升為疏故亦謂之疏斬衰又疏矣然不謂之疏衰者以斬之義為重而疏不足以名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凡喪有變有除有受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服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縓緣祥先素縞大祥禫吉故也絰在上體之上帶在下體之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蓋取諸此作記者雖非一人大抵前後亦相足也若練衣縓緣言其衣矣今言練冠縓緣則著冠亦縓緣也若縞冠素紕言其冠矣今言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則著衣亦素紕也變素紕言素縞則其紕也以縞之素者也若所謂緣白是歟先儒謂深衣純之以素則曰長衣純之以布則曰麻衣非是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鄭氏曰此因上說而問之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此說所以易輕者之義既練以下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孔氏曰此經更釋易輕之意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註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也斬衰齊衰既是重服云包云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鄭註云卑者可以兩施卑謂男子卑要婦人卑首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也云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首婦人尊要故並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云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既練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服其練之故葛帶也大功既葬男子則絰大功之葛絰婦人則帶大功葛帶鄭註謂之期葛絰期葛帶者齊緦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帶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所記變節爲求其意以爲前後喪輕重之變適同故立此文以表之斬既虞與齊初喪幾同矣斬既練齊既虞與大功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爲斬既虞遭齊衰之喪而立麻葛重止爲斬既練遭大功之喪而立麻葛兼服則爲齊既虞遭大功之喪大功既虞遭小功之喪小功既虞遭緦之喪而立麻葛重者其始也以麻葛變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易麻葛兼服者其輕者變而兼服之謂服問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文麻不變小功之麻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

嚴陵方氏曰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絰重者謂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鄭氏曰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兩

孔氏曰此明以後服易前服之意也兼服即前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按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兼服也鄭註包特著其義以單者可包者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此言兼者不取其義也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於先既單今首絰皆有故須稱重今期以下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絰帶婦人亦然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鄭氏曰此竟上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孔氏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者謂成人之殤在長中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謂男子婦人則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以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今此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俱得易輕故鄭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後初喪雖易前服之輕者服既葬還須反服前喪之服故鄭云反其故葛帶葛絰也

横渠張氏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疑皆註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斬衰之輕者多與此同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其葛大功之麻也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之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於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五

三年問第三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問喪者以是爲首故記喪者以是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孔氏曰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此記者假設其問立文謂立禮之節文也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無易之道引舊語成文也創鉅者鉅大也大則難愈痛甚者喪親傷腎乾肝焦肺之痛既甚故差亦遲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人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外親喪服以是斷割若不以是裁斷則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之禮何有限節

嚴陵方氏曰其生也父母有三年之愛於其子及其沒也故子有三年之喪以報之愛所謂情也三年之喪所謂文也故曰稱情而立文禮以情爲本而以文爲飾故曰因以飾羣羣則莊子所謂人羣是也服若與父皆斬衰三年由父而降則殺焉所以別親疏之節也由君而降亦殺焉所以別貴賤之節也親與貴若不可易而損之疏而賤者不可易而益之故曰弗可損益無易之道也送死者之禮有已復生者之事有節則不以死傷生故也

新安朱氏曰有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若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鄭氏曰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也

孔氏曰此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鄭氏曰邪淫之人謂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遂之謂不時除也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

也
孔氏曰此明君子小人不同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節駟謂駟
馬隙空隙駉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
立中制節立中人之制以爲年月限節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
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則除去其
服釋猶除去也
横渠張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言除之内於二十五
月之晦爲祥祭又兩月之禫共是二十七月二十七月之晦爲
禫祭據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期可已矣情不可已於是再期
再期又不可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況書有明證春
秋書祭祀可以考其得禮不得禮
山陰陸氏曰言脩飾者猶如此況所謂天資忠孝者歟先王爲
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詩所謂庶見素韠兮聊與子如
一兮是矣傳以爲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人道
之至文者也情極則文至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
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
後者父在爲母也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又問服斷於期之義言法天地變易可以期也
孔氏曰上節既稱爲父母三年此一節釋爲期之義莫不更始
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以是
象之言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三
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
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
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

未盡經意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
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
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
之理盡矣
鄭氏曰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也言於父母加隆其
恩使倍期也焉猶然也焉使弗及言使其恩不若父母也取象
於天地謂法其變易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
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孔氏曰焉使弗及焉亦然也然使恩屈不及於期也五月不及
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隆謂恩愛隆重殺謂情理殺
薄間是隆殺之間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
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
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皆取
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
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則於
人既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一義
理盡備矣
嚴陵方氏曰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
者特加隆於父母而已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經言天垂象是
矣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易言效法之謂坤是矣人以有所作
故曰取則書言明哲實作則是矣然而喪或以三月或以五月
或以九月或以期年或以三年喪凶禮也乃以陽數之奇何哉
蓋陰所以致死陽所以致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
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焉是也知然者以春秋傳曰晉鄭焉依國語作是

知之也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孔氏曰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以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人恩之至極隆厚也孔子曰引論語之文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不知定在何時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至三代吉凶異也

馬氏曰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而世教道微紐於習俗故雖宰我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汝安乎汝安則爲之蓋人情之大不美也如此亦豈可以強率以從先王之制哉嗚呼常人之所行而宰我乃獨以爲異固孔子所不取禮之所載三年問者豈亦當時之人疑此爲重與故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於鳥獸小至於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其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則爲此書者亦有爲而作也

深衣第三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亦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曰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縓也其詩云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藍田呂氏曰此篇純記深衣之制度而已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爾如冠之法冠武殊制至於居冠則屬武而不殊皆所以尚簡便也雖曰簡便不可以無法故有五法之象

長樂陳氏曰先王嚴分守一道德常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分守已嚴道德已一常寓於服飾器械之際蓋衣服者近人而易曉者也故作服而無其法則不足以爲法服故深衣或圜或直一以天制或方或曲一以地制而崇之爲三才界之爲三極莫不并與其精微之意以示之此深衣之所由作也所謂深衣不特以被體之深邃有以異乎常是故謂之深而自其理而觀之

則深之又深極其精焉豈衆人之所能測歟
嚴陵方氏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名之
馬氏曰詩曰麻衣如雪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喪服記曰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而先儒皆以深衣言之蓋諸侯夕深衣則詩所謂麻衣者夕服也公子為其母小功則記所謂麻衣者小功服也小功緣以縓則大祥緣以布則夕服緣以采矣何則孤子以素則凡孤子者緣以布可也蓋深衣之為物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在虞以為燕服故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是也在周以為夕服故玉藻曰朝玄端夕深衣是也又以為喪服而庶人以為吉服深衣之用豈施於一哉
山陰陸氏曰冠言遂衣言深亦言之法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鄭氏曰聖人制事必有法度衣取蔽形毋被土為汙辱也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之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
孔氏曰作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規矩繩權衡則制度所應者備在下文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續衽謂所續之衽鉤其旁邊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喪服衣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續衽掩之與相連無異故鄭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深衣之衽已於玉藻釋之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鄭注據裳之一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為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為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一幅有一尺四寸上一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
慈湖楊氏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此言其縱也續衽鉤邊此言其衡也自旁而斂之衽居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亦曰袂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狹下廣其邊如鉤言其旁曲也若臨為宜玉藻曰衽當旁此之謂也衽亦備廣矣知當衣前故首言之喪服言長衣裳負適袂袪廣博尺寸雖不備載獨不見所謂襟焉而有衽一尺有五寸是衽即襟也喪服言衣二尺有二寸襟與衣齊而衽一尺有五寸何也喪衣帶下尺則衣之長可知袂幅屬衣之處曰二尺二寸非謂衣之長止於此衣帶下尺并帶博處共長三尺三寸內闕中八寸偏前以安項衽綴於前領乎衡之下則衽長二尺五寸正其度也通乎喪服之衽則深衣之衽與衣齊長為襟昭昭矣郭璞注方言亦謂衽為襟鄭康成既誤釋

之孔穎達復誤疏之遂明深衣十二幅幅即衽也且援魯莊公以衽受齊鉏為證而深衣之篇未嘗以幅為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豈孔思不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鉏不為不寬也古志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成謂襟也左傳結衽若哉者結此衽也古禮有衽是謂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席席左斂右斂如衽也許考衽制無所不通
涑水司馬氏曰案漢書江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主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掛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

嚴陵方氏曰深衣之作其所由來尚矣故以古者冠篇首袂在前以應規袷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則其物不費雖隆而不過於奢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居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以縫齊為倍則要縫為半矣此所以互言之

藍田呂氏曰所謂毋見膚毋被土鉤邊半下可以運肘反詘之及肘毋厭脅者言深衣長短寬急之制也應十有二月應規應方應直應平者言深衣之法象也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者言深衣之用也純以繢以青以素言深衣用純之別也毋見膚不欲褻也毋被土不欲汙也此衣之長短之中也續衽鉤邊此衣之寬急之中也衽者衣裳之旁幅也玉藻所謂衽當旁也衣之旁幅下殺裳之旁幅上殺上下之衽相續而中曲以是小要取名焉故曰鉤邊

山陰陸氏曰此言縫非言圍言要非言幅也謂若深衣入要半寸其縫齊掐一寸是之謂半下鄭氏謂三分減一益下此讀縫為圍要為幅之誤也亦於半下之言礙矣且當縮縫要與齊皆衡縫深衣應規矩繩權衡若象服雖議於規矩準繩權衡之外可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鄭氏曰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肘不能不出入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為腕帶當骨緩急難為中也

孔氏曰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而下四尺五寸也

涑水司馬氏曰按袂即今之所謂袖也鄭云屬幅於衣謂裨於身旁未必皆盡一幅尺二寸也云臂上下各尺二寸者亦據中人為率爾如孔所言拘泥太甚況從肩至袂口二尺二寸半則反詘之過肘矣經以臂之短長布幅闊狹皆無常准故但云屈之及肘謂袖之短長適與手齊則反詘及肩自然及肘矣

藍田呂氏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此袂之寬急之中也袼當腋之縫也不二尺二寸則不能回肘矣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則上下各尺二寸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嚴陵方氏曰袂長短詘之及肘玉藻所謂祛尺二寸是矣袼也袪也袂也皆衣之名也在胳者則謂之袼在肱者則謂之袪在末者則謂之袂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者是則正當腰間矣深衣無服也故欲緩急之適如此

馬氏曰服身之章身服之運故視肘以為袂肘尺二寸袂二尺二寸殺袂以為袪袪尺二寸三袪以為要袂尺二寸倍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倍要以縫齊丈四尺四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

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氏曰袤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袂圜應規謂胡下也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下齊齊緝也

孔氏曰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鄭以漢時領皆衿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方折之也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

涑水司馬氏曰此謂三分其幅狹處占狹廣闊處各占闊處占二交解斜裁頭倒縫之使狹處皆在上闊處皆在下假使布幅二尺二寸除裁縫外有一尺八寸則狹處六寸闊處一尺二寸是也其人肥大則幅隨而闊瘦細則幅隨而狹要須十二幅下倍於上不必拘以尺寸之數牛領下垂者謂之胡胡下謂從袖口至肱下裁令其勢圜如牛胡也方領如孔所言似三代以前人反如今時服上領衣但方裁之耳案上領衣本出胡服須用結紐乃可服不知古人果如此不也鄭註周禮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絜於項顔師古註漢書繣者結礙也絜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然則古亦有結紐也繣音獲絜音結漢時小兒衣服既不可見而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李註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似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圜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袷之遺象歟又今小兒叠方幅繫於頸下謂之涎衣亦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敢決從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註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襘註曰襘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袷與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故以如此論之案衣之背縫謂之

裻音督

慈湖楊氏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夫衰衣上古之制也領正方其前平衡故可綴六寸之衰後儒不究古者制衣之始自然之體若是而曰如今中衣邪領之交亦近於方也使古表衣之領邪則六寸之衰於何所綴之也邪綴於前領則非正也古初製衣惟取闕中之方以安項兩簡皆爲方領深衣又則前陞近於今之圓領則後世綴之而爲圓領亦其勢之自然又變而爲邪領者其當是之爲歟以是爲中衣不敢以爲表衣人心之靈不敢尚巧而下朴也深衣惟曰抱方時已圓其所衰之方歟中古之制歟抑闕中偏故爲抱方歟後方循頸而執爲圓故獨言抱方歟

石林葉氏曰謂袷爲方領不知何據以吾考之袂圜以應規不云領曲以應矩而云曲袷如矩以應方則袷與領非一物也張華註朱勃事引漢書音義頸下施衿正方儒者之服則領之外蓋別有袷方折之加於領上此正古深衣之制也故云負繩抱方繩謂背縫之直則抱之宜在胷前若爲交領則胷在背何抱之云乎曲禮視不上於袷鄭氏亦以袷爲交領袷當在帶之上所以尊天子若爲交領無乃太高乎尤可見其非也

藍田呂氏曰衣袂之制有三有侈者自服而侈之袼至祛而侈之朝服以上是也有端者自袼至祛方正而製之玄端素端是也有圜者內殺於袼外殺於袪中則胡下深衣是也欲使行者舉手以爲容儀如規之圜也

長樂陳氏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袂圜以應規而圜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應方而方者地之象也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何以知其然耶玉藻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蓋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月之至于十二而後成歲功猶之深衣也必十二幅而後可以爲衣之良也唯

夫衣之數有以合乎天之數此所以爲十二月之應也著不息者天也而袂者動而不息也著不動者地也而袷者靜而不動也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而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其意也至於平則不傾也直則不屈也書曰平康正直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又足以見負繩下齊之義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圓圓者動故也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方方者靜故也及踝謂至足之跟也下齊謂在下之緝也

山陰陸氏曰日月有常焉應是而已深衣之裳也深衣衣不殊上下裳不殊前後故也知然者以言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有言負繩及踝以應直知之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鄭氏曰行舉手謂揖讓也引易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歟

孔氏曰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謂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正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

長樂陳氏曰於規言手則袷爲頸下齊爲足踝爲脉可知也於直方言坤之六二則安志平心者爲泰之無平不陂而舉手以爲容者亦乃乾之反復其道可知也蓋先王之法類多如此要在攷之也然豈特此也義所以行已也政所以正人也行已以義貴於方故於義言方而正人以政則貴於直故於政言直易曰義以方外傳曰在已者未有能直人者是也若夫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其心焉

嚴陵方氏曰規矩者方圓之體方圓者規矩之用自曲袷如矩以應方而下皆上言體下言用唯袂圜以應規則上言用下言體何哉蓋袂之圜也非其體然及舉手以爲容則圜爾乃其用然也上言如矩而後言負繩者以衣之先後爲之序也下言負繩而後言抱方者以易之直方爲之序也且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若是則制度固已深矣謂之深衣豈爲過

山陰陸氏曰規乾之事也若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至矣下以亦善言規據以直其政以安志而平心言以在上負繩內也抱方外也凡向以後爲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執玉卑其容俯君子於此觀禍福則如權衡豈可少哉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鄭氏曰五法已施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孔氏曰以其完牢可苦事衣著以白布爲之不須纖縠錦綺是易有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孰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

藍田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皆深衣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經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也

長樂陳氏曰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之先儒以善衣為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不特衣裳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

嚴陵方氏曰五法則規矩繩權衡也五法之所取無非至公然必以規矩言無私者以規矩之方圜有天地之象焉其無私為足道故也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為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為武然而端冕可以為文而已且不可以為武介冑可以為武而已且不可以為文兼之者唯深衣而已然可以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而為擯相而已可以為武非若介冑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而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故曰善衣之次善衣吉服也

馬氏曰五物者以其極至而可以為法於天下也故聖人之作深衣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以謂被於一身之間而可以為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德輕重曲直方圜必求取法而不可欺矣此篇之制度所以為詳也制十有二幅以應時袂圓以應天袷方繩直以應地應天以合自然應地以明不息應時則以施先後莫不有序及其歸也要在安志平心而已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

陸氏曰大父母祖父母也 唐陸明

孔氏曰具父母大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繢也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也純其袂緣則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緣字讀如緆謂深衣下緣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縓緆鄭注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藍田呂氏曰為人子者常言不稱老大孝終身慕父母故髦彼兩髦蓋孺子之飾以致孺子之慕焉具父母大父母安可不盡孺子之飾故純以繢髦之義也大父母不存雖具父母純以青者有所殺也父母存衣冠不純素至于孤子則純素可也三十以下無父可以稱孤故曰幼而無父曰孤若三十以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

長樂陳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采以為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小功純以縓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

嚴陵方氏曰繢會五采青則飾之殺也與青青子衿同義孤子以素者無事乎飾也袂緣者袂與緣也裹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六

投壺第四十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內而節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閒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修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閒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閒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為射也舉席閒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侵酒之禍相由此作君子惡其侵以褻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畢其由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亟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之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向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己則矜矜以忿忿以鬭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順為節也存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投壺之筭詩曰矢勝筭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贊其筭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其數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以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倦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當間於燕飲壺閫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馬氏曰古之君子游於藝者莫重於射其次則投壺故投壺之禮多取於射之義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司射有弦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有中有筭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於鄉射禮升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為簡而已然而參用燕鄉之禮故先儒謂說襪升堂乃請投壺也

嚴陵方氏曰壺之制主為酒投壺之壺其形如之故亦謂之壺春秋之時晉侯齊侯嘗有是禮然以下與表焉蓋失先王之禮意矣

金華應氏曰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則壺亦稍大矣原其始也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

於不能射也東萊門人之說以寄射御焉投壺以爲樂猶取主正以
爲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且用樂
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興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氏曰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
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
孔氏曰自此至曰辟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
於賓賓辭許及賓主受矢之節主人阼階之上西南奉持其矢
司射奉中中謂受筭之器案鄉射禮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
此奉中亦然使人執壺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
北面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
殘略之也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
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鄉射記云
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是大夫士之禮鄭不云兕中略之也知
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若諸侯則燕禮
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云主人請賓也非諸侯禮而經云奏貍
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論尊卑之禮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
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
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虎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筭
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投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
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位司也夫
人而爲之可也中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
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筭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爲義因
而爲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
故盛筭之器因以爲名 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
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 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
矣又重以樂敢辭
鄭氏曰燕飲酒既脫屨後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
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
孔氏曰枉謂曲而不直哨謂哨峻不正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
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案燕禮
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旅
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故鄭知請投壺亦在脫屨
升堂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衆庶
禮重故早射與於燕射也
嚴陵方氏曰矢以直爲善壺以正爲善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
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
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
曰辟
鄭氏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不得命不以命見
許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受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
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孔氏曰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受矢也
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
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
東接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
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主人拜也知皆北
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拜送爵北面故也 熊氏云以拜時
般還或可東西面相對又以曰辟者是於拜者來辭告主人及賓
言曰辟義亦通也

藍田呂氏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三辭而後許拜受
拜送者辭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其敬也燕
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
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鄭氏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
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主人席皆南鄉
間相去如射物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
去賓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
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從投
孔氏曰此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及進度壺并算之
節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替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
既受矢之後來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西

西揖賓各就投壺之筵相對爲位而共投壺也進度壺者司射
於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縮來賓主筵前進壺度其壺
置於賓主筵南也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
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
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七扶庭中大廣矢九扶四指
曰扶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
寸雖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二矢半
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司射度
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南而設中也於中西東面
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鄭註知席相去如射物者
以投壺是射之類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
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
隨長武註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實算於中亦約鄉

文
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
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八算也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
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鄭氏曰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
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
謂之馬者若云投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
武因爲樂
孔氏曰此經明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爲投壺之法也順本
也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若
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算比投不釋比頻也賓主
投壺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

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正爵謂罰爵下云正爵既行請
徹馬亦稱正爵則慶爵罰爵皆是正爵以其正禮也既行謂行正爵
竟也立馬謂取算以爲馬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謂每一勝
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得
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
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
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
酒慶賓於多馬少偶也云亦如之者謂司射請賓之黨每事必
應曰諾既竟則司射又悉以告賓者告諸主人主人應諾亦悉
如賓也
藍田呂氏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
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爲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貴容固詳節文
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六

尚於筭中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筭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筭而筭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爲義蓋釋爲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爲名焉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爲數也數成於三數成則可以爲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山陰陸氏曰倒入幸入也比投比而投之言引手就壺使入後世投壺坐欲四縣恐其比入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鄭氏曰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

孔氏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鄭知鼓瑟者約

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今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諾承領之辭

長樂陳氏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大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貍首蓋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莫而后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大師曰諾者以奏貍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御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請其容比於禮也

藍田呂氏曰貍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鄉樂完首不敢以微滑於禮而不離也其詩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卿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

嚴陵方氏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弦鼓瑟者也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人瑟瑟先鄉射禮亦命絃者變言大師卑鄉射也間若一言或間亦或一也間若間歌一歌一奏間一無間焉以爲樂也非以爲節也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鄭氏曰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已投者退各反其位

孔氏曰此一經論投壺中者釋筭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黨各司

射告主人賓以矢具也若矢入壺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右謂司射之前稍南左謂司射之前稍北

嚴陵方氏曰拾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聚足之拾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爲尊者蓋左右以體言爲陰故也左氏傳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鄭氏曰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筭如數射筭二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横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序主黨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投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

孔氏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投壺卒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卒投請數筭二筭爲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别而取之一筭爲奇者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遂以奇筭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假曰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猶等也筭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鄭註一純以取至右獲此鄉射禮文謂就地上之筭以右手每一純别而取實於左手滿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爲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每有十雙更别委之故曰每委異之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横於十純之西南北置之若唯有一筭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總斂地之筭實於左手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則總爲一委其他所縱所横如右獲也

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干猶枚也與服衣若干尺之干同

山陰陸氏曰一純以取以手取之也以委委之而弗取也一筭爲奇遂以奇筭言投已若餘一筭遂以奇數之鈞則曰左右鈞者詩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鄭氏曰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

孔氏曰此一節明飲不勝者之儀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行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勝黨弟子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坐取豐上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北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也鄭註鄉射禮文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引周禮典瑞文證灌爲飲也

藍田呂氏曰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射者男子之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以不能者爲病病必有養當飲者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酒者所以養病也能者不敢以勝驕人爭求勝而辭養也不能者知不勝爲已病不敢以已有病而辭養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之所以爭求勝者亦辭讓而已故其爭也君子

嚴陵方氏曰勝飲不勝當飲者則不勝者也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飲不勝故以灌夫酒所以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灌即觴也

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詞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詞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鄭氏曰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其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爵乃行

孔氏曰此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及徹馬行無筭爵之事正爵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請爲勝者樹標立其馬也直當也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二番俱勝則立二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爲榮乃以慶賀多馬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焉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記者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爲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飲不勝之時既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爲其奠於豐上則鄉射所云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

藍田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也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正爵之行能者有慶不能者有養則民德歸厚

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者則禮畢而飲無筭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爲備也

金華應氏曰勝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一己血氣之私也遜心生於物我之相忘天下義理之公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先王制禮以調伏之於其取與辭遜之節尤致意焉投壺細事也亦有能否勝負之別立筭以計其數立馬以表其武既尚其能矣然勝負角立多能否不可以一時而定勝者莫能全勝將有缺而不足之筭不勝者則有得必有棄而不錄之筭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筭則寡筭不遺而勝筭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遜己之能以與人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至而有志於善者亦未免有慊爲君子之心今也當勝負相角之時乃能推己所長以成人之不足而不以不勝爲忿焉其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可謂達觀而無人己之間者矣

筭多少視其坐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鄭氏曰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筭所以計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或隨晏早之宜無常處也筭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柘棘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孔氏曰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徹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本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視其坐視其所坐之人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引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證彼膚與此扶同也鄭註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爲二斗從整數計之以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則二斗之積爲三百二十四寸故鄭知

此壷之圜囷之中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壷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此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竒者壷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壷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方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壷圜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竒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壷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壷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爲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竒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壷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壷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方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壷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註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竒今筭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壷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求合恐非鄭意

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壷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壷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筭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鄭文而詳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壷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筭

嚴陵方氏曰謂之筭者以計多少爲義謂之矢者以觀中否爲義五扶則二尺也七扶九扶則又可以類推矣筭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別於尺故加二寸焉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山陰陸氏曰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扶四指以扶可也謂之扶以此扶浅事也故亦或謂之膚即持五指也握亦五指也巨擘在外爲持在內爲握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不言壷之圜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註乃以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圜壷之實數而註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壷爲圜形斗五升爲竒數皆紆曲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幷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圜壷腹徑九寸而圜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一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壷則其高五寸也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

十二分中受二斗如註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爲
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
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
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
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
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
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
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鄭氏曰弟子賓黨之年稚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
令之詞魯薛者禮失喪異不知孰是也幠敖慢也偝立不正鄉
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
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
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逕

孔氏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蓋記之人以周
衰之後魯薛猶有常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
記之也浮亦罰也浮罰之爵薛令弟子與魯異其意則同引晏
子春秋證浮是罰爵之義

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勵其敬
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常爵猶言常刑亦罰
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
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著所以待
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著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
故曰若是者浮蓋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婉矣

鼓○□○○□□○□○□○○□半○□○□○○○□□○□○
魯鼓○□○○○□□○○□□○□○○□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司射庭長
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
○□□○半○□○□○○○○□○□○薛鼓○□○○○
○□○□○○○○○□○□○○□半○□○□○○○○□
○

鄭氏曰此魯薛擊鼓之節兩家之異故前後兼列之圜者擊鼙
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
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
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孔氏曰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類有圜點則
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也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
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
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
正案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
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幼賤則屬主黨也以
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以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
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也

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
人者也故爲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
也立者觀禮者也故爲賓黨蓋以投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
中以盛筭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
之樂人必在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
以就賓 禮書 又樂書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
射禮雖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爲投壺

禮盡用之爲射禮關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燕而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

山陰陸氏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七

儒行第四十一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藍田呂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爲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爲儒矣此先儒所以存于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也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志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疑孔子之服爲儒服遂問儒行爲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掖謂肘腋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註

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是大袂深衣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于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謂之儒服哀公所以發問也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

嚴陵方氏曰逢掖之衣王肅以爲深衣是矣章甫之冠郊特牲所謂殷冔是矣掖當臂之下其制特大則可以運肘故燕居之所服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則是宋之所冠也明矣公西赤掌孔子之喪用章甫之冠則孔子之冠不固如是已君子之

學也博者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者不忘其所本也

山陰陸氏曰學不遊不博博則其服宜鄉示不忘本也丘不知儒服猶問舜冠不對也

石林葉氏曰博學所以立本服從鄉所以趨時哀公所問者儒服而已故孔子答以不知也

晏氏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唯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爲行然後可稱其服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

孔氏曰孔子荅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休僕則未可盡也

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衆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指是而已蓋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席上之珍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孔氏曰此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脩立己身之事珍謂美善之道如此者言如此在上諸事也

藍田呂氏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儒者之志也儒者之學未嘗不欲用於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三月無君則弔及其進也不由其道不仕也非其招不往也蓋知所謂自治然後可以治人知所以自貴然後貴於物也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待而不與求焉其學也足以爲天下用非志於用而後學焉比韞匵藏玉所以待賈而沽之者也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也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義猶是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此四者之別

山陰陸氏曰席上之珍若伊尹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是也

廬陵胡氏曰席猶卷懷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鄭謂席鋪陳盧云席坐席恐非

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侍側侍坐對之也席所以藉

曲禮所謂執玉有藉[illegible]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
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毀焉之至也強學所以爲己待問所以
爲人能爲己然後能爲人故強學乃能待問也忠信非向外鑠
也故言懷力行者強勉之謂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
事也盡其在我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懷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人焉故曰其自立
有如此者
晏氏曰以禮嚴分則君坐而臣立以道忘分則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魯哀公方與孔子論儒者之行是坐而論道者也故命席
而孔子侍坐焉得非哀公樂道而忘人之勢乎君子比德於玉
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
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則於
此而學是先衆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
學是後衆人而未息也非自強之學而何席上之珍則其德可
貴夙夜強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
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
取先聘問而後舉取則學焉而後臣之者也君子雖有爲師爲
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
應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
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鄭氏曰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
愧如有所畏
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人以大物與己己
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以詐僞亦謂寬緩不
急切言儒不以利動也如威如愧皆謂重愼自貶損粥粥是柔

弱專愚之貌鄭註愊怛急切之意
横渠張氏曰人心中雖廣大然言貌欲勵之約言貌不約則便
陷於妄若言有條理則猶是狂若無條理則妄而已矣天下之
人不陷於此者鮮但有淺深多少之異爾故莫如謹禮衣冠中
讀爲丁仲反謂衣冠中於禮也其大讓如慢事固有大讓小讓
如讓國讓位是謂大讓也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
慢也直是不受如湯之讓天下豈爲飾而已誠心而讓其貌若
不受也若夫飲食辭遜之間是小讓也小讓貴如僞爲之以爲
儀爾未必實讓
藍田呂氏曰儒者未嘗無意乎天下之用然非其義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
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由尊道而
不屈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此儒者所以
貴於天下也衣冠中所謂其服也鄉得其中制不異於衆不流
於俗而已動作愼則非禮勿動而已故曰難進而易退也粥粥
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非容貌之可貴也德可貴而已矣
而後集非其義則不就此所以難進色斯舉矣禮貌衰言弗行
也則去之所以易退難進易退此所以德可尊也
嚴陵方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也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
犯故如威及其小也則有所不敢爲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
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
山陰陸氏曰大則小則猶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愼威儀爲民之
則之則
晏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也非先王之法服而不敢服故也與子
臧聚鷸冠者異矣動作愼者愼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故也與莫敖舉趾高者異矣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

騆并靦故如慢如威小謙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袵席之上謙
而就賤故如偽如愧難進者進以禮也禮主於敬故三揖而進
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以義也義主於斷故一
辭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脫冕是已是皆動容周旋而可見
者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
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
備豫有如此者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

孔氏曰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
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此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
也

橫渠張氏曰居處齊難齊者齊莊難者恭愼也其難其愼必先
信恩可信則言是先信也行必中正乃可行焉後是皆備豫之
道也

山陰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

藍田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
不匱唯其始也不敬則道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見大賓
如承大祭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居處齊難坐起恭敬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也道塗不爭
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
唯敬與恕則忿懲慾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
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嚴陵方氏曰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受
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茍安也將以有
爲於世而已且居處齊難則人斯畏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
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正矣以至
不爭其利故人賓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
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爲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
不足以致此

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敢易也起恭敬者謹飭而不敢
慢也言必先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詖行道塗不爭險易之
利者不以地利便己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不以
天道適己而移寒於人愛其死者非樂壽而畏夭也蓋將以俟
天之時故曰有待養其身者非豐己而忘物也蓋將以行己之
道故曰有爲

講義曰道路之間必欲捨險而趨乎易人之常情也於此而不
爭險易之利冬而欲溫夏而欲清亦人之情也於此而不爭陰
陽之和者推利害之心與人同之而已有待有爲蓋將有言於
天下也上焉如微子去紂而存殷祀箕子爲奴而後爲武王陳
洪範下焉者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霸齊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
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
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
如此者

鄭氏曰祈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
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

孔氏曰此明儒者懷忠信與人交之事儒懷忠信而與人交不貪
金玉而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積積聚財物也非道之世則不
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親近

於人如此
濂溪周氏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
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主於德而已所以應
世者主於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貴之在人者也若
夫貴之在己人不得而賤之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堂高數仞
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以人之爲貴者也若夫我之所可貴
人不得而奪之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實也主於
德在我者也在我者不敢不盡在人者不敢必也夫是不欲行
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可必其見也道非不欲合也非其義
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不可必其合也難得雖若主於義而所以
自貴也難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遂於人而自
異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爲天爵以義爲正路以今周官考之
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爲富金玉以難得
爲寶故於忠信言寶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爲祿也先勞而後
祿則易爲祿矣曷爲言畜而制之也夫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
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
近人則有異焉
石林葉氏曰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忠信者言德也故以爲寶
土地所生以利義則勝利者也故以爲土地多積必厚亡而時
書禮樂之文則富其德者故以爲富
廬陵胡氏曰立義以爲土地非義不處也故君子里仁而處義
晏氏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以言忠信者可行蠻貊故不寶
金玉而忠信以爲寶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而義人之正路
故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爲土地經天緯地曰文故多文以爲富

立之有量而後入故非時不見而難得不可則止故非義不合
而難畜不以小言受大祿故先勞而後祿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衆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
者之近人則異於是仲尼以忠信爲教而表之與此百官之富
翔而後集色斯舉矣亦且此之意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
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
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
如此者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
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
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
不豫備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
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頓也斷或爲繼
孔氏曰此明儒者之行挺特而立有異於衆之事儒者委之以
貨財淹漬之以樂好執持操行不虧損己之義苟且而受也攫
搏引非論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蟲是鳥獸
通名獸擊從散下著手鳥擊從執下著鳥今一執焉包兩義以獸
擊爲從鳥故鄭云省也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貴然強立而不反者不
可以不誠至於已誠則所以自貴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
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大人所以立于世也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
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
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
往者不悔處於所過者化來者不豫處於所存者神也過言不

再知之未嘗復行也流言不極不倡游言也不斷其威絕至於
儼然可畏也不習其謀絕至乎不思而得也此成德君子之事
也二者皆特立大過人者也
嚴陵方氏曰見貝財也樂好也皆人之所利者見利而徇利則虧
其義矣故見利不虧其義者是不徇利也衆言人之多兵言器
之利見死而懼則更其守矣故見死而不更其守者是不懼死
也雖然前言愛其死以有待此言見死不更其守何哉孟子不
云乎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見死不更其守者以其可以死
也召忽是矣愛其死以有待者以其可以無死也管仲是矣不
程勇以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也不程其力以況儒者
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
動足以當理而未嘗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
足以應變而不必豫爲過言不免乎出一之爲甚猶可貳乎流
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知語可窮乎威無所屈人不能斷而絕
之謀有所定己不必習而成之凡此非特然而立乎
山陰陸氏曰即程勇者而當之是怯也威不斷而立謀不習
而成
黃氏曰儒者有智勇不程勇又不程力者謂非常見難之際
則不程量顯見己之勇力蓋君子以仁義聞則可以勇力聞則
恥也不程量者謂不比小人無德可稱唯較量力勇以夸矜於
人其臨事則反無謀也故云仁者必有勇以其臨難不苟見危
授命好謀知幾則臨事之功必克全而無失矣乃儒者勇力之
道也往來兩義謂儒者消長否泰之時也謂時往者雖也不亦
不爲悔吝時來者雖通泰亦不爲逸豫唯守道從義不以窮達
移其操
橫渠張氏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與勉而行

有學者不知年數之不及斃而後已同義於向道亦然當事亦
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再不貳過也流言不極極
者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威謂爲剛斷之斷不習其謀斷與
習皆臨事斷習也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也
此所謂能特立者也非有立焉能如此
廬陵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
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此乃暴虎之爲非儒者也不斷其
威加威必審不輒斷也不習其謀好謀而成不臨事乃習也習
猶試也
晏氏曰鷙蟲而能攫搏之人皆以爲勇吾則不程計其勇爲其
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也重鼎而能引之人皆以爲有力吾則
不程計其力爲其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也先儒以謂儒者若
遇鷙猛之蟲不程量其當而即攫搏之若重鼎則不豫前商量
己力堪引而見即引之信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不
斷其威則權足以制物不習其謀則知足以決事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
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
此者
鄭氏曰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
孔氏曰儒性剛儉飲食當質不溽不濃厚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必義理
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
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濃厚也侈其居
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立不淫不辱所以立義
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
義理有所未合也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者也何

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况面數乎

嚴陵方氏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汙其身微辨者諷諭之也面數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體者剛所用者毅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而以為剛毅何也蓋淫於居處溽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謂是乎

馬氏曰可親以情而不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

山陰陸氏曰不淫不奢淫也不溽不畢溽也

晏氏曰可親者為其有仁非暴虐無親也而仁者必有勇故不可劫可近者為其有禮非近之不遜也而秉禮者不可動故不可迫可殺者為其有義雖殺之而不怨也而羞惡者義之端故不可辱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

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彼謂強學力行而自脩立此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剛毅而不可奪則所得於天者可得而保者也仁義忠信有禮皆天之所授也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山陰陸氏曰忠信以為甲冑所謂忠信為周是也

馬氏曰自忠信以為甲冑至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己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遠害之道亦自立也

石林葉氏曰甲冑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己亦以自防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仁為天下之表故戴而行義為天下之制故抱而處暴政者時也不更其所守者己也己之自立者乃所以應時故其言異於前之自立也

廬陵胡氏曰前言忠信以為寶立義以為土地言平居時此言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言行乎患難時表記云仁之為道遠行者莫能至故仁在於力行立義以為土地故義在於自處所猶守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春秋傳曰以成吾所因言自立與此言自立本皆忠信民無信不立

晏氏曰甲冑者被之於身冠之於首乃設蔽以自營也君子之處己如之干櫓者可以扞物可以先衆乃持以待敵也君子之應物如之仁主於有愛常患乎暱而不尊戴仁者所以尊之義主於有斷常患乎嚴而不親抱義者所以親之

嚴陵方氏曰仁善為元元者首也故於仁曰戴義善為藏藏者

藏也故於義曰抱有立則有所敬曰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金華應氏曰被服禮義操執忠信所以自守而禦外侮而又負
戴仁義者儒者一身之中無非義理也捍禦於外者愈固而居
處於内者愈安雖有暴政不能加之故亦不爲之遷易其所而
宅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七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八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
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鄭氏曰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
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
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謂君應用其言
孔氏曰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
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
宮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鄭註五版爲堵定十年公羊
傳文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篳門柴門蓬戶謂編蓬
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謂窗圓如甕口又云以敗甕
口爲牖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君應荅而
用其言己則竭力不敢猜疑有言而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
求進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爲貧爲貧者仕以
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
而不可也故爲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爲貧二者不可亂也一
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養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窮至于是而不悔
也上之禮荅不荅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
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也爲其多聞歟則天子不召師爲其
賢歟未聞見賢而召之也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
信而有所私盡事道不爲貧也上若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
其食以免死者也不輕進以求合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
問而自告其謀枉尺直尋強聒而不舍人謂之不諂不信也是
爲貧者非事道也二者儒者仕之大分不可亂也

江陵項氏曰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檀弓曰環其室旁其官而潴焉詳其詞意則宮以地基言之室以屋廬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一畝之宮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爲堵環堵之室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版而已上荅之不敢以疑者以其自信之篤也上不荅不敢以諂者以其懷忠之深也

山陰陸氏曰上荅之不敢以疑不敢以疑求試也上不荅不敢以諂不敢以諂求合也

金華應氏曰上荅之不敢以簡傲自取疎疑上不荅不敢爲佞媚以自求諂合所謂疑者若踰垣閉門之類是也劇秦美新可謂諂矣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鄭氏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毁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闗也信或爲身

孔氏曰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及於人之事也楷法式也雖危起居雖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能終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自信有義理存焉人有知不知吾所恃者尚論古之人而有合也時有遇不遇吾所守者不喪乎本心也志有行不行吾所存者不敢忘天下也三者義理之所在故儒者信之至于窮不悔達不變自信之篤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尚友於古人求爲法於後世知之事也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之事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故儒者自信之篤凡以有憂天下之心主於仁義而已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相與而爲比暗相結而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石林葉氏曰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所謂今人與居也尚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廬陵胡氏曰稽猶考也古人與稽考古道也適之也適弗逢世所之與世左也猶若也若將不忘百姓之病言其志若此也

晏氏曰所可危者吾之起居之迹耳曾不知吾之志則確乎不拔奚可移之哉雖然危我者非良民也讒諂之民爾安可以讒諂之民而忘其良民哉是必終信其志不可忘百姓之病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鄭氏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美忠信法和柔毁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

孔氏曰淫謂傾邪也人有忠信則己美之人和柔則己法之見

賢思齊見其不賢則況愛之一切是容衆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
也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謂屈己同凡
藍田呂氏曰儒者自信之篤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定而後能
靜靜而後能安學至於安則其生不可已故博學而不窮其德
可久故篤行而不倦窮不失義故幽居不淫達不動心故上通
而不困用至乎熟則從容而有餘力行至於和則與物同而不
流故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皆至于安
然後沛然而寬裕也忠信之美以忠信爲美者也優游之法以
優游之事爲己法也毀方瓦合以與物同也陶者之爲瓦必圓
而割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
義取諸此
嚴陵方氏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博學而不窮然後篤行
而不倦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不困言才有餘而不至於
乏語曰禮之用和爲貴蓋禮之體則貴其節禮之用則貴其和無體
不立無用不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
充實之謂美言有忠信以充實乎其內故曰美制而用之謂之
法言能優游以制用乎其外故曰法毀方則不與物忤瓦合則
不與物異
山陰陸氏曰學博矣非寬裕不能不窮行篤矣非寬裕不能不
倦幽居而不淫所謂不愧於影是也上通而不困序卦曰升而
不已必困禮之失煩唯寬裕故能和毀方而瓦合者行不見於
崖異心無愧於俯仰
石林葉氏曰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幽
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
內優游之法遜接於外充實於內故尊賢而樂之優游於外故
愛衆而容之尊賢則能毀方而爲圓也容衆則能瓦合而爲同

也自博學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爲寬寬言其含德也自
禮之以和爲貴以至毀方而瓦合皆所以爲裕裕言其容德也
橫渠張氏曰毀圭璧之圭角以與瓦礫合也
廬陵胡氏曰方猶方命虐民之方孔氏云毀己之方正非也方
正何可毀也瓦合陳湯云烏孫瓦合是也孔云瓦器破而相合
亦非
晏氏曰毀方則用圓以周旋猶珠之走盤也瓦合則委曲以相
就猶瓦之覆屋也自非寬而不猛裕而有容何以致此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
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鄭氏曰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
孔氏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子不辟怨若祁奚舉讎儒者
欲舉人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
其報也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此推賢達士唯苟在利
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爲度者也寬裕之至既足以有
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
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辟謂之公而實私也過
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祁奚稱其讎不爲諂
立其子不爲比忘乎親讎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
同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忘乎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
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唯天下國家
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
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嚴陵方氏曰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眞才故雖親也亦在

所稱不以一心之私怨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在所舉程功若程其功之優劣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以利國家爲心而不徼舉賢之賞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鄭氏曰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孔氏曰此明儒者任舉同類前經謂疏遠者此經謂親近者遠相致遠相招致也

藍田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待天下之士推賢而後舉樂與同天下之治者也朋友則非特是也必同其好惡故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必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嚴陵方氏曰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

馬氏曰久相待也雖久而不忘遠相致也雖遠而不遺孔子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久相待之謂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鄭氏曰麤猶疏也微也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謂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

孔氏曰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謂澡絜其身不染濁也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世治雖羣賢並聚常自重愛世亂亦不沮己之志位雖同而行不善則不與親合彼雖與己疏異所爲則不非毀之身所特立獨有此行故云特立獨行也

藍田呂氏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在己者未正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嘉猷于內爾乃順之于外也書曰嘉言罔攸伏伏者閉而不出之謂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者其事君也以其事之麤者微發其端而爲之兆兆足以行則進而無已不足以行則去之孔子所以未嘗終三年淹故曰又不急爲也所以事其君者先其未發而止其爲惡先爲之兆以嘗其爲善此衆人所未識也所以治其己者有若無實若虛不自高且自多此衆人所不能也所以行於世者無治亂之異所以接於人者無同異之間一於義理而已此衆人所不爲也蓋特立獨行所以異於衆人者如此

嚴陵方氏曰澡浴皆所以致其絜而已有德者必有言故繼之以陳言而伏也伏謂伏聽君命之用否也靜而正之者潛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蓋同乎己者不必善異乎己者不必惡同而與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異而非之則直諒多聞之友去矣是又見其行之不與物羣也故兼以獨行言之

山陰陸氏曰陳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當伏其旨靜而正之上弗知者孟子三見齊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也麤而翹

之者諫有精有微婉而微激之爲精微而親發之爲微孟子曰
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謂之磯也又不可急爲也夫如是
豈可以遽哉不以彼深故自上臨之以自爲高不以彼少故自
下加之以自爲多

石林葉氏曰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顯諫也靜而正
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悟也微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已
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爲高惡自高也雖有其功
不加少而爲多惡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
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己者或鄉原也公而弗與異於己者或行
怪也惡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蓋如此也

晏氏曰澡身者潔其身而不汙於世俗爾若莊子曰澡雪而精
神是已浴德者清其德而不汨於嗜欲爾若莊子曰疏瀹而心
是已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矣所謂伏其身而不
見也世治則人皆務進而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
則人皆自屈以避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
自立者其立不困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
特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

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爲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固異
矣自立者以對人言之也特立者以對衆言之也

金華應氏曰世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
子歷聘諸國舉世所是而不輕徇舉世所非而不輕棄非但處
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
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
此者

鄭氏曰強毅以與人不苟所以順之也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
如錙銖八兩曰錙

孔氏曰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不
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知服謂知服習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
博學陵跨前賢也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不與人
爲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爲之事

藍田呂氏曰不臣者不傳質爲臣也不事者無常職以食於上
者也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雖有
臣之名而不執臣之事非策名委質者也故君有饋焉曰寡君
則君猶賓之也爲庶人者不傳質爲臣則不見蓋可役於君而
不可召也此不臣之義也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事事
者也立乎人之本朝而恥道不行事道者也事道者道不行則
不仕事事者不爲貧則不仕不仕者亦庶人也君之於氓也固
周之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此不受之義也不臣不仕皆事道
者也慎靜而尚寬則有度也強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
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
則所以事道者無慊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
也故雖分國而授之視之如錙銖之輕其規摹之大所爲之不
亂皆所以事道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臣則事之可知謂之事則不必臣焉此重輕
之別莊子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止意夫道合則從不
合則去故雖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事也進退之節如此
然進非汲汲退非悻悻故繼之以慎靜而寬也強所以自勝毅
所以致果皆立己之道也立己而已或至於絕物故繼之以與
人則於物無絕矣學雖貴乎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與讀而
庸行矣故博學又貴乎知服德性內也君子之所尊文章外也
亦近之而已廉猶陛之廉隅猶城之隅皆有分際則以況君子

之不苟合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治之謂也不失所為而
有常規故曰其規為有如此者
馬氏曰服與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與上之則行
之也知服則知行也青與赤為文白與黑亦為章文章猶美德見
於外也近文章則不至於鄙野矣
山陰陸氏曰慎靜往往失之狹吝強毅失之拒人博學以知而
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
而已矣此不知服近文章之過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
為而已矣此不知砥厲廉隅之過也
晏氏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也慎靜而尚寬者以仁而強性強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
學以知服者以智而窮理近文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厲廉隅
者內有脩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為臣詘
道而入仕矣質為本文為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
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廉隅而
言砥厲者欲磨礱而成君子之器爾
建安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
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
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
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其猶條也六經論語
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
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五峯胡氏曰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行驚眾駭俗之事而常中
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眾駭俗之事必其
無忌憚而然也

金華應氏曰按十六條中曰自立曰特立獨行曰剛毅此數條
屬其平大抵皆以難進易退為高而不慮其過於強矯高亢蓋儒
者之立身以氣節為主氣節不立而學問雖富亦不足觀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
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孔氏曰方法也經營道藝同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
方據所懷志意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並立謂同仕朋友久不
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詔毀之己則不信也其行所本必方正所
立必存義朋友所為與己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己同則退而避
之以上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蓋儒包百行事非
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藍田呂氏曰所以任擇其交友者則好惡憂樂與之同也蓋
交友之分則理義必與之同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凡所謂同者理也義也
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賢者能存而勿喪之故不患乎不同也合
志同方則志同好矣營道同術則學同道矣並立則樂相下不
厭好同則同體矣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學同則信其行矣其
行本方立者立行本其志之所同方也行同則學同矣義同而
進不同而退同斯義以進退也進退同則同好矣交友之分至
于無一不同者學一於理而不惑也
嚴陵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志久
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
為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
相為謀而況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馬氏曰方者道之所也志在於道唯合志故同方術者所資以

適道唯嘗道故同術嘗道方將入於道故以術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同方言同所向同術言同所由易曰方其義也蓋
義未有不因方而立者
晏氏曰合志同方言趨嚮者同也營道同術言脩爲者同也方
言趨嚮之地術言脩爲之業語曰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也
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嚮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脩
爲者一致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故並立則樂以能問於
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故相下不厭流言止於智者如
曰曾參投人若顔回者豈信之哉故曰聞流言不信積在內故
欲其圓而能應行在外故欲其方而有守執規司春者主乎仁
執矩司秋者主乎義故曰其行本方立義易曰義以方外是也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然後足以爲友故義同而進不同而退也
同方同術者講習之友並立相下者相成之友不信流言義立
而進者同德之友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
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
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
此者
鄭氏曰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自己假
仁而爲說仁聖之次也
孔氏曰溫良之性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動作必寬
裕遜接謂遜以接物禮節卽是外貌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悅
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體天下之公加之以中心惻怛之意儒者之
學學此而已爾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君子之學非仁無爲欲稱其仁雖聖

人有所不敢則爲之雖可知矣質之溫良者可與爲仁故曰仁
之本行之敬愼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摹寬裕則稱仁
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昔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也故
爲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爲仁之文詠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主於和者也貨不爲
己則利與人同與人爲善則善與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
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八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
之實猶且不敢言仁則聖人之志存焉有聖人之志存則可與
入聖人之域矣
長樂陳氏曰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者仁以立也大饗之禮
猶其禮樂之君子知仁焉禮樂行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爲禮樂之本禮樂爲仁之文
也有禮斯有節有樂斯有樂樂記曰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
節所以節貌故爲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爲仁之和貌外也
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
以爲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
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顔子一
人而已然則顔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遠矣合之則禮樂皆
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孔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
子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其致一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愼則發於外故以爲
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
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
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
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則
無乖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

以仁之施

山陰陸氏曰不求近功可謂寬裕矣若大王王季作周功在數世之後兼謂兼上十五條易曰謙尊而光謙未有不尊者也亦尊而後讓可言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孔氏曰命名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有常人但遭人則謂之儒耳命之謂也當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杜預左傳注戲而相靳曰靳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

藍田呂氏曰此篇總言儒行其別十有五自沒而至深而卒歸於仁以至於聖人不敢居仁之志幾於盡矣猶繼之以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者蓋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所以待儒之意甚輕以利心量君子見其居富貴而有為則謂淫於富貴不知達則兼善天下見其居貧賤而有守則謂移於貧賤不知窮則獨善其身也見其危行言遜則謂屈於威武不知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也蓋儒者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與是衆物之可累也有是之累則隕穫充詘不能免謂之有德可乎此卒章所以申言之也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則儒之不同久矣衆人之命儒見小人之儒也若君子之儒則衆人所不識也小人之儒也為人君子之儒也為己小人之儒也以文君子之儒也以實以文對實以為人對為己則小人觀美而近名君子闇然而難知且將以遠大為何迂闊以寡昧為無實以遠勢利為詐以守禮義為簡拘自為無諂善為立此所以以儒相詬病也如識乎君子之儒者且將以法式之不暇又何敢戲乎

嚴陵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相詬以言相病以行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終猶沒也以時言則曰終以事言則曰沒

馬氏曰隕如稗之隕而穀穫如木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矣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盈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則其富貴不能淫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為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衆人之命儒也妄為其非眞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穆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眞儒也

山陰陸氏曰隕不獲也充不詘也言雖不隕於貧賤亦不獲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詘於富貴儒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曰自立五事所以備身也而備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貌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豫故三曰備豫近人矣又惡其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前言於道能自立此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

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無憂思故繼之以憂思其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爲之也故繼之以舉賢援能舉賢援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援也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獨行如是雖不仕吾弗愧也故繼之以規爲凡此雖在我亦交友之力也故繼之以其交友有如此者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以謙而已故繼之以尊讓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九

大學第四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河南程氏曰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或問伊川先生曰初學如何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今之學者賴有此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藍田呂氏曰大學之書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其序如此蓋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教藝也行也大學之教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婣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脩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然後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乎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者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子夏之門人從事乎洒埽應對在聖人亦莫不然恂恂便便由由於鄉黨朝廷之間勃如躩如襜如翼如從容乎進退趨揖之際蓋不如是不足謂之成德矣後之學者窮一經至于皓其首演五字至於數萬言況沒乎章句詁訓之間沒世窮年學不知所用一身且不能治況及天下國家哉此不及乎大學者也荒唐繆悠出於範圍之中離於倫類之外慢跣親戚上下等差以天地萬物爲幻妄視天下國家以爲不足治卒歸於無所用而已此過乎大學者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且不行秦漢之弊政薄俗陋百世而不革楊墨莊老之道肆行於天下而莫知以爲非甚至冠博帶高談闊論偃然自以爲先生君子誣罔聖人欺惑愚衆皆大學不傳之故也

延平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家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

一矣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大學之書其聖
學之門乎未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奥非余之所知也
涑水司馬氏曰夫離章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曰大學
新安朱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
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知之性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
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叡知
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
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
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
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之
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
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
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
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
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
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
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
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
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
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

說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
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
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
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
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
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
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
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聞焉顧其爲
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
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國家化民成俗之意
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又曰聖人作大學便
要使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又曰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
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
象山陸氏曰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
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
方學說　名九淵字子靜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
鄭氏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氏曰章明己之明德親愛於民止於至善之行大學之道在
此三事也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心定無欲故能靜靜故
情性安和情性安和故能思慮於事能慮然後於事得宜天下

萬物有本有末經管百事有終有始
河南程氏曰明德者明此理也　又曰親當作新言旣自明其
德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伊川　又曰至善者我理之精微
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　又曰止於至理反己守約是
也　又曰止於至善如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之類非謂務觀物
理於外泛然如游騎無所歸也　又曰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此
成德者之事也明道　又曰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
將定來助知止也　又曰得而后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
自使手舉物無不從者慮則未在己如手持物知其不利　又曰
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
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
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伊川
藍田呂氏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窮理盡性而已性者合內外
之道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人倫物理皆吾分之所固有居
仁由義皆吾事之所必然物雖殊類所以體之則一事雖多變
所以用之則一知此然後謂之明明則窮理者也至此然後謂
之誠誠則盡性者也在明明德者窮理以自明其明德者也在
親民者推吾明德以明民之未明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
覺者也已則不明而以明民則不知自明其德而不以明民則
不仁二者皆非大人之事不可與窮理盡性者也在止於至善
者所謂誠也善之至者無以加於此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止
者皆善之至者也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
止於至善則一也蓋學至於誠則天之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
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雖善不足以明之然天下之
善何以加此故所止者止於是而已人之所以不定者以其不

知所止而已猶行者之未得舍則不能不求其他故人莫不欲
知所止所止未在於至善則終亦莫之定矣大學至於誠則莫
非天道言然後行不加窮居不損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可以不
勉不思自中於道豈容人之智力措於其間哉知此則其心定
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則無所事故能靜無所事則莫非吾
分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故能安安則有諸己而不去然後可
以用之而謀慮生焉以此謀慮則未有不得者也窮理則本末
終始莫不有序昭然成列而不可亂也知天下皆吾體也則不
得不以吾身爲本以天下爲末知盡性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
爲止則不得不以致知爲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終知此則可
以進道故曰近德至此則與道爲一夫何遠近之有哉
延平楊氏曰大學之道必知其所止知止然後能定不知所止
而欲應事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　又
曰古之善學者必先知其所止然後可以漸進若倀倀然莫知
所止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也　又曰自致知至於慮而
后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出必問道所從出所
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
者力行而已非教者所及也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未之有也爲經第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
子述之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更考經文以爲序次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明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
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
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
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

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必是氣之聚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理言之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而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以爲堯舜能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是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知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知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人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其本體之明得之於天而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而吾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敎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反之於身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全其本體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旣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知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敎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

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
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
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
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
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
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
耽嗜空寂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
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
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
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
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
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
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
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
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
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
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
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
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
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
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
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

於道也不遠矣
涑水司馬氏曰明明德所以脩身也親民所以治天下國家也
君子學斯二者必至於盡善然後止不然不足謂之大學也定
者能固執於至善也靜者不爲紛華盛麗之所移奪也安者悅
而時習之也慮者專精致思以求之也得者入於聖人之道也
廣漢張氏曰在明明德成己也在親民成物也而成己成物非
二致也又曰在止於至善此則合內外之道會人物於一己聖學
之淵源也所謂至善者其大體之蘊奧蓋明德本也親民末也
而本末一事也明明德始也止於善終也而始終一道也此聖
學也知止是知所謂至善也止於至善是得其所止而天矣
龍泉葉氏曰明德者人之本也淨己待人遇事接物以至於死
生變故之際皆有至明而不可亂者自衆人而視聖賢疑其所
獨至者出於尋常知慮之外以爲不可及而不知聖賢由乎天
人之常理而無所加損焉理無不明而學者必蒙自蒙以發明
如雲霧之除晝火之光昏夜之旦日月之出光輝洞達表裏無
間此大學之所以爲明也利欲蔽之則不明私意亂之則不明
可喜者誘之可畏者怯之與之爲敵者障之先有所入者執之
此其所以不明也明明德者去其所以不明而已在親民者天
地雖大萬物雖多其體同也況於人乎無不得乎吾之所同然
者然而人之常情私己而異人其外特爲同耳而好惡向背交
際往來之間蓋有丘山之崇江河之深不啻若胡越之扞拒者
況欲其體萬物爲一身天地爲一性乎夫是以相戕相殺海內
橫流三綱九疇隳壞亡滅之禍皆起於此故學莫大於親民反
而合之默而驗之推而通之積而同之人之與我不相近者幾
何知此則能親民矣親民則天地萬物之體可見矣然必至其
所止而後可以行必知其所止而後可以學詩曰終南何有有

紀有堂君子至止敬丕顯聖賢所止之地平易正直廣大堅實滿足於其間而無缺所以能終身由之而不息者其地至善而不可易故也過此則蕩不及此則野觀乎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所止則可以見至善之所在矣學者最患於私止而意行之故雖有所止而非善也三者皆大學之要道也而以知止爲先鳥止於巢獸止於丘魚止於淵物未有無所止者也未有非其所止而可以強止者也行路者必先定其所止所止既定雖百舍重研而不敢息焉學不先求其所止則終身之所行者爲何事日夜之所講明者爲何説是故莫先於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則向之馳騖者息矣向之嗜玩者亡矣向之往來上下欲進而不能欲退而不決今皆隱然得其所定矣定而後能靜則非對動之靜靜而后能安則非求息之安安而后能慮則非役物之憂慮慮而后能得則非妄意之得夫是以物見其本末事識其終始辨內外之分審先後之序則德可明民可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行於萬物之所同然故曰莫先於知止也

范陽張氏曰知止而不已則此止變而爲定止猶似用力也定則不用力而深於止矣定不已則動靜由我而不由人欲莫動乎動莫難乎靜吾欲靜則靜耳何難之有故謂之能靜

山陰陸氏曰若後世學者寒暑譬等生未足知而語死人未足知而語鬼神譬如一葉之在江湖也信風漂流莫知所屆矣慮而后能得書曰弗慮胡獲此之謂也

建安真氏曰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稟之氣不同有稟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爲聖爲賢有稟得半青半濁之氣者則爲中人全稟得濁之氣者則爲愚不肖此所謂氣稟所拘也及生而爲人既有知識從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爲其所累遂流於不善而所謂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也人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又曰大學之止至善正是孟子美與大之地位又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功夫到此已是十分盡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蓋化則不可用力矣　又曰知止者謂知爲君必止於仁爲臣必止於敬爲子必止於孝爲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爲君已仁爲臣已敬爲子已孝爲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　又曰定靜安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工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雲川倪氏曰學者之功用不過脩己安人而已明明德所以脩己也親民所以安人也兩者皆欲止於至善也惟人萬物之靈具秉彝之性未有不明者至於昏則物欲有以蔽之猶塵之於鏡聖人之明德鏡之無塵者也然猶曰明明德者鏡無塵矣更加以磨拭則愈明矣親民者伊川謂親作新以下文作新民爲證朱氏祖之然先儒皆不敢改蓋於民言親自有義親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親近之義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民父母視民如子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於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民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至善者善而又善進進不已至於大善無地可進乃爲至善止者至於其極無進地則止矣然學以知爲先先知之而後能行先知可止之地則有定向矣有如所立卓爾之有見其所有之實則可以爲準而後吾心定自此以下言能者必加學力而後能之也物之本則自脩身以上者也物

之末則自脩身以下者也事之宜終者則當治之於其終事之宜始者則當行之於其始物之本事之始則所當先物之末事之終則所當後自本及末順而言之也因終原始逆而推之也又曰以首章言之明明德者先也親民者後也自三章言之致知格物者先也治國平天下者後也

晉陵喻氏曰止而定定而靜靜而慮慮而得皆自然而然也非一日而止二日而定三日而靜也

錢塘吳氏曰明德者得於此心之同然本自昭明所謂昭明有融者也明明德者所謂自昭明德也人之生也均有是德感物而動或爲所蔽非有格物之學以致其知則是德無由而明此大學之道所以在明明德也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考諸孟子學記其義本明孟子對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先言人倫明於上次言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卽下文所謂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學記曰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化民易俗言其新也近者說服遠者懷之言其親也由學記之言觀之化民易俗豈非孟子所謂新子之國者乎近者悅服遠者懷之豈非孟子所謂小民親於下者乎則知新者親民之效也親者明明德之驗也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所以繼以在親民也 如愚

新定邵氏曰明明德者成己之事也明德之上不假他語徑以明之一字重複言之則知至明之德己所自有君子非能有所增加於此心之外也特明其明而使之勿蔽耳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是也新民者成物之事也味新之一辭則知道民有化民以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所以爲新民之道也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是也夫始於明明德已而新其民復繼之曰在止於至善何也蓋至善卽明德新民極致之地明德而未極於至善則其明爲未盡新民而未極於至善則其化爲尚淺此總論大學之道在乎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繼此卽言知止之在所先焉止者何至善是也至善者明德新民所止之地而吾宅心措躬之所也果知乎此則天下之事事物物皆由此出雖變態萬狀不能以惑吾之所見異議紛紜不能以奪吾之所得如此而后有定所見既定則道之本體不外此心心境內融寂然無際如此而後能靜靜則日耳恬淸之樂而無外馳之勞夫是以能安安則靈臺湛然常明而無物慾之蔽夫是以能慮慮則事之隱微曲折無不曉然洞見矣夫是以能得知止者其本也慮而能得者其末也知止者其始也慮而能得者其終也

金華邵氏曰安靜慮得皆曰能而定獨曰有者蓋天下事物皆有定理性無所止則自爲遷轉今既知之則能有諸此而不失也若其他能乎後始能乎此耳物也知也意也心也以至於身與國家天下皆物也曰格曰致曰誠曰正以至於脩齊治平皆事也其理雖一貫而本末終始自有次第惟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則由己以成物此道雖未可徑造然亦不遠矣道卽大學之道也

廬陵方氏曰物與事一也物固無非事事固無非物曰物則以形言之也形故有本末曰事則以理言之也理故有終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孔氏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

河南程氏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伊川 又曰知者吾之所固有因物有遷則迷而不知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物以致其知也 又曰格至也格物言窮理也但立誠意去格之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又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皆窮理也又問格物若物物而格之乎將格一物而萬理皆知也曰雖顏子亦但聞一知十而已豈敢自謂如此及其造理之後則雖億萬可通矣學者須是徧求若能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伊川 又曰物不必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箇覺處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謂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非謂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知 又曰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 又曰或問格物是外物耶性中物耶曰不拘凡眼前無非物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也 又曰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則是已了復何可窮之有 又曰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則其他可以類推矣至如言孝其須窮所以為孝者如何所謂窮理也如一事上窮不得即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斯可矣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理皆是一理至於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 伊川 又曰因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又曰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明道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又曰知至意須誠若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 又曰知之既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后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誠意正心修身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而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意可勉強且恁地說至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固執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則是躐等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說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才知得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年自別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

須以知爲本知之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行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是不知知至而至之幾之事故常至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卽能終之　或問今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先生曰只是不致知若致知則知識自當漸明不曾見一物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何以致知曰能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全在勉强伊川

濂溪周氏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斯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橫渠張氏曰一國一家一身皆在處其身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又曰虛心則能格物格物則能致知其擇善也必盡精微無毫釐之差無似是之疑原始要終知不可易然後爲至也　又曰致知在格物格去也格去物則心始虛明見物可盡然後極天下之慮而能思善也致知者　學之大本夫學之始亦必先知其一貫之道其造則固有序也格物外物也外其物則心無蔽無蔽則虛靜虛靜故思慮精明而知至也

涑水司馬氏曰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迫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不覺露之霑衣皆物蔽之也故水誠淸矣泥沙汩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羃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汩其志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白黑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

藍田呂氏曰致知在格物格之爲言至也致知窮理也窮理者必窮萬物之理同至於一而已所謂格物也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生死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人物爲一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知天下通一氣萬物通

一理此理也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故大學之序必先致知致知之本必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然後爲至一物之不至則不能無疑疑存乎胷中欲至于誠不啻猶天壤之異千萬里之遠欲卒歸于道而無惑難矣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知之至也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心不惑而得所止心不惑而得所止則意誠矣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則慎獨慎獨則不爲異端所移不爲異端所移則心正矣故曰意誠而後心正身者視聽言貌之謂也心正而視聽言貌之不正者未之有也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有是心也則未有不謹於禮故曰心正而後身脩自身脩而上在己者也自家齊而下在人者也合內外之道則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無遠近之間無彼我之異特施之有先後而已意誠身脩則德諸己矣家有不齊者乎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妃以及妃子以及子舉斯而加諸彼國有不治者乎國與天下小大之間國推是心也無所往而不可此所以天下平也及人之功自天下以至於庶人皆自脩身始有諸己而後責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己則不脩而責人之脩可以力服而不可以心服此末世之所以不能治也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管仲所以知公子開方奄人豎貂易牙卒不忠於桓公也故本末先後之序天地也父子也君臣也差之毫釐則天地易位違道遠理則必至於大亂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知此則近道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也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格物必至於知至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誠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問理須物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通則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想其窮理之本歟又曰明道先生教人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只須先辨認得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總有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格物然后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道理無一毫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

延平楊氏曰致知在格物言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於正心誠意遠矣　又曰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而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心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至矣乎知至矣則宜其有止也語之四方萬里之遠不可禦也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　又曰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悌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之所日用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又答胡康侯書曰示喻欲持忍字某竊謂學者以致知

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人避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之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有爲不善者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遊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又曰自脩身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之也然則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源乃在乎格物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或問曰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得心正得心其效自是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便敢道心已得其正否此須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於平天下也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顔子只顔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無以如此如顔子者如何做得　又曰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武夷胡氏曰格度也猶曰品式也所謂物之則也　又曰夫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中人所可能者一以貫之知之至也非上知不與焉是故以子貢之明達猶疑於其師以爲多學而識之也且置是事而以致知格物爲先物物而察則知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然物物而察者又豈逐物而不知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爲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察於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日月通晝夜也察於人鬼明屈伸也遠察諸物其略如此察於耳目身舌克私心也察於辭貌顔色希德性也察於灑掃應對兼本末也察於心性四體養浩然之氣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無所不在者理也無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則心與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備反身而誠則心與理不違故樂循理者君子也天地合德四時合序則心與理爲一無事乎循矣故一以貫之聖人也豈易言哉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疑有未了者正謂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也故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狹人也故無地以崇其德儒者則以致知爲始以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脩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適千里者必得路頭而路有險夷通塞故知窮理心如方隅旣矣且通息念坐禪心如墻壁旣險且塞擇斯二者將孰從乎　安國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九

五峯胡氏曰人非生而知之則其所知皆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所依止然所謂事物者乃人生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故儒之道卽事卽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格之之道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內則物可格而知可精矣 宏

新安朱氏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所雜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旣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旣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特其結語耳程氏曰此謂知本衍文也嘗取其意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或問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揜護覆藏不能盡去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推而致之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眞妄錯雜雖欲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固莫不知其梗槩然不能卽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物格者極致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

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理而無所雜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心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知謀功利之末哉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　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知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賢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禀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到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亦有必

然皆矣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莊端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又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耳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明其師之說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

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鱉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馴而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而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

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舍而遠以是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悖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耶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而不免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明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唯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彼以徇外逐物爲功窮理者知愈博而心愈明逐物者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又曰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又曰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事理會又曰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　先生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又曰外面事要推闊故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裏面事切己愈小故先脩身正心誠意致知　又曰格物致知是求知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　又曰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亦不過是不善中之善到得格物知至後或有不善亦已是善中未善處格物誠意其事似小然若打不透却是大病痛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若未到其病却小蓋前面大本領已自正了　又曰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議伐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做箇無頭學問　又曰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着力進步也　又曰胡安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

新定顧氏曰人不可不先於致知然知了須是行始得其嘗謂
致知亦只是爲學中一事不可謂知得便了人之賢否但判於
所行若知而不行却只是幹得一件事如做時文做得到好相
似其實無益於我　有問格物之說伊川云物物去格象山云
格此大物二說如何荅曰只爲此知是大學　又曰知與行俱
不可相無譬如人知水火能焚溺斷不肯蹈是他知得分曉故
如此然世間未嘗無溺於水焚於火者非不知之罪也少不兢
兢則陷穽其中也於此見得亦須要行
新定錢氏曰致知在格物是物也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謂天
極是之謂一至精至粹至明至靈至大至中而謂之至善者也
壹者志壹之壹斷斷乎是無他道也以是爲本乃知所先
龍泉葉氏曰此章極體用而言之也天下一本也堯舜文武一
人也人之生也固有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天未嘗私其道於一
人也其充之有小大學之有至不至而已是故明明德於天下
而要之以堯舜文武之功此學者之所當然也然而天下之人
恍其外而忘其內安其末而不思其本莫知其所以致知者何
也故斂其用以反於本收其遠而歸於近則明明德於天下者
必先治其國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以至於正心誠意致之無
餘用學之無餘功舉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而反之於吾一念之
頃未有不厭然充足者也學至於此則堯舜禹湯文武固不待
以獨私其道而孔子孟軻亦未嘗自異於人蓋必有推一念之
功見大道之本循序而不躐體物而不遺者而後古人一貫之
理可得而識矣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
知至者均是人也其流品之殊賢否之異其間等級不啻千萬
而卒不能以相一者何也所知之不同也師曠之聰不能爲離
婁之明造父之御不能爲羿之弓所知之異而人與物判焉不

能以相通也久矣聖人兼盡天下之知而無所不盡於萬物之
理其遠至於不可歷而止其深至於不可測而識是知之用大
矣哉今夫人朝夕從事於物也目之所視耳之所聽皆是物未嘗
不在也意之所向心之所思亦是物未嘗不具也由之而不著焉
習矣而不察焉而人與物若不相通矣其甚者亂天理恣人欲
執一物以害萬物而卒至於忘物是故物不格則知不至所謂
正心誠意推而行之皆莫得其要矣
范陽張氏曰夫古之學者其規摹遠大初不爲一己之私將與
天下同其公故志則欲通天下之志務則欲成天下之務業則
欲斷天下之疑豈止爲一己之私哉其規摹如此此所以爲聖
人也審知此意則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見其用心之遠矣格
物者何也格言窮物言理也內而一念外而萬事微而萬物理
皆在焉吾能一念之間一事之上一物之微皆窮其始窮其終
窮其所由起又窮其所由歸自一念而窮之以通天下之念自
一事而窮之以通天下之事自一物而窮之以通天下之物往
來闔闢顯晦幽明其理森然炳然可燭照而數計者此所謂格
物而物格也物格則一念之微一事之微一物之微有兆于象
有發于萌者無不默而識之此之謂知至知至則惡念不生惡
事不殺惡物不滋而吾所趣鄉者所願欲者所思慮者無非在
天理中矣此之謂意誠
山陰陸氏曰誠內也脩外也脩誠之失也誠無成虧也有成有
虧而後脩之易曰損德之脩也格猶極也言致知在極物物極
而後知至揚子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之
廣漢張氏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格物人者天地之心其良知所
素具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則
端倪可見矣唯夫物至知知好惡形而無節其良知乃日爽閑

而不能自達是以貴夫格物也近而吾身遠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天命流行寂而無間無乎不存格物所以明天地而有諸躬也格之之道在於潛思以潛迴之力行以親切之無惰於斯須無忽於隱微蓋思與行互相發也優游涵濡而後可以有見大體見大體謂之格物而知至一可乎未也大極之蘊精微深妙無窮極也毫釐未瑩則為未宇見大體斯有以用其力用其力蓋將窮其萬理而貫于一也致思力行之功至此盡矣貫于一則無一物之不體也斯謂之格物而知至蓋良知於是為宇具而復其初也夫然後可以言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若一理未昭則一事有礙意有時而不誠矣唯夫萬理無蔽而戰兢以終之其顛實之事乎大學物格而知至是大易知至至之而知終者也盡極夫知之事也過此則唯終之而已聖之事也 又曰格物猶格于上帝物格猶祖考來格格物與物格不同格物是學者下工夫處物格透也人為事物所迷亂而不知其體之所存須是事事物物上身親切之要見得此體分明所謂格物也物格則會萬殊於一理而知我之為我矣得此體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以格物為窮極物理又以為格去外物竊以謂窮極物理然後能格去外物不能窮極物理則亦不能格去外物也然是二者皆未免於用力若能一切照破則物自無不格矣格若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之格大人之格君非豈用力也哉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然照破其非心則不期格而自格矣誠能一切照破於物則真知自然至矣仁義禮智百行萬善與夫天地萬物之理舉無不知也

東萊呂氏曰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探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又曰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樸的處敬之一字即是

建安真氏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端厥功大矣 又曰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為人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為人子事親當如何為人弟事兄當如何為人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便用告反便用面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也心之與身乃是最切要處其它世間事物皆用以次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天下之理能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究也今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咨問師友求其指歸然後又讀書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何緣知得義理透徹胸中見識亦無由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卻以讀書為本不可不知也

廬陵胡氏曰格有三義書曰格汝舜緇衣曰民有格心來也書
曰惟先格王至也語曰有耻且格正也此云格物亦謂正也致
知明道也明道者必明於物理使一出於正是格物也其所厚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堯不敦睦九族而能協和萬邦
無是理也
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
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
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也
六籍之中唯此章而已且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
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記大學者宜曰古
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否則曰古之欲新民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而顧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言吾之自明其明
德者卽他日新民之本而所以新天下之民者非外立一道以
新之卽明此德以達之天下耳　致極也猶喪致乎哀之致格
至也猶格于上下之格格至乎此則知極其致矣然則所謂物
者何也指斯道而言也伊川先生所謂今人看易皆不識得易
是何物正此意也是物也堯舜禹相授名之曰中湯亦曰中武
王名之曰極夫子名之曰仁又名之曰中庸其在易名之曰大
極此章名之曰明德又名之曰至善一而已矣其爲物也淸明
廣大無際無方天得此而淸也地得此而寧也人得此而秀也
寥萬彙之殊無非得此而生也君子患不能格此大物耳能格
此物則天地萬物本吾同體思而不誠欲欺誰乎心而不正是
賊誰乎心苟正矣身不患其不脩身苟脩矣家不患其不齊自
家刑國自國而推之天下舉而錯之蓋不可勝用也大學繼此
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猶言同此也
大學之道上下共之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

之爲臣也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道一而已孰不以脩
身爲本哉蓋脩身者本也化人者末也正己而物自正未有不
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親者所厚也疎者所薄也能厚其所愛
然後能推以及其所不愛於所厚者薄將何所往而不薄哉故
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　此章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夫物而變文曰致知在格物
在之一辭所指益可見矣繼此卽曰物格而后知至是格此而
后知極其至也如必待物物格之然後知至則天下事物何可
窮盡皓首窮年未能遍格夫苟未能遍格是意終無由誠心終
無由正也其爲學也不亦艱乎此子貢以多學而識求夫子夫
子所以深明其不然也然則欲格此大物者將若之何而格之
洪範有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有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
霅川倪氏曰伊川謂親當作新朱氏改新爲親鄭康成於雜記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注云當在夫人狄素沙下爛脫在此
其注皆有枕席下云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亂脫在
此朱氏輕改其字鄭氏輕改其次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錢塘吳氏曰格之爲義不一惟孟子言大人格君心之非以正
爲訓於義近之蓋致知在正物物正而后知至所以孟子論大
人之格君終之以一正君而國定是以正訓格也然此不言正
物而言格物者蓋欲學者於物交物之際而用其力焉故謂之
格物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所以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
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引之則大者不立小者奪之此心無
自而明安能致其知乎是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者是所謂格
物者也且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言之目物也色亦物也以目
視色物交物也目不爲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視者明不

惟目正而色亦正矣耳物也聲亦物也以耳聽聲物交物也耳
不爲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聽者聰不惟耳正而聲亦正
此所以不言正物而言格物也詩曰有物有則此所謂物在我
者也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是所謂物在外者也在外者不能不
交於我其交於我也欲斯形焉若以在外之物皆爲私欲一切
絶去不惟百物皆廢吾之一身亦無所施其用矣又何格之有
是知所謂格物之物指兩物相交而言惟其引之則感所以貴乎
格也樂記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於此而不知格則好惡
無節於内知誘乎外天理滅矣是焉得爲知乎此致知所以在格
物也易之艮止也彖明止義有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知上下
敵應不相與之爲止則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其爲格物也明
矣蓋不爲物引則止即格物之義也所以大學推明止義爲尤
詳書言安汝止欽厥止無非格物之功用安恩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鄭氏曰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嚴乎言
可畏敬也胖猶大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三者言有實於
内顯見於外

河南程氏曰人須知自謙之道自謙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
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伊川　又曰孔子言仁
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
動容周旋中禮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　又曰要持循它這天理
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更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
與愼獨是持養氣象也　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明道

藍田呂氏曰誠者天之道也性之德也非人知之所能謀非人
力之所能造也見好色則愛之聞惡臭則惡之發於心之自然
不思不勉者也如知水之寒知火之熱知蘖之苦知飴之甘疾
痛疴癢心爲之感者莫非誠也故孟子謂孺子將入井則莫不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有内交要譽之僞也見其親死委之於壑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者
也由此觀之仁義本出於人之誠心如好色惡臭之比則君子
之愼其獨者見仁義之本皆吾性分之所當然不爲人之知不
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所往而不爲善一毫自欺則與爲
一物與天地不相似矣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雖小人豈無是心
哉唯其爲形體所梏蔽自處於一物之中與萬物以爭勝負
故喪其良心不與天地相似所以以人爲可欺而閒居爲不善
也人猶可欺也心不可欺也故見君子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其良心猶存知不善之爲不善故
不欲人知之也胷中之正不正必見乎眸子瞭眊之間辭之多
寡枝遊亦見乎吉躁誣善之實至於容貌舉止無所不見故人
之視己如見肺肝誠於中必形於外雖人亦不能欺也旣不足
以自欺又不足以欺人使其良心有愧而不慊浩然之氣從而
爲之餒則爲欺者果何益乎夫爲善而不出於誠猶不足以入
德况爲不善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言誠於中形於外充實而有光輝非誠不至也
故君子必誠其意

涑水司馬氏曰慊者足於心君子見不善必去之然後慊見善
必得之然後慊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六章釋誠意毋者禁止之辭也自欺者知
有不善之雜而不能去又掩覆以自安也欲自慊者先察乎此
而禁之則心之所發皆一於善而無不實矣如惡惡臭惡之深
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
知之地也則與誠其意者相去遠矣然其誠僞之判特在於自
欺自慊毫釐之間耳且其念慮之微雖或人所不知然既有其
實則終不可揜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愼其獨欲其必自
慊而無自欺也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爲惡於
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其自欺亦甚矣言毋自欺者欲
去其惡當如惡惡臭欲實其善當如好好色是皆必盡力以求
快足乎己而非以爲人所謂自慊也然慊與不慊其幾甚微是
乃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誠僞之所由分也是以君子必
於此而致其戒謹省察之功焉引曾子所言以明上文深戒自

欺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胖
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
寛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
者如此又以明不自欺而常自慊之驗也　又曰誠意是萌芽
上理會正心脩身各自就地位上理會　或問六章之指曰傳
文章句其說備矣然探其本而言之則其發之實與不實特繫
乎心之明與不明而欲其盡明則必格物之功有以開之於其
始欲其常明則必愼獨之助有以養之於其終也蓋人之本心
至虛至靈衆理畢具其體未嘗不明也使人於應物之際好
惡取舍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則好善也必誠好之而自
其中以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其惡惡也必誠惡之而自其中
以及外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之也如好好色求以自快
於己之目而已非爲人而好之也其惡之也如惡惡臭求以

自足於己之鼻而已非爲人而惡之也但以氣稟物欲之私
有以蔽之而於理之當然有所不盡故其好惡取舍不盡出
於本心而或雜於私欲雖或知其不可而不敢肆然亦有所
畏慕於外而强爲之耳非出於誠心而有爲己之實也是以
名爲好惡而常有不好者以拒之於內故其好之不能如好
好色之眞名爲惡惡而常有不惡者以引之於中故其惡之
不能如惡惡臭之切中外乖殊首尾衡決不曰自欺而何哉
然既曰有所蔽而不明矣則非即物窮理不足以致其知而
復乎其明之初吾已論之於前章矣果能從事於其間而有
得焉則本心之體自無所蔽而其應物無往而非至善之發
亦何待於自欺哉然聖人之教本末兼舉無所偏廢雖曰本
體既明而善端自著然亦未嘗不使人愼之於隱微之間也
蓋隱微之間己所獨見本心之體其在於此者特與物辨而
最爲昭著以故尤爲操存之要然以其耳目之所不接而常
情之所易忽也故凡所謂私意人欲者亦未嘗不潛萌而竊
伏於其中苟於此焉不有以謹之則夫是心之體雖曰已明亦
安能保其不昧善端之發雖曰已著亦安能保其無雜所以爲
此傳者於愼獨之一言必丁寧反復而重言之欲其謹之又謹
無所閒斷則本心之明得以常明善端之著得以無雜也其示
諸人之意亦深切矣或曰知雖已至而不可不愼其獨則聞命
矣抑知未至而欲愼其獨亦何不可且若必以致知爲先則固
有自謂知至而不能愼獨者此又何耶曰方此心之未盡也凡
其明之所未及既不免夫眞妄交拏是非紛糾之患矣及其應
於事則善端之發又未足以勝夫惡習之强是以於夫隱微之
際雖欲謹之而不能又况私意爲主義理爲客其偷心竊發常
必陰爲衆惡之地而左右之唯恐夫理之勝而失其所好是以

於夫隱微之際設使力能謹之而亦將有所不欲矣故必其心之已明而無毫髮之蔽然後由中而發無非義理而視彼私意人欲之爲吾害者不啻深仇巨怨之不可一日而同處於是乃能愼其獨而誠終爲之不待強心努力而自不容已也然則彼有自謂知之已至而不能謹獨者實未至而強自名耳知果至矣則何不能愼獨之有哉雖然致知以上學問之事也誠意以下自脩之事也此章上承學問之終而下啓自脩之首與夫物格而知至者其事若不相謀而實相爲用正一篇之樞紐而大學之牢關也誠度此關則入德之塗坦然平直自可安行必達而無復有鉏鋙矣學者可不深考而實用其力也哉或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嗛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小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嚴陵方氏曰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則其所好惡必誠矣此由毋自欺故也厭然者有厭故從新之意小人閒居所爲皆不善也果然厭故從新則善矣然而小人之所厭見君子而後厭然非其誠心也始以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而已十目所視言所視者多也十手所指言所指者多也

山陰陸氏曰厭讀如字蓋自未嘗厭也書曰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富潤屋德潤身雖[illegible]有所潤然至與身孰親哉

石林葉氏曰在獨而能[illegible]則其在見不必愼之也小人在獨不能愼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亦將何益乎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形於外則顯而見此君子之謹其獨與小人之揜其不善雖所主不同而形於外一也人之富足則能潤屋而已德之脩則非特潤身而已充實在內則其心也廣輝光在外則其體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新定錢氏曰獨非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衆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自欺功夫 常人只謂心之隱微人不知不見便走作了若於此時凜乎其嚴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何敢欺 一箇毋字二箇必字立詞甚嚴學者所宜深體

廬陵胡氏曰誠無妄也自欺則妄矣人之惡臭好色根於心非僞爲也是誠也凡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豈有異哉謂其好惡與人異者妄也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彼人介於其側者不唯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匍匐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吾之救之也非有求而然也中心惻怛而其情誠不忍也若彼有可救之道而吾終莫之救也尚可以爲仁人乎哉猶此觀之誠其意如好色惡臭非由外鑠我也自謙自敬也誠生乎謙敬易一謙而四益蓋謙敬之大也如此小人見君子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蓋其良心猶存知不善之爲可羞也是謂人可欺也心可欺乎人視己見肺肝則心已露矣其嚴乎駭猶畏憚也言衆所指視不足畏憚唯獨居爲不善其可畏也

東萊呂氏曰揜不善而著其善此小人之良心猶存也由不能充之故其自棄如是如其知萬物一理中外一致作於此者見於彼至隱至微之間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則亦知所以反

身矣知所以反身者知格物之道也
龍泉葉氏曰意者始發而未形去心之全體尚未遠爰然而有
愛惡之別有公私之異端緒之差源流之分皆起於此堯舜之
爲堯舜桀紂之爲桀紂天下之人終日安焉而不悟皆兆於此
故誠其意者所以實是理於將發之初也彼其本無不善而異
日之成有君子小人之分至爲蓋始發之際所以自欺而揜抑之
者衆矣如惡惡莫如好好色中心誠然其堅實而不破純一而
無所疑者君子與小人同也唯其善惡邪正之念汎然往來於
其間二而不一雜而不純然後外物乘之章其至微者而爲之
主此不可以不察也自謙者所謂毋自欺也見君子而厭然誰
謂之無其意哉私意亂於其先用事既久戕賊已成雖有善意
之發不足以救其禍而徒足以形其惡人之所以兢兢然畏屋
漏如畏宮庭出門闕如敬賓飾問其間闕設其干櫓學者不可
以毫釐犯者惟私意之賊而一日之厭然者著於外也此君子
之所獨致人安得而共之故人莫不有此獨也溺於所同流蕩
委靡而其所謂獨者敗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人倫之内常見
此理而人不自覺唯君子畏之爲其戢也丘山積於微塵江海
聚於涓流此知者之所深察富潤屋德潤身由毫末之微積而
至於不可揜之效潤字當細玩
建安真氏曰自慊是爲己言己之所以爲善者乃是我合當如
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它人而爲善
也自欺是爲人本無實意爲善但外面要假借以欺人欲人稱
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
已
新定邵氏曰爲善之意發於其實之謂誠假於浮虛之謂僞誠
則篤實輝光人雖潛窺密察而在我者終不可沒也僞則心勞
日拙已雖巧覆曲護而在人者終不可欺也世之人固有於惡
未必真知所惡而陽爲惡之之狀者矣於善未必真知所好而
矯爲好之之形者矣非所謂誠也必也惡惡如惡惡臭而後其
惡始真好善如好好色而後其好始實好善惡惡真實如此則
其含垢汙而趨高明也無異離涸濁而遊清都也棄人欲而從
天理也無異遠臭腐而襲芝蘭也豈不欣乎快所欲而足所願
哉此之謂自慊也　獨非特孤居獨處之謂也雖與人同堂合
席而意萌於中人所不知已所獨知者皆君子致謹之時也能
謹其獨則能誠其意矣堯舜禹之相傳拳拳乎人心道心之分
惟精惟一之戒者所以謹此獨也詩人之詠文王一則曰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二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所以謹此獨也
竊怪夫世之小人閒居之時恣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乃
始厭然閉藏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意蓋謂衆人爲不足恤而
君子可以矯飾欺也不知念慮萌於方寸之微識者已得之
眉睫之間故目動言肆肝肺洞見足高氣揚心膂畢露在己雖
自謂城府之深而在人已不啻肺肝之視如是則人心至靈不
可欺也已之爲僞祇足以自欺而已竟何益哉此足以見實有
諸中者無間於善惡必形諸外也此君子所以必謹其獨也
每愛東萊呂成公論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
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揜歃
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嗚呼此
十目十手之地所以爲可畏也歟
雲川倪氏曰自謙注及諸家皆作慊竊謂不必改經文只作謙
可也謙之彖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之正也人能知謙之
好惡則公矣又謙者有其實而若虛者也不謙之人以虛爲實
務矜夸以欺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　又曰誠一也而有善惡

之異誠於爲善誠也誠於爲惡亦誠也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與小人皆然君子知其如此故謹其獨而誠於爲善世有攻人之僞者其人蓋惡又甚於所攻而其說曰我所爲表裏如一不欺也誠質也此乃敢於爲惡者爾彼則僞於爲善爾乃誠於爲惡是小人之無忌憚者故誠則若一而有善惡不同不可不辨重言必慎其獨申其義而詳誨之也

延平周氏曰必曰心廣體胖者蓋有以根於一心然後有以施於四體也

長樂陳氏曰人非不知誠之爲善欺之爲不善而其所爲每不免於欺者直以欺之可爲也殊不知心不可欺人亦不可欺苟知心不可欺人亦不可欺而專於誠焉則何所不至哉

禮記集說卷百五十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一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氏曰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猗猗美盛貌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此詩衞風淇澳之篇美衞武公之德也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著恂慄謂顏色莊慄有斐君子者論道武公盛德至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於戲前王不忘周頌烈文之篇也於戲猶言嗚呼以文王武王意感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

藍田呂氏曰切磋者解割之謂也琢磨者脩治之謂也有璞玉於此將以爲圭則必先解而爲圭之質將以爲璧則必先解而爲璧之質如學者之志欲止於小善則以小善爲之質欲止於至善則以至善爲之質琢磨者即其質以脩治其文小善之質止可以脩小善之文至善之質然後可以脩至善之文故如圭之質不能琢磨而成璧璧之質不能琢磨而成圭故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恂慄者欲其學也威儀者見之文也其文之著也學止於至善積而爲盛德至於文章著見則入於民心者深矣此誠之不可揜也故民不能忘也誠之至者非

特入於民心其所以道民者浹洽於後世矣賢其賢親其親君子化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小人蒙其惠也

山陰陸氏曰赫兮咺兮者威儀也者所謂威儀棣棣光美相達如此經曰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從言盛善言至亦言之法此以沒世不忘也進於武公矣武公老而如此雖死猶如此也

石林葉氏曰道學求諸人自脩求諸己恂慄者誠於內威儀者文於外求諸人求諸己所以有至善也故曰發慮憲求善良誠於內文於外所以有盛德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善則民歸之不忘也故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有盛德至善則民無間於君子小人皆在所不忘也然而君子懷德故賢其所賢者義也親其所親者仁也小人懷惠故樂其所樂者亦義也利其所利者亦仁也

廬陵胡氏曰民不忘美衛武之誠沒世不忘美文武之誠天誠至於民慓不忘其誠至矣

莆陽林氏曰此詩序云美武公之德言其表裏相稱也故能先誠其意自然脩身可觀綠竹生於水傍自然猗猗而盛斐然如君子氣象蓋由切磋琢磨而成就其材如此終是令人不能忘也下文乃戴記解此詩蓋訓詁之學其來也遠自漢以前有之矣道治也謂學問以治之由學問然後日漸月漬所謂自脩也言其學問而治之如切如磋也日漸月漬非一朝一夕之故如琢如磨也後又引於戲前王不忘說不能忘之義謂君子所以不能忘前王者賢其賢者則知其賢其可親者則親之小人所以不能忘前王者謂民之所樂前王亦與之同其樂民之所利前王亦與之同其利君子小人不能一日忘之也

新安朱氏曰此與詩記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皆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淇水名澳隈也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誼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贊其德容之盛也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龍泉葉氏曰學者以審察之功極其細以驗之積漸以充之誠意所貫本末光明其或文或質或隱或深疾徐反復之際或有可觀之義蓋君子察之於內衆人僉心之於外唯其中無可愧外無可憾所以詩人之形容若此之盛也學者能爲善而已非以求之於人也及其爲善之至純實昭著有見而不可掩則斯民記之矣

建安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亦有一分未盡亦未得爲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氏曰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峻大也皆自明明德也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

孔氏曰周公封康叔作康誥大甲伊尹戒大甲之辭盤銘湯沐浴之盤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苟誠也非唯沐浴自新誠使道德日益新也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作新民者周公使康叔作新殷民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此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謂爲天子而更新也

河南程氏曰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大人之學未嘗不先自明其德然後及於天下故引湯誥大甲堯典之言以明文王湯康皆自明也新之爲言革其故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唯大人爲先得之德之不明也以民之未知乎此也德之不行也以民之未得乎此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則易昏爲明易惡爲善變化氣質如螟蛉之有蜾蠃是豈不爲新乎雖然自明明德者亦自新也合內外之道故自新然後新民也湯之盤銘自新者也康誥文王之詩新民者也君子治己治人其究一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嚴陵方氏曰日新者日新其德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苟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始也日日新者言日新之有繼也又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加也既有始又有繼又有加則日新其德於是爲至極之爲言至也所與書言君子所其無逸之所同義蓋有所則有用有用則有極既有所矣其可不用其極乎故其言如此然君子之日新非特在己下以治民上以承天亦莫不然故又引詩書之言以證之則無所不用其極又在乎此

山陰陸氏曰諟之在前顧之在後極至也未有不用其極而能新者也

石林葉氏曰新之至於又新若德之在己也作新民德之在人也其命新若德之在天也蓋君子之德至於受天下之命而後極其明德也

廬陵胡氏曰日新自明也新民明民也自明明民物我一致兩造其極是謂無所不用其極極中也民不協于極者由不明也上之人能易昏爲明變化氣質使之自新以趨于中道是爲用其極也

東萊呂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新之謂也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其不已者新之謂也新者天之道也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發生無窮已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知此道也其自新也以堯舜之道爲必可行以堯舜之德爲必可至其新民也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然非不息不已則

不能至此
延平周氏曰易曰窮理盡性窮其在己之理然後能窮其在物
之理盡其在己之性然後能盡其在物之性未有不自明其在己
者而能明其在物者也此君子所以貴乎自明新之無已而至
於極則聖人也此君子所以用其極
新安朱氏曰大甲叚言顧諟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
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皆自
明也經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此傳之首章釋明明德也
湯之盤銘以下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也銘名其器以自戒之辭
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
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
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作新民鼓之舞
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言
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曰然則其曰克
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
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而有
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
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
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
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
於此是以汩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眞若見其
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曰克明峻德何
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
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

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
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
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
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
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
忽忘之也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
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
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眞有以
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
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
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
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
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
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淸而不復爲舊染之
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
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
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
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
矣然本其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
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
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大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
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
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
後周之武王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

觴莫不銘焉而盤銘湯又風而興起者今其遺意尚幸頗見於大
戴之禮書顧治之君志學之士亦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
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
民之端也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
殷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
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踊躍以去其惡而遷於
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
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
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
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
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
讀書者言之耳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
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
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
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
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
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
之詩言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
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新定邵氏曰以事情擬之日日盥頮人之所同也日日沐浴恐
未必然內則篇記人子之事父母亦不過五日則燂湯請浴三
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諸盥頮之盤歟

長樂陳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然則欲明明德於天下
必先自明也新民者必先自新也至於所止不同亦皆至善
也

永嘉薛氏曰明德峻德也日新德新也

龍泉葉氏曰人之於德皆自明也豈有明之者哉必有不息之
光泉有不竭之流人之欲自明也窮天下之欲不能蔽其達而
行之也合天下之力不能遏如水火焉益深益熱而不可禦也
聖賢親身行之則知自明之爲功矣彼口耳記問而已者若之
何哉新與明皆學者功用之要也新則明明則新大甲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人無日新之效苟惟一善以自恕記其舊而忘
其新得於昔而遺於今頹惰委靡日就消散而其本然者忘矣
有新有故者物也物已故而不復新者也此湯之所以銘也國
之已故者不復新周故國也而文王能新之此詩之所以頌也
一性之誠無故無新苟之不倦有之若一人之於身鮮有不以
新舊爲別者自其身者也不二不見有始有卒則日新之功
見矣一段說成德就質之功效一段說明德是自明一段前輩
所以移易在前自是解說民然細看知只是自說日新意
思

建安眞氏曰身之有垢特形骸之污耳然人猶知沐浴以去之
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汗穢至於心者神明之所甘心爲利欲所
溺以昏蔽之甚如積糞壤如聚蛇蝎然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
以形體爲重以心性爲輕也豈不繆哉唐人柳銘曰人之有變
且旦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推得成湯銘盤之意

錢塘吳氏曰德既明矣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於是又取詩書言
新者明之曰新則德益輝光新其在己者也民新則風移俗易
新其在人者也命新則新天有永命其在天者也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極者至也至則止矣故又取詩人所言止者明之
止者止於至善而已如思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

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
止於信
孔氏曰誠意在知所止引殷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千里唯
人所居止引小雅緡蠻之篇言黃鳥止在丘隅之處得其
所止孔子見其詩而論之云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
也又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
自居處也
河南程氏曰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
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定更無
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
於仁如人臣止於敬之類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
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各因其心之所重
更互而出才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分
出　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
主唯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父子止於孝慈
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已作此惡從而誅之舜初何與焉人不止
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
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止於事　又曰於止知其所
止謂當止其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
仁臣止於忠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
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
所而已伊川
藍田呂氏曰民之所止止于邦畿而已鳥之所止止于丘隅而
已是皆知其所止矣人之於止不知所止流遁失守無所適歸
終亦必亡而已矣雖黃鳥之不若也故文王之學所以緝熙者
在敬其所止而已所謂仁敬孝慈信者乃爲人君爲人臣爲子

爲父與國人交之至善者也其所居之地不同故所止之善不
一其所以爲至善則一也所謂止者猶行者之所欲至射者之
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也必至必中而後已此之謂知所
止
石林葉氏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擇而止之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安而止之也
廬陵胡氏曰止得其所則善君臣父子國人止於仁敬孝慈信
是爲止其所雖然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止之未必得其所止
故先於明明德
新安朱氏曰此與前引淇澳詩皆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邦畿
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
處也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
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
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
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所止而無疑矣　曰引緡蠻之詩而系
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
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
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
深切矣　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
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
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
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
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
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 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陷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

永嘉薛氏曰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它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黄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

龍泉葉氏曰學者之於道非有可止之法其所爲力行而不息者將以成就其所止也故君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仁臣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敬子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孝父力行以成就其所止之慈人之行於世也苟知其所止雖行千里之遠而可以無厭其不知也則左足未舉而右足躓矣故動則入陷穽行則入綱羅以至於死而不得其止也

東萊呂氏曰止則一不止則二人之行也未得其所居則其心泛然不雜則亂也及得其所居則心自定矣此止則一也君子之學擬其所止而已矣居仁

建安真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或出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内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其痌瘝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遂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敬其君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所敢知也 又曰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新安邵氏曰此章所以釋止於至善之義也至善之道乃夫人安止之地自其大體而言之人之一身其生也生乎此道之中其處也處乎此道之内未有能出於範圍之外者也自其事爲而言之視聽言動皆當由其則喜怒哀樂皆當中節亦未嘗無所止也古昔聖賢洞明乎此故其垂言語所及徑指此道爲所止之地曰安汝止者安乎此也曰欽厥止者欽乎此也謂之廣居謂之安宅無非推明乎此也自夫人講學不明放於物欲始曠其安宅而弗居血氣馳騖殆如寄身於逆旅甚者惰於荊棘投于陷穽溺于深淵而不自知也豈不重可歎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鄭氏曰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孔氏曰無情者以下記者釋夫子之意也

河南程氏曰或問此謂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先生曰且舉此一事其它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伊川

横渠張氏曰大畏民志大畏服其民志使民誠服猶神武而不殺也威德素著則民自畏服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則知過必改不可幸免故無訟也此則三不欺聖人皆有之妄則不忍明則不能威則不敢

清江劉氏曰聽訟能判曲直且不爲美然而聖人之言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聽訟與人同使無實之人不得盡其辭則異

嚴陵方氏曰子路之折獄不及孔子之無訟召南之聽訟不及周南之無犯此所以爲聖賢之辨歟夫訟者以其兩辭之情僞未辨也至若無情之人不得盡其辭豈復有訟乎非夫大畏民志固不能若是易於訟言有孚窒惕蓋謂是矣

馬氏曰誠其意則使民心服不可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故誠其意則使民服民不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中心悅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仲尼雖巧言如簧苟無其實爲天下所不容此無情者所以不得盡其辭而可使無訟是謂誠意之效故曰知本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四章釋本末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新定邵氏曰民生有欲群居則競民之不能無訟也久矣鼠牙雀角疑似萬狀人訟之來未易聽察也尚矣有能裁決明當使姦猾無所遁情善良得以吐氣是亦足以爲政矣然人之情僞無窮己之精力有限與其紛拏鬪閱勞吾之聽決孰若和順輯睦相安於無事是故虞芮質成未足以見文王至其目覩禮遜之俗忸怩而不忍爭然後見文王道化之懿耳　夫所謂大畏民志者豈必峻厲威刑使之畏懼而不敢犯哉蓋其羞愧之心潛動於中則稍犯不韙指躬無地中庸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是也昔夫子之仕於魯也將爲司寇而沈猶氏之徒已爲之息心而改行此其德望素隆大畏民志厥有明驗儻得邦家則綏來動和使民無訟尚奚難哉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鄭氏曰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懥

孔氏曰此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因忿懥恐懼而違於正心既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河南程氏曰或謂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先生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伊川

藍田呂氏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唯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石林葉氏曰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心有所係矣故不得其正有係而不得正則其視也必不見聽也必不聞食也必不知其味以心不在焉故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苟能正心則能存而不失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無所係此所以養性事天而脩身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古之君子無所不用其正坐毋箕其坐必正也立毋跛立必正也游毋倨行必正也視毋淫視必正也聽毋傾聽必正也言不惰言必正也動不遽動必正也至於祭則正己居則正位坐則正席射則正鵠投壺則正爵無所不用其正此無他凡以正其心也心正則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忿懥恐懼樂好憂患皆其小者爾心一爲小者所奪則坐立視聽言動飲食顛倒失措而天地四方易位矣故養心不可不正然古之至人以蒙養正蓋未發之謂蒙謂喜怒哀樂未發時也能於此時養之以正則發而皆中節矣若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正心必曰先明正於未發之前

永嘉薛氏曰中庸之學以率性爲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懥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爲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正心而本性正矣

范陽張氏曰心之正體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皆私氣也此所以言身有所忿懥至憂患而不曰心也是心者出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外者也惟忘忿懥以至憂患則心之本體見矣故正心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以心之正體無見無聞無味是也一流於見聞滋味之間則心之正體偏矣故正其心者消盡血氣忘忿懥以至憂患乃可耳心體既見寂然不動可也感而遂通亦可也此心正者之事正心者且可遽言此哉學者不可不察

東萊呂氏曰四者皆非心之正也然則如之何而謂之心正非知至意誠不足以識之今夫視聽言動未合乎禮以正其心則可謂之正心乎曰此求正其心而非心正也心正者非言語擬議所能形容也故唯知至意誠者能默識之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忿懥怒也湛然虛明隨感而應者心之正也不能操而存之而苟以應物則必反爲所動而累乎其中是以不得其正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矣 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心一有是則不得其正何哉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已者也人能即其日用之間動靜之際戒慎恐懼有以存之則夫物之未感而其本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此固心之正及其既感而其爲用流行不滯凡其妍蚩輕重之

變皆因彼之自然而隨以應之則其喜怒憂懼之用雖各不同而吾之本心鑑空衡平之體固自若也亦何害於正哉唯其不知謹戒以操而存之使其未感則昏昧而無所知已感則昏亂而無所主是以四者之應得以動乎其中而不能自定是以當其忿懥則有是忿懥而不能平也當其恐懼則有是恐懼而不能安也以至於好樂憂患莫不皆然則方寸之地日用之間紛紛擾擾而心之體用無不失其正矣心之體用既失其正則其身在此其心在彼泮散支離不能復相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足怪哉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從其大體意正如此然經復有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者蓋意有未誠則念慮之間無非私僞固無實可用力之處而不誠無物亦無實實用其力之人故必意之已誠然後能正其心而不正則不正其心矣大抵意誠以後規模漸開而功夫從此由中以及外而功夫亦不難矣　又曰大學正心章已說並了本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節節去照顧　又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

龍泉葉氏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物也非心也是物交於其心不出於此必入於彼物爲之制則心之所存者寡矣無私主者心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者心也舉喜怒哀樂無以見之而非無者心也正心之至至於不以一物累其心則視而必見聽而必聞食而必知其味推之於身皆一心之用也意言其所發心言其所存

建安眞氏曰喜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此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　又曰文公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淸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有一箇空衡未稱物已有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曾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也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其當懼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所感而應之耳此即中節而謂之和所謂鑑空衡平之用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也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

四明李氏曰始焉心足以制其身今也身反以役其心故經不曰心有所忿懥而特曰身有所忿懥蓋指其身而言之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於心也然身之與心常相關而不相違安有身爲物累而心爲我有者乎吾見忿怒之積生嗜好之紛起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故經列四者於前而繼之曰心不在焉　元白

錢塘吳氏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惟忿懥在人不可有易言懲忿書戒忿嫉是矣其餘三者如恐懼修省好賢樂交生於憂患皆學者所不能無今乃與忿懥俱以不得其正言之何歟蓋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身有之也身有之者血氣所使也是私欲也故其所忿懥則是好勇鬪很忿忘其身者也與一怒安其民者異也其所恐懼則是怯懦無勇見義不爲者也與恐懼所不睹臨事而懼者異矣其所好樂則是好色好利樂驕樂逸

遊者也其與好禮樂善者異矣其所憂患則是憂齊思得失者也其與憂民憂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此其所以不得其正也乃若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何有於我哉而心之正則自若也是知不得其正者以身有之而心不在焉故也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如思

新定邵氏曰昔之聖賢固有一怒安民者矣非無忿懥也然當怒而怒所可怒者在物而不在我故怒而不遷所過者化固有恐懼脩省者矣非無恐懼也然當懼而懼所可懼者在時而不在我故震雷雖驚不喪匕鬯唯仁者能好人以其無所作好也好樂如是夫奚憂傷天下憂吾不得不憂在我本無所憂也憂患如是夫奚損此如水中之萬象鑑中之姸媸物至則見物去則寂水之與鑑無所增減亦無所愛憎也未應物之前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不立固所以爲此心之正當接物之頃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隨感而應亦孰非此心之正詩人形容文王之心之妙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而孔門高第形容夫子心術之精微者亦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以其方寸之地一毫意念未始或萌如此也則夫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苟有一焉豈不甚爲此心之累哉蓋心者身之主宰而四肢百骸之所由以聽命也心不在焉則目雖視而不見逯廢者不見泰山是也耳雖聽而不聞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是也口雖食而不知其味中懷憂傷不覺匕筯之失是也夫耳目與口之用若無預於此心而此心一或不在則隨之而俱廢由是而觀欲脩其身者烏可不先正其心哉欲正其心者烏可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念爲此心之累哉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一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二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鄭氏曰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

孔氏曰此覆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農家種田常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若能以己子而方人子以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矣

横渠張氏曰學者能自察其不善進莫量焉若有未明則觀於他大學所謂之而辟焉是也見人之善則師之其不善則改而不爲乃内外相養之道也

藍田呂氏曰所謂親愛德厚者也所謂賤惡德薄者也畏敬賢於己者也哀矜無所知能者也敖惰不率教者也見賢思齊則之其所親愛畏敬而辟焉見不賢而内自省則之其所賤惡哀矜敖惰而辟焉衆人之情察於人而蔽於己如以人之賢不肖反求諸己則己可得而察也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情亂之也子溺於私愛故不能察其有惡苗求其益利故唯恐其不碩皆非好惡之正也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之其所愛敬而脩其言行則人亦將愛敬之之其所賤惡而去其不善則人不可得而賤惡之如此則人將矜式之况其家乎故曰其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此謂齊其家在脩其身以所齊漸廣故其詞

嚴下云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亦以此

延平周氏曰傳曰能近取辟可謂仁之方也已果能近之其身之所親愛者以譬於人之所親愛近之其身之所賤惡者以譬於人之所賤惡與夫之其所畏敬哀矜敖惰者皆然則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故好之者知其有惡之爲可惡惡之者知其有美之爲可好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常鮮蓋不能參之以彼己而盡其公恕之道而已矣故蔽於愛子之善所以莫知其惡蔽於欲苗之長所以莫知其碩是齊其家者貴乎能參以彼己而無蔽乎吾身之愛與惡也

石林葉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諸人者也故齊家在乎用恕孔子言仁之方則所謂恕也蓋好己之好而不知人之所惡惡己之惡而不知人之所好此其失在於不恕不能近譬者也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好惡同於人則己之所親愛必思以反人之所親愛己之所敖惰必思以反人之所敖惰是之謂恕也雖然子者人所愛蔽於子而不知其惡苗者人所殖蔽於苗而不知其大此天下常多也以其恕己而譬諸人則無蔽雖齊家之道亦若此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譬猶省察也人適其所親愛所賤惡而省察焉則知親愛者善而賤惡者之不善也適所畏敬所哀矜所敖惰而省察焉則知所畏敬者善而所哀矜敖惰者之不善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而吾身之善不善與他人之善不善昭然可睹矣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觀民以察己之道此亦觀人以省己也雖然於所親愛畏敬雖好也而不知其惡於所賤惡哀矜敖惰雖惡也而不知其善者情汩之也是以狃於私愛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也

范陽張氏曰脩身之道自省而已矣善者吾師也不善者亦吾師也豈非脩身之道哉夫人之所親愛者仁人也所賤惡者不仁者也所畏敬者有德者也所哀矜者無辜者也所敖惰者愚不肖者也方其親愛仁者畏敬有德者哀矜無辜者則反而自省曰吾有仁乎有德乎其所以罹憂患者果無辜乎果有仁矣有德矣無辜矣則吾爲人所親愛所畏敬所哀矜無疑也方其賤惡不仁者敖惰愚不肖者則又反而自省曰吾不仁如若人乎（愚不肖如若人乎吾果不仁似之）愚不肖似之則吾爲人所賤惡所敖惰亦無疑也譬也者省也如此則凡目之所見心之所思若親愛者賤惡者畏敬者哀矜者敖惰者皆足以爲吾儆戒豈非善不善皆吾師乎是吾日用中凡所好惡皆取之爲自省之資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身之不脩無是理也夫人之常情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儻吾見善而好之則反而自照曰彼能是吾乃不能爲是吾之惡德也吾當日夜去其惡而從其善此好而知己之惡者也見惡而惡之則又反而自照曰彼爲是而我乃不爲焉是吾之美德也吾當日夜保守此善而勿失焉此惡而知己之美者也有行此道者天下鮮矣唯好而不知其惡者多此所以好他人之子賢而不自知其子之惡也唯惡而不知其美者多此所以惡他人之苗槁而不自知其苗之碩也明於責人故好他人之子賢惡他人之苗槁闇於責己故私愛蔽之至不知其子之惡貪心乘之至不知其苗之碩如此則豈特一身不自知其善惡一家善惡亦且不知而顛倒失序矣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此理之自然也

永嘉薛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取譬各參復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善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

之是非錯繆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已近而無以齊家猶愛而不知其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則會歸有極矣是故脩身以正心爲本心正而天下平矣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辟猶僻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今接其事而不審其則則必蹈於所向之偏而身不脩矣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或問辟舊讀爲譬而今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於此五者情有所偏則失其好惡之公而身不脩故不能齊其家耳然是五者乃身之接物所不能無而亦固有當然之理矣苟於是焉徒與之接而不能隨事省察以審其所當然之理則未有不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者也故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不脩而目前之是非黑白且不能辨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揜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然原其所以不能察夫當然之理則又本於心不正而上章既言之矣

龍泉葉氏曰所同所與者必親愛之所異所非者必賤惡之賢能者必敬畏之陷溺者必哀矜之是心之出因物而遷然未嘗反之以自喻也使其能反己以自喻則因人之是非賢否而可以自脩其身好惡自公取舍自正又安有專好獨惡而失於偏勝者哉子不知其惡苗不知其碩徇己太重而失其中是故善脩身者無他道於好惡取舍自決於吾前而莫若反之以自喻而已矣此言脩身至切其事愈明白可驗只就人情物理見之今所日用常行者便是不必鑿引微要妙窮益深測益遠也

四明李氏曰大抵事之能累其心者莫甚於好惡人之欲正其心者亦曰求公其好惡然古今天下喜者多溢其美怒者多溢其惡與人者必過其實毀人者必失其眞故見人之有善則親愛之畏敬之本不爲失也自因其所親愛所畏敬而過有所好焉則是其所是而非天下之公是矣見人之不善則賤惡之哀矜敖惰之亦本不爲失也自因其所賤惡所哀矜所敖惰而過有所惡焉則非其所非而非天下之公非矣是非之在天下初無兩立之理一離於公則必入於僻故大學一書丁寧於好惡者尤詳前論正心既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論脩身復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及論治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而又戒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反覆言之不一而足學者能平心以察之反己以思之接於耳目者無非進德之基無非內省之要殆見虛明洞達正平坦夷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推此以平天下可也豈特齊家而已哉　元白

新安錢氏曰論齊家在脩其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脩處若說身之所以脩即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只說心之所以不正處文意亦如此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

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鄭氏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民從之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成王戒康叔治民如保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言愛赤子者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然亦不甚遠治人之道亦當如此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其嗜欲非由學習而能皆其本心如此一言僨事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記者引以結上事令謂號令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是反其所好雖欲禁人人不從也非諸人非謂非責也所藏於身不恕言無善行於身欲喻人爲善行不可得也引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壯蓁蓁茂盛喻婦人也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之人也又引小雅蓼蕭之篇言成王有德兄弟相善相宜也引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言威儀不差則可以正四方之國

河南程氏曰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謬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又曰母之保養赤子始何嘗學當保養時自然中所欲推此心以保民設不中其下之所欲亦不遠矣

藍田呂氏曰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疏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也何有齊和公五霸之盛由能正其家死未及斂而國已亂矣故虞舜之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以瞽叟底豫而已文王之時天下無犯非禮以刑于寡妻而已衆治家之心以加之於國雖有大小之間宜不遠矣故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所謂一家一人者皆謂君也君者國之機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其機如此故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不慎歟民可使心服而不可使力服可以身帥而不可以令帥堯舜之仁桀紂之暴所以皆從其所好而不從其所令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所以身帥而使人心服者也其道也自一人一家始故所以先之也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其父子兄弟之道不待諄諄教告家至而日見之也至誠足以孚其心儀刑足以覩其外國之不治未之有也

延平周氏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治亂之機常發於一人而卒至於天下也如此

嚴陵方氏曰事君以忠本乎事父之孝事長以順本乎事兄之弟使衆以仁本乎愛子之慈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與此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赤子言新生體赤也母之養子以心愛心皆其自然不必學也以言慈之所以使衆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於仁讓皆曰一家於貪戾止曰一人者蓋貪戾之致

亂其效尤易見也一言僨事則詩所謂一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則詩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是也矣違於道也率者身為之先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皆內恕及人之道止言父子兄弟足法者本孝弟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堯舜桀紂之率民者豈諄諄然命之哉以所好示之而已矣有諸人則人易從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人不怨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為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莆陽林氏曰治天下要須不出閨門衽席之上天下國家皆有父兄子弟唯在我者先正則推此而行亦皆如是文王之治岐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三百篇之詩遂以關雎為首非獨文王為然自堯舜禹湯以來皆用此道以治天下故在家莫親於父子兄弟家不正何以教人是以君子不出一家之中推此可以成教於國

廬陵胡氏曰家人之彖先內後外以內為本內正而後家可齊也齊有威嚴之義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家人主愛故尚威嚴其彖曰有嚴君焉其爻曰嗃嗃悔厲吉又曰威如終吉如此而後威克厥愛而家可齊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謂當以誠存心也故家人又貴乎有孚未有威信不行乎家而國人化之者也養子者推心為之而得赤子之嗜欲蓋赤子之心唯誠而已心誠求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機謂發於近中於遠君者國之機其善惡亦發於身而加乎民也堯舜躬行仁而比屋可封從其仁也桀紂躬行暴而比屋可誅從其暴也率謂躬行也若己不行仁而禁民為暴是謂所令反所好有諸己己有善也無諸己己無惡也觀人善惡當於其

私父子兄弟私也故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家人初九閑有家志未變也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閑之則無及矣故齊家必曰先謂閑於未變

東萊呂氏曰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非人之惡恕謂推己及人也不能推己及人而但欲以言語曉喻人不可得也聞諸先生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 居仁

范陽張氏曰事君之忠即在家之孝也事長之順即在家之悌也使眾之仁即在家之慈也豈有二道哉推孝事君推弟事長推慈使眾雖或時有齟齬不合參差不齊然其要歸第未過如是而已故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為證涵泳乎斯而歌桃夭之詩以證此理又歌蓼蕭之詩以證此理又歌鳲鳩之詩以證此理想見大學之道雍容喜悅有如此之樂也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孝悌慈者家之所以齊者也能脩之身以致其教則一家之人皆孝悌慈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是矣引書而釋之以言慈幼之心非由外鑠推以使眾亦猶是耳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以治國在齊其家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民能自言其意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引此蓋以明夫能教其家使無不慈則國人化之亦無不慈者而

所以教之之本則在心誠求之一言可初豈有他道哉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以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過將於內而遂欲以求乎外以己之僅免而遂欲責人之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而欲其先有以成己非欲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指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無惡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然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以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影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之所當及者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未知所謂恕己之心何耶其或未得此心之正則恐其猶未免於昏也若之何其可以推以及人哉藉令其意但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其亦只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治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至漢光武謂郅惲善恕己量主此又啓爲人臣者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不明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曰三詩之序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曰既結上文而後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矣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也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

永嘉薛氏曰內外之合所謂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龍泉葉氏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寧不爲屨耳豈有爲蕢者哉古人有慈孝之實推而行之則事其父者所以爲事君事其兄者所以爲事長使天下容受羣衆皆由此見之若徒取其名而不盡其實則雖行於一

家而格於其人者乃其勢必不自知其不至而尤孝慈之空言與徒即其名而望天下之自化二者皆失之矣　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言至切施於當事者對病之神藥照形之明鏡也自不以首尾次第論如必待齊家治國而後用之則有所係縛效反不得專矣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於小學處可以脩身齊家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篡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以不明學者又逐逐焉章句分析隨文爲訓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於小學此其可惜也哉

江陵項氏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爲治人者言之也左氏傳所謂無瑕者可以戮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此所謂治國在齊其家也若謂治己則有諸己而求諸人是以其所能者病人也無諸己而非諸人是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也非制行之法也故嘗謂此章當與表記仁之難成章並觀

雲川倪氏曰嫁而有子必知養之之方不待預學而後能此譬養民之道不待臨政而後學也宜兄者兄友其弟宜爲人兄而弟亦宜之宜弟者弟敬其兄宜爲人弟而兄亦宜之以其兄弟友睦而更相教故能推一國之人爲兄弟者皆化之無不相宜者

新定錢氏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不幸爲人上者爲貪爲戾則從風而靡必有甚焉者矣仁讓說一家貪戾却只說一人仁讓之化止於仁讓貪戾之禍遂至作亂可不謹歟可不懼歟所藏乎身不恕而欲以空言呶呶於人不可得矣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己行得人亦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新定邵氏曰於文如心爲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也己所不欲而施於人是謂不如其心非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喻猶曉也開有仁義根心睟面盎背瞻其容貌不言而喻者矣未聞矯飾爲欺色取仁而行違者能使夫人心乎而意喻者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鄭氏曰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偝矩或作巨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引詩言治民之道取於己而已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愼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饗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

孔氏曰自此至終篇覆明上經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蓋治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此經申明絜矩之義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己惡之則不可持此事使己下者爲之下不善事己己惡

之則不可以此事己之君上也前謂在己之前後謂在己之後左右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舉一隅餘可知也引小雅南山有臺美成王之詩言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只辭也上言恕己待民此經言己須戒愼引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高峻貌赫赫顯盛貌具俱也僇謂刑戮若桀紂是也殺之末喪師以下大雅文王之篇儀宜也

藍田呂氏曰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所謂平者合內外通彼我而已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雖廣出於一理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猶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此絜矩之道也上下也左右也前後也彼我之別也通乎彼我交見而無蔽則民也君也將何間哉此所以爲民父母而天下瞻仰之矣故所以得國以得衆也所以得衆以有德也

范氏曰漢書云度長絜大註曰絜圍束之也莊子絜之百圍亦謂圍而度之也矩所以爲方絜矩言度之以求其方也既度其上又度其下既度其下又度其上於前於後於左於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長短之差焉是以物我各適其適無往而不得其方也天下者國之積耳以此推之則自一國以至於萬國一理而已 祖禹

范陽張氏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所由不同其理則一而已其一如何審好惡而已矣故脩身之法無他省吾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已豈非當審吾好惡乎齊家之道無他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已豈非當審吾好惡乎治國之道無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非當審吾好惡乎而平天下之道亦在於好惡之審則老老而民起孝長長而

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南山有臺之篇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節彼南山節讀爲截節然高大貌師尹周之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其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引詩文王篇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不易言難保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旣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開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雖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之矣然上之君子乃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焉所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強訓以挈殊無意謂而先友大史范公乃獨嘗言此而後其理可得而通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就其中較其所占之地則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截然正方無有

民起弟恤孤而民皆為忠厚之行所惡之當則毋以吾所惡於
上者施之於下毋以吾所惡於下者施之於上毋以吾所惡於
後者施之於前毋以吾所惡於右者施之於左是則平天下之
理果在審好惡而已矣 又曰文王之詩言商未失衆時克配
上帝至紂失天下其膚敏之士反爲周祼將之役天命如此可
不以爲戒乎且斷之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何以得衆曰
德此君子所以先慎乎德也

石林葉氏曰老者近於親故民興於孝長者近於兄故民興於
弟恤孤近於子故民不倍以此倡於上絜之道也以此法於下
矩之道也上下以位言之也前後以事言之也左右以人言之
也位之與事事之與人雖不同而其好惡則一也故好同其所
好惡同其所惡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莆陽林氏曰一人在上使天下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必有正
道焉蓋四方萬里之遠若非有以固結之則如何長有天下故
詩以爲民之父母者無他唯與天下同其好惡而已若是好惡
與天下不相關此之謂獨夫爾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篇末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皆推廣絜
矩之意也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
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
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覆解上
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
而亦不以此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
亦不以此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
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

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
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
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嘆矣天下其
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爲之哉亦
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
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
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
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爲守則易尉
而爲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
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
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篇所謂如愛己之心
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擴充得去則天地
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
而無不通爾然必自其正心窮理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捨
皆得其正而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
矩度之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
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
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
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
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
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唯忠然
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
之學可不謹其序與或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均爲治人之事而
傳於齊家以審愛惡爲言於治國以躬化導爲說於平天下則
必以絜矩明之豈三者之用各有所施而不可以相通耶曰此
亦各隨所重而言之其用益實而法益詳耳若論其實則齊家

者豈無待於躬化導而參彼己治國者亦安可不審愛惡而參
彼己況平天下必自齊家治國而來則二者之用固有不得遺
者但以其先後廣狹而言則三者之序必如此而不可亂耳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
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
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眞猶父母之
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曰此
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
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桀紂幽厲
也　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
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
龍泉葉氏曰絜是矩者非難也天下之方至於矩而止天下之
圓至於規而止天下之長短至尺度而止天下之曲直至繩墨
而止天下之輕重至權量而止是物之在我也絜以示之而何
患焉雖然其所以爲矩則難矣使其毫釐之不齊斯須之或虧
自內至外由本及末而或有不足焉則矩不成則雖欲絜之以
示人不可得矣聖賢之學自其內心之發推之於外脩身齊家
撙節端序各有倫等而不可亂者皆爲矩之地也堯舜禹湯文
武絜成矩以示天下而天下從之故凡天下之有未安者必求
於我而我不以其所未至者病天下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則舜之矩也大矣究極絜矩之道不過於恕而已
上下左右前後物未有不具四隅而能獨立者也然而天下之
人所藏於身者不恕則見於前者必忘其後得於上者必失於
下以其所惡者盡力施之而不知彼之不能受也夫是以患莫
大於自利而害常生於有所偏君子盡己而及人因人而通己
交取互見仰觀俯察在我欲其無憾在彼欲其無怨知天下之

一理彼我之一心則規矩在我而物之方圓者莫能踰權量自
我而其自爲輕重者無所惑自致知格物以至於平天下其必
有出於是道不出於是道則意有蔽而非其意心有正而非其
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且有不合矣
建安眞氏曰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
量物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言我有
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
而度物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
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爲方器者必以此爲則以
譬言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
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爲君子者
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
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
謂絜矩也
錢塘于氏曰君子以此三者爲絜矩之道以明明德於天下者
苟不由是三者之善以爲矩則民情未易平也平之之道如何
使上下前後左右皆不以其所惡自累則是皆以其所好者相
與無一人不孝不弟不慈矣其爲矩也莫明焉故曰此之謂絜
矩之道蓋言天下無一人不明於矩也易言萬物之絜齊記言
主人之潔著此水亦其義也嗚呼天下之所貞可好者孰非孝
弟慈之三者而其所貞可惡者孰非不孝不弟不慈之三者今
因民之所好而好之因民之所惡而惡之則上之好惡于上之
好惡平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矣
雲川倪氏曰前言絜矩之道謂正己格民後言絜矩之道謂體
物正己
新定邵氏曰矩所以爲方也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均齊若一而

後成方所謂絜矩者猶言以量忖度舉斯加彼使之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味斯言也則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其或上之使我不以禮吾之所惡也則吾之所以使下者烏可不以禮下之事我不以忠吾之所惡也則吾之所以事上者烏可不以忠審度彼我事皆若此則上下各得其所欲矣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亦此類也則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者慮其有妨於前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慮其有妨於後也審度彼我事皆若此則前後各得其所願矣以至右之所惡者則不以交於左左之所惡者則不以交於右姑即夫並坐不橫肱之義而推之則其理亦可見矣夫上下前後左右皆得其平則截然正方合於矩矣大學於是釋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斯道也豈非平治天下者所當興而措之乎吾嘗求諸古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固可以興民心之孝也然考之王制必五十而異粻六十而宿肉七十而貳膳以至八十而後常珍九十而後飲食不離寢何其所制量曾不一槩也不如是則可以暫而不可以久區處未適其平非所謂絜矩之道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固可以興民心之弟也然質之祭義如是而弟達乎朝廷如是而弟達乎道路如是而弟達乎州巷以至放乎蒐狩脩乎軍旅莫不隆長而尚齒何其流通周溥靡有或遺也不如是則達於此而不達於彼區處未適其平非所謂絜矩之道也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固可以使民相收相受不相棄倍也然古人抑豈槩而施之不思爲可繼之道哉孤獨矜寡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以養之矣至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則百工各隨其器能而食之使廢疾者不患於無所收而百工亦不虛於推所養也古人絜矩之道一至於此則經理區畫曲盡其宜天下其有不得其平者乎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二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三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鄭氏曰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孔氏曰此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有德之人人所附從有人則境土寬大有土則生殖萬物有財則有以供國用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外疏也內親也親財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其劫奪之情也

涑水司馬氏曰君有德則人歸之人歸之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言其要在得人心也

延平周氏曰財之與德其猶陰之與陽乎陰能輔陽亦能害陽財本輔德亦能害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內本而外末則本重而末輕雖不爭民之施奪而施奪之權自歸于上也外本而內末則本輕而末重雖欲爭民之施奪而施奪之權不免在於民也

嚴陵方氏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卽孟子所謂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亦此之意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者報施之理然也貨悖而入亦悖而出者消長之理然也

山陰陸氏曰爭民施奪言民之所施亦爭民之所奪是與民爭利者也

石林葉氏曰得道則多助故有德此有人得衆則得國故有人此有土非財無以聚人故有土此有財理財不以義則物必屈於欲故有財此有用財也土也人也非德不能有故曰德者本也有德則人歸矣財必生於土故曰財者末也內本而外末則人之所貴者德故天下名懷仁義以事其上雖不爭民之施奪而財自足也外本而內末則人所貴者財故上下交征以利則雖爭民之施奪而財亦不得而足矣蓋財聚而不能散則民離財雖多亦無以守財聚而能散則民附財雖少亦可以生故君人者脩德以得人聚財以養人未有用財以道而民不聚亦未有聚財不以道而終能守也猶之言出於身旣悖於道而召禍乎外亦悖而入此必至之理也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其此之謂乎

藍田呂氏曰知以德爲之本有人有土有財有國非吾患也不知以德爲本而本於財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矣此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反者也惡言加於人則人亦將加惡言於己以非義之事取其財則必有非義之事費其財蓋不知義爲利者也

東萊呂氏曰外本謂以本爲外內末謂以末爲內爭民施奪謂爭奪之民施其劫奪之情也言在上之人外本內末則是使爭鬭之民施其劫奪之情也言之出也不善則人亦以惡言反之悖出而悖入也貨之入也不善則亦必以不善失之悖入而悖出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 居仁

延平黃氏曰財用自其有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悖而入也其用也有禮非悖而出也

范陽張氏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德者義也財者利也以利爲尚則天下相率而爲利故起爭民施奪之心施者無所禁制也且義者何也忠信也德也財者何也利也驕泰也爭奪也好義則得民心好利則失民心 失民心則天下社稷宗廟不保矣是

以大學之道以義用財而不以財勝義蓋財聚則民散以利爲主則失民心矣財散則民聚以義爲主則得民心矣夫何故言悖而出者必有悖理之言以應之貨悖而入者必有悖理之事以散之故君子生財之道一以儉約爲先也

新安朱氏曰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愼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有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曰所謂先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愼此言其所愼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愼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龍泉葉氏曰甚矣利之可畏也聚天下不可以無利而利聚則民必攜聖人知其然也散天下之財使之疏通流演而無壅遏偏聚之患若此則民聚矣以民聚爲財之本而以財聚爲民之病故以道權之以法御之天下本無可聚之財也其聚之者非義也悖也言當順以出貨當順以入出入各得其當而天下治小人則不然言以悖出貨以悖入至其報應之來速於影響驗於指掌拱手視之而莫能救也

雲川倪氏曰人之性善其德本明所以昏之者貪求近利謂道德爲無所利也孰知德之中自有利存乎其間爲人上者有德以拊民人懷而歸之有人以治其田疇扞其外侮以什一之法取於民通三十年之積有九年之蓄則有財矣前之本末以明德脩身爲本其餘爲末本末之大者也今論德之與財亦以本末言之本末者也爭民者爭民之利也上既與民爭下必效之不奪不厭矣施言用之廣也用爭奪之術廣施之而無限節也

新定邵氏曰財聚斂於上則民失所養而離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得所養而聚戴乎上二者正相反也歷考鉅橋爲世永鑒然三代而下人主富民之念常輕富國之意常重雖號爲英明刻意爲善而充府庫實倉廩之念終未嘗忘其故何也良由大學不講而所以明其明德者未至耳果能先謹乎德使此心天理湛然常明則民吾同胞痌瘝疾痛切吾身發政施仁唯恐赤子之不得其乳而何忍括民財以聚於其上哉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氏曰于於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孔氏曰書之意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嚴陵方氏曰惟善以爲寶者君也仁親以爲寶者子也君能寶善則足以爲貴於一國子能寶親則足以爲貴於一家雖其大小不同所以爲寶則一而已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驕泰以失之宜在平天下在治其國一章後平天下者善與人同故取諸人以爲善利與人同故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善不與人同則媢疾之心生故無好善之心利不與人同則貪吝之心生故無好義遠利之誠觀康誥之言則知天命無常惟善是與也觀楚書舅犯之言則天下之寶惟善爲寶也

新安朱氏曰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上字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惟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龍泉葉氏曰得失觀其善惡而已矣世固有得天下之天如舜禹而行道之人乞一簞食且莫之微或不可而輒棄之者焉學者考其得失之際則善惡自我而物莫能違耳目之當者不可恃而一身之德不敢忽蓋晉楚之富未有可以因循而長守者也山高忽摧河深忽竭豈可幾乎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楚國雖大亡人雖微然所寶者非外假也亡人以仁親而後反楚國以爲善而永存當重耳逋亡奔困於憂患險阨之餘追念父母之所以遇己者深矣唯其克責咎悔之意足以消怨尤咿嘆之心仁親愛篤之誠足以弭疏薄譏間之禍則黍落之下固所以爲晉伯業隆昌之符也

四明李氏曰晉楚之爲國特夷狄之雄耳舅犯之爲臣特伯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一言當理皆可爲法一言契心皆可服行學者誠能多識前言以蓄其德則片辭隻字莫非實用博學詳說莫非切己苟徒徇口耳之習果何益哉元白

金華邵氏曰自古人君急貨財失人心以至於喪天命者必有小人以功利導之故至於此無小人則人君決不自爲聚斂故引楚書及舅犯之言又引秦誓所言尊賢容衆之君子忌刻淺陰之小人而小人必屏之四方不與同處中國蓋導其君以功利至於失人心喪天命皆此等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鄭氏曰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放去惡人媢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曰此明君臣進賢詘惡之事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休休寬容貌似有包含也不啻如自其口出謂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是也美士爲彥爾雅釋訓文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賢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度者也天下之所共好者仁也吾所以好仁天下之所同惡者不仁也吾所以惡不仁此所以能

愛人能惡人也此所以能舉賢退不肖也此所以能好人之好
惡人之惡不拂人之性而遠夫菑害者也
山陰陸氏曰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正言仁人仁者必有勇
故也亦仁人然後能放流之孔子曰懷惡而討誰不服
范陽張氏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非以審好惡爲先大學
於平天下既歌南山有臺之詩以明好惡之審又歌節南山之
詩以明好惡之僻且雜引康誥楚書舅犯秦誓之言以明好善
惡惡之理且斷之以唯仁人放流害賢之人又言仁者能愛人
能惡人乎竊怪正心之說貴於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皆在於審好惡何與正心之說相違耶及
讀唯仁人能愛人惡人之說然後知所以無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者將以求心之本體本體既見則私欲消融天理㸃見好惡
皆公天下而非其私矣
石林葉氏曰技言其能己有技而人有之不娼疾者克己也彥
言其才聖言其德己薄於才德而人有之其心好喜者愛人也
能克己以愛人則人樂爲之用故雖有一介之臣斷斷之弱亦
可以有爲蓋資諸己不足能資諸人以有爲君子亦與之也忌
人之能與不容人之才德則所謂蔽賢傷善也仁人惡之故不
與同中國
新安朱氏曰聖通明也迸猶逐也言有此娼疾之人妨賢而病
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如此也　又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
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娼疾之人誠可惡
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
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
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

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
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
一今此惡人放之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
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
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唯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
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
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
矣而何致亂之有曰屛之爲迸何也曰古字之通用也多矣漢
石刻辭有引尊五美屛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屛爲迸則其證
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
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東萊呂氏曰斷斷專一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
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追隘忌克者小知賊之
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也論君子之樂
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忌善終之以
俾不通惡之深也小人之於君子不唯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
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終不厭惡之
未深雖欲自已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
龍泉葉氏曰此因其國家之所賓而一介臣者亦所恃以自實
也夫善不可以有形德不可以有心山嶽之所藏江河之所受
誠有長養潤澤之功也天下之人好爲有形之善而各務自爲
其始本出於善意而其終遂至於娼嫉其禍遂至於喪邦者衆
矣仁人其好善也篤則其去惡也果蓋非仁人之至善不足以
知不仁之爲害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鄭氏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拂猶佹也逮及也大道行所由
孔氏曰拂謂拂戾人之性菑必及於身矣大道謂所由行孝弟仁義之大道也
河南程氏曰命當作怠字之誤也先猶早也遠謂逬諸四夷之類自古用賢人而不能早退小人而不能遠以陷於禍敗者多矣 伊川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莫非命也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舉賢好先退不肖惡近
石林葉氏曰在下位而見賢有不能舉衆賢而有不能先猶可歸之命若夫居上位而見不善不能退雖退而不能遠之於己則不可歸之命亦過矣哉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好其所惡惡其所好則拂其情矣故曰菑必及其身忠信吉德也驕泰凶德也循其吉以違其凶則君子之道
永嘉薛氏曰進賢之法莫若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耳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心忠信君子所以仁[illegible]驕泰害之者也得失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自脩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新安朱氏曰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於義則皆通矣然無他書以證焉則兩存以俟知者可也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而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能與人同好惡矣
龍泉葉氏曰人之所好惡者天下之心也故其好之也非以爲己利其惡之也非以爲己怨凡以爲人而已君子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夫唯好惡因物而無心曠然率性以合於大道違禍求福無大於此矣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最緊切是徹頭徹尾事此得失之常理也忠信有必得之理而無求得之心不志於得而不廢其道此所以爲忠信也至於驕泰之失則亡矣非敬無守也非禮無行也平居之用力於忠信者所以求免乎此也
金華邵氏曰小人以聚斂失人心蓋本於奢侈無節而用度不足至君子之大道則以忠信得之忠信者誠實不事華靡之意也經曰忠信禮之本苟驕以自矜泰以自侈則失之矣
新定邵氏曰前既言爲人君者當順民之好惡此遂言臣下之好惡不可以不察蓋臣佐君以平治天下者也臣果好善耶必能進賢輔君以仁其民矣臣不好善而反惡人之善耶則必不能進賢以輔君而上下俱受其害矣仁人又當於此明其好惡以爲之用舍也夫善人天地之紀世患無是人耳幸有其人是

固君上所賴以贊襄國家所賴以經理生民所賴以撫綏也古之聖王汲汲以求賢爲務古之賢臣汲汲以進賢爲忠凡以此爾否則賢者有致君澤民之蘊而抑之使不得伸排之使不得進在賢者一身之榮悴夫何足計而君心無所啓沃國家無所倚賴生民無所庇庥其害可勝言哉不特此爾善人隱伏則憸人競進其好惡任情舉措舛逆後患餘禍且將蔓延而莫知所止又豈但爲一時之害而已哉此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自昔聖賢所以深惡於娼嫉之人也　使人主徒知娼嫉之可惡而不能斥遠之善亦何由伸唯仁人在上放之流之迸逐於四夷不與同居於中國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此非仁人疾惡之已甚娼嫉一事妨賢病國爲害最深必如是而後當其罪爾故曰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盖仁人之心純乎天理黜陟刑賞如權衡然或輕或重銖兩不差此其所以爲能愛能惡歟苟惟不然見賢而不能舉舉之而不能先是雖知其人之可愛而不盡夫愛人之道也君子得以尤其慢見不善而不能退退之而不能遠是雖知其人之可惡而不盡夫惡人之道也君子得以咎其過然是二者雖未盡夫愛惡之道而猶未全昧夫愛惡之正也若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其拂戾於人之性也甚矣菑害並至必將逮其身如前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其斯之謂歟

雲川倪氏曰前言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爲去聚斂之臣兼言舉賢者相況取義也言舉賢不能先此其權在他人尚可以命言若見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則在我不能無過不可言命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人所公惡而上反好之人所公好而上反惡之是拂逆人之性宜災禍之及身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曰財恒足者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禮也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

孔氏曰此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生之者衆謂農桑多食之者寡謂減省無用之費爲之者疾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用之者舒謂君上緩於費用

橫渠張氏曰知用財而不知養財天下所以窮知養財而不知用財天下所以不治仁者能散以顯己之仁不仁者能聚以顯己之富仁者無富於己則克儉於骨肉則恩及之利心多而義心少是不仁也

藍田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不違農時則爲之者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者舒矣此生財之道也以財發身唯富足然後可以推吾濟人之惠也以身發財則非驕奢無以矜己之富也此仁不仁之分也故唯仁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上有不私之仁下有樂輸之義必誠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百姓足而君不足者也

延平周氏曰有生財者衆然後求其食財者寡有爲財者疾然后求其用財者舒此先王理財之成法也果不求生財爲財之道而徒欲食之寡用之舒者特墨子之私憂者耳以財發身者爲身而不爲財者也以身發財者爲財而不爲身者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能有終其事不能有終雖有府庫而財非其財此鹿臺之財所以不用於商而用於周者

也
嚴陵方氏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則身爲財所害
利害之際在乎仁不仁之間而已上以仁而接下下以義而事
上君臣上下報施之道如此而已然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者蓋孟子言教化之驗此言報施之宜教化之道上下
無異報施之道上下不同義所以制事臣所以代終故曰未有
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好義而與利則無爭民施奪之患故繼
之以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山陰陸氏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民之所藏其府庫也
荀息曰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
石林葉氏曰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用天時也食之者寡用之者
舒節人欲也得其時而不敢縱欲生財之道也爲仁者不富故
凡聚財者欲其發身之仁也爲富者不仁故凡發身者欲其聚
財之富也上苟能好仁則下不敢後其君故能義下能好義則可
以有爲故終其事上下以仁義相與而事成矣凡府庫所積者
無不義之財此德所以爲本財所以爲末也
永嘉薛氏曰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雖
然爲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爭也人必爭
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
不可勝用藏之於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
用之身爲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爲上有節爲下務本財
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脩身以仁民民化於仁
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皆可得而用學斯道
也其有不終於義者乎一家仁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
義不以利爲先爾
東萊呂氏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然則有好

義而其事不終者矣而大學以爲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何也
曰好義則其志伸矣其志伸則其事終也居仁
新安朱氏曰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
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
意也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上好仁
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
悖出之患也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
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
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所不可一日無
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自奉
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
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
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
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
已豈若後世厲民自養之云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
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唯利
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卽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
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
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
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
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僇之不暇而況
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自焚而鉅橋鹿臺散德
宗出走而瓊林大盈積皆以身發財之效
范陽張氏曰大學平天下之道也其末皆論財利之說何也蓋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不講所以
用財之說非失於侈汰必至於聚斂故大學細極其理而以謂

平天下者更當知所以用財之道也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似矣不知用財之道筭及舟車榷入鹽鐵以資淫侈之費唐明皇平定內難委任賢相似矣不知用財之道括田擢橅六使掊克亦以資淫侈之費唐德宗初卽位放象黜宮人似矣不知用財之道大盈瓊林閒架除陌之賞其聚斂無所不到是皆不知用財之說至是也故君子生財之道一以儉約爲先儉約者義也生之雖衆食之乃寡非儉乎爲之雖疾用之乃舒舒簡也非約乎儉約爲心則無所往而不足矣蓋仁者以義爲主故財散之於民而其身之義亦因財以發見於天下不仁者以利爲主故財斂之於己而好利之心乃因財以發見於天下君人者將因財以揚己之義德乎抑將因財以揚己之利心乎宜知所自處也上好仁則下好義天下可長保矣豈有不善終之理乎所好者義則人君府庫之財皆什一之法所取於民者耳未嘗有一毫橫斂之物置於其間也是則府庫之財無非其所當有之財也說者謂民府庫之財無非人君之財此豈可以爲訓得不啓後世暴君汙吏貪欲之心借此以爲口實乎故余以爲財非其財者皆所當得之財也何謂不當得之財下文孟獻子之論是矣

龍泉葉氏曰一人之所生過於一人之所食先王之法使天下之人皆足以生財則其職分之所當爲者汲汲爲之唯恐不及而不暇於用也夫是以天下無可理之財無可聚之利叔粟如水火而仁義存焉此其所以儉而能勤既富而教也後世人倫不明始有食而不生用而不爲非特衆寡疾徐之間也然後其上焦然日以生財爲務而以聚斂爲當然蓋堯舜禹周公之法其謂之難明也久矣未易以一二言也仁者以身發財不仁者以財發身此一道也存乎其人之仁不仁而已鉅橋之粟鹿臺之財前日之所積今日之所散豈有異術哉雖然於陵仲子之廉非天下之所能安也舜與跖之分王與霸之異全在義利之閒唯其好義也則聚天下之人聚天下之人則致天下之財均其有無約其貧富成順致利以安天下所謂室家之道君臣父子之節養生送死之禮皆由此而成故曰未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天下之事至於終極而不倦本末相應先後相爲其極至於無一夫之不獲者此好義之心所發也若夫利則止於是而已豈復能終其事哉

霅川倪氏曰君子有大道可也生財亦曰大道者以見道之無所不通也以生財言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是生財之大道也若以利爲利就使有得不過小道耳仁者以財發身蓋博施而名彰也爲仁不富雖不富然足以發其身而爲人所尊敬且得民矣不仁者知有身而不知有仁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徒欲以身興發其財耳是以爲富者必不仁季氏雖富於周公而反以自損身固不能發好利而多怨多藏必厚亡其於財也亦何發之云

錢塘于氏曰大學既明忠信以爲生財之本又指仁義以立用財之訓仁者以財發身旣天下之財常足於天下而吾身不與焉惟上好乎仁則下歸乎義下歸乎義則終其奉上之事府庫無非義之財也

新定邵氏曰生者衆多而食者寡少則必有餘蓄矣爲者敏疾而用者舒緩則必有積儲矣此財所以常足歟善乎賈生之言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夫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此言正與大學相發明

發猶起也仁者以愛人利物爲事損上以益下財幾於散矣卒之人懷其惠仰若父母何榮如之是財雖散而身日起也故

曰以財發身不仁者以剥民利己爲事苛征而虐取財非不聚也卒之民不堪命疾視若讐禍孰甚焉是財日足而身益危也故曰以身發財嗟夫仁者唯知與民共財而已初無心於藉是以發其身也而愛人者人常愛之乃天下必至之理故惠鮮鰥寡庶民子來未有上好仁以愛其民而下不好義以事其上者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未有下好義以事其上而所爲之事有不終者也斯民樂事勸功則爭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又安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哉是仁者雖不以財自私而富有四海之内天下之財皆一人之財也彼不仁者之用心何其隘哉方其切切於斂財本以私其身也而卒因是以亡其身則雖有財安得而用之唐太宗語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斯言可謂暗合以身發財之戒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積財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别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爲大夫也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百乘之家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

山陰陸氏曰畜馬乘士也言乘不言車士乘棧車車不足言也言察不言畜雞豚畜之而不察百乘百邑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

石林葉氏曰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於人故以義爲主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故以利爲主百乘之家非備貴者也然其職在於治人故不畜聚斂之臣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止於竊命而聚斂之臣則以掊克於民而民困雖有粟安得而食諸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先王猶用以爲治公曰義者何也蓋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存乎其間故三代盛時民以義事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以義恤民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下相待如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藍田呂氏曰雞豚牛羊庶民之所畜也卿士大夫既食於人又與之爭食則專利矣專利則以利爲利矣盜者失財於一旦聚斂者誅求而無厭此所以寧有盜臣也

新安朱氏曰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禄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其不

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家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唯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

范陽張氏曰士初爲大夫而畜馬乘者不當有雞豚之財卿大夫喪事而得伐冰者則不當有牛羊之財卿大夫有采地而得百乘者則不當有聚斂之財有聚斂之臣以取不當得之財不若有盜臣以耗府庫之資也耗府庫止失財耳民心不動也有不當得之財則失民心矣財安用乎

新安邵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在春秋時以賢稱方獻子之未有是言也孰不曰盜臣竊吾之貨斯是不可有也聚斂之臣能爲吾生財是不可無也自獻子之言一出然後知盜臣竊吾之什百是什百而已也竊吾之千萬是千萬而已也若聚斂之臣爲吾罔利以召怨怨積而不可解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盜竊之害猶小而聚斂之害甚大也二者俱不可有權輕重而論則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耳異時尹鐸保障繭絲之論蓋有見於斯也

龍泉葉氏曰孟獻子衰世之大夫也未足以知大義之所在焉然其所存則固若此矣天下之惡無過於盜而謂聚斂爲甚者非惡之而然也計其利害之所終然後知其甚於盜也

嚴陵方氏曰或不察於雞豚或不畜於牛羊或不畜聚斂之臣者皆言受祿於公者不宜爭利於私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鄭氏曰務聚財利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彼君也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小人所以得用者君以爲善故也菑害者天菑人害之也

石林葉氏曰聚人者財理財者義務財用求所以聚人也不務財用求所以爲義也小人不知所以聚人而務在於聚財此菑害所以並至也蓋冉求嘗聞於孔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及爲季氏聚斂則曰鳴鼓而攻之可也夫始告之以富者欲以聚人終責之以聚斂者爲其不義聖人之意蓋可知也

新安朱氏曰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本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龍泉葉氏曰長國家而務財用此小人之所從入也非其國之好利則小人無自而進小人進則利門啓而百患起善爲國者明善惡化以示好惡使小人無間可入濡沫摩撫左右媚悅陰

導利源使天下不知其取之有方其致之有故有以自結於人衆皆悅之而非先王之大道此所謂爲善之小人也天下之人如其攘臂而爲不義也則其君亦何遽用之唯其自名於善而不察也及其爲之上不當於天心下不合於民志其召禍之由陷民而亡其國者是小人之爲也

東萊呂氏曰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故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矣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旣曰善矣則唯其言之聽求善人之立而國之無菑害難矣是皆不知以義爲利與人同之而已　又曰大學所記自致知格物以至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先後本末循循有序學者明乎此而力行之則聖功也而篇末乃反覆教戒爲利之害如此則知爲天下國家而賊夫心術者利爲甚何也以其私己而外人也私己而外人其身且不能保其能體人物與己爲一乎故記者極言之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行君臣父子之間所以相告語者唯有利害不知禮義嘗是時傳聖人之學者幾不立矣凡此之論皆以爲迂闊而遠事情賢者畏之故極言之以爲是則大學之終也　居仁

范陽張氏曰漢武財用桑洪羊孔僅咸陽啓之　明皇財用宇文融王鉷楊愼矜楊國忠啓之　德宗財用盧杞皇甫鏄啓之彼數君者以桑洪羊宇文融盧杞等爲善使爲國家然而漢武晚年盜賊四起明皇晚年有祿山之難德宗晚年有奉天之難茲豈並起雖平時所謂善者如桑洪羊楊國忠盧杞輩亦無如之何然則國當以利爲利乎以義爲利乎

藍田呂氏曰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故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者也小人者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旣曰善矣則惟其言之聽持不仁之質以當國用事求善人之立而國之無菑害難矣是皆不知以義爲利與人同之而已

建安眞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氷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哉　又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爲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地

四明李氏曰君子喩義小人喩利一義一利截截乎氷炭之異涇渭之別也商湯惟知以義制事而貨利則不殖周武崇信明義而四海則大賚今乃以義爲利則是君子之喩義乃所以爲喩利耶曰是不然大學此語爲後世言之耳蓋自功利之說興聚斂之門起下焉者諄淺陋之規而排迂闊之見上焉者陽諱其名而陰蹈其實故大學君子直指利害之實而立爲以義爲利之論發明古人爲義之餘效而非以推原古人爲義之本心吁古人心事坦然明白惟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非曰人徒以利爲利我獨以義爲利揣量輕重巧擇其一假義利之途以濟功利之習也讀大學之書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元白

新定邵氏曰世之人君苟非殘忍甚不仁者初豈有心於掊克其民哉彼小人者志於竊君之寵祿而無以爲進身之謀始唱爲與利之說以動其君之聽曰不如是無以充府庫而致富強

也世主誘於其說始信之任之而不可回矣故凡欲藉是以長蓋其國家而切切焉以財用爲務者必自小人始也彼爲善之一語殊不可解朱文公云上下疑有闕文誤字是已讀者畧其辭而會其意可也記大學者若曰世主聽小人之言其心必善之謂眞可以長國家也不知使斯人而爲國家乃災論之媒禍患之府也及菑害並至雖有善於營救者亦無所措手其將柰之何哉所以甚言夫小人之不可聽人主當速遠之毋使他日有噬臍之悔也厥後孟子得之極口爲當時言曰有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者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正與此章之旨相爲發明由是論之爲國者其以利爲利乎抑以義爲利乎大學於篇終一再言之後之治國平天下者可以觀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四

冠義第四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十二年歲星一終又文王十五年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又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已著弁旣已著弁則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旣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藍田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也先王制禮其本出於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間其詳見於儀章度數周旋曲折之際皆有義理之所當然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不知其義則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也凡冠昏射鄉燕聘義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意者也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自二十而冠自十九而下皆爲童子凡爲童子以事長者爲之事也紒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以別成人教遜弟也闕黨童子將命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弟不弟在於徐行疾行之間皆所以養童子之道不可不慎也冠禮一廢童子與先生並行恥弟於長者矣孝弟之節不謹

於童稚之間及其成人則扞格不入此所以人材之難成教之所由廢也

長樂陳氏曰二十而冠始學禮盖男子者陽之類也而三十則爲陰之數矣二十而冠者以陰而成乎陽猶之女陰類也而十五則陽之數矣十有五年而笄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山陰陸氏曰二十曰弱冠則二十而冠禮之大節在是也唯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謂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諸侯十二而冠誤矣蓋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鄭氏曰言人爲禮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爲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立猶成也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

孔氏曰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

藍田呂氏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知禮者人之天地也未有天地不具而能有物者也此人之所以爲人必在乎禮義也知生乎思思則得之故盡致思之功然後可以達乎高明禮主乎行行則致之故盡躬行之實然後可以極乎密察此禮義之始所以必在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也容體者動乎四體之容者也顏色者生色見乎面目者也辭令者發乎語言而有章者也三者脩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於斯三者不可以不學故古之教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唯與俞七年教之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教之出入門户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十年學幼儀十三學舞射御則養之有素矣養之久則安安則成故至于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矣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此容體正歟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胄則有不可辱之色根於心而生色睟然見於面此顏色齊歟長者不及毋儳言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此辭令順歟故唯備此三者然後可以明人倫人倫明然後禮義立而可以爲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有冠有冠而服備故冠也者所以成人之禮禮之成人而行禮義自此始矣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嚴陵方氏曰禮猶體也而所以達義故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正容體而至於容體正齊顏色而至於顏色齊順辭令而至於辭令順則禮義不特有始而已且備而無虧矣君臣存乎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正君臣而至於君臣正親父子而至於父子親和長幼而至於長幼和則禮義不特能備而已且立而有成矣有始而後能備能備而後能立固其序也夫冠昏所以謹其始於先喪祭所以謹其終於後則冠昏爲喪祭之始也而冠又爲昏之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昏禮又曰禮之本何也蓋言始以知其終言本以知其末夫冠對昏而言故可謂之始然以國家之禮謂之本可也故經曰重禮所以爲國本昏對冠而言故可謂之本而不可

謂之始然以夫婦之義謂之始亦可也故經又曰夫婦之義由此始

馬氏曰正容體則斯遠暴慢矣齊顏色則斯近信矣順辭令斯遠鄙悖矣冠而后服備服備以德成成德以服彰故服其服者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所以稱其服也故曰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山陰陸氏曰人者仁也禮以經之權之以義如斯而已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是已三始者雖非所以立也然闕一於此不得謂之備柯陵之會厲公視遠步高晉郤犫見其語迂郤錡見其語犯郤至見其語伐單襄公曰吾見厲公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蓋古之人於此以觀禍福如此則容體顏色辭令亦豈可忽哉

石林葉氏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備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

錢塘于氏曰冠義一篇如首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在禮義中曰成人之道曰成人與爲禮曰以成人見終曰責成人之禮曰責四者之行於人曰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學者能知冠之時欲其成乎人而必責其能成人其望君子以成人自勉者切矣

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鄭氏曰國本國以禮爲本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字所以相尊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

孔氏曰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鄭註阼謂主人之北若不醴則醮用酒庶子冠於戶外又因醮焉皆士冠禮文周禮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醮者醮盡之義鄭註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冠於客位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也加有成也謂益加有成人之事此記是士冠禮故三加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玄冕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今唐禮毋見子但起立不拜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苞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玄冠玄端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以摯謂以雉也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

山陰陸氏曰言明內聖外王之道而後充此亦所以重冠也

藍田呂氏曰國之所以爲國人道立也人之所以爲人禮義立也冠禮者所以責成人禮義所由始也上帝降衷于下民則所以爲人天命之神明相之筮日筮賓于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

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敬至則禮重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所以爲國本也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賛者筵于東序之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則其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所傳皆適也故冠禮子冠於阼昏禮舅姑饗婦卒饗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未嘗傳而示之以傳付之意所以使之知繼之之重敬守而不敢墜也卒冠而醴若醮則席于賔位以禮賔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敬也始加緇布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所以別其幼也至冠卒醴然後賔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爲成人之道而敬其名也冠者就筵受觶薦脯醢祭不卒奠觶降筵北面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故曰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母拜之義古今學者疑焉孔氏疏義曰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自廟中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說未然所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蓋古者有庸敬有斯須之敬如爲師則不臣王臣雖微在諸侯之上尸在廟門内則全於君皆斯須之敬也與其所庸敬各申其義並行而不相悖也子之於母固所尊也所尊則庸敬矣然婦人之義在家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母雖尊也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明從子之義猶未嘗卑母之尊也庸何疑哉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玄冠士服也玄端異於朝服以始冠而異之也所以見君與鄉大夫鄉先生者始以成人接也且明貴貴長長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儀禮曰主人玄冠而朝服緇帶而素韠立于廟門之東面以筮日者以日月往來而吉凶無常者也古之人舉大事與大功則必擇之以元辰占之以上人而況冠禮之大者也玄冠以象道之幽朝服皮弁以致其誠之潔緇以黒爲主素以白爲主黒與白純而不變者也唯夫有道之君子素其誠而不雜其行此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也筮其賔客儀禮所謂前期三日如求日之儀是也昔之人有吉事則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亦與賢者哀戚之冠禮吉事所以筮賔而歡成之也上而有冠則天道也中而有服則人道也下而有屨則地道也故三加而彌尊每加莫不有此三者焉夫始加也其冠則緇布而服則玄端爵韠屨則黒而其絇青再加也冠則皮弁而服則素積素韠屨則白而絇緇及其三加則冠非特此而授之以纁裳靺韐也屨則纁而其絇黒其加之有序其序之有章而衆人由之亦足以得性命之文而況夫君子者乎所謂喻其志則有成者凡在是也母所以生我者也兄所以長我者也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豈非以見其既冠而深責之以成人耶此家與之成禮也君者出令以正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玄端玄冠以奠摯見於君非特家與之成禮也而國又與之成禮也鄉大夫以智帥我者也鄉先生以德先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非特國與之成禮而鄉黨鄰里亦與之成禮也故自一家達於一鄉自一鄉達於一國莫不與之成禮故曰將責成人者將責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其是之謂乎蓋冠必用醴若不醴則醮焉以醴者大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

醴或醮惟其所用耳
嚴陵方氏曰緇布者齊冠也皮弁者朝服也爵弁者祭服也齊所以潔己朝所以接人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於此且每一加則一醮加彌尊則醮亦彌尊矣玄冠玄端者齊服也既加以緇布冠矣而又服玄冠者蓋緇布則古之齊冠也玄冠則今之齊冠也緇布以既冠而敝之故奠摯則服玄冠焉摯則贄用腒以防腐敗之患故也鄉大夫則鄉之有職事者鄉先生則鄉之有年德者既加以皮弁之朝服而奠摯于君齊服者取夫絜己以進也童子則委摯而退爾以摯見故曰以成人見也所謂玄冠玄端者禮運曰天子齊玄衣玄冠玄裳郊特牲曰玄冕齊戒司服曰其齊服有玄端或曰玄冕或曰玄冠或曰玄衣或曰玄端何也蓋有旒則謂之玄冕無旒則謂之玄冠以其身之所依則謂之玄衣以其服有兩端則謂之玄端或玄衣而加玄冕

或玄衣而加玄冠皆謂之玄端玉藻曰天子玄端而祭則玄冕玄端者祭服也玄冠玄端者齊服也然而玄冕雖以祭亦有用之以齊者郊特牲言玄冕齊戒是也玄冠雖以齊亦有用之以燕者玉藻言玄端而居是也
馬氏曰聖言其內王言其外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必曰聖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故必曰王冠禮出於聖王而士大夫由之以行也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筮日必吉者所以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賢者所以要其終身之賢故戒賓辭曰願吾子之教也筮則質之於鬼神者所以敬冠事敬冠事以其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所自出而治之所由興也故曰為國本也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惟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唯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唯德之加也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已冠而字之尊其名也如毋與兄弟無答拜之禮而拜之者與為成人之禮也各執其所當執之摯以見於君鄉大夫猶周之鄉大夫也
石林葉氏曰所以為國本者何也蓋冠而成之則責其為子為子將至於為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為國之本莫大於是字所以表德故已成人而稱字也毋兄弟雖在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與其為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

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卿大夫也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是不可後也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也
新安朱氏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蓋有緇布冠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記註所云若以杞宋二代之後及它遠國未能純用周禮者言之則或可通然亦未有明文可考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鄭氏曰貴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錯焉

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孔氏曰先王重冠故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註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大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處之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鄭註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

藍田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己然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以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弟然後可以爲人兄能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能爲人少然後可以爲人長蓋能爲臣子之類止可以爲人而已然未足以治人爲君父之類則可以治人而不止於爲人矣故曰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長幼以兄弟爲主此言弟又言少者前略後詳故也幼言其力少言其齒其實一也周官曰嘉禮此曰嘉事者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互相備也君子作事謀始而冠者禮之始故爲嘉事之重

馬氏曰成人禮者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責之以四者之行此禮之所以重也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於己也不專於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所以尊先祖也

石林葉氏曰爲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爲人弟弟故事兄則順旣冠而毋與兄弟拜之責以孝弟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立則身脩而人道備故可以爲人人道備於己則推而治國家故可以治人古之聖帝明王欲責人如此故筮日筮賓以敬之乃所以重責之五禮而嘉與其終嘉禮而冠居其首言冠者禮之始則知其爲嘉事之重也蓋在冠則謂之禮在禮則謂之事重其事故行之於廟

廬陵胡氏曰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之漸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必四行立而后可以爲人也言可以者亦猶所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臣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但曰可而已不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嘉事謂嘉會足以合禮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昏義第四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謂之昏者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定言之則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與妻之屬亦稱昏姻故鄭註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父爲姻婦父爲昏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是也天地初分之後遂皇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是夫婦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大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大昊也其

媒官具於月令疏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氏昏質家同姓爲昏其昏之年則大戴禮男三十女二十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舜年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則人君昏娶早矣先儒又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禮也

藍田呂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男女夫婦人道之始也可不敬乎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陽屈而陰伸男下女之義也

吳郡張氏曰昏禮用昏時日往則月來陽往則陰來之義異姓取和而不同以水濟水則不相成男女同則不昌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鄭氏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昏禮之義從始至終也采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謂使媒氏下通其言女許之然後納采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南北而不失節又鴈隨陽妻從夫之義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此二禮一使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旣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註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請者謙敬之辭示不敢自專也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唯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

賈氏曰納幣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昏禮問名辭云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以姓氏爲名者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名號之名故孔安國註尚書以舜爲名鄭目錄以曾子爲姓名亦據子爲名皆是名號爲名者也儀禮疏

新安朱氏曰孔疏問名與儀禮疏義不同未詳孰是

藍田呂氏曰合同姓以爲宗者兄弟之恩患乎不親也合異姓以爲昏者男女之際患乎無別也故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皆所以遠別也君子之祭也旣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夫人之辭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詩有采蘩采蘋皆以承先祖共祭祀爲不失職蓋婦人之職莫先於奉祭祀女子未嫁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其教有素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此昏禮所以不可不敬也故曰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昏禮之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別有六必至于六者敬則不苟別則致詳也納采者昏禮下達男先下女媒妁之言旣達則女先許之矣男不敢必也故納采擇之禮以求之故曰納采其禮用鴈五禮皆用之鴈大夫之摯也士昏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猶乘墨車而御也其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宗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言有惠既室則知女氏之前許也既納采遂問名者不敢必主人之女問名將卜之也故其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則告之矣納吉者既問名而男氏以吉卜告女氏也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恭敬不可以虛拘也正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也故以聘士之禮聘之是以有儷皮束帛以贄見之禮見之是以用爲敬之如此其至則夫婦之不正未之有也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聘幣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諸侯天子至於用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請期者男氏請昏期於女氏也昏期主於男氏而必請於女氏女氏固辭然後告期者賓主之義不敢先也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又皆男女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迎揖讓以敬賓至於繁縟也至重慎也皆所以敬而不苟也婦從乎夫女卑於男人之大倫也昏禮下達自納采至于親迎皆男先於女者天地之義存焉天氣降而下地氣應而上則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生上以禮求下下以誠應上則上下交君臣和萬化成男女之際非特有所下也別疑遠恥且以成婦之正順以爲事宗廟繼後世之重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者以禮先之奔則不待禮而行此所以別貴賤也

長樂陳氏曰納吉則其禮既成矣故納徵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異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士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納采問名一使而二鴈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贄用鴈者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贄以鴈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蘇秦傳）又曰文繡千純（張儀傳）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爲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纁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納采以至納徵主人不辭而請期辭者以期在夫家而不在主人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蓋惟父之昆弟己與子之昆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禮焉　又曰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大姒親迎於渭又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于渭韓侯迎于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爲正

馬氏曰二姓者姓之所自出者異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所以重其別而必待二姓然后合好也上主於事宗廟下主於繼後世則中宜主於順舅姑和室人而以當於夫也所主者如此則君子可不重歟采者有所采擇君子於事之始未嘗不采擇故此始於納采自納采至請期聽壻家之命必於廟者不敢忘其祖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山陰陸氏曰莊公如齊納幣雖重而不正

石林葉氏曰賤而至於庶人貴而至於天子雖用幣不同而皆用儷皮者不忘本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五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鄭氏曰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

孔氏曰此一節明親迎之禮冠禮醮子在廟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至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筵几於廟以敬禮待之故拜迎于門外主人就東堦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壻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户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壻授綏者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御之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室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巹而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欲使壻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藍田呂氏曰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則所以下之之禮盡矣共牢合巹所以親親之義見矣下之則有敬矣親之則有愛矣愛敬禮之大體而先敬後愛者自異姓而合之所以貴乎別也故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

之別而立夫婦之義
嚴陵方氏曰執鴈謂執之以爲摯也執之自此而奠之於彼故又言奠鴈焉御車以輪三周爲御止於一則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共牢而食則不異牲也合巹而酳則不異爵也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新安朱氏曰用鴈亦攝盛之意矣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四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也
錢塘于氏曰上一段發明其所以重故揔之曰所以敬謹重正昏禮也此一段發明其所以親故揔之曰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推所以而言之則聖人兩致其意於昏禮者始昭然義見矣況夫婦之義本於判合故當始進之初於敬謹重正之中尤盡其綢繆委曲之誠父親醮而命迎則降尊以示其恩也壻再拜而奠鴈則舉禮以尚其恭也御輪以俟則委容以須之而不敢遽也揖婦以入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共牢合巹又欵密浹洽而相與周旋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鄭氏曰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
孔氏曰昏禮必敬慎重正而後男女相親不然必離異也所以昏禮爲禮本者昏禮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是昏禮爲諸禮之本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如其無別則夫不夫婦不婦矣父子之親何從而正父子不親則君臣之義何從而立三者不正求不爲禽獸者未之有也蓋人倫之本始於夫婦終於君臣本正而末不治者亦未之有也故曰昏者禮之本
嚴陵方氏曰敬慎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別於始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於終故曰敬慎重正而后親之也此句屬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所謂男女之別也夫帥人以知婦事人以信所謂夫婦之義也男女固有自然之別矣非禮以成之則或至於亂夫婦固有自然之義矣非禮以立之則或至於壞故曰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夫婦非無別也其別乃兆於有男女之初男女非無義也其義必明於成夫婦之後故繼言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也有夫婦之義於始然後生父子之親於終有父子之親於內然後達君臣之正於外故曰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也皆由乎男女之別夫婦之義而已男女之所以有別夫婦之所以有義蓋本於昏禮而已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且禮至於父子有親君臣有正則禮之致用然後爲備故前言禮之大體
馬氏曰男女者夫婦之始夫婦者男女之終始則成男女之別終則父能立夫婦之義也由男女有別以至君臣有正其序如易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以至於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同
石林葉氏曰納采用鴈而擇所以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然後昏謹之也納幣而後成昏禮重之也請期而後交合正之也既至而後同尊卑親之也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別既受之父母而至於合巹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夫婦有義則內足以事親故父子有親則家齊矣推而治國故君臣有正齊家本也治國末也故昏禮所以爲禮之至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

也
鄭氏曰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
孔氏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
永嘉周氏曰古之聖人爲禮也本于夫人道者也故天下之人自生以至於老且死苟一日而不得其道則不可以爲也蓋其所以行吾身與夫所以愛其親尊其君和睦其天下者必有所體焉然後爲之順理而不亂是故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所由作是不可一日而亡也何者今天下之人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運與夫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禮固已行矣而或者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本其所自有者因爲之節制謂之禮爲之冠以重其成人爲之昏以謹其繼世爲之喪祭以仁鬼神爲之朝聘以敬交接爲之射鄉以厚廉恥此八者舉而人道備矣雖威儀曲禮之多且五不出乎此故曰禮之大體也故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人道也所以爲人道者禮也家也鄉也朝也此三者所謂天下也夫婦也君臣也父子也兄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所謂人道也舉是五者錯之三者之間苟不以所謂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爲之節而紛張逆置之則荒淫僻亂奚所不至是以後世小失之則入於夷貉大失之則入於禽獸不知舉是八者以紀綱乎天下而調適乎人民乃日紛更以事末流吁亡益也
藍田呂氏曰禮始於冠若童子所以成人也本於昏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重於喪祭者人道之所終也尊於朝聘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鄉射者所以合人情之懽也八者備然後禮備故曰禮之體也
嚴陵方氏曰夫禮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不特止於如是而已也故以大體言之猶之百骸九竅無非體也而一身乃其大體歟
馬氏曰冠所以成人故爲禮之始昏所以繼後世故爲禮之本喪以愼終祭以追遠故曰重朝所以敎諸侯之臣聘所以成諸侯之好故曰尊習射尚功習鄉尚齒皆有飲故曰和其大別見於此故曰禮之大體也
石林葉氏曰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何也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官重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爲序也
廬陵胡氏曰禮之大體猶木始則萌也本則根也重則幹也尊則高也和則榮也五者備而大體具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鄭氏曰成婦禮成其爲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婦降自阼階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
孔氏曰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則士昏禮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唯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昏禮則舅姑醴婦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是也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案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閒贊者酌醴置于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

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栖祭醴三是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士昏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註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也舅姑共饗婦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為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阼階是舅姑所升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陸氏曰笲器名以葦若竹為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段脩之屬 陸佃

藍田呂氏曰婦人從夫與夫同體者也夫之所事婦亦事之夫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婦之於舅姑猶子之於父母也夙興沐浴執笲以見舅姑舅姑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矣故曰成婦禮也舅姑入于室婦以特豚饋贊成祭卒食一酳徹稱婦餕明其養自此始矣故曰明婦順也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子始冠著其代父之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焉明所以冠 所以昏者其責在是也故曰以著代

嚴陵方氏曰婦沐浴以俟見所以致敬也贄即相者也棗栗則品之潔者以奠于舅尊之也段脩則味之美者以奠于姑親之也贊醴婦謂贊者以醴酌婦而勞之也祭脯醢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婦禮始成而未備故也下言特豚饋而不及特牲亦此之意歟明明日也夙興婦既饋舅姑矣故歟明舅姑共饗婦焉蓋報施之禮然也一獻與一獻儀執之一酳同義與酬

與奠酬而升歌同義

馬氏曰沐浴自潔以重禮也質明平明也贊者贊助以行禮也笲若曲禮曰椇榛脯脩棗栗婦人之摯也蓋婦人質則用器不過於笲其摯不過棗栗段脩而已贊醴婦者舅姑命婦亦必有贊也脯醢者羞也醴者酒也婦受酒與羞必祭者所以重舅之答己也故曰成婦禮也特豚微物而已用之以饋舅姑者在順而不在於物也一獻一酳而已用之以饗婦者在禮而不在酳也奠酬者舅姑與婦相為酬酢也

石林葉氏曰冠禮則責其為人父昏禮則責其為人母皆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鄭氏曰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

孔氏曰此經總上三事以明聖王之所重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所以重責其婦之孝順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妐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

藍田呂氏曰婦禮者所以敬也婦順者所以愛也著代者所以責也三者皆所以順其舅姑故曰所以重責婦順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古之大孝養志而已雖有三牲之養而不

能和其家人則不足以解憂不足以解憂而爲口體之養則其養也微矣婦順舅姑何以異此故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亦養志者也養志者順莫大焉故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

嚴陵方氏曰上下相從謂之順可否相濟謂之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茲其別歟絲所以成帛麻所以成布故曰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委言少而有所委積言多而有所積物之在下者曰蓋物之在內者曰藏以成絲麻布帛之事者婦功之本故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坤爲吝嗇故也內和而無乖內理而無亂然後家之道如天之長如地之久也聖王重之其以此歟

馬氏曰責婦順以順舅姑爲重順舅姑而不能和於室人則不順乎舅姑矣和於室人而不能當於夫則不和於室人矣當於夫而不能審守委積蓋藏則不當於夫矣數者無不備然後可以盡婦順之道也和於室人如詩所謂宜其家人者是也當於夫者如孟子所謂無違夫子是也以成絲麻布帛可以無寒也以審守委積蓋藏則在中饋可以無飢也不唯可以不飢不寒而大可以供祭祀之粢服矣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和則有理理則有義有禮義則家可長久聖王重之者重其有禮義也

石林葉氏曰舅姑在所尊也故言順室人在所親也故言和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爲之夫者其能安之乎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鄭氏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孔氏曰此經更申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此昏義雖記士昏禮自此以下又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祖廟未毀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祖廟既毀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未教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欲使嫁而爲婦奉遵此教而成和順也天子當言王宮鄭注知兼天子者公宮謂公之宮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耳非謂諸侯公宮也云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案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即詩周南言告師氏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者也云女所出之祖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天子雖七廟止自高祖以下與諸侯同也云公君也者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而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宗也祭其所出之祖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俎唯魚也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齊盛而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公族教于宗室者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爲壇而告者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

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此註或有作墠者誤也蓋祭法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一廟無壇則爲墠而告之耳

横渠張氏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于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　又曰祖廟未毁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藍田呂氏曰五廟自高祖而下爲未毁宗女同出于高祖則其服緦緦則親也故教于公宮同出於五世以上則無服無服則疏也然猶統于大宗故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正順也詩云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婦言辭令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婦容婉娩也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婦功絲麻也詩曰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至于教成則祭其所出之祖以告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女親行之脩婦職申婦敬以告事而已故禮不盛也此申言婦順其教有素故曰所以成婦順也

嚴陵方氏曰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有言矣形之於貌則有容有容矣施之於事則有功故先後之序如此魚之爲物柔巽隱伏上下隨陽易言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亦以之比婦人其牲用之固所宜矣前言明婦順繼言成婦順又言婦順備終言成婦順者蓋婦以順爲正故反覆言之如此且明而後可責責而後可備備而後可成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祖廟未毁者君之四從親也祖廟未毁則教於公宮既毁則教於宗子之室此皆有收族之意也婦人以順爲本故先敎之以德德本也言文也容者又其文之動也功者又其德之餘事也四者備則祭之以告其成也

石林葉氏曰公宮宗室尊者之居也教自尊者出明其有所受也於教成之際則曰成婦順於饋舅姑則曰明婦順者成言其始則於婦順不虧也明言其終則於婦順可見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鄭氏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

謂王陰事陰令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之所爲案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脩註云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后六宮在王之六寢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如三公分主六鄉之類也六鄉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周官三百此止百二十人故鄭云似夏時欲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言之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註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謂王所求爲於北宮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因講明古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于天子后聽天下之外治內治則男女之義莫尚矣立六官之職公卿大夫

元士分治之以佐天子聽天下之外治立六宮之職夫人嬪世
婦御妻分治之以佐后聽天下之內治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
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天子與后有
天下者也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也
司徒之所教皆是也內治者明章婦順也婦順之法德言容功
皆是也陽道者男所以正其室也陰德者婦人所以宜其家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正室之道天子所理也嘒彼小星三五
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則宜家之道后所治也鄭
氏謂內治之道婦學之法陰德謂王陰事陰令其義然也凡天
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內職至于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
理治必如周南召南盛德之化然後可致也
嚴陵方氏曰六官即天地四時之官也亦謂之六卿既曰六官
矣而又有三公者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有道者兼之無
其人則不置也昔周公位冢宰而又曰周公爲師宰則六官之
長也師則三公之長也以是言之則兼之之說明矣由公而下
以至于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九者蓋陽成於三窮於九以
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
也先言六宮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明則使之有辨章
則使之有成順爲女之正故曰婦順教乃子之道故曰男教於
家曰理於國曰治孝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與此同意
馬氏曰先六宮而後六官內外之序也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
位乎外是也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尊卑之序也蓋六宮皆統
乎天子故也道者德之兼德者道之分故曰天子理陽道后治
陰德治者職之總職者治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其
政足以理國家其化足以和內外其道足以通陰陽非聖人則
不能至也故曰盛德也禮器曰大備盛德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此蓋定額殷周一也若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鄭氏謂君
子不苟於色有則充之無則闕負雖不足其額百有二十猶定
然則九卿三三公二十七大夫三九卿八十一元士三三二十七
大夫後世雖有溢員其百二十猶信不以溢妨正也不言明章
天下之婦順吾知正家而已不曰內和而家理而曰天下內和
而家理所謂正家而天下定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
石林葉氏曰陰以柔靜爲德其聲則地也地有成形故言治陰
德治者順其理以行也陽以剛動爲體其聲則天也天有成象
故言理陽道理則無事乎治也唯其爲地道故婦貴乎順順在
內也家所以理唯其爲天道故男有教教則有所勉在外者也
國所以治雖然於家理而後言天下於男教則不及焉何也蓋
明婦順者自內始其漸及於天下故天下內和而家理若男事
則在外可見者也故章明天下之男教而後曰外和而國治內
外和順國家理治則其德崇矣
盱江李氏曰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
爲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
其可乎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以陰禮教九嬪又以婦職
之法教九御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
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褻功無侈服無
褻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
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妒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冕
置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又曰此經言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于天官序則世婦以下

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大夫士尚唯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備可知矣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愼若此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何義也

錢塘于氏曰古之盛時政治之要本乎一原內廷外廷脉絡相貫二南之詩用於鄉人邦國而家人之位正乃可以定天下故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初不預於后妃而卷耳之詩乃以輔佐君子言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若無關於后妃而桃夭之詩乃推后妃所致言之當時一人無爲以守至正德宇雍睦而福履綏綏氣象和平而子孫衆職此之由也是則聽天下之內治即所以配天下之外治婦順之明章即所以扶男教之明章故謂之盛德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鄭氏曰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人父母之義左傳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

藍田呂氏曰男教陽事上應乎日婦順陰事上應乎月有不得則謫見於天爲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爲之變月食則后爲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以人倫推之天子脩男教天下之父也后脩女順天下之母也其德之盛必能以天下爲一家爲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

嚴陵方氏曰事失於下而適見於上常適當爲故通用適字食則日月爲爭氣所薄若爲物所侵食也素服則以喪禮自貶也夫日月者天子與后之象也陰陽者天子與后之道也日與月則晝夜相須而成時者也陰與陽則寒暑相須而成歲者也天子與后則內外相須而成化者也服天子以父之義服后以母之義者言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也檀弓謂之方喪者以此

馬氏曰天子之與后人之所爲也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天之所爲也天人之道莫不相須而後成也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此相須之道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使民如父之尊母之親而卒服之以齊斬之服不亦宜乎

山陰陸氏曰周官九嬪世婦以屬天官以此資讀如字謂之資衰者資於事父以事母也

石林葉氏曰聖人非不知天亦非不求知天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故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則天下爲之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則天下爲之服齊衰父母爲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爲之服者報其義也

建安眞氏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新安朱氏曰按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天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月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見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五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有此四事者以鄭註下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故也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致仕在鄉之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學中名爲鄉先生使之教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時先爲鄉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擇學生之最賢者爲賓次則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此則州長爲主人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然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此則黨正爲主人此鄉飲酒義說儀禮鄉飲酒也鄭註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之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註云大夫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鐘磬皆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故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也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輔佐文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先盡其
性於上以爲禮樂政刑之大本也四者有本莫不源源而流於
其民於是采其賢能豪傑可以表民者列爲百辟侯于六服俾
行其禮樂政刑以制其民之過不及者咸用中於五品焉是以
君臣盡其義父子盡其仁兄弟盡其道夫婦盡其德朋友盡其
忠信溥天之民莫不盡其性以致中和也愷悌之風浹于四方
而萬物由之得以盡其性矣此靈臺之詩所以樂其有靈德及
於鳥獸昆蟲而行葦之詩以嘉其忠厚仁及草木也然而究賾
其本莫不首善於六鄉以篤其風化之所自也故周官大司徒
之職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
糾萬民所以束之入乎三物也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
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獄訟者聽而斷

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然則六服五等諸侯之封爲國者千有
七百九十三自三鄉三遂而降莫不放此授教於大司徒而模
範其民俾建其中焉然此溥天之民一有弗盡其性以允中和
而任乎情偶過與不及者無所以自容也故其教官五家爲比
則長之以下士五比爲閭則胥之以中士四閭爲族則師之以
上士五族爲黨則正之以下大夫五黨爲州則長之以中大夫
五州爲鄉則以卿爲之大夫以綱其鄉之教典而紀之以州黨
族閭比之官莫非三物之爲職也大司徒則掌主之教典而天
下鄉遂都鄙主其民者必授教法如六鄉之綱紀焉故族則有
里校黨則有庠州則有序鄉則有學司徒則有大學所以萃其
英才而教之三物也而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於州
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允乎五品以礪其德行也以觀
其賢能也以采其髦俊也又設司諫之官以糾其德行司救以

以禁其奇衺調人之官以平其讎難媒氏之官以合其民婚則
風移俗易以不盡性於中和者爲愧爲恥爲邦閭之指笑也此鄉
飲酒之禮所以爲王道之易軌模爲風俗之砥礪也故孔子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其謂此乎
藍田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
射焉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
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
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然正禮無正齒位之事而此篇
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乃所以正齒位也但此禮略而不載
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酒凡有四事唯飲國
中賢者於經無文但此篇云鄉人士君子鄉人則鄉大夫士則
州長黨正君子謂卿大夫士則飲國中賢者義或然也然鄉人

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必四事而已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
斯出矣亦皆鄉人而言之也此篇凡五章初言尊讓絜敬所以
免人禍也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先禮後財則民敬讓
次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次
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也
長樂陳氏曰酒者人之所以養陽也而人情無節則亂故先王
有禮以制之焉書曰有正有事無彝酒則非時而飲者皆禁也
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則不特非時而羣飲者又
戒也蓋酒之爲物易荒者也而其於人始乎治常卒乎亂始乎
安常卒乎危故不能節之則其所以養之者適所以害之故古
人之在上者樂至於無厭猶足以速其亡而況於民乎是故節
之以其時節之以其禮而鄉飲之所由作矣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故古者於鄉必飲酒以序齒

言且飲酒者人之所樂序齒者人之所難因其所樂而寓之以
所難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清江劉氏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
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非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
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僎坐于賓東
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
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崇德其二曰彼羸也
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
而異所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
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唯鄉飲酒乎
董氏曰古者聖王之制禮樂也既治其大者不忽其小者天子
之都廟朝之上既已煥乎其有文章矣而諸侯之國卿大夫之
家州閭鄉黨之間冠昏喪祭饗燕飲射莫不有禮莫不有樂文
理備具所以與天下之民共由之使人日從事乎其間故其教
化之成也孝弟忠信仁義之美達乎州閭而行乎道路後世之
制禮樂也事其大者不事其小者致詳於天子之所獨行而滅
裂於衆人之所常用朝廷之聲明文物則粲然莫不有制鄉黨
教化之具則往往闕然不講故雖有禮樂而卒不足以美教化
移風俗何者天子之所獨行不接於下民之耳目也夫民目常
見之耳常聽之身常從事乎其間然後靡然不覺大化之陶已
也目不常見之耳不常聽之身不常從事乎其間欲使之化不
可得也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禮在先
王禮樂之中最其小者也而孔子于以知王道之易易然則
禮樂之為用唯其小而近於民者最為乎教之本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
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

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
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
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觶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謂
始升時拜賓至道謂此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鄉飲酒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王
制之以道也此鄉大夫迎賓故於庠門外主人將獻賓時以水
盥手洗爵及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
以致其敬絜之意也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
再拜其拜賓之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
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
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賓主相拜
致其恭敬之心也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
酒于序是州黨皆序也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
鄉之庠學不別立也
藍田呂氏曰鄉飲之禮以謙遜之道尊賓始見于拜迎庠門之
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絜清之道接賓則見于盥洗揚觶之際
盥手洗爵始獻賓之節也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亦盥洗而揚觶
不敢慢也極其所以賓主之敬則見于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
節也賓拜主人洗主人復拜賓洗是也拜受拜送者賓受獻主
人受酢賓受酬獻酢酬者拜送受者拜受也拜既者賓主獻酬
卒爵皆拜也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
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於
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鬬辨而免於人禍則先王制禮也
有道非苟為繁文縟節升降之末者也
長樂陳氏曰因賓賢而為飲則不失於養人而所飲者備禮則

人不至於亂然所謂禮者豈一端而已哉禮見於交際行之於學所以尊重事也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謙而三揖至于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也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爲拜既而其禮蓋亦備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之在我若卑則於人爲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燦然而文以之接懽然而恩以之愛不期於鬬而已無暴不期於辨而已無亂小人由之而不能知君子知之而不能名此聖人制之以道者也揚子曰行禮於此而民得於彼矣其制豈非以道乎

嚴陵方氏曰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序成於相齒故鄉飲酒之禮必行之於學行之於學而此止言庠門者以養賢養老爲

主故也王制言耆老皆朝于庠非謂是乎禮莫重於拜拜則敬之至矣故曰所以致敬也呂氏曰無辭不相接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尊讓絜敬則不褻矣故曰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鬬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不鬬則無暴之禍不辨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人斯暴之亂人者人斯亂之唯君子無暴亂之行所以免於人禍也

馬氏曰主人者或以鄉大夫或以州長或以黨正隨其行禮之時也入三揖而後至階者主所以致尊於賓也三讓而后升賓所以致讓於主也觶爵察三升者也傳曰粲然有文以相接尊讓絜敬者文也故君子用之以相接也聖人制之以道者制之於暴亂之前也聖人用道而制禮者也賢人知道而由禮者也衆人無知而制於禮者也

石林葉氏曰道者義之所自出言鄉飲酒之禮則所貴者義也言鄉飲酒之義則所出者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鄭氏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燕私可以自專也絜猶清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又羞出自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以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閒示賓主共有此尊也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道尊右貴其質本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者謂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稱冠義以來記者皆舉儀禮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

藍田呂氏曰酒主人之物而曰賓主共之者賓主皆敵此尊且明君子之財當與人共不自有也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酒之設皆尚玄酒質之爲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主人致味以養賓故曰主人共之而不以與賓共也洗當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賓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敬人者各自盡也

長樂陳氏曰夫禮見於物則其致飲有尊其致食有羞其致絜有器賓主共之者言其飲也羞出自東房者言其食也洗當東榮者言其器也盡於鄉人言士君子所以別遂人之爲氓以夫鄉主教遂主耕故也房在東則戶在西也東者主人位而主所獻者爲主其西者賓之位而賓所酬者爲賓其唯夫賓與主和獻酬而皆有共也此尊所以閒於房戶之中以見賓賤且有尊則有酒矣而酒以玄者玄爲北方之天道而用之所以貴其質

又將以敎民不忘本也
嚴陵方氏曰鄉人士君子則衆四例之禮皆同國艱言之也玄酒者以黑黍和於水而爲之其爲色則幽其爲味則淡皆其質也東房者主人所在故曰主人共之洗者承盥洗之器貴榮亦主人所在故曰主人所以自絜
馬氏曰東主位也鄉人士君子者言其行禮之人也尊於房戶之間至自絜以事賓言其行禮之事
山陰陸氏曰鄉人士君子鄉人之中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周官所謂賢能是歟
賈氏曰榮即今之搏風疏云屋翼榮者與屋爲榮飾言者與屋爲翅翼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

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鄭氏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遵猶成也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者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者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謂衆賓也四面之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主象夏始賓象冬始僎象春始介象秋始
藍田呂氏曰三賓者衆賓之長者也其所以輔賓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蓋星之大者有三也其名不可得而考也先儒謂三大辰心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亦莫知其所稽也月晦三日而後明生於魄故曰成魄讓之三者取象成魄於三日也東北至于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而主仁故自孟春至于孟夏生氣之所行萬物之所發生天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于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之所以收斂天之尊嚴氣也賓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賓故賓主以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天下之理義存焉天下之理義無所不涵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

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也不在乎他在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然後得於身得於身則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同之故誠之而至誠乃天之道是亦聖人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又衆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日月星也後言介僎象日月則此言陰陽蓋主日月耳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賓三同以象三兩之數介僎之輔賓主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陰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爲之體必資陰陽以爲之用有陰陽以爲之用然後三光之象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

序成故西象之序如此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為本水以陰而凝凝則為嚴以陽而溫溫則為厚則嚴凝者陰之氣也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溫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為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為仁介僎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為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坐賓當於陰之地以賓者接人以義故也坐主當於陽之地以主人者接人以仁故也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盡也既曰接人以仁又曰以德厚者蓋明盛德溫厚也以接人以仁為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為嚴凝尊嚴可知矣賓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見於俎豆有數非夫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興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從來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然禮之所體固不止乎長幼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鄉飲酒之禮主於序爾故也道在於我故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以鄉飲酒制之以道故必以道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成覲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主人坐東南象夏猶必室在巽也賓在西北象冬猶水室在乾也他倣此俎豆有數曰聖爾雅所謂獻聖也此數言以體長幼為鄉飲酒禮言之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德也者得也得之身而足德得於身還以得身聖人務德大人務業

馬氏曰主人者尊賓而賓接以義故賓位西北天地之生盛於東南天地之成盛於西北主以生而接賓賓以成而報主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賓主有事事皆有其俎且有數數皆有義推意於事推義於數非聖人不能故曰聖聖有所立而行之者又將以敬則謂之禮長幼出乎性用禮以體別之則謂之德蓋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石林葉氏曰主人致敬於賓其尊之象天主人以物養賓其親之象地介則居乎兩間以象陽之助天者也僎以卑巽接人而輔主則象陰之助地者也賓以義成人故坐於陰之盛地而介則坐於西南以始成乎賓道也主人以仁為德故坐於陽之盛地而僎則坐於東北以始成乎主道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主人以仁接賓而在東南則生氣之盛位故亦曰天地盛德氣也賓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僎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皆輔之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賓主有事俎豆有數鄉飲酒之義也義則禮之情而已知禮之情者能作故曰聖有其情則必有其文文在外者也不敬以直內則所謂鄉飲酒者亦文而已故將之以敬曰禮必曰聖人務焉何也蓋莫不有事而當務之為急所貴乎聖人者以其知務也三代之王其教民孝弟者常先於鄉飲則亦急於當務而已　又曰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以東南西北為位則設席當射角占兩面蓋各本其氣自始至於盛也古為位未有射角者故近歲行此禮多不能曉蔽於主居東方之言往往以東西相向若然是兩面而已且言賓必南鄉又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賓主皆在西而賓亦言南鄉可見其位連

於北介東鄉其位違於西矣古書多互見言賓如此則主之東南亦可以類推大抵讀書不可缺一須前後參見其義未嘗不顯但學者鹵莽耳

廬陵胡氏曰四面之坐必取四時之始者春秋謹始之義列敵度宜曰義賓與主敵不失其宜是接以義周官行人掌客司儀掌訝凡四職皆賓客之事而列於秋取天地之義氣也君子以友輔仁僎者主人之友脊曰聖克念曰聖生曰聖大而化之曰聖事無不通曰聖仁且知曰聖仁義又近聖焉聖之取名多矣此言仁義接而繼之曰聖則聖者指仁義言也大司徒之職以仁義聖爲六德故此謂之德也德也者得於身謂仁義禮躬行自得而非僞爲也古之學術道者謂賓賢之人學道藝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鄭氏曰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嚌肺者祭酒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末又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涚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以言此席之設本不爲飲食蓋主人敬賓於外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己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經後說前席故變文言上上亦正也先禮即貴後財則賤亦互相通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然則君子之於飲食飽於敬而不飽於味也飲酒之禮盡主人之敬以養賓盡賓之敬以荅主人者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嚌之坐祭酒興席末啐酒主人之禮賓不敢不荅故祭薦祭酒敬主人之行此禮也賓敬主人在禮而不在食嚌以嘗之啐以成之也啐於席之末不於席之正者明是席之正在於行禮不可以飲食瀆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于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乎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之矣一飲食之間可以化民成俗則升降之文不爲末節也

嚴陵方氏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擧周人之所貴也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嚌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則獻賓之觴也卒觶則酬賓之時也主獻賓賓酢主主酬賓三事既備則飲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觶西階則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先禮則敬讓後

財則不爭財者飲食之所用故以財言之
石林葉氏曰啐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嚌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當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觶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矣人所務蓋如此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孔氏曰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亦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向南面立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以明尊敬長老也六十者三豆九十者六豆者以其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二豆而已故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鄉射謂春秋二時州長聚合其民爲射禮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孝弟之行以此而成立也儀禮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鄭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時正齒位及其末皆以醉爲度雜記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鄭云州黨鄉之屬者言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此鄭別解州黨而謂之鄉也鄉之所居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侯國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己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王國之相來臨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故引以相證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貴老也其政則遺其妻子使養其老家殖之桑畜之雞豚狗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教則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四代之養皆於庠序更用饗燕食之禮皆所以使民不遺老窮知貴老之義故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于六也尊長近乎事兄弟也養老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老則民德歸厚矣強不犯弱衆不暴寡人倫既正教行俗美薰沐涵濡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春秋合諸州長而射冬行之黨正之正齒位鄉黨皆見儀容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六十者坐而役使人者也五十者立則若役於人者也而長者於是乎尊矣民之尊長有從兄之義而後能為人弟也六十則三豆七十則四豆八十則五豆九十則六豆年愈多者豆愈加而老者於是乎養矣民知養老則有事親之仁而後乃能入孝也蘧桃梅之屬地產也豆麋鹿之屬天產也地產所以養其陽則天產所以養其陰而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籩夫人入能孝而出以之養老入能弟而出以之尊長而教不成國不安者未之有也然所謂教者亦何嘗家使之至而日使之見哉合之鄉射國之鄉飲而為之教則不期於化而自化矣蓋射所以觀德也飲所以尚齒也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言庠而繼之以射是鄉之有習射尚齒矣而鄭氏以為黨正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為主者不已誤耶蓋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有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有射於黨以觀德者以夫黨不若州之衆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其有德也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序是也賈公彥以為射之有飲酒誤矣夫唯黨積而為州州積而為鄉故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而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乃其意也

嚴陵方氏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老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唯六十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養老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其教豈有敝乎故曰而后成教教既成矣而國豈有危疑之禍乎故曰而后國可安也之禮也特行之於一學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之所及乃與家至不異特行之於一時而已固非日見也然教之所形乃與日見不殊亦由制之以道而已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飲酒之禮故言合諸鄉射也

廬陵胡氏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謂聚其民於鄉射以教之鄭謂此章說鄉飲酒是黨正正齒位非鄉大夫飲酒也其義蓋以儀禮鄉飲酒無正齒位之禮而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是黨正齒位也案鄉黨稱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十六十者而此經下亦云少長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鄉謂此說鄉飲酒是鄉大夫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州長射矣若每州當貫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鄭氏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速賓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孔氏曰此引孔子觀鄉之言以結成鄉飲之義并明主人待賓貴賤之別及於賓介禮之隆殺也孔子言觀鄉飲酒之禮有尊

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重言易易取其語順也主人親速賓并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賓介至門主人拜之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也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又介省矣衆賓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揖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脩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易者甚言其易也禮主乎別節文雖繁而不可亂也因親疏長幼貴賤之等差以為屈伸隆殺之節文明辨審察然後盡乎制禮之意矣尊無二上非獨為君臣言之國之所尊君也雖諸父不能抗之家之所尊父也雖母不得以抗之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則羣居亦有尊也喪祭燕飲皆有賓有衆賓則賓亦有尊也故飲酒之禮賓介與衆賓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別貴賤也賓介與衆賓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賓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賓可知矣及衆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矣於一等之中寖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親速者躬至其家而召之也不言衆賓則此正言賓者三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拜之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之義別矣主酌賓為獻賓荅主為酢主又荅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之時惟祭酒得坐及飲酒則立蓋飲酒所以養己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前言貴賤之義此言隆殺之義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為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為之殺故其序先貴賤而後隆殺也

廬陵胡氏曰觀鄉飲酒有尊賢尚齒之法知王者教化之道平易近民也易猶相弓云易則易

禮記集説卷第一百五十六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鄭氏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能則以禮正之之事工入升歌三終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獻工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閒歌三終者閒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此皆鄉飲酒之文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工告樂備遂出者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

長樂陳氏曰工入升歌三終堂上之樂也則笙入三終者堂下之樂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此之謂也而歌之者一篇爲一終則三終者三篇也鹿鳴燕嘉賓之詩也而歌之所以示事言今之所飲者皆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而勞之所以示勸言今之來者皆可勸者也及夫賓既至矣而無禮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情此皇皇者華之詩所以繼也其詩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也此工人之三也南陔相戒以養也而樂歌焉此與夫投壺之歌養者類矣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而樂歌焉此與夫人饗之清廟者類矣而清廟所以示德故曰白華者示德也白華所以示其德則南陔所以示其行及夫外有行而內有德矣不得其時而飲之亦不足以行禮此華黍之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歲豐宜黍宜稷者乃其意也此笙入之三也夫示事也示勸也示情也此主人之所以事人者也示德也示行也示禮也此主人之所以成己者也故主人獻之若夫相代而爲閒歌相同而爲合樂則無所獻矣以其不特於主人故也閒代也上下之樂於是乎代作也魚麗作於上以見物多而禮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有由庚以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也南有嘉魚作於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有臺作於上以見得賢也自況能立大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儀以繼之詩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也此閒歌之三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者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教其臣　又樂書曰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

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

河南程氏曰二南之分以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大姒之化者屬之周南以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大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此爲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岐雍之閒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嚴陵方氏曰主人獻其所奏樂者即儀禮言卒歌主人獻工是也樂工之賤亦獻之者示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歌者在上故曰升匏竹在下故曰入升堂所以示德笙歌所以示事間歌以示相成之義合樂以示相與之情故其別如此雖然均是詩也或歌之或笙之者以其序之先後而爲之別也序之先者則歌之於上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曰升歌三終是矣序之後者則笙之於下若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入三終是矣至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歌關雎則笙鵲巢之類凡一十二篇亦莫不以序之先後而爲之上下焉歌亦笙止謂歌者以笙與歌相間故也合樂兼有笙歌而通謂之樂者以其兩者相合而爲樂故也上言主人獻之者獻歌工也下言主人獻之者獻笙工也間歌合樂而不言獻者以皆有笙有歌其所奏之樂即其所獻之工故也夫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言君之待臣有以得其歡心若是者德也德成而上故升歌之以示德南陔白華華黍言孝子之事親又以致其和氣若是者事也事成而下故笙入之以示事間歌之詩六篇若嘉魚之類言賢和以從上若崇丘之類言物和於下上下交和則有相成之義故間歌之所以示相成之義也合樂之詩六篇若關雎而下言聖人之化若鵲巢而下言賢人之化聖賢同化則有相與之情故合樂焉所以示相與之情也且鹿鳴嘉魚而下則小雅而已然不及大雅關雎鵲巢而下則風而已然不及頌何也小雅大雅皆言政而大雅之政爲大風與頌皆言德而頌之德爲盛鄉飲酒之禮止行之於一鄉故止歌風而不歌頌歌小雅而不歌大雅夫樂衆矣止曰笙入何也以鄉飲不若燕禮之大亦猶投壺不若射禮之大故止命弦而已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亦用瑟而經不言者以笙爲主故也工告樂備遂出者則以反爲文故也工告樂備遂出則樂豈至於淫乎一人揚觶乃立司正則酒豈至於亂乎

清江劉氏曰由庚崇丘由儀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鄉飲酒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

新安朱氏曰今按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尊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註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是也亦有用鐘鼓奏之者諸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則謂之房中之樂也后妃夫人同是文王之化召南是文王未受命已前之事諸侯之禮故稱夫人周南

文王受命稱王之後天子之禮以成稱后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
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
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
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
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鄭氏曰遺猶脫也忘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
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
孔氏曰此明旅酬長幼無被遺棄及飲酒無數猶能節文不至
於亂又總結上五種之事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
齒以次相旅至於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
之限是弟長無遺也降說屨升堂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以前皆
立而行禮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
爵也朝後行禮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此
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賓出拜送言飲
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是在燕
樂而不至亂也彼國謂天下諸侯也
新安朱氏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
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藍田呂氏曰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則有禮也和樂
而不流安燕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弟長而無遺則均均
則仁矣仁義而且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
舉斯術也達之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之可行
於天下此禮是也
嚴陵方氏曰降說屨升坐者降階說屨復升堂而坐也脩爵無數
者脩舉也脩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以

至於節文終遂焉所以知其安燕而不亂也五行行之於一身
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
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
矣
馬氏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
能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賓主皆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
聽事賓出主人拜送如拜至禮焉若自始以至終皆有節文終
遂焉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廬陵胡氏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
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而天下正矣故繼之以
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
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
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
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鄭氏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
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
物海水之委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孔氏曰此記者覆說鄉飲酒有所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此
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
主象地前經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昭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
大辰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
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地之政教出於大辰亨狗於東方覆說
前文蓋出自東方也洗之在阼水在洗東覆說洗當東榮也尊
有玄酒亦覆上文也

藍田呂氏曰此至篇末申言鄉飲酒之禮又有所法象前文有所未盡者皆再明之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

長樂陳氏曰禮見於賓主則立賓以象天天尊也而用賓之卑以象之蓋賓者禮所伸故也立主以象地地卑也而用主之尊以象之蓋主者禮所屈故也此賓主之所以象天地也三賓則衆矣何以知之此禮有曰賓主有曰介僎而又有衆賓焉故曰衆賓升受坐祭又曰衆賓自入是以知其然不言衆賓而言三賓何也樂爲陽而禮者陰之類也古之言禮者多以陰而鄉飲者禮之盛也進之而有三揖退之而有三辭分之而有三賓所以象國之三卿所謂三者豈非言禮者必以陰而取法於月乎蓋月三日則成魄而未至於三焉者非魄也三月則成時而未至於三焉者非時也故適乎三則已甚不及乎三則爲未成此衆賓之所以爲三賓而與夫三辭三揖者類與牲用狗者狗之爲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非其人則在所去故古之人於燕饗飲食皆用之

嚴陵方氏曰日者陽之精陽生於北而出於東故坐僎於東北以象日月者陰之精陰生於南而成於西故坐介於西南以象月前言陰陽此言日月者陰陽之義配日月其實一也曰日月又曰三光與孔子閒居言天地又言三無私同義或言立或言設何也立則本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之後因賓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賓立主於前乃設介僎於後也故於賓主則曰立於介僎則曰設焉三賓即賓也以其有別於衆賓故謂之三賓而亦言立也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爲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爲教之本也凡植物皆地產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產足以養人之陽天產不特狗也而特亨狗以祖陽氣者蓋陽之辰窮於戌而爲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亨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盛之於罍者其酌之於罍而縣之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馬氏曰上標乎性命之妙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制禮也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綱大經之以天地則知日月爲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爲綱有經有緯有紀有綱天地之道備矣參之以三光言參於經紀之間左海者水之無窮言主人之養人無窮已也

廬陵胡氏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時之政教繫焉故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周公誥康叔曰有正有事無彝酒又曰其爾典聽朕教夫聖人豈以飲酒爲常哉亦有政教存焉故鄉飲必先政教之本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鄭氏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也長大萬物也察

或爲殺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賤
其間也東方者春產萬物者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禮者陰
也大數取法於月也
孔氏曰自此至稍終更總明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
三之義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春育萬物長之使大仁恩也
中者藏也者北方萬物所歸藏也介賓主也者主人獻賓將西
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賓在西階之上以介賤爲賓主之
間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
方產育萬物主人供客所須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事也三日
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此謂
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所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
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樂既爲陽故禮爲陰月是陰精故禮
之數取法於月也
橫渠張氏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賓主欲以尊賢故賓主相
對則是禮主於賓主而已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
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尊賓欲明其尊賢
藍田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
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
之則用之也背則北方北方藏也背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
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此坐賓主之間所以間
之也主人居東方者禮之所由出猶東方之產萬物也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
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
以法也
長樂陳氏曰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所以爲蠢蠢也然則物之
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

神之妙也此產萬物所以爲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於是乎
茂矣假者假而有益意蓋有所假則必有所益也故生之以爲
養增之以爲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時所以爲假也萬物之
於四時也生於春長於夏衰於秋老於冬而至於秋則修而不
舒者物之情也詩曰秋日萋萋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爲愁也
中在內能隱而不能顯此中之所以爲藏也天子之立也將以
嚮時而接天下者也而以四時言之以左爲仁右爲義向左仁
背右義非以夫用天之理者足以治人故耶
嚴陵方氏曰賓雖坐於西北而其鄉必南言賓必南鄉則主必
北鄉可知矣天子者盡人道以成位乎天地之中則其左右鄉
背可不合其德乎春以木德爲仁夏以火德爲禮秋以金德爲
義冬以水德爲知則五行之德言之則如此若夫合陰陽之道
言之則春夏以陽而無非仁秋冬以陰而無非義也秋冬既無
非義然不謂冬爲義者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也以其饒至
於夏猶爲仁以其乏止於秋已爲義此言鄉飲酒之坐及於天
子之立何哉夫以一鄉之坐足以見天子之立則飲酒之義固
非苟然而已則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有在乎此也前言
賓必南鄉以見主之北鄉則此言介必東鄉又以見僎之西鄉
矣前言四面之坐其以是歟賓南鄉主北鄉而介東鄉焉則介
于賓主之兩間矣故曰介賓主也介之得名又以是歟主人雖
坐於東南而北鄉然所居則以東方爲正也東方者產萬物之
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焉此所以必
居東方也前言若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亦此意然必曰造何也
蓋爲而就行而至皆曰造膳羞則饔人之所治必爲而就也庖
厨則君子之所遠必行而至也故飲食必以造言之而居之之
所亦謂之造焉膳夫言卒食以樂徹于造是矣王制言大國次

國皆三卿故此言建國必立三卿而鄉之三賓則有三卿之象故足以爲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馬氏曰春木爲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乎夏而盛矣天地之義至乎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長者大之而已秋斂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秋爲揫斂則知春夏爲發散也以冬爲中藏則知春夏爲外發也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

山陰陸氏曰春所以產之產之者聖也冬所以復之復之者神也假之者仁也愁之者義也借藏聖人以此退藏於密是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據此坐面東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賓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主人者造之若客受成而已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非政教之本也

江陵項氏曰此鄉飲酒義也聖首萬物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借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爲聖施於物爲仁形於事爲義存於心爲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因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此章當在上文賓必南鄉之下末句當云產萬物者聖也

石林葉氏曰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卿也鄉之賓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賓則政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爲本所以謂之禮之參也

新安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隔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疏知其繆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耶此其大義本不足言而疏於例亦當削去今特著之以明述此義者之謬不足深究云

射義第四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故也射之所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虞書云侯以明之則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長樂劉氏曰射之所以爲藝而次于禮樂者有足以成人之德行而正其性命也何哉鄉三物之爲教也六德出於性弗能盡其性則德有弗備矣六行出於誠弗能存其誠則行有弗篤矣是故君子之學也閑其邪所以存誠也存其誠所以盡性也盡其性所以畜德也畜其德所以植行也然則六行之本在德六德之本在性盡性之道在乎誠明存誠之道在乎閑邪而播其德行於五品者其惟六藝乎禮樂所以栽其德行而致之君親者也射所以觀其德行而兆其用捨者也然而人之禀受或自

誠而明或自明而誠誠矣則無不明也明矣則無不誠也然后性可盡矣性盡則六德可蓄德蓄則六行可植行植則無所入而不自得矧於射乎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射禮何取也蓋不能射則是不能防患不能防患者不能有其身者也不能有其身則是不能入於道者也不能入於道不能制於法者也是故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也則驅諸射而射者人之所難也則衆而爲之制自天子之尊必有射諸侯以至於爲卿大夫士皆行之則天下四方之遠者莫不化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禮之言射貴賤上下各有其法與其義而不相廢也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時而爲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諸侯言賓則天子爲主矣至於燕射則卿大夫燕以射之而已雖然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而推之蓋不獨此也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已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而鄭氏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也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也夫此數者皆射也然就其中而攷之則軍射者禮之變爲不足道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鄭氏曰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孔氏曰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鄉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藍田呂氏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酒皆樂也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焉

嚴陵方氏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爲先爾

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爲之也

山陰陸氏曰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鹿鳴賓主之道也非君臣之道也故先王於燕禮更以明君臣之義燕義曰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故諸侯之射必以示慈惠爲主鄉飲以序齒族不必上所惠也故鄉大夫爲賓有事則拜而荅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示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寡賓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鄭氏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曰審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賓射之的謂之正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禮射有主皮之射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所謂大射鄉射是也為力者主皮之射也主皮者主於獲而已尚力而不習禮故為力不同科也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但既揖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體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怠惰傲慢之氣生則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于義而安之則非法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矣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故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也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又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長樂劉氏曰士之為道也德積於性而行隱於中非如聲色之有形可得而知也而況雜之以情偽乎唯射之中否可以見其心之失得而性之存亡也經曰內志正外體直則持弓矢審固者謂射者必正其志也有幸勝之志則不勝矣有求中之志則不中矣有祈爵之志則失爵矣有懼負之志則必負矣是謂內志不正者也志正而不惑之謂之審克正而必中謂之固然則持弓矢審固者誠明純備也六德在我者也揖讓而升當物而射周旋中度者足以知其禮矣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奏不失其節者足以知其樂矣正己而后發不中則反求諸身不怨勝己者足以知其仁矣必取其爵而人不以為貪必居其勝而人不以為爭者足以知其義矣性情交勝不欺於人失得由中不固於外者足以知其信矣中於百步之外志正而不惑者足以知其知矣是故誠明充於內者禮樂中於節審固定於心者正鵠應其手好惡存諸心者其可得以與於是也所以先聖王用之以擇賢才而觀其德行然後取而用之無不中矣不曰射者可以成人之德行而正其性命乎

嚴陵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觀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已及其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焉

馬氏曰凡此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此其一隅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正直為正內志言正亦言之法若落箭不固也若出埒不審也審在上亦言之法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

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鄭氏曰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以騶虞為節者歌騶虞之詩以貍首為節者歌貍首之詩也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並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為志諸侯以時會為志大夫以循法度為志士以不失職為志明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乇之五節先以聽諸侯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蓋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詞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　又樂書曰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三耦射二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事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蘩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蓋士則尊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射節乎不言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清江劉氏曰鄭玄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為貍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倫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但仲尼刪詩之時樂正已亡此篇而諸侯朝覲之禮久絕惡貍首之害己又皆除其籍故使不在二南也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藍田呂氏曰騶虞樂官備者騶虞官也所以掌養六畜也虞山澤之官也所以阜繁鳥獸草木者也騶虞之官以生物為之職推恐庶類之不繁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騶虞之用心則未有不王者也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王政行則騶虞之官脩騶虞之官脩則庶類繁殖蕃田以時矣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息矣于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乎二官故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先儒謂騶虞者義獸白質黑文不食生物其說既無據而又曰樂官備者謂一發五豝喻得賢多亦牽會為之說也貍首樂會時者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及此篇所引詩曰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旋皆貍首之詩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麕可以聘如王之女鮑魚臭買可以為君子之歡也執手者所以道信結歡也自曾孫侯氏而下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者采蘋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所以采蘋采藻湘之奠之皆在家所習教成之事也大夫妻已嫁能循在家所教之法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蘩樂不失職者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蘩于澗沼之中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者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唯被以從事是為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好生繼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敬事死命者也先王制禮作樂以養人起居動作多為文章以寓於聲色臭味之間無非所以示人者也薰沐漸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射之為藝容體既比於禮又欲其節比於樂樂不可以無尊卑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矣夫使君臣上下皆習是禮聽是詩以進是德成是功則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明於禮樂其盛德之事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嚴陵方氏曰節者樂歌之節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蓋謂是矣王氏謂天子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貍首為節者樂御而射以禮雖然射必以樂為節何也蓋射所以習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可黷也習而不已其勢必至於黷焉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且武者威也先王以之飾怒樂者樂也先王以之飾喜習飾怒之具而以飾喜之具節之則自天子以至于士豈有黷武之弊哉是則先王之微意也騶虞言葭蓬豝豵以見遠人之地虞人之野皆由其道而得其宜焉以一官之至賤至遠且能使鳥獸草木蕃殖而稱其職若是又況其貴且近者乎此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則諸侯之於天子也春之朝夏之宗秋之覲冬之遇以至比年之小聘三年之大聘豈或違其時者哉此所以樂會時也采蘋者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所用有常器所奠有常地此所以樂循法也采蘩言奉祭祀則不失職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以備官為節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為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為節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為節前言官備此言備官前言會時此言時會者蓋能備官故形於樂也故樂官備能時會故形於樂也能樂會時焉內能明乎節之志則外不失其節之事矣志明而事不失則功成於國而德行立於身矣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既成於國體以之安焉非德之盛者疇克如此

馬氏曰騶虞為節以至不失職為節所謂其節比於樂也蓋天子所貴者德教而已官備則德教有以行故以騶虞之九為節以其朝廷既正而官備也諸侯樂其時會之事則功成於一國至於大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家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身此所以德行立而無暴亂之禍矣然騶虞一國之風而為節於天

子采蘩諸侯夫人之詩而爲節於士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取詩者不以迹害理矣

山陰陸氏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可謂官備矣吉日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雖不疑不睡又有文焉若是者可以會矣原壤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亦以此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七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八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鄭氏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生有縣弧之義因此射事更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凡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爲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爲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計偕物也偕俱也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耳又曰一不適謂之過註云三年一時也再不適謂之敖註云六年二時也三不適謂之誣註云九年三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

三紲而地畢註云凡十五年鄭以此知三歲而貢士也
廬陵胡氏曰歲獻獻計借之物也於是貢士鄭謂歲獻每歲獻
也貢士三歲一貢此蓋書傳之說竊案經意止謂歲獻即貢士
爾與書傳異也鄭義非
藍田呂氏曰古之選士必以射者非專事於射也諸侯歲貢士
於天子固以德進言揚選也天子又試于射宮而進退之將以
考諸侯所選之中否而從之有賞罰也射者男子之事也男子
之事必有志於四方禦侮行難則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
生士不能射則辭以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僚射
則容體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不能
也非動容閑習則不能也非心夷氣平强有力而不倦煩則不
能也由此觀之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
意微矣學者聞燕肄業樂而不流究節文之衰理亟習之而不

僣足以正志意和容體以養人於善此先王所以制射禮故曰
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也天
子試士於射宮以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
反此者不得與於祭蓋禮樂小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爲然能盡射
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
而中多則其誠可以事鬼神矣諸侯以貢士之數與於祭不與
於祭而有賞罰以行益地削地之法焉則諸侯所以爲諸侯亦
以射選也故曰射者射爲諸侯
嚴陵方氏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
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
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
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
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貍首爲節所謂飾之以樂

也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
焉其容體比於禮即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即以采
繁爲節也比謂與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
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
不主皮以至投壺則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者
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
射爲諸侯也
山陰陸氏曰據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大射也故士不與知然者以司裘王大射
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知之也亦天子多賢大
射擇賓宜不至於士據若賓射則士射豻侯然則此經云天子
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奈何曰射固所以選士特大射不爲諸
侯與士設爾故曰諸侯在廟則皆北面詔相其法又諸侯歲獻

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據此大射不爲諸侯
與士設可知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苟非禮樂未有可以數
爲者也歲獻貢士猶言獻之歲貢士也獻三年獻比要之類流
亡孟子所謂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也
長樂陳氏曰貢士與射其來尚矣蓋人之賢不肖不能逃於威
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升同能偶之際故射於澤宮
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人材其遺乎
又曰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志大
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石林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
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

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鄭氏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存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或爲與
孔氏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之節此詩雖首之詩也但此篇有雖首字故以爲目若騶虞詩其字亦在篇內也侯氏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小大莫處言燕之時大夫君子及衆庶之士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則燕則譽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有聲譽是諸侯自爲備正之具鄭註樂作而射見大射禮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之後乃射故燕禮脫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藍田呂氏曰國家閒暇諸侯與其卿大夫士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爲諸侯之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養其羣臣至于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于則安則譽則兵不用矣此所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者也
嚴陵方氏曰侯氏即諸侯以旁出於天子故以氏言之若韓奕言侯氏燕胥覲禮言侯氏亦皮弁是矣言曾孫以見世爲諸侯其功德非一世之積也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養諸侯者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爲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己故也
山陰陸氏曰正言曾孫著諸侯如此非一世之習也四正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正樸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
鄭氏曰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公罔之裘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者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爲徐點壯或爲將旄期或爲耄勤今禮揚皆作騰
孔氏曰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皆誓衆之禮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註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也獻賓及介與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爲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爲司馬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又欲射之人敗軍之將言無勇亡國之大夫言不忠且無知與爲人後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奇謂配合之外更有奇隻也公罔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觶以誓衆而說所

耆之事二十曰幼三十曰壯六十曰耆七十曰耄自幼壯以來行孝弟耆耋而愛好於禮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脩絜其身以俟死問衆人有此諸行則可在賓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者此之所謂彌精於前前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精於耆耋好禮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蓋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初觀者在門外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工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而得在位者此老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互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勸之仕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如是之甚也孔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故矍相之事疑不出聖人聖人沒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或不知其德雖遜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故矍相之事謂聖人有是意則可矣謂聖人使門人言之則非也雖然語亦有理也故不得不解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故曰射至於司馬也記云既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矢延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詞也卒射司馬反爲司正然後行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事既卒則衆賓皆在賓位故公罔之裘與序點舉觶以衆賓皆在賓位故有不在此位及去者處者存者之詞也賓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賓在賓位則二人舉觶而語不復斥惡但使善者處耳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有負於世非賢能者也舍其親而爲人後有所利之而與求焉是爲與人爲後與人爲後者見利而忘親此君子之所不取也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德有立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德有成矣蓋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矣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寡矣有立者有之成德者寡矣不在此位也者疑詞也蓋言在此位也衆所會聚簡別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猶言文不在茲乎蓋言在茲也不曰乎而曰也者蓋深示其不斥言也

嚴陵方氏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爲司馬之時蓋司正則以治禮名之司馬則以治兵名之也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爲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爲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夫賁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爲人後者不可以謀義幼壯孝弟者幼而孝壯而弟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之謂也流俗言不知所從來也脩身以俟死則死而後已也學貴乎力故曰不倦禮貴乎常故曰不變道貴有序故曰不亂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學者不倦之謂三十而立者不變之謂四十而不惑者不亂之謂好學然後能立於禮立於禮然後能至於道故言之序如此不謂有如此者否則發問之詞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也旄與耄同孟子曰反其旄倪勸與僅同

清江劉氏曰先儒謂人有仕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

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且人雖無後故求後未有有後而
又求副者此非子路之指孟與之者子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
宗非于歟嫡子不後族人又子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于歟
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爲後非于歟禮不後異姓不
爲子異姓而爲人子非于歟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
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
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昔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仲由之所
惡也然則異姓何以有爲人子者曰世衰禮廢必有於夫婦之
間夫死子幼莫安其室於以適人少依其居長從其姓貪利其
祿富利其貨而莫之有外此亂之甚者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
不可易姓也

馬氏曰觀者如堵牆以言其衆庶也揚觶而語以言其請衆庶
也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
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而爲
爲人之後者則非孝也去與入半以言其圃之外者去與處半
以言其圃之內者而勵者僅也蓋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語
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則
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所謂序賓以不
侮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所謂序賓以賢也
蓋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耆耋好禮期未至
於道旄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者不從於外而已好禮
不變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觀者如堵牆爲孔子來是以如是之多子貢曰聖
人之葬人與爲人後者謂不見先於人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
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
曰不在此位聞公罔之裘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者也
故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
以中公罔之裘揚觶蓋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
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其實觶如旅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
禮必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
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
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
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鄭氏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
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
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射之名及鵠與侯之文凡射者大射則皮侯
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
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
旣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
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及君
臣皆放此故鄭註云某之鵠以父子君臣不定一故稱某也各
射己之鵠者謂衆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己所主之鵠也天
子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
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
數有慶賜堪得又爲諸侯不中則數被責讓不得又爲諸侯非
爲射中封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也案大射禮云耦升自西
階並而東階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南面回還視
侯之中鄭註還視侯中謂此時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

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而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註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註考工記皮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註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註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註云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鄭註云豻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皮飾侯側又方制其皮以爲鵠故鄭註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制之以爲臯謂之鵠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爲雋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又云三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賓射之侯謂之正鄭註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侯賓射用二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也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註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不別畿外畿內之異則諸侯以下內外同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並同賓射之法故鄭註云卿侯二正此外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註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註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藍田呂氏曰謂之射者有二義曰繹也曰舍也繹者各紬繹己之志如所謂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是也舍者發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言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發必中矣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名小鳥而難中參分其侯而鵠居一則鵠若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射之爲藝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所以父子君臣各以己爲之鵠射者各射己之鵠意曰爲人父者不中則不得爲人父爲人子者不中則不得爲人子爲人君爲人臣亦然故雖諸侯之射亦以

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以謂之射侯故古之射者志於中也其專如是豈特志於中鵠中侯而已哉中父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爲人父之道中子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爲人子之道是乃所以充其類繹其志也天子將祭擇所以與祭者故先射於澤後射於射宮所以重黜陟且明天子所以嚴祭祀也以是爲諸侯之賞罰所以明政刑且帥諸侯之事天子也

嚴陵方氏曰繹若紬繹之繹言其繹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趣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爵各繹己之志者若爲人子爲人臣各繹己之志於其鵠也前言內志正外體直而此言心平體正者皆互言之爾鵠一也而有父子君臣之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爲人父者所志在於爲父故以所射之鵠爲父鵠言射中其鵠乃可以爲人父故也所謂子也君也臣也亦若是而已夫是之謂各繹己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此止以是爲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故也大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爲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自卿大夫而上皆在所擇然止以擇士爲言者以士卑而衆尤在所擇故也

山陰陸氏曰舍讀如舍矢如破之舍舍無義也故經釋繹而已

王文公曰鵠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吉勝焉同是射侯也而謂之射侯主言士射則射侯者射爲諸侯正在於此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則所謂射侯蓋亦取如此故曰大理物博有是哉

新安朱氏曰射中則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紬地是也

鄭氏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孔氏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又重言之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也此宮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書傳論主皮之射云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而取也是主皮之射亦在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上文有慶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此總云進爵紬地故鄭云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紬地進則爵輕於地故進爵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紬爵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聖人齊明以深心而致其恭於內盛服以治身而致其恭於外固足以致神明之來格矣然猶以爲未足以盡禮也故又俯而取諸人尊有道任有德承之者也舉賢而致之廟之者也聚衆而誓之戒之者也承在禮廟在仁戒在義仁義禮是吾之於祭也可以無憾矣然用之而不擇與不用同擇之而不以射與不擇同故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夫非以射之足以盡人之能徵衡心之平然後可持弓之審細體之正

然後可以持矢之固蓋心不平則弓不審而射不正則矢不固此性命之理寓於冥冥而世人未之或知也先射於澤宮以擇士而習之而射宮則在廟是已能者序否者黜此祭之所以爲有射也

嚴陵方氏曰言澤則知其在野言宮則知其在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焉故總言進爵絀地也於慶曰絀地知慶之爲益地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鄭氏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男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唯四矢象兼四方之亂三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也

藍田呂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之類男子爲貴也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服於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當有事也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其始生所以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故君子寧功浮於食不使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無愧於食是亦男子之事也故因射義及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爲合東與西爲合南與北爲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祿之道用穀謂用穀米食之故曰飯食之謂

馬氏曰先其所有事而後敢用穀者論語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儒行曰儒有先勞而後祿皆此意也

天台陳氏曰按賈誼新書載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據此禮則應有五弧矢言射中央而不言天地其旨粹矣不知作記者何所考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鄭氏曰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氏曰此一節明射是仁之道唯求諸己故恥其不勝而爭中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因射亦有爭也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經云揖讓而升謂飲射爵時揖讓升射時也鄭註勝者袒決至升飲皆大射文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爲己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不中莫不在於己非人之罪也至於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則反尤諸人蓋不以爲己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己之道焉爭者爭勝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所以與人交際辭讓而已爵位相先患難相死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則無所事於爭

矣而獨於射也求中是以勝負爭也然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中者爭辭乎飲也

嚴陵方氏曰爭者德之逆君子無所爭曰無所則與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之無所同義君子雖無所爭然有所必爭者則有在乎射也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而不爭乎王氏謂求勝人而害之者小人之事也求勝人而養之者君子之事也

馬氏曰射者仁之義也蓋始於由己而成於反己者射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然後為仁射而不中反其射然後為射此仁之與射所以同道夫豈有怨乎彼哉然雖不怨於內而不可以不爭於外不怨所以為仁而必爭所以為知也蓋射之爭爭於揖讓升降之間而非射之爭則爭於財利忿恚之際則其爭也君子君子無所事爭必也射乎以言其爭出於不爭也

新安朱氏曰此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鄭氏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彼有的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射中之難以中為貴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為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是難也不肖謂小人也若小人何以能中引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詩鄭註聲謂樂節騶虞九節之屬畫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所射之識謂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若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此責己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之輕也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養則利之也爭辭養乃所以爭辭和也異於衆人之所以勝負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射之為藝非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射以樂為節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而中多故曰何以射欲其節比於樂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也何以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他也是謂用志不分不過乎物推是道也將無入而不自得況於射乎居是位也行是事也其心也或之乎彼也或之乎此也一出焉一入焉將無所往而可也故射雖一藝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射而不勝為勝者所欲則非爾爵也是彼爵也彼爵所以養老養病之爵與彼康爵異矣詩曰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康爵不病之爵

長樂陳氏曰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射者何以射為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為循樂之節而發也郊特牲言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射則其容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由賢

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不肖之人專勇力忘禮樂安
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
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
樂而言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九

燕義第四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
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
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
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
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君臣賓主之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矣
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爲主食以食
爲主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稷食
禮之始主人親設醯醬大羹湆宰夫爲主葅醢之豆六三牲魚腊
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之鉶四宰夫執觶酒設于
豆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于傳記之間
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凡設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
之俎于賓館故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爵盈而不飲則啐
而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肉不折矣言凡設而不倚則無脫
屨而升堂矣又有酬幣又卷俎歸于賓館此燕饗之別也蓋禮
者主於接驩故至于請安請醉旅酬無筭爵少紓其敬也故其
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此所以示
慈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
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
爲賓是也有燕賓客則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與羞俶
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
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
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是也

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聘所以致親也而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近自乎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其愛莫不有愛以盡其禮故禮行而人說而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爲燕也竊嘗求之矣行葦之序曰周家忠厚故能内睦九族而其詩有或歌或咢洗爵奠斝是所謂燕九族同姓也而與夫頍弁之刺異矣常棣之詩曰閔管蔡之失道而其詩有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是所謂燕兄弟也與夫杕杜之刺異矣伐木之詩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而其詩有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所謂燕朋友也與夫谷風之道絶異矣若夫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而燕夷狄則所謂蓼蕭澤及四海是已其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夫以湛露之諸侯爲中國則蓼蕭之所以燕諸侯者皆謂之四海豈非夷狄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鄭氏曰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宫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説

孔氏曰此一節以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先陳庶子之事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云古者周天子官謂作記之人在周末追述周初之事也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職掌則同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也戒令者下文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鄭註云致於大子之事也與其教治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分别其貴賤之等正其朝廷所立之位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故有别其等正其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爲别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註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國有大事之時則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子隨時所用也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付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也正役也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徵發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于國子唯民庶所爲國子存游卒者未仕者之中既不與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仲秋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射宫庶子之官考校其藝能之高下而進退之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註云貴游子弟王公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貳者故鄭云未仕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所陳即周官諸子之職也其文有少異諸子掌國之倅此篇云庶子職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卒國子即卿

大夫士之子也倅若貳世子之爲父後者皆所以貳於父也必
用國子之卒者蓋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大子
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
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率國子致於大子唯所用之是
也故大子雖未爲君君臣之交相際而已久賢不肖之別已悉
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爲不豫也戒令謂
任之征役也別其等謂父爵爲之等也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
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
饗之類也甲兵之事謂師旅之役也國之政事謂凡力役田獵
追胥之事也庶子之官者國子之師也游倅國子之未仕者也
未仕則庶人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不會此然以國子之倅特使
之脩德學道故舍征而存之以養特也合聚也春聚之學宮秋
聚之射宮考其詩書禮樂之藝以進退其能不能以選才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而下之子其長與倅皆在所學所以爲庶也
且諸侯而下其子總謂之庶子則又以別於大子故也下言率
國子而致於大子則庶子之職固及於國子矣止言倅者舉下
以見上也長子謂之國子則以有國名之也卿大夫之子非有
國者之子而通謂之國子者舉大以該之也以國子爲有國之
子則知大子爲有天下之子矣戒則戒之使勿怠令則令之使
有爲教則教之以其藝治則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
教治之也等謂上下之等位謂貴賤之位經言以考其藝而進
退之則等有上下矣又言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則位有貴賤
矣周官師氏教國子保氏教國子其養固亦及於倅矣然以國
子爲主庶子職庶子之倅固亦及於國子矣然以長爲主則大
故其職列於地官以倅爲主則小故其職列於夏官地官掌邦

教也故師保以教養爲主夏官掌邦政也故庶子以戒令爲主
周官謂之諸子此謂之庶子者諸庶皆衆也其實一也猶之周
官謂之宗伯而記則謂之宗人周官謂之甸師而記則謂之甸
人也甲兵之事戎事也戎事不止於用甲兵止以是言之者由
以自管兵以勝敵戎之事如斯而已首言大事則戎事亦在其
中矣授之以車則馬可知矣授之以甲則兵可知矣合其卒伍
則聯之有數置其有司則師之有人所謂以軍法治之也師國
子則倅從之可知矣軍法者司馬之所正治之以軍法而司馬
弗正者教之在於庶子用之在於大子以國之貴游不可以常
民畜之故也若合其卒位置其有司之類所謂戒令也春合諸
學秋合諸射之類所謂教治也先言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以
戒令者庶子之職所主故也後言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以教
治者庶子之職所兼故也
馬氏曰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族之正始於庶子官記者之
言燕義必先述其燕與鄉飲之禮凡以本其始而已司馬治之
則厲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
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
石林葉氏曰辨其等則親疏有序正其位則貴賤有等所謂庶
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天子之嫡曰大子諸侯之嫡曰世子
者蓋對而言之則有異雜而言之則諸侯之嫡子亦通稱爲大
子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所以致義司馬弗正所以致仁庶
子所治仁義而已矣師氏教國子而貴游子弟亦學焉此言國
子存游卒者蓋師氏所教則嫡子者也其游倅則諸子教之德
有體所以脩道無迹所以學春而合樂於學順陰陽之動也秋
而合聲於射宮順陰陽之靜也射宮所以擇其賢否故曰攷其
藝而進退之

盱江李氏曰王者之師其備寒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於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傭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大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卒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譬長驅遠有如是哉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鄭氏曰定位者爲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

孔氏曰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及下居主位莫敢適之義皆記者之辭也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有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敵君也爲其嫌疑故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鄭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註彼云諸者容牧有三監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

藍田呂氏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于席西鄉而與燕之諸臣皆未入也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爲之主非諸臣之敢敵也君既即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皆少進爾近也進之使前也必爾之者所以定臣位也既爾卿大夫然後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以大夫不以公卿之貴疑於君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乃以宰夫爲主人以獻賓臣不敢亢君也君不敢以己尊莫亢而必伸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爲賓而必屈君之尊故燕禮之節至于以宰夫爲獻主則禮之於賓主義之於君臣並行而不相悖矣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受爵拜君皆荅拜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賓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理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君臣父子長幼夫婦之倫吾性之所固有也君子之所以學先王之所以教一出於是而已故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大分謂之經其屈伸進退周旋曲折之變謂之紀大德敦化經也小德川流紀也禮儀三百經也威儀三千紀也故君臣之義其經見於朝覲其紀見於燕禮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王燕則於司儀見王之所以燕諸侯者皆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是也於膳夫見王之所以爲燕者皆非自爲主者也故曰王燕飲則爲獻主是已於大僕見王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之地也故曰王燕則大僕相其法是已於酒正見王之所以燕飲者亦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是已於鞮鞻氏見王之所以燕者亦必有樂以爲樂也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歠而歌之燕亦如之是已然而其賓客牢禮之物獻酬交錯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

得而致之而頴達所以爲天子燕禮巳亡者或是與邦國燕至於邦國之相和君臣之相接禮義之相與恩好之相交又所以明嫌疑而不瀆別貴賤而不亂推而通之雖治教政令之所行民物事爲之所尚者莫不皆有以致其義寓其意此諸侯燕禮之義也蓋東南者天地溫厚之氣也而接人以仁者主人之道故君之所立者萬物皆相見之地也爾卿大夫皆少進爾之者以示其相親而無嫌於義也定位則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人以次就位是也阼階之上所以爲主位而君席之所居者也西者作成之地也面乎西則其地乃[illegible]東者造始之方也能造始則有君之道能作成則有臣之德是諸侯者居之而爲臣伸之而爲君夫卿大夫豈其偶者耶此所以西面獨立而無敢敵者也然猶未也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別則分不明故膳夫者國之膳食之司也使之爲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爲主而大夫爲賓則禮相敵而有所亢矣夫君知足以帥人者也使之爲賓而不以卿言卿爲賓而主之者在君則體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爲其近君也亢爲其不臣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亦曰禮所以別嫌明微此膳夫爲獻主而大夫爲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南鄉爾卿大夫者以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故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主居東則賓宜居西賓居西則主與之對立矣而此言特立者方見賓莫敢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禮示主道者待之以賓禮至於待之以賓禮猶莫敢居賓位以相敵焉是乃所以深明君臣之義也適即適也適相當則爲敵故也宰夫乃天官之膳夫爾非天官之宰夫也然亦謂之宰夫者皆以烹制爲事故也杜

黃曰贊人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蓋謂是矣使宰夫爲獻主者王氏謂燕飲酒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爲獻主而巳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夫以食飲養王之官也使所以養王者養賓焉則王之厚意也所謂獻主者主人飲賓曰獻蓋攝主人而獻賓也亢禮莊子所謂分庭伉禮者也

石林葉氏曰言君南鄉則卿大夫少進而定位必北鄉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荅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荅之於上上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謂特賜臣下之爵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禮無不荅言凡臣之拜君無不荅所以示爲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上必須報之也上下既須相報故在上明正道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上下和親是和也不相怨是安

寧也和與寧禮之用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嚴陵方氏曰舉旅即下言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即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既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賓必再拜以明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荅拜以明君上發爵賜祿以報功於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也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力言其才能言其藝民既有功則與事造業生財有道矣夫然後取之以什一之法也道之至於有功然後取之此其不虛取於民也寡乎什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唯其取之以什一故繼之上用足而下不匱也什一爲天下之正如此亦由乎上之人明正道以行之而已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故曰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夫君臣上下之大義不過如此故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上以爵祿報下則下曰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無不荅無不拜則非與元禮無不荅則非虛取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道民而有功則勞心矣民出絲麻穀粟以奉上則勞力矣燕禮明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方其君舉旅於賓而賜爵也固有惠於下而下拜之明其治人也及君荅拜者明其食於人而已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則政常寓於君臣行禮之間而禮常見於爲政之際未有禮非其政而政非其禮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鄭氏曰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孔氏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遞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士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此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於阼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爵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士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

爲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説屨升堂坐
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于公公坐
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
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
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
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
無以言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疏長幼貴賤賢不肖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小功緦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肩隨之異故以賤事貴有十等王臣所謂王公卿士皂輿隸僚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茍無差等民何得而犯之貴賤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差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亂也

嚴陵方氏曰小卿即下卿也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爲下言小卿則知上卿之爲大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之次如此獻庶子之後則不舉旅行酬者庶子卑故也周官諸子以下大夫二人爲之而此則以居士之下者蓋諸侯之庶子故也由士而下無爵則此所謂士者上士而已容庶子以中下之等爲之等者上下之義差者多少之差

石林葉氏曰獻卿及於士而後至於庶子者所以體異姓也蓋内朝以親親爲主則庶子在所先外朝以賢賢爲主雖庶子必在所後

聘義第四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旜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藍田呂氏曰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問於見也必有相問以繼其好自天子至于庶人雖有貴賤親疏遠邇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是也儀禮所載聘禮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所以釋其所載聘禮之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弗敢質質謂正自相當三讓而後傳命傳其君之聘命三讓而後入廟門每門主人讓入廟受也此擯賓主謂賓也小行人職云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敬讓者君子之相接從讓而主人敬也

孔氏曰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也
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也介所以傳達賓主之命禮之至極也
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
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后傳聘君之命案聘禮註
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賓乃傳聘
君之命於上擯即此傳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
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主君在東賓差
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
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
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凡
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傳命與入廟門皆賓先
讓若三揖至階三讓而升雖主人為首皆由賓讓而后至於三
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皆賓為主也聘禮賓及竟張禮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使士迎于竟也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
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也大夫即卿
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于大門之內也聘禮及廟
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
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
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言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
命來辱也此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
禮者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謀賓介此飲酒之賓介也大
行人掌上公之禮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朝覲之賓介
也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問之賓介也聘禮
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則介凡五人舉侯伯之卿而
言之也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其文者乃
所以致其敬也故使人聘於鄰國一人將命可矣必有介者以
多為文也爵之高者其介多爵之卑者其介寡以異為文也人
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使之受命不宿于家入
竟而死以棺造朝介攝其命備豫不虞如此其至不敢以死而
棄之則皆不敢質之義也不敢質故致文也其所以必致文
者乃所以盡其敬也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
至不然則已蹙所謂已慤已蹙野人之義也非君子交際之文
也君子之交際動無不文禮無不答故於傳命入門皆三讓三
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賓所以敬主人也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
親拜迎而廟受拜貺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爭相
為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交日以親好日以固此兵所以
不用民所以休息也傳命入廟門皆三讓而聘禮不載有所略
也

嚴陵方氏曰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
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
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
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
也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
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主君之尊而使臣
之卑不敢與之亢禮故也故曰弗敢質質對也致尊言主人之
尊賓致讓言賓讓而不敢受迎于竟則使士勞于郊則使大夫
因為之隆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
敬也拜貺者拜受所賜之物也拜辱見曲禮解侵言自此以侵
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山陰陸氏曰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言紹
則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父子之間以質

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

石林葉氏曰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親行聘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謂其使之介也順所以致謙故傳命而後入門入門而後升階三辭三揖三讓者謙也恭所以致勤故主愈近則禮愈加士迎之大夫勞之君親拜之勤也謙則能和下故不相陵勤則能相敬故不相侵諸侯所以兵不用也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

孔氏曰上國之卿為上擯接迎於賓大夫為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為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註謂其位相承繼又聘禮註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親執醴以禮賓也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覿謂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故曰面也致饔餼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所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國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人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藍田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迎朝賓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聘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矣聘禮聘義皆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而言之也鄭氏云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以王所以待諸侯之擯為諸侯所以待賓客之擯恐未然也擯有三者亦以多為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為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為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所以接承上擯之事故曰大夫為承擯紹繼也士職卑承官之之以繼其擯之事故曰士為紹擯聘禮賓卒聘事奉束錦請覿所謂私覿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賓面如覿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或有以私面為見君者蓋列而言之則有見君見卿之別此篇及聘禮所云私覿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即私覿亦可為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獻私面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蓋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故公之禮賓及受私覿皆揖讓而進之臣降拜公辭然後升拜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北面奠幣再

拜稽首以臣禮見也擯者辭賓出擯者取幣牽馬出請受于賓
賓禮辭聽命乃牽馬入設授幣堂上始以客禮見此君臣交致
其敬者也既卒聘事然後敢私面私覿此臣獨致其敬者也設
三擯以接之親禮以敬之致饔餼賄贈及饗食燕以盡其敬還
圭璋以成其信此君獨致其敬者也
嚴陵方氏曰擯者主國接賓之人而為之執事者也周官司儀
所謂掌賓客擯相之禮是矣又謂之價者鄉飲酒禮異也言上
擯則知承之為中擯紹之為末擯矣見主國之臣則曰面見主
國之君則曰覿者與君言鄉臣言面同義然周官言私面而不
言私覿論語言私覿而不言私面者蓋合而言之皆見而已饗
則以酒為主食則以食為主燕則兼酒食而燕樂之也君親禮
賓賓私面私覿以至於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也還圭璋致
饔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食以食為主則尚禮饗燕以酒為主則尚恩尚禮
所以接於外尚恩所以結於內接於外者不可煩故食止於一
而已結於內者欲其篤故饗所以至於再而燕禮所以至於
無數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十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
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
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鄭氏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侵陵
是自為正之具也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
歲使卿大聘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君不親自饗
食所以使賓恥愧自相勸厲天子制此禮使諸侯相親是存養
諸侯無兵革之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也案大行人諸侯
之邦交歲相問也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鄭知小聘是歲相問
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
殷也此經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
正法王制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藍田呂氏曰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
諸侯之聘於天子也此篇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言諸侯交相聘天子制其禮也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者
聘禮所謂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是也上下不交則天
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
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此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
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
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先王之制
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
有不可勝行之勞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

是而不悍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以止之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禮之節文之多唯聘射之禮爲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射以選諸侯之貢士以數與於祭數不與於祭而行慶讓則諸侯必自爲正於射禮矣聘以勸諸侯之交好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以愧之使者之愧有國者之愧也則諸侯必自爲正於聘禮矣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樂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貴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嚴陵方氏曰相厲以禮者天子制諸侯以聘而使之相尊敬則各相勉厲以禮也使者以傳言爲事傳言而失言豈足以爲使乎故主君不親饗食而愧厲之也愧以愧其心厲以厲其行也禮以節爲事故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禮以敬爲心故相厲以禮則內不相陵也不相侵陵則兵不用各欲正己而已又安用戰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氏曰圭璋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還復之也財謂璧琮饗幣也受之爲輕財者明可還復重賄反幣是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加於束帛還圭璋之玉是重其禮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重者難以報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諸侯相厲以此則上行下效而民皆作其廉讓矣鄭註禮必親之言若親往彼國則可以己國所有執往行禮也既不親往則不以所有寶玉還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之也璧琮是財輕故可還復之

藍田呂氏曰聘禮行人執圭璋以致命天下之寶無尚於玉君子以玉比德焉一以重吾聘禮如玉之重且以達其君之信也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與瑞所謂琢圭璋璧琮以規聘者也還圭璋而不還璧琮饗幣者聘以致命饗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謂輕財而重禮也

嚴陵方氏曰以儀禮考之有聘必有饗聘君則以圭聘夫人則以璋饗君則以璧饗夫人則以琮聘先於饗其禮爲尊尊之故圭璋特而達饗因於聘其禮爲親親之故璧琮有所加焉圭璋因有瑑然特藉玉以爲禮而已異乎璧琮之加於束帛以爲財也故後言圭璋特達者以此

廬陵胡氏曰若諸侯朝天子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小行人饗天子用圭饗后用璋是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鄭氏曰厚重禮厚此聘禮也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貴不得過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并行禮讓則君臣

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上公之臣出入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註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鄭註云新從米芻從禾乘禽謂乘行群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註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殽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平富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貧古之用財旣有隆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如此豐厚者言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過用其財也若用財能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

藍田呂氏曰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唯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饔餼者致重禮於其舍館也乘禽一若飧饔將其勤也饗食燕盡其歡也皆所謂厚重禮也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于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祈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于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有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而儉嗇者不敢不盡也不敢過不敢不盡則盡之於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至去也積若委積之稱君不行有條牢則無飪腥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則一於饗則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分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也

山陰陸氏曰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曰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懸也蓋曰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侯伯再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倣此據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與時賜無數聘禮曰一倣獻獻一日禮賜言義不言禽者從時賜也故曰禽若倣獻

石林葉氏曰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食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孔氏曰前經說聘禮旣畢此一節〇中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

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
聘義兼明射者以強有力之人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爲武事
故總明之聘射至大之禮非如冠昏暫時即畢也幾近也日近
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謂射禮
也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若行聘禮
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日莫晚人斯懈倦
猶齊莊而自整齊不敢懈惰以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故
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也以正君臣謂賓射前
行燕禮也以親父子和長幼謂鄉射前行鄉飲酒之禮也以上
之事衆人所難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有行身能有行則事
得其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有果敢故云有義之謂勇
敢此總覆說聘之與射也勇敢射之所須強有力聘之所須天
下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有事謂軍旅數起
故用於戰鬭必得勝也
藍田呂氏曰節文之多唯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
行事至于日幾中而禮成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非心莊氣平
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
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人之所難
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
養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
人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
所以外無敵內順治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
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其未射也先行獻酬之
節極於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也若聘禮則受聘
受享請覿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
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禮成故射禮兼言之也

長樂陳氏曰聘之爲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爲禮亦養諸侯
而兵不用其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之齊以言其心
莊以言其容正齊以言其備言養諸侯而兵不用又曰天下有
事用之於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常安而不能使安之必
常可以杜亂不能使亂之必杜則禮義在我而兵戰在天在我
者不可不脩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於兵戰亦至於無敵也
嚴陵方氏曰此聘禮兼言射者賓聘亦有射故因而明之且賓
有賓之射則聘有聘之射明矣自質明始行事而下以言聘之
難行也自酒清人渴而下以言射之難行也酒以久故清肉以
久故乾揚子言曰吳不食肉射又至於日莫者以先行禮而後
射故也一有一亡爲有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
義理禮之文也而無文不行故有行之謂有義勇敢言其發於
內者強有力言其形於外者兩相交爲戰我克彼爲勝戰勝則
因與彼敵故曰外無敵禮義則本乎我治故曰內順也戰勝合
天下之公義故用之於禮義則足以順治爭鬭由一時之私忿
故誅之以刑罰而謂之亂也
山陰陸氏曰禮成猶言反饋樂成樂於是成焉爾非說於斯也
鄭氏謂禮畢非是齊內也莊外也正內也齊外也有義之謂勇
敢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新安朱氏曰按疏云此雖總結聘射然自酒清肴乾日莫成禮
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
而言歟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其勇於義而已唯其勇於義
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列得正焉習其進退而坐
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勝則無敵者此也所謂盛德者以其備
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
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
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
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
君子貴之也

鄭氏曰碈石似玉或作玟也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
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
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
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忠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讀為浮
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
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
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
人無不由之言念君子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

孔氏曰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備與疑辭也
孔子言貴玉由其有德非以少也玉色溫和而潤澤故似仁玉
體密緻而堅剛似知廉稜也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劌於物故
似義垂之而下墜似禮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其聲
之終竟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鍾磬之聲能猶有餘音也故似樂玉
在山川之中精氣微見於外與地同也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
幣同人之有德不假他物而成也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
也引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證玉以比德也

藍田呂氏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子貢問玉一章附於聘義之末
君子不貴難得之貨故玉之貴非以寡碈之賤非以多也玉者
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
所以比德而貴之也碈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
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鄉原之於德也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
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淳之氣形諸外也玉理密緻而堅實
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解則可久也金之有廉
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
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
墜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為事故曰禮也凡聲滯
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
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詘然所謂終
始若一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于繳如
以成聲者止如槀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
詘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洞烱
乎內外瑜瑕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
所蓋故曰忠也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忠謂之孚也信也尹或
訓為誠亦信也玉之明徹蘊於內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
出也先儒以孚為浮以尹為筠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其文
其音既悉有攷義亦無據恐未然也玉之瑩者光氣能達于天
也如君子之達于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
所謂氣如白虹也韞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于山川
也玉之為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為圭璋特達而已不
用幣也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為物天下貴
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長樂陳氏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
所以用其仁也齊有食玉所以用其知也牙璋以起軍旅所以
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所以用其禮也樂有鳴球
服有佩玉所以用其樂也邦國以玉節所以用其信也琬圭以

結好琰圭以除慝所以用其忠也四圭有邸以祀天而蒼璧以
禮天此用其能達於天也兩圭有邸以祀地而黃琮以禮地此
用其能達於地也圭璋特達此用其能達於德也已饗而還圭
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以用玉之美者也古之言比君
子於玉者若此於仁則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也有比於
知則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也有比於樂則孟子曰玉振
終始條理是也有比於信則楊子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是也
有比於忠則傳曰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是也有比於德則詩言
如圭如璧是也有比於道則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
是也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又樂書曰義近禮仁近樂仁
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爲本禮樂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爲用垂
之如隊禮也以卑爲尚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
也以反爲文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歟

嚴陵方氏曰君子貴玉而賤碈者豈以其多寡而爲貴賤哉玉
之所以可貴者有德存焉爾故曰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下
文所言皆其德之別也澤則言其絜而明也廉言有分際以自
守劌言有刻制而無傷禮以卑爲體而以重爲德故曰垂之如
隊禮也

山陰陸氏曰廉而不劌義也若陳仲子廉而劌者也孚尹旁達
尹正也孚尹猶言信王言玉堅貞之德外達信也氣如虹上
達隱見無常是之謂天精神見於山川所謂石韞而山輝水爲
之五色此歟精神妙矣以猶有所麗是故謂之地

石林葉氏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
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
不劌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
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
樂則脩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
以瑕瑜不相揜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
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
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
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馬氏曰玉之爲德散而言之雖有十者之名合而論之皆謂之
德君子之所貴者特此德也然詩曰溫其如玉則溫者溫潤之
仁而已其能盡玉之德乎蓋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也論
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以溫變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而詩
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豈非溫者德之始歟觀夫天時以春
溫爲四時之始皆此意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
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然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
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
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冠義脩之身者也昏義脩之家者也鄉射脩之鄉
與國者也燕聘四制脩之國與天下者也其序如此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
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
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
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訾之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
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
之人情謂其制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又明三年喪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天地之間皆禮以體定之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從宜取之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人道具矣此總結四制之義

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之意象法天地以達天下之情而已書曰天敘有典禮也人倫之謂也天秩有禮用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之類也二者皆本於天此禮之所由生也禮之有吉凶猶天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嚴陵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人之所由發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故也其所謂則也順也蓋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理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爲父斬衰三年爲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廬陵胡氏曰一體不備不足謂之成人體者何也禮也所謂大體者何也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禮之大體也非禮之大體不足以爲大非聖人不足以知禮之大故曰訾之者是不知禮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變括此三者也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既云人道具則信在其中可知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恩制并義制也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門內之親故得行私恩揜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公朝當以公義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言操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與父同也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大夫尊貴臣能盡敬故曰貴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同爲南面臣能極敬故曰尊尊也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同於父也

藍田呂氏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于無窮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可繼道所以不行此不可不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申則無等差施之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於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權制者也故恩莫大於父服莫重於斬衰稱其恩而制其服也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故爲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故爲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故以事父之義施之君此君之服以義制者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遂其無窮之情則情之過者不至于滅性傷生則不止也情之不及者不知其所勉矣故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暮皆一溢米三

月而葬未葬不沐浴既葬猶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既小祥然後
練冠練衣蓋毁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
天性之恩非不重也然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使賢者不敢過
不肖者不敢不勉此道之所以行而無弊也恩雖重也歲月之
久則不可不除故喪不過三年苴麻之表所以爲至痛飾也非
求乎寧且久故服雖弊而不補葬之爲言藏也封之所以識也
非求乎高大而終不爽也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
不樂故既祥而後樂者皆所以示至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此
所以爲之節也魯昭公十九有童心比葬三易衰傳亦記其違
禮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
至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蓋不脩墓者
先王所以節孝子之心孝子雖所不忍言而不敢過也檀弓曰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
日而成笙歌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
責於人終無已夫子路出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矣孟獻子
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由此觀之既禫徙月
然後可樂然孔子亦未以朝祥莫歌爲非而既祥五日彈琴乃
躬行之何也蓋祥者吉也自練至于祥漸而即吉則古人既祥
可樂矣然又至于禫之徙月爲樂不忍遽也以孟獻子禫縣而
不樂孔子謂加於人一等推之則樂可行於既祥然行於既祥
善也既禫猶不樂此加於人一等也記明孔子既祥五日而彈
琴又曰踰月則其善其說皆可疑也此篇乃曰祥之日鼓素琴
告民有終其說尤不可取除喪乃可爲樂未聞爲樂以告喪之
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于此也謂既祥而樂猶可矣祥之日
鼓素琴哉未然
嚴陵方氏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大如父斬

衰服三升則服之重者莫如斬衰服之重輕凡以稱恩之厚薄
爵有尊卑而貴莫貴於君位有尊卑而尊莫尊於君故曰貴貴
尊尊
馬氏曰貴貴者以爵言之尊尊者以卑言之有爵者爲貴無爵
者爲賤尊者爵之上者也卑者爵之下者也士庶人無爵故爲
賤卿大夫有爵故爲貴有爵而爲貴則不可以謂之賤也其視
於天子諸侯卑而已矣故曰貴貴者大夫之君也尊尊者天子
諸侯之君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
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
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鄭氏曰食食粥也沐爲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
樂也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孔氏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虞後
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苴麻之衰雖破
不補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大祥鼓素琴始存者此樂以
上事教民哀有終極以禮節爲限制此下申明節制教尊歸於
一言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恩愛雖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
故也
藍田呂氏解見前
嚴陵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爲冠毀謂瘠其身毀而過制則傷生
矣鼓琴固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以
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事君同事父之敬而愛則異者以其內
外之別也事母同事父之愛而敬則異者以其尊親之殊也
馬氏曰君者疏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尊同故爲君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母者親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爲母
齊衰期以權制者也疏者宜殺而以尊隆之故曰義親者宜隆
而以卑殺之故曰權權不可以爲正者也
賈氏曰子爲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三年
乃娶者達子心喪之志也 儀禮疏
河南程氏曰古之父在爲母服期今則皆爲三年之喪皆爲三
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
墨縗終月筭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
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
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
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
制者也
鄭氏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
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
人髽髽或爲免
孔氏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
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杖之
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者爲
爵者設故云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叙其爵之人也曰擔主者
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註云擔假也筭其爲主假
之以杖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
杖爲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謂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
子也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
不能起須人扶也大夫士旣無百官喪服須已言而後行故不
許極病所以杖而起庶人無人可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而有

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也
者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總髮禿者無髮故不髽男子禿亦不
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踊老及
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夫喪禮宜備今
有此八條不可強通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
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
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庾氏云父存爲母一也不數
杖與不杖之科
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申上文父在爲母齊衰
期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
給身自執事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髽傴者
不袒之類是也四者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所謂凡此
八者父在爲母齊衰期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杖而起三也
面垢四也禿者不髽五也傴者不袒六也跛者不踊七也老病
不止酒肉八也先儒以爲母期爲竊前章而加扶而起爲一夫
不言與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
有扶而起者有面垢者蓋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
也父在爲母期正以權制而云竊前章非也庾氏之取父存爲
母爲一而不知扶而起非權又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
也先王制禮其本致一而不可二也婦人已嫁爲夫斬爲其父
齊衰期其致一於夫雖父不得而抗也親莫隆於父母父在爲
母齊衰期其致一於父雖母不得而抗也故愛有等差仁義所
以並行而禮所由立致于一也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毀
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
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主也
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氏以擔音儋

曰擔假也卑其爲主假之以杖字訓未之見恐止音擔擔音荷
也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
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
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
儒云謂童子以其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
嚴陵方氏曰伊耆氏言軍旅有爵者杖則不特喪事爲然凡以
優貴者也三日五日七日則以爵之貴賤而爲授之早晚節也
凡此皆非禮之經故曰以權制權者反經而合道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
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
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
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
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
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
之喪議而不及樂
鄭氏曰不怠哭不絶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諒古作
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
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
民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此謂與賓客
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喪三年爲限節
期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因漸減
殺也聖人因孝子情有減殺制爲限節此喪之中平常行之節
也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對而不言對其所問

之事不餘言也言而不議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
藍田呂氏曰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鉅
痛深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然喪必
有月筭服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之感者亦安能無
殺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薄厚而有久近之
殺也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
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
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絶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
卒哭唯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
則哭此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
殺聖人因隆殺而致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
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者先王之禮隆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
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書曰高宗諒陰
三年不言此云諒闇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鄭氏不見古文尚
書其說迂遠殆不可取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
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
禮也所謂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非人君而
亦不言者謂與賓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唯
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倡也言而不議者
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不及樂事也此因
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也故備引五服之喪哀之發於
言語之節也
山陰陸氏曰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老
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中宗中而已高宗中而

高焉故曰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孔氏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知愛親知者居喪則合道理強者居喪則能守其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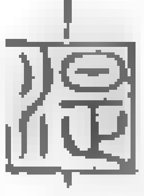
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戎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于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稱而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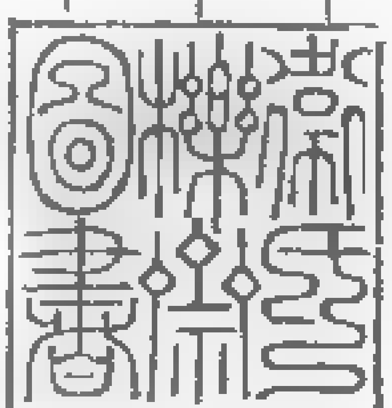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十

予舊集其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為己出近得延平周諝希聖解一每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推衍其說者尒按圖志希聖又嘗著周禮解擢熙寧進士第入仕值新法行不忍詭隨賦詩去官令王文公新傳多採其說而沒其姓名豈忌其人之有傳耶予既取希聖解增入集說竊謂它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比歲括蒼何公澹本生繼母亡疑於持服太學生喬嘉朱九成寓會稽移書何公引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之文以為　本朝方慤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尒此說見鄭康成註乃指為方慤蓋後人掇拾前言而觀者擬新忘舊莫究所始先儒之書日就湮晦此予之所慨嘆而集說所由作也固不敢謂此編能盡經旨

後有達者渠得新意何嫌論著雖毋襲此
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可也予於卷首敘諸
家名氏嘗及此棋暴繼觀周希聖解且因太
學生引援之誤遂又識此於卷末云寶慶
丙戌至日吳郡衛湜

紹定辛卯歲湜備員江東漕覺大資政
趙公善湘以制帥攝漕事見予集說欣
然捐貲鋟木以廣其傳次年秋予秩滿
而歸迨嘉熙己亥夏首尾閱九載矣中
雖倅金陵叨綸院僅食年餘之祿餘悉
里居需次因得徧䌷於書林藝圃搜閱
舊編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添入
視前所刊增十之三間亦刪去冗複朅來
嚴瀨適繼郡計空竭之後廉勤自力
補苴培植粗可支吾乃撙節浮費刊
此本期與學者共之庚子六月書于新
定郡齋





西山先生回翰

德秀竊以朱墀違半六年方悵

恭惟

府判朝議贊貳留都

有神呵護

台候動止萬福 德秀曩因讀

櫟社藏書之記知

執事為博雅君子又得吾同年

魏鶴山序禮之篇又知

研精戴記博考先儒訓傳萃為

一編每念此書格言大訓至多而

亦不能不汨於諸子之異說近

世大儒先生回嘗有所論著然

疏 經經發明大指 呂氏不盡解

全書學者無所據依以訂其真

偽今

執事乃能味世人之所不味用積

年之功以底于成願得此而讀

之以祛發蒙滯未之獲也敢謂

撝謙首貽

翰墨存芬偹至且以

所著書偹來發函抽帙僅閱數

版心目已為開明適以叨

恩予環治行叢雜未克盡卷而

當非一察者可知矣況
來教體用一致之說又於學者為
最切門徑知此則少儀曲禮與
非性與天道之所存而中庸大
學之妙理初不在事物之外也
德秀知學最晚且生於窮鄉無師
友之益雖比年閒居中不敢自
放而所得甚淺何由一見
賢者相與切磋究之如此以謝
先辱到 郡少俶又當奉
記皆得以錄
右謹具錄

呈
六月 日中奉大夫顯謨閣
待制前知福州真德秀 劉子

月令明義四卷圖一卷

（明）黃道周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晉安鄭肇刻道光二十八年長洲彭蘊章補刻石齋先生經傳九種本

月令明義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土，爲取則於洛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布，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併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象，以爲此聖人敎治之原。每一月分爲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於後。考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歷議曰，顓頊歷即夏歷，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義和所記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歷。宋景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爲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爲未協。特其所注雜採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語，參稽考證，於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爲推衍禨祥，則改經雖謬，而其因事納誨之忱，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新鐫黃石齋先生原本

晉安鄭肇修訂

月令明義

芥舟藏版

月令明義序

兩儀奠位歲功乃成四時運行王道以建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裁成輔相左右斯民若虞書之分命疇咨周禮之設官分職布治於邦國懸法於象魏旬有日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七政以齊萬事以理

民物以育大經大本以立盛德相繼通萬世而無弊者也自古法散亡月令一書載於呂覽集於戴禮後之人猶得見先王之良法美意而鄭康成疑爲呂秦所作不知暴秦散棄先王之法述其言而不行其事卽後之儒者但能俯誦而

不違仰觀於昏旦之中星日躔之宿度守舊聞而不能推測天道不明人事何據石齋黃先生於是乎有月令明義之書二十四氣歸於中五緯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厤象以定故有氣候生合之圖禮樂之作本於五行行政施令

本於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爲則兹有中星卦體之圖王道首重農事致治在乎得人得失在於法古凡古今之建言行事合於月令者悉附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奉若天道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也還數之不能

有治而無亂天故授之於聖人斯民不能有賢而無愚聖人齊之以天道故能政令畢舉洽於上下以承天休然則月令一書非周公不能作非先生不能明行之以順則二氣洽而百物和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其成敗得失之

機提於影響信而有徵
者固若此也獨是先生
欲修德以回氣運而不
能嘘炎灰之既燼知大
厦之難支而不能挽江
河之日下蓋齊其德不
齊其遇知有義理之施
於政事政事之足以行
王道則民心固而天地
鬼神有所不違矣其遇

之利鈍又何擇焉惜也
徒被之空言不得見之
於行事也今
與皇受命百度維新人誦
雍和家敦嫺睦余敢以
古人之大經大法垂萬
世而無弊者佐張弛之
雅化蓋亦古人造車合
轍之義云
旹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十月朔侯官鄭開極撰

月令明義目錄

卷一
孟春章第一
仲春章第二
季春章第三
卷二
孟夏章第四
仲夏章第五
季夏章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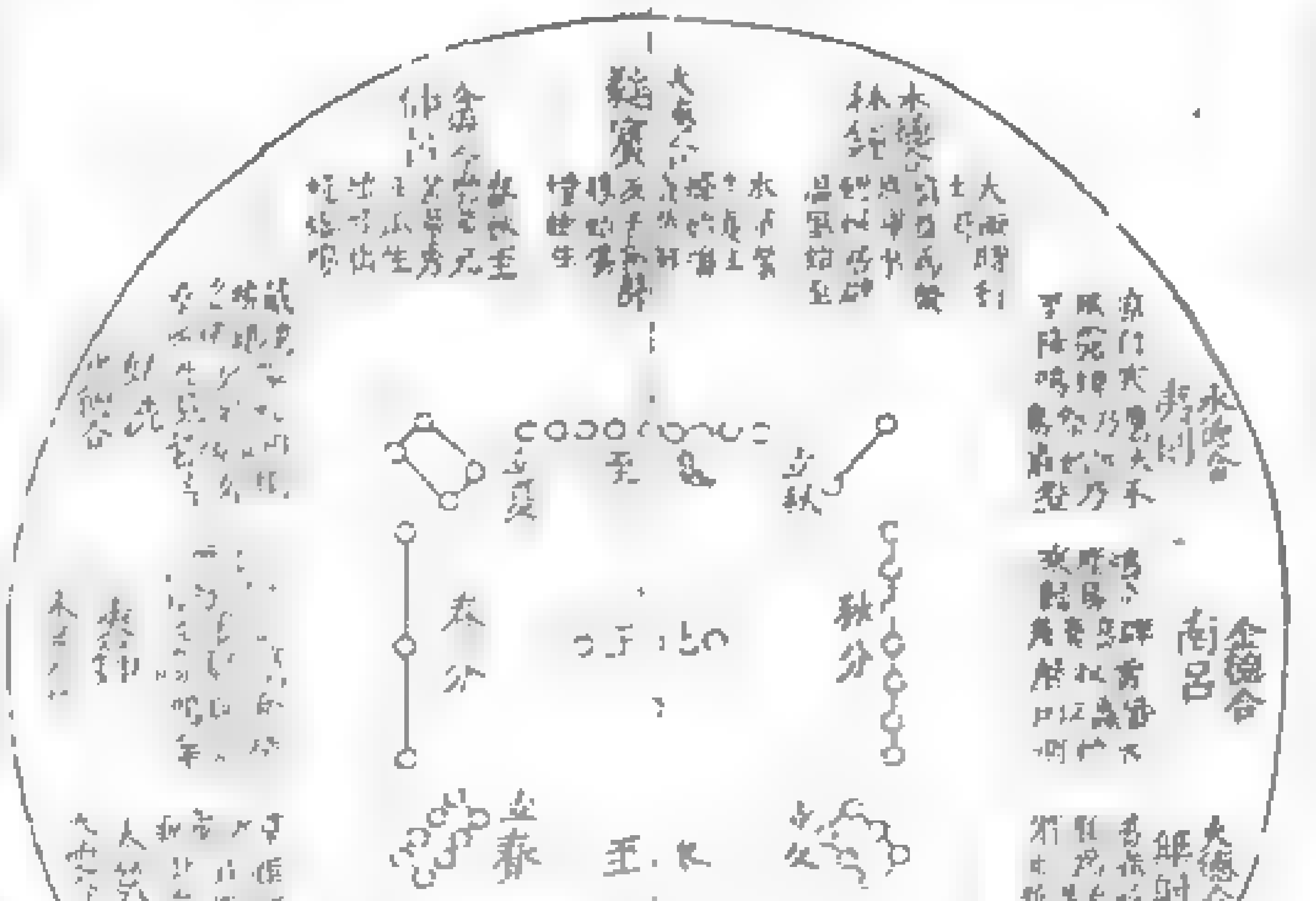
卷三
孟秋章第七
仲秋章第八
季秋章第九
卷四
孟冬章第十
仲冬章第十一
季冬章第十二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氣候生合總圖
寅月中星圖第一　卯月中星圖第二
辰月中星圖第三　巳月中星圖第四
午月中星圖第五　未月中星圖第六
申月中星圖第七　酉月中星圖第八
戌月中星圖第九　亥月中星圖第十
子月中星圖第十一　丑月中星圖第十二

月令氣候生合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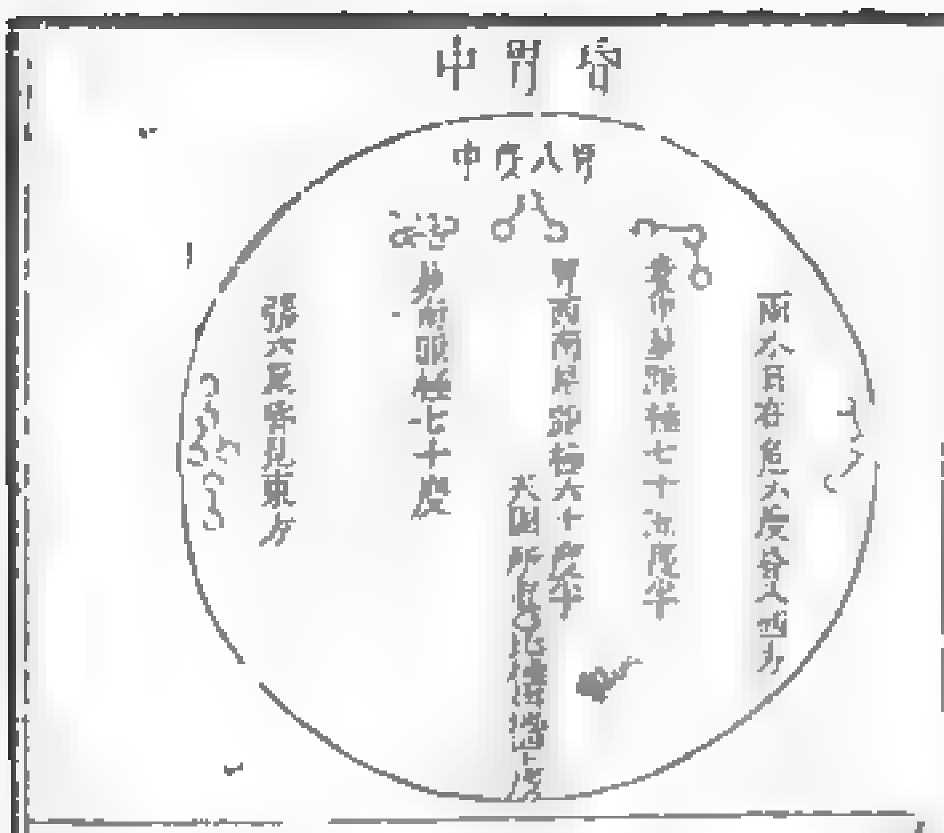
月令二至二分四立歸上中央此所取則於雒書也雒書以九而終律呂以八而始生克相因八因八十五以為一朞之日復取五為[illegible]者鉊歷以成歲閉此曆數之所從出也學人仰觀俯察得於圖書十其象簡而道畢矣



聖人仰觀[illegible]民用五德[illegible]
作呂之[illegible]所合而生[illegible]
示命[illegible]至太簇五合[illegible]
克會[illegible]又生應[illegible]
木生木[illegible]生人[illegible]克會凡[illegible]
民性命皆本於此故從表四衆之以律呂時候相宜者矣

月令寅月昏旦中星圖第一

附星度距極
倂易卦爻象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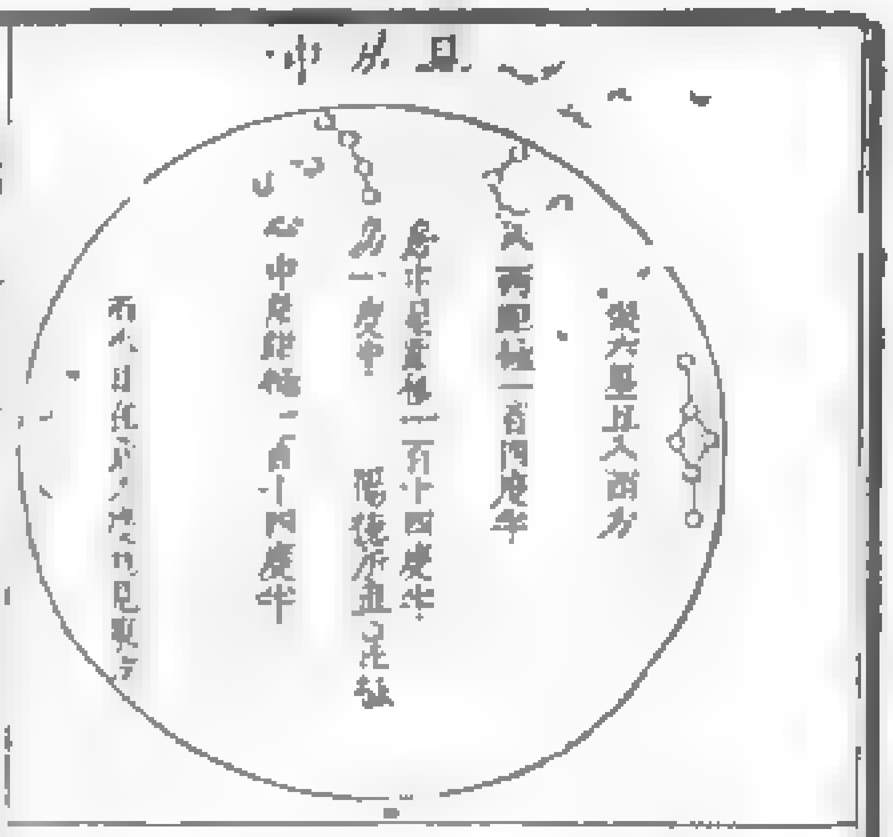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臣觀月令一中昏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益以建寅首取於泰而上六一爻致戒用師又明著齒

月令卯月昏旦中星圖第二

大壯利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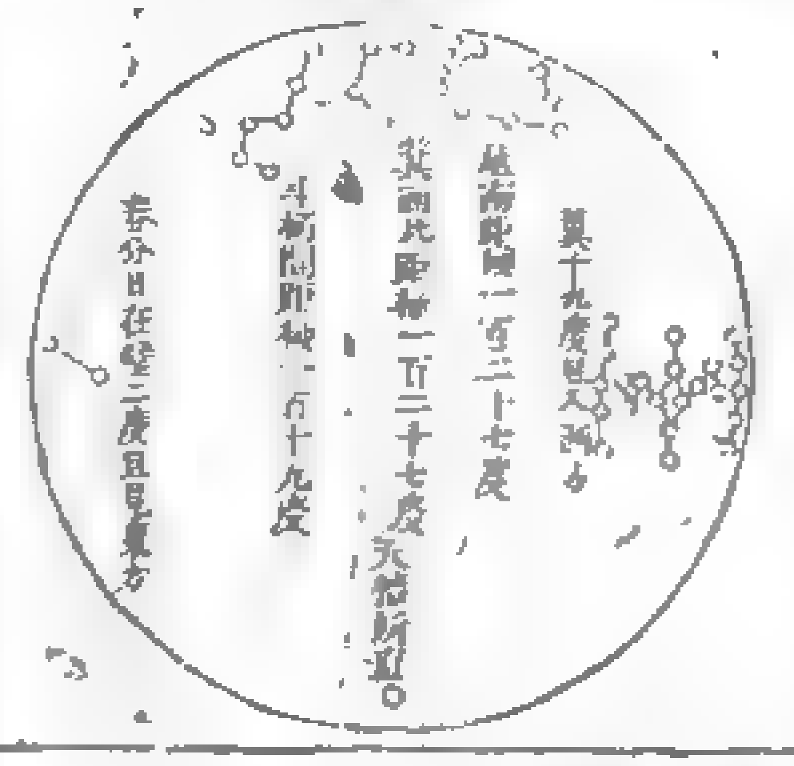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貞吉

旦翼中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言民壯肥鳥獸容止皆殺也靈而有非禮之防焉

體定而樂作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

四

月令辰月昏旦中星圖第三

昏井中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旦斗中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賜貧窮振乏絕施祿之事也聘名士禮賢者慈

之事也亦以君德則忌禁置果戒工師命國攀或

有所匪也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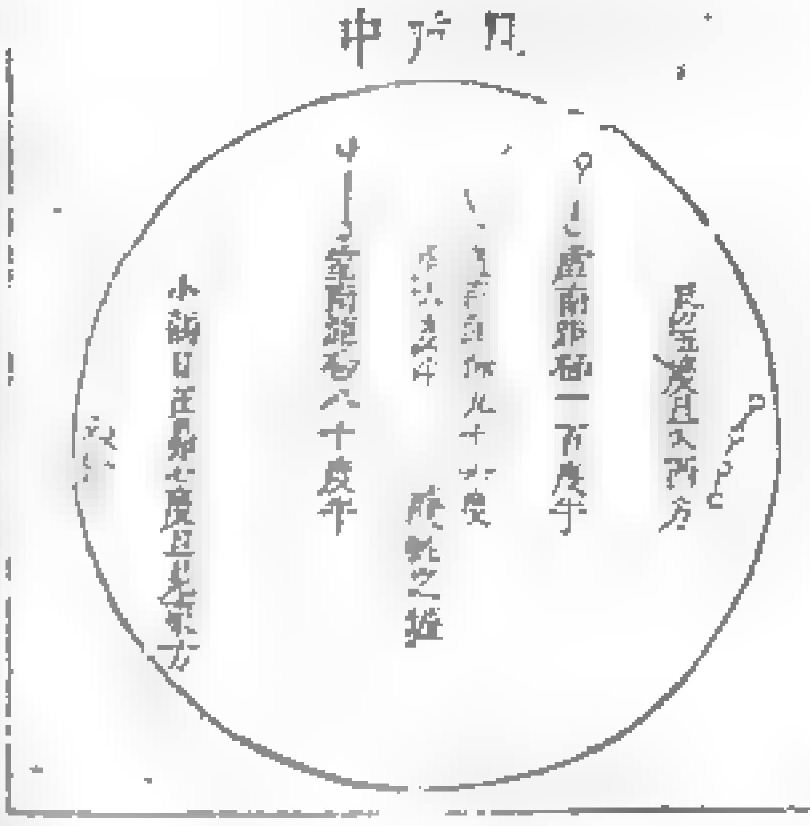
月令巳月昏旦中星圖第四

昏張中

乾元亨利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



物覩易咸宜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封諸侯賞貨祭行爵當位勞農勸民是君子之自
强也飲酎用禮樂是天德之不爲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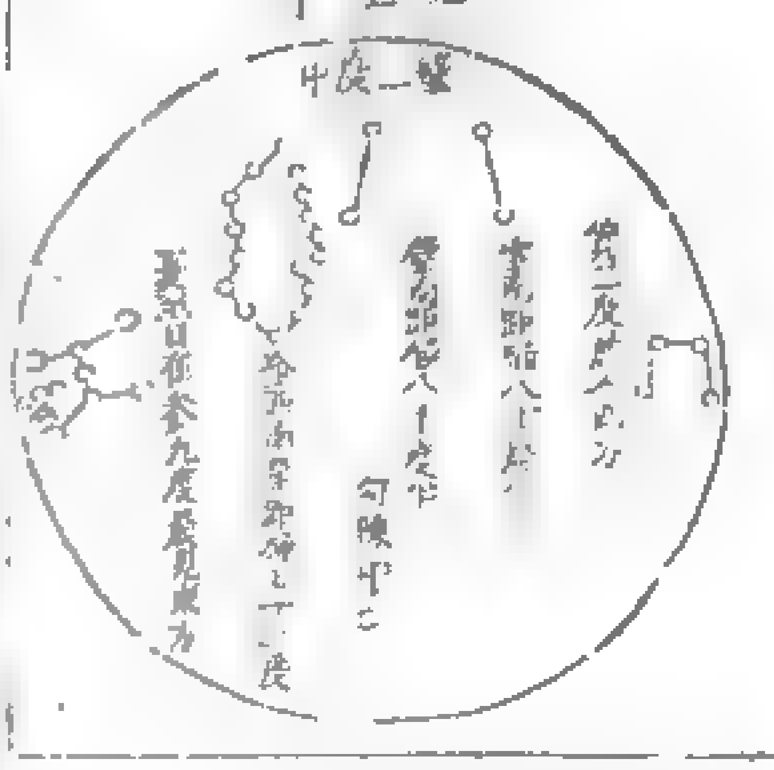
六

月令午月昏旦中星圖第五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
施命誥四方

䷫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



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
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
厲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
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當調女壯乎止聲色薄滋味
節嗜欲定心氣此非施命所及也辭勿用取含章
之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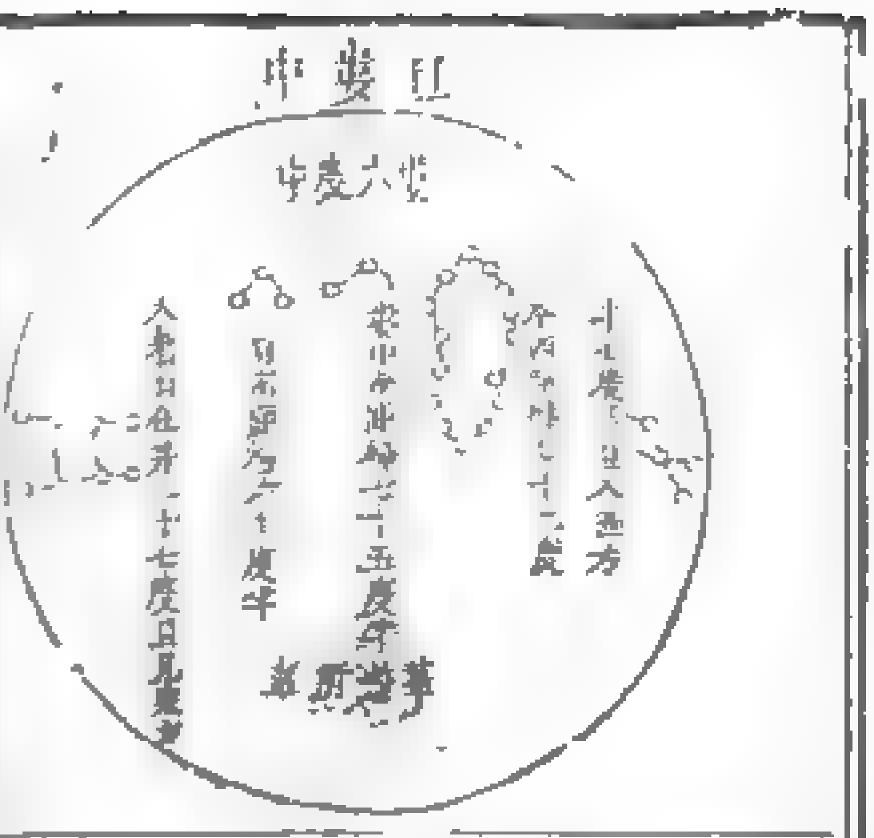
七

月令未月昏旦中星圖第六

遯亨小利貞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
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
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
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
義大矣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
往



不與土功不起兵動衆不搖養氣以觀神農之禁功若此則其遯者大矣遯者君子所分小人之嘉遯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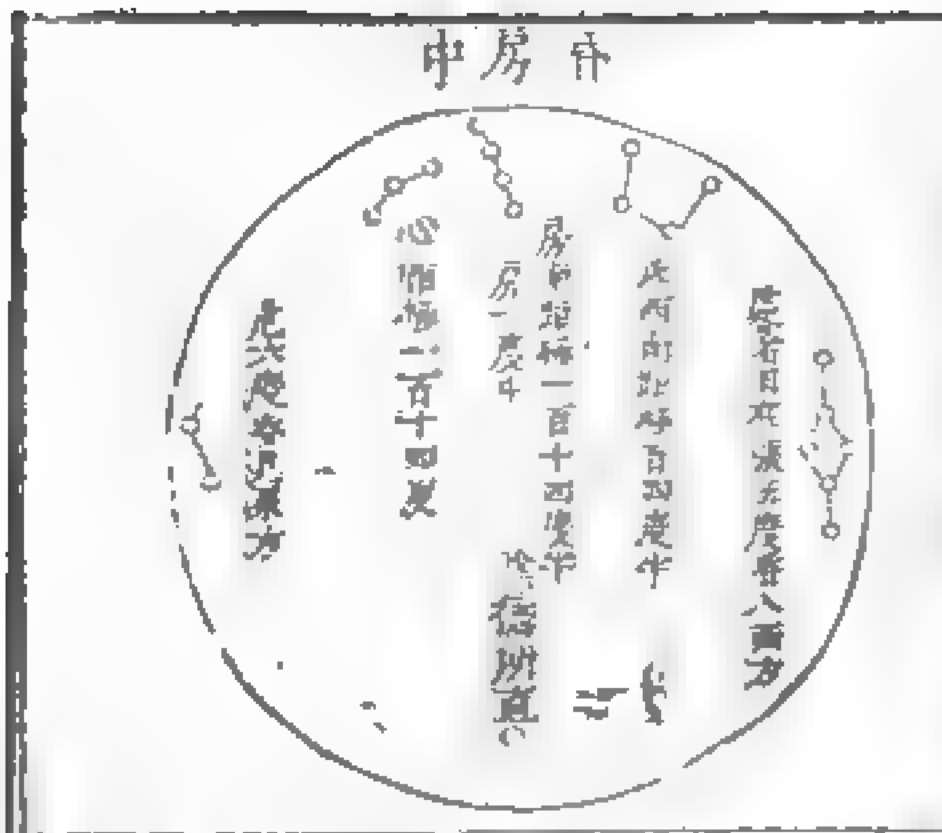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八

月令申月昏旦中星圖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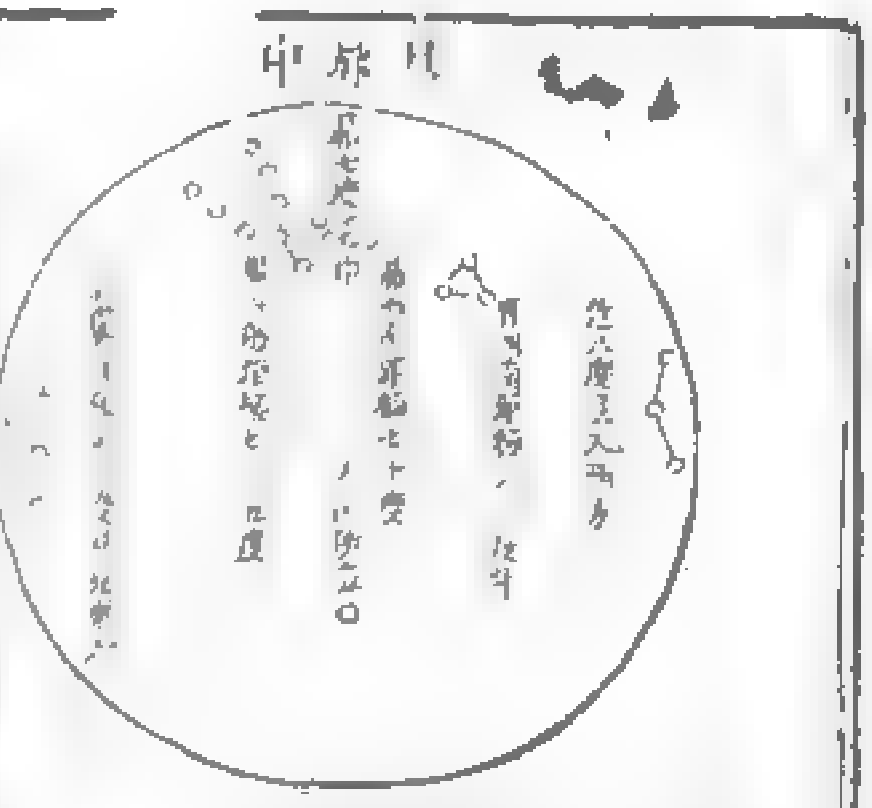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



是謂否卦之月也殺罪斷刑婦與侯正曰行大使臣大帥則何榮祿之有乎繫于苞桑以爲戒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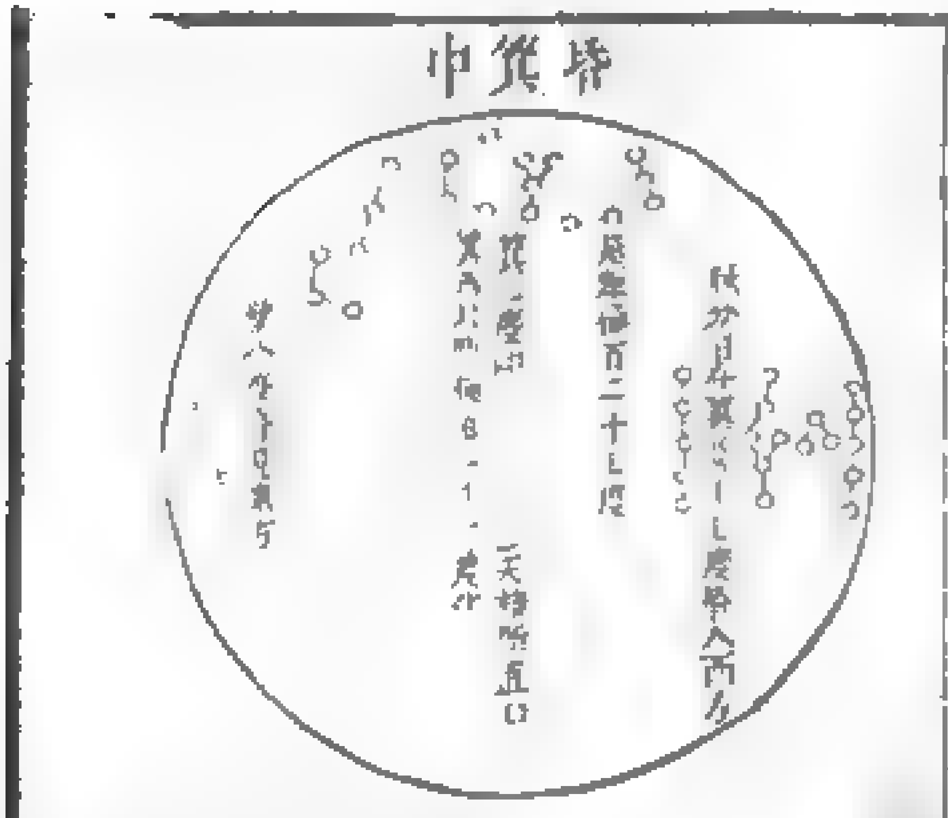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九

月令酉月昏旦中星圖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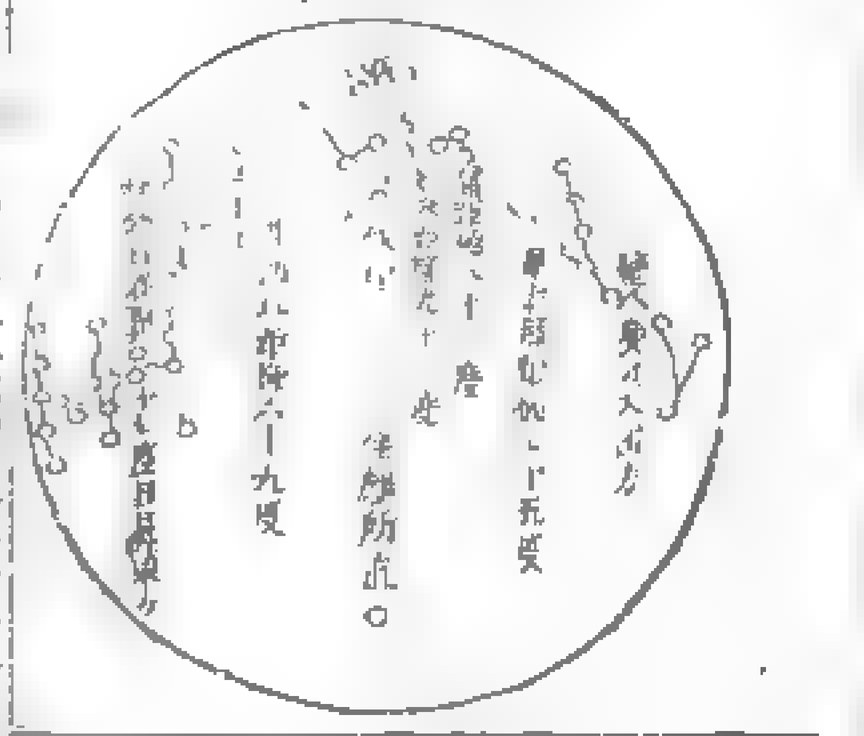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旦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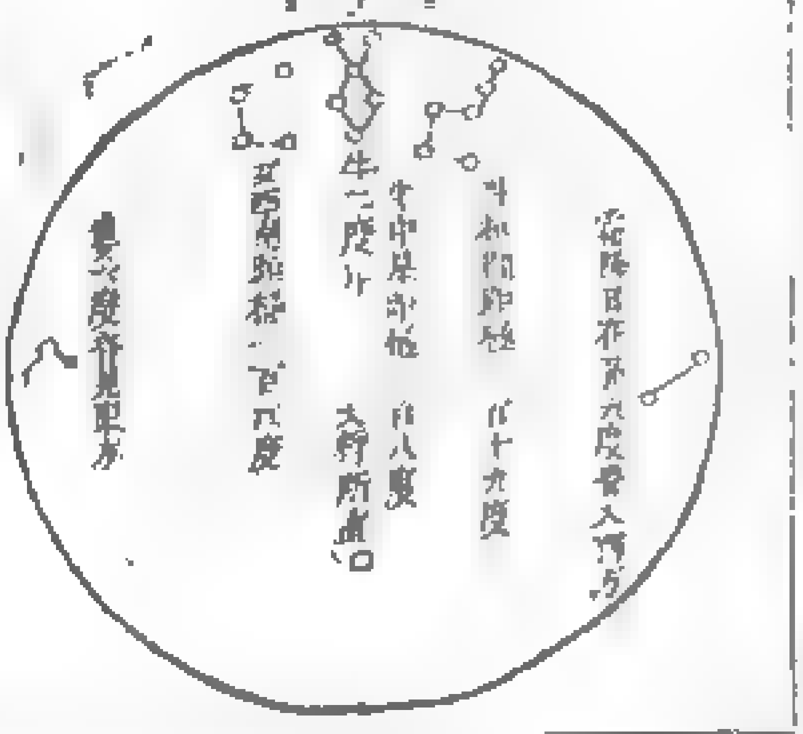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
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順民收斂所後大事可舉也衆大事不悖其時不
乖其類不逆其數則是亦神道也先王設教不以
神而先民

月令戌月昏旦中星圖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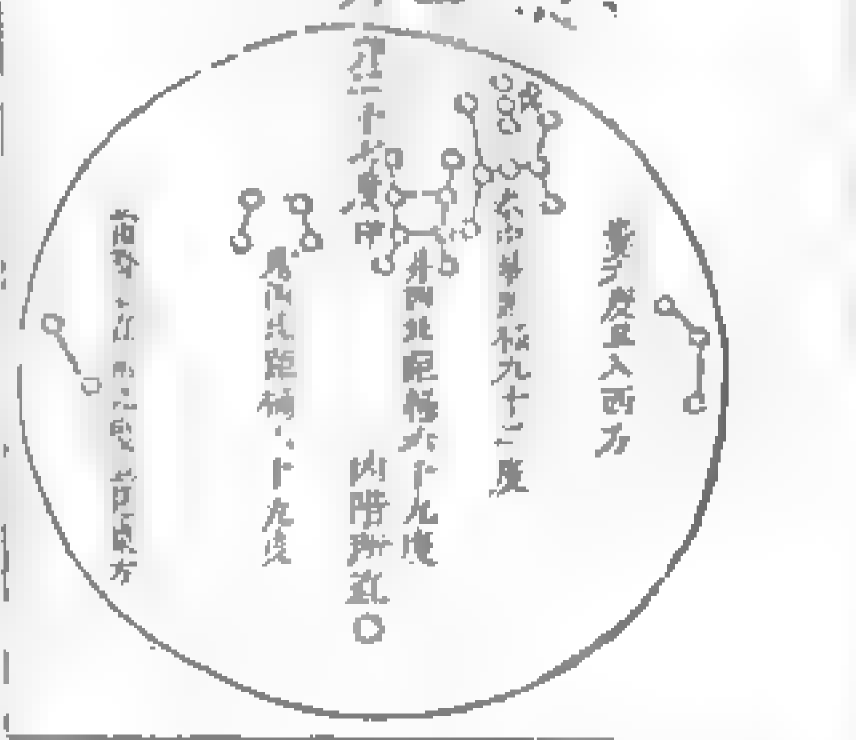
昏牛中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
厚下安宅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
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旦井中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
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
輿小人剝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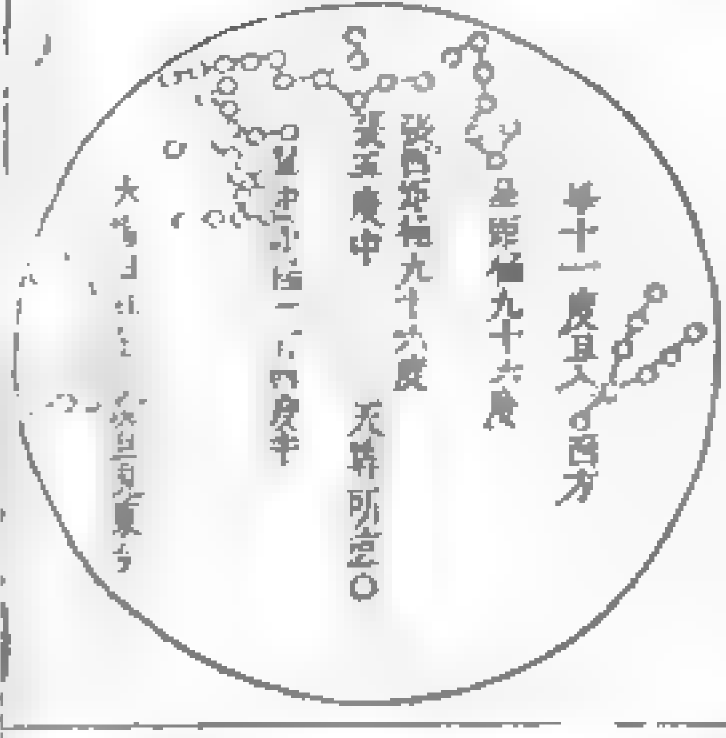
百官務內則必有剝下以厚上者矣下不厚則宅
不安以小人之剝爲君子之輿則君子有安不爲
也

月令亥月昏旦中星圖第十

昏危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
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
貞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
德載物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
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
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



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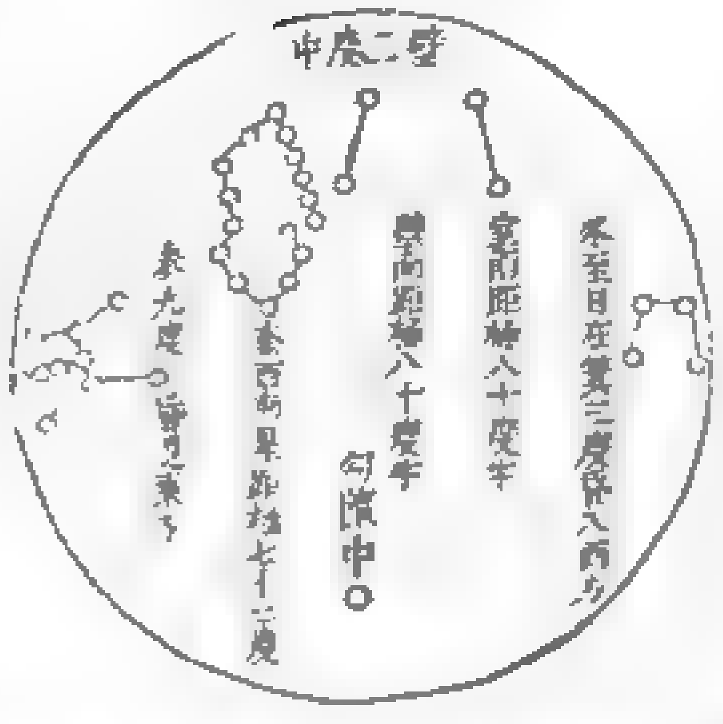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命百官勞益藏行積聚固封疆此足以為厚載乎曰與使削百姓為天子斂愆於下則足為厚載者矣

月令子月昏旦中星圖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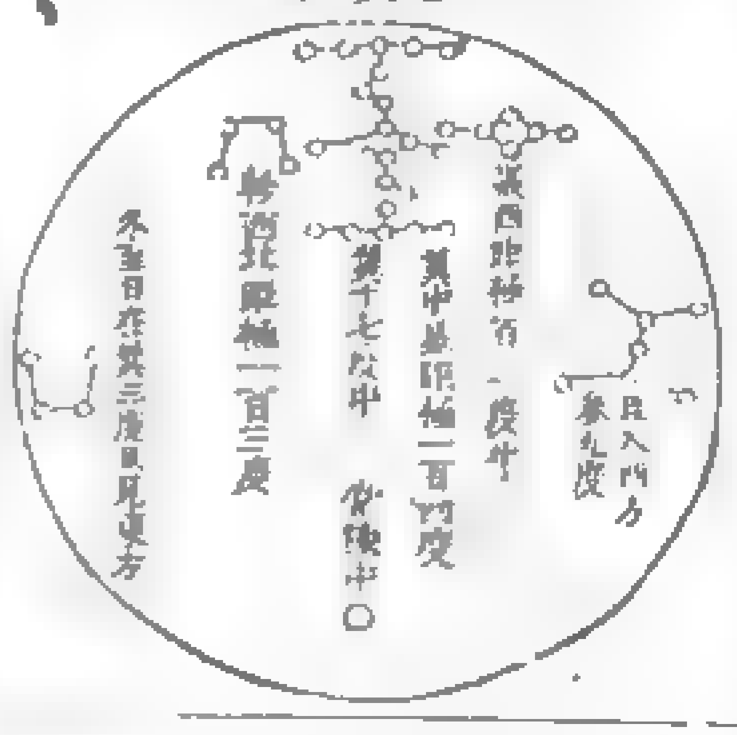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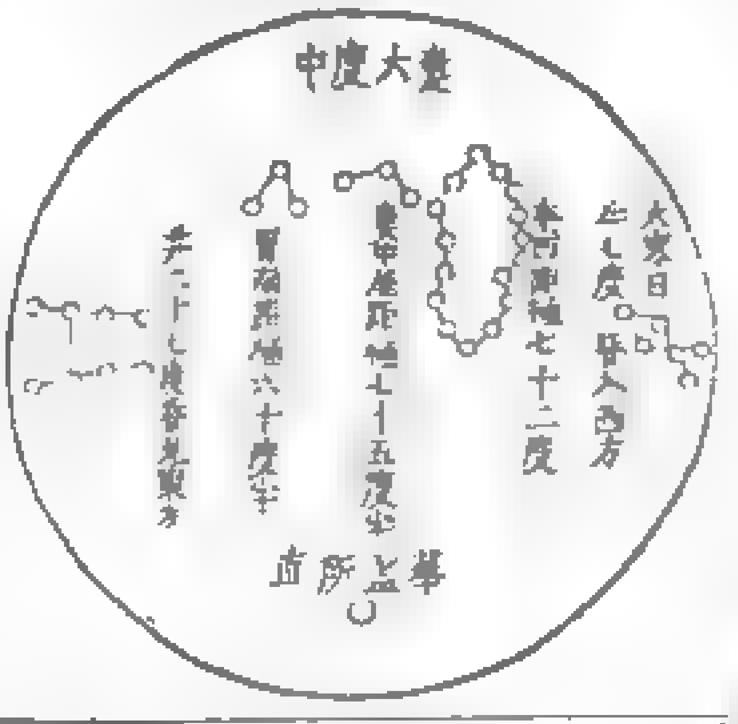
六四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助天地之閉藏將發天地之房是復之大義也待陰陽之定以見天地之心是復之發旨也

月令丑月昏旦中星圖第十二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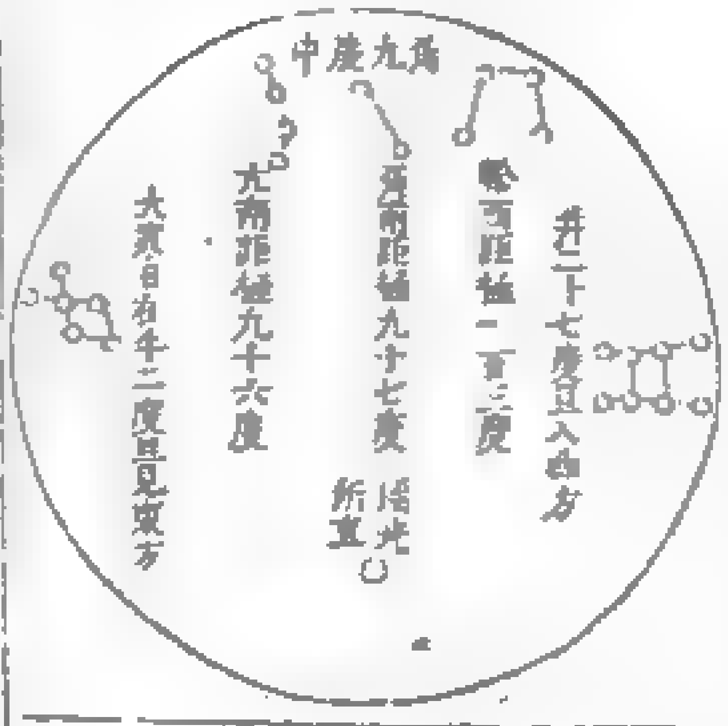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初九咸臨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旦爲中



歲事旦畢矣審明歲之災肉而爲之嘗自入水出種獻力供祭無一事不爲民神者敦思容係是之謂也

十四

月令明義卷之一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孟春章第一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舊歷不用改定今左

漢初冬至日躔牽牛之首立春在營室十二度昏九十五度參初中旦尾九十一度尾十度中今十一不用昏以漢章帝元和二年日昏十二一度距今一千五百五十四上日纏危度之移在箕三度新乙丑六年十一年合宿十二十六度又自元和至今黃行三百十二十年不得以差五度則今歷節過差一二十度不得以舊度經於今天難依漢明矣學者習於所聞故以前所守後今使勞偷躔不達於仰觀故依今歷更定如左

月令明義　卷一　一

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

立春之日日在虛初而日在危何也舉中也月不舉中氣則有後月遲於前月舍矣立春在於虛初則斯出於水在危六度日在危六度則昏昴七度見於南方孟夏之中氣也旦房一度見於南方孟冬之中氣也房八九度見於東方斬穀之斗西東平望有周之分野在焉故舉一中而四時之中衆見爲天子之所治也天子所治而西方爲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

月不徧寅而丙月鞴甲乙何也月從日者也日德所主而月輔之甲乙之王四十八日也鄭元曰物皆解甲自抽軋也大皞亦稱伏羲句芒亦謂少皞之子重也劉安曰東方之帝大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白虎通曰芒之爲言物始生也是不能少皞之子事也鐘者水之始生鱗然之數羽之子二分四十八益一之生角而之數六十曰太簇之律八八其數七十有二之數也先八八之謂角九八之謂太簇其數七十之數也先其生之所貴以是教者何也萬物之成則必數其所生成之故以孝也萬物皆生於寅也其當則物之聚可以之多居則或居聚之可以之多以求其思其思其提之可惡則一身或生其是子之思其子女子故之有身之太者以之事娶妻生子故爲子林鐘之於蔭一孫也是天大蔟之林鐘也如孝子之鐘之於慈一孫也是天子謂之其長不以故長之仁人之慈者仁賢人思之其味也居地之不可以遞下之發發者謂賢人思之味也居

戶者步之門也是所藏之祭者也之先覡者以飲養也曰胆是所王矣飲食之性食傷其穀脊自是多仁人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當時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蟄蟲不振陰不從陽也魚不上冰甲胄私藏之日不獺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不祭不萌草木萌動果蔬不熟夏鴈小不來人不服萌動之獻也不祭之獻也物久而升其後獻之也小人是之民也蓋則也始祭魚謂之獻久之後其獸之也亦可以與其始祭魚物者不以爲始亦可矣古之事也魚不可以爲者不以先蟄蟲焉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

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東堂北偏謂之左个何也從中東鄉望而取之也鸞輅有虞氏之車也周禮朝祀戎騰車殷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鄭元曰是非周制也蓋以於殷時有變焉夫殷之明堂則亦莫之致也春宜麥麥宜羊則稍酸雞之餘也天子不貴異味節於時害以安其性或曰究金畜也春而食羊去其乃勝其是反用之也居子齋其導陽焉耳疏以達則芳導而之陽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

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是郊迎也所與致齋者天子齋三百行親得出財致所與近有所慶賚是也天子日則有殺出遠知貴則奕賞先民下則省去有國不發者何也咸逆氣九有四殺出遠賴貴遠民下則省去古之用之各天子經政節國取爲於國皆以天下百下官爲治天下事天下禮九樂式之外以是無賞發罰命必賞故之故其人民無之得不心世下德不者息不寧頌又之敬而大之於賞而者安不之謂雖無之可可謂之也有天下之一之大耗其大於賞者不之不數可可也天下之一之之豈賜而後不可輿有德則無有求賞明於有持者賢不擢可起加其賜也賞賜之事事不信於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授以德重厚嗛于事皆不先有功於民未見者不可使任不可授以德重嗛

可任卑諸之過德薄而行尊罪之大寧過於君子勞失於小人過於君了其怨茂失於小人其禍淺故有德義衣刑所處尊佑則良臣不進自功號未見而受連祿則勞臣不勸有害事不任而任大官則才臣不月一本當職不敢求三不不當則邪臣上通內使有討威如此則明察於上治經於下上之所察尤知事日長實又日大德不至仁亦寸授國料見賢不能讓不可異尊位與此尊布德和令意思愈勞夏殷以來賞詔先後其義稍有今若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周禮命於象魏守典奉法亦讀法也司天策朔以初為常不可夏道也今之頒朔先

以了月豫之至也是蓋已後為又為初其紀紀

是月也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是亦非郊也而與郊祀同體者其用辛元日是也春日甲也乙則月未知其粟土辛也郊特牲曰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是非始郊也武王克商辛丙殷十二月作酉朔四日甲子昧爽清明於是長至之郊是用之元日也在甲子之朔四日矣魯之用上辛之也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未知其果天子之耤也天子之於元春則再有事焉矣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元日不卜也擇元日保介十之也戌日日娵訾在亥則從辰也保介衛士之伴者也居佐曰完宰保介參保介衛耕之牛措于其間敬之至也謂上帝所賜藉又之力而敬之不敢不至也耕射推反而執爵之則是於執之也耕之勞不至於士反曾之下至於大夫是皆周禮也周宣王久作笠既卷對不籍于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稷為大官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享祀時至而布施

陵命也是以能藉於神而和於民如穫文公可謂守典者矣漢文帝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民所恃以生也今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登其開籍田朕親率之耕以給宗廟粢盛其賜民今年租之半民請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畢者皆免如漢文帝可謂知本者矣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濕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民乃不惑

毋變舍於東郊從氣而居也宜歲審端使民不爭也司空時地利可徙出五地十有
二土以阜民足其剝作農事則田畯職也地不中於繩畏則誅物相材宜為丘陵險
阪則既寒牢易成易原隰可疆則阡陌畝畝成高二易再易之田定其畔直則民志
平焉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此
三者先王寓兵之要道也
漢文帝十二年春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
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
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
賜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租稅賜天下鰥寡布帛絮各
有數又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
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
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
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諸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
無有所隱良安文亦時稍輕治粟紅貫朽猶云歲二
不恐民有饑色足以當時一意務本抑末有籍之家粥爵賞發令武帝時謫發七科

猶以三世有市籍者分為三等然自足兵之妨農百倍於商又無論酒醪之糜穀六
畜之衆食矣軍興而後始說言屯大率行之未有實效施於今日但以經理屯倉修
審阪險原田為本末宜遠以租人濟先後具隴畝阡陌三年就緒然後徵之糴十年
藏牢可也何承矩告宋太宗云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
於順安寨西易河蒲口引大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滋其陂澤可
以築隄貯水為屯田以資要害免蕃騎奔軼後春歲闢增至闊南諸自淀播作稻田
其沿邊州軍地臨塘水者不須發兵實支授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
秋冬備寇不失耕耘不勞師旅此坐制匈奴之虜也順安以西至西山百里以來無
水田處遠兵戍找鎮其銳擇將領以太其冗省轉粟而限戎馬減萬世之利也歸後
諸說多言屯田者然如何承矩所言則都
令[redacted]
京師西道也古人修理封疆皆畧於攻戰營畧而嚴於治地之法治道嚴則險阻之寨
關衆據險川澮溝畎之間於以制敵有餘矣故農事者先王之首務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
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
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
埋胔

入學習舞為將釋菜也又以導陰陽之和山林川澤百物之所生也大祀皆不用牝
焉祀用之於是廣禁焉長大衆置城郭則游民長而衆時失破游毀卵鷇驚鳥不至

路多蹊徑則仁人不入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是泰月也条之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各月令皆取之矣天道貴陽施理尚柔人和尊仁賤兵戎菜殺之郭毀巢殺治是皆大人位右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育也今有日前德領取乎五紀取正蓄迎和奇德[redacted]也修五紀正宿離二也[redacted]內也相封禮定準內長也素依太裘冥令捲器理術六也美示之和初竇塞將擊匈奴下以恭引月令以爲春之月興發軍役援天下以恭事

月令明義　卷一　八

戎狄非所以垂惠中國爭之後匈奴雖步疲而戒中國罷敝窮亦自敗末亢防閑程頌爲崇政毀說書蕭罷未退上忽起馮儆僣願進日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歲揖上御大色甚不不其無有其實此事有此之誤然顏諸門人力符其是論者以此誌於理當大者未當不爲其是也公言者極木公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至首種不入

洪範五紀有子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之文蓄謂是也蓋夏令如彼長吏罰尚斷薄刑決小罪之類行秋令如遝殺上臨兵特斷刑獄之事

肆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月令明義　卷一　九

此亦其中氣也分至之中氣見於表上月晝夜等短中春分之象正則秋氣亦日

上放其時於太今日者也

正也董仲舒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之中不得東方之和則不能生春謂是也春分之日在奎二度昏參九度見於南方此冬至之星也東西相對分半南星十七度見於東方南分日在奎一十二星見中昏時半七星南東八相度東至一十四正見前時半二星南星麥發黃牽壁度又章文與正則而翼

正也文事不與之所從生文章不以時為東星麥於氣也不從故以其時有觀其數之章觀鑿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舊不用改從左

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

仲春章第二

常之久矣日時令之使然不知其行事貴之故汝乾與月令二書亦相爲經緯也

以爲無驗故忽怠白以多欲皆日以步期值有變則念忽以期而應則以爲當經驗其所不應

應在歲月人君有遠近否鬲陰陽在其分以占奏其事

不行之類凡天道人事各有參差不齊月令以周此所舉其日東風解凍東風不能解凍

水泉池澤無之類凡月之時則各人其節物如數類行冬令如蝕積聚

夾鐘者夷則益一之所生也夾寸傷矣三分益一所生夾鐘夾鐘之律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一絲其數六十八丈具六分五釐日月距極一南北寒暑之所進退也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天中距赤道亦三十六度象假九十一度三十分去二十六宿五十五爲天地變化而行鬼神之事於九十一度三十分中裁二十四分强之餘六十七度三十分弱爲夏至日道極高之候冬至之距南極則亦猶是矣凡卦六十有四倍參得四下九下六以六乘之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以下去乘之得六十七萬十分歲之一故六十七餘分坤明之陽庭也夾鐘律宮其當以其律男之道行當三入以進於陽之中故語學則首黃鐘語歲則首太簇氣畢達化必在夾鐘周語曰歲武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故長夷則之上宮名謂夾鐘也周禮大

司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圜丘以禮天神故長圜鐘圜鐘即夾鐘也自其夾於蕤林之中謂之夾以自其長萬物爲日月所發出謂之陽鐘以鐘義推之太簇之長婦也太簇兌家夾鐘納婦而天地之家道成矣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二月始言雨水養氣始則是月置閏一矣雨水驚蟄上下之滴所謂汰也氣榮滿一百八十二萬六千二百九十有奇於期故交之前則是月中氣滿於後月而閏生焉故曰法也周書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爲陽否倉庚不鳴臣不從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鳩小鳥也月鷹則爲鳩鷹也者且具殺之時也鳴追首拜其殺之事也吾受之仁心以則其其詞也鳩化爲鷹也而之不

仁也故不盡其詞也曰化則無不盡之詞也仁人在上陽氣暢和則武人變而君子武人非樂殺人也爲有使者而後殺人及其化之則不自知也詩曰雖君子使婦子天子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太廟東堂太室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訟獄

諸孤死事者之後也民社農社也鄭元曰元日用甲甲巳皆土也召誥戊午社于新

邑謂民社則用戊也春事方始陽氣四達閭閻之人稽其肢體又有陳尸榜掠之事君子聞之必爲不懌然矣凡訟獄之與始於市井君子受爭不斷鬪流言不懼在鬥不爭難怒不兵何訟獄之有古之爲市者立其官師平其貨而察其犯禁薄其不物可片言決也并畀之內桑芸以聽宇里相勞保息本俗聽於茨黨閭師爲攻原始三物難有訟獄可不經司寇治之矣周衰多訟王孫蘇周公閱陳生伯與之從用相攝訟天子不能聽而使諸侯之卿與之往是以訟姓卒訟由人于多事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莫如定志志莫如明主禮莫如敎讓敎讓則不爭不爭則訟獄亦止訟哉矣止而後天下可治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

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高禖或曰高辛氏或曰有娀氏毛詩傳曰稱郊禖變媒言禖尊之也禮天子所御謂有娠者也弓韣弓衣也鄭氏曰帶于高禖之下其子必得天材蓋古云然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啟戶乃出
其是乃啟蟄何氣或說者也氣曉則不得云日夜分日夜分則不得云乃啟蟄乃啟蟄北方之氣之曉者也周訓曰春分之日方月子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元日鳥不至婦人不娠雷不發聲諸侯玩民不始電君無威震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仲月令者其本易乎是大壯之月也大壯曰利貞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戒其容止者禮也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則猶是木鐸之令也甚矣聖人之愛民也甚於父母之愛其子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日分而十四氣何也天地之中氣也中氣生於滿年于夾鍾而決矣南北日道四十八度中分二十有四天地之昔氣也以天地之苦參工天下之權度度名日也權者星也升生黍百黍之重一銖十二銖為半兩二十四銖為兩四時分兩各得兩也黃鍾之量　龠龠容千二黍兩龠為合十合為升升容　萬四千黍此出於地故用十

也十六兩為斤斤容　萬八千四百黍此出於天故兩為八也易之法出於權故　斤之重三百八十四銖春秋之去□小量故一升所受二萬四千黍四升為石因豆為圍一區所受三十八萬四千黍成□而當十斤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又之重四斛六十八十銖以片勺之各得萬□下五百□廿易策之通數也圖區鑄為所受六百四十全一广五十二萬六千黍錢是而易象大衍萬物多寡之數舉可知也古之聖人觀於斤兩輕重之而律之衡權北備不失毫分益錙定止先度準稱其□之等日九日八日十以大者用九黍律生焉以地首井八易象出高以人者用十有角財其量理出鈞□金方寸而重一斤黍禾十六合而十一方錙帛三丈二尺而重一斤人道自參聖人被成知其道者不敢以銖兩毫髮變先王之制度說曰諸權與審

之變易曰后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義若於此矣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
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
焚山林
少舍則猶木舍也木闔草寄人之貧也稷薪士大夫之備□□毋作大事爭動搖藝命皆為農事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新鄭罪狀之訛也或謂生也先薦設而後黃田光鳥雉而後高禖先宰禱而後獻羔先獻羔祭受薦鮮義子日陰陽之守大人之等也用詩是未能物不以寢海外於天

地社稷則猶家人之義也中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言大出畢賦者謂以建巳火昴朝覿乃始頒冰水火之劑天地之大用也先天春分而後既濟氣終思患豫防先王以慮人之有疾疾陰陽人非難於肉食肉食而內熱天地之大收亡日二月火猶木觀而公用之不已蚕乎巳卯者火之所生也火生而冰劑之既濟之義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何也武故之丹也武王十有三祀四月丁未既丁消祭小祝大也遂祭用之夏人亦用丁亥簡舞入學何也丁丑木也而生於亥或曰夏丁之與尚誦答祖月令而出者也習舞何也日古之爲學者舍禮何執矣春舍菜於先師焉合舞秋頒樂於學宮由今禮皆學也故人學而先下之道存羽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列國之風及二雅周頌爲之舞象夏大夏春秋冬又相燕享皆奏雅頌及列國諸風則是今詩皆樂也史遷言孔子刪詩三百九篇皆絃歌之以合於韶武雅頌今樂舞故逸而今詩與在樂也夏者篇亦有確讀不亡以乞及之狂猶賓全詩之該備也唐虞韶樂賓頌而階舞羽籥不有佾廟如用全樂已象義於朝子之上矣令人學舞

吹不可復習惟當以詩求其次序或書之易進講之後猶歌二推及諸生班奏列國之風則三代古學可以復還誠不若平晃而執十成熟舞而從迎秋世興門咸池節奏不可復舊李照周難節論曰間樂之音雲門起羽故一舞在禮屬水其數一二舞在角屬木其數三三舞在宮爲土其數五成池起徵故一舞在徵爲火其數二二舞在商屬金其數四雲門以舞商手一橫以爲水成池故舞于足祠中以爲宮舞羽手對樂五節以改陽五竹以取會角舞歸於曰聽不越中圖以家人白之選出六陽辰之舞樂可南三進諸年而三退六陰辰之舞義月有進諸未兩三退于進則成退或進則了退從進則篇退篇進則翟退如是則六代之樂稍有依稀考者文王世戶口春夏學干戚飲冬學羽籥與春夏合詩書秋冬合禮樂意正相通可以互參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開冰獻羔而祭太牢食羔祭用何爲其儀犧牲也日是用大牢也薦節而後備重用圭璧輕更皮幣何也門人道以交之手物未幣則猶未取於鬼神之義也是謂將合鷹敷日天地之生也用其色不絕其物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蚤來蟲螟爲害

季春章第三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爲不用從冬

季春之月日在婁昏東井中旦牽牛中

婁爲苑牧犧牲犧取之之令也星取之令則是令爲木也令取之星則是星爲本也婁三星中星距婁七十五度半日在婁六度則昴角九度見於東方摇光陽門在焉昏中東井二十七度積薪內階之所直也日中牽牛二十三度天狩列國之端也古之爲分野者曰德既入則星辰次之先周次楚次鄭都鄭所爲盛衰也日躔殊方都會易治晉彭變候則分野之說不復可定矣而東井牽牛宿居河漢之首尾興皆降婁魯衛收分以是推之將以去極道近從于義者河漢南北自爲之陰陽日月出入景其山用歐別爲推濱未之能詳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者南呂益一之所生也律七寸二分其數六十四周語曰姑洗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白虎通曰姑者故也洗鮮也物舍故而就鮮明也或曰陽氣洗物而就姑潔之也九什六十有四氣候七十二姑洗皆治之姑洗上與黃鍾滌穢下與夷則匯流木德之正藏也從南呂所生而與黃鍾同治又皆八之歸數也故德之孝弟者莫如姑洗也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周訓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

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桑政教不中小正傳曰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鞠衣黃桑之服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薦此衣于先帝示蠶事也先蠶則不言帝者帝則不言先帝廟蠶不言尊衣而先云然者何也先于之廟用其龍尚故亦稱帝爲是獨非后妃之事于門后妃則不之寧明堂也且本薦鞠於寢廟則后夫人無事爲已爲新寸寢廟又爲麥祈實穀之乎鄭元日承寢廟也是則廟穀皆上帝麥皆於先王也或於人覆究寢廟之外左祖而有覆覆舟之五覆五反何也告於也天子乘舟薦於月令而皆廣德厲乎之何也曰廣德則鮪適於五覆五反之義也曰是三月間之作夏也作夏鶉鮪則必取魚焉而甲草之讖夏鼈何也日非爲廟事也湛魚鳥耳爭官公以夏石雹於淵閣牟鐵兵者而與之日古者大寒降土蕢發六度方

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四方貢賦至歲冬咸藏矣是月乃出之頒天子務不事積聚故元春之饗賚及於草莽以月之禮幣及於名士所以養材致賢民以合人之澤出廣仁於烈義無所遺之惠有榮家之慶也漢文帝十二年春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是時風俗當儉文帝意在務本求未者言名賢也武帝時務用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

魯諸儒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當時取士未有專科只在孝廉賢良方正茂才因等而已建武而後漸有教樸有道高節之目行之百年益競淆洽者未必進淳撓若夫上下中之法者為賢養身者以錄神清者為之

為置設壇門以陳賢名為道昔秦穆使繇然遂為王孫賢改國而以禮臣秦賢王求賢安汝之交戰卒子夏師方氏賢人於之寢文人敢兵師卜於西河李克吳起田子方段干木魏文侯能師賢好學禮賢養幼拜南揚禁英江黃以為嚴穴蠻夷之倖人彈冠振樂歌為一用文開厚純等皆以病冗歸誠賦然樂之日及覺會見諸侍中金皆少年無一之宿典大節實可顧門聽者政所可數自足為辟之興大義賢名人好名人志士恐賢惡人不立法恐不之求敢名人之悲不人直若必者賞惡不好典問度吏以若宗常紳皆聲學人能文之言文曰若覺時前時尚也府宗恐治之人善如言陳以發史興治之生法有公忠學之臣如辭對曰元若閒不常不數息其風采學士李之辭若元大下刪附之成自非六賢之品氣內致今以有之之

之資望超代之號未有應者也群下試求下身屬已尊道肯德親信編士遠棄不依盡忠進賢之義今從者弃之惟義所兆不論親疎惟仁是打不論貴賤之則賢拆發淺夾移起譽何遠之有益人臣好名法言諫詞病惡然自古不禁名節之路推門主書其禮含耳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蓋自門禁近左右至郊坼百蓋戒禮上德不射宣時獸傷害百穀

月令明義　卷一　二十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后採桑東鄉正事敬之至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大昕者三月之朔也周禮內宰以仲春詔后帥命婦躬桑浴種此宮大所鄭氏疑再浴蠶王后乃治之也蠶事既登明云歲者副繭三繅之事承月以后世而云是月者蠶廣有蚕晚蠶蠶是月矣蠶女客禁王后內蠶禁也曰省婦使使其有事有

事則不巴故歲成而內治正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工師司空之屬官主事之量金鐵一量皮革筋一量角齒一量羽箭幹一量脂膠丹漆一量蓋眾且至金炭變氣量西省之無有不一時考工記云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一材者膠漆絲也又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是其為也大官五庫百物成畢舊久易敗則淫巧間作舞作恭器誦者七十餘人故古之聖王不貴異物近之明也不踐左藏

月令明義　卷一　二十一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古之為樂者通於情性之道陰陽之理言中於詩行中於禮舞容進退于感遠是中於鬼神之等求故以祀天神而天神降禮地祇而地祇出也先用凡帝響舞至是月乃合而天下親在之以助功達物明功考德以風化天下亦云選士性周禮大司樂以六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

先祖九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凡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奏於圜丘樂六變則人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奏於方澤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為宮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部之舞奏於九廟之中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帝王之制作聖賢之心思無有精於樂者故教胄子國子必合樂而觀之既合樂而又試之於射宮其體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其中多者得與於

祭不然不得與於祭凡諸侯貢士與士之與祭多寡以為慶讓故其取士精而功化盛也今比士練閑明其心殿觀其績學以木泗之菁華代雲咸之律呂舉未能際神出赦丙七變九變精神所吹亦云其矣但去古日遠往雅不分未之太優應之太賤數容愈繁而精贏不至貴在可教者不在故制也鄭元云大合樂之禮已亡今天子以大射邦國以鄉射禮代之蓋在漢時猶有射禮今射禮又以以經義代之古今異制不相襲也要歸於比德正容中律中度有合於今者之意則古今一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磔攘以畢春氣行畢之也曰是辰月五陽之卦也夬[illegible]也夬者決也決而畢之君子

遂長小人近憂世牛馬累騰犬豕以風俟民恐之故為夫以畢之犬生以三月物之慝陽者也蓋四月而生物之慝陰者也陳大豕以攘陰陽之慝所以賤物而貴人也或曰日在於胃胃有大陵積尸焉仲秋季冬則周不在大陵積尸也而亦積難何也或曰仲秋則在於氐氐為厲根季冬盡送歲也若是則無患於庚尸也凡時令乖舛半歸於氣會不出於星辰令辰月已不次於大梁酉月亦不會於天根而畢盡時至煥氣木陽向有蒸之為氣者異澄曰難者聚衆劇以盛宮樂使人和氣克益以感天地之乎戾其實不然者人之疾病生於遠[illegible]故[illegible]有貞疫焉大寒大暑病慝鮮小是惟溫與邪人於虛春[illegible]發肺惡實就之邪中於肝而生推夢或見[illegible]物役此相播去其內熱而疾可已作先千作為療藥以平其意又甚盤之使民勞奔走以畢春事使

民皆知其生於勞頓而疲於遽冢故命之曰難難若敎畏而除之也是則夫之藉疏及下居德則思焉取之乎曰取之發倉廩賜廓敎之一也勉諸侯聘禮賓者二也與穿野通障塞三也勸農桑審自工罷也合樂遂士万也齊首各有耳世只是六者佚万陽之帶而後陰思不佚民智成謹以成其業是亦是聽之事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竝起

管子曰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幣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

通四方然閉不承其雨乃至自始乃壽百蟲乃蕃是閉星總星名攀發爲五者行冬政則房行秋政則部故春三以則中房乙之日發方政一曰論幼孤舍有界人四曰誠劃授序位三曰修溝瀆復以人四曰論驗盟終身驅可叶陷玉曰無殺舉慶無害華絕乎五政青騎春雨乃麥

又曰日在甘中了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土師內御絕野列尉論賢不肖士吏勗祕陽貢於四竟之內發故粟以數出國循順山川禁民斬木所以受草木也然則氷解而東釋草木萌蘖不發奧郎菱春辟勿時芒足本不犀羅蟲天傳速傷經保時則不謂七十二日而甲庸甲子木行德天子則不賦不賞賜而決獄代傷必有丙發

月令明義卷之一終

月令明義卷之二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孟夏章第四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舊曆不用改從今左

孟夏之月日在昴昏七星中旦危中

四孟之月宜紀節氣先中氣也立夏之日在昴八度紀節氣入度中日虛初度中之昏張三度則天廟春中之中氣昏七度昏張三度中危氣也昏小滿初氣分七度昏張三度則孟春之中氣旦危也六月中七星七度中南星距以極七十度北六星日卯也昴七星南星距極七度其曲直以極察七十有度後十分則房度見於東方房爲天駟十度度幾晉後作曲而晴則賢

赤夏官司馬之所治也約鈴鍵閉失於其關鈴鍵不務則明堂安寧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爲物相見於離丙丁著明之象炎帝爲祝融大庭氏神農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或曰亦就於高明也羽者鳥之屬一木之成而翔業也徵數五十四宮數二分之揖所生也樂記曰徵則亂其事勤六分之一屬事也仲呂律長六寸六分六釐六毫其六音絲之六所以紀其始也六十律故曰仲之呂以陽宣之中以止陰之所終敍謂之小呂者如人自知其語也金生其中實之知至而呂者矣大呂也而大三

言者皆金也八樂皆歌之又應二鐘故謂之呂古之爲律者至仲律而止矣京房又益以四十八律故六十律而設音之數備也七者火之所成也[illegible]節之氣也已予聞其氣八聲而節[illegible]能節之勞而龍安苦而能其審遁人之義也祭之先嗚曰是六亡笑飲食焦芍勿傷心繫故其受氣不從叔氣直列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王瓜生夏小正曰王萯秀或曰王萯草挈也生田中色赤感火氣而生苦菜味苦感火味而成周訓曰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

大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左个南堂東偏也古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麥菽半雞皆以養陽也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籠用高以象物粗[illegible]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

迎夏南郊後火德也氣已至矣又親帥公卿迎致者何也示民不疑也爵賞非以悅人也無有不當則天下大說異文而同情也鄭氏曰古者於嘗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當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以孟月封諸侯似爲失之然據祭統言也發爵賜服賜不出田邑亦可謂封矣荅諸侯以上日助祭于郊廟至是還閱而慶讓皆行言慶不言讓名爲迎夏也封猶陽也山川土田掌在故府難有與上不敢以界列辟周室之衰則自平王以下狂賓秦陽樊温原攢恭賞晉如也原爲王守而晉文攻之[illegible]示信射何信之有晉人之覇則自文公歸而賞從行者鄰也文公之賞從行者由我道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者受上賞輔我以行率以成方交交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補吾缺又其次次古令賞法以仁義德惠重於汗馬者獨晉文公耳管夷吾曰乘夏方長審治所賞必明經紀斷事以理慮氣平心乃去喜怒

名信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發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謂乃始芽象之所忿寡不能還管子之意以長夏火德屬怒故爲千慮以持之人主平其喜怒則天下無不欣悅古今治法皆以賞罰並言惟月令詳於慶賞而略於刑威秋令工斬刑必當分不遷一言而已蓋[illegible]世之遺文仁主之要務也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元以太尉秦官疑月令爲呂秦作也或三代時有其官漢襲用之不必秦耳秦令稱命保而德不必云丞相也泰宰創不數載張陳當稱太尉漢雖沿[illegible]有淵源如

高帝分年令大謁者宣二議天子所服制
國何御史大夫昌將軍陵太子太傅通等
議天子所服春夏秋冬當法天地順四時
以治國家是以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民皆好是足以永無禍殃年壽永究此本
宗廟安天之大禮也於是條上命謁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人
各職一時條人子居處服用之節與所宜
行之令以聞是事雖近於術要其義實未
於周禮令周禮中官儀雜別而四時之官
未敢也繹書傳舜爲大尉天文有星名閣
者致其諸來皆非一端令不備其節民而
贄其綱領要以此時造士適於大司馬行
曾出得必當其位是則周官之法令太宰
所以管治大官所以致王宰縣此也之爵
出承介當其分則念怨競怨叟氣乘之爲
厲於人下漢錫嘉聞歲有災旱黃璽號門
閭者出位錯繆寒燠相干宜閭石室案河
洛命史官條上災異又使近臣儒者參考
改事數見公卿致察得失諸無功德者悉
聽自引黜又云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
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
受賂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其意亦
與月令相發月令亦言慶賞不言誅罰無
古舉賢遂良不言遂還放佞其意只存於
禮災農桑寬恕恵下攻貫遠燕邑定以爲
四公所作不以官職疑其秦書也其日躍
中星起於牽牛或張蒼叔孫通之徒稍有
條飾採於春
秋未以勿用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
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
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

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蕃廡并人工也
先命野虞董以訓徒事其事也司隸爲部
閭師司徒之屬或六削之可從道官也所令
之義以農將爲本人其之冊職重其事爲
帝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
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
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
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
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
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
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
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
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
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
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後
元三年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
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
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
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
千石聽與同罪於是天下一意於農桑農
民貴粟十而上得賣吏以勸力田者然而
農少獲終不得人貴先時五年詔曰人不
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
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
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
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
朕甚愍之其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
職貪夫長利爲臣觀文帝將勸課農桑一
於敦本然如景帝詔微刻毀進於文法矣
文帝意在孝弟景帝意在廉能於是孝廉
農桑爲西漢極盛黃霸之於潁川召信臣
之於南陽文翁之於西蜀率遵令著績名

於天下郡國貢士亦文質可觀然而月令稱聘名士禮賢者贊傑俊遂賢良及洪纖稱有猷有爲有守皆博舉才德不專名孝廉豈孝廉上本質猶女子貞孅不煩推屬輿觀於經史世風上下槩可見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爲餘以所麥嘗彘何爲之詩是穀之最重者也春秋書無麥無苗其意蓋以勸月令書爲麥所嘗以彘嘗麥其禮至以備先薦寢廟告天地之和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聚畜百藥何也謂是藥之可材也天地之皆以生人爲主其人之病毒疹戾皆發爲之物以郤之若夏楚鍼石之於罪惡也北方是多風寒生祛風禦寒之物南方是多毒瘴生解毒祛瘴之物江湖是多氣濕寒濕不荒生破氣禦濕治寒溫之物原隰是多風痺生運風寸痺之物山巖是多毒痢狐蠱生毒治剃治蠱殺狐先王察其多氣色味以治人之性命臟腑以別君臣佐使其用之猶何暖之於小人洞陰之於君子也故以是月畜百藥亦以見月斷薄刑決小罪節元日月無有輕於罪者以純湯之月與則決罪與罪有樂掌義相是夫乾其也乾其之有決陽何傷乎以百草方茂而有靡草之死即萬物榮懷有罪之決因材治之何亢之有易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天子爲物衣則后獻繭亦無不可乎月后不之廟也之先蠶其可乎鄭元云無婦卒蠶奉繭以小於君遂以獻於夫人則后夫人不役獻猶也稅繭之法稅於識內上人大各有公宮兹桑皆均成有賦之借出之自蠶桔也鄭云究於外命婦分命婦難就公桑蠶室在蠶指故以近郊之稅什一而取之爲宗廟之服也貴賤長幼皆以桑爲均桑均則稅則夫繭亦可以不稅矣而稅之何也不稅無取於供事者也外命婦說繭蠶婦理而成之則外夫小共有事也魯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

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義出於此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之爲言稠也春酒屆成偶而樂之饗以君臣節以禮樂奏之盛也漢嘗酎春秋嘗酎皆云在朝薦祀畢變賜行而大子以寢廟之燕遲於朝宁尊卑以位長幼以序故不云朝廟而云禮樂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章第五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以甚照不用從今左

冬至在牛初則夏至在井三十二昏九初中以婁十中云危中者皆誤也

仲夏之月日在參昏翼中旦東壁中

參伐上星在天漢之陽中距極九十二度參爲天首則尾爲天尾故箕參之爲兩至天地之至氣也凡萬二千歲而後參箕反易至其尾則洞決史始矣芒種之日日在畢十一度昏翼二度中旦室六度中此言夏至在參九度則與箕三度直參爲白虎自夏至直之時不爲白虎也日是司馬佐天子火政焉耳箕尾以昏出於東方箕爲放客于尾爲九子主君臣乖絕不和仲夏之時萬物衆象鳴蟲易生天子謹其晛聽以慎日晷陰萎非不生義說珍行不作夫是以昏短晝刻極長八尺之表景地尺有五寸則是義驗之還候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者應鐘參一之所生也律六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其數五十七周語曰蕤賓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是火德之中氣也火德發于太簇殺盛矣至蕤賓而禮成焉物實或出見於上陰萌於下或曰陰德幼小陽主支柔不用上故賓之又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將退於當陰氣將養物也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周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奸令壅偏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

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衆長大又曰養壯佼何也謂天地之後孤荼幼少於是且粗矣然而人君之尚之有才者舉之無才者食之處學茂旅之事聞聖人之所貴者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

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

修鞀鞞鼓疑有闕字應者謂之鼙和者謂之之均鞞者謂之鞀吹者謂之簫箾者謂之箎

爲古之爲樂者上本於天天廟在參畫房辰翼之陰距極百三十七度谷有瀞臨器府三十二星禮樂所托其器數故爲樂者於是焉備衆之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爲旱而雩禮之關出者雩以祈穀實明闕此者也鄭元曰周以龍見而雩秋三月旱亦雩今雩以作夏失之又天子于帝諸侯以下雩五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旱毒蒸雩其實夏之仲夏爲蹈之孟秋陽氣神物下降以宗之之未爲違令也公羊傳曰春秋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其實旱不以祀旱雩不旱亦不以不雩廢祀由兼古之也有司以天子之命雩及上帝盲縣以天子之命祀及百辟卿士漢元始中

詔大下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求於祈穀實
是汝翁召信臣之論成衆祁不絶箕亦盖
世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
先薦寢廟

仁人之成也見其時物則忘舊之心生
孝也慮皆非其備物之謂也諸侯虞衷者
北云雁以含桃尚赤之道
也止義門貴其先成也

令民無艾藍以染無燒灰無暴布門閭無閉關
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

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言是月藍始可
分恐專利者先刈之用暴布何也不以陰

功于陰陽之事毋閉門閭無索關市何也
是與冬至義反也古之閉關不通商旅者
爲未堅物戰行故慮是靜去其害故旅拒
之使歲往復便會討止其害後其知爲索賊
之也令已夏至陽氣雉蠱物百毒又非
之則衆志憤抑陰慝必作且況酒月也不
宜重幸先王恐其禁藍毅是月也挺
來聚亦不勝蕩斯之予也重囚扣
色藏乾成矣又舒其刑
體荅其寶發仁之子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馬十有二月而生辰爲牝辰月游
牝于牧至午月則別群則縶騰駒貞
之自然也教駒攻駒以頒馬政
掌之有也開之政以阜馬佚特教駒
凡天子之馬十有二閑六廐
匹乘之數也諸侯有六閑馬四種

子之大
夫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
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
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夏至日長矣晏則日短矣長短相
消息不居故盛滿者聖人之大懼也夏至
日晷長矣陽在十二刻此其勢不
陰陽之爭極六十二分在於晷刻
聖人不能長之所其勢而常待之以靜故者
避退所以長其勢而不違理也仲夏五月一陰始
生其其勢長極之者遇柔也自柔之而退其自下
之勢方爲長陰之過柔自老而畏退其勢必有
衰不知其生死之分陰陽之爭而以寒
之心氣不定則精爽失矣故靜者陰陽

死生之所從定也凡小人之勝皆子其始
不能處之所從定之以爭以靜之君子之勢靜
則得之以持之人之所以致生死者奪其一精虛之以動
之靜則之從靜生者以天下之我
理從之從生入死之者日以天我
亦陰之精神化象之生事出門
有風以合事通之之門闔爲
民賴之方曰日戶通闔之
日吉齋戒重寶口宗體樂日聽政於事之至
齋夏掩身滑定氣致前事其
事首則治大陰
陽之所爲治矣
鄭元日易及樂緯春秋皆以夏至人主與
八能之士以奏樂者八人六日獻色遍視其
賓調樂以候其
八能鄭有其義足相劉曰色不闕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鹿陽也感陰至而角解麋陰也感陽至而角隕各其義也周訓曰日夏至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人放逸半夏不生民多肋疾

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至日令刊陽木而火之冬至日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月令在於是月則猶未言殺草木也季夏納萊材入山行木毋有斬伐蓋覩於鹿角解而草木未落也非大不可已不薙者之甚矣爲月令者之仁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

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天子爲是月也落故静以定宴陰不廢游觀何也曰是非游觀也就爽塏焉以思精氣可以察庶類之疾苦辨百族之性息易姤之九五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亦於是取焉耳

仲夏行秋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特起其國乃饑行冬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章第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舊曆不再改從今左

季夏之月日在井昏角中旦婁中

小暑之日日在井十三度昏軫十二度中旦奎九度中大暑在井二十七度發於積井之陽天漢之東維也昏角八度中日婁六度斗牛大搏見於東方天子有道四馬得職則司鼓光明天旗正直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者黃鍾損一之所生也律長六寸數五十四是在坤之初六六與九合黃鍾[illegible]妃也周語曰林鍾合長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白羌道日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

衆也或曰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以君衆物也鍾爲木德三鍾之義至林鍾而成矣故亦謂之函鍾言北地之子林南藪盡於此也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夏小正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爲鷹故於是學習矣鷹既移則學習者變又變矣而復習之則是習慣變成人之變爲君子有不須學者君子之性也成人則習而已小正云鷹始摯始學者行也皆鷙之詞也爲鷹始學者木火之餘榮也謂日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教令蟋蟀不居壁急恣之象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

澤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此以發季別之故鄭元疑曰誤也然介靈為甲記於離火不待秋成又周之八月為夏六月何誤乎葦至秋而堅矣以見柔韌納而用之亦其時也君子之用小材也必其勢而已矣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

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百縣之秩芻曰鄉遂之官藝也天子取芻於百姓而享之芻此芻飼犧牲方之產也將以供神祇之犧牲為備百姓所福月吾所得事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宗廟社稷者咸是百姓之力粢盛豆籩亦莫不藉民力是也周禮有芻牧之式以通及閭此獨就祭祀古之舉其大者隨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今民各有其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今從之論等文以此道民後世猶有以殺易飽見雖為衆者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婦官典婦功者染人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此不言白者白易見質毋敢偽也南方主飾為染采旗常九旂鳥隼衆府皆南方之星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

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神農者農神也神人合作人主應治天子曰貴不與鬼神爭治不可以舉大事而舉之上逆天時下戾衆志不論兵役發令集衆衆集而時有與或有水潦災傷疾疾病作則大事失矣故農神養氣不宜之荒糴持功又宜敗之發令而待人手之天殃也鄭元曰衆神土神也木為于德亦為林木故命虞人勿伐亦一義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

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此神農之行功也亦以養氣人主法之以落百穀以蔚林藝周廊用之在夏至之月也言殺草不言斬木者草則林木不用太盡林也人人之用也時避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是逆月也遂小人不恐而嚴則與所敗之何也君子之治法度文章小人之治急功祭則法度明則章功者止文章勞則言刑者急聖人以車服明試庸君子以時功養氣清小人故其君子不怒小人無怨是遜之義也昔夷吾曰南方曰日其時曰夏

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顯鄉講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菓乃登是故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三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曰令禁罝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來也

中央土

火生於土故土王五行分時各七十二日戊己土王各十八日而季夏火極土金從將火生故此八日土之王位也土在中央故火有以正其終金有以正其始土餘五十四日各兩度以七爲散治今以敬仲諸篇考之五行之各七十二日則夏至之末

彼卽爲土德白露之初黃末爲金行文皆法範則冬日下上七十二日俱爲風時亦屬土德聖賢取義前後不齊要以正閏歸餘規模造化數錫民生其必一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

黃帝軒轅氏軒轅十七星橫亘太微五帝之中庭也東出張西至翼星距極七十五度之前後之宮之象也正義曰軒轅十七星主南靈之后也陰陽交感激爲雷雷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后土或以爲社則不許其爲黎也以爲句龍又云句龍爲之后土之官耳果者黎也亦謂之后土之官耳果者羸也人也鄭元曰三百六十爲后土之長裸者羸也人也凌毛之蟲如虎豹者非是其在於易則稱牛也牛爲后土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是於鍾也而謂中黃鍾之宮何也音中宮非其月也其律非是而音中之則謂之其律中何也五部分律則皆有黃鍾之宮焉或曰是黃鍾之下宮也凡律有呂黃鍾之數之皆百有二十黃鍾之陽八十有一寸九分其陰三十有九呂氏曰黃帝截竹管三寸九分爲黃鍾十曰含少之文是也凡律之法其數量後異變之因而則律音其異其數量齊則其音均也八十一分爲黃鍾大陽之數二十九分爲黃鍾之陰下一此分黃鍾之數不和賓也劉安以陽律方行其月亦謂音凡二律而六月進以分夏月今之月亦言之律黃鍾於此不合者此但論音所謂中宮者也凡帝王樂皆黃鍾而雅聲聲隋文帝問牛弘奏黃鍾之異不用之後隋齊魯樂問爲變聲有通其然其者

廟所用惟黃鍾耳及新樂既成萬寶常聞
而噪所嘆于令古聽而歎蹴卒以破壞爲世
所悲唐衍泰樂太宗顧杜淹曰禮樂者聖
人緣物設教耳治之隆替豈必由此杜淹
引梁陳故事爲對太宗又曰樂聲所感因
人心生樂由之政其民苦故聞樂而悲今
柔嘆治亂民在試爲公奏公豈悲哉蓋太
宗樂在于心致孝魏徵亦在借不能諫
卒洗我等之樂罷兒而後樂有坐立二部
不可生立者乃肄雅樂其我韻諸業荊爲
太簇一均黑然樂其而取亦隨之故古辭
黃鍾皆上覓不受數而多取音和雅如三
寸九分之制剖爲雅度在六十律之至細
或爲子聲以爲變爲不可遽爲黃帝之所
鼓軒轅之
正音也
管夷吾曰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
正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
月令明義　卷二　十八
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明五曰黑鍾隱
音五聲乃調乃立五行以正天時作五官
以正人氣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其
爲土德曰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
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育其德和平
別均中節無私實輔四時藏育長養收聚
閑歲寒暑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
歲德考其意以七十二日分轄四時亦未
爲不可至於五鍾之中音
明決宅於季夏不可易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祀中霤設主于牖下中霤之神也古者複
穴竇宮由綠祀從古也家主中霤而國主
社心有家之一
霤門內之神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

衣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天子之純黃則自開闢始也圜以閎象寬
中也圜閎以下疑有缺文或備在季夏之
令
也
管夷吾曰春夏七十二日畢睹丙子火行
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令掘溝澮津舊
塗發藏任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交
幣令行人修春秋之禮於諸侯通天下遇
兼和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民
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
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
農事爲敬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出國
司徒令命民力人食五穀君子之靜居而
農夫發其力使然則天爲粵宛草木養長
五穀務人六畜具民財足上下親諸侯和
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敬行
月令明義　卷二　十九
急政擧乱苗敎兵備臨戒子上行御天子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殆亦各
七十二
日而畢

月令明義卷之三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孟秋章第七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舊曆不用改從今方

孟秋之月日在七星昏房中旦昴中立秋之日日在張九度昏氐二中旦胃八中析之上有文昌一台爲天子所賦湛露鶉尾鳥誇也於是則昏無星鳥矣張之九度天幅所直其北有斗內平馬天子所敬慎則敬也其南十日則尾日天廟天子所重秋宮也日有七星則危壘屋出於東方大了有道則士功不勤化洛安寧人無咨怨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商物說言於兌兌更新也少皞金天氏其子該爲蓐收故曰熟而將藏也毛蟲走之象草者也商數七十二視宮一殺九九而去一故爲之右夷則者大呂損一之所生也律長五十六分其數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佾州鳩曰武王始克商以二月癸亥陳夫畢而商以夷則則之上宮畢之宮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上宮命之曰羽夷則上生夾鐘夾鐘卯也癸亥之明日甲子昧爽時畢陳曰子宮辰辰在姑洗辰卯於戌夫氏用辰寅卯於申夫申所用寅故以夾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其去大呂與夷則者志克商之數故不用商也然則周人之樂皆無商殺與曰無商殺則何以爲樂謂圜丘之長圜鐘方澤之長函鐘滿廟之長黃鐘夷則陳而不考也不考夷則則何謂之旋宮也曰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夷則大呂爲商函鐘爲宮南呂爲羽則夷則大呂亦宜爲商黃鐘既以大呂爲角則又不得再夷則也過是三樂者則亦通用之矣辛腥者陰金之氣也君子聞是氣以思樂亂勸制折衡之臣門者陰陽之合也且是用哀矣食子屋不傷用藏亦仁人之事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白露降蚤矣益亦可以蚤也周書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懈農不登穀殺氣乃矣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西堂左个南偏也謂是秋白所會法度明章也夷則之法中以明總章之器廉以深何也法以陰而導陽器以陽而養陰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

賞軍帥武人於朝

古之迎秋皆以爲日任所深測帥甲兆學　皆出於東方故以以由賞武上帥成甲令命　亦可以肇矣舞而親迎出於西郊不已過　乎日賞餞何以仁義二用一也以求明無　寒歲殺戮之於時愛虎之靡常也以明武　則純於內討者戚則紀於外乾而坤更勝　其勢常交故覺覺人者也商兌之慶弱非　悅人者也物之未成而屬之俱以爲暴已　壯而屏之則是以爲謂故又遲之迎之敬　之至也還賞軍帥則文古者三軍六師之　於也古之爲軍帥者則皆其公卿大夫詩　書禮樂之宗爲而武人之何也謂是侯御　而下司右　之爲也

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

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命將鄉選士厲兵於遯無加爲何也日是　將帥之宰也公卿人人不惑其禮樂去綦　教化使不義者題起祭侵祚作自朝而下　至于牧伯乃因服致嚴請命而討之則何　合樂以之有于謂足民大州役者所兔　前禮將鉦鼓之所命也大宇文寸德卑而　致之先賞於罰則其罰也縣此矣訓日順　被民道威此舉慎訓熊是期宮也大子因　明堂諸侯　門朔宮　日下拔月令道民物之　之者何也是其寓今逆言三月選士厲名兵士迎秋　不有何以是何以　兵之法謂之當當六十餘萬家以丘甸　軍之法謂之當五十餘卒人子所甸

遂人六鄉之衆鄉爲一軍之內七萬斤三千人未　十分之一也五百爲甲之兵賦三百人一　六里爲提封十萬爲以定每賦六甲四三千人井　以為千二百人其車十乘十萬卒以下六甲四三千人井　一七十二人計之大用千七百乘下一人之一出　年一封之外人足以一千一百用下一之賦一出　以車不得以下其衆不得見之三十之未　得以不得以下之得以不得衆與得　國之皆在以今之徵鄉以之以得得　鄉之賦得以其之衆不得以不受之　不義天下明其之外者其遠用之者其不專任　其不義之用天下者者何也然天則子專用不任　五百里之外內郊方遠將化都在各萬里其之內用其事任　不勞轉輔以不敢以知下行中用指所一之法而上無所容　之法以其上得征其以事下刑之其得一人上之得用法　人專任實罪以征不春秋以求戊未亦庭文明質美德而則遠　專賞罪以伐衣秋內武之以使于庭明義於去利則遠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

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

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禁于行法小人行意觀勢鳥之擊也　必有侮肉折及筋者矣其下　先察其端倪而平之蓋自足不也而　察其端也戊而陽之道常能於道也天常　鄉元日錯道也不平陽道常能於遠也天也　地已庸陰不可蓋道常罰之以之　出山比有火旅不行以書罰之用不至易　獄別之不疑不不了以用之　其別之大者也其者則可以不可　兵乃之大者也不能而先以不可　克其兵別之知何也且者　天子之事理者之師之事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

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
墻補城郭

春令云修利隄防道達溝瀆於是完謹之春秋之義得相起也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畢十月也則不已蚤乎曰氣有早晚視其農事則亦已備矣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

是否月也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夫豈獨君子是以君子之事也天子何辟之有天子命祿則天子長道而猶且禁其封立不行大使不出大幣何也曰是斂藏之義也爲草始驚民有屬心上易其齊靡則下玩其功名且是漸

刈曰樹者不得已而命之下無以後上無以喜必有殊賞以警武功之則主田采地繼無以繼也古之有功者或自軍佐以至軍帥自下軍以至上軍車服之賜則已過矣論定而賞雖不驗時則猶之廟明堂焉告於肆賞而後賞之慎重之至也天子以是月封邑出地則必有音事之臣輕任勞遠以役上好而受其典章故君子敏德以慮事功之禍小來之義則於是焉取之也鄭元曰嘗出則邑而北不封失於古義夫夏七月周之九月嘗或以畢矣何爲其大古義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
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行爵出祿必用禮因關易延因行而聽遠則是賞令也者利以夫慍者持拘以訟獄發令原出幣帛是布令天子之令征伐慮決其民之令謂聽訟獄中於其節則陰陽無會是在行之者也

仲秋章第八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舊本用改從左
仲秋之月日在翼昏箕中旦參中

白露之日日在翼度則昏尾五度中旦畢十一度中翼爲鶉尾遠客亦天之樂所也中星非始出於東方之位天子之亦位也日在角十七則昏北爲郎見於東方壁七文章四度而王是爲天策天子有道則昔文士重道術土功不處賢人其昌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南呂者太簇損一之所生也律長五寸三分二釐三毫數四十八周語曰南呂以贊陽秀物或曰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其實三呂者皆金也南爲中金故南之南者南也西與寅合一百二十謂天地之中律也

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風疾風也鴻雁自北來也玄鳥歸蟄也者鳥之食也夏小正曰丹鳥白鳥丹鳥謂丹鳥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羞者爲鳥所進也不盡食

也月令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元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羣臣驕慢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此義同是月乃論養老及章物服采之事又及於刑戮者蓋事趣於七月此特申明之耳今致其意章服以慶君子刑戮以威小人養老以教孝弟孝弟立而後慶賞以行慶賞行而君子小人各得其序然後神明可得而享也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西郊則即西膠也為其祖虞也故齊虞序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今之所有者獨鄉飲酒耳養老之禮廢則子弟易其父兄庶如慢其長上驕奢游出而致亂滋起章服不足以勸刑戮不足以威內人下乃亂矣有丁者何必事養老之令養老必自上下而下不說官食春秋吉日如有序庠丁者而丁親為饋酳獻稱以降始給糜粥八丨丨各給齊帛都里賞人不先者老九丨而上日修於官有司

致問不分庶姓行之信久而後慶威可劾也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夫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是當文帝之時富庶使然然當不時無事之國試行之時以漸其餘然猶將待其斬殺不用可也當必饑紅朽而後施其糜粥哉孝武元年發亦有受粥佐孝之令皆本孝文故不錄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三月已登其數矣授充人而芻之至此則有度矣方方所用各有已物陽事用騂陰事用黝外毀用大小以體長短以角守用視之事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春曰畢之秋曰達之何也春氣動而苦泄秋氣凝而苦滯也春木始旺至於辰月與上相沴人有殃沴之故為難以畢之秋令始出爭於酉月戰滯不達人多病肺故

爲難以迭之先王之愛人也必有見於未然者爲非劇也春分而後秋分而前陽氣憤發萬物不能自藏以焚其精鬼聖人必無以嚮之日是有主火者燔灼其間日夕糾虔則既或治之不可不慎也故難者聖人之所教慎也且部如是而後兩社不戒土功可作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倉囷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明堂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此說於薄民者也則不如豳風之詩也豳風至十月來向墐戶曰入室處是亥月也於是歲月但趣收斂而已而築城郭建都邑不已蚤乎曰是經始也以其時則可矣秋氣已達不犯農神之怒然且畜租種麥則是以豳風爲周令也或曰豳後巳晚洛候巳蚤八月其穫則是未曉也經始之則可矣收斂未畢而趣築城郭建都邑兩時不得又因而罪之則是聖人不爲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云大猶木涸也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古者孟冬日在心尾氏房見於東方然是水涸今日在翼軫秋潦未收故古今之占候不可膠柱也其名物躔次分野則閉咏養矣蟄蟲振白露下木始涸皆先月而言之何也蓋氣有蚤曉則節或上行

節上行則門作前月也周門曰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坏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坏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權量之難齊也亦猶之日夜春秋二分漏刻難同而南北極差積至十數今赤道平分各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春分前變秋分後交各差二度四十分非聖人則不能齊也設令常由之間皆先十一銖差二銖四十分九十一升差二斤四十勺聖人亦以數術其之父人慮地盡人競其間公銷銖錙闇閭錢滿允丁然春秋二分致嚴於度量權衡鈞石斗甬之事所以慮民者謨豈至矣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平也孟子曰關譏不征市廛不稅則天下之商皆悅願藏其市矣傳曰來百王則財用是貨賄者小人之事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二氣明也五行類也二万因民生於歲月六陰六陽九十二卦七十二候是爲大數是在於乃見之升也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於是有後之適入爲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一也飭衣裳文繡制度長短也中量衡設必當三也奈纖物色沔也樂夫部斉賓寄收斂積聚升也同平正氣六也易關市來商旅七也難達秋氣神直後殺八也先工以是八者順時因類叶於民心斷舉大事動人衆可也類曰

盈而不虧有孚顒若舉大事動大衆未有不時而令於民者也故數與大非陰陽之數互相反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章第九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舊歷不用改從今左

季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東井中寒露之日日在軫十二度昏斗十度中旦井十二度中軫亦好風於是乃風矣日躔使然非軫之爲也凡風雨寒暑皆生於日不生於星猶治亂清濁皆生於君不生於民也角二星南距九十七度天丁帝庭也瑞光所由太陽門在焉日在角九度則昏牛二度中旦井二十七度中與日相對婁六度見於東方婁北十一星爲天將又西北爲傳舍天子有道則將軍不動傳舍肅君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夾鐘損一之所生也律長四寸九分五釐九忽數四十五周語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白虎通曰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復隨陰而起無有

終已其實無射者大德之大究也火生於太蔟盛於戌實至無射而究矣聖人以其德盛也復繹思之曰是無射也故其律數則是圖著之所終始也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來賓遲也遲者歸也周書曰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雁不來賓小民不服雀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俯民多病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吝嗇者人之恒貴人之吝蓋甚於小民小民則無可宣出者矣而又申敎之何也爲貴穀也五穀正熟民易於貿易爲台鹽鐵取於麻泉六畜之屬是相待也而輕用五穀則作室下文以遂長夏是乃禁矣故禁之下文嚴禁之是貴穀之令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農事備收舉時也舉五穀之要會也知是則冢宰司徒相爲治也少宰月終舉摹

吏之要是其一中以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凡宮伯酒正粢盛之需亦於是舉焉周禮之屬則未有專掌也謂是帝藉不敢不專掌者故曰乃命冢宰冢宰之於月令特取之矣凡一月令之事掌於太史一命太尉一命司空一命冢宰則是三公也三代之制衆務焉而冢宰綦重冢宰防神倉則人主之倉廩不溷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勞民也御風則在十月矣明堂禮在八月小人終歲勤勞亦何寧處之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春夏以舞秋冬以吹舞以導其陽吹以導其陰舞適於征伐吹適於禮樂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大雩祈也是月大饗報也饗幷爲雩也天子奉天致事百神不以不旱而饗雩則不以不然而嚴報安夏有報雩而秋無報饗上帝曰饗饗廟曰嘗月令四時不言享廟則皆以祀帝也春秋四時皆言享廟諸侯之事也禘元日嘗犧牲告備謂是嘗于羣神猶變之雩下自祈也然則大饗之非禴禘仲義也給禘成義也衆月令則未舉歲及也

命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入于畿方千里制百里者百上其山陂城郭爲百里者六十有四爲田八十四萬井當五百七十六萬夫所耕之地古以三則定地十畝取一家任二人則千里之內五萬七千六百萬畝可得五千七百六十萬畝之人千一百五十二萬夫之任約其遠近輕重定賦相其土宜土會以絲桑柘麻枲茂草魚鹽梓材之所從紀取其精者以供郊廟給費賓資之需其餘以施於公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及於百縣之長廩祿上采大夫一無所私所不慮者自縣諸侯自爲肥瘠定賦不均施祿不平故先三月所定之以較其歲稔協其出入示慶讓也於地既磽瘠分不分富厚隱民俱不可闕今不能盡如古但以千里之地西半古人之等爲四三十二萬井二萬八千八百萬畝二百八十八萬夫所耕之地二十分用一籍得千四百四十萬畝之入一百四十四萬夫之任爲治之法先正其畿內而後以及其諸侯則法制定而怨爭息也從此定制以懸於象魏不過三月不爲蚤矣是故月也在易爲剝剝曰上以厚下安宅君子居上有郊廟之祀百諸事之賦不得不取於民取於民而不定爲之制則衆其剝下下欺其上牆高基鎮領覆冒之矣剝之上交爲宗廟五陰供賦以奉一陽魚貫之序百辟共故下無剝牀之內中無剝膚之患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令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司祭禽于四方

僕戎御之屬七騶謂趣馬駕說之官授車以級謂載旌旐者各以官次也屏天文所
謂外屏也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列如戰陳王執路鼓諸侯執賁軍
將執晉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教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
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縣鄙以各家以
號鄉以州野以邑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遂以苗田如春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辨其旗物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
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號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春蒐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所謂主祀祭禽者也凡蒐田教以軍節茇舍教以聽蒐獮田教以辨色因所辨治也

中冬大閱虞人萊其野百步為表凡三表又五十步為表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
吏以五物卒民陳車徒如振旅之陳皆坐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徇左右曰不用命者
斬之乃鼓坐作擊刺之法遂以狩田致禽饁獸之人獻禽以享烝其詳在司馬職中凡
春冬有誓夏秋不誓此云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與冬狩異義又云載旝旗投車以級
與秋狩同文者月令酌司馬之法於歲秋一舉以順人道且欲畢意於禮樂也宋子
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古之聖人歸在乎也未嘗忘戰詳觀司馬鼓民
致禽旃鼓譟兵鼓行野攻命賞命罰於戮勝之數一一具得抑云前後有屯百步有
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獸公之小禽私之皆願場明至誠露其道
可以不敬故觀於辰月合樂之文義及季秋獮節之中備於令治道際然見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
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
供養之不宜者

供養之不宜鄭元云如食嗜諸膳之屬非常食也或曰收執也康致不當則已濫供
養不宜則已後故皆收去之亦貴擎歛也周禮宮伯膳人饗人各有宜物或謂收其
不宜象於黃落以建下也

是月也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

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管夷吾曰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
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量民資以畜聚賞群幹聚群才百物乃收使民不
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為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
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圍小辨鬭譯器二
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收聚四政曰補缺塞坼五政曰修墻垣周門
閭五政苟時則五穀皆入
又曰戊子令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宗祝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
之祖廟與五祀故神享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illegible]天子出令命左

右司馬衍組甲屬兵合什為伍以修卜四境之內謏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然則晝炙陽又下露九地競瓖丘穀聲熟草木茂實處貴豐年大有七十而畢皓庚子金行御大子攻山擊石行兵作戰而致七數矣德政亦七十二日而畢

月令明義卷之三終

月令明義卷之四

漳浦黃道周撰　晉安鄭開極重訂

孟冬章第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唐歷不用改從今方

孟冬之月日在房昏危中旦張中

立冬之日日在氐二度昏虛初度中旦軒九度中氐之北車騎梗河在焉天子所守其闕紫也房為人鄰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其北有陰德陽德焉日在房則胃昏見於東方占人所處其為實也是與晨孟互易則天街編不在昴七度而上矣天子有道則行長式徵商央流姚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五帝德曰顓頊高陽氏嫄姓元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代為水官蔡數四十八商穀損一之所生應鐘律長四寸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其數四十二姑洗損一所生木德之根也周語曰應鐘均利器用以應復之長久而能復不如已之遂已也古之古律者以六呂合六氣以陰陽合左右求其合故曰元枵合於星紀娵訾合於析木今知不然者日月無合舍陰陽有定律度有參差律無變易不相合而合於律故應鐘與黃鐘之八十故律呂一十而乾已不合於黃鐘一二合於一六

十合於蕤賓之五十七為百一十而鄉應鍾之律合於賓鍾為十三寸六分而顯竹呂之律合於蕤賓為十三寸有細此兩者陰陽之晷影進退消息之所終始也鹹者監膠之米也竹名土爲之氣也人所以之之吉成開其氣以為所以者矣行較凍之祭也皆者壬癸之位也應鍾作于癸而不為冬者避黃鍾之位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爵之大水淮也雉之大水淮也周書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水不冰是為陰負地不凍咎徵之徵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乃專天氣不上騰地氣不降君臣相嫉

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元路古云玄路玄色也黍彘亦以養陰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賞死事恤孤寡

冬者藏也迎冬猶之禍小也人生於火而死於火爭於冬乃為之藥也人子所以然德而消物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天下之大疑有二曰疑刑也疑兵也刑疑從輕兵疑勿舉則亦可以弗卜矣而猶且卜之何曰是有大吉大凶焉入阿黨而出人之罪猶或可原有人阿之黨罪而不可原也阿黨而方命圮族朋比此又不可原也阿黨而輕行師後爽人宗廟此又不可原也凡人之阿黨有大權位勢利所集而後投棄者生焉勢位不在就影響聲落固其之者少矣聖人以至誠待人不以全規其甲鬼神其智之放疾或以其周旋然且謀龜筮而用之又不謀其龜筮之謀而誅之知臣之無所利於之其無其龜之無所私於其廷水也至於以宅詒德元契而衛卜之命之以為神明所以詔至士庶民不敢欺

或違也使夫士族之好惡小民之風雨或彼或此或寒夫暑而皆卜之筮之則筮龜簿賓人凡卜筮之道視其體兆氣色奇耦嘲未端其而察之所以如也必不可得與揣試而思曰是何所利於阿黨而為之使蓋龜而亦有利於人則其所阿之人也滋甚然凡聖人不察者也不言謂何晏夫何曰是夫權勢之相習入者不不言而其黨夫者鬼神之言之者也鄭元曰是謂治獄吏也不能治獄之吏而不當則夫人能言之使夫人也不曰言之則是非治獄吏也或曰是有事也通則有命不察有罪徵象與謀果至爾務德則有人之所有利條而疑之有夫是則有亦可無疑也景帝五年令之以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後之史又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北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以罪者失職帳甚衛之譜獄斷文致如法而益人志

不厭輒繫之果而此語可謂深察吏情凡獄吏不嚴斷則賄賂不重賄賂不重則阿黨不行小人之讒人人罪者皆有苛察之術比則之智敢於讒入而後人畏而從之人主寬大敬慎哀人則獄史無術雖不察其辭色可也武帝末年罷輪臺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古者卿大夫與兵謀參以蓍龜乃以縛馬書視羣臣或以虜自縛馬不祥哉以為見強乃筮易之卦得大過九五匈奴困敗及太卜治星望氣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也又曰北伐行於鬴山必克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是勞擾天下非朕所忍聞今觀此詔審之則

為龜筮者亦有阿黨也易九五在大過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禍敗網然而羣臣心阿天子下黨貳師遂以為鬴山必克之卦使武帝當時心無偏主不阿親近玩易詞深察其理則無俟輪臺而始知悔矣故人主惟虛心察理不阿親近雖不用蓍龜可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否隔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隴丘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兵農者生民之嚴事也四人在上不能使世無門固封疆修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數事而已數事已得積聚已斂城郭門閭鍵籥已慎則內寇不作內寇不作雖外寇不遠道投所前已曰方憂秋時亂棲野彼邊圉未修徯徑未塞外寇卒至如何曰足為先起辭自彼吾通其濟滄隴畝損縱敗始積水聚集桑柘被於境內耒耜斂穀不失其數鄉遂亂彼不失其物是謂無患也曰與強寇密邇田廬數歲秋成數驚卒無可斂為之如何曰吾有數年之聚數年之蓄憂患與同弱弱而強強曰民有欲者如向門牆人在上不使民期歷能使民盡力於臨門存救逐疲不廢歷年夫是所謂有天札則命也曰卒有國殤如何曰恤其孤弔食其父兄是北郊之所還

賞也曰士大夫有功于王事功能未茂而爵命已盈報之則濫不報之則慮為之如何曰已損其軀體而復量其爵命則過矣犀象之齒角無勞於人而猶貴命之而況於勞人手況於搢紳之臣乎曰是其厚薄高卑大小如何曰是在掌故也援等以敘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是月之誠則為百工也是時為祭器所百工之課其為大祭器則無所蕩上心也祀饗于親有觀已亞之何也所以致誠也郊社之用水叢宗廟之用木豆所以教儉正其本也於不然推之工象所以不設也賞曰必當其不厭說則猶有不盡之詞焉罰

曰狂撓不當反受其殃其行入時行邪無疑乃曰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則無不盡之詞也其無不盡之詞何也小人正而君子治也

是月也大飲烝

烝衆也冬祭曰烝周禮冬狩之後入獻禽以享烝是畢其義名飭元祀是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於他禮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臣民畢來也又曰烝有牲體爲俎謂之房烝入以仲月大祀而烝謂之慶成故孟冬之節則序齒於創孟冬之烝則序齒於學所以正功德與天地之義也其貧大蜡之義何也孟夏巳月乾卦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迨暇飲餚所以示羣臣功能之等也尊尊而卑卑則大爲取於上而

冬亥月坤卦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也長長前弟弟則地爲致於下致天者所以教敬也地者所以教讓也敬讓立而民不爭是帝王所受情於天地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是在飲烝之前祈先告飲烝者重其事也天宗者日月星辰也祭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凡春上日有事于上帝則六宗畢祀而又祈乎于三宗何居乎門日月北辰天地之正命也五嶽川瀆受命于北辰移轉于日月以爲風雷霜露以爲家奥突皆可中司命則無所取之也人民自祈竹於二宗故於自殺之成而又祭

之然則上辛郊祭之不及三宗何也曰是皆上帝之事也書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月令則未之及也曰五帝殊禮三王殊樂古者天子始受命必親奏于上帝唐虞禮簡五載一巡十一月行至于北岳歸格文祖則因未歲圜丘祭公社二公之同於此者也門閭之襲於五祀五祀之時於先祖何也曰非烝祭也蓋罔令度終時各有皋焉或曰祈年或曰大割或曰臘曰蜡以息老物也而及於三宗降澤勞農與賓其君臣大飲禮數曰日月星辰去人以五萬里以其生我而猶且祀之報之而況於臣乎而況於君乎君臣禍親則自祭而降三代未之有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古之將帥則皆士大夫爲之世夫是長大君使之者以率統遂之子弟立之護致物者不

閱於六藝故習之習之不已又步作之故其陽氣而驚志息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古之爲賦者其詳察亦及此也乞水泉池澤至是方涸小民力食所掇微薄以給歲事一有厲禁則胥役家役倍徙取之其取之則皆曰爲天子之士夫之取於民有司祥制之有司之取於民上夫得竊之上夫有司發漁雷口天子曷知其知之立毀也然曰天子牧之則天下環視無敢語者故私藏於百姓而怨歸於天子古者爲川澤虞衡皆有定賦歲入惟正於天子其餘公之於姓以時隱伏則亦有遺滯者矣兼師

之害淺於有司之害淺於上乾制九以敵得法害斂福於天子故民不困竊上

下無怨也

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公年以爲有自金之魚足也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

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如僖伯可謂斂藏

無怨者矣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降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章第十一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舊歷不用改從今名

冬至之日唐虞在虛周在婺女秦漢之間在牽牛之首自秦王政甲子十年至漢章

帝元和二年行四分歷之歲凡三百一十二年日躔退差當五度餘以大衍歷千二

十六度按之實退躔斗二十一度則大寒之日當在斗六度自斗以西牛八度女十

二度虛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八度合斗二十則八十五度當東壁之中見於南方數

三統歷云昏壁五度中退也自斗以東[illegible]十一度尾十八度心[illegible]度半五度[illegible]

度亢九度角十二度軫十七度合[illegible]爲九十八度故月令云旦軫中而當[illegible]

度中是也三度昏中而不辨旦謂昏八十四度壁五度中[illegible]四當角三度

中不[illegible]昏旦[illegible]夜[illegible]六十二刻[illegible]在斗求以[illegible]

不[illegible]軫中[illegible]昏[illegible]當時正日[illegible]當氣在斗六

[illegible]木當實則但依太初歷而言之至於昏旦兩中昭在人目則月令所推軫壁必高

[illegible]生及[illegible]儒爲之非三統四分所辨亦非[illegible]秦漢舊文明矣如依太初日在斗

十二度爲準則[illegible]中當[illegible]和乙一酉二[illegible]度[illegible]奔元以五度[illegible]漢元甲壁

中九三百年一退五度[illegible]冬季[illegible]在[illegible]六大則大[illegible]在斗[illegible]降元[illegible]梁大[illegible]

壬戌一百五十九年[illegible]行大[illegible]二度退[illegible]之後已[illegible]平行[illegible]王戊至

開元甲子一百八十三年九退三一度[illegible]半[illegible]年[illegible]寅九百[illegible]十五年

在其三度末九退[illegible]度以是[illegible]在斗九日躔行有遲疾[illegible]分[illegible]有[illegible]促或前

促而後[illegible]或[illegible]遲[illegible]疾通得[illegible]一度[illegible]後[illegible]八度女十六年

十度[illegible]度[illegible]度[illegible]百以[illegible]二十度[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故[illegible]虛危之間[illegible]三[illegible]守[illegible]

所裁六十七年之差施於千歲已過乎潤
矣天地盈縮四于二百八十三年之內猶
人一歲冬夏往還么衍遲疾仲尼春秋已
未爲始始還陰陸似是至之生陰逆元至
正二千四十八年如復還陽歷循冬至之
生陽中分一丁二十餘年而上低秋分之
際陰陽始爭自宋亓嘉十年七距等秦元
九年不上五十年饑左二度一路大同八
年不上百十年饑爲三度半只此百五六
十年爲坎離戰火日雖飛越推此而上千
二十餘年必有紆行九五六十年僅得二
度者此又自平行爲縮之外宜特立二差
以爲陰陽交變之限非可常御求之也猶
之月行遲疾各有抑差植久始見借請古
隙無可復體不得不出以佚後人是舊特
爲漢儒而發明昏望旦彰則大季必在斗
之於罔如大當在斗十二則吾中必在奉
之俯度鎔云古人言閒約界可觀而其還

大古交以執時歷亦寒可知矣鄭元既疑
躔次之迭參官又六遷中星之仍漢歷餘
明車服之異周時又不明之制之參
臨代亦學精之至意關慎之盛心也

仲冬之月日在箕昏東壁中旦軫中

是子月也日躔天漢之首當河支流下於
南極蓋天地之交際也大雪之日日在尾
五度昏室五度中日翼二度中尾爲九子
尾五度天子之神室也冬至有奎三度日
在箕則萬物基始不箕四星西北距極西
二十一度廿月在箕則昏參井見於東方
錢在非日了丈人在參之南天子不道則
井鉞不傷人臣佔度文人明淵則者臣乎
格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黃鐘者律之始也其律九寸其數八十一
九律皆十有二寸黃鐘之陽八十一其陰
三十有九負一自二十以九分之爲十有
三寸三分天地之方圓日月之爻矣薄食
之交限管十有三寸三分貫周表晷以爲
陰陽之際始也應鐘三寸七分三釐三毫
今於黃鐘向十有二寸七分三釐三毫而
萬物支移故謂之應鐘應鐘與黃鐘變於
子亥之間皿不下始生爲數一百二十三
六分而蘊鍾賁律呂交於午分之閒而金
火茲華爲數一百一十六八分而衆羸總
出於律而進退應於度律以命月度以命
星此兩首五行所分應二幾所合德也聖
人視於二五之德參兩之數周爲三鐘三

呂以直金木又爲黃鐘聽實以衷水火丙
陰陽闡宋人鬼之情狀僞悉於此矣黃鐘
之實九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因而
三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歸而兩
之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二十舉其著精
而古今歷數萬物紛綸所行古也吉之
聖人統中而治不陵男詩不貴說要賞
歸之黃跡曰吊元陽始明在黃泉之中微
以治之伊以養之靜以居之誠以行之仁
以宜之巧是五者而成黃中以通於千有
二月頡而紀長陰陽
不試若亂亂已矣

冰始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堅冰至乃坤月也是復矣而益壯何也陽
始生於之陰益凝於丁冊壯之時也陽
日野鳥也夜鳴求旦之鳥
陽上升陽得而求也

天子居元堂太廟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暢月而飭死事何也陰不飭則陽不暢死者之月託於木祭之扎於地也八尺之表取晷進退進退之端以爲生死黃鐘之表直於蕤賓暢在夷則飭在姑洗蕤賓之表直於黃簇暢在太簇飭在無射南呂之表直於應鐘暢在中呂飭於大呂應鐘之表

直於南呂暢於應鐘飭於林鐘因而通之姑洗之表直於無射姑洗可飭也而飭於林鐘林鐘之表直於大呂林鐘可飭也而飭於無射前陽南後陰左生而右死表高則晷長表下則晷短居則從表葬則從晷此先王所以治生死之事也中古之日在於區危以爲死喪哭泣殯葬之事三代而下襲而用之爲不知其無與於處色之事也要以相其方位卜其宅兆則於是月焉畢之也既於是月畢之而又云無發蓋無發天地之房何也謂是孟月危虛昏中墳墓塋兆既以辨之矣閉固已成毋復動之禮蟄之氣以其自復故居室者生之房墳墓者死之房也土事毋作蓋爲先王勞民無暢月之又也民無命月陰也則出之暢閉宮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居周道也道之在復日前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夫是則猶愛殺之道也夫易之爲道不自周始也婦月之令則於是書夏矣古之君子齋於陰陽婦後之數以是治身則以是治家以是治天下奄尹於周爲內宰掌王之宮令士夫也辰月之正婦容子月之盂婦工何取之也日敬之本德長以爲貌于以爲事貴延中禁所以遠女禍也然則周之多女寵作也日其盛也以之其衰也亦以之盛於夷則衰於姑洗此黃鐘之治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

毋有差貸

酋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熟之調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井何謂之井德之地也井之於川海源澤稱復之於五德也井在小唯而竅在大衆者何也源澤川海則不爲小祀也然則竈行門戶中霤何爲五祀也曰竈者未既濟之義也行者中孚小過之義也中霤坎離之氣門戶乾坤之義也此八者易之所終歸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野虞之實禁爲木材也狸名得說而討之賓客之澤物喪紀之浦畢不必盡官之也日於是冬狩矣致禽之餘施數日禁亦姑乃可于自古山林數澤皆有厲禁三代迄虞皆有苑圃包於參廊今日乃悉公於郊甸亦越占之號實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陰陽方爭陰且勝則受之謂是生死之交也交而必分陽且勝則持之爲是未死生者冊蕩古之至人閉關禁衆則必謂此也大智北極出地四十一度冬至之日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大晷從歷稱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晝應天晷所測也凡日冬至天中八尺之晷一丈三尺三寸五分以九約之一百二十有奇出二分日晷之數也仿於前後七日之間進退前却或長下一丈五尺或短至一丈一尺五寸而其不

中爲日行之數上丁守蕩於六七十之內宗乎如薄餘之畏人也吉之聖人茂害親省其侯恐其遠而入獲故於依曰不遠復無强旣元吉祈三日頒復萬於上曰述復內有災背用行師終行大從以其闕君內至于十年不史徵白易詞之告讀本有嚴屬於比者也答自三代況來統日以甲統月以于日至癸而箭故甲爲之始月子亥而窮故于爲之始獲之上六猶稱天建故雜農事未勤而用師之戒一嚴至此敬天寒也足了月不速開丘何也日是不契禮也十高陳日書之了南郊則不昔何也高暵月令也南郊則非月令也爲明定之親於喪桑者也畫仲豺日天了有成首必郊祭故故爲地行千嗜將明師必郊祭先牢天乃故百伐行子道也與四祭而遵郊祀則爲不穀人月令則備來與四祭也與其切於農事怕陰陽而爲之郊祀禮來以別

爲當也可同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定心氣安形性所義事出百人之微也心氣陰君於中而火爲之使形性得君游中而火爲之使心氣外陽而易動故定之形性外陰而易靜故安之其貴於寧靜潛泊則一也剝安曰濟泊以明志寧靜以定遠則備大及於心氣形皆之義也定妄陰之所成然陰陽之所定何義乎陰節將成不宜與守爭則敗故定之陽節已定不假與爭久必勝故待之定其所成待其所定故人下不爭宜陰陽靜止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荔挺含氣之重者感陽而出陽之先生者也兌走出陽晝而爲絕蒙走澤陰虫而角解鹿義日節香則解食夏小上故云上一尸麋角順節曉則解飛夏小小故云上二月鹿麋角周月日冬至之日堅可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堅動不結君攻不行聚角不解兵甲不藏次泉不動陰不承陽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竹氏葦氏劉陰木郁東草則必是月也竹不取材者也取材莫如冬官人象在者也剝而災如用罷敝而舍之害乳亦改之亦未爲不可也是月也不可以齊巳害而可

以桑圍圍何也曰不發蓋屋
則桑圍圍義也皆以護萌物之萌散者也
天地泰而萬物解蟄萌動則小者小微
成仰人澤及仁人之於發殺蟄啟蟄觀大虔
至
矣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

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雨上瓜瓠可取之也鄭元曰昴畢之氣乘
於虛危雪霜有之謂之雨汁虛危之下星
有瓜瓠故曰瓜瓠不成夫是十建之盛冥
不實瓜瓠也曰瓜之分次者始於寅之益莫
之故以也久有注窒咸不稱各易其宜
故仲冬之不稱而得仲冬之不稱傷火宜

於此壞之也

季冬章第十二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舊曆不用改從今左

季冬之月日在牽牛昏婁中旦角中

小寒之日日在斗十四度昏奎九度中旦氐十五度
十二度中日行斗距星十九度北上斗距度
距斗十八度日在牛之左距斗六星之
距牛一五度八度日有牛三度則昏婁六度
中日角九度中昏見於
東方亢氐角宿等則遲闕經事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大呂律長八寸四分一釐四毫四絲其數
七寸有六毬實命之一分之所生也穀貨用其不
可以損矣七十九則人於黃
鐘之陰故變為十之一則七寸有其為上也則鐘之實於黃
不可為上者以其黃合不
鐘之所以然為位為客自以黃
客代之左之令以為得寶者實
得其宮主之令以得為不之得其家婦
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絕也以易于得其大家婦
時角行大呂受荃者也

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周語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
又五日雉始雊不雊北鄉又不北鄉民不懷主
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大臣矣小正月
雞乳於北鄉雉震雉始雊國不寧大夫憂者陽也

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
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雉相識以雷

天子居元堂右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

衣服元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理人之愛民也索其所以福民者不得已
吾驅其為者可以為生於土而物於土
吉凶受患則於故以驅之亦以辟木上之參
土陽之氣而多為之以甲之月以之相鬱
為令出也十將氣則散而事故為月之以違
之丑月之鄭一氣扎散子用退而多為雜為
雜以送之或曰是辰則月之陰用迎而其己先
為難以與之若已是則月之迎之何也已將至矣長
養之氣也已故者仲呂之伏者也人生為象
木故節紀也理已者陰出之先者也將與為

問而重難其事故曰吉凶同患之事也然則四司之厲如何曰四司之厲不如夫鷹撤射虎犬蕤之爲厲也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氣已迅也尚訓曰大寒之日鷙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若是則山川之祀亦可以畢也鄭元曰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則再祠也神風皆大帝之大臣皆人也蓋自孟冬以來祈年大割汝川源大享至此而祭藏宗佐有功於民者饗報皆畢矣詩曰歲聿云暮則征鳥之謂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正義曰漁獵一也天子親狩而不親觀魚臧僖伯所諫隱公也今曰天子親往何也是非漁民也則爲薦廟故是薦鮮之終事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是謂月也易云澤上有地臨澤上有地益謂卞下也臨之八月有凶蓋謂酉月先王所以教鄭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彊則必於農事焉始矣農事其而後教事其而後暇樂征伐刑賞慶威宙次焉可也入冰出種何也入冰所以啓敵閉出種而陽

總布告令同日示民不惑也許耦耕事則猶是井田之遺也詩曰駿發爾私于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雜耦井田之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季秋習吹此其終事也舞之不終事何也日吹必有舞王居明堂禮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夫是不言合吹也而於合吹言合飲者蓋合族在於是矣詩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謂歲暮禮畢王者乃暇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夫是則月令之重郊廟也郊廟之禮蓋有特起焉上帝之犧牲謀之於春丘澤之燔柴謀之於冬以精禋王者之所自治故謂月令之不言郊祀者過也月令之祈穀新穀祈麥祈年終歲七薦則未及禘祫也禘祫紀歲月令紀月君子之於禮樂也史端焉耳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無有所使

周禮以下劑致民約以下志之則家役一夫凡國家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道路委積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蜃車之役皆取之鄉遂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此云專而農民無有所使則是不用之也蓋自孟冬而後斂聚衆役城郭門閭要塞關梁室屋皆畢無所不備以百六十萬家之衆役之不足百一者乎於何爲厲疾則可以休矣凡是書專

為農政故於終歲又申告之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國典之與時令猶月令之於周官六典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六計八成八灋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典也時令一而已因歲因月因日因星因辰觀其贏縮以為損益天子公卿合此則與以為學也公卿大夫循與討論典令既協乃以可月始和布於象魏宇其典故以時令通之雖百年必世不變可也宋然宰臣王安石常教變法一日上御邇英閣問司馬光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乎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文武禹湯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變高帝之法盜賊半天

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蘇此言之祖宗之法何可輕變呂惠卿云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致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言非是上又問光光云布法象魏布書也法也諸侯變禮易衆王以巡狩殊之非為變法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典重非變也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宜更造也上不聽於是熙寧之政為天下流弊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三月遊牝于牧已書其數矣六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芻秩八月命宰歷巡視全具

則亦已給矣而又賦之異姓之諸侯何也曰縣是百縣之內也曰賦之芻秩與賦具犧牲豢乎曰猶之乎賦也芻秩實也犧牲名也太史次之曰是卿大夫帝社稷之饗百辟供之則以是致諸侯耳曰是季秋已制之矣曰今秋則諸侯之稅止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共山林名川之祀

祭祀方修則犧有常式也歲牧畜則固不乏也然必犧是者蓋天子不敢有取於百辟犧是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則合力以供之異姓之供都社同姓之供宗廟臣庶之供山川猶是圻甸井里之內也書其數故人民土田天子受而藏之與賓

能之書共在天府是非復克人委吏之事也故以命之太史太史者刻其數不來其事故太史者列司徒之事申不復奉大小司徒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是則天子所轄天下之民數也州方千里建國二百一十五百七十六萬家以九乘之一千八百九十國五千一百八十萬家去其一千二百十乃天子列辟圭不之地自是而外諸侯爵祿下逮士庶什[redacted]之餘歲有惟正咸獻其力無不備矣凡如是名非為天子也天子為百在以祀山林名川社稷寢廟皇天上帝故先皇天而後上帝先上帝而後社稷先社稷而後寢廟先寢廟而後山林名川故古之為仁孝者非自身

致也達其大本而後合寧之以天下奉其
天覲獨以膚髮奉其心忠也或曰山林名
川則諸侯自祀之不獻於天子而曰或不獻
何也曰是藏於內之山川也於名山大澤古不
以封嶽瀆貮則酒天子之祀也甚矣爲
月令者之宏也其纖悉備至矣不於農事
中於禮樂終於命計石古門之
民之力也非聖人則誰能為之是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

管夷吾曰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
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
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
無赦有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

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
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
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
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
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
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
有賞五政曰禁遷徙閉流民止分異五
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又曰秋令罪請王于水行御天子出令命
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
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數劋竹箭伐檀柘令
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
地之閉藏也苦則利明有不阪七陷名不
憤驪靈不錯棄草不揆本矣七十二日而
畢路于于本行御天子決裘動人木不利
從守不然則利取者殺毛胎者贖麑埘鉅
棄葬本根不不矣亦
七十日而畢也

臣按管子四時五行凡二篇所制三十五
政辭不雅馴或義不可解然其條貫明白
以人事紀陰陽間可循舉也月令精微則
推而人政天令久已相蒙推其[illegible]二
月中大政八九十節日百二十分配乘異
難以取倫必皆該之天時則非作者之意
故於終篇繫援管氏使以
政徵時得尋其崖略云

表記集傳二卷春秋表記問業一卷

（明）黃道周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晉安鄭肇刻道光二十八年長洲彭蘊章補刻石齋先生經傳九種本

表記集傳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自序以爲古者規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爲表記之所由名。考說文解字，表、裏字皆從衣。此篇名表記者，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爲附會。又是篇古注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云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間，其慎如此。陳澔集說不用注疏，失第，強分四十餘章，已乖違古義。道周乃約爲三十六章，併強立篇名，隨心標目，尤爲自我作古，無所師承。其說則全引春秋解之，謂坊表二記不尋爲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矣。坊記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云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其通於春秋，初無事強合。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於經旨亦爲牽合。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證旁通，頗有發明，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發揮深切，往往有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新鐫黃石齋先生原本

晉安鄭肇修訂

禮記集傳

坊記 表記
緇衣 儒行

芥舟藏版

表記坊記緇衣儒行集傳序

經史相爲表裏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也然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先王之典章法度秩然而不可踰史即經也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或記之左史或採之輶軒皆得列於庠序經

亦史也若夫孔子之語
言問難其門弟子備誌
而不遺魯論孝經而外
見於曲臺所載若表記
坊記緇衣儒行諸篇其
亦史氏記言之義乎蓋
道在於事聖人以是非
予奪立天下之坊道在
於言聖人以立身踐行
正天下之表好賢則其

表益端知人則其坊愈
愼石齋先生集傳之義
其在斯乎蓋表所以法
天而坊所以治地故測
日晷者必立表以求二
至斯天道合而歲功成
障川澤者必設坊以制
洪流斯畎澮修而田疇
闢然則仁者君心之表
而禮者治道之坊也蓋

制治貴得其人護苗貴除其莠舉措當而治道成藻鑑公而賢才進勿以衆望所歸而疑其朋黨勿以慷慨論建而疑其市名勿以刻核爲有才勿以謹愿爲無用進獨斷爲殘虐之機談冨强爲聚斂之實損上益下者昌掘壑附丘者殆

如是而僉壬華面君子同心抑何裘之不端而坊之不固也哉然則先生之爲集傳何也曰此孔子之志也春秋定一王之賞罰而徵於魯史之舊聞此非孔子之賞罰也因魯史而爲之賞罰也人臣著一代之鑒戒而取乎春秋之予奪

此非人臣之敢言鑒戒也因春秋而為之鑒戒也春秋而後史臣有是非而無賞罰而人才之進退視乎主德之從違好惡之公私係於天下之治亂是青史嚴於斧鉞而勸懲凜於諫諍也其即所以端其表而立其坊與學者以存誠為表以遏欲為坊好德以法繩衣力學以敦儒行由是而揚庭致用青史流徽無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余所望於修身踐行者則尤取乎儒行焉皆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十月朔侯官鄭開極撰

序　人　表

表記集傳原序

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别陰陽視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民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毫釐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爲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

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示於日

月天地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魯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蓋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傅會牽合也

表記集傳目錄

上卷

歸表章第一
敬忌章第二
敬訥章第三
辟遠章第四
自强章第五
戒褻章第六
明報章第七
昭法章第八
孝道章第九
數度章第十
勉俛章第十一
德基章第十二
稱服章第十三
有事章第十四
小心章第十五
便人章第十六

尊親章第十七

民敬章第十八

下卷

寡怨章第十九

虞帝德章第二十

成信章第二十一

望受章第二十二

式穀章第二十三

正慮章第二十四

遠辟章第二十五

敬終章第二十六

厚事章第二十七

順命章第二十八

淡成章第二十九

作忠章第三十

諾責章第三十一

情辟章第三十二

不違龜筮章第三十三

易富章第三十四

威敬章第三十五

用祭器章第三十六

附錄春秋表記問業

表記集傳上卷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歸表章第一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者萬物所以立命也命散於易者於詩書工於春秋易與詩隱而顯書不矜而莊春秋不厲而威禮樂不言而信其動於性情揩於形聲變於予命不藉權位以樹表天下恭正自此則六經四德其義一也夫子以春秋之立前爲禮本以大民坊又以詩書禮樂之意表其行事而洗心於易致用於春秋是表記之所爲作也坊表二記

八卦為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例則百世而日月所形得其影響爲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正始不能備凡終無虞所薨而不葬有春而無王正月是春秋之所首隱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薨于齊往自齊不忘乎齊之詞也葬我君桓公漸忘乎齊之詞也雖不可忘豈不可議九月而葬已哀矣殺亦可以知君臣義者行有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夫無此三者雖九月其猶謂蚤乎抑以謂晚乎蓋使隱公在亦曰是可以葬矣是盡乎內之道非盡乎外之道也

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春秋之命辭未有顯於此者也其矜而莊將而威亦未有甚於此者也以桓年之無王也至宋督之亂乃以王治之非爲治宋蓋治魯也魯會三國以成宋亂取賂於宋納于太廟是臧哀伯之所痛也臧哀伯之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況昭違亂以告太廟其若之何甚矣臧孫達之厲也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春秋有取之矣然則十年之書王何也曰來戰于郎春秋之所治也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是踰年之君也而名之稱殺焉何其殺太子免也不以爲君則國有身其君而怨其公會者矣是陳然也陳冥而從王未與人爲也而殺之如陳人之大必有石碏之見殺之於蔡者知公之失則陳下然則太子免之徒也而春秋深抑其事昇遂與蔡者溝中之瀆者故不穎而威如投佗之例足也夫故有所致其藏厲也

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曷不曰天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謂是可以不討也可以不討則可以不天然則諸侯不朝可以不討乎曰抗天子法於諸侯則移六遂之師不抗天子法於諸侯則方伯致辛然則兩使稱天不致方伯之命何也曰桓不足以霸也桓不足以霸而受滕杞穀鄧紀曹之朝何也曰桓位未正而取援於宋以合小國之諸侯又為天王逆后於紀小國從之以魯為可恃也而天王兩聘魯不能從則周公之衷亦可知矣故兩聘稱天而伐鄭稱王兩者所以教桓于也王有兩聘而魯無一從兩者所以救周公也春秋以法教天王以道教周公先以君臣次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五者春秋之所云教也然則春秋始於隱公若先兄弟者何也曰是周公之志也有君臣則以父子正兄弟有父子則以父子正君臣君臣從上父子從天

桓公

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志嫡也以志正也以志物也以志幼也終桓之世與齊爭霸內有家子外有與國衛鄭雖黨不能難也桓不能霸則莊可以霸桓卒於宋莊泰於齊霸無桓文則周公之澤絕矣故於莊公之生春秋哀之喜而貴之曰是可以存周公也猗嗟歎猗之所不得刺也故左氏所稱申繻之論則可謂知禮也或曰惜乎隱之求有子也

桓公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葬曹桓公安射姑也安射姑者何父疾而出也于子可以不出乎不出而父薨則子無以立命無以復子出而父薨子亦無以立命亦無以復幸乎其復也故為書曹伯之使李世子之復也方氏曰曹世子來朝享以上卿禮也享曹世子初獻樂奏而嘆施伯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曹太子有父疾不得越國而朝越國而朝不得受享受享而數善人也惜不講於禮也春秋以義裁射姑之命以禮厚桓公之終矣為陳佗與與者亦曹莊公之罪人也故曹伯不書卒而書葬異於不書葬而書薨者是春秋之微顯也

桓公

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於是齊魯爭霸威為紀也齊魯之爭紀猶晉楚之爭鄭也於是齊魯不讙終僖公之世姜氏不歸寧於齊姜氏之不歸寧春秋之所詳也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十有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秋之記從弟何也曰亦周公之志也宗室之多故叢亂不平必自兄弟爲自管蔡以來至於隱桓而極矣三桓侈而周公哀天王之發其弟使夫春秋猶將羅之而況於諸侯乎益發衛侯之兄繫春秋猶將誅之而況其身爲兄弟者乎春秋之書弟者十二而衛叔武不與焉叔武爲齊所立無子於踐土文其沒也不得書曰衛侯發其弟叔氏故虎兄而好位春秋之所惡也春秋釆褒四弟四弟而自湊寧時猶不著於春秋故棠棣之詩春秋之所哀也自傳文而上百年之問僅書而弟皆在於桓年故所謂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屬而敢不言而信者若書齊鄭兩弟之義是也

桓公

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杞侯來朝

六年春正月寔來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以九國之朝是可以霸乎曰是可以驕矣神鬼害人則於其盈也冬十一月明年四月始弃伐鄭是納厲公厲公同惡者也桓公之納鄭實莊公之納衛朔皆顯抗王命自相雄長向微桓文則無復有知天王者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義則必於隱桓辨丞也淫之不察而鍾巫之既與壺主相期是春秋之所深焉也然則春秋仁乃倫而外無治乎曰五倫而外則無復治矣五石六鷁戮蜚蜮集猶是天道亦猶是人事也不言者以之隱言者以之顯言者以之顯不言者以之微然則春秋治天亦治王治魯國亦治列國乎曰皆王也皆天也無天則無以命王無王則無以命天下必胥命錫命也春秋所著咸信於天下也

桓公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衛胥命則無所用錫命也無所用錫命則東帝西王相起於世矣夫謂是宋錫之紙胥隱之甍皆可以不問也則亦諸侯自相樹立而已矣華督之相宋公子翬之相曾天子無以命諸侯諸侯無以命大夫蓋自是始也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其齊衛之謂也

莊公

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禮諸侯薨世子在殯以于命錫爲諸侯可有非受命致祭禰廟以爲吉主其有數蒙乃申錫命加弓矢程盟得專征伐周室既衰諸侯嗣服不侯錫命魯於公侯其有非

時中錫如蔡在踐土春秋亦闕而不書爾於魯書之明魯秉周禮非時之命不可以相責也桓公生未受命終殺未有勳勞著於王室而[illegible]爲追錫以蓋其愆故榮叔之使有六失焉失討一也失封二也桓齊三也虔魯四也已賜五也調人六也調人者何魯方有獻於齊齊請王婚而使魯爲之至天王又錫命焉以增美於魯而釋回於齊是不可以已乎且是桓公也初未錫命則不得丁世子之位不得丁世子之位則不得以冊之賜襚兄之宵夫伸子之冠以惠公而有天成風之朋雜品公而攝王云天以罪榮叔罪榮叔以存同公故周公之教隱而欒刑公之勳不矜刷莊刷公之刑不屬而與周公之命不言而信然則桓公無王終始以王治之而二年十年有王何也曰以成宋亂來戰于郎春秋之特治也春秋所特治則以王治之禁則

文公錫命而與鄭努所與人主成公賜命亦非其賜命而稱天子何也曰文公新公者也猶王新王者也文公之錫公始畢葬猶王之賜于方畢喪是皆未逾於禮也舉其廷於禮者而先後布之是春秋所治天子天子所治諸侯之事也故齊侯衛侯背命於萬是春秋之所大惡也而人下無惡之者故周公之齊斯仲尼之筆乎或顧或徵

皆不可已也然則春秋五治隱顯咸信皆矣隱桓取之乎曰隱桓之際王終霸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見端盡矣四而推之二百四十年乎七百事其以綱紀綱此先後同貫也然則後世之聖賢有與於此者乎曰有之其唯王通乎章鼎見於王通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行於詩有不言之信不屬之感矣然則

春秋不書楚越之君而元經之帝符秦與元魏何也曰仲淹常言之矣絜名索實則帝不可去夫其名存焉耳昔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符堅舉大號而中原靜周制王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堅王猛不得而事也又曰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獲有寧宇王猛之力也董常曰敢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曰王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或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傷之也董常曰敢問李授之何也仲淹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天命不于常歸于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然則仲淹在其與許衡乎曰仲淹有不言之信不若之雖不爲之感許衡之時則亦命也是故語之與歎也然則綱目足與於是乎曰天下有王賞罰出於上天下無了足非崇於下衆千年而正之是讀史之綱準

速譬而隱不於而並不屬而亟不言而信則重爲世之大共治之非仲尼與仲淹之所治也然則綱目之治下於元經與曰元經有其時綱目有其事命時者與天命也若與人天者得其命人者得其正故元綱者春秋之愛子綱目者春秋之家孫

敬忌章第二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躬者言之的也敬者躬之彀也不正不方則其得失與數矣故敬其躬則罔有擇言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言敬忌也敬忌而後寡失寡失而後不辱不辱而後可以

謂表於天下故身爲世法而有王侯之貴則亦無此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子遂如楚乞師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以洮之盟侵我西鄙再伐北鄙以展喜之言旋師而反矣又乞師於楚何也必以楚伐齊則是周公太公世相害也伐齊取穀無損於齊而徒使仲張楚入杞如齊以權藉自衛故君子之放於德小人之言放於勢以公子遂之逆藏文仲之諸人楚乞師其失足失色矣口有不可以告人者矣詩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其公子遂之謂與然遂不去其公子何也曰著之也其以公子遂稱久矣

衛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伐曹衛不月刺公子買不曰是皆有失焉刺公子買者何衛與魯睦使買戍衛晉大伐衛則買不卒戍楚將救衛則買亦可卒戍也卒戍而拒晉則得罪於晉不卒戍而叛楚則得罪於楚故買之刺自刺也諱刺之公子遂刺之也公子遂不失口於楚則公子買不失足於衛公子買失足於衛則魯人失色於晉也故失之甚者莫如公子買之刺也然則不刺公子買而修詞於楚致罪於晉曰是罰公康叔之喬也不敢以不避煩重討晉人亦未必還師於衛也而無有故世無優喜也有展喜而重爲佞乎

宣公 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公止於齊高固求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平州之會報以濟田是不已足乎齊人以爲未足也曰是世望吾高子矣十月之間公再如齊幾乎見止而幸乃免也屈其愛女以畀於齊大夫故禮者躬之足也義者躬之色也智者躬之口也禮失不畏義失不懼智失不信以躬公子遂之逆行父之儒舍敬就媚則爲辱招而已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其宜公季孫行父之謂也

成公 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晉不敬公公將朝楚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晉景公薨公爲會葬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執晉之喪賢於執楚之喪者乎謂辱於晉喪而後恬於楚喪故成襄之足敬同致也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子昭卒公爲執喪

夏五月公至自楚

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祓殯而襚以爲不失色於人乎已矣之矣其親不足畏也色不足憚也言不足信也而宮其宮則猶夫許蔡之車其車也以周公之孫八百乘之諸侯禮樂不足自將而從於江漢之濱是與乾侯同哀也故爲之志在志至志薨則是猶夫乾侯之志也

昭公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五年春公如晉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譖止於晉

取鄆者季孫也如晉者季孫也使公不入晉者季孫也使公入晉而見止者季孫也以少姜而辭以取鄆而止無一足籍者以守先公之位故乾侯之歸則自此始也

昭公 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 賀章華

章華之臺賢於少姜之喪乎以少姜而如晉猶以章華而如楚也宣公事齊則不事晉是以見止於黑壤昭公事晉而又事楚也亦以見止於平丘故君子不敬其躬而欲以敬人自免者其於免也遠矣頌曰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其有文王周公之思乎何其思之淺也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爲季孫取郠用人於社故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惠伯請于晉焉

十五年冬公如晉謝平丘止於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甚矣意如之累上也公五如晉不獲而反則皆意如之以也鄭獻六百乘介於晉楚之晉東盟再會以諸大夫之能修守修辭規賂於其庭爭貢於除自朝及夕晉不敢

難而又加禮焉則子產之說足畏也並足悼也言足信也故鄭以小國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詩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子產之謂也子通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誅未若不行而誅董常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威其是之謂乎

然則後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其周元公程純公乎元公不以擬諸變色於關道純公不以功利變辭於安石

敬辨章第二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倦而思樂樂而相瀆之情起矣敬而後辨辨而不相因之義起矣君子爲祭以教敬

爲朝以教辨也將之義通於宴名而後倦樂之意無從而生也因推之强不可假名不可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各有其序上公侯伯卿大夫士各有其等故春秋之分明而陰陽之位陰陽之位正而生殺與奪進退升降不易其次故禮樂之制可以復起而大也日月不失其命也是春秋之意也

隱公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是所謂裼襲相因者也賵惠公而及仲子傳曰惠公仲子賵成風而及僖公不得因成風僖公也故以惠公而因仲子則妾以立貴以僖公而因成風因親而及尊嫡妾之分子母之義未之敬稱也然則賵仲子而稱大子賵成風而不稱天王何也曰賵仲子者隱公之請也隱公尊其父以及仲子因其尊而尊之故稱天賵成風者非文公之請也天子變其故與致介賵於其王母在故府以爲異數在宗國以爲私與則亦王之爲非天之爲也然則天王而賵壽毋非禮于曰婦人非其夫不違於天子莊僖惠襄於是所也矣非莊公則無所違之也然則秦人之稱僖公成風何也僖公同問者也莊公非同盟也稱近而讓遠猶之若毋也則未遠於禮也教爭子曰賵早近含晦含賵知婉何處夫天改曰王之與天通稱也則未從於紀屬之義也

隱公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桓公 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是所謂褻襲相因者也魯不朝周則無用許田鄭不朝周則無用祊祊以爲夏裘則皆夏裘以爲冬葛則許冬葛也然而鄭可以不東封魯不可以不朝于鄭不東封則可以祊易許田魯不可不朝王討不可以許田易祊故其於鄭伯之胃也以其冬葛不易變表意在感許而因以離周魯既人祊則不得不與許田同然而假不相咲也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是之謂乎

桓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孫齊後第三會尚再會

二十有二年夏公如齊觀社 前年冬如齊納幣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僖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是皆所謂褻襲相因者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典當施者而莫之能禦也故兩譏之甚至於衛傳觀社婦贄用幣而上之以行公齊桓之賢也而猶不能於朝廟之辨而夫人之入齊師僖夫人之致太廟是皆太公用公所不及知也百世而下則必以兩者爲齊當而當時以爲固然故春秋之道譏莊僖致其不然者也

莊公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僖公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公 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子結之媵異乎春秋之廢者也公孫敖之奔異乎春秋之奔者也公子遂之報聘異乎春秋之報聘者也事殊實而皆不可告於朝廟夫其大小輕重貞淫之辨蕩乎盡矣皆不告於相因而終於相責其後相倣而君上不朝也是春秋之所惡也

宣公 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公 十有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褻襲之相因至於是而極矣僖文之蠱也再世而學仲遂學於羽父僑如學於仲遂春秋不非婦人從之譏姜則猶之裘篇也何哉行夫其陽之褻之以道以至則仲

[illegible]

辟遠章第四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耻

宣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卒

[illegible]

[illegible]

季子札者何吳壽夢之季子也壽夢[illegible]

[illegible]

則夫子之不許季札何也乃夫子去有不
許季札者也

襄公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其不稱公子與季子何也曰已進吳子矣不賢進季子季子讓於吳子者也其不曰吳子之弟何也曰札遁上國不繫於吳子之勇也自公弟叔肸[illegible]書[illegible]者未有無義[illegible]皆家貴讓讓傳夫泰以滅陳招宋不辰其有有其弟之宗焉與不足以辭禍篤不且以自者恭不足以遠而又以國自殺其亦赤雖而已乎于者方會其國族以自逸於名位之外春秋亦不得而次之謂也詩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其季札之謂也以則而通其得近於季札乎曰當其世即其事從其學亦不能遠也王通曰業與其大於好進病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以是四者自求其身則

亦可以辟遠矣賈瓊問於王通曰述思所之道正之如何曰其有不得其志者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是其志者之於事也然則後世之君子曰其足以與於此乎口有之其罪難乎罪難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無心過易何無難之有又曰爭者取利之端也讓者名之之路也取則害生名與實也寡者名與而無害至於寶貨之害唯則實貨非大真篤之至而賢如此乎有德者能之非

日強章第五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野之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虢之會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秦后子之奔晉也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觀其嗣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夭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后子之待嗣君非義之趙孟視蔭以後后子悉其技君也而通以自者故日強之義不言而信言之未矣莊敬之謂也

先是澶淵之會穆叔歸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

在大夫大夫多貪求欲無厭若不樹焉使
早備魯齊楚未足與也孝伯曰人生幾何
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明
年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
是以有平丘之會

公羊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

邾師之敗於武城也邾人愬于晉晉人來
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

之乃不果坐韓宣子聚邾人將以叔孫畀
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
宣子曰子弗良圖以叔孫與其讎魯亡叔
孫必亡邾邾亡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乃
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皆執以如
吏又與昭伯別於他邑范獻子請貨于叔
孫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申豐以
貨如晉叔孫聞之不肯其之吏我請其吠
狗弗與及將歸乃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
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故
叔孫可謂不儀其躬者矣

叔孫之先具雖私反韓伯也虢之會季武
子伐莒取鄆莒人愬於會將執穆叔樂桓
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
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
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衛而惡之吾
又甚焉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

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身貞也謀主
三者義也乃請於公子圍而免之者叔孫
豹者亦可謂任與也
先是襄公十六年溴梁之會諸侯伐鄭次
了鄭酒我聞後代于膂楊不敢逃鄭于叔
聲伯使叔孫豹逆者師為食於鄭郊告穆
叔曰逝至乃食晉師長至辭伯四于不食
以詩之師至又食使者而後食故聲伯之
志迹於申包胥也如聲伯亦可謂能自黄
者矣

然則公婚樂哀何也曰昭子知宋為季孫
逆婦宋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
與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
祁侍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
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
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甚矣樂

祁之妾也宋元公之女季氏昭子之逆宋
女祈以救魯也魯不可敖而元公衰發昭
子何死異於了類之偏身窮伯之備樂又
異於晉惠之情王祁子之多游也而謂魂
嗟去之何也故昔子之自強發身而不哀
也王通日君了不愛虛譽不新哀福不避
死義又曰太和為之長至心為之內行之
以恭守之以道然則王通之言仁異於習
了皆何也曰習子吉矣必言後言生必言
死王通言生而不言死言和而不言敵曰
何為其然也所以不憂窮而不隨樂天知
命窮理盡性死而後巳王通學從事於斯
矣
然則後之君子有與於此者乎曰居處莊
敬夙夜必於則同有其人也仁為巳任處死
而後巳則事矣有之其司馬君寶劉器之
乎君寶及物不以巳悖物器之任道不以
物纍身其於生也利鈍不前也蓋猶治穆

叔昭子之風焉

戒褻章第六

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敬則不褻畏則不瀆敬畏以事神人曰皆有顧矣君子以事鬼神之意接於上下故其自然皆有戒謹之心詩曰敬之敬之之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夫有知天神人鬼之同敬者可與語易矣

宣公 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止公高固請昏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于使來徵聘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請齊西田

夏四月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齊惠公卒

宣公之事齊也無歲不朝可謂敬乎禮諸侯之於天子自服者祭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者諸侯相會於朝之前方岳之下罰以殷遇世見朝也故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叔向之禮則未於

之學也且如叔向之禮可未有以歲再朝舍天子而覲霸主者也夫亦曰狎侮三迎無辭而相接無禮而相見云爾詩曰無我總兮不寔好也何伸好必有伸寵其宜成之於齊晉之謂與

襄公 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求成於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叛也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夫君子不日善而依人以族猶不多德而求福於神也成公十會而三見辱於晉君子不以責晉而以責公曰周公

之禮未有存焉者耳同獻狄俘于周不敬方宣公尉晉侯使趙原叔必有大咎天奪劉康公曰不及八年晉致適剛越指齊任之鮑矣公及八年晉巳見之不齊之會曹伯來朝以何曰二晉大夫不衛侯皆不敬晉悼之也致君敬不之會朝大書之不禮伯以鮑矣公及八年會禮大夫失紱政也不之鮑矣公及八年晉巳見之不齊之會朝大書之不禮伯以鮑矣公及八年會禮大夫失紱政也不禮也而孫政而衛息齊之徒郤公稱其之鬼之刀只也

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

于長樗

長樗之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

報也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故當是時未有不協禮修辭而能免於戾者也

襄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叔有慶乎有辭矣未若公孫僑之禮也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未即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是禮也所也叔向則知辭而未知禮也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以楚公子之舉也而有棄疾奉爲禮而鄭以人無所施其辭故詩書之曰見自有而有然則齊戒事鬼神擇日見君自有而有之事曰有之易之用巳日也用先甲後甲也間人之用庚午戊午卜丁也春秋

之所致謹也然則盟會之有或日或不日何也曰或卜之或不卜之也人事致謹則卜之有然國之所謹非春秋之所謹謂然閩之所大非春秋之所大者亦從而謹之汰之大間其志也而春秋則有所取之矣

隱公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庚辰于唐夷盟之始也辛酉于艾夏盟之始也庚午瓦屋外參盟之始也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伐宋義也伐鄭不義也宋不朝王而鄭紂
公子馮納公子馮義也不朝王不義也伐
不義而猶十日乎曰師重事也諸於外國
則曰乞師晉楚猶曰乞如之何其不卜也
然則于戌亦卜乎壬戌非卜也公之敗之
則丨也欲則筮卜乎曰筮從人名也義不
得卜也不得卜而先之何也曰執公命而
先之以會諸侯不爲失義也伐宋則失義
故以失義者與鼎伐宋則得義故以得義
者與公故敗宋師書日書公四年伐鄭不
書曰不卽公是春秋之以日志誅翬而與
公者也

桓公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撙日月以見君猶恐不敬是月日食既而
使翬逆女何也禮曰食君爲不舉公卿大

大上以災歲撤擊鼓于門于而有爵者守
于廟社食復乃巳以是日生子者形體不
籥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是日也而寀
大禮以刑威德先自亂也政曰是月也不
在是曰夫謂其有是月不在是日也月有
逌所日任逌也易之小過月食日也其九
三日非惡防之從致戒之凶從衆之凶理
人亦無如之何也

桓公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

戰于郎

是非卜日也而約之於書曰微丘之兆過
則不可丨也惡曹之盟則非爲我約也故

未有不卜不納而書日者也然則夫人享
者亦皆卜日也而不書日何也曰夫人、、
日也從夫曰日不從夫則無所得日也月
之兆弱生弱從日以爲終始爲耳故春秋
未有生繫日於夫人名也

莊公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僖公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

是皆有災焉以災以君而不日不月何也
日月之有光魄遺衆之所從始也光未執
皆虛魄消於晦夕則亦可以已矣故略之
略之而不月何也曰爲其嫌於鼎月者也

成公 十有六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
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之戰侍者曰晦楚子於是集矢於日
春秋亦與楚子乎且是弱食也衆聲乞師
察盬不敗而敗在楚了何也曰天地之故
陰陽之事君子有所不知也君子知敬而
巳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

僖公 十五年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是其爲無駭與
無駭入極者盛罰如春秋誅之震及其廟
於是知人之有罪雷也知天之有風雷則
知天之有日月也甲子之旦武王以興商
受以蝕甲子之晦晉人以勝楚人以敗敗
而徼以名聞於中原勝而驕者身死于匠

麗故曆氏之後惠者以惠興者以興無宜敝不敬之分而已

宣公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
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
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
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
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
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

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火
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
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今陳道路不可知田在草
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
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
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
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

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曰天道
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
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
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
殞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
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故敘徵官令乃若洗
干所以成褻也責之未有不敢者也

昭公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
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
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召其徒無之且後年魯召穆子歸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
雉問其姓曰能奉雉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
使為政穆子田於丘蕕遇疾豎牛欲亂其室強與孟盟不可乃穆子為孟鍾曰爾未
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穆子怒管牛
遂殺孟也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弗示以出命佩之穆
子敘從仲見公豎牛曰已見矣已與之環而佩之矣穆子怒逐仲仲王及疾喪仲出孟
奄賢牛饋虛饋也乃餓而瘠以陽子之賢也濟於與宗而與僑如同饑故樂戊擇日
下築賓介而後見君子於北介有所畏也江通曰以牲刑而者鄉受養奉見處收

路而不遑問者又何外焉而內明家人之義也夫以上蠱之義啟家人可謂齊明矣後之君子其胡瑗趙汴孫復胡安國亦足以與於此乎

明報章第七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凡敵有報者也民與后無報者也有報者則無報者與天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故以民仇后春秋之所惡也而以國弑君春秋不得而誅也春秋以義制君臣而以仁寬民后以仁寬民后而以義制與國若齊魯秦晉之事是也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子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其不言如何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讎其義固不可受也

又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

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甚矣齊之詐也齊恐魯而又弱使縱也齊之惡魯何也紀魯之姻也齊將滅紀而魯為紀謀曰吾之力不足有紀將與王屬薦王室以與之娶生齊心於是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於是十年矣齊借公既覲襄公立娶公於婚紀也而怨魯之與丁也曰王可取女於紀吾亦可取女於王魯既為紀昏至則亦為吾昏王也吾且發魯我而使之不敢怨使之不敢怨又使之與我為讎而且昔魯喪而發之不敢發又上取王婚而無以王姬為也又使魯必為之亦然後疾紀之王不得有紀使魯不敢守紀於王立曰齊可禁紀可魯與紀魯不爭其紀則不得東讎齊也齊無所不直魯無下不昔然後亦以大義號於天下而魯以積弱百於諸侯甚矣齊之詐也詐而以力行之無能不力故魯者天下之弱使抱束明禮而不逮於讎故魯而不下王而不天下所明天將如何日終襄公之身勿與齊交王命在上猶皆而謝之不可則號泣隨之哉曰蔡殺陳佗蔡人之為子佗者也魯獨無為子死者乎曰魯人之與為子而免者久矣是不如天之正也人報者賊而天報者正也

莊公

冬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王姬由諸侯嫁齊遷紀齊不以王姬而存王知不以王姬存王姬后則亦不以姜氏而有我公故齊無以王姬為也齊以讎紀為讎何險為仇魯亦叛於何姬絕恩於王

家曰吾報九世之仇又無敢惡且是彰生者則吾已報之矣其不與吾同患者則是與紀也三邑是郱郚自是無復養制也爲魯者曰吾得其寛身者而已覺身之亡無所讐報無所讐報則亦無所懲勸於天下夫以仁義行其懲勸非春秋而誰乎

莊公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子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何言乎姑姊妹不敢曰先君也大曰姑姊妹者齊紀之所共也而紀有其周魯焉則又齊之所惡也是公所次乎滑而不敢救也凡師一宿

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公羊子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讐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以國爲體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夫公羊子齊人之言也然公羊子不以報怨之爲不可也九世而猶可見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然則齊侯之葬紀伯姬何也魯不得而葬之也魯不得而葬之得爲之服何服曰大功衰王姬之卒也而葬公爲之小功則安得不於伯姬而爲之大功也

公羊子曰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曷爲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擇其重者莫重乎與讎狩也重者曷爲壹譏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然則公羊子之意以祭館於外亦爲不可也夫公羊子豈肯以曹沫爲可乎夫子之意則以爲者與仁強者與義報而不利則有所未可也

莊公

九年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乾時之戰公喪戎路乘傳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子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公羊子之意以爲讎大魯小復之則下矣浚洙者何畏齊也畏齊而浚洙則其不足復讎也明矣

長勺之勝何也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

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大以魯莊公之才也其所以戰者不過如此亦未有夫莊公何踐出入之慮兼廢之肯也齊頃公一敗於鞌七年之內不飲酒食肉亨抑以苑而节公猶然諸侯之心也以小惠小信小忠為可以役響者是公子之取謂下也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會齊侯及齊高傒而皆不書公何也仁不足以立表義不足以制報不足以立則男之亦無以立於諸會盟之事矣然則所謂身之仁何也曰於諸侯已先妻氏已彘報而不得利門世所慾又以身社稷為摩於大國之下則是世世相殺無已也為周公太公者必以是解之然遂以是為其大子身納幣於齊則是君之子所不以許也殺之於同尊周也然則而不言公之公於外齊內無一有疑之乎也曰是之謂也然則不公言之於齊細公一有疑之乎也曰是猶是僖公之終于莊也公何之疑世之志有疑焉不可疑者以為莊僖公故終了莊也公何之疑世之志有疑焉不可疑

僖公

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三施無報再世之內兩敗而當一獲為秦者亦可以無怨矣彼報者利敗之藪也

文公

三年夏秦人伐晉

四年秋晉侯伐秦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猶是人也而晉則三世矣無讐而怨怨則可以已矣故秦人之貪晉人無恥等也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晉之於曹衛有怨乎以齊魯責之則皆無怨也夫謂其尚之而不禮也以霸王陵諸侯其於亡國公子亦知其而已

而入其國執其君分其川使曹欲有徼餘之亂則晉侯又何以處之故寬身之仁背侯猶可以為也晉侯之立叔武而不能君也晉侯之右元恒而不能免也晉侯之勝楚人而不能服也故晉侯報怨之師也在楚人猶以為怨報也若元恒者則不得有所怨有所報也王通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樂賢者而哀不肖者以是寡怨猶恐不免董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怨無尊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書械後之君子其孰與於此乎曰其范忠宣乎忠宜求之身無械於人其次則王存蘇須乎知大蕕令細可以寡怨

置法章第八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

無欲而好仁是天下之表也無畏而惡不仁是天下之制也盡道而求之盡法而都之是天下之所不利也故道者君子之務天王而上法者小人之治春月而下也君子以天元治王以春月治民故欲盡於君子而恕施於百好惡文之事亦春秋之所取也齊恒公之救哀善執轅齊塗以為議道矣然而議道則難為已夫為已亦有不盡者乎容文公之執中伯討衛侯以為置法矣然而置法則難為民夫為民者亦有所難系乎今法曰恒公不仁文公不義則世無有復為仁義者也必曰恒公仁矣文公義矣則世之義仁義者方說而未已也故曰霸不及下上不及天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則天矣春有無欲之好秋有無畏之惡故春秋者聖人所表制於天下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也無春秋以表制天下則道可不議法亦可不置也故春秋貴恕也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侵者伐之小者也八國伐楚先其小者以蔡而蔡潰矣楚告齊師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漢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汝君池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甚矣桓公之仁也無愛於王而好之無畏於楚而惡之或曰管仲失言昭王之不復

二百九十年矣而乃以鳴伐且是有江漢之討矣又重討之曰江漢之侯楚未稱王也楚子貴之于其父於是三十年矣乃舉昭王以討之諱大而稱細使後有所遠罪者則何失辭之有且以管仲亦仁也則世無復為仁者是眾人之置法非聖人之置法也學人之置法求可以利於民而已矣利於長而不說於道君子德以為道然則齊也威譚威遂滅于遂齊鄭遷陽此五者不謂之不義乎曰周室東遷幾內諸侯人於秦能於以伏者不可復討矣諸侯衍命自相弗長也又百二十年其小國附庸不彊者義尚名法親比大國其為大國邢并與依也子春曰非義小何以然此故使小之道無所責於者伐不自恒公始矣然則修人救項齊人得防傳公何也曰方在食而救項齊人不得不討也然則非齊取之與門洲之會溢官殊功安知其非齊

敢之城亡亦之惡專封何也曰是無惡詞
焉使焉罰丁敢禾之中皆尚於入丁則盈
齊諸矣然亦無美辭行也只華相尚下增
是未戎狄因受寇援公行自盟幽以來以
我公過城諸及防城小穀夷洙惴惴乎盟
之之不可得也盟主亦不取自待而城邢
見楚丘城緣陵則亦勸是也然則緣陵書
諸侯楚丘不書諸侯邢書三國楚丘不書
二國何也曰魯人蒞之如魯之自城者然
故與自城者同於齊也其材魯庇其功見
弟之復未為不義也然司桓公之為仁義
自郛「癸丘而外就導者予曰其在新城
來新城之會圍鄭甫救許是也

公僖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有此之會鄭伯逃盟有二罪焉叛王世子
一也附楚二也大使鄭伯附楚者主也何
以罪鄭伯曰使工恃楚者鄭伯也無以罪
王且使王附楚將怒太子則楚必入周而
定于帶之位楚郎不入周而定子帶之位
則于鄭存亡必託於楚是覊我復起而周
家再東也且諸侯方伐鄭而楚遂圍許則
楚鄭之有成叛明矣楚鄭成謀而諸侯不
討則于室之亂讓於諸侯故國新城以致
楚叛許以息鄭討楚正鄭以安周室卒使
鄭伯乞盟而逃人非跡義道置去未有善
於此名也然則虞號皆猶也晉寔盡之皆
桓公之身而桓公無辭者何也曰是比國
也夫喪盟會晉自制之齊所不得問也然
則齊之救徐何也徐先楚無以夷自衛又
取舒矣而未與於盟會齊亦惡楚而奸徐
予曰是宋諸侯此皆而替之假而會之大
苟叛楚而與我則代之有道矣

公僖 十有五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古之憂徐者春秋之憂楚也常貳之詩曰
王猶允寒徐方既來今方鄉引夫乎之功
以夫予之功而伐乃不之徐長今以然國
之力不足以抗定又不足以救徐則責為
貴霸矣閩宮之討門伐有是釋遂荒徐宅
至于爭耶甚夷蠻約故牡丁之盟遂次于
匡遂之為吉春為失義也雖善議道者亦
不得以故徐為大義也然則葵丘之會君
子議之何也門春於何議見君于不得而
誠之也君子蔑自行罕人其法道屬於君
予由去寬於聖人然則葵丘之議何也曰
謂其盈而儉也罷小之數所以責仲文也

公僖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羊子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
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曰莫
若我也
穀梁子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
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
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
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
婦人與國事義聚子之罪信矣而不如盍
予之杖也不子之不也故葵丘者聖人所
不謂也然其日之何也曰卜也何公不

亡於是乃卜而盟諸侯門衛自濮丁而後百一十有無禍后四[illegible]之禍門相公之力也然則誠之會有誰乎曰誠之會謂祀也且莒丘室夫以霸于而狀王守忠反二終何譏之有然則齊侯之終不會齊行也曰葵丘之會晉侯蔡公力有內鄭盟晉之言實為晉叢宰孔卻齊之不能伐晉也亦末行心服於齊故勸獻公不會齊侯里克之難齊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選春秋不書春秋亦知齊之不能伐晉也于帶之雖泰晉救周而齊師無闘焉夫使高然之師能討晉鄭而立其君東門之後先合秦晉而尚子帶則王者之動不過知此矣王通日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有之而已矣

考道章第九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

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

春秋其自謂考道者乎考道者王霸所以號選也仁中於春義中於秋考者春秋之中道也日月之行必於中道以為春秋一歲反復至於冬夏而中於春秋罪天以考道則仁義功貝從此可定矣故春秋者所取中於日月以定天下之功罪也然則春秋有王乎曰王在則大人仁則王也然則五霸獨樂由文何也曰狗之五氣而獨樂

春秋也然則學人之考之秦伯以出其無失而已矣桓公之男長文公之學為宜公之失寡文公之失多介伯失以喪楚干失以責宋公失於閭始男了失於之終夫其功過各不相掩也必促取人考之而後無失故人地之春秋非聖人亦不能定也然則五霸亦與與楚乎日與楚春秋之屬者也皆有二霸而悼入寡失天使聖人考之亦自君與悼公則亦與楚而與悼公亦春秋之考道也

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定與召陵役為無失子曰召陵伐者也城虔戰者也城濮之楚夫一得道也得一者偽以陵之楚失於義門又失於就盟故以誠則城濮功為以代則召陵過寡是城濮

與召陵之春秋亦城濮與召陵之考道也與人之歎夫子亦有所考之乎

僖公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是與自出執將無人乎曰自止姝會以首叵了踐土什宮以仁天工首止之無鄭伯獻伯迸也踐上之有衛子衛子墓也足則將失霄壞也公日方卄之孟背天工而擅世了踐上之盟献六行為拜彤弓首止之鄭伯得有工命踐了之衛于册於王庭則是從人邹抵也然日天王不在踐土則無以與衛了踐了亻於于所則無以鄧諸侯是勞雜之盟歸則行不不難築宮之後雖背有有不佛也然則天王下努其禮如何二無之詐侯獻俘於京師受命於彤考之廢天子賜所於諸夷諸侯稽首薦於祖廟

禮也然則築宮不足於正乎曰與其築宮不如朝廟之正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是與葵丘親爲無大子曰葵丘不諱而河陽多諱諱者變也變晉侯而曰天王一也變會曰狩二也變溫曰河陽三也葵丘則未有變也葵丘之距首止二十年而人事之變至此乎以尔天道也葵丘之會叔帶未能而河陽之先天王出居然則晉成之歟春秋不書何也曰書溫所以書圍城也汜之難奉伯辟狄天子文公辭於河上以右師圍溫以左師納王乃取叔帶於溫殺之隰城故溫之會所以自著也晉侯著溫

而天王還汜隱汜則不行不會之於溫天王隱汜而春秋隱溫則不辭不書曰天河陽河陽者陽樊溫原攢茅之陰也曾於是有所不服也而晉狩以服之然則河陽之召天子有之乎曰無有也是然踐土爲再勞也其再勞之何曰晉侯前踐而不與之隧賜河陽之田而河陽不服則天子之勞不得不狩於河陽天子再勞而晉侯再受去數十甲不勞天王則皆侯之如不如祭足之知也然則向使秦伯爲之如何秦伯必曰王欲使諸侯之圍大叔也已圍之矣先子之定王難也而非秦雍之地今王叔實自殄何勞之有辭而去之然則何使桓公爲之如何桓公必曰獨吾之未討于叔也以宗族之詩不發諸親今天子尋居於己則鄭與小白之罪也敢忘彼齊而曾侯皆不爲之故微襲天狩之知不如管仲霸里侯之加也然則天子之狩河陽禮乎

以勞也天子冬狩河陽而諸侯悉率從事車攻之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又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吉日之詩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春秋而爲天王則必六是苟大上之事附不待以是合天王之事故是有考之春秋故詩禮者春秋之考道也然則桓公從考文公從考相公從親文公從節和公從上文公從勤乎曰文亦與恆同功而功不降道恆亦與又向道而遺不掩功其同功之也世後之服之宄大濟之敗楚師而功之定召了踐土之討叔濟是同功也然而名陵之志在於葛王城陵之師滋於報怨前上無其於鄭踐土多求於王備史之言何可謂也其同道何以召陵城濮皆未踐楚首止踐土首盟朝王晉侯兩同好而齊盛兩明府是同盟也然而四國之蔵不及同姓形衛之於夫蔡蔡親圖

許圖鄭志在合從而不及王官也且又重以越言故齊桓之尊尊于也會文之尊尊已也齊桓之親親義也晉文之親親利也故同功而異情同道而異情春秋所考中於日月考之於天地也然則蓍泉之理可以已於鐵推乎門尊卑之義至於翟泉而盡矣王郊之外而然爲大夫自爲會盟是春秋之所不容也然則春秋考文不考裏移考衆學不考楚子考晉詩公不考裏家局橋曰皆考之矣春秋天也人之於物無所不考而多考於君子君子議道者也

文公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

蔡

曰乎蔡侯從楚于於厥貉蔡侯之於楚子無辭以相接也趙盾之於公侯則猶有辭公相接也卻缺之入絳亦有諸侯之師而獨彼卻缺尊之曰卻缺能師也卻缺之入蔡而不取蔡蓋猶有尊親之遺焉志之以月日卻子之所自考也

宣公

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
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
林伐鄭

夫趙盾亦可以自考乎以大夫屢用諸侯之師盛氣持滿未有不覆者也齊桓公十五會諸侯不言管仲高國文公五勤諸侯不書狐偃胥臣而趙盾獨以名稱其於魯

則猶之行父慶父仲遂歸如也是趙盾之所宜自考也然則趙盾與卻子同功乎抑與卻子同過乎曰同事而已同事而異情春秋之所慎也

成公

五年十有一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悼公之叛晉從晉不足與也悼公之叛楚以楚不與直也是皆非有王事也無王事而叛復以爲兵端故晉楚之爭鄭皆無所考也無所考以爲仁義者不足與爲仁義也然則楚嬰齊與晉欒書同事乎曰嬰齊伐喪欒書救師均之不足與爲仁義也然則嬰齊不伐喪欒書不救師可爲仁義乎曰上無專尊下無親親雖晉楚君臣亦

以是爲可已云爾然則欒書亦與趙盾同事乎曰欒書偷師以救原屏克楚以戮共君夫與趙盾至拘考也至考而猶有夫則君子其不適之其然且春秋考趙盾而不考欒書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
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文公之後襄靈成景有事於霸也而晉不霸是則已霸矣貫習之熟矣遂之勝益自

襄公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桓文所未有也然則臣鹿不哉晉屬公可爲桓文乎曰桓文之考道亦非爲功高也君子之道長有過小人之適畏無功夫爲道而長無功則夫下之爲功者皆過矣屬公不尸三卿亦必不去四壁以四壁而爭三卿不葬於異門之外亦陷於國淵之內也故功者君子之所惡名者君子之所吐光管夷吾趙表孤偃晏平仲國僑子太叔其名與功膂不書於春狀李札書於春秋而猶有所不足故君子而爲功名則必有趙盾欒書之事小人而爲功名則必有胥童長魚嬌之楊夷故晉屬公之極文趙盾欒書之與管仲男犯此數君臣者哉左戍右君子孫所自考也

戚遂城虎牢

城緣陵之與城虎牢孰失乎城緣陵而不序諸侯公之也城虎牢而序諸大夫私之也世道之降也仁義降而權謀權謀降而戰鬬戰鬬以降無所不守無所不爭故大城培壘處處而是也是有所不得巳夫城虎牢者不亦可以巳乎

襄公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翟泉之與會邢丘孰得乎以桓公之老也垂没而數於准文公闕許亦六十年矣乃弛栝於家卿悼公爲政未十年而政命於會曰與勤諸侯使請大夫就而受事焉何以自考乎以尊也尊則不親悼公之意亦謂歲會而勒諸伐無以告於天子亦無以寧下楚事吾使卿大夫具之諸侯有自肩之安盟主無戴王之僭然是天子之禮也所旬諸侯則循天子之百就事也而傳然進於王所使諸大夫以侯伯相詔也則亂矣故葵丘之盟安仁者也踐土之盟利仁者也貫齊之盟強仁者也邢丘則未有所考也然則三盟者亦足以與於仁乎曰仁者難成而易考也考而無失則仁矣故仁者雖者而分成也然則吾悼三焉亦川以仁仁乎曰其甲鄭以得今可與言仁拙其施公仁責建鮮蔡振發帶匡用之拔发患禁石是薄賦欽有罪與節罷用時用民而後行政與大修罷備盛儀盟歸者幼居亥于虎牢肆責而後鬪鄭是則仁也然則出公畏罪者與日悼公何罪之有畏當世而楚人有鄭鄭不尊從嘗上久於王室若桓文役起必以以公之者張爲罪者是則旨公之忠也亦悼公之尸曰考恆然則悼

公以邢丘而啓與梁之釁是不爲罪與曰大夫之盟諸侯與大大夫之專盟皆不自邢丘始也益自魯軍赤朔三公于始也然則翬柔溺不書公子而結書公子句也結益有所受之也柯幽之盟公未可與齊親而調之於單伯韓伯巳調矣而鄉之於公子結故節伯專師而得書字猶公子結旁盟而得書公子也凡列國之大夫專與盟會未有著於卑伯公子結公于遂叔孫得臣公孫敖季孫行父者也敢大夫之揆諸侯皆自魯始不自邢丘始也而以邢丘改命爲悼公過者過也

文公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襄公 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此兩事名春秋之特考也陽處父能賢於嘗仲士句能賢於楚予乎皆年不能伐楚以救江楚仁伐鄭問喪而逐春秋皆暴不書而蜀於處父士句書之謂處父智乎則處父以陽陷其身謂士句仁乎則士句以請逐欒氏然則特書之何也曰是猶不失尊尊而親親者也楚伐江晉告於周王叔桓公與陽處父帥師伐楚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遂是則未成其爲伐楚也然亦巳伐之矣未成其爲救工也然亦巳救之矣以晉文公之後將王命以鄭諸侯雖不保有成勞而尊尊之義著於天下齊侯環之惡於諸侯也士句以君命伐之師至於穀闘齊侯亦乃復於時崔杼立莊公穀公子牙於仁晉之丘士句可以問罪定莊公之位正莊射之違君命穀主子也而陽爲莒名薦然以反則是上句功未嘗師師有未嘗伐齊也然猶是細經之留也爲命于

出見義而及鄭伯日于齊而純敬之道近著于天下公羊子曰陽處父之伐楚爲經也穀梁子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稱君而過稱已士有外專君命未非而還安壇唯有歸命尸介是則未之考也伐不兄以爲道則存其意使不足以爲義則存其禮禮意變失何道之有王通曰[illegible]有道於是乎見義君子之於道義自考[illegible]以

數度章第十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是所謂責身之仁也是所謂寬民之法也君子責以仁討已而寬以不仁討人故沥仁爲量以義爲度量有大小輕重度有進退長短量重故其數多度精故其取備君子不取備於人而取備於身故世多其致之人而身有難舉之器

僖公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文公四年秋楚人滅江

貫之會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貢曰自郢至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於是楚遂滅黃其後楚復滅江楚之滅江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中心憯怛是秦穆之仁也然而秦穆僖師於殺黃鳥與哀則無爲閔江黃也君子不以黃鳥之哀痛閔止之仁故宜其者可以愍同盟者可以勸然罰秦穆焉歎美者與曰秦穆無意於動哀者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己巳之朔何也正戊申之朔也正戊申之朔何先是七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君子知宋之襄也而襄公必以是旌戒襄公已辱於孟而又爲泓之戰司馬固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如何於是戰於泓宋既成列楚人未濟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公羊子曰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夫文王有以名易敢者乎亦譖但之仁也而先齊之表執際子圍曹用人於雎社何也故宋公者所謂不殺身之仁也夫仁有不殺身者乎吳子之伐齊也齊人爲之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曰安有伐人之國而使人殺其君以

搶習師者手遂引師而去之筆之識齊師
大畋齊項公歸予苑視疾七年不敢而不
食肉習景公聞之曰聽哀何使八之君七
手不飲酒不食肉請諸侯皆反其何陵地
楚子圍宋單有七曰之偏耳司馬子反乘
壇而窺宋宋華元亦見子反曰懼矣易子
而食之析散而炊之子久曰嘗是何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
於子子反門勉之吾華亦肓七曰之疊耳
揖而大之反子楚子楚子曰若為爾之情
也予反曰以區區之宋識有不斯人之臣
可以楚而無之乎遂與楚子歸歸陵之識
卻若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
趙屬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子曰方事之
殷也有鍊帝之附正君子也識見不穀而
趙無乃傳乎部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
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
胄不頭拜命取告不辭君命之辱三肅使

者而達凡三皆二臣若皆辛者而與之以
為有志於仁也而皆不殺其身故終身之
仁亦為難能也夫終身之仁其管仲晏嬰
范文子叔孫邪子乎
然則晉文之仁不及齊桓趙衰之仁不反
管仲而晉霸七世齊霸一世幾於不弃何
也曰天下之可以世齊者其唯下賢乎易
曰後仁思順又以尚賢是以任大伯之吉
無不州以背仲之才也為游士八十人問
若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無有至者而
獨有窮哉隱明賓背無鮑叔才數人又與
易才賢才公子問方之倫雜進而其治管
仲既施隱則變之曾不數年國虛無人桓
公管仲鏗管之業各止其身寡點賓館亦
皆不紹其一說而晏空也晉文公之出也
史事狐傳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宅習之三
亡及其人也五軍之帥皆有明德縣枝貞
價先於有謀背臣多聞孤毛老成先凡居

表記集傳　卷一

英少其氣晉嬰先都皆行合卿諸姬之良
尊其中官異姓之能學其遂官胥籍孤箕
驟鄭佰先羊舌董餘比十一族者谷樂其
賦亦皆數世末芟也是以襄雲景共屬偉
至於乎昭八世五霸抗於天子襄於天下
夫以趙哀之才不及管仲而二讓五臣施
及象世以推能為市讓善為功管仲所薦
齊際區區求及晉卅五分之一也故才猶
積也際少不均大晏乃頗仁人之功莫大
於讓賢德莫大於尊賢男莫大於薦賢卿
莫大於讓賢趙衰二讓而子孫食之二卜
餘世歸卿而侯歸笑而王或曰好善者王
不好善者亡管仲殺身而趙衰諸與齊晉
之事亦讓之二子也
然則晏嬰子莊亦可謂仁乎曰晏嬰之於
子季亦為管仲之於趙衰也以齊留之大
不待一上剛高樂鮑若為麗民食於陳氏
晏子景公御屋而歎衛饋淫樂以問聖治

處身之後從於中州可謂幸矣鄭雖不大
而子皮子羽子大叔相綿為攻七穆之後
皆用其良子產李之以從孫稽加農有時
關於晉楚春秋而後文百二十年乃井井
韓故鄭之視齊稍文之規餓而子產之視
安嬰猶趙衰之晚管仲也
然則大子淡管仲可產而不護趙衰何也
曰春叔進恤公則仁丹進管苦惠文公以
不得進趙晏僖條之仁火於天子縣盛而
易泉道參之仁有於其可變純而於大吾
秩嘉仁人而惡與而改與管仲子產兵不
宋趙哀然則管仲之來子相子危之言公
孫思可謂仁乎是子路濟管之可習識樹
曰子路甫管曰末知仁也仁有畏義有鳥
不衰其度以得其數當子皆之將亂世密
件不朱細氏與諸大大故殺之凡將不讀
予皆世治大大構亂政後於人夫而亂生
於公頃故了庠乘邊數其罪而不以為

慮無知之禍爭修管仲小行皆未成君召忽可以死于糾管仲亦可以事小白必管仲與召忽皆免者猶役管之亦於門孟陽之死於床也故仁之為數因其長短大小而以義度之也管仲之治齊以其軌里連鄉以寄軍正損二千五百人以為一軍了參之由鄭之其都鄙凌其管仲用別章服盡十六井其乘以為五賦管仲以大國損其實以強其終之以數各有損取辭以遂其實其於仁其人數貝各有取之也而子路軍罕欲以終字陽其流尺被子產之吉曰夫苟有刑於於穫雖生遠以之夫非管仲誰足以知之名乎然則向戌何以不遠於仁者乎晉楚方爭陳鄭交敵向戌以子木趙孟之好欲合諸侯而弭其兵楚人衷甲而不叔爭晉人從盟向不以怨有諱言而不得不從也身向戌之仁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虐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暴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興三利以是叔向之也然則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叔向之仁又不如祁奚之仁也向戌弭兵得免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已凡諸侯小國騷索而後和和而後能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削而投之向戌辭邑遂謝子罕也故向戌沒身而子罕數世不與於亂是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也范宣子滅欒氏羊舌虎及焉乃囚叔向樂王鮒欲請之叔向弗應或咎之叔向曰樂王鮒從

君子也必也貞何人夫子於定公咨問闕向之罪於王也鮒曰不無其觀察有靖而奚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書云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社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不免其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了乃告公而免之何其不見叔向叔向不謝右奚故以向殺之身仰示叔向數世是叔向之仁又不知祁奚之仁也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是之謂也然則齊桓公之會江黃不救江黃可謂仁乎了晉文公之取陽原不服陽原可謂義乎曰貫之盟江黃來會成李盟主如之何其辭之楚衆既惡縣戒是虞勤師攻秦一不可再如之何其救之若大倉寡呼而克楚仲之封三川疏東而不原人之信雖遠王人未達錫命故曰勉於仁者之難也君

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若可知是之謂也子謂曰君子遺其身然後能無私能無私然後能公天下夫公天下者啓自漢文帝而後未之有也

勉俛章第十一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夫孳孳好仁者天下一人之乎曰是固多有之也未於成者歟有為其幾微間焉亦乎

聽微諫而麃雖而敎至死不忘納告於善
司馬光直而溫寛而粟至死不哀求民之
貞夫自春秋而降二子者其惡也然則皆
仲遊衰于產晏嬰向戌子學叔向祁矣不
足以與於此乎曰古之宋德今之末臣者
皆足以與與世也位爲而志墜望極而處
顏年衰而知頓則不足以與於此也然則
韓魏公之不許司馬光何也曰司馬光范
鎮同爭立嗣君議已數魏公欲引之中和
魏公之於司馬光衛房梁公之於魏欲也
然則范青文亦許魏公乎曰范魏之祖達
從叔向之於子產也自春秋而下見此者
少矣然則富鄭公之不許聽公何也曰范
希文之與富鄭公衛運學之與叔向也夫
自三代而下見岸召子者則亦鄭矣然則
歐陽修之不許上通何也曰是未見王通
者也叔孫豹晏與子產叔向未見季札則
亦不許季札也然則季札之年九十餘矣

邪耕州來不施闕政而神師敎陳何也曰
陳罰有棄之後也楚將歲之而晉不能救
則季子帥師以救之故救陳者春秋之志
非獨公子札之志也晉悼公之始霸也救
陳不終春秋備且是之而兇於期罷華華
兆而未已者于

襄公 五年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陳

是晉悼公之伯也雞澤之會齊侯外盟吳
子不至蔡人服楚許人從之陳以袁僑處
會悼公曰是不可慢也乃以諸侯戍陳夫
陳楚之已封者也而抗楚闘頭是得無罪
乎曰楚之不得封東諸其不得疾陳也齊
以豫陵與他楚得與衛亡衛杞不得蠶齊

齊不得有衛實杞也楚不得有陳與鄭故
晉之戌陳救陳春秋之罪是也然則鄭之
會陳侯逃歸則無爲貴戍且救矣曰春秋
責大國而哀小國貴大以爲仁哀小以爲
怨中分之盟鄭再叛晉而稱卽楚春秋不
晉但書三伐鄭而已故怨小國而仁大國
春秋之所勸也非獨諸侯有之益自七廣
人皆有之也王道曰處貪賤而不齒可以
富貴矣僞僞稱其思可以從政矣交游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然則功者仁人所次譎
乎曰處管貴而能功可以爵處貴賤而能
功可以子功者仁義之考道也然則齊桓
公七十而勤諸侯管仲七十面受下卿之
服可謂挈挈者乎曰太公業淑八十而勤
天下衛武公九十而微於國至桓公管仲
而衰矣安在其能舉舉也

僖公 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齊桓公三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齊桓公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秋狄侵鄭 齊桓公四十年

齊桓公爲政四十三年而僖於伐狄何也
盟晉不及文工殺齧不及桓公以爲夷狄
發陵勝之不武殺諸之伐師與狄卜勝負
則巳有所不爲也然侯車山戎絕焉竹踐
令支何也曰是不假兵車者也桓公爲政
欲不日而致諸侯不遣師而不與國以焉
文于之業也於而不能者知不給而學不
遠也非知不給而學不遠謂其道路遠而
羽翼少自會陽殺之年公簡未東場拒泉
皇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與
師面公不與焉夫使公富是時臨成周執
子帶而討其亂秦晉必既首而歸齊伊雒
之戎必不敢卑公之介詞嘗於天下而公
不惡者公不遠師不遺一矢欲以身勤

天丁久而亟哀無先輸師敎之從為之齊走先後而又急於淮徐之諸侯所謂道路急而羽鼓少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其齊桓公之謂乎

然則晉悼公為政不過十六年邢丘之會已委政於大夫身毀不一年而溴梁之會大夫禮盟晉子衛且與之何也天子羅朝而霸主爾會將主尸會而侯臣可盟獵蕭役然勞不可文且使中凶諸侯不奏京師而曰持血為弃是於壇占之丁不如使諸行人野國之忘修辭飾雄相聽和平之為會也魏絳丨無德服民莫舍粒勤進於力有力行是仁邢丘之會諸有以命而二駕百合未嘗不親夫使番悼有恒公之年終勤未可知若猶足一六裁者華華未已也非怙公之能則亦趙武十為穀稱祁奚張老年吾議之力也故身勤王事不用舉者司而欲以單斃於道者亦管仲之知短也

襄公

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同盟于亳城北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患晉楚諸大夫欲從晉而又畏楚之爭也將致楚師以決所向乃再侵宋楚再伐

鄭鄭易從楚也晉欲二為而鄭卒歸晉楚不能爭故晉楚爭鄭自蕭魚而上也夫蕭魚之會可當城濮乎曰城濮勤上蕭魚服鄭而已然則城濮之始乃為服衛非為勤王也君子之為道患不能勤也者侯能勤至於霸霸者能勤下於王晉悼能勤匹於桓文相文能勤匹於湯武雅泉之不及成處自爭之不及百上世其不勤也然則舍道德而論其制于曰然觀之始皆仿道德也偽之不已乃或君子然則總絳工自亦可為仁子曰亦可為仁也為角之會鄭人說嚴篤晉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賓知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我狄國之[illegible]也先合諸侯諸侯無愿君之霸也二二子之笑也臣何力焉抑臣願昔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是魏絳之仁也亳北之盟鄭人有焉范宣子曰慎哉不懷公失紳依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戲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公先王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喬自殛在苗後叔書與辭本有者是之者名也是丨句之仁也士句壞中軍而入鄭皆壞魏絳戮楊于而國無亂行是可為強仁者矣惜手其末忘勝也追於乎公之世而賄賂公行則蕭魚之今不欲人之虎務有以尊其始也故巨饒焉日有學學愁而後巳是仁

人所有事也了道曰道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力者明神殛之惜乎其言之侈也夫如魏絳士匄厲其末路則不究於道德以爲仲山甫可耳

德基章第十二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易之小過曰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儉不如哀之情哀不如恭之文也

天下之可以寡過者其惟恭乎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也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故恭者儉與信之表也晏子事齊靈莊景三世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齊國之士待之舉火者三百餘家猶且曰嬰豈能養人者哉能食人者耳從君而趨受王而跪身爲大夫而治士喪曰士無丁爲大夫者是晏子之恭也憂予非恭則無以成其儉故晏

子者齊之恭人也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是季文子之恭也季文子非恭則無以成其儉故季文子者魯之恭人也士尹池爲楚使覲於宋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西家之潦徑其宮尹池問曰何不徙之子罕曰南家鞔工也恃鞔而食三世矣嬰要之無所從鞔者必失素西家高吾宮卑潦必流之何可禁也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晉人之覘宋者歸謂宋不可伐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子罕之恭也子罕非恭無以成其信與哀故子罕者宋之恭人也王遷曰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廉者常樂無求貧者常憂不足貌乘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官舍通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巳朝寧是替不勤不儉難爲人上永逑止也易曰勞讓有終吉後之君子有與於此者乎曰儉與信可從也恭人可能也然則李沈王旦工曾不足以與此乎曰沈而自尊曾儉而自貴旦恭而不終故曰仁則人人可能也敢數多而寬日恭則不可能也敢數簡而嚴然則恭可以爲仁乎曰恭而禮禮而情則可以爲仁矣恭者仁之質也夫其質亡則已夕矣質亡矣故失其所好

稱服章第十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

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

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服者仁之表也仁存于中而服著於外許曰雜其有之是以似之有者大也似者人也君子不德其似之而畏其有之者中誠有之而外必好之人人失其所好故畏人者少府攜天旨衆也于藏好鵠冠而綫其身子王爲褒弁而枝於神慶封之車美而逃於吳祭筱之佩傳而蝶於楚庚輿以好觀逐於身存射子以好棻服於縣炭高皋之歌詩不顯敎於麗翕萃充之笞賊不知而出於南里夫有車服之人失其所好者不可勝敬也范武予辨殺丞而作就秩之書而獻子病祖禮而志考父之與晏嬰以十服而執文袞笞仲以下卿而承大賓是則君子之所貴也若夫易衰以卒縮事南冠以適林林皮弁以對正卿趙風以謝敝賜是則君子之所不爲也是故君子居獨

如裂處珠如斯無與人之衣無愧人之辭辨辨乎無能也而翁用色哉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是君子所以有民賞行也王通曰君子不責人已用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揚素謂王通曰其衣古之衣裳飾襲儀而非復也王通曰先王法服不其采乎爲法所以莊其首也爲履附以束其足宜衣裳衞如劍珮鏘如邪以防其似也故口嚴然民學而畏之以此防民民稱有矣經於道者異則有其服而人其容不其容而行其辭此可能也有其辭而有其德有其德而有其行此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其亦有與於此者乎曰唐人好麗朱人好質唐之麗是以法未之質弱以辨夫其言辭德行則亦德此也然則諸備之服行不亦有制乎曰是貌言朋受之事也以是相示可以當教卑風異容朝

野異文夫非管仲子產不足以辨此也詩曰芃蘭之支童子佩觿不惹不實而以支葉爲佩者亦君子之所深愧也

有事章第十四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此言夫天子郊則書王正月不郊則不書王正月者也郊而致事于天子則必受朔於天子郊義曰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而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以其祭不而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

郊也以宗尊天之故效爲郊歲宜祀即以其物郊郊必以正月卜辛先貴之義尊天之道所謂春下了月也又日旬秋之義內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上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大他之响也之母之喪至京廟者也尚不敢容敢敢廟之者故在禮日長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書何以明之春秋書春王正月則天子必郊諸侯俟播紫四望之事或再月郊於春二月二月非是也祭春二月三月皆可以郊者子正寅之異建三代通用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春王正月者一百有二是皆郊也魯者形祭輿於祭望之位雖祇侯不牲而供事非之春秋不得而書也其陂十於丑寅者上十有三如春王二月春王二月是也其趣鄕而行事者六僖公八年冬十二月惠王崩明年書春王正月此巳卜郊不得因喪而輟事也文公八年秋

八月戊申襄王崩明年不郊書春毛伯來求金明會之不供祀也成公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定王崩明年書春王正月此已卜郊不得因喪而輟事也襄公元年秋九月乙丙僭王崩明年正月葬能王可以不郊然僭且郊書春正月故越禮行事若雷王之先郊天而後葬王是也襄公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靈王崩明年書春王十逍之惠上弋卜也然則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於郊理不得郊而亦書春王何也日巳卜郊矣蒙辨而不郊則猶之郊也且嫌於無王也故爲之王爲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景王崩於是子猶弱然猶謂不郊不見以定敬王後於明年而六書上定公元年有春王而無王月天王得以郊祀於上魯不得以衆咎於下故闕宗國之記亦不得服大子之祭也故春王正月者郊祀嫩糾受原而後所集亦者之所繇合

也郊祀者郊郊於員丘祀於明堂所思文用於易上我將用於明室丑春王之告也須刑者何因之日而領刑也立春或於丑月或於寅月故有春王二月春王□月延勝受服豈內公僕之事也□宥言世成於丑月或於寅月三代之禮樂鬥用前兼奏罔室所精以祖冤人下有上□名也癸丘之年王喪未喪月如之何其□也曰禮凡之禮有吉而有也令不得親其如不郊曰卜牛卜牲占於上月之前禮已成矣禮不以父毋之□錄祀史毋之養然則道交身爲父毋及服天然大子報□非義乎曰卑首之序蒼不敢自謂子也詩同經羊雖牛維天其右之時適其那是天其子之言不致必之於天也不萬必之于天有借致焉精臍是春秋禘以但天而備天子之義也

僖公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昭公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是兩就義也襄王出居在於冬月則距正月四月之肉矣禮已□矣難有失鄭本爲務事未廢事而不遂事亦不□王也且猶之陽月也疑其無陽月而嬰之猶其郊無王事而王之也景士已崩悼王方卒子朝未贊而敬王立立而見之於郊是劉單之智也郊義口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郊不郊喪故春秋譏其祭不譏喪郊冬

[illegible]

公僖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illegible]

冬僖 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illegible]

[illegible]

則若是故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然則廢人之有事何也曰猶是終詒之事也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故如敬姜可謂知所事矣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言自天子而下之皆有事也[illegible][illegible]曰人壽幾何吾況仲尼則何勞也王通曰有之矣故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然則後之學者皆勞乎曰勞非天也人所事天者也事天者無窮通無顯晦終日孳孳斃而後已夫亦則可以不事矣若朱元晦呂伯恭其人也

小心章第十五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人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

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以晉狐偃趙衰胥臣之賢也世謂之三仁而聖門無稱焉何也謂其敢也敢者何也自尚其事自尊其身所謂人心者也大心則小德小德則不當於天命當襄王之在汜也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乎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然則請隧何義也曰欲得王以殁也得王以殁不龍於旂乎曰請賜之用大路龍旂也大路龍旂以王得以賜周公而袁上不得以賜文公何也曰周公創制者也文公非創制者也成王受之武王七年始封者侯為周宗禮樂之宗襄王守府者也土地不得以與人而況典章乎

款子頹之亂五大夫奉王叔以伐惠王齊桓公之亡十一年矣猶未成霸也無衛伐周虢公收之始得錫命猶未取不用之仲士其公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秋王與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不舉而況姦王之位乎乃與虢叔約納王也明年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及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遂怨王寵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謂其衛樂以享而又生怨也以鄭厲公之才苟於上室克乎內虢春秋獨不許其為君物謹日屬以葬桓公之勤首教王室致燕衛之隆而不敢受饗帶之鼎名不得書於春秋而晉史公之偶焉肯陸何為也其故晉文公猶之鄭嗣公也長策王宮于玤固取之饗叔也其拜虎牢之賂以為不足則抑取之厲公也作祀相雖未四十年鄭循是鄭也而晉有定人之心為敬襄上同揚之事君于之所屏背也其所深諱之者何也其無周公齊禹之德而有局公勇禹之心也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府季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楚子入聞圭以為鏚柲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矣楚子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晉之二仁則不及論子革之言也使其王者君民之心故有君民之心則必有無民之心有與民之心則必有無君之心矣晉之欒書宋之向戌魯之季孫斯亦其書自謂濟庶民之德也而奉臣於無君者其恭儉不足以役仁其信懷不足以役禮修心而不是義有長而必得於上賤此故也

李齊問下爾之略子通曰不以天下易一物之命逵東之役主過喉以人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辭者知若夫大伯益之讚禹不如舜之讚禹也日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告皐陶則猶未足以及此也然則韓魏公之不許裴度何也曰謂其猶有自是之心焉

便人章第十六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為便人

然則春秋亦與楚子審乎曰無與之也四伐陳鄭八役宋三役其人人公子剽公子辛公子壬夫春秋皆不去其官與其公子則見春秋不與楚子也楚既稱子則不稱大夫公子貞皆大夫公子之則是不與楚子也鄭宗其之為政者辭於子直曰楚子故春秋無與焉楚君也者則楚子審之卒與以其於哀昭其者何也何楚處之死吳之能正則亦各從其因也然則處之彌靈而其不稱靈何也曰有所取之也楚子審以殺三大夫之故恐懼於其臣戾及克革吉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

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除時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故公子貞則可謂處學也楚子再罷陳鄭以覊於晉蕭魚之會季以襄晉不復爭鄭是亦楚之不淫也殺二大夫而莫之敢怨是猶在弟昭之間也夫使不孫為之而能如此乎

襄公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定公　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子孫之後必衣耶之季孫久問於祭焉勸曰乎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主帶能事充又慈之以於信也將為用之乃諡曰昭從世汝也人于孫息如不為優人者叔逐其君殺其子別其慕而又欲加之惡諡也是為便人者乎爵爵子問子史墨曰季民出其君而民服焉許侯與之相先乎外而莫之罪也對曰物生物兩有二有五有陪蒙故矣有二侯地有五行禮有左右各有他摂王有公諸食有鄭皆有武也天生季乂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空乎魯君世從其夫季民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鮮宛於外其誰矜之甚矣史墨之妾也弼公之遇易葬也季氏使公孟孫於昔有又自大其孫自尚其功用人恭毫社所學於賜宮并叔孫嫁而不聽棄子家霸而不明也大意如其能賢於后禮乎后禮不能以一于足而身思文季孫欲以一乎是

而費問公其得先於鄭問今矣然則休秋之不與子家歸何也曰足非王鄭也其出而不文亦有不足焉其視齊寡愈亦循一平足之然也房元除問正子兆民於王通王過曰非汝所及也千稱恭統爾與其庶可以從改也　代而下名淳子行者多矣趙文子藏文仲之稱文也諡平公季子子之稱不也夫有行得於名名其唯異季乎節以壹惠有有所不盡也君子自與而已敘尊之其猶予惠之謂乎

尊親章第十七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夫子之言其為鄭子產乎惠者仁之施也愛人仁之賢也夫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

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火乎產之論寬猛用如大子之論窮窮論水火有如夫子之論身親者乎何視之道極於父母可顯於人地慎於神鬼故如夫子之論子產亦有所表上也子產之從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

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將奔晉子皮止之乃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枕其股而哭斂而殯諸鄭簡公之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當毀之以便諸侯之賓子產曰賓來會葬豈憚日中遂弗毀也駟偃娶晉生絲駟偃卒父兄立乞子產以爲非順弗許亦弗止晉人來問駟乞之立乞欲逃弗遂而籍以卜亦弗許對客曰鄭國不天二三臣札瘥夭昏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弱一二父兄懼墜宗主私謀而立長寡君實不敢知其誰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二三臣即世者晉制其位則是縣鄙也何國之爲辭晉人而去之故突栽吉以定寬賂伯石以要成不察察於辨治是子產之寬也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楚執戈而逐之黑傷子產執楚而數之曰君在國女用兵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乃放游楚於吳已而黑後作亂疾作不果子產亟使人數之曰爾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弟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爾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子晳乃縊作刑書叔向以爲不可貽書止之子產不聽曰吾以救世也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爲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是子產之嚴也子產以寬則不毀鄉校以爲衆謗以嚴則不改丘賦而緩刑書以寬以賂伯石而復豐卷以嚴則放子南而殺子晳夫各有其道也子產從政三月輿人歌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政成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其誰嗣之故子產者民之好也非獨民好亦民之父也丁通曰爲政者先德而後刑其民勸以怨先刑而後德其民怨以怨然則後之君子其足以爽於此乎曰周敦頤程顥陸九淵張栻真德秀魏了翁之徒皆嘗從事於此矣

民敝章第十八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命者天也天者萬物之宗也神不及天鬼不及神人道至於鬼神而繁矣禮不及神施不及鬼人道至於禮施而繁矣故尊天命而有鬼神尊鬼神而有禮施質文相推聖人不得而知也繇禁戮而有祭祀繇祭祖而有會盟聖人亦不知其所至而至矣

于通曰有祀有祭有饗三者不同聖人所
以校二才之與也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
中而三才備矣大哉周公達明實諸心也
心者非也命理者也故惡本於天非神於
天益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技巧追則求
諸已也巳者芽他盡性者也故今描之人
推鬼於人奈引而敬之也故以變禮技爲
至哉地祇百物生爲示之以形斯其義也
形者非他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發爲王
通則知其源矣不知其褻也凡禮者於於
天命中於鬼神而終於人事天命之有精
禮鬼禘之有祭祀人事之有會盟循元年
之必有春王春王之必有正月也工帝之
貴郊社二王之貴宗祈五霸之貴項坊去
人愈近則去禮愈遠不至於極敢末有能
反者敬春故所以猶敢而知反也齊極之
道近於夏入會九盟四用兵車不舉學日
靜而不尊其激也褻而愚備而野樸而不

文晉文之道近於殷一會兩盟皆以兵車
有載有伐尊而不親其敵也蕩而不辭勝
而無恥晉仲之道近於周二盟十五會有
侵有救或叛或服親而不尊其敵也利而
巧文而不懸戰而敵故口召陵葵丘木潰
詞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殿其親踐土
河陽未潰禮而求備於民虛朾彭城戚雞
澤鄭邢丘戲虎牢亳北述民未潰神而賞
爵刑罰窮矣然則踐上河陽皆巳潰禮而
曰末齊督何也曰是循有築宮錫命稱晉
拜賜之禮焉過此則巳矣無復有舉之晉
矣虛朾彭城之強民未潰神何也虛朾救
宋而宋辭諸侯以圍彭城彭城之師齊人
不會而賈太子光是強民而未潰神也戚
強民再會而城鄭鮮澤潰神再盟於亳僑
鄭退陳侯而辛鄭伯邢丘攻命而戲攻載
書至於從命載書則刑賞俱窮矣虎牢之
役諸侯不進退北之盟鄭人兩來故來賞

神而御民賞罰刑罰俱窮者晉悼公是也

成公

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楚人之伐宋也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乃出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楚
師還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爲討二月
齊太子光爲質於晉爲宋彭城何也爲宋
討魚石復稱宋目不登叛人也以曰不與

彭城與楚也自召陵而下宋有義舉於此
者也而曰從民何也於其乞師而知之與
有成公之喪而士魴乞師不曰來而乞師
於魯則弔乞師於齊齊不至而貴其世子
故曰歎民也於是夏遂伐鄭敗鄭師於洧
上晉悼之霸則於是始也

襄公

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
城虎牢
公以鄢陵之戰楚子集矢也不肯叛楚荀
罃謀於孟獻子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圖

鄭知武子從之如武子以齊人未從滕薛小邾不至皆爲齊故將請於齊以觀齊志曰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崔于閭之乃以滕莒小邾之大夫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一歲再會皆未成盟也故門强民而未賓乎神

襄公

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城虎牢而鄭服首將修吳好以告於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齊已未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吳子以道遠不至然書同盟者何晉以單子在會

請於齊吳將大其事同費王室而陳人後至與大夫盟不及公戊禮也殺榮子曰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小與則與之不可與見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私與盟足大夫袁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是則未爲失止也大夫不敢盟公侯而及與於大夫尊公出於周與單子文子始會而費工室鄭陳新服齊侯單離不至而此乎光在自襄靈景屬之關大有盛於此者也然巳強民矣遺律交若賞小竊矣是周道之宴也然刑不遣亦至於春秋乎曰天王衛在行爲不子於春秋也

襄公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子

戚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十四年季孫宿叔老及諸侯大夫會吳于向

雞澤之盟將會吳而吳不至於是爲善道爲戚爲會以要之要之者何謂內吳而外楚也楚之所吳者吳耳使長宇心於楚六必不降心於諸姬戚之會進內諸人桂之會則術然之也穀梁子曰會而又會外之也既已會之而又外之則必不足以服吳吳不以王于而曰諸夏則必以短伯于長諸侯故以禮施要吳則必以貴貴霸晉矣是爲要吳晉之是也然則吳不待要如何不待要而必貴之於命要之於禮參之於

鬼神命以鎮之煌以正之鬼神以申之未有不本三者而能無散者也然則三代之數本於三者而皆有敵名以旨天不勝人命不勝欲要鬼神而廢名以也

襄公

五年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是皆爲陳也諸侯之果於蔡蔡不長於楚陳何也曰爲袁僑之會也晉衛偪楚于楚內楚後于楚也楚之義也襄爲故必復誥陳陳必歸楚也故子故遂令然

今[illegible]舍鄭令[illegible]何無考貴話戾之會夊夜[illegible]夊之強民與自[illegible]爭陳與鄭君也鄭之介鄭伯弒[illegible]逃弒不能討而避今能後取天窮於命而伸窮於發故撓天與神者其唯人也上無天王下無[illegible]伯猶亂之勞為鬼不復故諸侯之失其[illegible]崩杜優者呆也然則悖公不為方伯乎曰未有天王之命未有大王之命以自為方伯則寸猶之夭楚之自雖也固宜平吳楚之有不服丑[illegible]則育王命足以服吳楚平曰不服吳楚亦有以服于春秋春秋者本天而由命者也

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是皆勤鄭也勤鄭而強以則必漬[illegible]矣戲之盟晉[illegible]莊于為義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

而異附[illegible]楚[illegible]孫子歸已[illegible]有之可于子[illegible]從今楚師乎[illegible]人[illegible]盟[illegible]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illegible]也所臨唯信明神不[illegible]受盟[illegible]之可也乃又楚于同盟于中分[illegible]年[illegible]晉[illegible]未伐師于十皆戊虎牢而[illegible]之城[illegible]及[illegible]鄭後從晉楚[illegible]晉師[illegible]是鄭後從楚也明年晉後[illegible]北之盟[illegible]城北之盟伐大義要[illegible]神[illegible]於七歸十二國之祖曰有教者男神[illegible]之[illegible]夫其民陳合亡氏路其國家晉師既歸逆人[illegible]以秦師伐鄭鄭後從楚也盍有戲之盟[illegible]文二後矣鄭以唯彊是從不領梁誓又使蔡伐宋從觀晉楚之強弱是秦濟所謂日觀也晉[illegible]方使故命未宴施舍聚曾國與帶後亦鄭西人楚之諸臣亦商方今之[illegible]不先與者[illegible]鄭明年乃為蕭魚之師

鄭於是[illegible]行不後從楚也晉雖勝楚而強旻齊神賞爵為罰無不窮者故謂強民而不漬神賓爵就罰窮者益猶當哉上河易之事雖津戲亳北猶未足以與於比也然則晉乎公不足以與於此乎口晉乎公何譏焉春秋三際一霸一侯一亂[illegible]之戰與以救齊而霸業安端諸侯受之禮林之師會作三軍而霸業遂絕大夫受之上霸不及晉文維霸不及皆中數自蕭魚而下君子所不論矣諸大之河國齊春秋之而惡也視柳之盟[illegible]地界[illegible]而反端於邾或執其君或取其路[illegible]任小[illegible]皆[illegible]民荑義許來終之以春舍哉[illegible]亂晏盟再北我公故乎公之會再秋所而稱也城杞之師為有安肆[illegible]會失不於宋故會盟之道三於臨公元[illegible]而終信亂[illegible]中遺於猷愁陵東於千[illegible]魂於黃父[illegible]於[illegible]邑而窮矣非其[illegible]而窮其天人所今愧

神禮施與之俱窮也然則役道求僕於民其民之弊萬而不靜勝而無恥陵遲斥之所年溺成白馬文五六百年頭於東閫異公茲父發盟於止文之問景公頭曼取費於春秋之末致其道澤倍於司室何也曰霸者王之餘也殷室盛王賢聖屢作當命乙之世天下末齡武王以一戰兄之尚土餘黎七全末請至於戰國之末猶日犇亡者三時十年是徵子之澤也裏道早㚒少東之四使有舉詔逆於末遺章顧見吾相遍為霸兩人傳卧存之至下三四百年故二修之餘來公殘子夫非周德尊禮尚矩所能如此下然則周歷之盛逆不及殷及其衰也徵不及夏其為賞爵刑罰之乘乎曰井田封建刑賞試於諸侯討霸臣王刑賞試於習主自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家臣積帶淆藉匪伊朝夕踐上枕曹伯以諸侯而宗諸侯

翟泉亂仲癸以人夫而詩大大然皆聲以士室歸於京詞故黃父鼻驗文武之澤待有存爲亦井田封建之力也工通曰民無定土而貴之川忠國無定民而貴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羅也已唐太宗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然則使唐宗爲王王通爲相周公之道其可行乎曰使甚臣主相信各三十年房扎王魏更十斂人立於朝宁猶或可行也然而井伊封建肉刑此三者非春秋之所貴也春秋書求田歸田者六書藏入取降者大小八十書闕秋君君一其意皆不存於三者也然則周公何意春秋何義與曰周公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舊舍秋之義仁質而文忠忠而怨怨是八者何謝也貴春秋之謂也春秋之霸無定尊尊王者不尚歸服猶所天王渠針來聘王不害入隱萬之職不與賢戎同譏魚門之內

不與乾降俱恥此四者所以尊尊而親親也異者稱字賤者稱人求先於陳衛緇於蔡此四者所以賢賢所惡齒也孫是而推尊親賢萬皆有其質賢者本忠歸則求聘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郜取防成亂納鼎丹楹刻桷所幣用牲乞師取穀告月朝廟至河乃復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以著其忠蘇是而辨尊親賢齒皆有其文文者木怨六物言殄易仿言假築館云外拔紀稱沃盟蔡丁譽公莞不地內諱及喪越禮畀致圖宋離楚從衎朝王逆范稱嬙孫赤稱子本州諱田黑壤諱賂去篇之卿仲蓬孚筆之寬歸受楊齊之賢楚師轟牢之袁天子如晉蕭不葬晉侯伐秦可先言王國湯穀之不及文若歸齊敖隨之不見辭宋啓啓大勞之遂季氏從祀之致田虎昧莽之復閔不鄭於楚邸費之壁城不繫於公卯頭之歲宋責君慶權闕之歸如宋

曹伯凡則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怨故怨怨而忠忠文文而質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吾賢齒之教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符于河陽用賢之極王於天王毅其弟佞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怨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而受其繩準也然則春秋無五帝之道乎曰何為其無之也春秋之道非故則不書日非罪則不書人非斥則不書名故有名不如無名有人不如無人有日不如無日有為者刑無為者勝故蒸秋者五帝三代之所以為勝也

門人商應祿較刊

表記集傳下卷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寡怨章第十九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王通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其道甚簡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飾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其道亦曠不何制于下必也周公乎曲而當和而恕是則周公之制尚於虞夏也而夫子以為不勝其敝何也曰

易尚質者也書尚文者也詩尚文者也春秋尚質者也周公以易之質扶書之文仲尼以詩之文扶春秋之質然而詩書皆質易春秋皆文至於周禮而詳矣詳而後敝少焉故春秋之敝不如乘檮杌之敝乘檮杌之敝不如然國實書之敝也胡安國曰夫子乘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致其質也錄是而推左氏之放春秋則猶從質者也晉以僖侯而廢司徒宋以武公而廢司空魯以獻武而廢具敖是然國之文也桓公之名不廢執物文公之名不廢廢興哀公之名不廢凡蔣成公之名不廢鄭公子是左氏之質也從文質者天之所命非人之所命也介天而從人以人而命天則怨

命變起而文質皆敝文武周存此之文弊勝者乎曰質也晉也勇也鄭小而周宗文其人巧而不衡類其文以存於晉楚之閒後春秋而蔑者而有二年晉大而國宗文其人勝而不節文敝於下質淺於上故終春秋之世而三晉遂分晉室之文也其始於公子之賦河水乎文公之初在秦秦伯享之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於是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故晉室之興文則自此始也春秋之盛其文者有晉趙文子其質者有衛甯武子

（文公）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矣哉甯武子之質也其後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報智武子之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出於甯武子也武子質而穆叔文然晉人改歌而魯不改歌則甚矣魯之質也

襄公二十六年以孫林父之故晉人將討衛侯齊侯鄭伯為衛請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

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罪使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故剛弱子展可謂質而文矣質而不野文不瀆辭蘇其道也可以寡怨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當趙孟之適楚也子木與之言不能對使叔向相之與子木言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能文於趙孟乎故趙孟之稱文則能用叔向之故也

昭公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冢宰矣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華盛而本衰趙孟以自與也故旨之諸卿未有加趙孟之文者也而猶屈於子木羞亦趙衰之讓也讓者文之贊也

昭公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旗皆以爲不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答以木瓜故如韓宣子亦何謂文矣文而有寶譽之總也故足以知人季[illegible]子[illegible]辭之不棄笑承之手

韓宣子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

聞皆扣曰吾子奇亂放不拜德夫肯子之啟不如趙孟之敬也言子之易丁不如通孟之情也性予舟二三子木有如鄭大夫之文者也利吳之去緣衣以替伯姬家姜之駢綠表以替公父文以政文循大也君子之所愼世天道本文而世道木質禮樂之務猶之緣綠君夫人之所不亦也然則丙吉魏相廷以與於此乎日囊夏殷周遞不可知歯莫之盛人才文質蠢有過於韓起趙武者矣兒寬于定國卓發曾恭因叔爲錯宋宏第五倫亦皆足與於此也然其嘗察遠矣巳天而人人巳尊而不貌實曾刑罰不窮而波夫以哀褒毀周爲皆不如秦也是將毀閏漢而哀旻秦者乎王通口人不里居燈不井授樂舜禹不能理也又曰無定丁而貴以忠無定民而貴以化無欲從之木蘇也矣然則後之君子亦

有與於文質之事者乎

以邪祀樂律宗法三者漢宋所聚於也神所不定質於人人用不定質於天觀天地之形象以定祁祀考權量之輕重以定樂律李子失之性情以定宗法文者以文質者以質忠者以忠一王所制聖不更思付讀之循乎然則韓琦歐陽修足與於此者乎曰足亦足與於此也然則修之質謗何也曰修物近於質也其皆易繫議王通的從議皆質也古之爲禮者始於易簡陶貌慕袺以祀天地雖太古之帝有行之今之爲禮者集數代之聖賢分議合說而不得其故古之爲樂者始於功歌詠歎舞蹈雖太蒙之民有行之今之爲樂者集百代之金而議高議下而不得其故故道自質而趙忠自忠而趙文物自伸而趨人自人而趙鬼不考其性情狎其本節以貴爵刑罰教訣辨詢可以爲治者亦韓琦歐陽修之所不爲也邪雍曰吳天之四府者時也聖

人之四所者經也大人以爲法人聖人以經法天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象則知書之所存乎觀於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天以時爲質聖人以經爲文詩以文春秋以質書以文易以質春秋之用三正易書詩之所從始也

虞帝德章第二十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

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春秋其有間然於湯武乎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其皆怛忠利尊親敬愛安威豐惠亦猶之害憂也南當詩之君子則有威信成不者矣故君于君帝王之考道也皇周之教以二德有家六德有邦上下相師九德成事至於發門內美矣尊仁畏義恥貴輕實忠而不犯義而親文而靜寬而有舜管仲賢明趙衰衽餘則成未之能也尹臣臨說太召畢散其成能之乎教觀其小人以知其君子觀其君子以知其王德觀伊周而知湯武觀管趙而知相文觀荀范而知畏悼戒曰二王之臣不及其君五霸之君不及其臣五帝之治君臣同德夫亦其天也君從而順未之有亂也夫深於皇帝王霸之治皆共唯郡雍乎其言曰三皇同意而異作五帝同言而異教

三王同□而異□□□□數同與率同□
而異化□必以道治道化民者民亦以道
歸之故尚自然□為者無為無有之謂也
無為者共不為也乎固為者也故能廣無
有者非不有也不到有者也故能大廣大
恐備而不固為同方者其唯三皇乎聖人
有言曰我無為而式自化我無事而民自
寅我好前而民自止我無欲而民自其
斯之謂與二皇義同而異化五帝同體而
異敎三十同義而異勤五爲同智而其率
同禮而異敎者必以德以德化民者民亦
以德歸之故尚讓天讓者先人發巳之謂
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
人之天丁而不為重右素有之也若素無
素有者謂不巳無巳有之也若巳無巳有
則摔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歸之心為
而況天下乎能邦天下為天下之天下井
巳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學人有言曰無

太家而天下治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
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敎三王同形而異勤
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勤者必以功
以功勤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致成也
者正也以正其不正之謂也天下之工莫
如利民為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
民者正則謂之工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
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臨以王去誠
安有弑君耶故知王皆正也能以功正天
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為聖人有言
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成也令頓乎天而
應乎人其斯之謂而二身王聖者異化五
帝謂賢而異敎三□同才同異勤五霸同
術而異爭同術而□率者而以力□力率
民者民不以力歸之故患必夫爭也者□
夫利若也小爭女以言民爭交以與然稱
當大名務名也書合物正事之稱也利也
吝賢人成□广□也善不以佐□□□□

利不以義無以若功五霸者質盡兮威害
資利者也序不見即生三不足月審國不
足以徙周之火遠十試之此德書平書龍
經精因十二居丁宗不德如後義仮子成
所中求者乃勸備名之方世是施以方率
大下者天下其以广賦為所凡聖□□言
曰耶能徵致能義義言是歷人則之□為
乎亻也其斯之謂亦是效善化天下言止
於書道而也善敎也丨名止於盡德而巳
善樂天下者刂於書明而已善率大下者
止於書力而也以有覺功力為化者其謂
之息矣以道德功□為致者□謂□典矣
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于矣以是德
功力為率者尹謂之霸矣以化敎勸字為
是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敎勸率為德書乃
謂之書矣以化敎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
矣以化敎勸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
四者天地節而始皆天道於詩終焉若然

則皇帝于霸者聖人之書也易詩書春秋
者聖人之經也府有諸言言泰書之實涉
者器實服登書之奏帝泰書而蠹用分揚
盡書而心路判體也用分□眞進義聖丨
之事業於是乎羲実皇曰皇舍□三居□
也帝曰之命則而安害也王只陟命筆而
西者也霸门贊命帝王華害也事一華帝
一世之王業也華西明者十巳之告業也
皆而革亦百世之東業出四為國□于世
之事業也可陳周□四可禮華則華者無
聖之事業也人者□世之之為仲尼不知
惟尼之而以為帝見必欲深與其之邪□
□仲尼善天為謹變之與垂夫士為舜□
□□白三凡逼下人之有也大市禹去天
之學者則可賊事以度帝之德者矣學巳
有賢德行四屬服之堯民舜者也□□□
君臣無有一事善於虞是者異
□之也大宜公讓國於弟芟後

穆公還民於與夷讓於襄公子魚兄弟交襄也齊桓公之封衛秦穆公之悔過晉悼公之知人楚子之不築京觀此瓦[illegible]進而紀之皆造於帝臣故曰純焉而王[illegible]焉而霸共緣之在帝世懷霸者之心施[illegible]之在墓國進王者之務天下安在其任[illegible]人也

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子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宗廟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所為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逐君之二子將致國乎臣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

國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亂宣公為之也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宣公之義則未為義也以為殤禍則謂不自宣公夫宣公之與穆公皆勇於惡公也穆公受於宣公十年而卒殤公受於穆公九年而弒是皆遇於周公之于夫宋之殤殤其能賢於周公乎穆殤不能賢於周公隱公不能賢於殤殤故釋受之義非虞帝莫之能講也後自作者錯周公亦可以不講矣而曰禪受禪受者穆殤之罪人也及莊公立兩世而為桓公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請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不順乃立襄公襄公欲丞圖霸子魚數諫不聽卒以敗危因人欲立子魚子魚不受也故如春秋之世有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此三子者所謂有虞氏之民也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而曰邢遷於夷儀猶邢自遷之也二年為衛城楚丘而曰城楚丘衛衰自城之也夫以我城衛有與於齊之城衛與衛之自城者乎故曰衛國忘亡邢遷如歸方狄之初滅衛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所為賦載馳也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狗雞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其與邢則亦如此矣衛文公始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詩所賦定之方中也而卒以滅邢見黜于春秋生書

其名以比大殺伯之鄉侯吾總者明夫邢衛之思桓公也相公生而並卻其難亦於狄人而與之桓公為未也藏而誠於其難之國故邢人之思桓公其於衛人之思桓公也然則春秋不罪齊之專封乎曰衛侯也邢亦侯也天子不能救而方伯救之救而城之救魯之城衛猶齊魯之自滅也哉而築之何與封之有然則與其救邢衛何如藏狄曰伐之未易威也與狄為難則中國多事表棠之會不勝難介桓公方恩所以示之丁者兩階則猶未有方也夫以四國伐齊之時而狄能救齊則爭之不能救狄明矣然則伐霸乎曰狄欲霸奪狄不與狄以霸故桓公不與狄爭霸不與狄爭霸亦不與晉楚爭王故桓公者富而有禮惠而能敬亦所謂有虞氏之民也然則宋襄公之愿也不謂之有虞之民與曰宋襄公許也有愿之有以謂微仁而動

微義而且可以淩閣可以此衆辭見於
而可要文王之咨激王之餘論鑑怨之餘
詩也
然則易書詩春秋與皇帝王霸相爲循環
乎曰五德遞嬗是安可齊也帝嘗無甚霸
後有秋天下亂多而治少人才前少而離
多自春秋距今二千四百年戰國戎狄之
治過半約以春秋三際兩俗爲周以屬世
運工若霸國戎狄相錯爲治率二千一百
餘官而治亂六分鳥錯聖賢暴君士者霸
閩戎六三事率四千二百入十餘年
後有者其當鳥欽龍武之後千以鳥戴
龍說而饋聖賢猶以暴君別王者霸闕
而嬪戎狄也元黄又晉以变來霸不遠之
俊其龍必背後有作者虞帝其不可及矣

成信章第二十一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大是謂虞帝用賢臣者乎虞書曰敷納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以舉人爲治而責言於臣若此之謂也
使人不敢不讓不敢不敬則近於操術者
也各以言知人以課功其術也道也先
者成信上有所責下有所死其法也業也
縣自謂治水不能治水不其自謂治土不
能治土故上罪其臣臣不敢辭君教其役
子不發怨無是道也則無以化和無以教
亦無以勸以季抑故以教化勸率爲例者
非獨於有川之易時者皆用之也故謀罪
而不可亦有虞民之教也

管仲之賓信於桓公也曰伐先王胎王穆
王其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芮吳北校民
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以賞賜納以應刑
綏以度摶本末勸之以紀賞爲參終其國任
斟酌顧毛以爲民紀統故爲之終而旗伍
其鄙定民居成之事民事陵上爲之參
用六柄之民居成事民之事使而上貴工商各定
其心各習其成以不見者物工商遷爲之各安
居者郡國十五二十一興使國子商之民
士之率五以公爲二十之鄉爲工之率軍
高子鄉五國參帝鄉五爲以國之五鄉六
之朝鄉其役事參參國起之爲賢令三者自月
三叁察其率五晉君朝同之察內賢其之
軍令相地衰征而謂之得乃作其爲
田兵五宗征相之得五武君之政謂
銳爲五故爲二十故五人爲伍軍帥之
星爲里故十五人爲小戎卒師帥之
鄉故一連爲二百人爲連長之帥
故爲一十人人爲鄉良人帥之鄉十
一連二十鄉之帥爲

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而修鄉於而退而修連之奉而修之國子里高子
有修尚可得而退修之以伍連遠之孝之修家是以
哉明不可得而修連也任過大夫有不修是里故田
也鄉不可越長是不勞也四夫不善家修是故四夫
家夫是故於郭勸爲舉羅其爲善任鄉無
不如爲人故於與之善其爲無善鄉
苦於家善兵兵之爲善一善也不於如爲
茂之家有員兵有家如於朝之里與有善終其
功之伍人敢勇終之善勸面有皆終之歲
之人與人相祭祀同歲之議其而同皆有爲茲
前故便有與家家相相不相善世問戰與者
足以人相欲足以以家不書戰同其少
同戰則相同議其獄足以以畫戰同族則相
天下以相同識其敬足以為天下人以故勝則於方
是管仲以附於公相公祭天下於方管之能則
也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故古人之不輕用其民也亦人輕用其君段其化成而後言之言則必待之未有以言皆其若使若貴其言者使言[illegible]其君而其貴其亡則其古亦不足以信罪亦不足以克是管仲家復之所不爲也然則缪禹耻舍諸葛亮王爲背足以與於此乎曰姚崇李泌亦足以與於此也上不歎其君不歎其心擇慮而圖之量才而乘之日且之牛馳大十千里之禹走三百慮帝中工慮王半霸雖有山谿雷兩不囲之矣然則後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蒐

景仁張子厚與之共事約其終始則循足以戒信也慮定而發當措而行之不爲戚授受貨不以物終改度者其富鄭公李忠定亦言可以成其身身可以免其言

望受章第二十二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利者天下之事祿者一家之務也利天下而祿其家仁者不爲也利一家而不利天下義者不爲也以一家之言利天下君子猶或爲之以天下之言利一家則君子不爲也易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涉川履危家食即安辭安即危君子之所要也而大

人猶成爲之前大人大[illegible]祿食一家晉文公之亡齊[illegible]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

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此管仲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故卿苟公子可與涉前者矣以二十乘食於齊閫吉後能以九諸侯食於天下乎故一家之言一家之食君子有所不爲也欒武子既殺厲公荀罃與士魴如周迎悼公與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

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于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故如晉悼公則可謂大言入望大利小言入望小利者矣可謂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者矣

鄢陵之戰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也產害將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國有大恥三我任國政不毀晉恥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而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如范文子者可謂小言入則去小害大言入則去大害者矣可謂不以小利易大祿不以大利

易小祿者矣故利祿者亂害之門也不可不愼也欒郤之言利於家而害於國國之不食家亦無利焉是人當所以首而爲死安也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通支五事也君撰其之公揮使德以禁言子表
乃修吳事用獄財之秦撫戎狄以此請尊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矣是魏絳之言小人則
小利大入則利不以小言受大言依不以
大言受小祿則萬鍾與之會金石之賜是也
晏子之宅小則辭不足以求公命要之歸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自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對曰
面之畢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說宥子曰之謂言貴於是省有
君子強仁者日之之言其刑不樂公於踐
齊侯皆小開子大人有言貴聲於是
子之公皆令子大夫使人有利於是一言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也子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未聞學而後入政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事君欲諫不欲陳
也端委鞠躬以服事人民無貳心今臣
曰為非其而曰識貴大是以任其責也不
知亡德而出乃釋之不范安于其通於人富
是之意乎見之不從擇其大當不惑

私智于前晉其事于乘其必了下于晉大夫公
秦公于君其軍下乘之賦參一乘有萬之子開二事
五乘叔魏絳為太傅實國之賦一旅之田上大公
子之馬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
夫一卒之田以公子者之上何其夫之一也卒可
也官子曰秦公二子公當若之上大夫其之一也
曰以大夫之事公以富以食祿爵之德以其功庸
以縣之若是可其以富以食祿也德大以絳之功
昔之彼有以諸侯之勤於晉其兵大朝廷也其請與其勞之賞
其尺之於祿富也數於秦晉者之功而以誠之
者于以數奏舊以為大功以于明言以功試之
贊之名以其人之於不可以嗇之
之理之多事之物不取其功之始其不能
其物之禍多事也其故而取其始之也

其敗名也唯恐其多矣故不與毀一事不而兩
名者名也與實故也君子不以名貴實不以
利害故其名利害之時閑君子不食於家食
君子者有其其時之使天君子於此食而不家
則後之君子以是於是家此以使與天君子食之不食家
與於此何也以是何於此也曰不是此乎食家名而不食於家
家則以言行而已矣利家祿名而曰不家食也

式穀章第二十二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則為利尚辭則為名非其人則為情利
名當三者正直之所不與也非人克大曰名
者實之賓也利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
利生於有餘實不足於名家不足

門人所謂才有材有害問也曰子不正之別也才之正者利乎人句及其身才之不正相乎身而害乎人故曰坤者正直之謂也然則正頑者無有盜又足乎曰正直則中中大大易以目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然則大壯為天地之有以也口盛陽也窮勤於上天行於下物主其間莫之敢私故為列而事其君為名而于其上為私而且其受三者鬼神之而鮮也魏絳為列而來其上子產為辭而保其國叔何非損而全其身夫非工直而能如此乎然則春秋然國發其大大者二十有六夫皆為不正有丙毀者乎口春秋不能行人不殺大夫其五叔行八二十六殺大夫皆春秋所不許世夫國有名其罪正其辭者矣而春秋不去其官不書其事則罪神所聽亦有緩先也然則奔放之故亦專世此乎曰世亂矣惡貞醜正實繁有往居者不必殺行者不

必擇聖人所戒蓋謂有位者也有位者人告宗社出就盟約唯利是視唯辭是尚徂會是交侯隸是視蓋多有君子所不為者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其雜也夫不雜而安以為霸不霸不狄安有諸侯故書秋然此亦不得不惡也

僖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illegible]分曹地使臧文仲往[illegible]日皆新得諸侯必親[illegible]從之分曹地自洮[illegible]也曹地而取之取[illegible]侯之田凡出同姓[illegible]取之乎曰誠[illegible]而公子遂之行之何[illegible]何曰是文之

則也唯不修禮以來其田吾其知成矣在復之諂從於天王以強之義從於大國曹不失田而魯不失惠夫為晉者亦可以自達矣

宣公

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賂也夫為會平州故賂也會賂之輕於公路者與以賂立又以賂曾之夫非齊惠公篡是亦以國私君而取之也平州之會則請之蓋應也使宣公藉齊則惠公必藉魯曰是為君夫人也君夫人而取田何也則甚為見弟而與之詩為見弟而反之惠然則是為下達者與為辭若與曰非其人而自也喪與之於敬贏敬蘇之於宜公宜公之於齊惠公皆弗可自

也然則齊惠公亦為不義與曰彼已之稱亦有納竹巾之心

成公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斷道之盟不為郤克起鞌之戰已為郤克也斷道之盟同為外楚一變門同[illegible]齊以一笑之怨三年兩君矣而驂四[illegible]從之不可以已乎且是無辭以圍龍之役尋其借兵則得矣相當矣一師方敗於買戎莫之討也而相尋於[illegible]之國是王室之所惡也故晉齊之[illegible]師之相自貴師之下達未有甚於此者也故鞌之戰魯其我言也詩[illegible]為戎首其[illegible]為矣

成公

二年秋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盟于蜀

汶陽田者我之故田也[illegible]晉而取之歸之濟當田生所滅宣叔與晉侯盟於赤棘歸前先繕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晉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有備乃可以逞至是楚師侵衛遂侵我于蜀使臧孫往臧孫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矣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乃許平十一國之盟楚為盟主蔡侯許男皆乘楚車

用不登於春秋夫是登於春秋者為誰之人乎故并其人弗書春秋之所戒也諱之彼齊襄公降而稱人[illegible]清之師秦穆公以霸主降而稱人又況於子男卿大夫乎蔡侯許男而欲稱人而不可得也

襄公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故多文辭者學大人所不尚也及七月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壬子木問於趙孟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楚子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故為要約而不信於人為盟誓而不信於鬼仲虺小人不為之矣

襄公

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與鄭子太叔與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昭公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少姜寵於晉侯謂之少齊數月而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明年正月鄭游吉送少姜之葬宋[illegible]

張趯見之[illegible]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甚矣諸侯大夫之失所宕也城杞猶可而賀乃其寵嬖且以逸女其聽而雖齊之大大欲求不退其可得乎詩曰莫門有淑齊以斯之晉平公之謂也

昭公

七年三月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來召公辭之曰昔我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今夢襄公不果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

公既適楚矣而祖公不行何之甚矣周公之襄也爲蜀之會公新逃貴而至於此其然則公子遂乞師不至於此乎曰啓寵有辭養魯之下達于是四世矣

昭公

八年夏叔弓如晉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矣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甚矣工直之難也以諸若子之賢迫於晉楚城杞以降對少姜虒祁章華亦奔走不暇況其它乎

昭公

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奔齊

季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慭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慭許之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

子服惠伯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及公子慭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亦逐奔齊魯之君臣父子皆出於齊者南蒯之爲也南蒯之費辭也公子慭從之其下是之人乎故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豹怒將殺之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者豹所達也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近我也辭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及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矣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於宗魯之自非人不如苑何忌之辭賞也當齊豹之亂衛侯出外齊使公孫青聘不失禮衛侯告寧齊侯賞公孫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曰與人之賞必從其罰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故苑何忌則可謂慎所自者矣逢且交之嚴齊人不受其功夙洩鬱之唁魯人皆受其死而外於君子乎

昭公

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陽州之役叔孫昭子在闞及歸見季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閉公館昭子與公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使昭子自鑄歸見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八日卒宋元公爲公如晉夢大子欒即位于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亦遂從于曲棘又數年叔諸藩納公亦者夫以臣從君皆正直者也而神之不與之行也臧會卜于何僂而得爵季孫辭於賜宮而得事是皆不正直者也而卒以禁終其季受之餘孫平季文發兩見而序及卜世季文之止郈昭子昭伯叔吟予家仁益本之從也張臧曰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不禽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變未默之行堯不去四凶及舜而去之堯以君德厚其終舜以臣德度其始不匿其終不度其始雖舜同同議矣舜之君臣益未足以語此也

正處章第二十四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者近臣之事也近臣不諫則遠臣必不敢諫雖有讇而欲諫者則亦少矣楚之臣多諫者以正以慮鄭敢於吳而舉霸不絕習之臣無有諫者相與守和雖一滿於楚

則兩家分處卒不復反然則守和何義也日節愛子所謂義也晏子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和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若是者晏子所謂守和也以是守和則必有正有處有正有處則法不能無諫矣然則楚之有諫而晉之無諫何也曰楚之有諫自鬻拳始也鬻拳自刑以爲大閽而不失令名於是任來之諫淫樂薦賈之諫從都孫段於之諫罷是中賊時之諫誠陳敝策之諫也禮之

子之諫逐臣申無宇之諫大城子非之諫
求胥楚及於諸大夫多自既諫者一聽費
無極之言誅伍奢走泣貝所幾以古其國
晉之無諫自靈公之欲殺趙盾始也靈公
欲殺趙盾不克而卒以先於桃園厲公欲
殺欒書中行偃不果而卒以卿於匠麗終
晉之世無一諫臣之言遂使六卿起而分
晉晉偃贖然尾解而不悟然則弁有夢子
而亦弁於田氏何也曰宇和正應弁一人
之事也國有大臣將獲震政其先必有小
惠以結言者之必其既必有大廣以結言
者之舌不言而賞則曰君賞之小言重誅
則曰君誅之君便於羞非而臣便於苟祿
君優於肆欲而臣優於容驅然後大臣臣
而故之變正者無以正處者無以應便辟
左不寡者摩予謂之守和國家之敗則必
野此也張載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
辭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

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聖人之言而欲以飾非民君難矣哉無五
然則正者有諫而處者無諫則曰已處之
何為其無諫也且使大臣不諫則遷臣之
諫亦無辭人矣然則范氏父子曾之良者
也奔間大事數而不諫何也曰皆之政在
於大夫大夫諫於君則謂之歸也諫於卿
則謂之難也且范氏父子學於趙哀以諫
爲道者也郤獻子怒齊之矣也歸請伐齊
范武游自朝晉文子曰飲乎吾聞之千人
之怒必獲毒焉郤子之怒甚矣不遲於矣
必發諸皆與不得政何以提怒余將致政
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
子以欲從君命於是乃老郤叛之後范文
子謂郤至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
爲也唯有諸侯故擾優焉凡諸侯難之本
也得鄭處殺長安用鄭郤子日然則王皆
多是子文子日我子將也乎哉大夫皆咸

以德施人以與方[illegible]歸之故無憂今我寡
德而求王者之功[illegible]多憂子見無之而欲
宿者樂乎哉若是下范文子之諫范曰是
郤至也非君也曰郤至欒書皆君也然則
范文子之不諫稱書何也曰乘遂之役已
諫之矣強諫之道行於君不可行於受
然則方之倚相其陳矣乎曰倚相陳於曰
不敢陳於君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
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
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
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
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
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朝夕
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
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
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

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
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
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
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
若子將何爲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
左史是左史之陳也陳於子亹不敢陳於
靈王子亹非諫政者也凡諫正於王而處
於諫政晉國多處而楚國多正
然則正行於百官則宰可以不諫處行於
大臣則大臣亦可不諫也而曰遠而不諫
則尸利何也曰正諫者以言處諫者以事
正應見於衛而者於遠以不諫為守抑以
諫爲小臣之事者是春秋之所惡也然則
遠臣不可以諫乎曰遠臣[illegible][illegible]通事遠[illegible]
而與邇事時亂也然則勃鞮[illegible]尹非乎[illegible]
人勃鞮若昔伐文公於蒲城公踰垣殺注

郜其袪汝入出親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謀爲射余于屏內困余於蒲城斬于衣袪又爲惠公從于于胃濱命曰三日女宿而至予於伯楚何舊怨也還而思之興曰見我對門吾謂君已知之矣故入循求之則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退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除君之蒲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卽立其無蕭繹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極公而卒以爲民伯范時之從申季之矢集於但鉤鉤近於袪百無怨言今君之德宇何不覓終也忠其所好其能从乎余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爲今不見我後百有侮公遽見之乃知呂莫之謀以不焚於公宮暨留須之言則亦鎖此也吳人人楚聊上出奔齊於戎曰見藍尹費載其爭上日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陳其國

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逃去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蒲聽其辭王使謂之曰求曰之役而棄不穀今來何也對曰昔囊庇唯長舊怨以收於柏舉故君及夙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黻君也廢後而要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口廢改而啓崩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不愛剛臣何行於亮忠在司敗矣唯君禍之子西口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君乃見之夫勃鞮明可以諫也藍尹亹則不可以諫也諫者有救而無慰有見而無教有教而規之辭奄豎自比於匹嘗有慰而教之雖伊管不比於奄豎藍尹亦幸而值明王也使值文公則其復位循未可知也何也文公以奄豎爲遜臣者也遜臣進言遠臣較讀是介了捕所終隱而不出者也於則鄒浩陳瓘見與於正慮之事乎曰遠遐異地人小異任四未可定也審諾不出

動而有復步高敏也言論乎爲通臣不通於情爲遠近行遠於者遠於在而使上聞之何也曰是亦有因之亡言善憲者不諫善諫者不陳然時下也了曾不有四方之慮乎口是皆古之君子也使之謂於絳乘則猶在韓厥荀荀之關也

遠辭章第二十五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天下之亂皆生於利祿利祿之日多則正患之臣少止患之臣少則四方禍亂上多

所不知成哉之生不可得而禁矣春秋之臣自宋子與魯叔肸曹子臧吳季札而外亦多爲利喙也尚子諱不爲利祿而謂不免於亂夫使世之臣了皆必爲五公子者則上無以使其臣下毋以事其君使世之臣子而無力公子者則事地輕名竊王適當者比比也然鄭蘧伯王子家羈不爲利祿者也而不見於春秋何也日是無以名爲也恭狄之君名皆近於亂者也孝子弟弟亦不寵已而者也不蔡季紀季公子笑宋子哀是也

桓公

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稱字賢之也何賢之蔡桓公若將爲宋宣公也蔡季不爲穆公若將爲公子曰夷也獻舞小立蔡季出於陳獻舞已立三門而後歸歸則獻舞立矣故蔡季遠於利

侯兹垣然則癸巳稱葬蔡桓侯何也曰巳簡也桓公之卒於六月丁丑是七十七日矣蔡季歸而公已葬薨葬之不行學遂葬之不得殺嗣主爲之客不得予也然則蔡季客乎曰客奏知獻舞之不乃而猶且爲之臣獻舞卒於楚而陽侯立於蔡宗社不學亂賤不亡是誰爲之蔡季之爲也故春秋之所許必有異許者爲謂陳人之有春祭季之請證者未之乎知蔡季也人使蔡季請論而繼狄其君則亦春秋之所誅矣

莊公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賢於許叔乎許叔人於許而能久有許也紀季入於齊而不能久於齊則無爲實紀季失然且春秋賢之何也曰若曰紀侯不如紀季之能執羈靮以事大國也酅入於齊而能殺齊之怒則循以伯叔兄弟存紀之祀酅入於齊而不能殺齊之怒則將以姑姊妹先兄之死也然則紀侯之大去其民是乎曰生地受之入子宗廟受之於國如之何其大去之也曰酅則有祀矣紀何患乎無君紀侯之於紀季同德也殺梁子曰紀侯去國民之從之四年乃泉惜乎其不在岐山之下也然則春秋之貴二季若何也閔惡夫世之不爲二季者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弟弑其兄豈有它哉刑祿而己者以利祿餌其下皆以利祿餌其君二指不已則刃又從之矣

閔公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慶父殺子般季子不能討也夫而之陳閔公立則季子可以歸季子已殺其兄不能討賊則勢不可歸公及齊侯盟而歸之歸而從政又將舍賊則是季子利祿者也春秋譏其出奔而言其來歸謂季子之非利祿也三傳之於季子皆曰嘉之也喜之也貴之物九會市而徒義出來也其六五日六五之吉有喜也夫季子何喜乎習之喜季子曰季子歸慶父必若行是傳之所喜也使慶父弑閔公而季子又出奔則無爲貴季子矣季子以僖公出於邾路莒人殺慶父於莒故季子之陳不爲刑祿也之陳而歸不爲利祿也歸而之怒邾不爲刑祿也伐莒而獲莒拏不受我祿也雖受費與汶陽之田季子必曰臣之受此實也不如國家之實無事也是季子之志也

文公

十有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來則賤貴之也來奔何貴乎謂懼逃而來也與於逃來者也爲卿而又懼逃何也宋公子鮑將爲左忠昭公於襄夫人夫人將攻昭公鄉昭公亦知之也于戊募夫募之子壽不敢爲司城請使其子宮請爲之謂人曰君無道爲近宮猶及焉亡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戚也寧紓死於子猶不仁族及襄夫人攻殺昭公蕩意諸死之又使蕩虺爲司馬宋子哀之志亦猶之公孫壽之志也公孫壽曰吾寧紓死於子而死吾之莊高哀曰吾寧行矣安能以子紓死而又無救於國故高哀之奔春秋之所貴也春秋出奔十六人大其得以子稱者高哀而已故公孫壽之志不如高哀之志也見夫以族之利祿易子之虺者乎稱其窮也以爲司城寧傷非人

衛孫林父之許逐獻公也弁奔於戚而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子

乃戕公從而立公孫剽及甯喜之將復獻公也子鮮約之故公孫嫁之甯喜又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遂行從近關而出夫蘧瑗之出卷而懷可謂不捐祿者奚兩閭其事一再出謂而乎人不以為井何也權不足則不足以得此不足以討賊則不足以弭亂不足以弭亂而殺其身君子不為也然則宋高家野於蘧伯玉乎夫亦各行其志也

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至壞隤而反然則子家爲之不入禮乎可以入矣從公之喪不越在他國然則事羈如何曰昇於墓道之南欄餐織席終身不食季氏之食然則季氏免可仕乎曰父毋之國也何爲其不可仕也

襄公二十有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之立悼子也孟孫惡之及孟孫卒季氏又立羯也孟氏惡武仲譖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孟氏將辟除臧孫使正夫助之甲而從己孟氏告季孫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乃立紇臧賈臧爲出於鑄及是武仲以大蔡致臧賈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成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魯爲之立爲也乃致防而奔齊大夫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魯自季受臧紇之後世立少也武仲以蔡與賈欲以自蓋而卒爲身也利祿之念横於中郎使猶立廢蕩費公室猶且爲之何爲其盟之而與辭出郎家曰爭也害敢利之竭也寀但亡超名之本也有亦則害興名與則實表烈至名興而無害生費實之患唯有德皆能之然則錢若水滲去成其足與於此十曰是非難爲也三源流進一握而還五尺之章猶且爲之至於大人稽首而不能爲者舍子則不忍辭族則不可終以身與之是蕩孫壽所藉其高焰也

敬終章第二十六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然則春秋亦與叛予乎曰與其召寇至者也春秋之殺大夫與大夫之自出奔者來有罪也而殺之天與爲亂與不出奔者與亂而不出奔則是之人爲亂也然則春秋之不許縈者中行猴何也是猶之師曠之言也天之立君將其使一人僭然肆於民上古稱自與鄙而棄書中行偃因之宗紂幽厲不以免謝過也然則春秋之重貴

臣者何也曰春秋體天以天而視天下皆臣也天子不得誅諸侯則諸侯不得誅大夫舉國而弒其君猶以人討何大也然則欒書中行偃之罪輕於趙盾與曰書偃爲亂者也趙盾使亂者也春秋不討爲亂而討使爲亂者是春秋之義也

成公

十有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之多故人大也自欒郤之殺趙同趙括始也於是十載矣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奪長魚矯而二子皆嬖於公知欒書之欲廢郤至也於是數譖三郤厲公田先婦人殺而飲酒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殺之公曰季子欺余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信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其誰與我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待命而已受君之祿又聚黨以爭命罪莫大焉於是胥童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抽戈結衽僞爲訟者遂殺駒伯苦成叔于榭溫季逃威及諸其車乃殺之皆尸於朝胥童因劫欒書及中行偃也請皆殺之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不忍益也長魚矯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奔狄公使辭于書偃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書偃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公因使胥童爲卿它日將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閏月乃殺胥童使程滑弒公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迎悼公于周悼公入而亦莫之討也故爲君弒於其臣而終莫討者晉厲公是矣可殺可死而不至於亂者郤至是矣然使三郤不死必弒厲公郤至之言不如士匄韓厥之信也故不可使爲亂士匄韓厥有焉

襄公

二十有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二十有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者范之出也范鞅惡欒黶以及欒盈登之舟借逍并燿也訢畜于范宣子謂其將叛也宣子逐之盡殺其黨又再會諸侯於商任於沙隨皆錮欒氏也欒盈必而得士不忘台也甚於齊爲爨蒋者納于曲沃夜見胥午而告之午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吾非愛死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伏之而享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或告於范宣子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欒氏多怨子執民柄又有利權將何懼焉上朝使宣子墨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魏舒起舞而劫之皆如公宮韓趙中行無與欒氏者欒盈與弁出沃乃發樂盈遂亂欒氏以乘郤之殺二趙也不四十年而欒郤俱滅三郤尸朝殺於趙宗家初之口莊姬是以夫非天乎以欒盈之能懷於禮義可貴可賤可生可殺欒氏何何道焉而區

麗之難縕醆反報七世之後一舉而亂之故春秋之所謂天無以異於人所謂天春秋之府立王無以與於人所立王者也皆乎以范宣子之㝡耄老而貪横戮無享莫之敢曰則子女之亡容而富貴之於專寧負人則不負於人之胥勝也故晉之爲亂者家鄙范中行何智也

定公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鞅之叛殺何也大也亡討殺使人說者也其使就何也趙鞅欲遷衛人之在邯鄲者邯鄲午未應命趙鞅遂殺之出節以是叛鞅荀寅士吉射方與邯鄲睦將攻趙氏董安于請備之趙鞅不可曰晉國有令始禍者者死爲後可也於是范中行氏先伐趙鞅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於朝歌荀寅士吉射出[illegible][illegible]也趙[illegible]未[illegible]者也而先書叛何也趙[illegible]之殺邯鄲午荀[illegible][illegible]以以叛日趙鞅也也不[illegible]此消自歸於[illegible]引報殺之罪待命於公官而爾然欲與[illegible][illegible]之甲則鞅先爲亂矣何不與晉陽之甲而擊析自衛以待苟躋之鬧則猶之可使爲亂也故望之爲[illegible]者無也曰惡賤惡貧惡死三者而已惡賤而適以賤惡貧而適以貧惡死而適以死又益之以亂故樂王鮒之奸賢

於高彊之智高彊之智賢於荀寅士吉射之智也

然則祝佗父申蒯何爲志士乎[illegible]莊公之難賈舉州綽等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曰是可以無死也卜爲不義無復攸高不義者亦可以免矣其嘲妾于乎崔攻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夫晏子之不爲亂易爲也然而晏子無遠治之蔽無蘧瑗之知負其空名以過家門於慎始敬終之義則有所未遂也

然則鄭詹辭之揚[illegible]得爲仁人乎曰得爲能臣矣文公之伐鄭也以鄭詹爲[illegible]殺已也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還師詹請往鄭人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行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侯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爲將軍詹亦可爲慎始敬終矣以詹之知豈

復可使爲不義者乎
解揚者晉賢大夫也楚子伐宋宋告急於
晉晉侯將救之伯宗曰不可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瑾瑜匿瑕國
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
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
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
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
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
求楚子乃舍之以歸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遠不設備吳人
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
弟蹶繇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
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
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
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
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
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
一人使臣獲釁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
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何事不卜一臧
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
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猶之行人
之辭也夫見以事君足以事君者其弗之
狼瞫焚之丁期予問乎
晉襄公時獲秦囚使車右萊駒斬之囚呼
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

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
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
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
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
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
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
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楚子期者楚子軫之庶兄公子結也楚子
鬬辛讓伯焉不受鬬辛之亂以王奔隨王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必得王也子期
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舍子期及吳人是子期割其心以與
隨人盟白公之亂殺子期子西於朝子期
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
以殺敵而死子閭者王子啓也昭王讓位
五辭之而立惠王章及白公之亂欲以子
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
也敵不罷從若將尊利以傾王室不顧楚
國有免不能遂若後之故子期子閒可謂可
殺不可亂者矣然則毛之賢者不有市南
室僚乎約公欲得五百人之去問於石乞
石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得之
可當五百人矣乃從而見之與之言說告
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白公曰不爲利諂
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乃舍而去
之夫今狼瞫與熊宜僚可當了人矣其當
于人者無它前其當貴生死不是以動之
也張報曰若子寧言之不顧不與殺於非
義之信寧身被因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
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賊之人夫是亦
逢於亂矣後之君子其捌盜陳乘洪歸之
倫亦足以與於此乎

厚事章第二十七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是可謂肥遯者乎曰是蠱之遯也猶有事焉終事而退卑遜乎志而高尚其事庶蠱之升皆也蠱之升以與地而謂之高尚何也曰山有位而元無位也有位而高雖高必高無位而高方升于天故登之上九道之高大者也天下未有自爲高大而能高大者也然則不事王侯而循謂之曰亨何也入養之下無所逃臣也無所逃臣則無所逃事君子然慮而歸于天與處而補於山故有卑事而無卑志有壞時而無壞

事君子所振民育德積小高大其道亦疏此也然則介之推得爲高尚於乎曰是亦可謂襄處者矣世未有無雖事而就鞮位者也臨所不罷男犯不來呂冀不驚勃鞮無功之推難勤其能親於譽嬰須乎晉侯賞從亡者一曰不失禮節一曰傳服無罪而之推無有則是之與無難也左氏曰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只之辦之質也而名不而於五人之內以成季之褒也而不易之推於三德之間以文公之庫也說師爻收兩雖人而之推獨無與爲則讒曰磽曉易躬臧像易旁其介之推之謂與然則展禽高尚者乎曰亦月謂辱終者矣飭無禮事則無晨命也有雖事見覺與展命柤問有位之事則展命喪也門無亦之事則展命貴也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

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與曰有以實將事季子之言者予予不諾也事子有事則不降難有位則不避從終其身無可得上而舞多終事之慮故季子所謂專終名然則燭之武所高尚者乎曰亦可謂焉寔者矣倩矣本之闕爲其無猶上哀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

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是燭之武之不辭難也不辭賤也重老在下位紆國家之急而不引其功夫非孰慮而能如此乎故介之推襃季燭之武者孫行異功其不薄於國家之事則一也然則誰為高尚者其唯吳季子乎

襄公

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子曰吳無君大夫此何以有君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

君謂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耳闔廬曰先君之所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

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公羊子之論以子凡小春秋之義者矣春秋之義不貴書弟與公子也書季則疑於穹者也職進之使信為人以使待為人子輒比於楚叔秦衍無所不可也然則季子聘國中變季子不愼廢孰德與曰季子因慮之勢也泰伯使亦之事不可復考子明了門之情無將復用吳之為然光者正未有已也君不以身讓龍辭再世底定所稍多矣季子射耕延陵陸不辭賤物斷裁陳出不辟難夫非與慮孰慮能使乎弟蒋變不頌其宗不懼且身風往風復田然無各者乎故季子若所謂幹疊論終以高商者也季子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

及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以季子之愼慮孰慮　子於此也益季子聘歸十八

載東林始今人丨歎有學諸之說季子之鄧匡待久矣所與也之敎矣所聞終者季矣秋昔之亂何國莲有故以五六十載亂始正終無水霸之數非聖人而能之乎然則季子孰慮不知越之威與何也曰越多君子與無君乎焉君子慮國終事而是不悔其身不學其親而見大顛頂矣哀之後今猶幾存者乎邵雍曰任天下之事易死天下之事難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予克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矣盍況其有子與不正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者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忠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皆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塞責生斷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卸敗天下之也一生何以哉功雖成天下之事又不失其莊而生者其哭之器侯唐之獄梁公乎然則春

秋亦許狄梁公乎曰不許梁公也何知其不許梁公也曰於僖公既年知之也

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子友敗莒師討慶父之黨也夫人去姜謂其與乎亂也夫人殺二子慶父弑二君齊桓公魯季友輕義而討之亦伏不殺其事而大其功如使桓之會不書齊侯鄭之獲不大季友則梁公可與也擇之會既書齊侯鄭之獲既大季友則是春秋不與梁公也然則此與齊侯事友者哀姜又方執命如之何曰孰慮而從之從事而遲春秋之義也慮之不狀終之不是則是春秋之明誅也然則身公之情故其可從二□

載公子慶父公子招許者名不聊而終之姜無討者何也曰文姜非弑桓公皆也曾既克齊則不得嚴於文姜公子濟之命齊師而去其公子故使春秋書仁傑則必主仁傑之官五臣之從友公十九載而反首國義士猶或非之又況其他者乎然則呂夷簡呂好問可謂孰慮者乎曰亦可謂慎慮者矣夷簡之黠毋后好問之污為實可謂與慮乎曰夷簡處易好問褻難幹蠱之義益禍來之學也而見於□節者乎

順命章第二十八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此言夫春秋之以天治王以王治天下者也諸侯不順於王則大夫不隨於諸侯家臣不順於大夫君臣之義動相倣也諸侯曰君大夫曰主士三世生於大夫則曰王君諸侯大夫士皆受於天子天子所不誅殺諸侯不得而誅殺之也楚者僭亂之同也八殺其大夫宛申公子側公子申壬夫逞舒成熊子比郤宛也然而春秋皆不書殺之曰離不命于天子亦皆有天子之義存焉宋者先世之後也三殺其大夫或名或不名春秋皆不許其私刑故春秋之義以謂諸侯敢叛天子則必自專殺大夫如爰諸侯尊殺大夫大夫斗殺士士大夫不得以禮義與諸侯相正則相率為逆命之事依諸侯盟王人則大夫盟諸侯家臣盟大夫積漸所底不可復挽也然則天下之制命者唯天子獨自天王殺其弟佞夫春夫禍起而止之刑也曰春秋者天也以天

[illegible]

隱公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illegible]

[illegible]

莊公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秋公至自伐衛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

八年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十有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十有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illegible]

[illegible]

昭公 八年秋蒐于紅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閒

定公 八年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是三家也魯地不知廣而賦日益重紅之蒐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謂是多其介士比歲權兵十年秋十二家作氏告平于取鄭始獻俘用人于亳社十一年夏五國有大蒐而人亂于比蒲內叛君臣以外挾東夷其忌以為郛莒是為則齊晉比大後諸有三年事命之心皆不一年而南蒯叛費晉人討鄆身執君事諸大邑家宰各背去命定公八年陽虎竊寶玉大弓入於陽讙關以叛十年侯犯以郈叛二卿帥師圍之

幾子不克故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是之謂也然則天子受命於天而其所除殺無不順者傳括之難委於五子而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何也曰常棣之詩所為先覺也周室之難莠多於其兄弟為非獨罰宋大之下有權位者同雙雙則皆常棣也鄭之有怨父讒之而剝喪之有反與去疾春秋皆無所去取以不夫兄弟之命受於天先後之命受於于非夫有罪所得共亂也

襄公 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莒之細也不得比於衛鄭自兄弟視之則無以異於晉秦也天王殺其弟而秦鍼奔

晉則不殺者是也展輿不殺去疾而去疾後入莒則殺之者是也發不殺若為利除也非為兄弟自天視之則自管察而隱桓自隱桓而糾自糾自而剝突忽無以與於弁之視魯魯之視鄭也故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使周公見之亦為之動色也然則莊王放毛于克於燕是乎曰是也賢於衛之放黜年者也

昭公 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定公 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佞夫後以稱弟王子劉不得以稱兄諸侯之兄弱於衛葉諸侯之弟弟於宋辰宋辰以無莽出奔雖入蕭奔衛諸書曰宋公之弟陳且以無罪出奔鄭介楚復入亦書曰陳侯之弟故謂皆侯之尊絕屬辭過也天門受命乎天訟不得以伯叔兄弟叢於天于然天子之稱同姓之門伯父叔父故天了得以伯受叔父覆傳詞封同封不得以伯父叔父悉等天了外兵春秋之事言兄弟者伯也門兄弟者王命之經紀也兄弟定而君臣不爭兄弟完內父于式序兄弟完而夫婦不亂兄弟之而朋受父鑑曰王于先王于頹叔帶子朝以衆之皆兄弟也故春秋所者于一兄弟不父吳楚而吳楚受蔡有于鄭子聞除祭餘朕是春秋之所傷也故春秋之所陰備不一而此也然卿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不為其下計父壽楚太子建而發與有亦亦汝則之不怨臣申

無宁之執關人發爽曰春秋之義不一而足也取其可以爲訓者曰天子而下春秋皆得以天治之耳邪雍曰天與人有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君倖臣臣倖君擊乎人者也君得臣臣得君君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知其所繫乎天者以各正其命雖若不得而繫之矣是伊尹周公之道非後世所得而與也然則春秋之大於伊尹周公乎曰春秋天也何伊尹周公之有、

淡成章第二十九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是用齊魯晉鄭之事與齊之爭詐晉之貪路枝葉之辭焉魯鄭之所從乎也鄭則有辭而曾繁辭焉魯衛之君子其猶尚質者與子家羈之質又不如甯武子之文也夫如子猶士鞅之言則謂之盜言也矣

昭公二十有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蚤之晉弗從晉亦以是不果力於公公羊子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而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

守魯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有齊侯再致之景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能以之出敢固辭齊侯三致之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所謂枝葉之辭也

二十有六年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齊侯不圖成而使公圍成則無待質盟矣子猶受貨於季氏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

使羣臣從魯君[illegible]齊也君
而繼之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
公子鉏帥師從公[illegible]告戰于炊
鼻[illegible]三小圍諸
之說齊師亦無所負[illegible]故鄆陵之
[illegible]也

昭公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遊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不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甚矣士鞅之辭小國也安得此枝葉之言而攜之

二十有九年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三十有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使告

季孫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從者脅公不得歸公之以發門乾侯皆躒之其言其子孫意于范鞅者與日皆言也君怒未怠子姑歸祭祭者主君之事也使意如主祭則公終不復也然則意如之請因請逆從之不亦紓亂乎曰是方晉謂諸言也公之在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然則齊之其言其衛愈於晉者與曰晉盟亡也齊非盟主進齊得以納公者必取之晉齊不得納公卿必皆是從也高張之唁公稱曰主君齊侯之晉公就使內主也則是務不納公也然則子家爵之不使於晉何也以公之故在於六卿六卿之致任於

士鞅始出而歸晉則季之賂未入季之賂未入則晉得與晉爭義季之賂已入則與
不得與晉爭利也方在野井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
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
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或欲通內外或欲去君而以為皆有罪二三子好亡惡定焉
可同也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陷君於難罪孰大焉弗通何為乃不與盟然則子
家子之不通外內何也曰公違之公徒守之請入晉不可請待命然晉竟不可請乘
馬以入魯師不可公徒皆盜也而公信之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然則春秋之惡
盜言為惡季孫乎惡齊晉乎曰惡齊晉也君子問欲則就饋問舍則就館以同盟之
君播越七年而教發棄之莫之省視使為張士鞅荀躒之徒以其言取貨其間是遺

之不君也以視桓公乘馬三百以立衛侯夫以後為如水者乎

昭公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
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於是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
不可再也楚子奉義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

身楚小位卑而亟暴於一日欲與告乎天之假助不善非行之也享其究忘於降之
罰也譬之如天五行書用是以無極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之謂乎

哀公 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圍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司
馬起狄戎以臨上雒使謂陰地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
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于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
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
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遂盡俘以歸趙孟
之誘戎子猶楚子之誘蔡侯也楚子之誘蔡侯為之書月書日書人書地至於晉而

賂矣晉之不能脅執以為致楚者也致楚而歸於楚猶其歸惡於楚也猶乎戎蠻子
之無重賂於晉也有重賂於晉則必江奔命者未嘗為少習之致也
邵雍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
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
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
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何若遠也夫五霸之若桓公猶為尚行也
滅譚滅遂未有盜言降鄣遷陽未有盜行蓋至於伐原示信而後盜名也然則後世
之盜名者亦皆盜言乎曰皆盜言也盜言必封乃行必矣自詩書校尊而外得其原
本者貝惟徐積陳師迫孔攻劉宇之流乎具行隨而有其為乎也皆言不稱

作忠章第三十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若是乎君子之惡蔽賢也惡知賢而不樂惡采賢而不先也辭叔拔百里奚之用於秦楚亦善樂也而不若於春秋其若於奔叔者唯管仲與鮑耳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亦猶是也乃請於魯欲生得而戮之莊公束縛以與齊齊使受而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授之以政立為仲父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謂之冀尚之子也與之歸旣復命仍是之曰臣可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是叔舜之則也敬餘其衆也興害今君之所可也齊相公義衆管敬仲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大敬德之聚也能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乃以缺為下軍大夫世之進賢如鮑叔臼季者則亦鮮矣管仲與郤缺

皆雖也可信其才志以處於野語潛光匿形鄙惡不保也而舉者不以為鄙自者不以季疑故二公之霸亦皆有舜禹之義焉非鮑叔曰季則不及此也

然則鮑叔舉管仲仁管仲所舉不止於春秋何也曰管仲所舉不如管仲者也管仲相三曰而定政三月而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辟土聚粟衆多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鼓之而三軍之士不旋踵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此上五名皆賢人也而才不如管仲言公錫設之官徐之曰譽之也成季之所者無為先且居其鄭晉嬰先都欒枝先

於晉之才亞於趙哀也故趙衰之名獨者於令狄然則齊無賢與曰以齊之大何為其無賢也當于之制內政也求月之朝鄉長役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告袁好學慈孝於父舜聽慈賢仁發罰於鄉畢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閑之蔽罪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又親閣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賤於力秀出於家者有問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可巴於事而發又親則焉曰於子之鄉有不甚孝於父勇不長弟於鄉里驗蔡達累不用上令者有則以與有而不以告讓之下比其罪五屬大夫後事公之問亦隨是也夫桓公曾以曰譽人者乎何其無樂

賢之名也公而外惟容悼乎仲公之知人也知人而能用悼也初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門子選賢良與舊族為積德撫淹席年過七十若公觀見之

稱曰丁之人文不敢不承旣即位乃使呂
宣亻佑丨弟曰笞之役呂錡佐知荀子於
丁範茷是公了殺臣與建尹襄老以負子
羽鄢之殺親射先王而求其師以定晉國
而無後其于徐不可不系也使乘恭子精
新軍曰武了之哥文亻之舟第也武子宣
法以定符國文于勤身以定諸伏二子
之德其可忘乎故以燕季舟其宗使令佐
文于佐之曰昔克路之役泰來闕啟晉功
絳顯以其身部秦郇於轄氏親日壯同其
勳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下與
也左氏又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傳聞而
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傳知右行辛之能以
數言物定功也使爲小宰知家斜之能御
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
不暴也使爲戎右棄伯荀公族大夫公口
荀家厚惠荀賓文欽覽也果敢無忌鎮循
使閔人名爲之夫齊深之性難正也故使

卑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
之使鎮静者修之傳惠者教之則備而不
修文敏者道之則之而入果敢者諗之則
過不慝鎮静者修之則不鼓四人者爲公
族大夫知卹矣之果而不名也使爲元射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錡
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
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
信留也使爲與尉知籍偃之敖事曾贓也
使爲輿可馬知因鄭之端而不淫好諫而
不隱也使爲贅候好令請侯於虛相□救
朱使張老耳魯於因方以觀道逆呂宣子
卒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
軍故如仲公之知人也辯實廷之爾諸吳
過焉使其東呂明食施氣與太上主臣雖
奏實門而仰加洞不爲不可也故如齊趙
公谷仲公者亦可謂能作忠者矣
然則知更之必不是以與恐此乎曰卻愛

舉其子則不得不私其讎林我之世公族
爲政子弟趙秀生爲卿大夫所舉賢者
爲揚側隱也爲謀其於也也而賢不侯
祁奚之舉之也見與之食食公子之引
也稱其大良止於趙文與無一焉以正
藥高陳鮑之鞅大諸說名於家而取譽於
人者也求我曰君子之於人不達善達不
若術理者其說之不衛于者其股之是不
如揚善隱惡之紛也善可達不言不可達
達善達不善則求矣有于闇過則如恐傳
人見賢則如恐不及棄之小人舉劣以彰
其巧舉發以表其智若今林甫之薦陳希
然呂東簡之薦張士避是都以曰書人猶
賢乎已

諾責章第三十一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

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
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是猶爲鄖陵之盟與日猶爲鄖陵之盟也
春秋之哀宗閔貴諸侯不一兩足齊樹
公大會鄖陵之盟者于未有朝舉暮于
之者也方將界勤五國之兵而散物于
上峡之梁古段於不思矣天道旋後爲極
乃及中外叮出大中將六而之主與其
家人養行如氏則衤見架器莫遠之而
者其中合宦先參未亦次之故寵先矣至
寵先子鄭陵於內赤自竜鄭陵而苟幼終
貝約恩之民民令如之日倫蕭之終丘也
新郎後衷纸然依而後賤料厭怒盟惠乃
衰矣諸之貴餘田讓對之遺宋饋平口而
費不予是於秋之所謂也

成公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汶陽之田分齊田也齊西之田齊以歸魯而汶陽之田魯不歸齊魯亦未爲得也然已賞戰勝矣晉與之而晉奪之而是魯不賜也且是魯之故田也無取於齊而晉歸于時韓穿之歸季文子餞之私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貳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陳之明年諸侯貳于晉晉人懼乃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夫范文子猶有信誓之思乎易曰中孚信也不信者反之復之而告中孚也信不可反反也不可復亦無爲賢信矣見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故惟矣爲不與諸信也

襄公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役於是晉自會合將報齊朝歌之役而勤諸侯濟自來會將報齊人以莊公之說爲賂晉侯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於是晉納衛侯諸侯同盟於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盟矣而君子謂之曰何也以蒲年八月爲儀不方會而服令茲會也齊亂君會賊不討會納賂以勤諸侯焉爲同盟矣

乎以伐齊以不討從杼以納衛賊不許孫林父而伐欲以討兵誅天下之諸侯是亦所謂口惠也盟于費其口惠書侯表其實賊大義不章而斷路公行亦自是始也

襄公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淑慎爾止無載爾偽其曰宋災故

何也不言災故則細以見其善也其曰人
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爲更宋之所貴貶也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
無侵伐者八年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然
則八年弭兵非向戌之力乎曰向戌何力
之有鬭之所權者衆也勢之所細者讓也
晉楚爭盟天下始兵宋之盟晉以盟主讓
於屈建蒞之會楚以舊書加於載壯楚既
得志則搏闕少衰天下之諸侯亦可以無
事矣故入亦之僻兵非為存宋之故也尊
楚之故也楚未而為曰惠猶可言也尊楚
而為喪寶不可言也曰旦之信誓何貴為
然則兵不可冝與曰天王之建藥則有所
以也天下靖明于戈小誅故其詩曰載嚴
下戈捕泰步人我求志德肆于時晏自復
諜而役江漢馬與與趙始競為諸大夫者
欽德之不水而以晰憂細於藥荊宋之兩
會是不可以已乎故杞宋均肆也杞之不

可城猶宋之不可霸也宋襄講霸而后鷄
者宋向戌弭兵而商楚俱宗故祝融者楚
之始封也商丘者大火之墟也可炎相孛
其疑自楚書曰若火之康原不可鄉邇其
尚可僕藪十二國之大夫則皆墜原者也
療原無人焉故因而人之然則城杞之不
人之何也曰城杞細者也淹淵大者也城
杞從晉溫周從楚及是不思亦已焉哉

昭公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

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

慭

左氏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
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
亦可知矣已為盟主而不卹亡國將焉用
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

蓮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頃楚
人而不德夫將争無以弱楚益滋罰之暴
必吉矣且喪君而他守者所矣楚子二年
其有辭于矣惡周之後楚于亡惡周矣晉
人於是使狄欠鼎於於楚恭人弗訴諸侯
乃還大是所謂曰患而質弗至者乎貴之
會江黃來盟及楚救貴拒公弗袱頓公亦
所謂曰惠者于曰相公之時身納諸侯不
以者師歸於與國內有淮夷之防外有狄
穡之患其不得救黃勢也晉以四乎秉要
十二國侵首以事楚師卿時之不能而又
聽命焉故厥慭之會春秋之所恥也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先年晉侯之享齊辰也衆矣公僑齊晉將
公於是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嚮告
劉獻公曰齊人不盟將若何對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成何患焉告之以文
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於是
晉將許齊齊人懼乃請盟叔向曰諸侯自
不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
閒節不申復旆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
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
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
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子服惠伯對曰寡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
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
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
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何敵之有魯人懼

聽命是以外盟而執季孫於邾上大叔向其有叔魚之心乎德之不務而狄王使以示武於宗國其始日歲齊也而繼以討會齊桓之召陵晉文之蔡丘晉傳之來共其邪外楚以擠工室者並謂此乎詩曰不思其反反是不思叔郤之謂也然則春秋之惡盟誓也自清丘而始乎曰清丘罹盟也譬網之負沮於御沮負矢之歃誓於原野楚既入陳國鄭敗晉救蕭使諸侯聚而盟盟貝巳怯故使群大夫盟之日不得巳也大猶有由齊討貳之意壽然則衛之敢盟何也曰陳何受兵而宋又伐之衛之救陳未失爲伍病也宋之伐陳無故於蕭而衛之救陳未貳於楚晉又從而討衛必殺其大夫衛又從而殺孔達以說於晉故賞罰之失中怨哀之亂節未盲甚於清丘者也若大盟誓之巳數曰惠之實逹十二公之中隱桓爲其徵甫貶之盟春

狄有不聽討也然則楚敢叟盟而諸大夫之其會師也罕於之手曰自文公三年伐沈始也沈以以爾不與會盟南服於楚則亦巳矣而旨連六國之師以入其境而述其人民於是楚人猶憤而闕江晉角無力狼鄢失鄭厥諸失蔡諸侯始用震號同盟於新城之而陳入莞卒不可反故新城之盟盟之至正者也而晉以趙盾盟七圍之諸侯春秋亦無所取也故春秋之不與閟誓以虞夏正殷周之道也然則隱桓之間盟誓一十皆無有善者乎曰皆口惠也口惠而實不至神明之所惡也然則隱劣於桓者與十年而九會數殷於桓始於邾儀父則皆未受命也終於胥來則衛之責盟也曰隱未正名而正實其盟信於人桓亂實而正名其盟不信於已故自復之會成而天下知會折之盟成而天下無盟春秋之討會盟則盟

於魯桓始爲如之何其以隱劣於桓也故曰旦之詩亦爲魯桓公諱之也

桓公

十有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油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伯伐宋丁未戰于宋

春秋於是無譏焉其無譏之者何已著也再年之間四盟因會乍信作誓其厲與者皆纂圖而爭待賂而存者蔡督之立宋焉祭仲之立鄭突羽文之立桓公事有正反罪有差等而要於蔡賂則一也爲蠻相示歌泣不乎春秋之爲盟會者亦人幸如先也詩曰言矣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邵齊曰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疾之小人見義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于見義則還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義遷然且有陽利則害人利害相去一何速耶然且有陽利人而陰以害之陽害人而因以疾之陽就人而陰以違之害曰貴之與陰陽同病也

有條埔之於韓維那如之於司馬光丁謂之於寇準皆是也

情辭章第三十二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巧什考

是猶謂鬼與鄭陵者也聖人之痛宗國不一而足也是不謂出入三覲居然請匿者與日若文之然何可忘也城濮鄢陵蓬所事焉以在後世九錫之命臥而進之何穿蔡之有齊侯將與戚統田而問伐晉戚統日稱君似鼠伐刺而盡伏者世不處於寡廟而乘人之除相交雜污猶不何以而妙也崟則以色親人倚疏而貌親者何謂也曰才胃高張范歟之要也然則貴父之盟不倚莊義者與曰平丘而後齊不服晉晉

與下是前也竊義於周曰吾將輸粟於周使季與以疏於周亦無以疏於晉也然後發齊有晉可其盟故晉之戎周輸粟於周晉戸爲周也畏齊之覺而代夏盟也故晉之與齊皆乘楚之跡而游於周之疲願者也

昭公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王之亂於狄泉蓋已二年矣二年而後納之游又一年而後納之史義有卑城戮鑄面竊之則小巳竊矣然且肆昭而後卑之謂夫齊之末來也使齊必不來晉告諸侯逮踰

而問之債什伙馹勢亦已分然且不敢畏夫師勤而猶生知范中行其勢不若故避越而待之前卻而持之取晉則不可伐齊則不敢必欲借周之名號以維要天下之諸侯是趙鞅所爲穿窬也然則趙鞅之穿蔡不賢於世之彊橫者乎

昭公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後 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

福以成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芑說于可謂穿窬者矣天子方藉盟于之大以韋感後有獻子欲勿知後事以便其功圖精激而邑親意論而禮每後所問穿窬之丁者也晉氏未終而忘萬先予不其然乎

定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夫以諸侯之兵賦王臣之寵靈不足為視也而貨蔡是視其情不信其謝不者夫有字色而知遠者矣吉之的陵彰信於諸侯事索而入網最而出天下皆知相公之情可信而信可說也是以四十二年楚不兕於巿哥且以說于沈涉之蔡而可以重來于終則察之藏者可了口楚之術蔡沈于之為也文公二年諸侯伐沈而楚遂滅江沈之騎楚因以久矣斧不救祭而蔡始入吳栖畢之滅蔡以吳自敗楚春秋之所深與也故伐楚不貨戰勝也其貨戰康著三滅啟蔡陵以來也治文之鼎亦有與邑故自蕭魚商後晉之邑不如吳之邑也吳貫而易可符文而辭親後召變兩盟春秋譏國之致銘也

皐鼬之盟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然則長衛侯是乎曰是也晉為盟于門尚於齊齊為盟主而尚於魯何大之有蔡乘是車債而戊轅其後於曾衛不序過也然則春秋之文蔡宮先衛踐土之盟鄭先衛于何也曰隱桓之階祭為王卿或合或雜以江爵為序踐土之盟叔武未君春秋進遂定之於天當日載書又安兄以知之乎

然則子魚之辭信於情者乎抑信於辭者
乎曰皆信也而子魚之考不如子產之信
也襄公二十五年子產獻陳捷於晉戎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
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
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
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
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
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
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

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
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
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仲尼曰晉為伯而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慎辭哉慎辭之信不如考情之信
也故有子產之情祝佗之辭庶乎不以色
親人者矣張載曰發於心失於聲迷謬於
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
也君子無自許之色無誣人之聲故其情
可信而其辭可考也後之學者其馬伸呂
大臨其人乎馬伸剛毅似譬子大臨篤摯
似子夏允頹不為二賢益足以幾之也然
目并埒張繹謝良佐朱光庭游酢楊時皆
定以變之乎曰是非絕德也信情而考辭

何不可變之有

不違龜筮章三十三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夏道尊命命遠於神是故有卜筮之命殷
道尊神神交於禮是故有卜筮之禮周人

皆用之一而不再再而不三故瀆辭瀆禮
瀆神皆瀆也然則三代所不襲卜筮名何
也聖人不以人治人而以天治人之道也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兩烝皆何曰見卜日也何為其不卜月也
曰桓公之瀆也曰書譏行夏時爲移烝而
王月則必稱論而五月也烝者物衆之名
論者物薦之名也以夏祭而備衆物則其
道不可繼道不可繼而循行之則是使鬼
神褻其名實百姓害其簿正也然則御廩
災可以報嘗乎曰京何以災報嘗也釜鬻
之害不使父毋報備御廩災而使祖宗報
符誰可者然則春秋專之何也曰殷道之
盡也與曰斯嘗矣粢盛之所由在齋期之

內君夫人之八親司孔事之不戒有使有遺嬖焉為鍾蔿之憂宗祝其何以辭故奔
狄惡夫湯始者非惡夫度終者也然則扣信之宮災亦不缺夏祭世室之屋壞亦不
藏秋嘗與日固也修其丘廟臣子之事也薦其時食祖考之志也禰傳親盡則藏主
於太廟世室之親不盡則歲嘗四襲蒐之有易也然則廟祭卜日而有巳卯丁丑乙
亥豈與日周人之用丁辛祭也蓋有常日焉大事不卜小祀有筮必四時之常祭而
屢遷其日屢至易月則霜露之感鬼神亦有邪不亥也
然則大事不卜日而魯之郊祀屢卜日何也曰疑之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
子之事守也張子曰杞宋之郊為共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之禮樂為成王之意不

啟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然非周公本意也成王可賜伯禽不可受先儒謂學
用宮懸舞用八佾在周公之廟則可在他廟則不可然自僖僖而上無有議魯之用
郊者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
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大廟故左傳云啟
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則魯之有郊唯用亦敎雖建子以穀建寅之月
若杜預趙伯循之䟽見也而公羊穀梁皆以郊為子月周公之義通用二正故以十
二月卜正月以正月卜二月以二月卜三月取鬼神之取合為祀事之先後是夫子
所謂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者也然則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何謂也曰有

時日者如郊祀下辛丙卜上辛是也無時日者如乃嘗之用巳郊丁丑乙亥大蠲治
兵之用王午甲午會盟之用辛酉辛卯是也然則葬比於祀祀比於盟皆用柔日築
比於蒐蒐比於戎皆用剛日而莊公未年二城四築郎定之間有五大蒐而皆不筮
曰何也曰春秋之城築蒐狩皆不書日謂是無當於禮也朝聘觀問不如京師則是
稱節亦可以已矣然則雩為大祀春秋十有·雩而皆不書日何也曰雩禱雨也旱
而禱雨則不知其為何日也禱雨則傳文之間憂有大旱而皆小雩何也曰人事之
與天道各不相應也雖聖人無如之何也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七月
大雩二十年夏大旱而不雩文公二年十年卜三年皆甚旱而不雩公羊子曰言雩
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夫以旱搖雩則猶之不用恙也故雩者無所攻其日患然則

雩非祀上帝與曰其常雩者也常雩而不大之何也曰未動闕衆云耳然則謂魯雨
祀門郊與雩者非與曰啓蟄而郊屬於朝龍見而雩通於天下然則曹時一郊樂門
一郊而一禘郊不卜日而卜月禘不卜月而卜日何言乎禘不卜月而十日也明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七月大祭五月時祭也
大祭不卜日時祭卜日故乙酉巳卯乙亥丁丑四時皆可以祭也然則夫子之譏曾
郊若何也夫子以如爵正吳楚之君則不得不以郊禘子宗周之祀以文哲僖杞宋
之遺則不得不以禮禘執門公之衰於夫子之歟此亦不得已也然則夫子之於卜
郊無議與曰卜郊禮不不得卜而猶且郊則并禮也然則卜而得郊魯惑終郊與日
周室之哀也道在東方楚譖其物秦僭其祀齊禰其文晉禰其實身之邪守則猶先

人之遺也請從問爲齊提從杰問之藏史猶且辯之而謂是惠公所貝請史角用迎
非則亦謬矣過矣祝佗者史之嫻者也其言曰成王分魯以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備
物典策官司彝器此四者禮樂之所寄也無大禮樂不謂備物既有倫物昔之典策
祝宗志之以告天此宗廟卜史載之以告鬼神日月用具官司彰以彝羅是以魯之
祀事不敬天地不化日月無害乎求神無經乎自姓不得罪乎霸王諸侯而後儒必
欲誣之多見其隨也然則漢儒無誣豈祀者乎口有之亦春秋之義非時王之義也

僖公　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四卜郊何也卜三正不從而又卜之啓蟄也啓蟄之郊可以不卜矣而又卜之已虛

祫也所穀不曰郊而亦曰郊謂有先帝后稷行禘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猶三望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郊自冬至止於啓蟄夏五月不郊至秋九月非義矣非義者志之其義者否其不從
者志之其從者否葬之志順祀之志逆亦來其可志者以孫於天人之義也

襄公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　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公　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夏五月郊
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

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
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
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
牲然後左右之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卜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
道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
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加此者三代明王所以亨上帝也然矣
春秋之道務去毀郊也本毀郊其辭若廢郊者若幸其不郊然其辭卜郊者何也
曰春秋之道本天者也郊祀之典本王者也王者之當行大禮之內世以百世著天
則曰是也司以已矣王所不天以當世著王則曰是也正有作焉天而言王故天王

之與祭秋至相正也故侯富之與魯郊與朱備之謂魯郊皆未得其正也

易富章第二十四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然則春秋不與魯郊而與魯郊乎曰郊社一也冬至之郊以報本反始寅正之本也祈穀耕籍皆祀上帝而配以后稷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魯人郊祀不稷祖周公而宗魯公魯人不敢禘帝爲禘敢祖文上故以后稷爲郊祖以所公爲之所以別於天子而存諸侯之分也故魯之郊禘皆義也然則周天王以至日郊天其用上辛日亦用之無所遲乎曰武王紫牡大告其日與成周公作雒攻位亦在庚戊

郊社之月上辛魯僖也然則我事用剛況事用宗維邑郊郊實用了巳郊牛用牛各一日以甲後甲先庚後庚周魯通用之也天子以冬日事上帝立春祈穀不後卜日其餘皆卜魯人郊閔不敢用冬至祈穀不敢所元春卜用三正三於辛日所以別於周至而參三代之意也故魯之郊禘皆禮也郊禘而祀皆祖后稷不及帝禘祖周公不及文王故其詩曰皇皇后帝者祖后稷周公皐祖亦其福女古之蔵得者未有妹君臣之分承刑丁之削向後世不和誦求者也其爲角繭桑牲豐全頌太蕤不和其犧牲尊疏布冪禪杓豐越齊齊粢盛和也故门后稷之祀易富也周魯之祀后稷皆奏思文而歌生民之詩閟宮之詩魯人所頌僖公也而頌僖公而左氏明以箴宴父何也或曰是魯煬公也季孫所請而作宮者也

然則春王正月皆書周郊與魯郊可不郊可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皆有祭王止月是周巳郊不魯又卜郊何也以巳吉之矣魯避日至不忌上辛且卜正月則先於十二月正月之卜則十二月也故襄公七年四月卜郊孟獻子以爲巳晚也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夫非子之意亦以子王寅月之可以迎卜也至後通亦河以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故春事於嘗不許魯之郊也以日事於上帝而來後雖之若魯人之事郊祀不已者是皆亦而後禮之而所穀之天然則魯所唯有祀不也大雩者其事亦而后稷之所穀大雩天下之所其祈穀大雩而事與后曰稷之祖后稷而宗周公其天下之郊也所不其也大子之意欲使天下共及於質也朱于王藏

將得與萬舞八佾在后稷不知以爲何事也文禘而宮起實極而文生詩曰思文后稷允配彼人無后稷之文以其爵公之頌所周吉不榮生民不歌無蓋於騂宗也

咸敬章第三十五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是何爲其言之也曰爲襄公之冠而言之也義之盟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爲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然則世公十四而霸諸侯不行冠禮者與曰欒書中行偃則何足以知之也冠者必告於禰廟百官執事咸備乃謁於太廟世室入而見朝行賞於有位燕享其貴賤然後宗祝無媿辭百執事無愧顏然則古無天子諸侯之冠醴何也曰天子諸侯之爲世子皆造端於上禮焉不及士禮乃先彼而後繼因喪而即位免喪擇吉肆覲羣后則循之冠也假廟而冠諸侯古未之聞也是蓋特晏矣爲季孫者亦曰以大國之寵靈惠我寡君及於叅祭有司公之旂常奔父之鐘簋焉不哭叢唯以爲君憂唯滋植之致拜君賜假廟而冠則禮未之閑也且是不筮日月不筮寢室而居衛成公之廟未當於辰敬

也陽橋之役楚人救齊楚子審方幼悉師以至於蜀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公弱皆強冠之故蜀之盟不書蔡侯許男謂二公之強冠又乘楚車也夫晉欲蔡許我乎

成公 二年冬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是盟也楚公子嬰齊爲政春秋不書蔡侯許男距襄公之冠十七年矣

僖公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首止之盟定王世子也惠王不滿召鄭伯告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又明年始乞盟於齊并又乞盟於洮故鄭文公可謂不威敬者矣夫謂非其罪不以鄭並者乎襄公七年鄭之會陳侯逃歸亦患楚也聽二慶而爲匹夫之行故終春秋而鄭陳患楚亦威敬之道失也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遠則有彭生近則有紀侯而越國徼待何也殺環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古譬而穆怨如嬉戲然夫獨無諸侯之守策乎而越在草莽羣臣之過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是時闕北諸君舉必書者也在皆居必有不道必有筮若大無所用卜筮也

昭公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是爲少義也亦可以不卜矣然且古人不擇一筮聖人於此欲書曰而有不可也曰威敬之道已盡矣威敬之道盡而尊親之義絕尊親之義絕而王綱之係絕皆盡矣

僖公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

昭公 二十有三年秋天王居於狄泉

據則有鄭廟焉上屬衣自鄭廟焉狄段伐鄭而又居於典今鄭則鄉之宮也狄泉何居乎故威敬者天子之守寶也天子居有守龜行有道筮出有筮守入有處廟而輕忽其志以與戎出好棄蠶輕以放其事守是公卿百執事之過非龜筮之過也然則

龜筮之必不可褻者何也曰鬼神者天地
之知氣也天地之知氣會於精爽心靈接
之敬則聚不敬則不聚日月所期皆有鬼
總焉龜筮者圖書象數之總也借其名
象以宿知氣教人之成敬以文於旦明謂
於鬼神之蓍也張載口天能爲性人謀爲
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
能故日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教丨祭者聖
人所以盡人而誅於天也人誅不盡則天
知不出天知不出則天能不成故卜筮者
衆神之良能也然則春秋尊神與曰春秋
天也天者鬼神之總也其能位有焉耳成
能成位而後日月霜露行乎其中是春秋
所以造爲物之命也

用祭器章第三十六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

表記集傳 卷二 仌

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

上

祭器者何戚敬之謂也戚敬之器者於四
禮見於蓍龜二代明王無非卜筮之用所
以借旦明以違於曰月借日月以違於天
地也然則葬恒公之不用卜筮何也宋葬
公蔽於則而不違於人葬恒公蔽於人而
不遠於神恒公卜有入會皆不卜日至葬
丘而始天日晉文公踐土丨日河陽不卜
日踐土卜卜日義也河陽之不卜日踐也
葵丘卜之而者止不卜日則非可敬天子
達土世曰之事也然則葬丘之用戊辰以
爲外事子土之用癸丑以爲內事何也曰
踐土之踐王城近葬丘之於王城遠也然
則征民亦皆卜日與曰告於廟猶焉於社
內祀牲戎一名卜筮之所錄始也因危因

遷卜君則亦可以意詘矣然自聖人不敢
聖人之所不敢者何也不敢以卜之聽明
而鬼鬼神害百姓之意也然則春秋三詢
之皆不卜何也日春秋無三詢也征伐數
百遷國以十乘亂而立著比比也故人事
亂于中則日月亂于上鬼神亂於下春秋
之書立君者久國一衛自位而書日者定
公一君而已皆變文而取質務權丙就衛
至於外國葬君達其時口皆并斥不書以
男十周禮之嘗養日月鬼神之不可紀也
魯東周禮葬君夫人及紀叙姬無祀時曰
若恒文之喪則方猶是也而周獨以褻王
闕故東禮之難也衆其小以及其大敢綱
律不破兩大開不除然則魯多拘忌不犯
時日而不以此饜福者何也日秉禮旨臣
子之歲降帝者主天之事也君于不以臣
了之義邀上天之事然只諸侯非祭聘而
白盟會非禮也非禮則不可告於鬼神不

表記集傳 卷二 仌

可告於日月卜祭亦可以褻矣然且不褻
行也以的叔易易非時而觀享未焉逢違
也鬼神日月亦則知值也虎木之親想天
保之有尊大等有一義乎故燕享會盟不
廸丨祭然與蔑不十而唐卜唐用關日而
艾用賓日艾用蒙日而尾屋用關日何也
口蔑內也與外也艾內也尾屋外也然則
浮來內乎日邾嘉皆內也內地等於祀外
也竽於戎然則入歸入許之皆爾日何也
日足亂命也逸擴之事得則搏之等爾之
始祭也爲之書日及其肆搏則亦之矣夫
謂薦禮而修卜祭者乎故春秋之言日有
四義焉曰諸始也虞終也識大也眷後也
戊祀會盟亨夢嘉惡皆有此四義焉大亦
得卜筮之意而已矣不得卜辭之意雖鎮
七十一龜無餘也

隱公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大事有時日則不十小事無時日則十芸不可以十予日未足十也公自以爲備也葬惠公不爲喪主而自便於邾儀父邾儀父未命者也未命則稱人猶之宋人也而公退然不敢會於諸侯是公之欲也不用公羅而有董篡之心焉

公隱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見皆十日也艾之盟公始見諸侯見諸侯則成乎公矣然則清之遇不見宋公乎曰是與夷也尋師於鄭黨州吁而讐宋焉不許公之見與夷也然則公之盟齊莒何爲者乎曰齊莒未與宋者也未與宋而盟之賢夫已伐鄭而盟之也故齊莒之盟皆存

其日以爲行了日也然則尾星之日何存争程于日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質而約結詛然後有變質于于是領危成而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謹日是一義也外國主之不與于卜簽之義也猶夫庶質入動辛未取言辛巳取防之義也月謀紛虔終而巳於然則隱公以不日盟諸侯以闕日盟戊狄何爲其在鬥取之也曰取之而義不可守也至於邾公而衷矣現公之留會書日者六趙穀于之用承向也武父黄趙之用闕於廿月皂狸君長之義皆無所取也然以日則猶皆書之亦曰致祭罷之急而巳矣然戶隘兼素春之義何也門巳潤也而又遼纔之以其事則亦可以祭日月也亦可以灸卡築包着會戊觀魚盤平此望用祭罷者子然則未衛船䨻南手來聘隊侯諸

甚秋初皆用祭器也而處其口月何也曰是必有不用祭罷者焉所託之祭器也詩云不日不月爲其有拈蓋言潤也潤而後將之春秋之於事無有逆辭焉耳

公隱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清之遇鄭謀公與宋也公不與宋而鞏與宋則亦與宋者也於是輸平蓋然有旋焉夫爲伏壞而疑之乎則且有大防之約中丘之會矣夫何以豫其月日也

公隱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幾遇矣而後遇之幾聘矣而後聘之幾朝矣而後朝之詩曰遊期不至而多爲世然則紀季姜之歸於京師亦不月日者何也曰是則貴於進久也者單伯之逆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也畢時而有之是豈之大者也弁春不月日之謂也然則桓公四年之冬以爲史也是蓋有疑義焉使後世見之聘以爲安聘也奏師傳胥王師之圍不聖人則以爲無十五年於春秋有也而齊魯之不相通問者一十五年夫春有歸衛之詠見於藝麻之乎所使春秋之其二時故利貞者天地之性情也大地之性備失則春秋之律令秩春秋之律令缺則禮樂損益無所從始矣是君子所與歎慎

公桓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是之謂祀日月者與曰是非所祀日月也日月之行值其常變過則過矣過之小者也君夫人之行大其常度過則不過過之大者也凡嫡蝕震電君子為豫卜筮卜筮不可而況娶召夫人曰食既則明生卜於其月不於其日夫謂其月也[illegible]孫為耳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娶夫人而不卜日卜日而春秋不書明其無可告於祖月鬼神則亦無可告於社稷宗廟也然則哀姜之入八月丁丑則猶卜日春秋書之何也曰哀姜之書丁丑為戊寅之覿宗婦也丁丑卜日戊寅不卜日卜卜者正親迎之始不卜日者正用幣之亂也然則文公四年夏逆婦于齊不書日亦不書卜何也曰大婚之禮於是始衰矣無

崇始者亦無隆終是衰中之虛春秋卜之蚤也然則哀姜之崇始亦無隆終何也日是兩哀姜也或竊焉或綿焉不得其中道所是鬼神月月之所歸者也然則謂魯秉禮者何也日戊與祀也魯之秉禮於是二者無有祀日月者亦姑附之所貴也

桓公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是卜日也戊事之用剛日鶉火之分馬祖所食於是取為車攻吉日則猶是義也古者有國四時講事秋之言循猶言止也刈藺蒐表蒐蒐而止之魯以八百乘處於齊晉之間優執是有坑不敢玩且是淡秋矣禾秦將執告廟而簡車徒未為大失也然則先歲之秋王傷於鄭是月之內蔡殺陳化進無數王之義退無邾隱之識而料民於內以賦觀聽何也日是桓公之忘也王實不譏諸侯始兵州祀故鄧惠然來朝公

叁有霸心焉諸侯之敗績门公之戰於宋始也公以一義勝宋與齊齊懷不測生其快心而公類然與彭生同車故齊襄之言復讐為宋之戰也不然齊害之將一卜五載讎然角弓何為而有倚差之詩平故安忍而如兵輕數而人人之國兩若相公所以敗也而卒以文姜蒙其大詣故公于彭生者餌巫之藉乎也

莊公

八年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是亦卜日也次于郎則不卜日而治兵卜日何也次于郎俟者也治兵蹕者也廟以莫肋羅以隻鄖郎既降齊而已無與焉故信大於與鄖而仁失於同女是齊與陳蔡之所歸矣也然則莊公學桓公而有所不建也桓公莫兵戰於宋而敗績歸齊莊公

甲午治兵

喜兵戰於乾時向敗績歸魯春秋之書敗續則自二公始也故道之無勝心亦無敗荊者負傳義者也日月鬼神亦安能以羽鮮而化于戰乎然則大閱治兵衍皆卜目而作二軍合中軍皆不卜月何也曰用祭罷之義至於三桓而哀矣竊兵稍者觜之穿察也其道不足以秉為兵和上下荀然而為之荀然而巳之則亦存其大從而足矣然則大閱治兵亦不足以事君長和上下而日之何也口桓莊無霸也而又無王坻公之會諸侯敗齊師莊公之敗朱師納衛朔皆有雄長之心焉後禮義而先甲兵五霸之始晉其先鳴者也春秋以大鬪治兵方五霸之始以作三軍舍中軍熟五霸之終故以天治僭以王治天下正會之二桓以治晉之六卿要以事君長和上下使震號之傷不失祭器其義一也

襄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昭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是皆卜川也而不卜日不卜日者是非一日也卜月者則在是月矣是豈有龜筮乎強者爲之而鬼神無所與其謀則雖聖人不能爲謀也

文公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定公 八年冬從祀先公

逆祀則祀日從祀不祀日何也陽虎欲去三桓而願祀於先公卜月辛卯禘於僖公之廟明日壬辰將殺季氏於蒲圃則是以亂祀也亂事不卜不卜則不紀日月謂是鬼神日月之所不與也不與之則謂之從祀何也曰緣不卜日其義已正矣正其義

不大其事有其事不修其功曰是宗廟之常與雖不紀月可也不紀日而年不紀月何也曰是忝祭也問而知其爲十月矣然則錫命歸脤用祭罷之大者也而皆不東月日何也曰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爲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明焉從天之道春秋之義也然則考仲子之宮立煬宮丹桓宮楹刻桷宮禰皆不卜曰與曰有其卜之而皆不當則猶之不卜也考仲子之宮而日不當何也曰以婦則有孟子以繼則有聲子比其毋在而爲父立繼無以爲毋也故卜者人鬼之府合謀也人鬼不合謀天地不成能則猶之不卜也辛巳立武宮卜者也然則立君卽位祭罷之大者也書元年而不書元日何也曰是不卜者也然則不卜者之皆元日與曰有之若秋七月禘于太竆是也禘月元日則卜之在夏五月乙酉

吉禘于莊公是也故春秋之法有日有不日有日不如不日之質也有日不如不日之决也於以謹始慮終議大審微則日月蓍龜參謹其端矣

隱公 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是立君也春秋特書而不著日何也曰外國之立君猶它君之反國也擧一焉以爲殺立而弒不亡之例也殺立而弒不立則蔡人殺陳佗不書立躍佗也曰鄭人立之不與蔡之立出也然則是與衛人與罪衛人與曰衛人殺一君立一君春秋何貴焉衛人以王命殺州吁必以王命立晉春秋何罪焉人猶是衛人也以國變置則亦以閔台之義分於弒不弒則名正於立不立然則陳桓公之卒有所日衛宣公之終再見所戌何也曰是皆有子禍焉不日則疑於內終者也曰閏有疑日焉故疑而質存

之見於秋之愼豈春秋之愼終甚於愼始愼始則百姓不害愼終則鬼神無怨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是立君也春秋特書而著日爲癸亥而著戊辰爲昭公而著定公也五月之閏參有不勝書者焉舉其可書者變正月爲夏六月變元日爲戊辰十二公之中此其大變也大變卜日小變不卜日

宣公 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公 十有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所謂小變不卜日也自十公一十葬未
有用剛日者而敬嬴定公加之或曰敬慕
定公蒜有隱慝焉春秋之義則謂其不葡
也備者謹始虞終歲大審微四者皆備也
然則四備表日亦有表日而不四備四備
而不表日者與曰有之天治者表日人治
者不表日天人爭勝者表日天人不爭勝
者不太日天治之表日若三十六食五震
九災之類災方治之雖聖人不得而治也
人治之不表日人自治之若一十九城以
藥之類聖人所不治天亦不得而治也天
人爭勝者若鄭公孫舍之人陳轅酒而循
表日天人不爭勝者若朱公執曹伯陽歸
大而循不表日故以四者定月曰之義歸
不卜筮可也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五月巳巳西宮災

定公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兩皆天人之所分治也人治者舉時至
於月而可災天治者舉暨至於日而可災
君于不以積時之人祀舉日之天不以積
日之時祀舉暨之日故飲而易富恭而身
怨敬而無身也自非然者鬼神與鬼人分
治之辭上遂亦無加之何也
然則聖人尊神與尊禮與尊命以與曰尊命
也命出於天以為神而神之以為禮而禮
之春秋十四敗績皆表日唯七師敗績于
貿戎則不表日二十二戰皆著成敗唯戰
師職于井陘則不著戎敗入以君歸皆克
日而荊執蔡滅之始宋執伯陽之終皆不

表曰故春秋之尊王尊君尊中夏而親同
伏此四者春秋之所為命也春秋尊其消
尊而親其所親日月卜筮兩者尊親之間
也日月體尊而用親之承體親而用尊聖
人兼用之神者以神禮者以禮命皆以命
所以洗心成能酬酢變化滿繪天地之道
也然則史墨梓慎禪竈之談陰陽滅辰南
制陽常之議卜筮亦可以進於春秋與日
春秋尊命命者神禮之合也神奉鬼而從
天禮承義而從人人天不合性命不行而
門進於春秋則歸交郊雍曰天地之本其
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
於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羨月中
則盈故君子貴中言夫消息進退之始也
又曰天變時而地應物時者陰變而陽應
物光陽變而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醜成
是以陽進而陰隨陰逆而陽隨語其體則
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

乞其然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
君子貴道也不知道而言日月卜筮皆蔽
矣又況於春秋乎春秋者天地日月鬼神
禮樂所為綱紀也

春秋表記問業

災異不書月食

商應榛問春秋書公夫人王及王后明陰陽合德內外分治也天人出入致故皆清而分食術不書何也詩曰彼月而微則維其常月見體而後日陰蔽也故以為惟日見暉而衡月陽亦朔也故不以為惟然則石隕鷁飛已從災而書之何也曰是猶大於有麋蜮當也螟螽鸜鵒而猶書之又況其大於此者乎然則聖人無惟乎曰已書之何常之有

里克荀息

又問曾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里克從申生者也申生死於驪里克欲立重耳正也荀息從奚齊者也奚齊死於難荀息又立卓子非正也正者被以賊不免正者表其官辭

里克有加功之惡荀息有不食言之美而後弒之又大傳視經者皆賊里克而君齊卓且已賊也又書其官則里克之與荀息皆也其官者也克官不如克道里克之與荀息皆近於官而遠於道歟曰固也二子者皆未知道也然高哀之遠記宗國子鱒之子夫於木門二子可以分行歟曰哀鱒無官之里為荀有守是可同也然則何以為道曰道之為荀為也豫而正晉而留侯豫而子再逆脅而逆胡逆甲克曰申逆知道歟終侯而遂勃尚之中也本則為伐不克則為以則克於則從陳也周之視也申克為伐不恐為以道則木然也不知周吾克祈遂良得為守官乎曰周具勇衰乎知道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齋應榜問諸侯而執人之見執而有非字余之晉文公之執衛人亦人所曰人執而他之

晏大夫直書曰蔡人執陳侘今晉盟公之衛不及文公而書曹伯又以蔡人執陳佗於會陳佗乃之處文稱人不名稱何也曰既在會而不執之得不得稱人大夫首稱名例罪也何之既歸之不稱不書不則稱曹伯如晉文公親入曹執曹伯歸于曹不名曹伯無罪歸曹史所以貶曹伯何故曰之曰觀其定爵名之伯義則罪細無自見商應衞國何之之伯比弒參其宣縣緣貨實商應衞商何是其罪之有曹伯襄弑名不貨衞直稱伯史則亦是何裁罪之罪經於戲不自是晉義輕於策曰伯則何里旦云已知於會義不獻之義諸侯於策為貶免也且不能名者也公年子曰歸者名侯曹伯政而以明其相不不言復歸于曹為公子喜與時於也公何子喜時名內不於是國以治為京師難也無則不以公子喜於是內父不可入不國名外是以不得其大父國不以外名失其國也出其人已入者以公公不見公子於春秋出奔入不知名晉則文公公子之遂於曹孫衞父以不賢見公惡於春秋出矣不知晉文公公之遂於曹衞

晉文公之於負芻有盛衰同於討異文其義何居曰霸主奉王之命以有討京師與諸侯自與衰以與盛京師復之有居也霸名則無討名則爲問京師與諸侯卽上歸其稱自敬而京師無名稱與以爾別其罪則分京以請諸侯歸者以為歸罪於負芻之終與不世也其曰以為升降如以舒名以京師何與以之適罪其終罪與不世也其日以為升降以罪郵終公子以

討京時何應於王內使右京師許州可外請於王內使有應其為有之有可於為不主能於後內申又大為大之不知曹亦外使負之鄰罪終不終曰不以曹春秋所錄書者多王之天下也子之孔門諸侯終何於陳曹曾之為晉申不以春秋曾內子之大夫有不之而以是曹之附錄之大夫子孔子之門人有是曰不及其民之附錄出於曹之罪不可書記之者可信近禮者

仁者易客其子弑之謂也儉者敢惡有過以正信而近禮

苟從甲曰說云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一部春秋皆以義度人至於管仲乃上人也如執春秋之義以管仲子產孳人則世盡彼哉人無足算聖人何以曰仔於天下譽如韓公不以聘許人捲簾一事鄭公怨之終身嫡安欲以中承許贊皇社傺一言贊皇亦以爲德凡人之情可望而知惟有一種小人若李訓鄭注章悖蔡嗟之流切不可以人情望之若逃此等人不深惡痛絕則危及國家深惡痛絕之則彼必以才自進先發其所忌而後及於宗社則是如何曰春秋不非其大夫如羽父慶父公子遂聖人貝乎平待之宣布事實先後俱見善下乎者何必以刀筆爲能

魯桓稱霸

戴造曰商記稱五霸不始於齊桓但齊桓爲盛耳宋敗衆迷楚夷宋無足稱自晉厲首悼

而七惟魯桓公盜法以辭土服遠爲桓桓公一十會諸侯再敗宋鄭之師八國來朝天子之聘其爲始霸無疑也不知在宋齊之會魯得以宗國爲其班首歟抑猶在宋齊之後歟曰既爲霸則主齊盟不主齊盟何霸之有自紀鄭會戰齊宋敗績于即絕欲十年不親衰曹之後魯實長宋齊猶未霸也何爲齊從之有然則北杏之會魯爲之班何也曰魯秉禮者也魯爲班爵而鄭實處後鄭以是怨而魯未有失也旌王齊盟又何兢乎

荀息公子地樂大心

陳有度記云君有責於其臣臣作免於其言故其受旅不諸受罪益寡又云非君雖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能若荀息之不食言公乎地公子辰之去國春秋亦許之乎仁春秋何許之什君子事君大言入則夢大孰不尚辭卅其人不自荀息之傳奚齊

非其人矣有實無求何利之有古者貴求之臣不輕去其國公子地舉向雖一自而去國公子辰又出其國人以勝其君春秋何取焉然則樂大心不循賢於奪向歟曰寧君與始敬終可生可發而不可使爲亂公子辰既叛於蕭樂大心自曹入而從之則是同寵矣故樂大心則循之仲佗石彄也然則趙鞅入晉實叛也而書曰歸于[illegible]公子辰自蕭來奔實未嘗叛也而書曰入于蕭以叛春秋之權衡周若此歟以趙鞅入晉陽則曰叛討荀士而歸則不曰放公子地挾三鄭以去其君雖不稱矣有誅祁向之心焉蕭猶宋竟也三達而不出竟雖以不要吾不信也然則公子辰君蕭三年不見復於君奔下宗國不猶禮之正者歟曰是則宋公之罪也禮三年不反夜其田里而公子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以是而亡其見以是而沒四鄭公子辰則何足以知禮乎然則公子辰不知禮不道

賢於孫林父歟曰孫林父逐君者也公子辰棄君者也地則君之地也成之與蕭具爭幾何以地要君不知其宅

衛侯衎鄭伯突衛侯朔

陳允元曰鄭伯突之奪嫡衛侯朔之辭見此過之大者也故鄭伯之由奔蔡入于櫟皆書突衛侯之出奔齊入下衛皆書朔所以正名定罪告萬世以爲日實也衛侯衎合其大臣費其附保其使定美不爲無罪矣而春秋皆不名之於其亡也曰衛侯出奔齊於其歸也曰衛侯入于夷儀既君矣乃書曰衛侯衎復歸于衛均之有罪而筆罰異等何也曰突朔自爲罪者也衎與其臣分罪者也臣過重於君則寬其君君過乎於其則寬其臣是時天下無罰諸侯出入不知有土衛侯衎之復歸下請於主其由人繫於臣下繫於臣下者國

其故爵不講於王名誅於春秋觀其輕重先
後而與奪之義備見矣

楚滅江黃

商應春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貫之盟管仲欲
辭江黃桓公不聽及後滅黃齊不能救乃悔
其言攻左傳滅黃在僖公十二年夏其秋管
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卒於桓公四十一年
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管仲未死而穀
梁乃謂已卒固謬然管仲在時何以不諫且
以管仲之才十倍於陽處父處父能伐楚以
救江管仲不能伐楚以救黃何也曰小國淵
難無常不能自立大國安得勸師且當附殺
之前桓公未荒狄已滅渇優衛晉執虞公伙
又伐晉齊皆不能討也何衛與楚爲難乎盟
在上城之內虞爲文王之昭霸王方興不能
盡郎楚人滅之弦子齊黃黃有取哉之道管
仲安得遽爲之謀乎如使聖人處此饑山戎

之役以討北狄問晉人之罪以及虞公召晉
秦以故周討子帶而清伊雒大羅之才必有
爲之者矣齊晉相去不三千里高梁之後中
道而還五公子之厥亦讎於此也

薄宋

戴造曰僖公親從齊桓匡合天下齊桓既沒
天下無霸盂之會實釋宋公春秋譏其日月
書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後六年
楚又圍宋實解宋圍春秋又譏其日月書十
有二月甲戊公會諸侯盟于宋錄不吉解宋
圍而宋圍實自此解冬未之歲冬十有一月
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己丑
之歲逞四聞巳巳首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
人戰十城狀楚師敗績因係書法相等明不
以霸與宋楚而以猶所俗位門罔之須又極
鄉焚功則齊桓之後當有會傷明矣而公穀
諸僵猶修宋襄何也曰僖公無失德然猶圖

旣成事者猶然見侵於齊遂使公子遂如楚
乞師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
自伐齊皆不書日以月是春秋所深不許也然
則桓公狱見而以猶覇可乎曰覇非王者之
道也魯桓之時前未有霸故以宗國而又夏
盟會僖之時桓文繼起故以霸王而紹宗國
理安然也

龍見絳郊

張兆臣曰鴝鵒見於宋春秋書之昭公二十
九年秋七月龍見絳郊而春秋不書空書秋
七月何也曰石賜有宋霸碭在晉皆宗國也
龍見絳郊龍闘有焉皆非宗國也在宗國而
有事應不作不書不在宗國而無事應則亦
可巳矣然則龍見不時又無事應龍恩於霸
鵒矣天子之診見於然國周室之東晉鄭焉
作何爲其無事聽也曰聖人之於天道敬其

通而遠其迹者使然國之實異皆書則春秋
殘爲誌雄矣乙酉之年王室初定三晉分爭
尚後二十年若鄭則固無事也能衛有欲前
人問常議之矣

王猛王子朝

陳允元曰春秋尊王而親公公生沒不名外
國則名之矣王猶天也記曰公薨日月以見君
恐民之不敬也而春秋生名王曰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又曰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子王城及冬乃書王子猛卒稱王猛則疑於
王稱王子猛乃知其未踰年也春秋則生名
王獻曰以則於王子朝也是時王字始亂兩
書子猛子朝則是愈亂也繫猛於王以明其
當立卒仍將子以明其未定王也然則方氏
以王子猛卒爲不成代公爭以爲不與當執
曾之獻曰用氏符之而人之意以太子壽已
宰猛所尊皆木爲歸猶大臣爭立以正則有

猛以寵則有朝劉單之於屈借尹氏之於朝春秋不與臣立君而與天立君敬王雖未除尔得稱天王王猛雖已立不得稱天王然則敬王丐號立之歟曰亦劉單立之也亦劉單立之而前不稱王後與天何也曰前亂而後不亂也治亂之生皆天也籍說前遂帥九州之戎因邑之師以稱猛子王城春秋不稱前箭而獨稱劉單劉單之立立猛再敗再克不得稱夫王而獨歸之敵王丐是皆天也然則春秋以成敗論王歟曰王前成之天也成而王之人也天人相成詩曰矣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然則君前臣名王稱猛而劉單稱身何也曰劉單之冊受於王于之節未受於天春秋以天治上以上命天下故自王而下喪秋皆得以天治之也然則王猛之喪不以下猶敵曰禮猶是禮也謚神稱王而亂猶未妙則猶之王子也日景王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猛為世子猛立巳七月葬為悼王既以禮喪而又以非得治之不自為亂歟且前止之會以王世子不名而猛以立王書名子般之字以三月未成君書卒而上猛以七月成君書卒則天王諸侯大夫之禮皆亂矣日春秋以三年治喪以立國成君其喪未餘年君不立國春秋皆變文以治之所以吾誠後世悲於喪亂成王之所為成則亦為此也詩曰將予號之繼猶許與於乎小予未嫌家多難然則春秋之意亦許中于歟曰見弟互爭則許其不爭者丐以不爭直書天于猛朝之爭曲直相半是雖大道亦有人非為

陳有度曰春秋言居六卯位言立義各不同由居于鄭居丁鄭居于伏泉猶之一衰而伏泉之居猶在初年始濮了蒯且有擀遷國旅之事也至如立者者今以為遂正而衛人立晉尹氏立丁子朝皆津所不聽下過其上猶有方間生世所將使也有令其明自立之亂而不刑方之為亂又如人下操入于夫儀入

于曲沃入于成則其文何亂矣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皆入也而自罪其以不歸其以者何也曰入而書以皆亂之詞人而不書以歟亂之詞也猶人立朝不生之王尹氏立子朝不承之天造亂之詞也將于伏泉閔亂之詞也故同之即位而恒辭書息諸公書事其文雖同而義亦殊起矣至如敬王之入成周則猶有辛治之心焉曰辛矣周室之未毀也以當棣急難而德安且寧則周公之遺也

黃父 城周

胡夢鎮曰昭公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范獻子徵會于諸侯十國之大夫同為王事具戍令儀以扞王室而春秋不書其事如城杞宋災之伯康以為伯于之常賊然歟曰春秋然國亦何索賊之有惡矣諸侯不會而反諸大夫閱之也王城之難晉巳使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烏真直衆羣有行號七大夫齊歸所少者諸欲不王如首止何陽之事耳故為散會以徵之使見者不知以是為與於單劉者敵貞於尹召者歟抑亦詩之自國其君與舉大夫之自有事者歟至於狄泉之晉舉工就役而後人知其為城周也故明公三十二年十一國之城成周不書魏舒上景伯惡其從范執之薄以為戊周不加其城之也然則號子不書不謂其南問叔成周之城周人予白請之也范魏何答之有曰天子之字守四夫諸侯之字守門降春戎與有義城者戍之與城均之無當後雖聽所閱又栢文之將不遠也然則叔諸之自圖其弱何也曰戮錫來巢壯難將作叔謀不以時自季氏之惡約與國之信使郵龜爾樊沈然無成一曰奄然與幽棘問病是亦君子之所歟也

祖禰昭穆

商應椿曰昭穆之義父子異族兄弟同則從文出爲昭武出爲穆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渊盡而祧繼世之有昭穆循繼體之有祖禰文子君臣其義一也僖公父視閔公故新鬼爲昭舊鬼爲穆然自夏殷及然國兄弟相繼甚多春秋然國齊有孝昭懿惠四世伯繼禰有慈戴文楚有康靈平吳有諸樊餘祭夷昧使以繼世爲昭穆則子末書而太父已洮使以繼體爲昭穆則父子君臣不得方於祖禰矣故論昭穆於父子易論昭穆於兄弟雖不知古人立廟祧渾之說何以處之曰論廟則當以一世爲廟論世亦當以一主爲一世至於世藏廟定則有廟而交數世之主一世而藏數七之禰者見於氏庶則曰君臣見於鬼神依然祖禰安得以繼統之義秦繼序之實乎太廟之有失宗宗祀之有分而亦皆并竹而不怍衆世而無僭也然則君臣爲昭穆梢皇兄弟僭歟曰亦皆禮也不以昭穆之義

条兄弟之實不以臣庶所篡亂鬼神之聽雖七廟進之至十一廟未爲人失也

入郢入吳

張冷臣曰凡言用師者必稱上游如楚爲吳之上游吳爲越之上游然楚不能破吳而見破於吳吳不能破越而見破於越事固在人而不在地也中行說言漢與匈奴飲食衣服不同不能相併伍子胥言越與吳飲食衣服何同越修爲吳害然中岡屈士卒皆相同未間終日春爭胡廟自晉宋以來優凌日起旨亦終風上相似歟曰此倒須道有道以取諸侯雖則慈同風無道以御諸侯雖祐木朽林盡爲難可也

不廢日月不違離叢

胡逢甲曰日月雖從衆人所道而聖人亦道之河祉中衆人有其掌而無其感敬衆人用其威敬以齊其道故道貫蹤者也然則日月龜筮爲一爲二歟曰不疑之用日月疑之用卜筮卜筮與日月同道也然則卜筮之道得用日月日月不得用卜筮月離于畢乘木有功聖門其取之則循與衆人同道也將亦用衆人之道歟曰衆人安知道必取其威敬與鬼神與甚則鬼神百始同是祭罷耳然則王相孤虛生鬼禍福聖人亦猶是趨避歟曰聖人亦人也其於天道則非道人也聖人有決撫而無隨避三德五紀塞徽五事以敬敬之無適而井用也然則其用之如何曰日月之所離各於垣野中外之正應各於交序居循可數也易曰易故易卯簡故易從易知故可覩易從故有功其日月卜筮欺敬之謂乎

春秋前後

朱垣曰春秋前有平王四十八年猶未入元也至僖公二十四年乙酉冬天王出居于鄭

几一百二十五年易象過交坎離之際而東周始變又一百二十年易象正交過坤之端爲昭公乙自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其先四年王年狄天王居于狄泉爲春秋之前部餘下三十入年至秦王政乙卯元年爲二百七十二年爲春秋之後部要爵二世元年漢兵起沛破秦監軍於胡陵方與之歲三十九年入於詩部故詩與春秋兩部霸行若自獲鱗而後至漢乙未子辟降漢夏五星聚於東井之成亦二百七十三年爲春秋之後部故詩與春秋上下相起周秦漢之間兩代一間其較若者數陳元元曰平王辛未猶未入元以較明歷不能書合不如春秋用巳末元或用稱工王戊上下于成孽於指掌朱垣上魯惠公弗皇元年即周不王之三年以惠公元吟之亦可籍定朔豈何偶下王之元若不用中王子未元則開宇前後無用猶承貧失詩春秋艹道矣元元自春秋十一元五千三

六已在堯農之前文獻少徵
五行五上五年則斷自堯典

公面上書田寧未元則須百十二元一萬六
于一百七十二年世遠莫稽所以不用不變
仲尼之意如何先生曰天人互用卉冉尼未詳
春秋則前今是用天下之有平不加王之
有王皮隱公之有已不由定於兵坐人示作
月巳未方元使當春陸係有綱領其上里
退於三元之終嶽附於兩乙酉之間以得其
春秋之用是則人道交人田從失傳取合混
凡諸賣年

坊記集傳二卷坊記春秋問業一卷

（明）黃道周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晉安鄭肇刻道光二十八年長洲彭蘊章補刻石齋先生經傳九種本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自序以爲聖人之坊亂、莫大於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記爲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證。但國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於語怪、而以爲借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而以爲爲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又戴記本爲一篇、而分爲三十章、章名創爲之目、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第其意存鑒戒、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閒、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所終極、頗爲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是隱爲春秋書大夫之彊起例。又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春秋之法。則道周此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坊記集傳原序

黃道周

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繇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入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

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魯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嬖所從入內亂所從出歸重於別微明嫌爲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於禮制節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悌終始於富而不驕貧而不淫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繇正雖其所稱引不過是衰晉亂吳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夷夏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贊一辭退而覓其意義不過以扶綱由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婚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

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令禮學備在學宮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

坊記集傳目錄

上卷

大坊章第一
去亂章第二
已畔章第三
章別章第四
盡旦章第五
遠害章第六
人浮於食章第七

貴讓章第八
作讓章第九
可託章第十
酌言章第十一
讓善章第十二
作忠章第十三
作孝章第十四
敬美章第十五

下卷

微諫章第十六
睦族章第十七
敬辨章第十八
敬老章第十九
追孝章第十九
食義章第二十
敎敬敎睦章第二十一
卒事章第二十二
不貳章第二十三

先事後祿章第二十四
遺利章第二十五
別嫌章第二十六
厚別章第二十七
辟遠章第二十八
親近章第二十九
附錄坊記春秋問業

坊記集傳卷之一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大坊章第一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禮者天之教也刑者天之制也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本天百姓本王聖人因天與王以立其坊損益百世以為春秋春秋五始皆以明禮紀刑申天之令也命始於元年行於春申於王發於正月著於位順者為之禮逆者為之刑因人之性無有不足與

有不足者情欲泆敗而本流自曆也聖人以性坊情以命坊性察其原始而彼其末流故為三坊以書於春秋春秋之禮有郊有禘有朝有聘有蒐有葬有祀有饗有親迎有郊位夫從王在內者正始為大夫外者從下為大春秋之刑有去爵去名去氏有役有義有執有轄有放大者宛之諸侯細者號之於蓋存外者方及盟王有內者坊及小昔齊唯是天在人禮王所命刑也天王所今亦於無欲文無欲之為天有欲之為人欲之行有欲之為然不攻以吳者衰爭有治富世之治欲民大哉知命少足以定禮書禮者足以去刑去刑者足以作樂祭德廢為之上帝以配祖考也易復言禮書也言刑詩頌言命大下藉取之以為春秋春秋以命歸天以刑既工以禮歸畢因三者而為之律度權衡是樂所許起也祭生於律律中於命秋春秋立

而刑與樂不別為經使知命守禮者為之則刑與樂取之律度而無不足也是記者所述春秋之旨也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具四始而不書即位是禮以坊德之始也禮元妃薨則繼室為夫人隱公出於聲子桓公出於仲子之子繼正也仲子非繼正也而隱公推父之意攝位以奉桓公既攝位以俟桓公則必疑毋以尊仲子既賤毋以尊仲子則必不可一日與於會盟宗所之位故隱公之為禮不足於德其為德不足於禮也終則桓公即位乎曰未即位也未即位則誰為喪主曰皆攝也攝則必有嗣主猶周公之後子也而宗祏盟會皆繼[illegible]公故公非攝也非攝而不即位為文書也春秋不以文賤質故於隱公缺其始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使賵仲子則仲子未為夫人也未為夫人而賵之則仲子得為夫人也仲子得為夫人則隱公必讓尊其繼嫡生繼其慈母故為舍之說則於是始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是春秋之與聲子也故者從夫必以仲子生者從子必以夫人天王不以夫人賵仲子適聞不得以為子讓夫人故公有讓而夫人無讓公有為而夫人無為也則安得以聲子之夫人為仲子之夫人也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春秋開卷而有疑禮者四焉歸之非君也賵之非克也子之叔夫人也君之頻男

也然而皆質質則無敍之矣仲子非我天王不顯已爲夫人不稱仲子爲隱公毋不讓夫人此三者天下之至質也隱公不卽位則不以其妻祔廟不以其妻祔廟而不得不以其妻稱君此一者天下之至文也文質者德禮之所從出也隱公以泰伯之文行周公之質不得以泰伯之質還周公之文春秋於此有所不足也有所不足而後坊之坊之如何曰七年而讓讓而終老讓弟之與後辟夫固有其家請矣

五年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考宮則近於別子也初獻則近於技也夫猶以爲仲子也舉妻從君舉毋從夫人正廟從親別廟從貴隆禮從今殺禮從古隱公自以爲精於禮也而猶於德故爲德而

不足以坊禮猶爲禮之不足以坊德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與夫弑一也宣公末減矣而其詞同何也夫皆貴王也于弑不討而恐有爲王討者則必以王爲詞故以公與之則亦公之天也夫不卽位者不猶得天乎故隱莊閔僖皆得夫因辭之所也不得其正而正不正則將貶天以正之故爲之尊王焉耳

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猶是夫人也襄王得以與成風則桓王亦得以與仲子桓王與仲子則隱公不得尊笄于隱公既以繼其毋夫人則不得不繼其君夫人故文公以其夫人繼於敬嬴敬嬴以其夫人上於哀姜是亦有王也而謂時王之不足以繼勝僭者過也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未可以吉禘也去莊公之喪二十有二月塞祥而稱吉禘也子般於子般無喪於莊公稱祥則亦可以吉矣禘者祀祭之通稱也祫祭之禘必於太廟吉祭之禘則於莊公於莊公則可以六羽矣然必入佾者八佾之制卜自莊公始也然則何知不爲祫禘也曰不曰致莊公而曰於莊公也然則莊公非始僭者與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丹楹刻桷自莊公始也曰朱于玉戚白牡騂剛亦不自莊公始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是則祫祭也祫祭而致夫人崇姜氏也祭姜氏者何霸主之女與於廟事副褘薦盎出於西房夫有天子之禮樂焉猶哀姜之用幣也然則夫人不可致於太廟乎曰禘太廟則志在太廟致夫人則志在夫人也然則夫人之不稱姜氏何也曰致夫人無所致氏也然則是禮與曰禮也夫猶有後心焉文明紅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則非禮也太廟之致夫人則亦謂此也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

郊則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子曰夏四月不時也然則元冬孟春魯可以祭子左氏曰常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然則不卜而可以郊乎曰有其舉之舉不爲創人而疑天其天外從魯之有郊不自僖公始也其疑郊則自僖公始也其疑郊何也以爲諸侯不得郊而用公得禘禘則以太廟準於明堂郊則以閟宮等於元丘以明室享周公則魯公可以配以閟宮享后稷則魯公不可以祭不可以祭而後疑之疑而後卜之卜而疑而後用之然則以後之卜者皆疑乎曰僖公疑先公者也後公疑僖公者也然則不疑而率之是乎曰何爲其不疑而舉之也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有殊錫焉與其不疑而舉之則何如不疑而瀆之也故僖公之疑先公是也後公之疑僖公則不是也然則三望是乎曰南望衡霍西望華首比望恒阿則不是也若泰山河海則未爲不是也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吉十六年于淮之會也僖公以齊桓爰暨九合諸侯補從晉文經略諸夏內部楚師再朝王所安其功有可稱者而以鄭師事爲儒者訊識考其從來國已久矣疑而卜卜而不衆在僖公之禮未爲壞德也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何爲其言之屬辭也宣公繼子赤者也子赤甯二年天王之崩甯二月而[illegible]之故爲之屬辭也屬辭則大其坊下屬辭則不入其坊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古猶者通可已之辭也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則天矣故君子於禮知人亦於禮知命也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瀆則不告已遠於君子矣不違龜筮則循未遠於君子也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是何用之曰不卜而用之也用則不卜卜則不得用或曰春卜也卜以九月上辛而

逆用之夏正七月也天王郊以正月則魯郊以七月魯之重秋當也先郊而後禘以夏正寅月佩弓韜建龍旂以祈穀於南郊以周正申月載嘗猶衡祈成於明堂魯於春秋擇取一爲謂之春秋故春秋者郊社禘嘗之所也祭則是禮奠曰叢有是典焉而世一用之然則成公之爲之何也曰是哉也公會尹子單子[illegible]國役鄭盟于柯陵歸而張之夫以恭沈[illegible]之畢則亦令若丘名之爲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然則魯之用郊專爲祈穀也專爲祈穀而春秋非之何也謂其龍旂大路用天子之事也然則是誰爲之季孫宿之爲也季孫新闢而見

討於晉歸而張之亦猶之[illegible]也

定公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大是則郊可不用也而猶歲用之春秋繫其不用者而遺其用者以是見其亦以是見禮以是見神亦以是見命故禮之不足坊德者聖人有所不取也

然則昭公可謂知禮乎左氏曰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女叔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公羊子曰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如何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illegible]不自[illegible]公如[illegible]也禮失以漸而德政以頹故君子防之爲貴也

然則春秋謂爲知禮者乎曰其鄭子產子太叔楚觀射父乎子產子太叔之於黃父之會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

性是以長久故如子太叔之言禮則通於命矣禮之與命非二物也是君所謂哀樂之節而中和之本也

楚子期祀致牛俎於楚子楚子問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廟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楚子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

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人誰敢不戰兢以事百神楚子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不違心帥其羣臣以齋臨事無有苛慝於神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是射父之言祀循本及於禮也又以天地三辰監諸侯之祀然已得其意足為民坊故世之知禮者不敢也

然則齊桓公可謂知刑乎殺我姜氏不阿其親於是慶父婬於莒曰姜氏襄公之甥也我桓公之夫人并桓公所得而殺也且慶父未殺而殺姜氏非所為命也召陵之會譏讓壽金以為屏發之不其則猶有申侯之讓焉晉滅虞虢而不能討也楚伐江黃而不能救也然則春秋皆刑也無復知刑者與魯之而刺皆哀也諸侯之殺其大夫者無數而皆不得其主名

然則春秋孰為知刑者乎曰公子友未向楚子其可謂知刑乎季友既酖叔牙越在陳國人化而就之共仲出奔莒共仲以為季子歸不吾討也由季子荒討之召於莒使奚斯哭之共仲乃縊而死故季友為政而酖一兄殺一公子使齊桓公不敢有其姊姊妹故季友可謂知刑矣羊舌鮒者叔向之弟也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女於

鮒以求直及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求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如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下之大以因嚭國之中與絕親而罷直非司寇而擅役一也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雍子於市故叔向可謂知刑矣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孖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以徵舒之惡親弒其君除年莫討而楚子討之楚子不可謂知刑乎而春秋黜之以[illegible]楚人何也株林之亂罪在靈公及公孫寧儀行父靈公已弒陳國已滅而楚人不討二子又納之於陳是春秋所謂楚人也然則春秋之刑如何曰春秋之刑察其源而大其坊者也察其惠而大其坊如何趙穿弒君而趙盾不禁則趙盾之罪浮於趙穿鄭子公弒君而子家不禁則子家之罪浮於子公謂趙盾之足以制趙穿子家之足以制子公也然則春秋不畏逆賊與曰畏逆賊也畏逆賊則齊商人之虎不討戮戮書畏其之弒不討書僕晉胥童之戕不討欒書鄭髡頑之卒不討子駟楚子麇之卒不討棄疾蔡侯申之卒不討公孫歸者何也曰各有取之也以國者與閔以人書與人存且者夫疑有大者舍細戕則春秋說弒與曰何為其議獄也出欒書而入趙盾出去竟而入歸生出子駟而入[illegible][illegible]出陽生而入陳蔡出莒笑而入許止也曰是入行之非人所能定也不明禮不足以明刑故聖人重言之也亦其言禮而已矣

然則邾文公可謂知命乎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

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修短時也民苟利矣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夫有知命而從宋襄公用人於社者乎命者春秋之用罕言也春秋以命與王以王與天謂王足以命禮則書王以明仲于成風謂王足以命刑則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謂王足以命命則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故以命與王以王與天聖人於此亦未有定也亦曰與禮而已矣

然則春秋孰爲知命者乎曰皆在於周宮其人無事爲內而道古本天將王足以昭四方之爭敗若內史過內史與單襄公郭虢公其人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絜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怠荒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見神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是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繇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謂之逢福淫而得神是爲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繇是觀之不過五年見史過之語與於春秋之不語也故存佑神依以功德者史過是也

晉文公之初入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公命上卿逆於竟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朝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敬命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以觀忠信仁義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均分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命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齊臣入晉竟四者不失其能禮矣樹於有禮艾人必豊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卻是也先是內史過錫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知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史過曰昔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敎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賦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敬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有失墜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疾其爵廢其民而卑其上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將及焉八年晉侯殞於韓懷公侯而甥而與於難故曰成能所

以定命也知禮而後知命若史與史過論
知所以定命矣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免以儉足用則遠於憂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免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而徹下堪其任所以令聞長世也今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足用則族可以庇二子者

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廣其身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故王子子知命亦所謂知刑者也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

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明年晉殺三郤又明年晉人弒厲公齊人殺國武子故遠於禮則必近於刑近於刑則必遠於命王季子單襄公豫知命也亦曰知所已然則豫本屬可謂知命乎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illegible]

是三者以坊其不足則春秋其至矣

去亂亡第二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魯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都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敎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公羊氏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則曷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穀梁之說猶是也夫公殺則

未知春秋之意也春秋之意以遏禍自下坊德自上節情而止亂君子之事也叔段欲京則與之求欲貳則與之貳而無禮以止之則猶之敎驕亂者矣敎驕亂而後克之則幾乎恐不克之也夫是爲三桓向發也夫子以叔段起三桓以鄭起郈與費圖成之不克亦夫子之所懲也夫子將筆之書又與二三子討論其義丁寧於坊表之始故坊表記者春秋之闕塞也得其三坊而春秋之義燦乎著矣

隱公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不聽乃老於是州吁弑桓公石碏亦遂殺厚也於左氏之爲傳詳述於坊記之義也小人之約至於盜驕至於亂止齊豹公孫除陽虎刑之所得而誅也小人之驕至於亂亂至於叔段辨明刑之所不得而誅也刑窮而後兵兵窮而先王之禮教道命皆盡矣故鄭衛之詩春秋所爲坊始也

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曲沃莊伯又伐翼弒孝侯其後曲沃卒有晉詩所爲賦椒聊也故

左氏之義與坊表同旨也

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歸以告公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秦公子亦可謂驕而能降者矣何令圖之有

襄公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

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尸棄疾不可三日乃請許之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甚矣棄疾之似張宗魯[illegible]追舒之罪未至死故春秋不去其公子而存其大夫棄疾不以尸諫楚而以死出其父是則與於弒父者也尸然而楚子可謂能制矣先是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而不容於鄭故如楚先子亦可爲能制矣然而無當於禮知禮者其唯齊晏子乎

左氏曰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民歌舞之矣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齊之不知禮者其唯慶封乎

襄公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曰慶封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

其之嫉天其喪之也其黨聚而為禍大也

子貢庶乎知命也命者天所坊慾也

定公十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

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

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

是吾罪也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

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

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

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

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戍又欲

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故曰

約斯盜驕斯亂以文子之文也而不能庇

其子其首不足以制富貴之故也衛富貴

則可以制亂矣

已畔章第三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

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

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

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之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

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是穆子之盟之也穆

子盟之而使盡為子何也臣有定係者

也政無定所者也子弟亦定也政無定也

季氏樂其從定者以要於作叔仲叔靜其

有定者以安於季氏則盟詛僖挾矣季氏

於是則必有勇遂曰吾以一軍從政行季

獻役之不復命宦子弟受祿於二家又曰

取之公也二子傳其名吾不盡其實則其

政作無怪分貪亂荼毒必自此始有是嗣

謂必畔之道也然則魯舊有三軍乎曰二

軍二軍則詩謂公徒三萬何也曰二軍之

數二萬五千人後言之也曰征之蒐革車

下乘千乘之卒七萬五千人命曰不足三

車何也曰天子六鄉六遂得十二軍只用

六軍大國六車只用三軍魯賦之實八百

乘不足三軍自隱公以來取郜取防滅項

取須句取鄟取根牟取繒取鄆侵大矣以

事盟主則讓乘而損賦以張其國則加乘

而為軍故入鄆入郜者季孫之志以為若

臣若子若弟非季孫之志也然則季氏之

臣子弟執主之予曰三家之臣子弟皆自

主也而叔以給於公而半之有一子全之

二分公季公與孟叔於而參之故云五分

而公得二者過也是家之富皆三百

乘而季氏倍征富於周公然則季氏倍征

而民歸之何也曰已則徵征倍征其於周

公者也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

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

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其後公室遂無臣

也然則叔孫氏使盡為臣而曰臣其子弟

何也曰叔孫之臣子弟則猶之盡為臣也

父兄臣而其子弟亦臣下然則季氏之毀

中軍何也曰中軍當竝於外二軍當賦於國設中軍則四方有事二子皆均之然則作三軍而後叔孫豹會伐秦叔老會伐許仲孫速會向仲孫羯侵齊何爲其不當收予曰是命大夫之事非徵賦之事也詩曰王事壹埤遺我措乎叔孟之不講於王事也然則季氏其中軍乎而稱人師何也曰以名與孟氏而實以自與也公羊子曰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是則二亦有中也三可毀而中不可毀故季氏之軍未嘗毀也

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孫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而郈馬正侯犯以郈叛入於齊叔孫請於齊歸乃墮之費之墮則爲陽虎也陽虎囚季桓子將享於蒲圃而殺之弗克出陽關以叛故郈之費之墮叔季自墮之成不自墮則魯莫之敢墮也公羊子曰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紫然而去枝而若去城而越百雉而城大仲尼則循取之祭仲也故仲尼以天而川入以禮而當命

晉獻公始作軍及文公被廬之蒐始作二軍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是三軍者亦足以霸矣清原之蒐作五軍以禦狄及魯成公三年景公始作六軍具晉二軍者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其新三軍者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賞鞌之功也於是晉有十二卿成公十三年與秦戰於麻隧十六年與楚戰於鄢陵晉用四軍雖晉悼公再霸舍一軍猶用四卿綿上之蒐雖輟新軍未之變也至昭頃之世而六卿始專押王室寖卑後知氏與韓趙魏四卿共滅范中行而分其地卒爲三國列於諸侯故晉之分合如其國制則文景悼三公之爲也故公者教叫者也

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邯鄲人不可趙孟怒召邯鄲午涉賓遂殺午也以邯鄲叛趙人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不與邯鄲將攻趙氏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趙鞅奔晉陽范中行以邑人圍之是則趙鞅未爲叛也趙鞅之叛爲荀寅也請衛俜不與公圍邯鄲不與公入晉陽不歸於公則將誰歸乎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氏曰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梁嬰父寵於知文子韓簡子忌荀寅魏襄子忌吉射欲以夷皋代吉射嬰父代荀寅知文子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遂伐公國人敗之奔朝歌荀寅士吉射則叛矣叛猶之晉卿也欲宮之與欲亂也多乎故晉陽之與朝歌異情而同寄恭何　部欒祁而後其爲叛者

禮是矣而猶以朝歌爲君側邪與於晉爲之逆也

成公十有四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宋共公旣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而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司君臣之訓今公室卑而不能正罪大而不能治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以爲不可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反必不敢卽討猶有戌在雖亡不偏乃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蕩氏華喜公孫師乃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亦止之不可冬十月又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馳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桓族之亡則亦寵祿過也以五世之公族爲國卿二大夫而猶不自戒至於卑公室殺及公子可謂衆而不寧者矣然則宋之有六卿禮與曰禮也商政與客各因其舊然則亦有三軍與門軍出於乘乘出於向三百十六里而出車千乘從此而降不及二軍宋之淮城則亦其庫存焉耳

昭公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於是華向之族亦皆入九世矣而世執國柄思亂之兼華向奔陳華費遂爲大司馬

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惡之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不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人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不能殺以辱君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家貙之徒不勝怨殺多僚劫費遂以叛召諸亡人入於南里以叛冬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戍宋謂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蓋自負自子山以來奔向之族三世再叛昔殺公族質公子十數年未已也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之謂與

昭公十一年夏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又明年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楚靈以是卒于乾谿

昭公二十三年冬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

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完其守備不僭不貪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公四年瓦囊敗於柏擧吳人五戰而遂入郢則以子常之貪也奪唐蔡而殺郤宛以不和其人民不然雖子胥之智無所騁之也先楚之智者其惟蔿賈乎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

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之事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魯之三家皆過三百乘而卒見奪於盜晉宋之六卿則自相盜也盜乘而盜奪之又何貴焉

章別章第四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非正加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左氏曰秋丹桓宮之楹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御孫所謂大惡何也謂其亂天子之與無所許別以教民衛也雖門兩觀則亦猶是也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不謁而歸文子趨問之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命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趙文子則處

乎章疑者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其細事也而春秋謹識之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子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穀梁子曰禮大夫不見夫人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夫大夫宗婦有異於夫人婦者乎別而又別之甚矣穀梁子之別也

襄公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有讓則從不讓則衡孫文子衡者也

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惡之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

昭公十六年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産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産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不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立於朝而祀於家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政為禮者無亡參也坊而加讓焉者此而已駟氏之後有駟秦者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國參曰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書曰車服以庸車服者先王所以教讓也

魯哀公之末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故嫡妾之際不可不別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

公羊子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言人章疑別微之無人也文公時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明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及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已更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廟然則是元[illegible][illegible]之而順祀也有曰叛者五人何也曰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也祈者五人也祀則有公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所其從違曰是寅與我也然則[illegible][illegible]之先已祀乎曰安學不祀葬必有下于必[illegible]於廟不廟則必自為廟也然則墓道之[illegible]不幾於別廟與曰別廟必書上煬宮武宮而猶書之亦夫有置於毀廟者也以祭篤稷之吉中於皮心於主祔亦同以已也日是孟懿子則亦

為政矣生事亦祭則亦當闕之矣孟懿子以是明禮而見人者以是明亂然則是大禮也而不書而事與日何也曰略之也孝孫以使衛防歸陽虎志在於亂孟氏築室於門外其於上日謀上告略之矣夫徒者其衆焉而以亂終子卯壬辰則無所置日也當日則無所置蒲圃者矣無以□之而衛上門各故聖人貴別也

盍旦章第五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桓公十年春王正月

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遂如齊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然則元年之王以為謹始十年之王以為一數之終末年之王以為謹終與十年之間也則一百四十二年之中其無王者九十有九何也曰歷法之過也有春而以王治之亦有春而不以王治之治

者猶不治者不須亦不可知也然則其為誅弒不道者何也曰雷霆之震時當焉耳天道之不察者也使人問值之而畏然以思然則毛伯之察也公稱王以大榮扱之以錫桓公去天稱之王錫何也曰桓有罪不討無功見錄生不敘有之役而錫之謂可以省焉耳然則春敘之於王與賂曰王也何與之戰之有家史不卓人王故曰錯蒿之之鞭河而陽之以伐春秋之則終無也長帶之朝王而王手而後以是春去人則無所主之矣至於孫而不後以書名春秋之義於是絕然則春秋大迷禮以大者治于天下與日也小察以霸尊王不以王與霸於春秋之治貴者在於子命以地呼越王不以王與霸在於是以人與是以之所不絕者以一日也命至於越而絕矣春秋以一王命天下

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曰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是齊侯雖未朝王則猶知有王也下拜登受是齊桓之正也

僖公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公朝于王所

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國語曰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步叔父若能光昭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予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文公於是若不知有王矣而猶知有于是晉文之譎也

宣公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及後楚子虔又欲求鼎於周而驟沒於乾谿故楚子可謂知欲而不知命也若宋襄公亦是也

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

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夫是亦所謂命也負爲而爲之負致而致之亦曰修德而已矣合德而力力以不讓以是以隕亡工之後而欲爭中夏之霸侯是術有遷鼎之心也而之曾公子魚曰禍其在此乎若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是命之不足以坊欲者也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左氏曰會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必曰百牢亦唯執事吳

人先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故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自桓文以下皆未之有也譬之嵩且其以僭號書者也然則春秋楚子書卒不書葬惡其僭也天王之施或志或否或葬或不葬何也曰以責魯也教洪子聞之沈子魯人有喪周人弔周人有喪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是何為者也曰言大周魯之弁有喪者也周魯弁有喪問通鄰海聘以鄰下弔於尊尊于一境不得以越鄰弔於君謂其君親往也君皆親往而問聘矣周覲則必以喪謝諸侯故天子遣人以問諸侯諸侯不得越境以赴天子故天子有喪諸侯既其朝廟為位而哭蘇哀且枝七月而除之以功哀治三年之喪然後即吉天子葬望道而哭哭而後相弔也相弔而後治事故遇天子之崩葬而或以禮或不以禮則書不書異文變實各相嗣矣春秋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禮問及於諸侯魯皆為之禮自崩而葬無遠禮者春秋曰是知有王也為之書王崩之書禮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其葬禮則已泯矣葬禮之衰自隱公始也

隱公三年春三月庚戌天王崩

秋武氏子來求賻

求賻則凡葬也已七月矣所歸賻不至不得曰討而得曰求求而得之亦不得曰禮也故平王崩而不葬

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是七月矣宰不得流事於嗣則諸侯不得既哭於位嗣其日矣致禮而哀哀而後行事不然不書故思丁宵不葬謂有盟主有焉責盟王崩不責魯

成公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公二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明年夏秋以晉命城杞是皆責盟主也然而伐宋城杞未害於致葬禮也則魯與有過焉日先後之異時也魯不得盡禮焉爾不得書禮則桓王之七載猶且書之故曰魯與有過也然則魯如之何曰魯即不奔于喪猶以衰墨守於周公之廟莊公十二年莊王崩春王三月紀叔姬之歸則猶書王也以王表月而不以崩表王於是夏四月無事奈何其無天王之事也夫獨為責王者乎春秋無責王者也莊公十七年僖王崩五年之間有兩王喪繇役未起戎患未作宗國輯寧京師晏然於是四時無事有它閭之細事焉何爲其無天王之人事也文公十四年頃王崩奔秋二簽王不發王月一十朔不發于崩而會之朔是侯簡也於是則我多事矣春秋鄭夏闕於新城叔至自會冬齊觀單伯為猶未可以發天王之事也故春秋之責備莊公其於其責文公也詩人之詩學莊公甚於其論齊襄公道父子之道哀也出出之坊絕猶之乃見於書則書丁何發也而月不可發亦無所

見曰矣
然則楚楚晉喪之說楚喪而不可以弁矣
王之喪何也曰夫之闔也支子出於外
非工命不廷京師朝聘以將値有人故從
事於羣公之後奔喪之禮則未之學也於
圖闔喪則卿十大大書之矣卿上大夫奔
夫於喪娶之丁則未之敢書也謂歸之及
晉棲慈之及楚則不得已也然則諸侯之
鄭楚如何曰六王三公則楚已晉取之矣
鄭祭陳許不乘其車者則猶在諸侯之位
也猶在宋侯之位則土之如何曰舉子男
見公之禮就降爵号而已滅國之後諸於
臣妾朋與藉去之矣

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子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十四年二月楚公子結滅頓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哀公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是去召陵之會由蔡一歲而盟于拔盟歸
命江淨何也曰韓魏趙氏將分公室而擇
城於楚以弱人下之諸侯方氏傳曰楚人
從先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丁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
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
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戎蠻氏蠻氏潰蠻
子赤奔晉陰地司馬眅起豐析狄戎以臨

上御左師軍丁庶和右何軍十會野從謂
陰地大大上楚日晉楚南盟於惡於之若
將不蔡寡告之鄉也不然將通于少罰以
聽命士茂請諸趙孟趙孟曰皆國末曾盡
能惡楚必速與之上喪乃技人州之戎齊
袋用與索于而城之曰將焉之丨蔡子聽
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大以共楚帥于三戶
司馬敢致巳立宗焉誘其為人盡俘以歸
晉之不就與不自是如世自成然之會始
也敢愁之會八國救蔡不遠而歸以為者
范不昨內會方蔡宇士焚之晉以待楚蠻
無貴焉耳於是楚孟爲致蔡趙獲之向效
楚之遂誘人之君以歸命於楚大非藉國
之寡而誰後爲之乎蔡梁子曰八言歸于
楚命曰辟伯晉南京師楚也京歸楚則遂
王楚矣蓋中國之子楚自是如也

昭公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是蔡獲誘
執晉誘蘇子赤而不曰誘何也曰歸重於
執執重於誘舉重爲耳失則不書趙執士
茂而曰晉人何也曰歸楚者非獨趙鞅也
非御趙鞅則齊盡然國而人之何爾晉人
也故趙鞅者京開盡呈之焉也
然則召陵始會疾荀公不鄉士黃亦不致
江黃名陵終會趙氏不邰朝荀亦不故徒
頓夫德行聯者之意子目是荀寅之意也
荀寅兎日後趙是門于趙赤之誘執蠻子
誘於荀寅之敗貨於蔡也收貨於蔡而中
國叛誘執蘇子而蕃服叛中而與蕃爲皆
叛而楚如坐王楚坐王而三晉始分並春
秋誅楚之意門背盡於北也然則晉納蠻
子門楚彼武關以取陰地得將如何曰楚
上戎受帶首之史楚也以能以而來入鄙

楚不能以少習入笞然且告了不以勢易德不以險易信

哀公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楚子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以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也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子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大夫于亦與楚子乎夫子之與楚子謂楚之不鄭也楚之不鄭猶籤藏而含其惟滅也相宋魯之郊猶乎饋之祭郤也然則亦鳥火日之祥何也日是也其則社中丙七八月之閒予上在與彰鄉屍之墟亦昔從之其國专火亦亦人火災及人兵於之矣入楚楚了發公城父則謂是古也然則齊景夢與二日攝向不喙不司矣楚乎曰齊景之夢不如日銷之人也人齊景者亦猶之晝旦者也

遠害章第六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隱公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先期也公羊子曰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先是四年秋書翬帥師不氏曰疾之也貶之疾之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則不去其公子何也以隱公而疾之疾其使以相而親之親其故夫以公子而逆女異於公子而同車者卒甚矣胥之不嫌也不嫌不嚴故周公之後以內篡多闘

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未公子牙卒

公羊子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其言而飲之無傀氏至于王堤而死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子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於僕人鄧扈樂鄧扈樂者即左氏所謂圉人犖也甚哉公羊子之怨也獄有所歸而首罪者可免乎大季友不能誅兩公子也乎友不能誅叔公子而春秋兩釋之一曰公子牙二曰公子慶父何也曰弒者之不去其公子也以焉藉也曰徵公子不弒父至於公子牙聖人猶有輕典曰巳服之矣其其時日若可告於廟者然是周法所宥同姓也

文公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惠伯弗止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見仲也殺一君一公子一大夫而春秋書之若無害於國者又何以正天下曰春秋亦有所諱也春秋不諱齊莒而納魯君臣於齊莒之中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冬莒弒其君庶其夫以公子遂叔孫得臣爲異於卿歟歸獄者乎抑以季孫行父爲異於莒太子僕者乎行父之與於莒僕則有以自白也遂得臣之異於歟賊則無以自白也聖人謂吾不樂以子亦與商人慶其同視也使遂得臣行父與齊莒同視焉是亦行父之所深雖也然則罪行父者何也以季友之所罪子牙者罪襄仲則不得以季友之所怨慶父者怨行父也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羊子曰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穀梁子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日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其卒之何也以譏乎桓也其譏桓何曰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夫穀叔子則未閭大突斯子產之詎也共仲未先而突斯突之子皆未先而子產數之合其速先仲遂之反於黃是可數矣惜乎魯之無子圭也

然則魯君之坊專爲同姓者乎曰春秋之貴者則皆同姓也曰是尊爲魯發子曰列闕諸發有弒其君其日薨曰卒或地或不地則必以魯爲訓魯之六世弒而其兩子則與齊楚北烈也或曰是爲公孫無知楚子十子皆發與齊儕公之身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絀之無知遂作亂弒襄公楚子寡無家嫡有家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偏以璧見於羣望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適而入拜子康跨之處用加焉子干子

暫遠之棄灰抱的入拜背當學從子不文故自子賂而厂通相執也然則進始為之其登獻公乎獻公之初未發申生也使士為為重耳夷吾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讓之士蔿稽首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至於受齊卓子而為公書求矣故同姓之別不可不慎也以齊伯公之明管仲之賢也不能立一公子卒幾不得辨宿幾不得葬亂相尋自武孟而後孝昭懿惠五世而後定亦惟是輿服相似以嫡嫡年之故也然則事有近於此者乎曰有之是在臧武仲立之立季貴于也季武欲立偉子以公彌之長也不敢王問於戟武仲武仲曰吾能立之乃請請大大過歆吝命重席新鋪降階而逆偉子及旅蘇乃召公彌與之齒武仲以是見愛於季氏兄斥於國人然章也而不至於執楚昭王之奔隨也行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於齊浊閶王所在而後從王及孫余之城橐也子西問大小高尊焉孫余旨曰不知子西然門不能如辭城之不知又何知焉孫余曰四歸之矣而吾使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金於雲中子受其戈其所猶在廷而示之肯曰先子所能也若牌浊之事下亦弗能也故為假與服以弭亂者猶假輿服以猜寵也臧乾假鎛席以亂猗服之序子西假與服以乘危亂之禦是仲尼之所深歌也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一者有上下之節也

人浮於食章第七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

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桓公十有一年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鄭忽者鄭昭公也為鄭世子突若何厲公也宋人欲立厲公執祭仲而逐忽忽不能蔑又不能遂卒以蔡也君子傷之左氏曰我公之宋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妻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巳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卿也齊侯又欲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致令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方子忽之辭其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而卒以失國齊人所剌殺童也桓公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齊其明年夏四月丙于公薨于齊丁百公之衷至於齊大與其亂而辭于豊牙專禮而離於氣子以鄭昭公之賢也夫援而為世所派讀是慶史襄仲罰歸命於齊定哀所人楚入趙也將罰求繫待繫者之可謂智子。

襄公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發子曰善哉詩

自擲衛侯使門戎不免鄭了[illegible]行焉楚之殺子南也觀起之富也[illegible]子[illegible]復為令尹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遂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愛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民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於是子雅從之辭多受少子尾受而稍致之公公以為忠

襄公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盟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公孫免餘請私討之敗又攻甯氏殺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公賞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故書貴交賤辭富受貧公孫免餘有焉夫公孫免餘聞之晏子者乎加聞之嘗于者子僖公十二年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乃受下卿之禮而還故管子受之則可以弭亂矣

穀梁曰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公羊曰甯氏之將再納獻公也公必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可獻公怒以鱄與遂已也不得

已而約之已約歸殺甯喜公子鱄乃挈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盟曰所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然則子鮮之所謂近於叔所者乎謂近於季札者子三公子者其總饋讙圍自食其食然而叔嘗不史於濁子札遺亂子鮮則與於亂也夫子鮮其德之公冶者與

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氏曰公還及方城季氏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乃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入公冶致其邑於季氏終不入季氏家曰欺其君何必

使子季孫見之則言季氏不見則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故如公孫免餘公子鮮公冶者亦可謂人浮於食矣

貴讓章第八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不書謂其請隧也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篤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先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郤縠卒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既又使趙衰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又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者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故晉師多讓則趙文子之教也虞書曰溫恭克讓又曰汝唯不伐汝唯不矜其趙文子之謂與

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公羊子曰繫行也繫行秦何不敢過天子也然則必朝于矣而不日朝王何也略之也諸侯之志在於伐秦繫而入之并合也公將朝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也議之不主寬惠不主猛毅德義而已下敖問諸魯果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王厚賂之故曰讓賢於請先是僖公三十三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讁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

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既而師敗於殽是讓之賢於勇也

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見召桓公與之語以晉國之克也已實謀之微我晉不戰矣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吾有三伐必佐新軍而升為政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在禮敵必三讓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今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況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明年郤至歸不免於難憂

爵不讓郤至之謂也

襄公十三年晉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於是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於是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卒乘以從於下軍禮也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其貴讓之謂乎然則晉之讓孰始之曰自趙姬杜祁始之趙姬適文子生三子請迎叔隗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固請許之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同括嬰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杜祁者文公之次妃以偪姞有子讓偪姞而上之及季隗來又讓季隗故班在四是生公子雍故晉人之讓亦文公之教也而教先自內毋亦鑒於驪氏之禍乎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知吾望女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夫既見於公公謂郤獻子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甚矣晉軍之和也非讓無和然自鄢陵而衰矣綿上再新則晉悼公之力也微晉悼公雖范宣子無以率其下

襄公二十四年晉平公嬖程鄭使佐下軍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非克必士拔矣子羽之訥也為階若所以教讓也閔予之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又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所成王之讓也

昭公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氏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本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於公而請老於莒召子山子商子周而反其邑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故晏子之讓分於桓子桓子之有齊國亦晏子之教也

晉人之執季文子也既歸聲伯往謝之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無所始為怨三府可為多矣其身之不定安能定人鮑國曰信夫吾信不若子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故聲伯者

魯之良也以讓故寡怨

作讓章第九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昭公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晉

冬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氏曰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夫所謂貴人賤已者也已則不競而使凌邾莒使豫牛債於孫脈蒙豨之咎息必自取之然而義不及公也義不及公而數赦止公何也僨莒如楚者季孫之謀也晉辭輕去則公必重季氏使晉執季氏而季氏急得以操事於公終公之身去鄉於晉而卒歸於季氏者取鄆貳楚之謀也然當成公時身五終於晉而惜不有季氏者何曰穆伯之罪諸侯之所知也至於昭而衰矣以周

公之孫車賦入不乘奔走晉楚戍北或復諸無當於臣妾者則亦無貴作讓矣鄭賦六百子產子皮相繼為晉而趙孟范獻不敢越其宮庭故貴人而賤已者文詞之事也先人而後已者威儀之事也必以力致尊命鎮撫其社稷則非自遜不可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貴人賤已亦不可以終訓之道也

晉綿上之蒐新軍之帥悼公欲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大絳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利其學不廢先入之職若在卿位內外必平且雖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佐魏絳於新軍又辭以為軍司馬故如張老可謂先人而後已者矣

叔孫婼之聘於宋也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禮貴人而賤已昭子曰貴其身而後能及人何也言夫貴已則不敢賤人者也以貴處人則人亦貴已以賤處人則已乃愈賤矣惜乎意如之賤邾人而愈以賤其身賤其身而徒以尊晉人也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疾臣閑之門無功庸若不敢居高位令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問之曰雖辭不能免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賞公族大夫如韓無忌可謂善稱人過稱已者矣然而難乎其為過也過及通國可謂貴人而賤已者矣

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

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而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以楚之競也而不敢以競敵讓故道有賤已而已愈貴後已而已愈先者讓是也

襄公二十六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

傳曰宋之會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故後之而得先宋之會是也彼之會則亦踐此也

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齊侯乃還甚矣展季之辭也稱而不讓自有不犯後而先賤而貴夫子所云其蓋謂此也大先君之恩蓋亦讓者之通辭也

僖公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曰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以曹為解曰齊桓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夫猶有先君之思焉成曰是子臧之辭也作讓之謚子臧者焉

昭公二年夏叔弓如晉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襄公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譬諸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

孫嚴如也若守言之而加敬下及今斷
子以為如此

可託章第十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夫是謂思先君者乎

庚寅我入祊

公羊子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夫皆為利已而欲之者則背死而市生者眾矣

桓公元年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曰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鄭者不祀泰山也…然則鄭實有罪…將何先乎天子周公

以寧…公羊…鄭人之可也是以璧假田
者也假…云…則可以亂矣故鄭以
謂…天子

桓公十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左氏曰祭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公羊子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公不…祭仲之…也故曰祭仲猶之…也終不與忽…息而不得之正也

僖公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氏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

宛之里克曰無爵也苟叔以丘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在乎繼無爵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行十一月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故里克之可謂不如荀息之可謂也

桓公十年秋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二月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人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宋鄭之後何其銳也公之意皆與宋而去怨夫順而與逆無所罪之皆爲背鄭而號無告然則其獨與宋何也宋既賂魯鄭必賂宋鄭歸之耗償於虜何務無知焉耳

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是以敗于韓夷吾天下之不可託有如晉惠公者

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子曰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然則春秋與衛侯乎曰衛侯出曰與叔武楚乎曰然自楚復歸何爲與衛侯也曰與叔武也曰與叔武乎曰不見叔武何爲其與叔武也曰與元咺乎曰寧叔殺之何爲其與元咺也曰罪元咺也曰然則不去其大夫終始曰衛爲其罪元咺也然則其文錯然何也曰痛夫天下之罪元生而後咺先存而後亡者衆也雖伯武之不未之免

也其出也不哀其入也不送爲晉所立而
無復兄之心但曰有君矣使晉無所急於
兄鞫而以反以是爲智者是春秋所褊
也若宋目夷之守宋鄭公子班之說鄭是
也
晉人之迎公子雍也穆嬴日抱太子以啼
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
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
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
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方而先蔑之
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太子猶在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聽爲賦板之
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
用於秦故如荀林父可以亂矣趙盾幸而
不爲襄仲也幾使穆嬴哭而過市

宣公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
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
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
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
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
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子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
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
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夫以季孫行
父居君之喪哭未就位弔未及賓而屬若
以討仲氏是將討君乎抑以自討也穀梁
子曰與人之子守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

之使者是亦奔父也故削與而[illegible]無咎
季文子之逐公孫歸父是也

襄公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姜也左氏曰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
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
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
婦逆莫大焉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
妣也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季
孫何禮之有

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左氏曰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
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
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
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

曰略諸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
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大季孫所謂先生
而後兆先存而後亡者乎然而穆姜之諡
未絶乎曰文姜則亦未絶也穆姜何絶之
有然則定姒不殯於廟無櫬不虞而稱夫
人何也曰無櫬不虞者是行父之志非先
君寡人之志也於是知穆之不與文子也
備也而號無告凡君子之所鄙也

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悼子愛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而
立之申豐不對歸將盡室而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若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
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乃飲
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鑄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乃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公鉏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恭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又出爲公左宰季氏以是愛臧孫而孟孫惡之孟孫之御豐點謂公鉏曰孟氏本有後苟立羯也請讎臧氏孟莊子疾公鉏以羯請於季孫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入哭而出曰孺子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美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冬十月孟孫將葬孟氏之從告季孫曰臧氏不使我葬將爲亂臧氏聞戒甲而助除季孫見之信遂攻滅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而出據防而求立後魯人盟之曰毋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又曰毋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門皆不至此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夫臧紇之罪則亦倚死有號無告也死孟孫而走齊子秩猶以多辭明智也是臧孫之惡也

酌言章第十一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酌言小人先言舊本作酌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舊凡二節

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射姑出奔狄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

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是不如左氏之核也然而可以成上不酌民言又從而吐之則彥聖有殺者無餘而至矣

宣公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諫於陳靈公門使國人聞之則從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而殺之或以爲孔寧儀行父殺之則亦公殺之也夫上之酌民言非以與讓亦以去亂耳上下不言國已亂矣而猶云教讓則是以亂讓也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道遇輦者伯宗辟之重人曰辟我不如徑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

龍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
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
山川山崩川竭則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如其言而
從之孔子謂之曰伯宗其攘善乎夫伯宗
興猶之爾言者也
晉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
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問之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吏走問於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今七十三年矣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
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

罪也敢辭不才使助爲政辭以老使爲君
復陶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魯使者歸告
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
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諮度焉有
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朝多君子其可媮
乎勉事之而後可若趙武酌占而會國孟
恭附言之與讓亦四此也
左氏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
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
知四國之爲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能謀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
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
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是以鮮有敗事
故子府所謂醴言下天上施名也下天上
施吾伯也雲出於山而施於天霖雨錄之
深只生民付民之用貞也

鄭人游於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竹欲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
如吾聞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大于□者則猶防召修公
之言也當圖王怒得衛巫監謗以告則殺
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召
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
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
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
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

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
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行善而備
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民慮之於心而
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
其與能幾何故仲尼所謂藝言亦取於也
也然明取之而以壅爲嘗不然故何亦無
所得於然明也
楚乎度畏乎大之褻漆也謂史老曰吾欲
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
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
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
王若史老之言對之白公曰昔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
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不
言如是而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
來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津大用女作舟若天早用女行霖而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勞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州也其聖之敵廣也其知之不疾也猶自謂人父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進猶不敢專將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何轉又恐其荒失遺忘故負朝夕無誨曰必交修予無予棄也今若疾者未及武丁而惡塊諫者不亦難乎齊相習交行步嗣也還畛者佞不放淫逸心類德言以得有閑近臣諫後臣誘興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人也不過何而至於有幾旬以易諸佞至丁今為令君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逆也毋方不可予周詩有之曰弗自弗視應民弗言臣擢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收不言不然何急以言取卑也王病之曰予復語不籍猶不能用吾慰寘之於耳對曰嫁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庸之犀犁兕象其可盡乎而又以

覡為璜也遂超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日而有乾節之亂故上不酌民言思視之乾辭矣乾節者蕩堯之窮也然則賞人而威祿尚技百賤車何謂也曰車祿者所以勸言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卷阿之詩曰君子之申既度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詩不多惟以遂歌言夫上酌民言而慶賞式序者也

讓善章第十二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維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舊凡二節

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會戎則不日不月謂與王也矢魚亦不日不月矢魚亦無王乎曰非禮也非禮則近於無王也然則隱公不命大夫而謹日月於公子彄何也曰春秋之貴讓譽也貴引是也所以勸民而與行也左氏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不可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罷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生不酌其言友而盡之然益也雖然公猶未忘善也猶未忘過也進其道也亦可以勸

僖公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先年冬晉侯重耳卒柩于曲沃卜偃告於秦晉人卜之日將有西師擊之必捷焉方秦之伐晉喪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師出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哭而送其子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及滅滑將還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遂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而復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及彭衙之役秦師再敗左右皆曰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孤實貪說以累大夫大夫何罪爰作秦誓受責若流詢茲黃髮故如秦穆公可謂善則稱人過則稱己者矣

晉無公族爲驪姬之詛也及成公立乃宦卿適子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則臣狄人也公許之於是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趙盾其補過者乎於聞之罪爲法受惡未謂之引過也旄車之族君屏季而自謂狄人大衛有趙盾之息乎故以屏怨巳乎再見於經六年此過則亦有道也

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楚人殺夏徵舒未足以著楚子也楚子入陳則足以著楚子矣左氏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信有罪矣奪者得毋已過乎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懷而與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楚莊之引咎秦穆之悔過雖桓文未之逮也蹇叔申叔時二人者秦楚之著稱也

宣公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敗非一日也月而日之自晉之敗無如此日也楚既敗晉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收晉尸以爲京觀乎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民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安人之亂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甚矣楚莊之讓也以善與人以過自與自秦穆而後未有及此者也雞澤之會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自楚莊而後稱善引過無有如晉悼公者也

襄公十三年秋九月楚子審卒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

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則亦庶乎自引過者矣

昭公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有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故唯孟僖子爲知過知善也不知善不知過而稱善引過無益也韓宣子聘於鄭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未可以貳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禮之患無令名之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

其求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它日韓子私買諸賈人既定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又以爲不可韓子乃辭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皆賦焉既而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如韓起者亦自知過也以善與人以過與己如是以行於天下無往不得懽譽也是仁者之要務也

作忠章第十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善稱君而過稱已何義也春秋之法不明
人善不誣人過不以善奉人不以過曲已
亦本於仁恕已其先內而後外而已若則
稱君過孫豹已之謂叔孫豹夫公婼之行
非謂叔孫之豹公婼之謂可告於元咺之出
衛欽季將之公婼公入不也於內咺不
可慎於外謀所昏德外告聞者也泰
秋之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皆無諱也
詩書之有諱上諱而以春秋之各有隱義
而嚴正以導君上嚴而治臣子各有所隱
之也夫謂季札子之義與出聘諸侯正於
而力而不過其內子之

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秋武氏子來求賻

古大夫曾之不歸也穀梁子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

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
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則不得是未可知之辭也周
讓之穀之義于信之論交則其交之善則非
也臣君臣無專多賓也無交之識之則也交
臣取敬之不同義則天王之王崩天王同之過而
而魯聘不至過使臣王人來天之五月之矣
有然則天子之使有來子惠公仲子何之賵
無與分過名使不自天子歸與公曰于是王
老矣魯其侯過不之也周室于之於是乎之
赭成其節遜其宗親之不也為遜鄭夫人
則仁子為其所之也不為屬齊春秋不
非與魯傳其人之吾如隱不氏曰子一人
日老矣之此大也如之若之日也春秋
後不復及之一年生之亦宗之國之義曰而
伯分哀及失年厚求亦之之楚詩曰叔分
猶不非其公也魯隱公之謂也夫春秋則魯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以歸者何歸乎歸戎則魯當討戎歸魯則
魯當自討也魯不討戎又不能討則是戎
魯也戎魯者謂有諸之名不能討而穀梁
子以為戎衛凡猶陣之乎也微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於是桓立七歲矣不而公不朝周見其不
朝周者何日吾以異與不聘不得其侯而見不
得以當與不可以諸侯從致諸侯自然而會
當之事公依與之不侯者自與之諸侯錫與
天子亦問而與之來聘不來錫命冊之
乎與於諸者公以來不相少云平少固
是與於無過之何天于無過而諸侯無善
也

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之立於是三年矣惠公仲子之賵
亦可以報也凡朝聘禮皆各有與事問
而能侯則彝供之於天子亦葬于季節
未之過間也又無宰為天子仲於產
天子不能過事不於魯無也故使鄉于
天子不能討也於魯來使事則子君產
與之命何過使事聘然則天子何過君
之舍天子之舍其王御聘之戰則王
則諸侯之命則使行之戰王行
王不能子子之朝也子王貫之不聘鄭
已也不聘而詩之以聘為門子有所不
弒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叛王王師貫於齊齊魯有與故
叔之失也不與不可則王下不可不復

魯是非禮聘也間年而至以卿大夫之不明告於伯氏伯氏與王則勝在王伯氏與鄭則勝在鄭伯氏中立則王鄭兩數衞陳蔡何力之有詩曰叔兮伯兮蘀所與同所桓公之謂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家父來聘卜王后也祭公來逆得遂事也禮卜后使魯主之魯宗國之長凡其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之聘祭公之來皆禮也其取女於紀則未為得也取紀之未為得何也齊紀惡也鄭姻叛周與齊襄紀襄紀不克而取后於紀則齊必重惡於紀紀以后故又必取勝於齊則周有弱后之累無疆諸侯之奉詩曰會且歸矣無庶予之子曾家父祭公之謂也然則夏八月雨雪何也曰是陰陽之事并王諸侯之所治也

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榮叔之來錫不稱天是為王有過與曰王何過之有為王也而來聘者假鍾鼓焉為齊也而來聘者假天自為王之取女於紀而歸於齊古以親齊也且以解齊紀之怨天王何過之有然而不天何也曰適辭也亦已微焉耳魯之力不足以勝鄭鄭遂不足以譬齊丁亦已知之矣而猶且為之號紀之至也

桓公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中者兵於明也明者乘車馬六匹文繡衣一襲覲也賣貨以不命求則不辟是為天子有過與曰上何過之有大路人旅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周室之所分晉也東遷之幾時而來不入河以貢江漢故周之書天王所以別楚也其為宗室之事則書丁崩已別矣無所復過也

莊公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六年王人子突救衞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秋公至自伐衞

公羊子曰君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得意矣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夫是則已勝天子矣王人救衞不克衞矣則天子有襲公子子之族公子黔牟奔於天子而後矣然而不書不克子傳公故致其勝於天子而後公之適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公羊子曰不能乎母也穀梁子曰天下也不能乎母者其罪也天子何以不曰王矣不去王也天子之與天下非義正也曰子當之號恭自患內有也常懷之難急公羽人辭證之哀顧公為网而以不能事母遇罷聚王諸侯偃然以較秋歟

之難爾無恒文則九鼎之贖久矣天王出居鄭亦有過焉天王何過之有

二十八年冬天王待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天子之就晉侯非過也晉侯受命出入三覲再拜稽首而謝晉侯之敢於召王者過也然則首無召王與曰至溫河陽而不至京師則是召王也魯則無過焉耳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聘以公朝以諸侯諸侯朝報以公以是為善也然而非其志也則亦諸侯之過也

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自平王以來五王矣桓王之崩六載乃葬以待天下之諸侯天下諸侯無有至者惠王之喪逾年乃得以待天下之諸侯天下之諸侯亦無有至者僖公之薨乃三月而叔服聘命已儼然至矣為天子者亦何過之有然則文公之立初未錫命者與古者諸侯計於天子天子遣使立子於賓宮之嗣然後立於賓階受冊就位桓公生未有命沒而後命之文公已葬而後冊命則猶未為晚也諸侯已踰弁髦王宇猶強之帶晉命於蒲錫命之先後天王亦遲之久也久而後與之然乎於伯公亦可以已矣

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者榮夷公之後也榮夷公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五世爵絕猶為卿士楚則未有君族也以為再見從王焉亦無所貶使以賵妾為不可則未見為君毋為滿妾命之又何以命於妾子而為歸君者也故榮叔之紼王猶王之紼於榮叔也

宣公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是年也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王使來發聘夏古穀于仲蔑聘於周王季子之來故為報聘也禮失於諸侯而不失於天子夫以問定王之明也劉康公之能也王孫滿之敗也一言而折江漢之師猶以是聘問不失之為多過則亦難乎其為寺府者矣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戎數與周為難邥垂之役甘大夫乘而敗之將復報周於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戎還劉康公將遂伐之叔服曰不可背盟而欺大國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棄之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貿戎三月敗於徐吾氏知是為天子之過乎為王季子之過乎或謂天子之惰也使王札子殺毛伯召伯於是羣子各自為政劉季子伐戎而王不取夫使戎伐王而王無以報者誰乎非晉必鄭背魯必鬭也公羊子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蓋若自敗者然然則曷為不言瑕嘉敗之瑕嘉則循之視蹄者也

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是簡王也錫誰為成公也天子不錫公命公亦自與也故從而錫之天子於是乎與矣將謂過在天子乎哉

襄公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夫是則過在天子矣自天子之家言之也家人之九五具天子也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其上宗廟也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靈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嗣服見王而歎單愆期以烏乎是欲王矣入告王曰是括也不職而頭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也矣不殺必害其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景王立儋括謀立王子佞夫遂圍蔿逐單愆期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五子殺佞夫括與瑕奔晉故殺佞夫者非

王也而于受其名王以蹝父於家人也不如反身終王之身而王室乃亂世無盟主子朝崩離黃父之盟不診厭尊卒使尹召抱厭入楚夫獨景王之過也乎

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是秋大雩將逐季氏也公為公果公賁與師氏主之公出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數季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亡罪于沂上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討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日入慝作弗可御也郈孫曰

必殺之誠而叔孫與孟氏之徒皆殺遂代公從子家子曰許臣實為之公不與闔公可止矣公曰余不恐也遂辭慕孫于齊次于陽州子家子勸公如晉不聽叔孫婼自闞歸貴季孫勸季孫迎公歸公使以為不可昭子遂前而也衛獻公之暴有孫文于公子鮮而卒以反國以昭公之僩也得子家臧叔孫婼尋之左有而卒以淚於乾侯悲夫夫亦有幸謀嘉獻而莫之背從也詩曰我爲伉厭不我告循如穆叔昭乎寢武于子家懿伯者亦可謂以過歸已不以過歸君者矣

作孝章第十四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善稱親而過稱己何謂也其為親封人鄭弗公之事與曰為申生假壽之事也申生假壽未是以與於此也而與之何也君親之際以過自與則必有隱隱焉而申生假壽其至於也猶古不建嘉辭無文何稱善引過之有其謂我莊公與詩曰毋氏聖害我無令人則謂我祇公者也莊公何引過之有公年子以念毋也桓公既葬夫人孫於於懿齊則德其毋絕將則難其子齊功悔娛也謝之以彰生繼之以王姬王姬孝於欲而莊公為之服大功之喪大功之喪齊貨前身服之於文美也衰曰公於齊侯亦宏為之大功於是功哀矣而公以意明之是公所以作孝也然則許子止不足以與於此乎曰許子止之法盡矣善過皆無所歸飲罪而已矣是春秋之義也

敬美章第十五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是無所取於莊公也曰何無取於公也公避身黨不敢言於齊者二十有四年及文姜薨齊好將記齊亦重絕齊也齊侯娶我以高傒申之將於穀申之重於邑以爲親之過亦可以弛矣亦是不弛則亦無所弛之也故鄉迎夫人之禮則於此察也春秋之義於先公有敬有弛一兌面親迎仲尼所貴終春秋之世行之者一公而罰君子不與其親迎則是了弟仲遂又相與旁皇於道也故春秋於莊公弛者有二敬者有二覲社

也丹州龍帶也文而壞法君子弛之如齊納幣也如齊逆女也質而近禮君子敬之夫以莊公記闔于翟之辭四十不娶弱行親迎而世儒或然非之則君父遺行之可敬弛者少矣然則春秋無討君夫人之法乎曰王者無之霸則有爲王者以家人之道治天下反身而廢廢而吉霸者以黥之道治其家及日而興興而傷春秋王者宥文姜之卒敬齊弼者薰哀姜之喪蘇是以觀或弛或敬益可知矣

莊公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肆大眚其爲文姜與爲與衆弛過也與衆弛過仰不言弛過否得所以弛過者焉齊

我小君其爲敬美者與美亦與衆也卽不言敬美吾得所以敬美者焉然則姜氏孰薨於齊孰薨於莒何書之乎亦曰薨於齊至自齊薨於莒至自莒若比而已然則其稱我小君何謂也曰告於外國之辭也然則何爲不別而絕之曰夫人之罪未至於殺死也詩之所刺春秋不更刺也

莊公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子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者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約然後入穀梁子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君子曰是無所敬之已

多乎美君其過者則亦可以弛矣已是盟王之節也然則盟王禁人復讎乎曰復讎之義親讎則讎之親不讎則亦不讎也王鈇柄上或柬於道或柬於法

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姜

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從人何也弛哀姜之過也其伊郡君哀姜與聞乎忠未得而賊其主毋以爲事於文姜也非莊公之志也然則春秋彼之何也曰氏之不去其夫人未爲也討也葬我小君則稱哀之也霸者自

霸王者旨于霸者尊尊王考親觀然則何以强之曰反哭祔與禘而致之則已過然則禘而致考謂是夫姜乎曰非哀姜也固旨之八章旧令畏昇身益謂公夫人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皆從夫之辭也求爲從姑之辭也以姑逆婦而父卒之公子則公子造亂者也以公子迎婦父繫之姑則是姑造亂者也以春秋他其造亂者而微其成禮者曰是者夫也人之志也夫人得同命之夫人得而取之善敬嬴之與出姜遇不相與者使得後世見之但以罪逆之以夫人也是夫人無過而仲遂過也然則季孫無過乎曰季孫者得

遂之毅也遂其矯矢焉耳

宣公八年夏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

寅日中而克葬

設身處於亂世予憂而春秋與禮焉無諱明曰不克葬之葬何也曰是陰陽之治於聖人之用治也以恒公之感也不得以衍葬而哀姜而謂聖人以神道治教嬴也爲不從道者乎

成公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穆姜不氏而齊姜有氏何也齊姜敬而稱姜弛也穆姜之弛以僑如故而於會丞弗之何也仲遂之於僑如齊美也公年子遂日夫人何以不稱之氏既爲既喪長娶者喪娶既公一體而夫夫人毅梁子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而經則宜公之喪爲喪娶敬公之既爲不稱何迎無廢夫人者正由從敬嬴與穆姜何也審是仲遂僑如之比以與也敬嬴之婦仲妾以之穆姜之婦僑士以之婦則不同而附以之夫人一也故禁同辭之問而不微致異其所致異者何曰齊姜氏而穆姜不氏也

襄公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大是則既敬而變至也敬嬴之葬以宗廟其曰穆姜之喪以婦奉其權是聖人而不時也聖人於宜敬其於襄敬其祖則日是焉家之大事宗廟在焉耳微文去取聖人方有廟宗之無所焉無故乃謂之義何有日魯人所不可以父子也君方在喪而逆則既忘栗可不不以朝久者是亦處非君子之所惡也君子之於禮讓致一焉耳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微諫章第十六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詩云孝子不匱

孝之與忠一也孝不違親忠不違君此治以王者也孝不陷其親忠不陷其君此治以天者也春秋以天治臣子亦以天治君父然終春秋之世未有子諫其父者也臣諫其君則有之至於不忿不倦不怨則亦鮮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夫以畏忌赫於君父則方未諫而忿心從之忿而倦倦而怨臣子之勞匱則自是始也

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絰皇者冢之闕闕也初鬻拳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是以拒上於門故又殉之於絰皇也知鬻拳旨了謂不忿不倦不怨矣夫鬻拳強諫也唯君以兵忿兼如焉而謂之不忿何也鬻拳之以兵卷欲自殺也古之自殺而諫者史魚之於衛靈公是也史魚死尸諫子不死諫者以為良史不死名以為大闕故史魚猶子皆可以不所也然則鄭莊公何以不諫其母曰臣有所得於君了有所不得於身

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晉獻公寵驪姬將殺太子以君命命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求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乃寘鴆於胙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墳試之物斃申生恐而出公殺其傅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傅使圉告申生曰款也不才不能訓導以至於死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許諾或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將誰人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罪勇不逃死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申生乃經於新城方申生之未死也或謂申生曰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

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是則杜原款之教也為人師傅不能免人於難又不能自免也而相不以辨言齊諱人有頼很其父之心予子壽不諫其父而從役以死以猶之素窮也詩曰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是杜原款里克之是也能諫而又能死者其惟富辰乎

僖公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左氏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請滑不聽又執王人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小忿不廢懿親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作有大勳功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毋乃不可乎章怨外利不義棄戚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去不可以京之不聽遂以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又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及翟后立通於其昭公子黠翟后翟遂攻周王出及坎欿翟殺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率其屬死之富辰可以不免也而以為不免無所致其勞故雖先不怨者富辰之諫是也富辰可謂不遭[illegible]

文公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

左氏曰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及夏宣公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

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illegible]渫則猶之謂貪者也侍而多致夫以文[illegible]為舜功者不據里革之諗以憎之于者于齊景公田於沛還坐於遄臺晏子侍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故諫有所有晏子皆用之近而之識懼價讓也不諫[illegible]哎[illegible][illegible]擇財賜者友也以禮清阿直也爽鳩之樂從也晏子之諫可謂不循者矣

魏戊之為梗陽也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以女樂賂魏獻子將受

之魏戌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是賂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還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獻子曰吾聞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乃辭梗陽人孝子不匱魏戌有焉朋友攸攝閻沒女寬有焉

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辭以軍事問於孫林父林父辭以族人問於張老張老辭如伯華問於祁奚祁奚辭以公族問於籍偃籍偃辭如張老問於叔魚叔魚曰吾爲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盍訪之訾祏乎訾祏直而博且吾子之家老也於是司馬侯祁午皆諫未聽乃問於訾祏訾祏曰昔隰叔

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緝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朝無姦行國無邪民賴三子之功饗其祿位既無事矣而非龢將何治爲宣子悅乃舍龢田而與之平訾祏死宣子歎之以爲無所朝夕世故春秋與陳子右宮辰里革晏子可謂不匱之臣矣自晏子而外其唯師曠乎

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如神明畏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欲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師曠之論則有所本也何本之有於里革之論晉厲公也

然古諫者至於師曠出君之論有匱矣惜乎共世子之不遇師曠也

睦族章第十七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隱公元年冬公子益師卒

二年夏無駭帥師入極

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挾卒

猶是公族也而進退異辭何也穀梁子曰
惡者不日而有公子與不公子焉公羊子
日無駭始滅者也輩與弑者也或曰公子
益師公子彄先公子也已命者也無駭挾
未命者也隱不爵命大夫則亦非九大夫
矣非先大夫故不卑族左氏曰無駭卒羽
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
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
族邑亦如之公乃命以字為展氏夫是知
公之不雖族也公自以為未君也諸公爲
不與爵命九年之中沒兩公子兩公族而

者未有爵命也其守狙豆而不得俯僂之
錫則其思去者衆矣且以氏錫僖伯則不
得不以氏錫無駭與挾不以氏錫無駭與
挾則亦不得以爵與單無駭與單猶之驟
服也報獲則皆叛矣故無驟者幸而先賈
查不幸而不先賈則入僭之忠必與錦也
發報故鍾巫若入海之餘然也聖人未有
無故而疑其詞者也

隱公十年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

取郜辛巳取防

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
鄭伯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
于爵正也是則未為正也周鄭皆姬也郜
者文王之昭也穀梁子曰極亦姬姓也戴
亦姬姓也戴之姬姓何也曰陳留所謂戴
閔也出於姬姬姓四十閔滅戴虛二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郕亦文王之昭也蓋
自入極以來四滅同姓五月之閒取文昭
之二族以為鄭人取之而魯寧詞罪且是
伐戴之師春秋歸於鄭伯取郜取防則未
當歸之鄭伯也入郕之惡分於齊鄭入極
之惡則不分於齊鄭也是告我於之以為
齊晉之問寀自是而後昔執與其晉滅虞
號文公創伯先執曹僖文武之昭穆自相
斬刈則實於隱公始也故坊記者記壞防
之所繇始也棠棣之序曰是究是圖亶其
然乎角弓之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其
魯隱公之謂夫

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太廟

左氏曰宋督已弒孔父而弒殤公召公子
進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我齊
陳鄭皆有賂故是四月我取大鼎於宋戊
中納於太廟非禮也所謂章賂者也記者
之意則賊以為闕倫也郜侍同姓弱而見
役成納罪於宋以賞其援今說入其國又
取其門則非宋鄭與郜而魯寶滅郜也魯
實滅郜於秋之所責也

桓公三年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者亡國之後也郕者兄弟之親也會杞
于郕則是樂郕也樂郕則謂郕不希紀也
隱桓之間無命兄弟其是之謂與

莊公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曰疾之也穀梁子曰溺者何也公子
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
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夫子削其宗親與溺
與於宗盟者兄弟也而溺無王賤乎有王
則無公公子然則春秋之公子故春之下而去
溺之公子是存公之道也誰殺之說則未有
殺也

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以爲盛也盛者何同姓也成非同姓也
左氏不言同姓而直以爲諱滅同姓也不諱同
姓也左氏之義謂此非見其滅季子之
諱爲侯不見之於傳而見於國語是也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邢君周公之後也邢有狄難而魯有內患
魯不能救而齊救之則魯猶之魯也然
則魯無內患能救邢乎曰不能何如其不
能也諸侯不能遵[illegible]莊公六年齊人衛侯
諸侯貴姓分恭同姓分患齊侯惡衛而魯
人不能其分[illegible]以其受不能[illegible]知其不能
故衛以其不能[illegible]之會其不能救[illegible]也夫
則魯不若曹[illegible]之會曹宋同[illegible]魯
無自[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戴鄭[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救之不可[illegible]則[illegible]于之從[illegible]
後見於諸鄭之後見其從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

僖公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

是[illegible]至[illegible]衛[illegible]于[illegible]邢[illegible]與[illegible]衛[illegible]
邢亦狄[illegible]可[illegible]衛[illegible]文公[illegible]而

發志也邢不救人亦討不庶　秋然後不幸
不覺於狄而感於齋盈也　至於免則未有
此也詩曰人之云亡心之　其實管仲之謂
也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氏曰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
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郤穀卒[illegible]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illegible]
衛侯出居于襄牛[illegible]
也[illegible]
于襄牛則有[illegible]地也然[illegible]
兩書侯何也曰有所[illegible]之故
[illegible]一[illegible]之故何也[illegible]出於[illegible]入[illegible]之[illegible]
何[illegible]五[illegible]食於[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
于[illegible]日[illegible]照也天事[illegible]二年[illegible]

其土於是十二年矣及齊[illegible]
衛有邢[illegible]之虞不能[illegible]
侯曰康叔文之昭也[illegible]
大功在武天所[illegible]在武[illegible]
長者[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買[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弟[illegible]自[illegible]公[illegible]
者[illegible]觀其[illegible]
貧[illegible]之[illegible]一
也[illegible]從者[illegible]
得晉國而討無禮[illegible]
曼[illegible]晉負羈[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
自[illegible]王[illegible]二王之[illegible]
不[illegible]觀今君[illegible]之[illegible]
廿七年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君[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左是施玉帛酒食猶費上也受費上以踐三帛無乃不可乎曹伯不聽於是晉侯伐之然則春秋不許晉侯乎曰王者在上亦有不勝之務不勝無禮伐之是也然而已遊已遊則猶之不勝也有不得併且而伐之然穀梁子曰再拜晉矣忌也忌之爲言意也急也然則鄭亦不禮而來伐之何也曰疑楚也曰首止之會王將以鄭伯楚鄭於是進盟敖之何也曰自悲而後五會矣晉末執牛耳晉鄭伯相王晉人在晉楚以遠綏之然則鄭之後伐公子蘭之爲也下然鄭予其三書晉伐也

僖公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是晉侯伐秦伯也而人之何也曰不專爲煜左後救之爲其謀楚也而討之則晉侯不任受過不任受過而又不足以服楚則服矣秦伯聽燭之武戍鄭而畀則是秦貳也

秦以壹出而以貳終之將爲秦諱故并諱晉焉日猶之未嘗討鄭云耳晉侯之亡過鄭也鄭文公亦不禮之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齊寡困天前福也今晉公予有二所爲天將路之同安不嫌惡不雖也徵氏出自庸叔孫姬俗行之乎也野生重耳成而傳才辭望前得所久行而得擧一也同出沈人唯重耳在錯外之忠而晉問不請二也晉侯日藏具怨外內柔之而上日載其德孫趙計之三也吾先君武公與晉友侯數力一心敢服國宋少輔少于乎于勞而德之賜之關賢日世相世志若視有大獲三所者可胡大人若爪亦二文侯之功武公之崇可詡弟若禮見弟晉鄭之朝子之遊命可胡兄布若貧窮門遠修諸侯可胡窮回棄北阿若以微天御無乃不可予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杞子來盟

左氏曰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慍謂女齊受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知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故友叔齊亦有睦

文公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伐衛齊救邢變武郕皆書王正月故知春秋之厚邢郕也享邢郕則邢郕可以不亡然則是郕太子也而爵之何也曰國貴無君太子可以爵矣故爵之然則滕杞皆侯出而子之郕伯防喪實予也而伯之春秋失喪以爵小國是毋乃盡手曰是文之罪拘無故而失國上不能爵則魯爵之曾不能爵衛春秋爵之魯不得請之王春孫州以請之天然則魯以侯禮迎鄭予而左爪尺爲非禮何也魯不能存鄭則亦不能存鄭又且禮爲小如從春秋而請之大故郕伯之爵奔秋之所代天也

成公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曰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戴乎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求成於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故富辰寡叔僖負羈鄭叔詹季文子既乎臣者猶不忘耻族之蓋也

旅之說焉矣以爲賊貴玩好也棠棣之詩未之思焉耳

定公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曰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効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之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故如衞公叔發可謂綽綽有裕者矣

敬辨章第十八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夫是其爲衞事發與爲衞事發何也君子樂其所見以微其所不見者祖孫君臣父子之義一也而又與之若衞事之類是也

定公十四年秋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子曰齊國夏曷爲與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蒯聵之子也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然則公羊子爲輒出也穀梁子曰此衞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衞者子不有父也然則穀梁子不爲衞君也何以斷之斷之以伯夷叔齊之讓中乎道然而公子郢不可何也衞以子父不義之義也然則蒯聵之書世子春秋與蒯聵乎曰與世子也非與蒯聵也蒯聵據父車而辭輒攘父衣也

桓公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衞

是見弟也而有父子焉鄭忽之乘父車與突之衣父衣皆非父所命也猶竊取之無命也見父則不見衣與車見衣與車則不見父突忽所見皆鄭也不見莊公莊公薨見者寵也猶不見子故忽以鄭爲也突以鄭爲衣不得曰忽突且莊公爲父莊公以忽突爲子也然則忽之復稱世子何也曰等而視之忽與突也久而察之忽則世子也突則伯也從鄭人之所見而已矣

桓公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舍車而乘其不猶謂之鄭伯舍衣而乘其車猶謂之鄭世子春秋於此何取乎使室可伯則訪歸鄭而巳伯使忽可世子則殺奔衛而巳世子又避於四五年之後而後伯世子之使人疑鄭伯之於世子也曰春秋之意不欲以鄭定伯與世子也欲使天定之天定之不可而後與鄭焉國無兩王若不同位必欲盡去其伯負世子則又踐乎世之爲諸侯者之心與之史少有辭焉而巳矣然則鄭矣之於衛朔日辭何也曰均非天之所定也均非天之所定則當以國定之而子儀數年不表於春秋何也曰春秋不許乎公子之自爲國也然則春秋許子糾與曰子糾亦非世子也子糾之稱子小白之辭齊借子糾之車卓而小白之衣衣也視其所終爲之見袂載焉耳

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不信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而善之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諸侯之尊己所天王尊矣故世子變之可也越先戴梁子之爲禮也王室未定世嫡疑試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以內析義而外之假志故會桓朝也王曰朝世子以會王世子之出會諸侯非

典也諸侯之進會王世子各致其志焉耳而穀梁子疑之有譏立之事是猶以葵丘之會桓公搢笏而從諸侯者也故乘其車不衣其衣交于下同位其辨亦敢諸此也

僖公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氏曰盟于甯母謀鄭故也鄭伯使世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國也齊侯辭焉子華以是得罪於鄭以管仲知所謂敬辨者矣子華既乘父命教會諸侯又好父命以亂鄭國霸主寧空許也然且不許故置文之學出於齊桓而齊桓特正也然則世子會諸侯不爲父子宗位乎曰其別之也下於諸侯一等其爲父命也不然不會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穀梁子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

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乞盟者子華乎抑鄭伯乎公羊子以爲子華在會鄭伯請與子華姦命而又在會鄭伯不出而又書鄭伯則是子父殺亂也左氏曰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蓋當莊僖之時子父殺亂如於王室而鄭衞從之故鄭衞王風詩相次者是春秋之義也

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穀梁子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然則管仲不詳宋襄公何也曰猶魯之不辭曹射姑也宗桓公七與齊桓之盟使子爲終厥志以董之以王事宋子謂是金革也忘禮而與之不亦已甚乎曰焚於齊然也而有侈心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則何君之子卓則曰君奚齊則曰殺卓則曰弑何也曰含伐惡夫相殺之無已也宜逆而不卽位則凶或害之奚齊迅於申生卓子不立於申生奚齊或害卓子不或害均之非世子也而無以正里克之罪故以卓荀息正之是春秋之辨位也然則春秋與荀息乎曰殺荀息與里克同罪里克之於荀息敵也有君之子有君之臣非夫世子世臣也皆不免於死而里克之論不若荀息之正也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

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衞子者誰叔武也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曰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罪不至於降爵上假天王下資通國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哀痛也率服致殺以聽天子之命是不已同位乎曰爲王爲之天王下勞春秋正辭春秋不正辭則必曰衞侯叔武是國有二王也然則剽衍之伯一王何也曰一出一入不在王會則以國爲辭以國爲辭無覇之義也然則天王狩於河陽何義也曰父坐子立乘其車不衣其衣之義也

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爲諱公者爭也公會王子虎以及諸侯之卿公與王子夫亂位也而春秋猶諱之是春秋之葬也故而養志謂公雖執牛耳而無所當於盟于也然曰以是著於閟宮

文公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齊侯宋公衞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皆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夫扈之會非正也以七國之諸侯特會晉之大夫則君以君與趙盾也以君與趙盾則公可以不會故略之非直公略之七國之公侯亦室略之何也是皆文勅也然則公子遂會晉趙盾

斷于禮雖可謂養志乎曰公子遂何養志之有春秋別之各車廿車焉耳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季孫行父則不盟公子遂則盟何義也曰襄仲賂也賂則可以同乎位乎曰哀世之政也自晉靈而然晉靈之盟公孫敖始會陳鄭自是諸侯同會趙盾于扈于新城而齊侯乃父執也其勝霸之餘乎而卒以賂亂故晉之多取賂於諸侯亦宗國之教也

昭公二十有二年夏六月王室亂

王室之亂不於是始也而於是焉書亂者蓋自是無霸矣王子猛與王子朝弃繼而

書名子朝又以其偏詞愬於諸侯故子父之辨位不可不審也王室曰亂皆始於子父之不辨位也而鄭衛齊晉劫之恒王子克莊王子頹惠王子帶景王子朝是也齊晉中亂而獲霸功鄭微中亂而不至於亡是皆有恒文之力焉至於晉平齊景而哀矣春秋尊文王而哀周公則於是始也以王子甸之微也而書曰天王居於翟泉天王入於成周以召公之親也而一日公在乾侯再日公有乾侯諸桓文之功仲尼不道則亦未之有也夫以首止河陽亦猶有亂位之事乎夫首止河陽則小無以廣孝無以享敬故春秋者以齊孝敬爲義不以正名法爲義也猶偏執之不爲偏草也

敬老章第十九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舊凡二節

是爲曾伯之使其子射姑也身在貢茲而轉越其子射姑冀大國之援而不辭其父施伯之所惟也是爲憚括之欲立佞夫也陰服而見志在朝柄不惑而羈人聲聞於外是公子慾期之所欲殺也是爲晉人之食隸老人也不鄙其獲言而遣侯是蠑是爲鄭人之用屬之武也秦人之用囊叔也詢是黃髮皓權與謀是爲周襄王之錫桓公也曰叔父耋老勿使下拜是爲楚子之汸於乾谿也曰天下有愛子如予者乎又日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然則小人養親何謂也謂夫許賈之以親嘗藥者也

追孝章第十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是其爲文公與文公慈惠辭于有位公孫敖叔孫得臣公子遂季孫行父爲政故辭四卿祭則孫公四卿者未嘗爲尸而嘗爲公也

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於是過葬十月矣公羊子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譏譏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子曰立主桑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曰於練爲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

可也穀梁子所言壞廟者何也謂壞祧廟以更新廟則必舉被其事躋其時日易檐改塗則自五月而練已濟矣然則十月而後藏主其有躋僖公之心乎其有躋僖公之心何也諸侯五世去廟而祧自隱而僖五世矣惠公在位幾五十年隱公九會當侯幾羈中晏疑於不祧遷魯人之意欲下閔公也而有所不故故焉延於孝惠之庇廟而穀祭子以爲易審改今焉可者則將在孝惑與將在閔廟與曰必在孝惠也閔為禘廟如之何以禰廟為祖廟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于太廟蓋請之周公也秋嘗台魯祭之重者也僖公之頌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白牡者周公之牲騂剛者魯公之牲也魯用禘祭以躋僖公

使閔公僖焉結於其下蓋自魯公以來十五世矣信公穆也而使爲昭周公定亦大之許也而仲尼獨存其詩若何也信公作兩霸王再朝天王其薨也天王爲之會葬錫命史克作頌仲尼孫之則足可以大事矣然而難乎其爲尸也禮朝立主祭立尸祖爲之王引孫爲之尸趨禰而祖則將使公子遂報孫得臣蚩爲之尸與濟使仲孫楚公孫歸生華爲之尸與故下則易爲王由□則難爲尸也事則易爲事也禮則難丞禮也公羊子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謂其先禰而後祖也是猶大東史之有而示其表者也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前此則告告朔也春秋不書閏月二百四十二年得八十一朔而春秋取二焉春秋之法歸餘於終則猶冬十二月也文公六年書閏月不書十二月則猶之晏正十月也凡閏月不得中氣中氣移於後月之朔則節氣有閏月之中一歲之盈十日九分貢而漸沒七閏之章中於十一前後閏起也而春秋皆歸餘於冬春秋皆歸餘於冬則文公元年誤閏三月哀公十二年冬猶宏大者何也日是傳也非經也終哀公五年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則是終閏也有蓋之月益以一閏則火齊伏矣故春秋八十八閏舉其五有皆爲歸餘戰閏之鑿此則有所本也然則閏可不告朔與月閏年於氣朔生於月朔之有閏日月星氣之令也始之之始中以之中終以之終朔之有閏猶祀之有尸廟之有主也朝廟而不告朔猶灌鬯而不獻尸祔祭而不迎尸

也故文公之過文而過非質而過也易於變體而不違其本亦猶夫公穀之謂天無是月喪事不數適可以已者也然然春秋不日告朔而日告月何也日月者民事之所從生也民受精於日而成形於月月歲十二交隱其貧始而者其貧生至於閏而若矣閏者王正之閏也非是則無以成歲政一典之所致慎也

十有二年秋世室屋壞

公羊子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魯公之廟□爲□□□世世不毀也□公何以稱太事□魯□魯公以爲用公公周公拜乎肯[illegible]

公用[illegible]不毛[illegible]公[illegible]君親[illegible]而先君之[illegible]宮武宮可以[illegible]壞則[illegible]無以爲尸[illegible]至之道也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則是不正視朔也[illegible]知有[illegible]不會[illegible]齊侯亦不會[illegible]侯自與也公之[illegible]公亦[illegible]大[illegible]一也[illegible]齊侯[illegible]

吾君不與之會則[illegible]必[illegible]公不[illegible]

[illegible]

食義章第二十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諱公之及之也[illegible]公及之而不書[illegible]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曰處父之盟晉人以爲恥[illegible]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illegible]公降拜[illegible]

小國之[illegible]大國之惠也晉侯[illegible]公賦[illegible]是不[illegible]之禮亦不[illegible]禮文之[illegible]於諸侯[illegible]

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illegible]朝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illegible]

成公[illegible]

本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又宴鞏伯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周室雖衰故典猶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謂此也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殽宣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殽折今此何禮也原公以告王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叔父實使士季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以干舊職而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酬幣宴貨以示容好胡有孑然其効戎翟也武子不敢對退歸乃講三代之典禮修執秩以為晉法長矣隨武子之後而獻子也非不廢禮沒不沒禮恭子者所辭德天下也

成公十二年冬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郤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郤至可謂無禮雖美不食者矣

襄公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獲五善焉敢不重拜穆叔則學於齊武子者也武子旋不尊穆叔許疵賜足皆近於飽德者也然則楚韓之歌大明韓起之賦我將皆非禮也而韓子無譏何也曰上民畏威節取焉耳不愈於魚麗父交盟者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敎敬敎睦章第二十一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

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夫爲奔攷者亦有侑尸之義與曰無之無之則所云教敬教睦者何也曰爲盟會之事也盟會之有乎也神明之鑒也微而王人尊而侯伯貴而然鄭隆而大夫相示以敬相示以睦故三王之道有所不察也者盟主之與公羊是也

莊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是衣裳之始會也宋陳蔡邾皆齊侯以爲盟主衛遂未之從也然而猶歸罪獲則

從之矣誅不從而首戮遂夫爲尸者亦有淫酒之心乎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子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然而曹沫之能得於柯獨夫之能不可得於宋今桓公之信一盟於匹夫定公之信不動而著於天下則教敬教睦之道異也

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則亦不日也左氏傳曰夾谷之會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愆義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於是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夫以諸侯盟會禪人驥

賂非朝伊夕而使匹夫奮夷昧際其閭禮儀笑語受之擬禪盟信猶無所獲申豐曰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欲之其夫子之謂乎

莊公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桓公之盟也不致日不致諸侯不歃血欲從者從之大有如是之盟若乎則猶之不盟也是猶之不說土不擇日而祭也亦猶之不立阼不設位而迎尸也柯之會以其易而易之至於鄄猶極矣大猶以彭生于糾之事以失魯爲鄄者乎而使大夫會于爵至猶因酒肉而聚宗族也兩鄙之伐明踐此矣無其道之不足敬敬也亦以長勺長其驕心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節其間無餘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故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以是尸女使人曰無所奔走易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其是之謂與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

左氏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是亦穀梁

所謂尸女也承一人焉使人無所奔走其有酒肉之心乎然則公子結之媵陳人季子友之葬原仲亦君命與曰皆君命也非君命不著於經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子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曷為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然則三年矣有非公之宮廟亦可以禘乎曰禘之賜為周公也非為魯公魯公從周公周公不從魯公也閟宮之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饗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龍旂六樂天子之禮也魯之子孫不用天子之禮則龍旂六樂不出朝門迎尸送尸無以彰天子之賜亦無以彰周公之德也故魯之羣公皆用之羣公亦從周公者也魯以禘宮介祀於太廟從周公而用禮樂天下所不非仲尼不以為非也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桓公不以為疑仲尼亦不以為疑也仲子之宮用六羽則桓宮亦必用六羽桓宮丹刻而用八羽則必以八羽而躋仲子之宮故魯之用大禮不自僖公始也其爵用侯禮自惠公始也春秋之賢德公以為足與於禮樂魯人之尊桓公以為能張天子之賜也然則郊祀始於僖公與曰閟宮者奭斯而作也魯人亦禘祖后稷而宗周公其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公羊子之不譏禘有歲終喪是得於禮之正也然則周公后稷有尸與曰奴無尸而廟有尸時祭有尸而俗祭無尸然則二桓之室亦有大禮與曰奚取之也子言之堂上

觀乎室室下觀乎上然則魯公世室亦用大禮與曰騂犅者魯公之牲也后稷亦用是牲羣公不毛羣公從周公而不從魯公從太廟而不從世室是世室之所以壞也然而皆用八佾不入佾則魯公亦無以祀周公故曰禘廟六羽魯人之所不取也

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是不可[illegible]之何也世子之出會諸侯諸侯之事命太子皆非禮也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事世子惠王將立子帶諸侯相率而朝王與宰周公正太子之位則子帶塞替無所用勤於首止也用勤於首止則是挾世子以命天王猶未有廟而先為尸也未有廟而先為尸則何以為主襄王之闕哭行定位則自此始也曹射姑之朝春秋書

曰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春秋不書出伯之使射姑則射姑歸而曹伯死射姑無以正其始魯人亦無以明其令也息王不命世子而世子亟會諸侯世子歸三年而壬崩王崩而閔其喪惠王即有以丁其終首止亦無以正其始也然則桓之會告不日何也口不致也首止之會何可不致也曰從須之以待天下之諸侯然則兆之會王人葵丘之會宰則公難為尸與曰王命為尸宰王人冊者也其非王命則桓公為尸然則是非世子與曰世子而繫之王則酋之王命也無王命無以嫡召於天上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公羊子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何蓋脅于齊媵女之

先至者也然則安知其非哀姜也曰哀姜之葬七年矣哀之則必致之是已致者也安知其非成風也曰成風後此尚三十年君立於阼階夫人出於東房君為爵夫人為宜若薨男不入廟無所致之是未致者也然則何知其為證姜也門致之又明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從于陽穀則是發妾也詩曰命妻葬升妾人夫曷土邦爾是有然則何知其妾也曰前此則未有致也大夫不納幣公不親迎然則葵丘之會致嚴於嫡妾而公與夫公前祀之何也曰楚女未至齊姜則自以為嫡也曰姜不勝芊霸王定之問其所矣然則左氏曰之以為哀姜何也曰疑於莊公之未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立尸夫人不立尸君致辭夫人致略故贊于贊姜之事左氏疑於君夫人也

卒事章第二十二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是為喪葬之禮與曰非為喪葬之禮也為賊不得則薨不書葬幼君稱子幼子稱君為人臣子不敢有遇賊不討遇幼主不若使夫子嗣其法諸侯孛其禮者也然則是一事與二事與曰循之一事也春秋賊不葬則不書葬內亂不成禮不書葬論年之子稱君未殯之君稱子以禮立坊而託之殯弔喪葬則情之一事也故貴終追遠不偕不弟是禮春秋之通教也無春秋則無以治將春秋諸侯見弒者二十有三其得討賊而書葬者二四公而已其殉君十數而得書君者卓子子而亡卓子不足為君奚齊不見為君之子而春秋皆嚴其辭大其事以子歸矣葬以君歸卓于示父命之不可違君名之不可亂雖申生杜京款起而不能奪也故坊記之記則必有取之也然則喪禮每加以遠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何也言諸侯君喪未殯不當阼之禮也

然則其爲子般子赤及耶公之喪與子般子赤之喪何也子般殯莊公之喪三月矣
出於黨氏公子慶父使圍人犖殺之慶父將以自與也季友不可乃立閔公於是莊
公七月乃葬閔公立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慶父身弑二君而莫之敢討
也閔公又不得葬春秋不以慶父治慶父而以里克治慶父里克殺一子弑一君猶
之亂命也而魯以治命亂之使莊公夷於晉獻家姜四於驪姬是仲尼所不忿書也
子赤者何文公之子也文公薨已葬九月矣子赤獲乎成君者也公子遂私於敬嬴
欲立宣公遂殺子赤及子赤之弟視夫使晉史書之必曰公子遂弑其君赤及其君
之弟視而春秋稱曰子卒沒視不書春秋不以里克治仲遂而以慶父治仲遂慶父
之弑一君殺一子猶有季友逐之奚斯哭之仲遂之弑一君殺一子及一大夫惠伯

遂無有遂之哭之者及其先也猶爲輟舞於廟是仲尼之所深痛也深痛之而不書
之何也然國之史已書之矣猶晉之書里克也夫非孤董者亦曰君奚齊君卓子本
焉耳而魯人已書之乘檮杌亦已書之故春秋不以慶父仲遂治慶父仲遂而以里
克治慶父仲遂也昭公之喪何也三十二年十二月昭公既薨于乾侯殯不得入殯
不得入則定公不得即位弔者無所弔葬者無所葬朔者無所則六月癸亥乃入是
六越月矣又六日戊辰公乃卽位又踰月乃葬諸子日踰年不吉即位正棺於兩楹
之閒然後卽位是之以年正之以日屬也而又有禮焉諸子則以是爲禮也仲凡則
以是爲變也謂其不殯殯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
庭葬於墓弔於壙反弔於家升於客階受弔於賓位也爲人子不得此十於者而正

稱於兩楹之問則猶與他譬而講旅獻者矣故夫子秋數之又與諸弟子論道之乃
遂而筆之春秋故實齊卓子春秋之所發端也大魯之春秋當時則亦如此矣
然則事有背於凡有乎日有之春秋所以開卷也魯隱公生不書則位沒不書葬其
生不書卽位則必壞桓以爲喪主升客階受弔於賓位反哭耐朝皆從幼王以附棺
於兩楹之外沒不書葬則不得洛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
位祖於庭葬於墓虞於壙反弔於家故其卽位無以正始死葬無以正終也無以正
始無以正終則春秋之書元年春王正月何也曰以春秋之義則可以正始可以正
終也其可以正始正終何也隱出於聲子桓出於仲子以仲子爲繼孟子昔而聲子
之分先於仲子隱公不恐以嫡嫌之分傷惠公之志故以卽位之義讓其弟以仲子

之貴請於天子天子之賜惠公仲子則隱公之請隱公之義也而隱公又不自立子
然則隱公未有子與曰爲舍之既有克者羽父之克無所加弑則是不自爲子也不
自爲子而桓公以諸羽父以誅故春秋謂桓公羽父亦有里克之義也然則里克非
正者與曰以里克之正也而猶不免於晉史之書案何以羽父之正而免於魯春秋
之書之也故春王之王仲尼欲以正天下而先於魯正之也叔尋子日隱十年無正
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大正天下非爲正隱也

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諸葬之衛子晉也是十四月乃葬然則州吁之殺在四年九月又七月乃葬何也蓋

州吁兇乃立宣公允既西開受弔行事又五月乃葬緩矣而未背也是誰爲之曰厚碏也石碏之上卿實擁州吁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碏衞之人陳以求王命乃使陳人銳而殺之然則州吁不出於濮來人又不殺州吁討如何曰國人不和州吁多怨是亦不能久有衞也而石碏惡大厚之備從必速殺之藉于於陳惜乎魯之無石碏也然則時有季父能爲石碏乎曰不能其仰弑一子一君而不能討也幾乎不免然則石碏之殺其子季受之酖其兄亦有差等莫曰石碏不謀而季受失序父兄之過皆可以諫也而不諫討事於子牙則威韋从噫父矣故曰借乎魯之無石碏也然則齊公無于羽父累上討羽父亦可及於桓公于曰歸獄於羽父亦可正位於桓公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亂年則可以書葬矣而不書葬何也凡亂賊之興皆自謂正也羽父曰惠公殁則位宜與軌華督曰穆公殁則位宜與馮聽其言則正也而行之則借故仁義之名非姦人所得借也不得之王命則得之君命不得之君命則春秋當命之春秋天也屬國所其爲命也而翬小黨聚以爲之命若翬帥師會宋陳蔡衞之伐鄭是也故春秋書曰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宋亂之成華督柄宋而羽父柄魯故罪羽父弑宋殤公未有不可也

桓公十有二年秋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是亦不葬者也其以不葬何也曰是有林朴山之難焉且亦爲公也嫌於陳佗之爲爲公故不葬厲公是以無陳佗以累者乎殺曰蔡人之欲立出也厲公無以上其禮

十有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

是亦有王子克之難焉公穀皆曰改葬意之也以莊王之慰其父亦不至於七年而隱公之葬於是二十二年矣則亦已矣無有溝而合於公宮者矣是春秋之所深痛也然則惠公亦改葬與曰隱公元年惠方練期何爲其改葬也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誰葬之桓公小白也雍殺無知雍廩也不與雍廩以討賊而使國共討之公羊子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在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故弑無知則襄公可以葬矣且大匡公以葬襄公所以教爲人子而忘父讎者也

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跡陳人乃殺宋萬是非正討也故不書葬宋閔公不難乎其爲擅公乎何閔公之志

不在於葬閔公也

僖公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是宋子也未葬其父而以喪從於衣裳
是鑄之[illegible]者乃使其父不以葬名於春
秋知是月葬矣以雖葬其宋襄公之志也
故為父而葬於以禮為子而葬葬以惑

九月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公之不書葬亂也無晉之亂而不書
葬則是與亂同事也與亂同事則春秋亦
以亂治之矣獻公終亂四君二十年其卒
免於弒猶學焉之追葬也

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

是不與葬也不與蔡而亦不與宋故楚宋
之爭霸皆亂也肸與甲午不皆春秋之所
治也穀梁子曰諸侯時卒惡之也惡其從
楚也夫春秋則亦有惡乎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illegible]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之不葬謂其不葬宋[illegible]公也[illegible]
不書葬則不得書襄公也[illegible]

之心[illegible]之淪[illegible]
大[illegible]亦書葬公而[illegible]矣故公羊子謂[illegible]諱
也然則春秋諱桓公乎曰春秋公子何
諱之有然則其貶桓公諱何也曰痛隱公
不得不痛隱公也痛隱公而諱桓公故霸
者之與王交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不葬謂其用夷禮也用夷禮者何蓋謂其
其夏狄焉

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惠公之不葬亂也懷公不得葬惠公春秋
所不討也

二十有八年陳侯款卒

陳蔡一也陳侯款如會還而薨如之當葬
葬曰陳子而五月而與於溫大有宋襄公之

心乎為天子伸大義而使人舍之其
雖分謂其為人子者亦舍其私衷嗟
而從之則是與亂同事也故貴亂同事者
亦[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葵丘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于溫之者
陳子是也皆以盟王而盡其禮

三十有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公子[illegible]之亂[illegible]楚人將納公子瑕盟於周
又之[illegible]乃[illegible]子瑕[illegible]與亂同事也[illegible]不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是不爲綴而左氏以爲綴何也謂綴箴主
非是綴於葬也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昭公居葬未殯而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
國人攻公宮六卿和公室乃即位而葬於
是葬公子不在喪位則猶之不成喪也是
爲禮討也故有討禮討事討人討時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

是以閏則亦八月以桓文之功功襄王故
襄王之喪春秋之所貴也

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是皆內多故焉不然則已僻或曰邾子知
命遷繹而民不怨立覆且而晉不敢亂夫
是邾了也當用節了於次睢之社是可以
不葬如之何其知命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舍之賊不可得也則自夏歷秋亦不可葬
齊桓之烈再世而三弒其君則其內亂爲
而本討失也故曰哀魯也魯不能治齊又
從服焉故謂之哀魯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宋弒杵臼於孟諸齊弒商人納諸竹中
是可以不葬也而使爲舍鍾巫與之同例
是聖人之所痛也然則杵臼之賊壓於祖
以商人之賊壓於兄同斷乎曰同亂而已

冬十月子卒

莒弒其君庶其

子亦之賊不可得也庶其之賊則固在魯
矣逸而之齊是行父之過也行父之於趙
盾未誠乎而猶以齊功自居故庶其之於
行父同斷也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是兩夷生也以穿歸獄於趙盾猶以宋歸
獄於歸生也是皆不見以葬猶羽父共仲

之未免也十年鄭改葬幽公則猶之不葬
也

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正月葬匡王

亦猶之桓王也卒綴則已綴樂促則已促
襄王不治政命霸王不治禮樂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兩成公之不葬謂其遂魯也亦其爲禮不
足以葬

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是亦可以殺之月也是歲二十月矣則不
知其爲何月與衛權公齊襄公內討者也
陳靈公外討者也外討過於大辭而猶得
書葬公羊子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
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
之無所討也以楚之討怨之臣子之討措乎
其不以哀姜之討爲褒仲之討也

十有八年秋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不書葬則雖予其爲賢君也楚莊書
葬則雖予其稱公也生可以予正其實及
不可以公諡其名正其名者隱其實雖存
吳楚其亦猶此矣

成公十有四年冬秦伯卒

秦無亂焉而不葬何也秦穆公既敗命徵
之盟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於是晉使呂

相絕秦然則春秋惡惡止於其身詐恣定
名之罪晉絕秦而春秋絕之何也曰春秋
本魯若也魯本爵子之命不與不從則春
秋亦不得與從之矣然則奈穆之親時從
而卒葬不及秦穆何也曰是所謂偏偏而
宋者也

十有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何其速也穀梁子曰葬共姬不可不葬共
公如從公者也公非從姬者也且其姬太
卒是爲蕩澤之亂也桓族將有事而先葬
其公猶矣忽將有事而先葬其公也故亂
亂之生必先自喪禮始也其賊毋先見而
衆莫之察若鄭之葬莊公宋之葬共公者
以諸侯而降大夫之禮者也

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是何以也猶滕公八年夏六月辛亥宿男
卒也生細而反大以細則有其日月以大
斯去其名或曰從其詳也而罰則不詳其
矣國之無人也以文王之昭罰於禮法而
卒與宿男位故禮者弘人之道也爵者非
弘人之道也

十七年十二月邾子貜且卒

是猶之蘧蔡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是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是亦賊也
何以不討乎曰衆臣而弑其君則罪在臣

衆國而弑其君則罪在君罪在君則莫不
葬者在君罪在臣則其不葬者在臣緣斯
春秋與欒書與曰何爲其與欒書也然則
春秋不與悼公與曰何爲其不與悼公也
晉悼公之再霸十五年又八年而欒氏滅
於是仲尼始生天變崇見厲公改葬則州
蒲之戮亦可以不討也故齊以桓公葬[illegible]
見晉以悼公葬州蒲遂申之大夫於殺賊

襄公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是五月也是以天王而降諸侯之禮天王
而卒諸侯其於諸侯而卒大夫者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何以不葬猶之蔡景公也蔡侯般
鄭伯睔皆以從楚不葬則是春秋不怨死

者也曰春秋恕乏名而官命不收則彼自取之成公卒不一月而晉人謀鄭不五月而滅虎牢則是鄭不得息肩也不得失肩則何書葬之有

七年冬十有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八年夏葬鄭僖公

鄭僖公之卒弒也誰弒之鄭子駟弒之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曰志正也其志正何也楚圍陳晉會諸侯于鄬將以救陳陳侯逃歸以自救也鄭伯不逃歸以從諸侯諸大夫弒之則為楚者也春秋葬之則為王者也然則何以不書弒而又書葬也書弒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於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

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為之衡者也

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其不葬已著之矣或日或不日楚詳而吳略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是方三月也悼公三駕以服楚於蕭魚自桓文而後未有盛於悼公者而卒葬三月以霸主用大夫之禮亦春秋之所畏也然則是猶之宋共公與共公之亂延於蕩澤是其在中行伯與中行伯急於得諸侯將執邾子莒子以討我使何會公之遺言

故功利者春秋所不貴也苟饜之急於操盟與蕩澤之急於得政皆亂也亂恆敗功功不勝亂則良霄之會前偃之罪府也然則邾莒無罪乎曰小國不幸當齊楚之衝行李有適何罪之有

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午邾子牼卒

微之為外而侵我無所異於莒黎比者也春秋無微夫謂其不成喪也不然何以葬杞孝公又何以葬邾悼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是莊公也葬於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是有十人焉不足以葬亦不足以葬有重丘之盟則崔氏之賊不可得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冬十月葬蔡景公

異之也春秋之異者竊此耳以為甚之也而同於諸世子止是輕比之也以為臣不葬而子不可不葬也然則蔡景公之見怨於春秋何也曰是必有遺悔焉以免於見討

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展輿之立猶之頭蔑也因亂而立亦不足以葬亦不足以書謂其不孝君之志也

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是不書葬者亦無從而賊矣然可見不書葬猶書日闕弒與子餘祭何也吳太伯之

後也吳子弟人哭之先公之廟未為失
也江漢之濱誰問之則亦問之公子比而
已然則公子比非賊乎曰君弒而出奔求
踰年而反反而弒君何為其非賊也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衛從其哀而葬之是春秋之恕也陳侯溺
生而造亂也而縊是不足以葬矣而亦葬
之惡大夫之族陳而葬之也故春秋哀明
德之後而託寄亂之國非謂亂夏之有中
國夷狄也治之為夏亂之為夷以禮哀是
不以禮哀也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
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春秋之不罪虔而罪比何也春秋貴討賊
而賊避之迎之而不討賊不討賊而反自
為君則甚於賊者矣故郄敖靈敖之賊皆
歸於子比而棄疾無過焉是春秋之旨也
然則春秋畏彊禦而逆賊者與曰春秋惡
人之相殺而無已也是季札子之志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靈公之不卒二十一年矣身弒其君而見
誅於敵三年而後葬之穀梁子曰葬之不
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
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十有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

不葬亂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弒而得葬則是賊得也許止之與莒展輿
同俶乎曰同於蔡般同於蔡般則甚也是輿
亞比之也夫使春秋無傳則許止之與蔡
般同誅者乎抑以蔡般誅許止抑以許止
宥蔡般是春秋之所深隱也春秋不以子
沒父不以父沒子於此則必有取之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聲聞惡不討賊者乎謂惡尋殺者乎先事
則惡不討賊後事則惡尋殺兩者所以綱
紀也且使討賊於尋殺同俶則後起者得
也是猶非春秋之志也

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元年夏四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

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喪至而即位即位而後葬葬而別於墓道
之南以是為去成康為未久也其去之久
已遠矣

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謂惠公夷之不能討賊亦不能葬也以為
猶著於宿焉焉而終君臣於春秋

哀公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盜者誰公孫翩也翩殺而書葬雖十月未
踰也

十年三月戊辰齊侯陽生卒

齊之弒陽生以悅吳師而免也何書弒葬也自宣春秋已法其子而與其淬書其葬何也曰陽生寔舍也而齊借其兇以悅吳師使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然則春秋不惡吳子與曰春秋道其實也春秋以禮與吳不以禮與楚不以禮與吳楚而還與春秋若葬陳靈公蔡靈公之事是也春秋與楚討賊葬陳靈公不與楚滅國不葬蔡靈公故春秋之與奪大於人王而王於霸王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然則春秋以子弒父者有之子曰未之有也莒弒庶其呂僕因之竊寶以接季佗也歸獄於僕莒弒密州展輿因之竊國竊國之罪重於竊寶而密州所貰之則安知夫許止之爲嘗藥與蔡般之爲子既與罪許止以爲奔齊血許止巳弒葬蔡般以爲罪楚而楚之惡不及蔡般之惡也故春秋所見以天下果未有此也何以見之曰於譏蔡侯般見之也蔡侯般之罪人於衰微舒則申之義何爲其無鍾發也故春秋者天下之至恕也然則黃安之言不驗乎曰以子弒父何十二年之有也

不貳章第二十三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

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桓公十有八年秋人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春秋不書何以不書也惡其假桓公名也天王之行能行於封內不能行於諸侯其衰法亂紀亦自天子始也自天子始如何稱王子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將立之衛大周公黑有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至是莊王立一年矣周公貳於王將立子儀子儀卽克也辛伯簡之以生莊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出奔燕故爲人臣者不可以貳爲人弟者不可以求黑肩有功於桓王而卒以殺身故羽父共仲仲遂行父之免於王法則事也惜乎莊王不敢討魯也而天王來錫桓公命

莊公十有九年秋王子頹伐王王[illegible]不免出奔衛衛人燕人入周立子頹是大事也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將以天王正天下之諸侯而免爲稱之以正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之爲爲侯者以編萬之戰君子之所諱也諱編萬齊了叔而諱之然後知諱之不得巳也謂其去成康之未遠也臣不可以貳其告有不可以大某見十年夏人十出居[illegible]燕是者不書春秋不樂以入[illegible][illegible]不樂以[illegible][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王姚生子亂子頹有寵[illegible][illegible]爲之師及莊土前傳王作位爭[illegible]伯[illegible]忠王[illegible]出王稱受先原之用爲國與滑[illegible]失傷名奔叔頹以攻[illegible]宮不克出奔溫[illegible]子以衛師燕師伐則[illegible][illegible]鄭明年鄭伯伯土室[illegible]克號燕作父遂攻王鎬處[illegible]櫟鄭[illegible]人成周執資譏歸乂明年鄭伯使乾入何伐[illegible]城殺王叛飢及五大夫是[illegible]救也遂蒲王之[illegible]不

貳於僖王而貳於惠王蓋其藴貳兩世矣魯不能討而鄭厲公能討之故春秋之怨鄭厲公有功也夫然則天王出居于櫟與鄭伯之入于櫟有與乎曰天王入於廟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百官皆備諸侯朝夕饋百執事禮也僖公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乃書世子者謂太子鄭也惠王不怵於子克子頹之亂又寵惠后惠后愛少子帶欲廢太子而立之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以定太子王恚使周公召鄭伯曰吾無女以從楚輔之以晉無憂諸侯矣鄭伯懼逃歸於是諸侯伐鄭又明年王崩諸侯盟于洮先定王位而後發喪王子帶召伊洛之戎焚王城王討叔帶叔帶奔齊後十年乃召而復之於是王崩于討亦皆不書所不書者畏以王室鬩於內難關雎鵲巢之義息則春王正月之義起春王正月之義息則律量繩尺當無所從起也是春秋之所以恕也故謂春秋治嚴者過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再出居矣於是乃書者何責魯也責魯者何首止之會齊桓實在是圖王室定計於鮮子頹之亂鄭厲虢依爲未專告魯也於是宋襄沒矣重耳未入魯不急王難而皋踦四年以待秦晉之師左氏傳曰隗氏之亂頹叔桃子奉叔帶以敗王師王出適鄭處于汜帶以隗氏處于溫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鄭伯與三大夫省視官具於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王新伐鄭鄭猶不敢缺於王禮衛承王命而僥焉仰於秦晉使天子蒙塵調介於外向微重耳則

周之爲秋久矣魯以入石東之國四應諸侯再盟衛莒南乞楚師東取齊穀入杞圖宋大非有貳心於王室何其從楚之驟也故曰責魯責魯者責其忘王室而有二心於楚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記者之言其爲宣公與宣公之貳於子赤一也私於襄仲二也謀君三也短喪四也喪娶五也獻齊西田六也不聞於天子而私請之諸侯七也襄仲殺子赤而立宣公哀姜大歸于齊宣公患齊之討也越喪而娶於齊賂以濟西之田吉行而會於平州平州者齊泰山之西州也以爲成乎會則莫之討夫亦誰討之乎而徒喪其田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夫衛是魯公之田也亦衛是周公之喪也以田賂齊如之何其以喪賂齊也故魯之有貳心者或謂宣公也

成公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曰已貳矣去天子之喪方四十日也至者
可不聞聞者可不至其至之而聞之而
至者乎于是則亦有禮焉借乎莫之講也

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乃使問

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楚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使椒舉辭之弗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執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今君以乃以汰乎楚子弗聽甚矣楚子之汰也其於六王二公猶之蒲宮執戈之智也

先事後祿章第二十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

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非禮也禮相見以贄聘問以幣以金次龜燕私之際也君子言不及利居不及玩好二霸之會也未嘗有賂毛伯求金而後諸侯大夫上下徵賂終春秋之世非唯不免故春秋所懲自拔逆而外唯隨而已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言大國徵求小國之無所祈免也

文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

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公亦不會然公則可以不會也以齊之伐魯也故謀伐齊以齊之納賂也而郤八國之師則是以八國之師取賂於道也齊以賂免魯必以不賂嚴齊齊取償於魯而魯必以賂奉齊是陽穀之盟之所繇始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季孫之會盟賂不至也公子遂之盟賂至也以郪丘之賂償猶之者猶忌其不至也是齊與魯教賂無已也許[illegible]以爾由來以我賂還

宣公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子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

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曰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蓋一平於宋兩會於扈皆[illegible]矣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illegible]楚伐陳遂侵宋故鄭之書人非貶也其人鄭猶之人晉也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與於會不與於盟止也止而不書何也以賂免也左氏曰鄭及晉平鄭子公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以公之不朝也又不使大夫聘乃止公諸侯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受賂者誰晉靈公也行賂者誰公子遂也公子遂以賂爲功者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何歸之歸亦賂也公以夫妻高固高固請之則是公賂女也

成公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穀梁子曰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齊者何謂盟則公爲交受齊稱人驕者何謂會則毀齊爲及公[illegible]會也要齊之所屈於公若何受公賂也受齊之齊驕於公者何欲取公路也然則公之得所者賂也何賂之難[illegible]然則是非圜盟也而行有盟何也曰晉將盟哉是可也不可以年是皆所謂無辭而行貴貫存而賤行之也是會也有[illegible]坊者四焉四者何也晉爲盟王不霸與楚盟一也盟楚則必賂楚賂楚則必賂晉二也對及易橋[illegible]有[illegible]下一也蔡侯許男皆乘楚車不與於位而我與之

此四也故春秋盟會之法至於蜀而賤矣而獨以城下之恥歸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皆未葬而稱公侯攻宋衛之不子甚許之無位是春秋之所以[illegible]也

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illegible]公孫申曰我[illegible]許爲將改立[illegible]子如立[illegible]而賂晉以其[illegible]公而後

有以無賂免者乎楚之求鄭也和鄭且乎
況其下者乎木之則士𧰼之不以賂免鄭
也夫與其以賂免則猶愈於立君而免也與
賂侯貨之君喪也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春秋不書不書者何諱
諸侯之不動諸侯也惜乎其不以賂免也
賂之辱以正於喪盟之辱乎曰以冒而自
免卜前也以旦而免君則道也惜乎蜀之
盟未爲得所也然則後將執君求賂焉如
何以見下國之諱也傷之云耳

襄公二年齊侯伐萊春秋不書惡寺人之通
賂也寺人通賂則國無不賂者矣左氏曰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
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以是知齊靈
公之爲靈也天下之靈者獨齊靈公乎哉
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何以侵宋曰决晉楚也晉楚爭鄭鄭命
之不是吾侵宋以求之乃伐宋其晉必怒
晉怒驟來楚不能驟楚乃更路于晉而遠
鄭楚也於是楚鄭伐宋晉會諸侯伐鄭因魚
悉師伐鄭鄭請行成于晉晉侯救鄭因使
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告成于諸侯公使
歲乞對曰包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苟有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於是鄭
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
十五乘甲兵備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女樂
二八及其鎛磬夫以晉悼公也而亦行賂
乎其屬公二百之餘沴夫

襄公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

足伐齊也伐齊者何朝歌之役齊始伐晉
褒軍於熒庭晉將執之而崔杼弒莊公以
說於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及處守者皆有
賂晉侯請之於是晉送衛侯帑於夷儀逢
子上之以求五鹿晉亦不敢問也而與齊
同盟於重丘甚矣賂之爲利也使盟主可
伐賊可不討同盟可執舊怨可釋也甚矣
賂之爲利也
於是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
弭矣齊崔慶新爲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
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記所謂禮先於幣帛者其謂
此乎朝聘燕享禮也庭實貨賂幣也趙武

能率士衆之政則處乎免矣
方范宣子之爲政也諸侯之幣重子產寓
書於子西以告曰子爲晉國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患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將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
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
以生乎宣子說乃輕幣以子產之言觀也
而德
冠於有取帶於叔孫豹取錦於季文子取
禁也公孫舍之故無辭不行請君子之所

遺利章第二十五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是其爲季文子晏平仲鬬子文氏之行與其爲苦成叔令尹子常羊舌鮒氏之行與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

食麤而衣惡者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謝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適遇淫君內外頗邪上下疾怨斬刈民力以成其違祝史薦信進退無辭鬼神不饗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

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不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詛若欲誅於祝史不如修德矣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而公疾瘳不然雖張長三十年將身不擁立待舉火者云有系循本有遺民之利也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貨馬郵則闕

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多矣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敗於柏舉子常奔鄭昭

王奔隨故不顧遺利以取民者若楚子側
是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
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
吾是以憂子賀我何也叔向曰昔欒武子
無一卒之田官不備其宗器宣德行順憲
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
晉國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
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
之德以歿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之
德可以免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
昭子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寵富以
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家滅於絳不然夫八
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
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
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
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敢專
承之其自桓叔以下拜吾子之賜故不爭
利以亡身者韓宣子是也晉成叔不爭利
猶可與驕恒子沒其身
晉自羊舌鮒為大夫而然國多賂平丘之
會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
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
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
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
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
未退而禁之何為其賜之也曰叔向之權
不足以制鮒也何為不足以制之也曰叔
向不得君命叔魚能得君命以後叔魚竟
以鬻獄尸於市故忘義爭利以亡其身羊
舌鮒是也

別嫌章第二十六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是其為鄫季姬與何為季姬也曰未繫之
鄫也未繫之鄫而能使鄫子何也鄫無大
人以婚請於竟上不得親迎則曰遇不
待反焉則曰朝禮變而之正求正而之野
是皆有父母之命也不及兩廟以正其終
始雖有嘉禮逝於自獻其身故禮不親迎
不廟見猶之乎遇也

僖公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使鄫子來朝

來朝則供朝也不得曰以鄫子來朝於是
越歲而了歸猶之不廟見也左氏曰鄫季
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
于防而使來朝止則不遇遇則不止且未
繫之鄫故左氏詳外政而略內事也

十有五年九月季姬歸于鄫

何其久也公如齊從于牡丘九月始歸公
歸而後季姬歸禮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書曰書國何所則於宋其婦也故季姬猶
為有嗣也季姬歿一年而鄫子用於睢社

僖公不哀叔姬于則爲與禮也季姬非賢禮者也春秋之例諸姬多稱爲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也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桓公也

秋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以客禮傲宗國

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謝詞也

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舅黨之甥婦未失禮也大國聘幣以卿大夫小國命于舅姑皆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舅伯姬求婦而以爲非禮則杞有卿大夫之役毋而又以杞爲傲

文公十二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哀叔姬也哀叔姬而爵杞伯何也曰杞伯來朝亢禮抑之不然則揚之矣吾之子以及其宗人爲春秋有罔得罪于女雖遠人爲乎曰予無春秋所自與也禮則春秋得而與之人亦以禮當爵亦得以爵當禮也

成公四年春杞伯來朝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是則杞子之所爲當也杞伯同盟五十年矣再娶於魯出其嫡不遺其喪則甚矣齊之歸叔姬者也殺其君而棄其母終惠公之世無有逆且出者故曰大婦之道廢而谷風之怨興哀杞叔姬所以刺齊之叔姬也然則二叔姬有罪乎曰哀也何罪之有

厚別章第二十七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記者之不與魯春秋何也曰是所以正春秋也正春秋而後春秋不繫於魯不繫於

魯則仍魯春秋之辭何也曰諱不變辭故繼不改只正其人者而其不曰者皆不正矣文者則質而文者也質不變文文不損質故忠信者春秋之教也

管公子重耳之入秦也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illegible]

[illegible]

則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甚矣胥臣之辭也歸女方人豈無歡若而必懷嬴其子猶畏其無別也鄭叔詹曰何姓不婚惡不殖也然氏出自唐叔孤鄉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材達鄭而得所是則同姓之不說爲酌有我風聘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聘晉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故春秋之知禮者由子產也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是所爲吳孟子也何謂之吳孟子也吳或得子出而娶孟子也公方幼而季孫爲政公不得自爲孟子公哀孟子則大臣主之公不得自爲敢自楚敗鍾房以前公明青桑而後公皆本嘗人吳又自鄰莒發難五鄭於齊公觀是往南執大夫太嘗籍吳之力故孟子之非吳宗錫帨史府爲信也尙孟子之僑吳甥甥伯叔之雞口也當時公若之妹爲宋元公夫人子邾適季平子於昭夫人同姓也故喪以逐平子告夫人大有逐平子告吳者也又二十餘年叔還始會吳于鄫故自哀公六年以前吳未有盟會征討與魯之事也吳楚始強吳數敗楚魯以子出於吳而繫於吳請吳孟子以假魯亦以叢子也陳實張楚句稽吳見讓夫有結婚強吳二十年無一介之問及至河力及身屈於齊庭與公子懇相見不肯入晉而猶曰娶吳者乎然則娶吳之從執爲之曰季孫爲之季系紹昭公欲紲聘夫人不及吳不附於賴丘子之姪孔子與弔季孫絕故結自拜韶足司処非吾小君也足仰尼之取悲也哭明同取無有明之者何也曰季氏之服氏矣季氏戰昭公又以譏公之之人人信之播於外國故學人之不及宗爲物之胡也然則仲尼之不亞孟子何也同聞事也闇凍懇靜

碑遠章第二十八

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舊分二節

君子公言不及內寡夫子何閑之辟也曰未有不閑而誠者也易曰閑邪存其誠謂其近情也而閑之閑之不止而又明言之明言之則必有未閑者存焉故又重閑之也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祝丘之有享則是大饗未廢也所謂陽侯繆侯者晉楚之春秋與鄭[illegible]國之春秋與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於是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孔父之不能閑家則亦與有討也息嬀之美[illegible]賊[illegible]與息[illegible]宗姜皆人數大而弒

人之[illegible]故君子立教質言之而不諱詳言之而不隱也若不入主婦之門不爲寡婦之子是也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是之謂也

民紀章第二十九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爲是坊者其唯敬姜與敬姜者公父文伯之母也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公父文伯之卒也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又曰公父文伯之[illegible]經而殉者二人賢[illegible]未有以者教友遂不哭也敬姜之欲室文伯也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教姜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命無乃罪乎敬姜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職官焉內朝子將治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然則記者之言未祭敬姜與其猶為祝丘之享防穀之會也曰夏徵舒之從殺其君東郭偃之詞成其宗溼上之黎不歸於下莒歲之雉不聘而從君子猶蔑非之故蔑草苓露非鄭志則莫之誦也

親迎章第三十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親迎禮之始事也而坊記以為孝事言人事之終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何謂已重乎故親迎即喪禮葬郊祀勤王此五者春秋所以坊德也五者皆失而以命從欲先王之刑乃窮矣故聖人以天命禮以天命刑以天命命而一其儀量於春秋丁學終始於昏迎之事易之咸恆詩之關雎亦與坊記同義也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左氏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然則是為卿逆君婦者也諸侯自親迎而公不送女可乎曰何為不可也君有社稷之守壻有宗兆之重于子文乞何為其不可也且夫桓非親迎者也季帑而曰問者也然則自是而後魯不入齊者何也曰春狄之詩魯德以有別由齊有風而魯無風

莊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是親迎也親迎而姑不至公至除丁而後乃入則猶之不至也故哀姜之不正終曰過始也過始則其蠱矣美蠱於始者蠱壞於卒也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高子曰略也略則公子遂之略之也左氏曰貴聘而賤逆之娶于大夫而卿聘之不使卿逆之卿微其人夫而適微其夫人族下不尊卿寡無援亦視之不允則自此如矣然則公娶於大夫亦可親迎乎曰公娶於大夫舍於先公之廟公為之主亦使卿

送之大國則無娶於它國之大夫者也而
魯以高國出於婦女

宣公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者宗廟之婦非為姑婦之也且是有夫
夫其公子遂逆而致廟逆之一仲遂也而
以夫人及婦不稱子與為了與夫者乎故
春秋之文若辭也又辭則古之疑

成公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是猶之仲遂也夫其以孫僑如逆而穆姜
逆之穆姜之於叔孫僑如之於仲遂
可以同辭可以同情乎其不親迎而猶
且至也然則魯公之會杞伯姬於洮與齊

侯之送姜氏於讙有異乎曰均之乎愛女
也非所以愛禮也然則莒慶之逆叔姬齊
高固之逆子叔姬有異乎曰均之乎親迎
也莒納而從高挾而與然則杞伯姬之來
郤季婦之歸皆納也儐春秋謹書之何也
曰家人與歌互相女也家人在內而閑嫁
在外向疑其閑之以游以其姬之曰象曰
睽曰張弧曰說弧故家人及外錄學人不
能不疑者說敘之觀說與之也謂禮則命
三畏者之所攸寄依頗唯說者為深知春
秋之義也

附錄坊記春秋問業

春王正月

商應旂問春秋三書無冰皆當春月則周正
建子三春正當涖寒之時冰泮涸於鑿冰之
月不知周公何所取而以子月革夏正也今
云作洛十中以八尺之表定晷南北觀其進
退以為端始冬至日道自南而北日晷自且
而南是為履端之候出於天統故用為周正
雞云一王之憲其實頗寒暑而錯溫凉於東
作西成南說朔易之實不知何處符合
答云周人鐵以子為正月只是雁深郊紀朝
戩以一日為始至於農事民時縣而象魏如
何變得逆周書時訓解云立春之日東風解
求又五日蟄蟲始故文五日魚上冰此皆與
夏正何明向變得周須云對暮之春亦夜
何木亦蔡清明殺兩時也所以周書文不越

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番三綸至於
敬授民時矩行祭享猶自夏焉
應旂云終此程朔一傳皆云以之時悟於起
垂思後但何也春云此亦假告史告幣於子
依於此詁直於彼耳春秋為魯之受之笆君
問不告月猶日書之加何數變無王但在歷
其三書與永皆當春月則建了有疑之春
法以前至首春則正月然春只亦太年月春
三月商正建其以方泰為中氣冬百為冬之
不可為常必以夏至為夏之極月至大冬遇
極每遇冬中至頒相合准為問秋則夫立
春已入寅取文依然夏時矣春書以于正年
建本月公之惡衍天王之合故有春投正月
春丁二月春于三月以春月之書了丁止月
之然春亦所以因事皆事以王統天之義也
郘遂甲云王班朔則書王正月王不班朔則
不考王正月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
哀公十二年十一月火猶西流十三年變然

告司歷之過杜氏以長歷推之然是書閏其明年皆不書王正月者于置之所當書于了若曾置之諸侯無敢憲之義不書王正其諸以病曾與

答云不出朔不書王正與不郊不書王正閏義然後公一十四年六年天王出居於鄭服公二十二年上在亂天王居於狄泉不更見此衛有鄭祀頌明之禮益見時諸遂天上意有禮於侯國春秋亦欲以此正侯閏之不勤于者女於此數作皆書王正月不然隱公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此時王室無事禮問數適何以不書春王正月及桓公十八年開閏三書門上必是郊祀經朔與春秋正體尚王力月不在閏問不閏問有春無春之閏也

討逆中云春秋之然時遇無事則書首月若其中有事書以時首則不月首也首月而書王以為亦權首月而不書王亦以為正權則

王禮之義後此通世兩來其辭與答云郊祀顧朔正權二者迹有所服聖人於此意有後深仁事遠文帝矣得而辭也

達甲又云自古改上皆不易月南人元祀十有二月時以言春若在中氣可稱王正矣即不從中氣猶以本命祀如何便云建丑也如用月建子而春祭仍爲不得類濟其歲巳見時詞乃云微按民時超猶祭享猶自夏者若此二事白夏則夏不須改正矣若以為頒朔讀法朔質之顯則人須朔朝賀亦有于月不得云改正也日如斷詩以陽紀日則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陰紀月則曰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而改歲辨公皆在十月之後不稱十一月十二月又不稱正月何也等六聖人因時以不書衆三冬農隙歲事告成日月十支於於干甲中之與了通得為正故數甲者命日數了者命月故較兩衆以示天作事也以日衆之則日正日以月衆之朔曰

正月詩與春秋初不相悖也

達甲云然明周時閏月兼得干支之正令倫軒號合與春秋同說而夫子又云行夏之時何也答云帝王不相襲禮樂日衆月則周人爲正舉哉舉時則說時爲正周人親親報本於衆世之後夏勤講溫之王於于陽之物兩者與文同同質若不作泥於易或丁其紀則南至始春夏至始秋四仲之月皆得事氣譬如同易也家始春成始大秋不必泰否以分春秋姬後以猶冬夏也大于典述一以周公爲本至論爲邪明是夫子自家生意且道有存行者不要朔哉也

戴逆問隱公不書即位可是攝可是不當立可是從公之志可是不請命於天王曰只是不請於天王之隱桓皆處而隱爲長當時得王命則當之無錄篡弑之爲亦息矣戴造云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即位言皆請命於王方丹鄭忽亦皆請命於王如何不成其爲君

合曰守人之名義不一起或意有所存所皆卓只中者憂於世止立憲不失本意而已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戴逆問隱公未即位邾子未并爵爲家問隱何以謂謂何以告明神且何以要約相失鄰患也答曰春秋辭公皆有不即其之理如盟年遇宋公於清六年會齊侯於艾彼國自然偖曾侯不往邾魯公子也隱公初即位覆要關劉三月及邾盟于蔑九月及宋盟于宿只此是一部春秋後來春秋盟會相舂蔡夷宵長皆於見於皆於二年于潛于唐徵戚暇現悖其才不逮稱文年不逮萌僖耳春秋許多事皆於隱始常與

鄭伯克段于鄢

問有度門春秋經史錄何元年突書鄭志答云春秋隱桓原本當譏隱公不能克教爲鄭

伯克段春秋於此初無泯辭要為殺余鍾字祭其底本有度云然則不以與鄭伯與日鄭
伯彷很固不敢除周公然使則公誅管蔡亦不得不書曰辟管叔於商放蔡叔於鄭也叔
段鋼兵啓期襲鄭鄭伯克之於其殺邑聖人亞書鄭克啟然宅曰陳侯之弟招宋公之弟
辰有所訓討許直以弟係之同使為舍之難隱公不免和公出奔亦不過書日公子軌非
奔其耳又使桓公被邑發曾隱公克之亦必書日公克軌於某何為其討鄭莊公也然明
莊公處心積慮陷設於辟春秋有所不討迪行討鄭莊公則不得討習桓公鄭莊公不成
其克則罪隱公不成其讓襄喪其名克成其實而叔段與但公了道也聖人議事自書紐
所褒貶鑿云鄭志何魯志舉見州所公子馬公子忽之義亦見於此故九年七事春秋之
綱領也陳允元
云鄭莊公以勞易許射王中肩春秋

諸侯第一敗數故於隱之功年特表其事以志論常之變如隱公不容恒公曾得免於春
秋之討今以克段為無以辭然則三傳皆其與答曰二傳之不與鄭伯因是恆理然使假
人鄭據聊為鄭伯各何以處之防患未然聖人有所不能大義成親君子有所不避隱公
襃不成讓攝不成偏使如鄭莊爸祭京叔大公了棄不至拯蔓雖老於菟裘終於正寢無
了可也允元云爵伯細事論常大故隱公雖見秋於于當亦與殺弟之燒非公雖充敵於
示城終有幾恐之惡以此者春秋筍不完美答云此亦非論佯者克段一字不書其弟哩
人於莊公身上阼放得過後來朱辰陳拒兩事對禮分明
元元又云功記引祭作之言以為春秋大功還是從經起見從傳起見答曰功記所稱統
在春秋經傳之後隨其所見以錄遺旨自然頑春秋物介不其部夫子之言本於祭仲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兩應曆云仲子為桓公之妗乞卒無疑二傳俱謂天王之尊不宜下賵諸侯之妾而康候
專責宰咺以家宰書名見宰之非宰也先儒弦周禮宰夫掌國之所事成命與其貴賤或
此宰為宰夫之宰夫必使長六卿不知是否答云凡此等失皆在天王成派之卒王使榮
叔歸合且賵其奔也王使召伯來會葬皆去天綃王而於榮叔召伯無譏焉仲子之賵安
得獨責宰咺不責大也春是春秋從年王不獨天則無以正其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宰
四之為大宰與宰夫可無問也胡遂甲云天王賵諸侯之妾亥是曾宋交請
而然未必春秋專貴天王答云春秋之意只為慼掇措難皆從此始嬉妾不正則兄弟不
定見弟不定則亦有馴致矣子克子頹子朝之亂王室此比而然故春秋特筆其事以正

王國非獨以王畿圖也逮甲云然則成風之季巳在惠宴二王之後無以帝秋石之亂而
春秋特嚴其文書王去天不專為正名發塊曰春秋正名以坊百世不郎事以坊一時

鄭伯以璧假許田

歲造問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人坊經不言鄭以坊易許也至桓元年始言
鄭伯以璧假許田告有易許四年魯不歸地而別書曰假者古人謂祊薄於魯佐之以璧
是則買齊之道吞併為何筆之於經如請皆貯秦亂王衛私相易授則取鄭取防入宜人
極取虜也取嶽鄭小關之君亦何然為之譏許入材木為大由何為鄭重其辭予
答曰照守之東鄭人世為司徒及下于任物王室号泉鄭首叔周自為雄長其祊心畏宗
國以訪頻我我受其傅與之侯宋於是陰假王命陰取省小國以自盛也隱之宋年蕩填

背魯入許及桓公立微有佐助之功乃明假
許田亦心輕相公只為不如隱之時矣故方
隱時取部取乃皆歸於魯及假許田促僅以
璧并輕許田輕桓公也桓公身為篡弑無宗
國之望宋衛同惡相齊王不能討又取鄭劉
為邦之田於是明年送頹叛王獨尊之戰天
下無敢開者則日借越之盟如也故鄭伯以
璧假許田魯侯以璧假虞師先緩同智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陳有慶云齊衛胥命四傳皆以為近正今直
以為好命何也答云春秋重錫命霸主會盟
亦申王命耳年鄭宋衛富年未令及宋之亂
衛將與齊合後此數午錢於即盟於惡曹齊
與鄭省相從皆從清如也故蒲之胥命并從
王明矣來從七而胥命則猶之如命也然則
丙傳皆以為近正何也日并公二十一年鄭
讀胥命於其例從于也滿并從注也以稱之

傳無蒲之說是四傳所以同說也

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問應搢問桓公八年再烝將為春夏失時物
為重烝見貴乎答云祭義禮為薄物以祭烝
為備物而享宜憂物未成而冬品盛登也書
日享祀尸豐于見饗云祖禰之廟猶均而夏
冬之義可辨若繫以繁多為至則祀嘗禘禘
齋慤薄物矣堅人先以薄正而防禮載故於
春憂盛祭皆遇之門烝所以不禮之因其而
道之貴節也或謂犢文之說皆亦不然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衛

朱元元問桓公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
衛突忽兩名無所去取乎十五年始書鄭伯
實鄭伯于忽兩稱似有是非何也曰忽突仍
年宋執祭仲求人為政忽突中年祭仲復君

鄭人為政宋人為政在宋易之內皆不號子
曰未成君也以人與地以地與人曰是鄭之
突忽也而忽得稱國則敵與忽矣鄭人為政
在五年之內君臣巳定突雖篡國猶得稱伯
忽雖失位得稱世子又以世子復歸則明其
物年之得稱子也然則春秋與祭仲乎曰祭
仲置君如奕棋然何為其與祭仲也然則春
秋與忽乎曰桓公十七年為渠彌弑忽而立
齊春秋不書何為其與忽也然則春秋與突
乎曰鄭伯七會諸侯定丁於欒趙欲不鄭伯
之不得也然則春秋以忽方了料以突方小
自乎曰齊鄭并近功過各別其大卒僭此也
然則鄭忽五月巳葬不稱于忽衛朔四月未
葬得稱衛侯何也曰鄭忽從經僭侯從史經
正其人史皆其細然則納稱不義故衛者
稱人納突亦不義而伐鄭者稱爵何也曰侯
衛者抗王伐鄭者從王鄭從王衛朔并從
王者也然則皆書公至自伐鄭至自伐衛何

也曰伐則有別至則無別也出而告廟有異
辭至而告廟無嫌禮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朱旬問春秋書法春有如此之異者故師稱
次此非技郕也而亦稱次如是齊召魯師不
寇衆侯陳蔡如是魯召陳蔡不寇二時空行
如是陳蔡違命不應叟筆之書如是尋欲取
郎不應衆蔡一久蔡川哭只湖齊欲取鄗徵
兵於鄗與陳蔡帥因奔命於陳內陳蔡不與
焉此戕魯本尸役於齊吏齊齊蔡不至至魯
人獨蔡皆云此是齊魯爭鄗也川云如是齊
督爭鄗則不歷書帥及齊鄗圍鄗也答云魯
以兵盛會齊取郕以為鄗必降魯及鄗降故
而督甚乃督故者書於之日乃以亦侯同故
之罪免書次書及其盛者不稱公以書不成
師之惟下中卜謝除片坎氏失之垣曰然則
次於郎不川而申个而兵書川何地曰次於

則月舉之也甲午治兵曰舉之也月舉則已綏日舉則已邀月舉則已辭曰舉則已者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朱桓問是會有宋公邾子一繫鄒人唯齊侯稱爵胡氏謂四國無王抑鼓霸主故人斥而稱人齊桓始霸能平宋亂故與而書爵此義云何答曰與霸主則不得斥與國與國則不得與霸主也蓋是宋不卹說初立未請於王不得稱公不備宋公故不稱邾子猶無所褒貶也朱桓曰是時宋人末服齊桓是以明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此時宋人不得稱公也胡氏謂齊自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使伐將卑師少故稱人然與曰春秋書人者皆不許大夫輿兵滅小國未成君也君不在而書人舉衆辭師皆從其貢非有褒貶也朱垣曰烏程姚氏稱齊桓盟會則皆書爵栽伐執降則皆書

人然否答曰此亦不同閔公元年齊人救邢而亦書人僖公六年伐鄭圍新城而亦書爵何必貶之書人褒之書爵也春秋於此等皆書其實闕有褒貶去爵書人不盡為例也

城楚丘

陳有慶問三城而書不同城邢之義著矣城緣陵而書諸侯城楚丘不書齊師又不書諸侯公穀胡氏謂不與專封明江鄭氏謂大桓公之功欲以城楚丘公之天下兩義云何答云左傳謂曾後不故以自城為文此必有據如事封之說必不可通諸侯有難相恤捍患因其師衆城彼故遣何專封之有如狄滅衛不能伐狄狄去乃遷為城楚丘此又何其大於天下乎春秋不與專城其有城者皆自為功雖同遷衛之事脩愛其功可也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隱允九天魯史惠公請郊禘之禮史角上之則是武王初無賜大禮之事魯公亦無得大禮之理先備論之許矣今信禮記有非帥史以為郊祀不請於惠公不始於僖公則自僖公以前六七十年春秋無卜郊之文無吉禘之禘何也曰史角止惠公之後不出世家亦是後人廢說祝就說王宅之易周公有證鮮祝史必不是嬌誣的事如閟宮之詩夫子稱之曰頌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則八佾郊禘其來舊矣夫子歎周公其衰益歎三極非數周公也魯卜邾而三家雍徹魯三篆可季氏旅太山若孔子之於周公文何問萬允元云然則祀用夷禮而樂人討之舞用於是而韓子變色所謂夷禮亦猶之前宴也[illegible]極紳名諸侯遂欲皆用封衛信公為齊桓愛塔見杞宋皆用人禮秩僭于邾理或有之答云周德雖衰大命未改襄王之知請臣子孫衛之周室微行楚兩霸莫之敢干魯僭親事柯

文安得於此自可罪討耶如魯頌白牡騂剛引字猶然典禮登是後人割得勿以夫子之歎則公疑成王之康王與也

討夢筍明云古者郊祀后再舉正月之郊為所殺月令及乎獻子所云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周用建子云十一月為正月而僖公三十一年以四月卜郊則是夏二月也啓蟄而雩原不為遷祭奉秋書郊非雩書雩非郊也僖公以四月卜郊自是以後成十年四月五卜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十一年四月四卜郊皆猶為故事又如宣二年以下月二望成七年五月二望文十五年以五月郊成十七年九月用郊是皆何義也答云卜為以嘗郊不嘗郊勿問其月矣禮常祀不卜人可大郊有十一月正月魯供柴學之事為故不得於是月郊不得於是月郊則必為之史卜郊僭之愛卜郊經也夏十郊而於二月乙月亦禮也則而是通逆十四耳

卜郊不從再賁二賁則郊人不爲之矣夢鉑
云然則郊卜而禘不卜奸也答曰冋之有祫
曾公之事守也自牡用於太廟辟冋用於世
室祫祭大享則后稷爲始祖而周公魯公分
昭穆爲用室郊祀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享於
明堂祫禘之祖始於帝稷魯不禘魯而禘稷
不祖文王而祖周公以視天子之禮隆稷不
同未爲僖也周公身作禮樂曾公之斯閟見
夹無胄來承受之理閔宮之頌曰皇皇后帝
皇配后稷周公皇祖亦其當父是其斲世夢
鑄云魯周公稱太廟魯公廟世室羣公爲宮
閟宫其爲姜嫄之宫與僖公之宮與曰分稱
奚斯所作奚斯莊公時人焉必非僖公之宮
也舊說魯人特祀姜嫄嫄或有之但其詩作
於傳公之則耳夢鑄曰然則太廟入佾世室
不過六羽奉宫亦用入佾何與曰唯有羣宮
之樂所以有三家之替若世室身受禮樂八
羽六羽舞在可否之間也夢鑄又云天子曰

禘嘗矣曰祫自魯人用禘又以禘爲祀典之
之通[illegible]如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
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皆指大
祭爲禘而詩書所稱祠禴嘗烝無有直指爲
禘者不知魯論兩舉禘字亦之猶大祭與曰
嘗論既寒禮記所數止爲非禮而發已經夫
了踐怍不費後人譏彈

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朱堰問秦楚當時皆爲蠻主文公九執仁問
未寬何爲秦楚[illegible]行見禮答云聘問自是常
事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皆縣我有聘問彼
此者還不足爲畢近先年秦穆之年必有舍
問此來歸從亦自應爾但不以成風朱於儋
公爲春秋特義耳朱迴云楚子當時經略中
原明年[illegible]與蔡侯次於厥貉秦人今年歸襚
弔年於晉卜年秋來聘冬與晉人戰於河

山還是現類巨被借禮樂以爲兵端求與國
以戎盟于也答云春秋時事實示難吉與拾
之人楚人田於孟諸宋公焉右五鄭仍爲左
孟陳蔡楚皆從焉所太致者曾耳故先使椒
覘閔莊幣族救後是也[illegible]之徵小爲如曾也
文公襄於齊而毀於無敘嫡之於文公將成
風之於莊公也敘寵北肆巳不事出黃私結
仲送來人爲其以文矣[illegible]成風之達妾湖當
嫡其意昭然亦於衣於九年之前應於九作
之後知識卸幾驕於亳豫

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

胡逢甲問瑣澤之會春秋變文左傳稱宋華
元令晉楚之成盟於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
聽成會於瑣澤春秋於此削宋楚鄭不書但
吉公會晉侯衛侯六國會盟晉楚交質亦春
秋中年第一變局而聖人裁約其辭若尋常
柏選者辯以踩積宋鄭又何以況存魯爲以

六國魯楚之蔡而聖人況況消之何如不書
之愈也答云宋鄭判楚必是魯衛後至後至
者從皆先爭者從楚晉楚之從不殆弗在則
嘗衛得矣宋鄭失矣瑣澤之會書共後至者
涓以陳惡從楚在中原之盟非重宗室之蕃
鑄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燕造問澶淵之會是氏爲政是[illegible]虎問[illegible]衛
邑以賜孫林父又爲林父執亦侯次許大夫
皆晉人而衛書鄭良霄何也答曰自[illegible]焦[illegible]
後鄭行人[illegible]霄見執於楚然已一者上是不
替皆盟故鄭之大人皆以[illegible]稱故自之會齊
宋諸闕皆人衛[illegible]鄭公孫黨父秦者[illegible]荀[illegible]
[illegible]分六唯鄭[illegible][illegible]名見後公孫今之人陳公
陳[illegible]伐[illegible]公孫段歧把終良晉之[illegible]鄭有大
大春秋有[illegible]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也哉曰
子產蔡政其文齊田亂黑當伯有時[illegible]重奇

未為政安得以一子產崇諸大夫也

作三軍舍中軍

胡夢舒問季孫宿作三軍三家各專其一季氏盡徵其賦不入於公孟孫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此是何說曰自國政而外臣與子弟皆有祿食半為臣子弟者是此二分併於公一分歸於巳公食其半巳食其半也盡為臣者公得其臣巳得其子弟皆半也而孟孫以子弟賦於公叔孫以子弟賦於巳季孫初不與臣子弟之事然有外國聘問禮樂干戈其漸浩大不得不舍中軍舍中軍者不專任中軍之事欲以二軍所征其賦外而應酬兵食內而臣若子弟作四分而以二家通給之巳專調度而巳名為役古其實是卑公室名為反正其實專利也夢舒曰左氏則是如此其實兵多則賦重聲大則實虛自作三軍而後屢敗丘甲皆有所不給是以子產還處於子男鄭人不繫於屬國皆以避虛靡之聲遠內置之既也自季孫初作舍叔巳知其必舍然既舍而後依舊兵車八百餘乘所以魯國終於不振不知夏人一旅周人三軍其初規模如何卒致獨盛答曰治兵治賦自有別才雖說多不如少少不如精其實只要人人有若臣若子若弟之意今無若臣子弟之意雖抗衡盟主坐朝小國無有不敗之理是季孫之見所以劣於孟叔二家也

元年春王

胡夢舒問定公元年只書春王不書正月或以定公不得正其始或以為不與季氏之須臾爾義何若答云聖人立言豈於此處弄其巧撰正月自為正何與正始上事須夠自在王何與季氏家事此處裁奪豈成春秋即於此處裁奪不皆春王猶為令傳時如夏五闕文自是後人闕漏如夫子當日闕之有何義味正不如不書之愈也此處恐是聖人有未處未屬筆者聖門諸子一辭莫贊直復存之使後人繹思亦是一番意致耳

從祀先公

南應椿問三傳皆云正僖閔之逆祀也胡氏獨主蜀人山之說以為從祀昭公於義云何答云左傳及公穀皆有傳聞之言百世後如何以聽改事當日陽虎欲暴季氏之惡直當正奪嫡之罪則無處可置定公如改謚別葬之并左氏明有記載何獨於此追說閔僖也應椿云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不書閔僖而直書先公猶言禰廟也必為昭公無疑答云若昭公無廟必書作昭公廟昭公無主必書作昭公主襄昭之間從無逆祀雖欲從祀無從也事不考經傳直以意斷之則夫人可稱世卿魯人皆無篡弒矣應椿云別葬道南卿是逆祀當時祭享有不順理處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想亦當然答云定哀是所見之世傳說冬十月禘於僖公順祀先公而祈焉不必更為焉山之說

齊侯陽生卒

戴造問鄭之師公會吳子以邾剡之師伐齊南鄙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胡氏謂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此義云何答云春秋立言本天理以察人事如使弒者書卒卒者書弒何以傳信於天下百世大抵左氏據史或得之傳聞聖人察理以存為本案崔杼弒君以說於晉晉人為之退師陽生之卒又合齊侯環故事魯人介環而稱光用以譏嘲齊人謂是後子故智非其實也鄭伯髡頑不禮其臣以卒於會君臣離心或借其事以為兵端未必子駟

使賊殺之而子駟以欲從楚卒自賊也春秋存其實左傳存其疑穀梁疑容實何嫌之有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君氏卒

張冉臣問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曰無聞穀梁兩說曰紀子推先莒子爲伯父曰紀子自以爲伯此是如何答曰履繻字子帛從左何疑公穀無聞徵成杜撰冉氏又問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穀胡氏均以爲尹氏從武氏仍叔之子益譏世卿云左氏以爲聲子今坊夏記又以爲君夫人何所取裁答云魯內事畢書內人稱氏王子虎劉文公此有劉繫用以存周也尹氏何係不名不字存之於經則是褒世卿耳何刺之有冉臣云春秋繼詩而作故尹氏仍叔之類皆見於經必如君氏亦不書姓非姒氏孟子之比何以爲君夫人答曰子卒不稱子赤謂其且成君也君氏卒不稱君夫人謂其未成禮也觀如氏孟子之書日月與君氏卒之不著名氏而內外隆殺情誼之微燦然見矣

張冉臣又問繻葛之戰鄭敗王師既射中肩又乃勞之此與司馬懿哭曹髦何異即如叔段馳馬試劍其徒作詩不過侈其食飲射獵之事非若曲沃椒聊我聞有命者而非公則意尊崩以成其發今若寬宥之者何也答曰試使它人處此有甚於驟畏奔共者存謂元武門之心勞於朱雀桁耶春秋持論甚恕切勿深剡一屑冉臣云射王中肩如何怨得答云此事不見於經傳聞之世不知當日所見如何

陳允元問讀春秋當識其大者今既不論卒哀之防但從五倫看起如朋友兩字作如何看答云朋友信之何容見朋友終日有許多監誓攻伐侵執之事允元云如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未爲違禮公穀疑其出奔胡氏由引縣子之論以證左氏之說畢竟如何答云陳

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者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矣猶是諸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沿習已久季友有託而逃季友之葬原仲猶季札之聘上國如春秋責蕭季友何以閔公元年書其來歸故朋友之義於季友手札特見焉其後漢紛紛千里會葬亦於是乎如說委國政而私交則公子牙公子慶父亦爲季友何推委之有

陳有良問春秋立禮只爲三坊齊桓之賢楚丁尹晉文之出入二禮不足以坊德殺哀美許親狀不足以坊淫立五子納懷嬴不足以坊欲然且業人與身之何也答云春秋若無五霸決不成天下省宅三際中停無霸之歲諸侯愛進表吳級肆有不可勝言者育度云如何是三際中停答云僖公十八年巳卯葬齊桓公此是一際襄公十一年巳夾蕭魚之會此是一際桓公而後天行不及晉文入際十四年而後晉悼入際此年而勤參而兩之中分百二十一宣公七年巳未黑壤之會爲春秋中際明年楚莊討夏爲晉楚分始際隱桓初際二十九年此時無霸諸侯盟於蔑宿潛唐石門瓦屋浮來中丘鄧越稷[illegible]嬴蒲惡曹折闞夫鍾曲池穀丘虛龜武父艾袲黃趡無地不盟無年不會至於小大相凌弱肉強食入向入極平婁長胥郎勅防郕受戒戰衰後東國之師無自寧極久而後齊桓公晉文公襄公出焉襄公之然不及桓文然後再部秦師伐狄救江晉濮王室中大義於天方文公十四年戊申乃入中際天下無霸有星孛于北斗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人弒其君杵臼齊人弒其君商人莒弒其君赤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黑遷之明年楚人滅舒蓼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楚子滅蕭伐宋圍宋晉滅赤狄潞氏子殺密

伯王何鄭人戎郗子于鄬二十三年之間綱
常紊亂諸侯汎汎如河中木蜀之盟天下從
楚蟲牢馬陵不足以固鄭人而後晉焉公悼
公出焉屬公三申王命得於鄢陵悼公三駕
逞鄭以綏中國爰逮至於定哀乃入末際北
時無霸又二十九年召陵後楚阜鼎之盟蔡
師幸勝於鄢卑皆人遺力於鮮虞鄖人被屬
於城濮二鄭肆志於闔廬於是盟晉人棄遺
伐四諸叛誠沙亳曲濮五氏安甫鼎一遺爭
遂纂何嬪相鄧亳皐盧油葬晉之辱消於吳
越而家臣柄政霸國分裂頓胡人楚蔡人面
遷魯以邾子宋以曹伯大夫卿士之奔竦外
國者不可勝數也故隱桓爲物際定哀爲末
際文宣爲中際三九四六分符其運無霸之
年諸侯多如過中之市故五霸者聖人之
所寄坊也無五霸則楚狄吳越其橫決固已
久矣
載遠云然則五霸何公宋襄固不足道秦穆

楚莊居然霸者何以見應答云秦穆未嘗盟
會楚莊雖僻陵上國晉以篤驕虐而以三申于命
同盟外楚爲中原所尊崇何欲以溫王奉楚
載遠云晉景晉平實霸中夏秦何亦不見推
答云邲之戰實長楚氣華之捷有懲王國沙
隨平丘直是戰國之事安得與桓文比烈五
霸自桓文而後晉厲以功晉悼以德晉襄修
其舊業自三公以外無足稱者奚以德坊德坊
法坊欲則陸悖厥疑諸未足以語此也
商應椿云右春秋問難皆不專爲坊記而發
問與表記出入與歷代諸儒言論異別凡三
十問條附識于此凡諸同門有所聞志別附
於後云